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四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咸平集三十卷首一卷……宋田錫撰
珉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集一卷……宋張詠撰　續古逸
忠愍公集三卷……宋寇準撰　關中
河南集三卷附穆參軍遺事一卷……宋穆修撰　枕碧樓
元獻遺文一卷補編三卷校語一卷……宋晏殊撰　宋人
武溪集二十卷附補佚一卷……宋余靖撰　廣東
伐檀集二卷……民黃佛頤輯
都官集十四卷……宋黃庶撰　宋人
陶邕州小集一卷輯補一卷……宋陶弼撰　宋人

咸平三十年集卷

朱祖謀

據南昌彭氏知
聖道齋藏明澹
生堂鈔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二

咸平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田錫撰錫有奏議已著錄考奏議乃明安磐所輯其文已全載此集中然宋史藝文志載錫咸平集五十卷此本奏議二卷文獻通考載錫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載奏議一卷書三卷賦五卷論三卷箴銘二卷詩六卷頌策劄記表狀七卷制誥考詞三卷以奏議與詩文集合爲一編僅三十卷則亦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也錫當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獻納爲己任國老談苑記太宗幸龍圖閣閱

書指西北架一漆畫匱匱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叟曰此田錫之奏疏也愴然者久之則當時已重其言故其沒也范仲淹作墓誌司馬光作神道碑而蘇軾序其奏議亦比之賈誼爲之操筆者皆天下偉人則錫之生平可知也詩文乃其餘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氣體光明磊落如其爲人固終非洪渥者所得彷彿焉

開帙十二奏疏伉直危切自魏鄭公陸宣公外千古所罕見也其詞多對舉文體亦相近范文正公墓誌謂奏凡五十二上文集五十卷然則集外所遺者多矣　壬子清明前一日校竟書芸楣

北宋諸臣奏議中有上太宗論旱災論邊事兩篇此集不載鈔附於末丁巳嘉平再記

此彭文勤公親筆識語朱筆所書字迹秀挺鄂中徐行可以重價得諸漢上乃彭氏舊藏祁氏淡生堂鈔本也行可攜來南昌假錄一過以備刊入宋人集中戊午正月二十日振唐書

壹貳肆冊101版

田表聖奏議序

眉山蘇　軾撰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讜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

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憂治世而危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田司徒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潤州軍州兼管內提堰橋道勸農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干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愼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仲淹服其訓拳拳博通羣書東

游長安與昌黎韓丕復居廬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

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移戶部郎中眞宗皇帝卽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

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拜兼侍御史知雜
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
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
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藉田禮及在朝廷知
無不言
太宗初既取太原攻范陽未下　帝怒不賞平晉之
功中外囂然而不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
帝感寤璽書褒答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
日之事解矣宜少晦以遠讒息公曰事君之誠惟恐
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

章疏凡五十有一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
章論選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入朝廷未久人阻
禮教邁如也而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人詩書
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
比焉在郡閫禁中火拜章極言　上嘉之及還眷遇
愈隆會乾明節館閣中多進歌詩
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
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二年四月二十四
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歸化鄉之重崗原禮
神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
也公娶楊氏再娶吳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
君子長子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
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
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

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服之出家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心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皐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

皇朱定天下　太宗銳意太平　眞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奬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仲淹幼聞高風未嘗獲遊其門今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曰

鴈部嘗先君之舊業索文於江外仲淹敢約而修之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田司徒神道碑陰

温國公司馬　光　撰

余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以監今日有獻月眞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太平感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瑄簡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

文後十餘年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余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余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果如何人哉余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它人竭其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奉命然常怪世人諂諛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敍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爲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第一卷
奏議
上 太宗應詔論火災
上 太宗答詔論邊事
上 太宗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上 太宗條奏事宜
上 眞宗乞早建儲闈
上 眞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上 眞宗論制科當依漢制取人
上 眞宗乞賑給河北飢民
上 眞宗論輕於用兵
上 眞宗論點集强壯
上 眞宗論揀選强壯失信
上 眞宗乞詢求將相
第二卷
書
貽杜舍人 請復鄉飲酒禮
貽陳季和 請修籍田
貽宋小著
第三卷
書
貽杜舍人 上中書相公
答胡旦胡旦書附 答何士宗
貽梁補闕周翰
第四卷
書
貽青城小著 上開封府判
上宰相
第五卷
古賦
第六卷
古賦
諸葛臥龍 鄂公奪槊
倚天劍
第七卷
古賦
豐嶠樓 望京樓
積薪 依韻和呂杭早秋
籌奩 春雲
菊花枕 長至

斑竹簫
第八卷
徘賦　揚花
西郊講武　聖德合天地
五聲聽政　泰山父老望登
鞏玉峯
第九卷
律賦
鴈陣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

御試不陣而成功　春色
曉鶯
第十卷
論　妖不勝德
政教何先　復井田
天機
第十一卷
論　知人安民孰難
伊尹五就桀　直
羊祜杜預優劣
晁錯
第十二卷
論　水旱　斷
問喘牛　開封府試
御試登講武臺觀兵習戰
第十三卷
箴　將
相　用材
嫉惡　規過
求名　聽
守默
視
第十四卷
銘　白獸樽
湯盤後　卜臺
夏鼎　杖
几　盂
劒　筆
硯

枕
弓
珮
鍾
第十五卷
律詩
花雨
雛懷
夏日卽事
樽前吟呈宋白小著
咸目錄
代牡丹酬答
寄韓丕進士
渭北卽事
寄題象耳寺
憶梅花
早春書事憶遊京國
覽太素親編
和宋玄對雪
對酒
殘冬書事
盤
箭
尺
後序
寄蒲城宋白小著
自勉
春雨
五
多情
覽韓渥鄭谷詩因呈太素
醉題紅葉
促織
和太素春書
吟情
冬夕書事
暮冬遇蕭霸赴任
寄梁周翰楊徽之宋白
寄宋準
書懷
卽事
幽居
御試二儀合德詩
望嚴陵釣臺
登豐嶂樓
送安儀鳳
謝晏公
第十六卷
咸目錄
律詩
寄江南諸相知并序
乾明節祝 聖壽
相州郡樓贈高祕丞
贈楊監察
池上
中夜闖泉
呈楊侍御
元日
紅樹
和宋太玄臘日
渭北春盡思蜀洛
晚望寄宋太素
府解後詔旨權停貢舉
寄陳處士
寄陳處士
和安儀鳳
寄樊郎中
早秋言懷
六

秋夜有懷
郡齋雜事
桐江卽事
和溫仲舒殘春遣懷
郡中遣意
偶題
和溫仲舒寄贈
倚樓
題天竺寺
第十七卷
古風歌行
讀翰林集
塞上曲
結交篇
擬古十六首
第十八卷
古風歌行
千金答漂母行
贈宋玄進士
釣臺懷古
暝日偶題
秋霖
和溫仲舒感懷
七里灘
桐江詠
和溫仲舒感懷
秋懷
茱萸堰泊
寄宋白拾遺
塞下曲
投贈詞
雉媒
辯感篇
贈宋玄進士
華清宮詞
晚雲曲
惜春詞
聖主平戎歌
第十九卷
古風歌行
西樓殘月歌
李謨吹笛歌
采蓮曲
春洲謠
琢玉歌
第二十卷
古風歌行
酬陳處士詠雪歌
苦寒行
贈別頊邪評事兼寄兩制舊友
酬宋湜賈黃中二學士菊花之什兼呈諸學士
進瑞雪歌
曉鶯
御溝
風箏歌
倚柱吟
峨嵋山歌
紫雲曲
夜宴詞
暮雪
贈宋小著
酬桐廬知縣刁衍歌
留別句中正學士

代書呈蘇易簡學士希寵和見寄 思歸引
送韓援赴闕
歸去來
第二十一卷
頌
河清 籍田
太平 武有七德
祝網 五聲聽政
第二十二卷
策

制策 試同人
私試 開封府試
試進士 開封府發解
設邊吏
第二十三卷
表
謝御製和詩 進繕甲
進文集 進河清頌
賀德音 賀正
賀冬 進乾明節詩
謝勑書奬諭
賀曹彬奏捷
賀容愔意勝捷
賀李規勝捷
賀簡昌壽勝捷
賀盧漢斌奏捷
第二十四卷
表
賀田重進奏捷
謝轉起居舍人
海州謝恩
謝特授工部員外郎
代李紿事讓密地
賀册尊號
第二十五卷
表箋記附
賀大赦
行在起居
賀德音
賀赴復益州
賀南郊
陳州謝恩
謝量移單州
賀傅潛奏捷
謝除石補闕
賀潘美勝捷
賀潘吉勝捷
賀張明勝捷
賀張冲勝捷
謝加勳
賀聖駕還京
賀老人星見
賀殺下王均

造表
謝除工部員外郎笏記
謝直集賢院
謝皇太子
謝改賜章服
謝兼侍御史知雜
謝覃恩
第二十六卷
奏狀
謝郎刑
謝賜冬衣

謝賜歷日
賀德音
代宰相謝赴日宣賜
進賀聖節
謝除姪男漣水主簿
謝加朝散大夫階
謝賜御製雪詩
進瑞雪歌
進瑞麥
進賀南郊
第二十七卷
奏狀
進應制詩
謝賜九經書
乞漣水寄居
乞許漣水寄居
謝男姪昌裔加階
乞直館
奏魏廷式封駁
泰州乞替
謝得替
謝賜御賜赴日詩
謝賜御賜重陽詩
進撰述文字草本
謝內降劄子獎諭
奏乞不差出
奏蔭長男慶遠
謝傳宣
知雜後謝傳宣
謝宣賜弟亡孝贈
謝聖旨許諫事
轉諫官後謝傳宣
謝兼史職
謝撫問
奏蔭次子慶餘
第二十八卷
制誥
王氏封琅邪縣君
王光圖衛州司理
三司大將加恩
仇延郎銀青階兼官
李克文落起復依舊端州刺史
趙沂將作監丞
趙希贊泰州刺史
張適父好問授太子左贊善大夫致仕并妻
封邑號
麻希夢守工部員外郎
梁宜舊官
劉寅蒲城令
王仲華潘太初等母封太君
陳文顯起復雲麾將軍
乞直館

李簡能著作佐郎　盧倩華州鄭縣令
滕玄錫舊官　李日休本軍司理
李準光祿寺丞　張守中許州別駕
蘇德祥殿中丞　王明禮部侍郎
夏侯延祐廬州巢縣令
高麗使副判官等授官
高麗職員軍將等授官
蔡軍將校授官　鍾文拯黃州黃陂令
孫運左贊善大夫致仕
鄭德明陳州項城簿
王繼榮宜祿簿陶化成耀州司法
方嶠和州歷陽令　呂尊舊官
王九言宋州觀察支使
馬守榮諸司副使
劉承德濠州團練副使劉永恭潁州團練副使劉永和唐州長史
傅珪廬州錄事參軍
張自明右贊善大夫　盧顯忠廬州合淝令
李壽祕書丞依前充職
韓肅已臨淄簿王崇吉建陽簿

宗文式東嶽廟主簿
李處耘贈寺中　郭文集邢州平鄉令
吳衡密州安丘令陳吉甫陳州商水尉劉鼎
晉州汾西簿
李昭遐濮州鄄城令
宋鎬監察御史
程文度監察御史充荆湖轉運使
宋元國子監博士
源護兵部郎中依前知州
石保興落起復加金紫光祿大夫依舊官
張崇敏康延弼將軍
陳文廣陳州南頓令林思問耀州華原令
李涉宛丘簿　党待問鄆州盧縣簿
胡旦知制誥　劉澤光州司理判官
趙日用徐州彭城主簿
米可觀許州司理
劉文裕贈遠寧軍節度使
朱澤右贊善大夫　盧顯忠廬州合淝令
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加恩
李繼敏東明令　韓德藻發城令

郭尭卿殿中丞
御史臺孔目官門下省雜事南曹諸司勘留
歸司等官可中書省主書門下省主事千牛
衛長史及簿尉司馬勒留并出外縣簿尉
宋若訥著作佐郎
第二十九卷
制誥
諸衛上將軍宋渾等加恩
王世隆魏亮並加階勳
張文琇大理寺丞 李慕青光祿寺丞
鄭子捷揚州參軍 追官人高紳等授官
馮源永清軍書記 路表正河南府推官
宋純密州安丘簿 內班都知押班已下加恩
楊巽舊官 李文益太府寺主簿
李若拙鹽鐵判官 諫議大夫制
劉巨川太常寺太祝 幕職加官
林嶠等加官
守當官二十人受官 堂後官二十人轉官
劉保勳贈工部侍郎
劉昊京兆府鄠縣令

趙全本州左司理
開封府祗候都孔目官左右軍巡使及諸王
府內知客等加恩
白守琪崇儀副使 李繼捧祖母等封太夫人
折御沖崇儀副使加階勳
沈倫追封魯國公 張茂宗西京作坊使
羊臣三代追封 皇姪孫惟敘等加官
致仕分司等官加恩
押東郊進奉衙內指揮使并衙前職員等加恩
翰林書畫琴阮醫藥等待詔加恩
李恭等五人簿尉 張仁操等除官
攝太祝郭資正太祝
知制誥制 拾遺直史館制
著作直館制 諫議大夫制
幕職州縣官料錢勅
第三十卷
考詞
錄事參軍朱適 涇縣簿王中古
太平令賈昭偉 太平簿張誦
南陵令孫甚夷 南陵簿楊光益

宣國傅康震
司法參軍張玄珪
旌德簿劉德元
南陵令孫甚夷
寧國簿康震
宣城令毋克温
太平令賈昭偉

宣城令毋克温
涇縣簿王中古
錄事參軍朱適
南陵簿楊光益
司法參軍張玄珪
太平簿張誦
涇縣簿王中古

奏議

上太宗應詔論火災

雍熙元年六月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兆人之上夙夜祗惕罔敢怠荒賴　九廟儲祥上天垂佑萬務粗治于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眇作庫本朕躬抑畏震驚不遑寧處上天警戒必有由然豈非刑賞之有愆措置之未當或近習之屏蔽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于此是致政經予心惕然思聞其失內外羣臣等所宜各竭忠懇共申讜議必期無隱朕將覽焉

臣伏念臣才謀不迨於古人職以忝居於諫省敢不常思補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閤上書陳死言事　陛下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敕書獎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大遞而不知遠與未達直言雖雖字庫本無求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　陛下有所因方渴庫本作汾聞至言有所爲方切待直諫引咎自戒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僚而不在　陛下近日　陛下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苟或計之封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則垂爲典彝敕無不當則編爲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處也臣又見　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

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舉事有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　陛下謂昇平自得資　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脣諛所以　陛下由一言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纘大湯武可偕　陛下行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于今九年四方雖原作未改庫本改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　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　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爲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

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覺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與人近臣聞　陛下感悟之言寔不惕厲諫官閱　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彷徨臣所以謂適在近臣不在　聖躬罪在諫官不在　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　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外而　陛下委之以分憂咫尺祿祿隨衆憂曠遺之靡暇皇皇有志思諫諍之未能今幸天啟聖心神贊皇運感　陛下虛佇待犯顏之諫致　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　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若衆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　陛下聽而用之百官

者車服也臣所謂　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郎差遣近臣專理百官未脩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則由規畫未當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敕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敕下應征科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征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豐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

概以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爲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　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封章　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庫本作承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　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　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　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　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爲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事從而自理百官未脩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尤魏文侯披謗書而不辨謗論　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始終全得君上恩寵方謂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也

唐熙六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知睦州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七年十二月兩疏

上太宗答詔論邊事

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內外文武臣僚以北鄙多虞戎人爲患延佇良策降諭德音詢禦侮之嘉謀問安邊之遠略俾悉陳於異見將擇用其所言臣之愚昧豈足上副宸衷臣之狂直敢不罄盡鄙懷儻蒙敷納可裨於事宜則明聖不罪於狂瞽臣每讀史傳詳觀古來戎狄騷邊乃是常事朝廷設備自有常規舉其大略而言之不過訓練師徒選擇將帥廣增蓄備多置屯田濬其池城明於斥堠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誰狄心禁侵掠以怠敵意待彼羸弱因

勢取之候其賓服以德綏之此皆方策備陳采擇可用也捨此則未見禦戎之術用此則在知臨事之宜兵機則不可定謀邊議則須依古制今具條奏惟陛下擇而行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爲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爲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爲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人

誠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
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近侯伯亦有廳
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爲心腹每出入陣敵
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
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從
人護助捍禦以致爲狄之所獲今雖時異
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庫本作須詢訪行之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
委之自用方略密詔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
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　陛下各立殊勳

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
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
攻守之略匈奴畏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
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爲騎都尉破
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
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大漁陽堪
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
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
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
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苟擇有智勇者爲

刺史必副　陛下之憂寄也

一今之禦戎更在悅取軍情凡經撰退尚堪力
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殘陣及守戍死亡
兵士所有在營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
令各存活勿使寒飢無所歸向又不可取
充酒掃裁縫之隸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
稍有身首人才未宜候令管轄舊人須是
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
令充節員所貴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爲驅
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別作名

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
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敷窘若
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
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若是破
敵必副　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
保壘或復一障亭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
踰時必誠必信條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
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　陛下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以

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
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頁可詳酌
增損且據兵書言之取曾習韜鈐者有謀
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僞者取能知山川險
易徑路迂直者取强力過人能斬虜搴旗
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
破格舒鈎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
趫捷若飛能踰埤堄出入無形堪窺覘者
各區別挾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
也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
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
之臣問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
幽州是候利用賀令圖之聾惧惑聖聰陳
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
軍剌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
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
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
三人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
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　陛下以軍旅之
事機密之謀悉與籌畫盡其規畫此乃國
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侯
利用賀令圖等既悞　陛下機宜於前無
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悞　陛下機宜
於後伏乞　陛下一一與宰臣謀議事事
與宰臣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用今後公
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
臣之間足以副　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戎邊凡召發兵士見在軍儲支得幾年
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
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
女而納芻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或儲般
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
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
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
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
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
至於此驚擾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
知國家以下疑闕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

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
則不足深信　陛下未當信而先信
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
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　陛下
詳而察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謀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
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　陛下曾
探得凡有幾國與匈奴爲讎若悉
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虜
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

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
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絕域鬬亂蕃部使交
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
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　陛下憂邊之
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
爲警備趙充國傅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致戰者
吉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爲
　陛下言兵之利宜也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

將帥爲　陛下治兵昔吳起爲將爲士卒
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去病曰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賈婁爲將得所賜金
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輒量取爲用未
喻　陛下以今之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
若以臣所見則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
將帥肯爲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冒不要
乎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
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爲國之謀即不
足奉身之謀即有餘何以副　陛下致太

陛下常切留意

一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
陛下謀及卿士詢于芻蕘凡百臣僚悉陳
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爲
陛下言之得不爲　陛下憂之今戎主一
姚而已用黠虜爲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
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惟
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來狄人禦之而
不去邊境備之而未盡加以匈奴間諜於
西蕃漢家未斷其右臂卽秦隴千里之外

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
歉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
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災而能禦災今
陛下聖德合天三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
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預防之此
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illegible]不睿旨俾陳方略昧於
時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庶或可采端拱二年正月上時爲知制誥

上太宗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

善上答君恩蓋以　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正
文鑑作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夏瞻夜寐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
四聰覽鈇鉞之誅容微臣之芻蕘之見所謂冒萬死
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　陛下登位以來未
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慈寬裕睿鑒昭彰雖
前王好諫之心未如　陛下而諫官敢言之節不及
古人不唯負　陛下超擢之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
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
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

之代勞不及犬之吠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
繳切之詞不敢自隱伏乞　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　陛
下引諭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
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有
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
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
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
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
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

機與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云居安思危又
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
不過千里自　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
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　陛下一舉取
之功名光大世宗　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
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
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勳之禮經今二
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
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
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

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
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
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未
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
意欲展虞舜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算然臣請　陛下
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
此示策勳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
帝澤滂沱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
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
方苟不以威信鎔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

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要機一也又
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庫本作老師費財兵
書曰頓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
德業武有七德　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
何須收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
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癘
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
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嘗
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

問其所以文鑑無以字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耶盍往朝之昔太宗征
遼魏徵原本作證苦諫及正正本貞避宋諱親太平之後天下州
郡三百有六十疆廓之州亦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
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州
何速況大國視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風土文鑑上三
句與此異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
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
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老師費財爲可慮頓兵挫銳
爲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物悉

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
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
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
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
中得以封駁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
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
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荷文鑑作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
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糾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
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
僚震慄一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

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
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
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
詰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回未
嘗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
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
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
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
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

官仍於朝堂習儀又委憲司申舉此則
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
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
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
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錄言
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
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荷文鑑作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

事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
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
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
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
苑復廣御池泡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
　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爲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
是前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
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
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試舉人
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

規倣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
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
見有羈鋼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
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
枷杻各有短長鉗鍊文鑑作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
文鑑作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
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與法奉國家所頒之律
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
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
皆系於背聖慈惻隱免人笞刑況太平之時將刑措

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
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下審而察之所舉者大
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
之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上時守左拾遺
之至下文鑑有拜手頓首謹言六字
上太宗條奏事宜

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厲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
誠尸素自知彷徨益切何以分　陛下憂勤之寄何
以副朝廷委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消埃欲效願以
芻蕘之見上希英聖之知今　陛下命以頒條委之
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詳之停原作倚庫本改征
理郡親民之心無先於此苟若所理之郡事簡獄空
中民知所措何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

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生于讜議別布新條當生民既庶之時是求理酌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內幸甚臣所謂綸旨稍頻者臣嘗讀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又嘗覽太公六韜曰聖人之道猶龍首龍首謂高視而遠聽日中謂融明而燭幽是知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　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申狀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繇囚或親觀戰馬自旦而

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寃誣皆令口言詞人人省問天心揆度一一區分有以見　陛下勞萬機之神自此見臣下虧事君之職況今四方無事多壘盡平何以勞　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禮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　陛下何不移此勤勞以求賢何不改此精專於選士諫官則寘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蘧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　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　陛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作庭近　天顏　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性懦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　陛下或賜

之恩澤或寘以刑名然睿鑒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庭清肅終朝庫本作淵穆豈稱於宜或傷頻併庫本作頻瑣施行詔敕遂至稠重禮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喻其以近及遠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漸光大於萬方以言訓人可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臨下以簡則御衆以寬御衆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況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寡臣所謂綱利太密既如彼

綸旨稍頻又如此願　陛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　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論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論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職事之堂相府是　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廳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瞻言是職本屬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論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今爲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爲檢格之司授人之職者本貴當

材翰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臣委爲制使審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擾敓閭天虛詞詣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爲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勘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之中上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欵詞雖罪至徒流必該申奏案既圓庫本作宜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虧作破

　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論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正廉之節野人有孝悌之風倘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離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殁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縗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論聖意者三也昔漢文在位稱爲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咎於刑章物失其宜必自階於天枉是以聖人見一物失宜則必加惻隱知一夫失所則必動哀矜御一衣思天下女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

微信猶能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惠無所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之者庫本作宜而遠來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敕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着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餧無食老小相聚凍餓貧窮顦顇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錄闕員據資勞而遷授簿尉滿任按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

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實勤似未靖詳宜委諸州遍
令申奏州有幾縣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
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奬飭或聊與轉
遷則廉能既有所歸猥濫者寔無自愧摠清激濁實
爲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謂可言
者二也臣縷陳鄙見煩黷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之
至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上時以
右補闕知相州大迎上此奏

上眞宗乞早建儲闈

臣竊觀唐憲宗卽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
殿樓册皇太子又拔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

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
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己設
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
易之道也　陛下誕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
建典册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謹慎之義非所以承
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册
命庫本作立今　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
矣儲闈未建典册不行豈不慮窺覦之端豈不思重
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豈爲圖也咸平元年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爲圖

上眞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誡起居必視夙夜
不忘故湯之盤銘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金匱曰武
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
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
竹帛篆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愈恭遠
察近視俯仰有別矧黃帝與几皆銘焉曰吾居民之
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戶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
悔戶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修德罔怠然佩服鑒
戒終日不忘故至德大業永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
書見高宗命黃門侍郎趙冏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謂

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卽舉此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
逮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
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聽政之暇採漢史三
國而來經綸要事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
寫於六扇屏風置於御坐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
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庫本作十一卷輒用進獻
可題於屏簇之御坐出入觀省所貴日夕觀省冀聖
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咸平三年上時宋白舉錫應賢良方
正自知泰
州召歸朝

上眞宗論制科當依漢制取人

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道侔伊呂科有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　太祖朝兵部尚書張昭庫本作照名臣奏議作照奏請與制舉于時據所奏前代制舉內選置三科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勅文略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任職官黃衣草澤等並可應詔送吏部試策論三道其三千言以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雖設制科之名未盡取人之理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所對盡其所

見故孝文時晁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覽之而異焉乃復策之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爲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漢有也成平三年上時自知秦州召還

上眞宗乞賑給河北飢民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飢民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飢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

度及減斛斗賑糶卽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　陛下憂勞庫本作勤之心也　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飢死乃是　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　陛下也今　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略降德音下飢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　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尙未足卽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　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略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詞以對視其有無怍色有無憂色待三日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以事之爲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　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　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豈唯太平之未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內地也此是　陛下纘嗣

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急之務莫先於此惟
聖聰睿鑒詳微臣之言陸贄云貪因循者終有大
患今若因循不早爲謀則慮大患至矣今臣所奏且
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謝天以堯舜至仁
之心以待下使飢餓地分知　陛下憂恤之心也臣
職在深嚴日有闕見不敢不奏　咸平三年正月上時
銀臺司兼　直集賢院權管幹通
門下封駁

上眞宗論黜輕於用兵

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鞫子細案牘圓備
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卽給與酒食

命他官監決慮有稽窕及斷訖卽錄案申奏奏下大
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理
未盡卽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
及至北狄驕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
而後決戰戰失利卽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
不少不知斷徒以上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
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
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麤疎之如
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麤疎
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卽

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略各罪官吏洎
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歸班爲尙
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爲庶人此乃　朝廷用刑輕
重之相遠也　咸平五年上時爲
侍御史知雜事

上眞宗論黜集强壯

臣伏覩近日多雨秋稼頗傷近京諸州積潦爲害加
以差遣使命點集鄉兵人情不安物聽可駭謂一家
雖有數口三丁必抽兩丁定以强壯之名備於緩急
之用既不刺面各遣歸農其如終緩軍名向去須在
戎伍當北狄未賓之際值西戎爲害之時豈不知臨

時抽差以補正軍闕少如此壯丁父母逐家妻男有
哀慟之哭聲實感傷於和氣朝廷宜制理於未亂樞
相當經始而圖終臣竊聞國家府庫稍虛倉廩不實
不然則何以急急於聚斂財貨孜孜於備禦邊防況
廟堂無人軍旅無將居崇官者皆莫知危亡之漸食
厚祿者悉坐觀成敗之人邊上奏報繼來戎狄侵軼
漸近其好依言而安聖心者則曰國家何患無遠慮
而有近憂者不過請聖駕親征耳　陛下以宗社爲
憂乞　陛下以勿羨可聽臣每奉聖旨凡有見聞即
令敷陳敢不遵守干冒宸扆無任惶恐激切屏營

之至 咸平五年五月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先是詔集近京諸州丁壯選隸軍錫上此疏

上眞宗論揀選强壯失信

臣伏覩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爲災雖聞檢覆蠲免租稅又聞相度低下開決溝渠雖憂邨之心以有所濟而利害之半莫知適從古者不奪農時慮妨營種或遇歉歲卽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除放徭役免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爲少闕宿兵防備邊戍遂於曹鄆宋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庫本作郡數卽並勒赴京師昨近臣

何以商量如此失信令下民皆懷怨望豈得無詞況

陛下常好讀書有儒臣時得侍講春秋謂君命無二又曰信不由中諒在聖聰盡達微旨豈有命令旣宣於羣下而誠信不由於厥中若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鉅細境外旣必盡知知而圖謀邊上未得安靜其所謀者謂古者以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今國家取丁壯爲兵以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天糧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乘時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其所謀之小者以關西去年秋稼不登京東今歲春種已失國家彎救之不暇廟堂圖

臣嘗讀晉太宗實錄見李靖文武材略隋將韓擒虎

即其類也靖再與擒虎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也初事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洪見而重之曰李靖王佐才也今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戎狄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邊鄙間州縣屢爲戎狄所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朝廷公卿大夫間有如韓擒虎與李靖論兵否有人如牛洪知李靖有王佐才否若有人能論兵有人負王佐才永寧　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人負王佐才乃是帝王合先知之矣自來皇城司差人探事又別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

宜秋館

察探京城民間事無鉅細皆達聖聰近又差朝臣爲巡撫使及差朝臣以點檢酒務名目出外採訪所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否而已即未聞委公卿大夫察訪善論兵之人詢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見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也　陛下若以宗廟社稷爲憂以生靈爲念即宜以遠大爲務求將相爲急也臣每奉聖謨令陳鄙見仰祈英睿特賜披詳　咸平六年八月上時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

書

請復鄉飲禮書

貽陳季和書

請復鄉飲禮書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頻首獻書皇帝　陛下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不得觀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

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問俾人偏知冀人易識庫本作議盡其禮甚辦其儀甚詳有祭獻之儀有俎豆名臣奏議作議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爲主延鄉人之老者爲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遭秦亂不能行之乎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庫本無皇字唐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爲鄉飲之儀唯於貢士之日略得舉用其餘寢停豈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

上言自恭勤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是宣州耆老宜庭寮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踊躍聽者有感泣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誠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爲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耀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猶化其俗俾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胄追封册冠婚之禮軍

旅賓客之容　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國家括地三百州新命名臣奏議作政頒鄉飲之禮修鄉飲之儀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爲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爲賓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

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於禮而自熟漬於道而彌深訐悾化爲柔和狠戾遷爲貞順革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難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遷於無過之地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慝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爲父者以慈而爲教也爲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爲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爲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爲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爲婦者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

一邑化之一郡樂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之暮年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驗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爲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葬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而能用之若以爲俗之薄也難驟化之則裴耀卿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千古絶迹三代曠禮名臣奏議作三代絶迹千古曠禮猶可繕完補緝損益裁酌沿其俗適其時而興之況貞觀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右眄可及臻章不泯令式斯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遂萌文王行禮而虞芮懷惠范

宣讓功而樂厲知變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歌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欒厲而次虐自亡蓋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祭獻之儀以示之以金石之樂以歌之以升降之度以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趣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導俗夫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　陛下勑牧守而行之行之暮年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驗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帝堯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海內幸甚

惟　陛下裁之臣不勝慺慺思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錫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請修繕西書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頓首獻書皇帝　陛下臣聞農者國之大本也穀者人之司命也古先哲王慮農之不勤也憂人之乘本也於是設躬耕之儀立

藉田之禮行於國化於天下勤於身勉於海內天子
履田誰敢不力於壟畝天子執耒誰敢不務於播種
所以孟陬之月擇日惟良一人齋戒以晨興百辟肅
恭而景從載耒耜於車右就阡陌於國東朱紘以飾
禮容青輅以協時令春景燭物和風扇野千畝之首
三推爲先內宰詔於后妃乃獻穜稑之物和人率於黎庶
遂終耕墾所以供粢盛也以之備醴酪也天地山川
之祭用茲而給焉宗廟社稷之祀由此而備焉是知
藉田之禮乃有五利勸民不忘本一也農有餘蓄二
也俗知廉恥三也政教可喻四也盜寇不起五也用

是五利播於萬民以之興役則民不凋弊以之事戰
則國有飽運雖有水旱之災不害民也雖值凶荒之
歲不痒國也是故上之化下如壅之在塗下之從上
若水之在器所以乃稼乃穡宜自我勤乃耕乃殖宜
自我先雖有貨貝不救餓殍之困雖有寶玉不濟災
凶之患故歷代奉於周制百王修於藉禮漢魏晉宋
之主齊梁隋唐之朝或立壇以祀先農或置廩以爲
神倉或過三推之數或頒萬斛之種或許行之於郡
縣或亦因之而賞賚今　陛下嗣守洪業勤邺黔黎
四方之書軌大同九牧之貢輸咸至坐明堂以布政

居宣室以詢賢謂小大之獄未明則愼擇法官喻以
無濫之旨謂朝廷之政未理則優容直臣大啟上言
之路謂賢良未至則虛佇以待前古未行之事
陛下行之今日所急之政　陛下修之是故五星融
明八穀無害風雨時若黎元乂安然於千畝之田尚
曠三推之禮雖在南之畝惟西之疇時多者多稼之
謠歲取聞如坻之詠必若載陽之候或以啟蟄之時
命大司農以飭田詔太常伯以撰禮惟月之吉卽晨
以興八鸞鏘鏘前適東郊之道百寮翼翼相從北關
之下鳴蒼珮於宸衮建青旂於帝車閭闔來風振我

發生之德勾芒司候佑我播種之儀簠簋豆籩薦先
農之壇墠耒耜黍稷列公藉之阡陌旭日新景朝霞
晻暉千乘萬騎列於左右金根玉輅儼於威儀有司
贊禮以降車侍臣肅容以進耒綺疇畚一撥之土踰
衣獻五稼之種然後三公繼禮九卿就列庶寮送耕
黎民終畝於是順陽和之德以農爲先示稼穡之艱
以己率下以金石絲竹感和悅之懷以賞慶錫賚助
禮容之盛加以發如綸之詔降藉田之儀俾諸侯行
之以興稼政俾遠民觀之以知帝心卽民之趣耕若
憂風雨之至民之務本不遺天地之利倉廩實而知

禮飾衣食豐而識廉恥則末作自歸於農故游民必
復於田業豈徒粢盛是供犧牲是養實將人心無遷
末也民力無枉用也必父誨其子兄勉乎弟不使遺
地利失天時桑麻之勤由農而蘩矣鷄豚之蓄由農
而孳矣民以之祠祭則有備以之賦役則不困以之
饋餉則成禮以之拯卹則爲仁若是皆　陛下躋之
於富庫本作仁壽也由　陛下致之於安逸也既安且逸
則和樂之氣感乎天地既富而庶則禮讓之風行於
邦國天地感禮讓行所以麟鳳集於郊藪圖書出於
河洛故臣以爲千畝之耕五利斯得其實在茲願

陛下憲章周官之禮沿革唐朝之制躬親黛耜勉勵
黔首也昔庫本無昔字　武后女主也猶俾中和之節咸獻
農書昭帝幼主也猶弄鉤盾之田垂芳史策矧
陛下功業高於往古文武冠於前王雖湯仁禹聖纔
可同塗漢祖唐宗未堪較德而猶闕於藉禮何以示
歟樂天有長恨詞覽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
端士誰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稱韓退之柳子厚
萌一意揩一詞苟非美頌時政則必激揚教義故識
者觀文於韓柳則警心於邪僻抑末扶本躋人於大
道可知也然李賀作歌二公嗟賞豈非豔歌不害於
正理而專變於斯文哉季和蜀之茂士也嗜於博古

氣旁魄莫際其理世亦靡駭其恢廓也若卒然雲出
連山風來邃谷曇與風會雷與雨交霹靂一飛動植
咸恐此則天之變也亦猶水之常性澄則鑒物流則
有聲深則窟宅蛟龍大則包納河漢若爲驚潮勃爲
高浪其進如萬蹄戰馬其聲若五月豐隆駕於風蕩
於空突乎高岸噴及大野此則水之變也非迅雷烈
風不足傳天之變非驚潮高浪不足形水之動夫人
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政於教化失其道則
忘返於靡漫孟軻荀卿得大道也其文雅正其理淵
與厥後揚雄秉筆乃撰法言馬卿同時徒有麗藻邇

而工於作歌以余東適秦闕祖道以別示我長歌數百字以爲贈行之言有以見天資材軸得於長吉文理變動侔於飛卿也吾黨聞人非君而誰金門玉堂俟子偕進延佇之意書不盡言錫白

貽宋小著書

數日論文更得新意若獲祕寶如聆雅音苟非賢智之交寔厚切磋之道所謂悅我以文藻榮我以道義也洎拜別後在道路閒麤馬長驅征心自逸三思商較之義再詳通變之言一以貫之引而伸之竊有所得似亦可采禀於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物而馳騖之精博微之長於制誥樂天善於歌謠牛僧孺辨論是非陸宣公條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張謂吕温之雅麗錫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但爲文爲詩

者情也研繫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以性合於道如天地生於道也萬物生於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生(庫本作聲)氣也不亦宜哉比夫丹青布彩錦繡成文雖藻繢相宣而明麗可愛若與春景似盡疑是畫字韶光艷陽百卉青蒼千葩妖冶疑有神鬼潛得主張爲元化之枵機見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則丹青爲妍無陽和之活景錦繡曰麗無造化之眞態以是知天

幸一見答更祛瞢昧錫拜手

壹貳肆冊101版

書

貽杜舍人書

答胡旦書胡旦書在前　上中書相書

貽梁補闕周翰書　答何士宗書

貽杜舍人書

五月日進士田錫謹拜手奉書舍人座右錫嘗以言而當智也默而當智也進而受知於識者才也退而無咎於躬知進退也易謂動靜不失其宜其道有光

粤若志在濟民名未爲人知必反經合道用奇矯時名乃一日千里諸葛堅卧太公釣國鄧生長揖王猛捫蝨之比也天才略爲根幹知己爲羽翼不俟終日可與論幾矣錫天付直性非苟圖名利者也竊嘗以儒術爲己任以古道爲事業嘵嘵圖名不以道雖使名動朝右不取也得位不以道雖貴爲王公不取也錫謂進賢爲道也誅讒邪爲道也濟天下使一物不失所爲道也昔伊尹五就桀欲理之速也不得已歸於湯伊尹固不以名不以位但濟天下之志汲汲也夫有君子之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漢申屠嘉周勃也有

征吉茅之連茹以其彙類征徃乃亨吉也天地交萬物通君子道長之時也天在地下以貴下賤之象也小人狂瞽奮筆伸志若默於明公失則多矣是用喋喋謾謾黷於聰明取春秋言以足志志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之義也幸賜留意幸甚錫再拜

上中書相公書

四月二十三日鄉貢進士田錫謹以長書一通獻於相公黃閤之下惶恐震駭不知所裁幸相公容而察之使獲盡其愚衷則可以免僭踰之誅而蒙容恕之惠也夫以賤干貴遭逢實難以言感人聽信亦寡蓋

貴賤之際若天壤之相懸言感之間非聰明而弗悟
今相公以英貴之重居廊廟之尊功業輝光仁義流
布事無微而不燭理無深而不知故在位庶寮與仕
進之輩孰不受陶鑄之大惠靡不希顏嘱之餘輝錫
是以識微敷敘之辭上覬鈞臺之鑒昔文王稱睿聖
猶詢及芻蕘周公曰聖人亦下禮貧賤邴吉問服轅
之喘齊相念涉淄之寒路左長謠而晏子動容門下
獻書而姚崇弗罪斯皆相公熟聞之事儒生常叙之
譚固不假形於書簡而後知亦不勞伸於比喻而方
見然相公以房杜之策略佐堯舜之事幾入造膝於

一人出勞神於百揆所務者國家大事所思者社稷
宏謨動唯萬務之繁靜悅寸陰之暇而白屋之士片
藝自沽求謁見於黃扉進千祈於重顧求名者不過
爲希科第在位者不越爲冀遷升若是者纍纍然接
踵於門闌藉藉焉取容於左右無宏才大略以裨於
采聽無英氣異行以動於禮容所以相君之門非深
嚴也由所謁之人非英特也宜其情弗上通而言弗
下應焉相君之聽非忽略也由所吐之言無利害也
宜其進未速見而退未能已也是以古人知崇重之
難接非奇偉之莫伸故有危冠長劒以飾容長揖抗

禮以自異錫常研幾於此而取類於彼悅懌自得始
終可圖以爲凡欲一謁公卿之門一達生平之志胡
不覩往古所行之事酌于今未兆之機焉敢曲徵異
辭聊欲直叙往事昔齊宣志在馳騁而淄于之薦容
非賢闔廬志在仇讎而伍員之所言未當非言未當
也其言非闔廬之志也非客不肖也其人非齊宣之
意也故徼福者先意而爲事事無不合希寵者見幾
以設謀謀無不諧觀大易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
詳春秋之旨則曰需者事之賊焉進與退必以時而
謀與斷交相養也今相公知小人在此一書也罪小
人亦此一書也雖知言出而罪入固宜偷合苟容與
衆人碌碌焉苟萬一志意相投寵遇下及則安可違
利趣害而貽識者之譏也幸相公英明而察焉望相
公仁恕而容焉錫以羈旅之人懷叢脞之藝去國三
千里官游二十載貧賤殢屑迂懦闇鈍不言而曉言
之且慙年齡在躬三十有九昔在子蜀同與科場者
今皆列丹陛升清貫庫本作員出奉帝皇之命入居臺省
之職而小人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困爲旅人辱在
徒步當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當國仁猶及於草木信
尚孚於豚魚安可負六尺之軀懷丈夫之志而終日

府府不能自奮非知己之罪實自貽之咸也寒賤幽憂之苦不足爲相公言之希求遭逢之幸不敢於相公伸之言之則褻黷聰明申之則干犯英貴然又何以廻特達英果之遇濟進趨變化之機孟子云位卑而言高者罪也今無寸祿之位而吐僭高之言鄙生五鼎之烹田光伏劒之節豈獨古人也今幸而爲相公言之錫生平所著文約百軸擇其自善者得二十編雖繕寫獻投爲舉人事業固不乞用爲賣名之貨亦不足爲希賞之資其實邀相公之知廻相公之鑒者在此一書爾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相

公在西掖爲侍從之臣旦夕論思而謂蜀可滅也相公在翰林訂謨宥密益親帝衰而致吳越王來歸闕下以是知擒吳滅蜀平百越而來四夷豈非相公贊成帝謨而密用良謀哉所以先帝取天下平海內二十年間强不敢掩弱大不敢加小信泰來之運鍾於聖朝升平之時歸於今主明而相賢本豐而基固天下安危之柄總之於主上而持之於相公夫盛事難兼而良時不再且老農有三載之儲猶悅然而自裕良賈獲千金之利尚怡然而自多矧相公遇太平天子而佐之獲太平之民而理之豈不以功名

輝赫而自裕乎豈不以志意縱橫而自多乎且自古亂世多而理世少君子寡而小人衆以姚崇之賢而值玄宗晚年稍溺情於逸樂以裴度之量而遇憲穆之際未致大平今天子春秋鼎盛好文而稽古天下底定內寧而外安此相公可意之秋也生民受賜之時也夫制理於未亂禁邪於未形則君子明智先見之常道也兵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蓋制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古人云天下有道則守在四夷方今邊鄙無虞戎夷畏服契丹遣其愛子入朝貢奉是相公慎擇邊吏俾務大體無使邀功而搆怨之秋也邀

受知於門下若以一言知於下走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憐亡國之餘郵宦游之困而錫鈞鎔於匹夫則羈旅之人自茲而振矣昔唐時名輩在科場間亦以設奇取譽如尹樞自放狀元王璘衣緼之類又若劉禹錫柳宗元之爲人皆以大儒之業當壯年獲志于科第自謂跬步萬里坐邀大位而言無畏忌志務倜儻迨升郎署席未遑暖而衆毀已熾或出刺遐徼而流離不復或終老蠻地而詩酒自寬壯圖弗伸晚年方悟非當時弗用也由銳氣悞物也仕進之仵苟能鑒往失而慎將來則安可不爲良

相之用乎安可不受良相之知乎揣小人藝能固與往賢懸邈也然遽以勞蕘之見驟希廟堂之知死罪死罪相公若以爲適時之機自伸之術慕王泠然求知宰相尹樞自放狀元斯亦覬相公稍霽威怒而深察焉錫惶恐頓首再拜

胡旦書

僕與足下別亦已久矣惟明月相共清風尚遙芳春素秋頻隔嘉會想計學吞雲夢才高泰山日隆王覇之圖時積經綸之業將期大變塞吾與天下之望也近者拾遺拜官小子躬賀喜沃無已吾子可知又論

將來舉公之傑技庫本作俊拔者屈指算數中無幾人有宋元瑜李度二后之弟也趙昌言名聞京師其餘勢家僅敷十輩惟何士宗卓然獨立有不憤之色願與僅同羣爲之力戰公蜀人也久在闕輔遠子京闕家貧援孤與我相角儻聞斯言必大喜也請速來三月盡約爲憂謀庫本作謀三人同志以振吾道將橫擺筆陣挫銛淬辭鋒張雄文以遏其勢鼓大名以挫其氣吾子擊其前何公刺其後僕則左掎右角彼入我出拔旗挾輈斬將折馘英聲一振京師動搖爲此之計不亦大乎願足下速與謀焉夫敵人者不先扼其亢撫其背刺虎者不先斷其爪滅其牙則彼不可得也惟足下詳之春色將青良會在近遙望命駕在乎朝夕跋涉之間想無怠也不宣麗天頓首正月二十九日

答胡旦書

秀才即先輩人來得書竊知寧適慰悅之外感荷良深兼蒙見招俾與文會良期美信莫尚於茲甚善甚善余念自出蜀至咸鎬間念已六稔再遷家兩遇權停貢舉羈旅中支離契濶幽憂愁辛大丈夫壯節殆亦銷爍今吾子書中憐余家貧援寡久住闕輔乃知我者也古人所重者交結翼道佑德激切奮發何莫

由斯故呂布袁遠（廉本作劉仲寶仲鮑叔）爲奔走之交晉文介推
爲急難之友垂在信史有志者慕之余每自惟無英
才大略以爲懷慨事又無諮辭優學以爲君子儒而
吾子過聽虛名相厚之甚也往年得澶淵之書前歲
偶渭北之會今春得夷門之信適足見惠然相顧之
情也易不云乎君子定其交而後求語不云乎君子
以文會友古樂府有結客少年場今三者君皆兼之
恭佩徽音敢不勉信與學以爲奉交之職也古人云
易失者時難得者知音余嘗讀西漢書見高祖以英
武取天下而文帝以道德化海內措刑不用幾四十

年于時最稱後才而年少者有賈誼觀其所上書真
卿相才也然當宣室受釐之際思鬼神事詔誼問之
不覺膝之前席然終不能大用惜哉迨至有唐貞元
長慶間儒雅大備洋洋乎可以兼周漢也帝王好文
士君子以名節文藻相樂於升平之世斯實天地會
通之運也自數百載罕遇盛事今錫與君偶斯時焉
何輕我至交期則交友之情從而見矣器局之名當
自呂狀元蒙正得筆之後有御製詩以賜之開兩制
中得與上倡和昔漢世祖以外戚傳賜竇融以河渠
師範代公而來之交友之情當企慕白敏中而修之
則何適而不爲君子也吾子勉之暮春之月必獲命
爲會抱非晚欣愜豫深謹奉書感謝幸賜詳察不宣

答何士宗書

二月日京兆田錫謹致書伸感謝之意于秀才郎先
輩足下錫自爲羈旅之人久居關輔之地每思朋英
友賢之會爲唱予和汝之文安知道不違人天弗遠
願當渭北杜門之暇日有流陽寄信之來人欵關稱
云兩書偕至一則安定見寄之札翰一則長者相投
之簡牋駭聞斯言欣然而出屣及于寢門之外帶及
乎寘階之間得二賢之書對使乎朗讀喜與抃會形
相翼飛勝獲連城之珍若聽在懸之樂因自退省何

從而來且予秉筆非俊豪之才待問無優深之學智
不足以詳論大事名不足以推伏庫本作服衆人豈謂驟
承君子之交便以國士遇我誠爲誤聽安敢克當然
英氣吐虹蜺荔辭敵珠玉激余以善道來我以良期
不覺增慷慨之壯圖生抑揚之銳志亦猶觀白起長
平之勝大亞夫細柳之營故諫而屋瓦皆飛令嚴而
天子按轡愊大爲之增氣勢使之然敢不悅投分之
見知重一言之然諾雖未關衙玠之客貌未交夷甫
之談諧任君子以道爲心以信爲體文彩爲貌聲稱
爲言又何必敷衽相親晤言以接方云識面始謂知

心哉故千里之喻比肩傾蓋若同曩日略例云陰墀
永歎違盞必盈管子曰無翼而飛者聲也不根而固
者情也哲人交結之旨尺書邀激之辭洎合子心適
今得志況今主上以文明之道化四海貎相以清靜
之理育萬方卿大夫以名節相高士君子以儒雅取
進鍾是鼎新之運樂乎升平之時苟不左交英豪右
結俊造與振藻名場之會陪鳴珂帝里之遊則亦是
包羞安能免誚方俟風僕夫之駕赴同人之期豈唯
一詠一觴爲文章之樂一名一第階雲霄之高余欲
以六經爲寰區以史籍爲藩翰聚諸子爲職方之貢

疏衆集爲雲夢之遊然後左屬忠信之櫜鞬右執文
章之鞭弭以與韓柳元白相周旋于中原未喻此旨
於君何如兩願言之志尚難罄輸幸稍留意不宣錫
拜上

貽梁補闕周翰書

十一月日進士田錫謹齋沐拜手獻書于補闕執事
錫每見仕進之心皆欲人特達之遇而覬遭逢之幸
不揣道何如也才何如也洎爲明哲之鑒揣摩其術
高下其才特達之遇果不爲叢脞所役原作沒則悵然
觖望以爲鑒失於己而嘖有煩謗之言也君子則不

然不患無通明之知患藝之未精不患無特達之過
患才之未備不以得失榮辱汩其趣向昔牛僧孺欲
干有司之試先以文章卜進退於韓愈愈高其才遽
命改館俟其亡而訪焉乃大署其門而退翌日輦轂
之下僧孺之名無翼而飛藉藉衆口此所謂級名階
第不在於彼而在於此束縗知婦勢使然也凡有司
以至公之明庫本作心當掄材之任豈欲自擅於公器哉
亦俟同列推擇慰薦茂異以濟己之明也陸贄在唐
爲海内之聞人也當其掌文之柄錄賢拔善得賈稜
王涯李觀韓愈崔羣輩二十三人于時衆肅在諫垣

爲之援引肅之所言者八人韓愈在其選中至今稱
陸忠州韓吏部果何如人哉豈唯春官氏爲國家求
賢而賴同列之推善抑士君子爲先達常汲汲於外
導後進以爲己任仕進亦豈專務求於人固當先求
諸己豈在求諸名當先求諸實實茂而名自至己修
而人後知故特達之遇不可邀而得也才與賢相遇
道與義相際言未發於外而意已熟於中矣何暇訾
讒慄斯以徵福哉錫不逮古人遠矣自十有五志于
學逮今二十年所吐之文非超絶橫厲駭人耳目但
屑屑在模範軌轍間又未能鷹揚虹伸與羣俊角逐
而尚在貧賤中未嘗不惕然愧恥雖迂疎鈍訥之若
是然志有所自守迹有所自明必也躋一第拜一命
庶幾無忝於時無愧於心不使識者指目而竊笑斯
願斯懇非英信明達之大賢固不敢妄發斯言以取
譴怒也今明公鑒如止水公如平衡言如鉤繩動爲
律度剛決之氣斷於獎激融和之色形於接納錫是
用曲俗之態短綆之智願爲門下之士期明公以通
達之識照其邪直燭其妍媸苟若萬分之一可偕士
林之末則明公英特之遇不施於僕僕遭逢之幸不
自於明公則直在錫也曲在公也亦猶南醫善鬻人

之疾疾者亦自善導養能消息其氣以合於醫但侯
錙銖善良之藥則燿然洞散其滌底贏露之疾而南
醫持其疾以邀豐賸之酬一旦爲北醫急於仁義投
以靈餌起於瞑眩南醫雖悔其可復追故君子臨仁
義速不旋踵也錫今所謂消息其氣以合於善良之
藥者也善醫者幸早圖之無爲他人攘惠而悔追弗
及抑近世仕進之子不敢慼公卿大夫之門慮殖
嫌疑於栽培之地而耦俱生謗設使負非常之才有
非常之名彼世疑俗嫌又何畏忌違去之有哉必若
伏奏於丹墀之下導揚其名於天子使赫然超拔雖
屑屑在模範軌轍間又未能鷹揚虹伸與羣俊角逐

讒慝之口欲疵瘝亹譆於正人哉豈徒涉猜履謗而已使其人爲囚奴爲俘虜爲負販爲仇讎而道有可貴尙當哀窮悼屈洗磨振擢趣其亟也若漏救焚灼提引淪溺況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與搴俊俯仰耀廣場之風彩而不敢挺然與之爲迭則豈唯負於才良其實負於邦國也其次負於己心也錫愧無超邁之才以成明公特達之名然觀前輩以一言一辭瑰壯峻爽爲當世有名之士飛騰吹噓如杜牧阿房宮賦李華弔古戰場文李翺高愍女碑高適長明燈頌如觀靈鳳一毛則五彩九苞從而可知矣錫自省介

言隻辭不足置聲彩於擬議然錄長掩短亦可彰君子奬善之德也謹以所編鄙陋之文五十軸贄於几閣卜進退於明公也榮命謂之進方敢進若猶未也則有聖人六經在當復厲精於其間而決取舍於至公而後已不量狂瞽干冒明哲恭俟報復惶懼惶惶懼

錫拜手上

書

貽青城小著書

上開封府判書

上宰相書

貽青城小著書

月日進士田錫謹奉書致明公足下錫嘗讀大易書得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之議乃知君子之交以道義小人之交以勢利勢利爲交有時而改矣道義之交

不可得而變矣有時而改者張釋之賓客廉頗故吏是也不可得而變者仲尼顏氏子子皮公孫僑是也錫每讀聖人之書慕君子之行正直自守耿介獨立非有好古博雅之道純信英特之氣錫則視之蔑如非吾儕也竊嘗聞足下有明允之行懷高奇之文蓄不羈之才有是三者修於躬而播於人錫所以希慕德風欲定交於足下然錫名迹未著不爲人知一旦遽捧尺書欲定交於足下足下必按劍瞋目不知其所由來請以錫之行止爲足下委曲而言之冀足下詳信而稍意也錫蜀人也當小國時嘗以藝文干於

時時不我知委棄廢棄錫自謂鵬躍北溟固爲槍榆者所非誰復能効兒女子戚戚憤悶思苟於身計耶洎吾皇平定中區蜀爲內地錫滯若匏繫介在一隅約國風以伸辭翫大易以知命棲息環堵服膺大道雖然長者之轍交於陳平之門天將屈我以時而伸我以道乎厚我以文而遇我以知乎不然安得弘農楊公徽之安定梁公周翰廣平宋公白皆博我以雅道勉我以大來矣今竊聆高義欲伸於足下未喻足下能洞豁襟懷俾錫以生平之志一達於聰明乎且士大夫所貴者樹德如親仁博學以師古師得古道以爲己任親乎仁人以結至交至交立則君子之道勝勝則可以倡道和德同心爲謀上翼聖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復歸於古道其若德樹而未有鄰學博而不求知則君子之道孤弱孤弱則未能斥小人而行古道安得聖君而翼之安得逸民而振之安得天下而理之足下登進士第升拔萃科出爲青城佐將來爲達官享大位豈不從今日樹君子之黨濟他日之志乎若使小人得志擯吾儕於下位雖有國士慷慨之志不得伸雖有忠臣謇諤之心不得用道孤黨削則足下以爲何如錫已定交於向者三君子

矣今又伸志於足下庶使我忠壯朋黨久大器業得
全矣昔魏徵得房玄齡杜如晦爲黨所以成貞觀之
業姚元崇得宋璟爲黨所以致開元之化裴度無黨
初爲中人魏簡詞臣元稹排之韋貫之無黨爲張宿
誣之錫每讀唐史至此未嘗不慨然興憤今布露真
懇足下以爲狂瞽乎以爲倜儻乎惟明公察之錫拜
上

上開封府判書

十一月日進士田錫謹齋沐奉書獻於郎中執事錫
輒叙狂愚之懇上祈英察之明幸不罪於僭干望稍

垂於憐恕也惶懼惶懼禮稱强學以待問易曰藏器
而俟時詩人垂采菲之辭君子貴憐才之義錫雖鄙
陋常佩斯言加以遭逢今幸於外平激發頗懷於忠
節思欲一歷科場之試一登卿相之門觀光彩於鴻
都與周旋於造士然才非挺特無經邦緯俗之文學
未該通無備問專對之智但營營謀進屑屑求知豈
無識者以見嗤誚亦小人之自得必若擇取纖微之
善愛忘瑕謫之非則螻蛄亦有五能而鉛鍔亦堪一
割也願敷斯志周避枝辭錫聞於易曰捨爾靈龜觀
我朶頤是賤人之躁進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是戒人不知變也是爲動不可涉觀頤之躁靜
不可失見幾之言今皇上嗣守丕圖殆將周歲乎大
信需洪恩用賢才黜不肖英威果斷有類太宗豁達
大度無異庫本作用符漢祖所以億兆仰之如日月裔夷
畏之若雷霆四方肅然天下大定乃品物咸亨之際
地天交泰之秋會議朝堂公卿則恥言覇道獻能宗
伯士人方歌詠皇風宜乎儒雅道光賢豪時至遂令
朝在布衣之伍暮升華級之榮自古汲善拔才進人
之速未有若斯之盛也矧復親王尹正於京府朝臣
司掌於卿書考藝觀能稱廉舉秀當爲國薦賢之柄

實求仁弗讓之時至有薄才如稊米之微介善比涓
流之細亦思赴滄溟而委潤與公廩之均輸眾才幸
甚鄙人幸甚錫本貫姑南徙家闕右淮陰寄食常慷
慨於壯圖方朔上書願縱橫於見用固不暇復歸故
里求薦他人於是齋莊潔誠俛俛從事因拜章於北
闕求就試於南宮至精庫本作情果動於天心拔解許依
於王府幸遇明公以鄒枚之才辯贊堯舜之親賢嘉
謀日新詩禮益哲王之德善計泉湧鉤距成大尹之
名衡平而輕重無欺水定而融明洞鑒苾羣彥盡緊
於激發小人亦冀於矜憐所謂良工度木之秋先達

援才之際然則言無利害不足激識者之知事不崛奇不足動遍人之鑒是以王璘以緬禍邀譽奉春以短褐趨朝酈生長揖於時君王猛踞見於國相豈不知謙能基德禮可藩身然以賤干尊邈若階天之險以卑謁貴慄如履虎之難苟不設機變以先聲詰當奪之機詢當朝文學之人觀就試文章之士則自然鑒之動念則夕錦詎知於文彩啞鍾誰辨於春容故有帶楯具以自彰懷長繩而請試郭代公以輕財見異裴中令以陰德受知外黃小兒一言當而霸王息怒杞梁女子一哭慟而長城爲摧所以感人以言不得不切從權濟志不得不然願形捭闔之書以卜見

知之念豈徒然也蓋欲以塵露至微之益爲芻蕘見采之言幸望憐恕之也錫惶懼惶懼錫閶忠莫大於進賢仁莫先於奬善見義而勇謂之智臨事無惑謂之明然人不易知深心有山川之險物難求備良材有大小之差今親王以薦賢之柄委明公明公以無私之心舉多士然明試之下與貢之人染翰飛文藻鑒必詳乎工拙英材大略盈庭豈識乎是非設使有輔相之才將帥之器君子履行哲人詢謀未驗執事以何理而得之以何術而知之若知而薦之則明公有大忠於國家也薦而用之則明公有大賴於賢俊也且復智能或似於狂愚詐佞或侔於純信又未喻執事以何術而察之以何理而詳之矧投之盈几之文加以在公之務雖智能周物庖丁之及有餘若干慮一失君子之明亦損莫若采擇羣輿之議精詳與奪之機詢當朝文學之人觀就試文章之士則自然不役聰明而盡得其善不勞智力而皆得其人能於詩者觀其所試之詩能於賦者閱其所試之賦善於論則以論取精於策則以策求隨其所長觀其所試勿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勿遺其所長而陋其所短無求工於力分之外無求備於赴應之中所謂鑒周

而妍陋廢遺理當而賢愚自辨若宏才大略之士倜儻不羈之才封章爲達於晃旒文解迥高其等第冀賢王得而薦之明主得而用之豈非明公發解之善與於古人乎進人之名光於今日乎是謂導濫觴於駭瀆之源封沃土於干霄之木也唯錫儻於衆人之末或有一藝之長亦俟明公濟勺水於洄鱗假順風於弱羽豈唯鄙夫獲遭逢之幸固亦大賢有特達之名狂瞽之言采聽是望不任惶恐懇願之極錫再拜

上宰相書

八月十五日將仕郎守左拾遺直史館監鹽院賜緋魚袋田錫謹齋沐奉書拜獻相公黃閣之下錫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蓋蕭房杜功名之盛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亦相公之明也錫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扆對敭之後聖旨宣

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廻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盡契文鑑作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閤門閤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閤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況臣子慎重之心禮亦可矣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捷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聽亦先稟於臺旨又今春二月十六日文鑑作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閤閤使備言己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閤而如此委曲不便伸庫本作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錫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仍未暇蘧莖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扃洞開百職之儀綱

紀斯在錫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閤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訓詰仍於中書取狀似煩聖聽有黷宸嚴今來詣閤上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繫鈞衡也錫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幷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干廉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伸不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洩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

而鉗口焉錫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棄幸相公劒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留文鑑作加念也錫頓首再拜

咸平集卷四

古賦

諸葛卧龍

倚天劒

諸葛卧龍賦

鄂公奪槊

天將滅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覇豪傑爭馳於
艮算江東有孫權之彊槃踞中有曹公之勇悍唯蜀
邦之險阻付劉璋之闇懦伊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
先主其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耕於壠畝負覇王之

大略每謳歌於梁父可以周就難以邀取若應龍之
卧淵泉俟艮時以爲風雨雖吳王之得豹縱魏君之
若虎儻獲斯人以爲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
詣南陽雄圖抑揚功業藉遲而憤悱旌旗侍從以蒼
遑豈徒貴丘園聘珪璋實欲尊之爲謀主而制敵貴
之爲尚父而問王一之日驟欲履其閫肩其牆殊不
知渺若千里之迢遥浩如重泉之汪洋人在其外如
鱣如鮪如鱮如魴不敢游其窟宅不敢濯其輝光乃
退而嘆曰信先生之道也如龍之方卧也二之日閟
其戸問其人人雖覩而難趨迹雖邇而難親自覺其

東北方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閻闔冀下幷於華夷變三分之國爲上國變漢水之池爲天池復火德之世作疑辭續炎精之絶離俄而上帝有命碧落言歸劉禪攀轅以何及譙周仰首以無依世遷其神敵懼其威揚儀鳴跋以震恐晉宣喪膽以奔馳至今岐山之側渭水之涯南陽之草木西土之邊陲或烈風之飄飄或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蜕蜒在晦而陰隲是司觀陣圖者見其規畫讀國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實千載之一時春秋曰以龍紀官詩曰爲龍爲光此疑此葛亮兮攸宜

鄂公尊梁賦

唐初鄂公在二十四功臣之列獨推其雄力敵猛虎氣揚飛虹揮鞭而馬疾如電運槊而身輕若風稜稜真丈夫之勇顏顏信武夫之容于時擒李密戮王充靖隋之亂致唐之功非太宗不能得我之死力非我不能赴太宗之指蹤壯其北啞啞鳴而萬夫莫敵摧堅陷陣而一隧前空雖孟賁之勇卽瞞之崇固不足抗其銳當其鋒所以秦叔寶之徒屈突通之輩隨我轉戰指麾相從既而蕩平天下底定寰中戎器既包於虎革勳臣盡紀於鴻鍾高祖位尊正凝旒於北闕太宗功大方主罔於東宮一旦上御便殿公因召見語艱難之創業念辛勤於百戰張膽信其如幷瞋目施以流電有若伏波馬上據鞍而猶示筋骸李廣病中閭閻而思驅組練帝問以軍陣之間何爲最難奏曰唯避槊不易然奪槊尤難請殿下試臣斯藝幸殿下臨軒以觀于時宗室有齊王元吉力可以索鐵而伸鉤勇可以挾輈而庫本作以礫石由是命之以角逐合之爲敵二人乃策馬交馳鋒鋩若飛千人看萬人窺廣場喧闐而將裂高殿崔嵬而欲欹一馳一驟乍合乍離紅塵漲天地殺氣飄旌旗若雨虎嘯而未知

生死二龍戰而不辨雄雌天顏爲之動容神武爲之增威莫不鬼出神藏風馳雨走金吾之列衛旁震武庫之五兵潛吼或左兮或右或前而或二或字依庫本增後或翻身相避或挺身以誘王謂我藝必勝公謂彼槊可取俄而齊王之槊已在鄂公之手駭衆目讋羣口不能赴太宗之指蹤壯其北啞啞鳴而萬夫莫敵摧堅陷陣而一隧前空雖孟賁之勇卽瞞之崇固不足是再躍鋒鋩重飛驌驦欲致於必死之地將求乎一日之長雖餘勇而可賈豈突來而難防適資我勝終莫予傷乃至于再至于三皆爲所奪有以見鄂公勝於齊王也壯哉厥藝如神其名益振信烏獲扛鼎之

匹項羽拔山之倫宜其凌三軍而勢若摧枯奪一槊而易如拾芥聞之者誰不盡伏見之者無不大駭當其左擊右刺星馳電邁一場縱橫使人神王而心快上意欣愉羣臣歎呼憐公絶藝多公壯圖書所謂番良士詩所謂趙趙武夫靡靡可叱之而鬬泰山可挾之而趨況陳安擅價於蛇矛敢爲匹敵羊侃得名於折樹未知馳驅是知天生聖哲贊以英傑料敵在於籌謀破敵由乎勇烈然後禍亂可弭姦雄可滅故漢高得樊噲乃濟鴻門之危太宗得鄭公乃立皇唐之基雖文皇之聖也房杜之謀也而軍功武力我實多之

倚天劒賦

昔齊諧有誌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靜以爲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爲天地與泉流而右走天與三辰分左旋籌二儀之睽濶諒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佩之劒其言可驗諭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戞焉孕長庾於太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噓雲而吸烟夜吼牛空比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鋩而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轆轤而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剖混茫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鼇於海陽漢皇斬蛇於澤邊庶與所試者幾十闔廬所寶者三千鏌鋣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懾精靈而竄神鬼變良霄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涯若太陽之晷顧洽海以堪浮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顯顯森高莫詢其幾千萬尋鋒鋩盤而雲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和若秋

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浮桑若木之杪磨蓮菜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妖星流皎兮若黃河之冰正而未泮燒兮若銀河之瀑疑而不散珠聯垂象飾寶匣以熒煌壁合太陽耀連浸之燦燦晉邦一鼓之鼓堪恥微功榮豁百鍊之金難矜善斷姬然若大電亞而欲飛耀然若流虹挺而增輝風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震揚其威龍伯旁觀魂飛而駭其渡落巨靈仰視汗下而驚其陸離載鴻鴈而斷兒犀安將比也自豪曹而稱楊具何足多之雖天柱折我劒鋒不缺日馭沉我劒光不滅

有時雪飛千里如削巨魚之鱗有時霞滿九霄若染長鯨之血廻而觀之猶千里而近則毛髮森豎嚴凝凜冽倏而觀之猶七日來復則神思懾悅晶熒皎潔作夢到大象而屠六龍天網斷而地維絕適足飾帝心之慮怒示天威之勇決學有魁梧丈夫倜儻雄圖手操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爲一吸而一呼因睥睨而色動欲誅姦而氣麤於是冠青雲之纓緩曳黃裳之襜褕嘯紫微朝清都排閶闔以直入瞻冕旒而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難以濟濟多士樂大難者必用赳赳武夫所以贊經綸之覇略成恢廓之皇

圖願得倚天之劒將以靜四海而清八區逆天命者爲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爲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不敢爲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爲毒痛則下土無札瘥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冀聖人無爲而靜理庶位庫本作彙有截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劒也始以陰陽爲炭天地爲鑪崑山之銅寶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勑風伯以司鞴語雨師而合塗于英萬靈前驅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乙詳銳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鑠於德鍛之以靜削之以默淬以明智磨乎睿識以天山之雪融其鞭以豐嶺之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橫於東

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後脊中夏而又外區匝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寶不足飾其容非帝象之玄珠不足償其直望五山而溝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崙用之宣力今予賜汝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趨風抗詞曰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罄忠誠之有請遇宸衷之弗違特神器以寵賴政戎行之越思昔聞授鉄鉞者得專征伐賜彤旅者用揚明威實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憂臣有三事爲陛下陳之粤有馮夷之神遐棄厥司忽朝宗之常道肆橫流而自私毒爲之咎嗟舜爲之胼胝幾欲萍藻我烝民汙瀦我方祇臣常竊憤今得詠之其次曰屏翳之神不貞其師遇旱則密西郊以合潤因潦則憑北方以流滋望舒爲之輔明羲和爲之藏暉幾欲蒙我融朗之鑒全其部原作沛之非臣嘗衷怒今得刑之抑有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頤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于潮汐之池帆檣爲之蕩覆滿浪爲之羣飛臣當懷恨今當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何如帝曰闡外之事將軍裁之

咸平集卷五

古賦

京兆田錫

望京樓

顥嶂樓賦

積薪

依韻和呂抗早秋

宛陵之丘亢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緜歷兮千秋流水白雲惜依然而在覽遺風往事信恍若兮如浮余以丹陛策名皇華奉使通菹于此乘春以至驛梅江柳動游宦之芳懷風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顥嶂

居先登之悅焉憑落絮之危檻向飛花之晚天複嶺連岡峙昭亭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兮爲川因而以古興懷臨高凝賦自春秋戰國之後洎吳魏鼎分之際干戈偪王粲興擬帝斯爲形勝之區恃以控臨之地襟帶三江咽喉五湖歸句踐兮稱越隸夫差兮曰吳比奕葉之虛定睦覇略兮能圖方今禹迹重新堯封復古衛王命於北閫詠皇風於南浦登高而賦憐宋玉以才多覽景自怡非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洞春草萋萋兮感人指蘇杭之達道介常欽兮爲鄰相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弃故而從新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圜丘於南至執玉帛雨璽何歸引迴眸於天際微雲似畫帶斜陽於水濱

望京樓賦

餘杭上游古曰嚴州入松院兮何處七里瀨兮清秋歸去來兮陋風土之卑溼日云暮兮爲印綬之縻留危樓乃登京師是望天遙而閭閻來風海濶而蓬萊架浪雲成宮闕似瞻丹禁之閒吾豈匏瓜久戀滄江之上雖汎蘭橈游泳乎子陵之灘沙蝨有毒又巇險乎鳴淵雖攀雲梯登眺乎鳥龍之山山嵐瘴人惡蹊

升乎絶頂詩不云乎式微書亦畏乎懷歸濯纓兮南澗之水盈襜兮北山之薇葵藿載傾雖見小人之意樞機一發豈知君子之機慈何所不適孤悵自惜欲將體物之辭留向他山之石登高必賦羨海水之朝宗徒歌曰謠望長安兮見日始余來兮蒹葭蒼蒼兮余言兮兒歸

積薪賦

白露爲霜安得乘彼白雲歸乎帝鄉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逐熱相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弃故而從新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圜丘於南至執玉帛

者萬國捧玉遠於羣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望達上帝於外禮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來折薪成堆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陰輦運錯雜積壘崔嵬但取禮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譬如爲山豈勉力於勤學庫本增補寧嫉於一簣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自言人或代之析理繁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憂負荷以弗勝爲衆多之仰止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己始采采于山永之涯丁丁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京如坻遠望比屋巢之峻仰瞻侔累卵之危居中者謂不我遐棄在

下之謂人不我知美古人善喻下僚其容本入用之遲速胡欤望於高卑在下之字衍

依韻和呂抗早秋賦

楚詞若曰洞庭始波兮木葉微脫今蘡麗之所賦彼詞采之可奪秋之爲狀也湘天江兮晝清雲土夢兮晴澗蕭風日之澹白爽乾坤之虛豁募收其神少暇艮辰天子居總章之左个載白其輅靡朱其輪詔扈隨之有司與侍從之輿臣迎氣也雨師灑西郊之道風伯清北闕之塵順暑革故徵涼鼎新嘗詞臣之在列承睿睠之何頻謂秋之可賦也月紀靈娥風清少

女珠連五緯鱗差四序當暑徃以涼迴若露晞而霞舉方朔之辨既逸君子之可稱相如之文乃爲時人之見許於是抽毫進牘以就位研精覃思乎多士增雅詠於新唱徵博聞於舊史始沈鬱以麗則終鏗鏘而綺靡逸韻金奏妍詞鋒起詞云秋之可賞也初蕭瑟於玉闕旋澄暉於帝里律生朔管以先變雲聳奇峰而未已日居月諸景冢何如桐葉滑零下玉欄兮金井桂花增馥庫本作香鑒珠簾兮綺疎白露降兮庭蕪已滋寒蟬鳴兮塞草未衰太史奏在金之日詩人稱流火之時華皓兮潘安易感離騷兮宋玉何悲人誰其容彼亦云喧蓋楚風之掩抑夫郢曲兮高卑蘭宇清兮風期自遠玉繩長兮日馭可縻當羲軒之景運樂堯舜之昌期皇猷有蔽聖理無遺歌事曰風而布義曰賦可金門而獻之

古賦

籌奩

菊花被

班竹簾

楊花

春雲

長至

籌奩賦

籌可運以經國奩爲器兮因人謀織藏之在亡若智奩也者固躬之虜辱奩於勇也晉宣詐病奩於明也籌也者固躬之虜術以居身巾箱是寄刀筆相親美方圓之合度詢啟閉以何因待用乎嘉謀之士相從乎善計之臣與夫

玉藏於櫝笏搢於紳寶匣秘鋒鋩之利錦囊包珠貝之珍彼但拘於售使我實齊乎經綸當乎疆埸無事干戈不試放勛重華之享國大臨廷堅之就位政寡聚謀兵無計利籌則斂之而弗用奩亦閟之而靡動加晦迹而無營比卷懷而自奉亦猶伍員在越士會居隨隱吕望於朝歌匿留侯於下邳雖有志而何施所以五曹九章之位無得而闕若天地品彙之數寂然無覩施之則陰陽造化之情煥然而明龍靈蛟神局於勺水千兵萬馬隱以嚴城風雨動之而變化號令發之而縱橫可以聲比奩用籌則善謀嘉畫因事而生

春雲賦

玉琯春迴金門暖來柔先變柳繁已飄梅悅風和之日至賞雲彩之朝隮其初升也穠荷蔚蔚其少進也澹怡融兮依依然方觸類以多曙藹藹兮若含情而自迷有時散作雨飛春寒慘慘有時亂和煙起春陰淒淒或萋梧南北或夢澤東西或樊川與鄠川或吳

路與越路或宿林園隨竹陰以籠徑或沉村落伴桃花而滿蹊或祈祈出關或溶溶映水或北沿縈住或東風吹起或勇如波駭積芳野兮幾重或曳若練舒

橫翠天之半里江中令醉吟不足高閣閑登王仲宣遠望有餘危樓獨倚盤壁連根磷磷淺文千狀萬態山陰水濱當青麥鷺飛野色朝淨見平蕪雉過韶陽夕曛挂古木之橫枝纖微欲斷覆孤村之半路融薄將分旭日未高晴天尚早幾片明滅兮殘雪方消一脉輕鮮兮愁蛾澹掃上國美景五陵勝道覆梁王之水榭下繞落花睒韓嫣之金丸遠沉芳草澹澹霏霏涵凝麗耀漠漠依依舒遲翠微野態不定幽容且奇浮澤國之嶺頭閑庫本誤國傷斷夢生蘇門之席上想淵仙衣或漢世故宮雀喧空屋或梁朝古寺水映疎籬

或阮籍嘯臺雨吹半日或嚴陵釣石鳥立多時或桑乾戰場平沙莎草或椒塗永巷羣鴉參差佇立閑望纏綿動思想觸石以初起旋浮空而散魄塞遙而歸鴈相逐天漏面殘霞共飛餘態遺妍思得杜陵畫品含意寫景詎啻謝莊芳詞

菊花枕賦

粲粲佳人工殺珠纓采采芳菊霜雛月庭蹄彩日以微燥逗輕風而猛馨諧閨帖覆珍盤久停書閣閑開牘錦襞之藥錬鑛香靜熟披搖檢之仙經味甘而豈表權輿於陽德信從庫本增兆朕於芳春圭測而義和漸

代粲枕而爰賓銀屏誰羨陳宮帶黃金以加飾慵思漢邸祕鴻寶以稱靈當乎夜烟玉蟬漏催銀箭拂芳塵於象牀展餘霞之綺蔫蘭燈背壁慘寒焰之九華珠箔垂軒挂繁星之一片於是撫菊枕以安體憐菊香之入百當夕寐而神宣迄晨興而思健或松醪醒而心頭析醒或春病瘳而目無餘眩盆知靈効雖琥珀以奚珍自悅幽芳豈珊瑚之足羨昔也睥睨於玉指惜徒況於金觴自菊和烟容與露芳成見采於玉指惜徒況於金觴巧思潛得重緘有方鉚文緣飾以增麗彩線彌縫而漏香價掩魂實名踰蕙房庫本作芳月幌斜開恨西窗之

欲曉書帷半掩順東首以延祥魯國回賢誰念曲肱之樂漆園吏傲室懷化蝶之鄉每至蘭堂夙興寶儛朝欲輕藻繪於芙蓉勝琢彫之琬琰香在玄庫本作膏髮芳留雙臉致元首之康哉美馨德兮難掩

長至賦

伊迺寒之嘉節美長至之良辰考天時於司曆驗星昴於疇人陰極陽生復卦應連山之象珠連璧合斗樞迴柳木之津魯太史登樓以觀祲周天王服衮以嚴禋黃鍾應律兮咸韶韻逸緹幕飛灰兮山川氣新表權輿於陽德信從庫本增兆朕於芳春圭測而義和漸

永衡懸而土炭交陳始觀玉殿歡呼金觴獻壽慶一陽之肇至視千齡而永久廣庭燎設明環珮於儀容蒼海日升照晃旒於元首或恩緣長至而賞加或禮洽於寰中原誤申至信旁孚於寶榮以玳瑁餚玉貴以珊瑚映樽或饋履襪於舅姑或視弓箕於子孫協周正之故事慶堯歷之垂文唯有羈旅之客流年可惜長亭近歸孤懷自戚殘陽晚簾寒燈夜室形影相弔精誠未適雖有樽酒誰飛觴而舉白雖有鑪火誰方襟而比席將何消遣自圖悅懌天既付我以文遂攄懷而命筆

班竹簾賦

湘水春深修篁翠陰因善巧之凝睇可爲簾而運心金刀光緑拂霜筠而互解朱絲織就闢黛點以交侵雖曰皇英帝子揮灑珠淚亦秋露之曉滋復春霖之暮潰故錦章異狀由造化之自然綺錯奇文入良工之經緯或舒若連錢或濃如濕畑或黯若陣雲之起或縈如滴水之圓疎密增漏華漏月光而未卷斕斑若

畫隔花影以初懸尤宜寶軸分輝玉鉤加飾垂旌飄虹綬之彩飛額動金鳷之翼彼海蝦之鬚誰能貴之神麟之毫安足多之編明珠者奚羨緝翠羽兮胡爲未若我鬱金之堂椒塗祕室取守節以持操貴以文而勝質連垂香砌透燭影於洞房高挂曲瓊延曙光於綺席矧乎金犢將駕雲軿欲升闕繁華於戚里閱芳菲於五陵若玳瑁以粧成前瞻繡靴想瀟湘而意遠後從玉乘美哉琅玕之用貴豪所共悅珍華之外飾致貞芳之可重也因而歌之曰碧鮮有文露點煙痕簾老廉也感人思重華之德援毫頌南風之薰

楊花賦

梁苑殘春垂楊映津枝黛染以交引葉眉纖而鬬伸落絮如雪飄煙拂塵輕芳兮就月爲魄滄白兮依風作神當豔陽之美景過上巳之良辰其繁也六出之英未多其豔也早梅之芳若何釋葉辭蒂流枝逗柯浮朝靄兮散斜陽九重丹禁拂扁舟兮隨雨漿千里輕波是時孝王多暇閒登水榭因悅柳之太柔賞玆花兮似畫乃顧鄒枚憐其逸才命臨流兮就景陳綺席之金罍相如後至居於右座欣飛藻之無敵若陽春之寡和衆兵目動怯勝氣以潛消梁孝意怡禮奇

才兮敢情於是授以毫牋言容懌然曰寡人多幸知
子之賢願以文爲樂也侯當場而試焉且昔楊柳之
詩古人有之楊花之賦作者多非可以連精研之思
施絶妙之詞相如感王人之遇援毫而賦盡華藻之
青英得飛花之態度以爲漠漠霏霏微風暖吹裛甘
露於珠樹蕩朝陽於玉墀乍若吳王江國水殿春曦
梅花已老零落交飛矧又蕩然無繫紛兮交錯入殘
月之綺窗滿夕陽之畫閣乍如陳后失恩長門寂寞
梨花向晚縞紛散落有時金屋徘徊珠簾半開胥繡
牀之彩縷縈粉奩於玉臺乍若謝家之庫本作深院寒景

七

相催暮雲方密飄飄四來至於湖湄幽深樓林慈倩
滿黃陵之古廟撲著山之晚殿乍如亂峰之下落泉
飛練噴嵐灑烟沫花相濺有時送客南游垂楊渡頭
未盡離酒邀賓去舟思夕宿之江館望朝雲之水樓
飄兮蕩白縈觴惹愁和鵾以遶飛平波渺渺伴舳
艫而已遠晚景悠悠矧夫春院深嚴書帷閨寂橫南
窗之綠荷委羣書於緗帙冰濡相泥沾匝硯以難飛
風聚成規渡砌萍而可惜加之碧簟銀牀梧桐影涼
春光餘幾豔景方長當奕客以凝情飛來寶局值嘉
賓之舉白吹過金觴有時簾幕雨餘池塘風定凝去

忽飛幽而可詠榆墜莢以相先桃落花而互映餘態
重重研姿弗窮大約含愁於夕靄唯憐委迹於流風
值輕露以多掩傍微陽而即通是知有以妖冶輕爲
貴者雖五彩之毫妍不可寫雖數子之詞才難騁奇
唯相如之善者致梁王之悅而乃命左史記言而右
史錄之藏之寶笥以爲柳花之詞

咸平集卷七

京兆田錫

律賦

西郊講武　聖德合天地

五聲聽政　泰山父老望登封

羣玉峰

西郊講武賦　以順時閱兵俾民知戰爲韻

吾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隅砥平當北閱之無事幸西郊而講兵萬乘天旋按和鸞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縱橫蓋以安不忘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之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而底定懷柔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霆表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乎仁君慕嗣於丕圖膺德方臻於至理總兵三百萬括地萬餘里康濟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閱兵之禮仲

咸八

尼垂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邇書云夷夏蠻貊罔不率俾

聖德昭宣魏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于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盟異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庶政文明取象圖窮照晳之文恭默無爲方輿順發生之令閱史官之圖錄披夫子之文章蕘或圖陣以右布或方陣令左施或靈龜以進矣或金鉦以却之喧喧闐闐天地爲之震蕩乍合山嶽

咸八

乎恩普黎元澤均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遂亦猶高無不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道福謙也所以用人于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閎於戶牖謨猷靜謐亦下采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照合濡之惠澤若吐自於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閭閻故得保與隆於帝圖常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入律地不愛其寶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報本不亦乾坤而合德

五聲聽政賦以聖人虛懷求理設教爲韻

伊昔夏禹君臨兆民設五聲以羅列從萬務以躬親詢采謨猷雖勞蓺之必達敷陳忠讜因金石以來伸故德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爲聖人者也蓋以事堯統天翼舜爲理常密職於曠土遂成功於導水昊穹寶運因王者以應期虞氏瑤圖乃禪之而在己莫不夙興念理夕惕虛懷思納善之有益諒虛受

以克諧冀以聖功繼達聰之與明目將令儉德比芬茨之與土階於是荀簴交陳鼓鞞作鐘斯設泗濱之玉磬居次鼒氏之金鏞就列彼鳴鐸之在懸亦揚音而中節五音遞奏來直諫以無疑衆善畢臻補皇猷而廢缺乃曰教我以道者振靈鼗而延誨咨爾以義者聞華鍾而采收考鞉者謂余以獄擊磬者告吾以憂彼言事之激切在鐸韻之周流扣擊以聞所謂乎同聲相應錞洋庫本作鍠錞庫本有節圍殊乎同氣相求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爲體以天爲貌必包納而弗厭善也禪梁父而報本不亦葉敢弗躬而弗親穆穆皇皇實是則而是効美哉謙尊而卑不可踰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於諫有五瑟所以五器之音命爾德惟一也宜以一言之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傳大政菲飲食以忝儉美絺冕而稱盛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間焉于以見有夏之至聖也

泰山爻老望登封賦

吾皇帝厚德比于坤元至仁侔於穹昊伊岱宗之爻老望翠華以升庫本訛相告傾心精意向天閽以虔恭頓首欽容翼綸言之布詔豈不以恩深覆育惠感生成

桑榆之景方暮葵藿之心迭傾檢玉高峯思覩登封之禮鳴鑾近甸佇諸延望之誠咸曰帝嗣洪圖寰區斐如納生靈於壽域伴至化於華胥北天山而南越寰爭輸職貢右流沙而左滄海正混車書莫不天意與人心交泰戎情與物恬洎於斯乃運方契於千年得冥符於昊天雅頌溢大文原本誤道人之采祥經盈太史之編詠鯨翔鵾已效靈於郊藪靈茅秬黍宜薦羞於上玄庫本作芳筵臣等幸以期耄之身爲太平之民生籍寄龜蒙之下先疇遡洙泗之濱七十二君古常稱於茂典三千年後今正逢於聖人願陛下采古義於

前誥命擇儀於良相勑宗伯修壇宮之禮詔太常建黃麾之仗鹵簿鉦鼓奏鼙鼓之節祭於靈壇之上虞君願瑞願諸方伯之心漢帝射牛宜思老臣之望鶴髮覩齒精誠不已俯躬如就燥之煩注意光明宗之水朝陽雲彩諒龍德以揔從口比山呼遠聞車之挾止易曰先天弗違書云肆覲羣后思古禮以猶缺鬱衆心而是佇泥金報天德之高封上珰神寵之厚協採策之冥數薦如山之萬壽小臣亦能著封禪之書向是風而拜手

峻切磋名節而尤新儻一人之延納則多士之來親

穆王乃曰吾願益求賢哲比羣玉之嶙峋

昔穆王以閬苑希風宸遊縱欲遹乏圖之仙界悅靈峯於羣玉乃顧謂祭公謀父曰斯山也扳厚地摩穹天含珍蓄寶藏神宅仙軼銀臺之比峻踰太白之相鮮歷落排空有處類巫山十二嵯峨倚漢有處如蓮峯五千朕知卿之才者卿爲朕而賦焉祭公乃拜手對敭揮毫應詔心驚嶋崒峙情忘聳峭或勞想於璘玢或馳神於窈窕以爲一氣初判三才既生融而流者有四瀆之靈結而粹者有五嶽之名雖羅封而列鎮謂生賢而誕英未若我傑出紫府高踞赤城虎踞龍盤聳圭璋而疎朗霜華雪彩皆琬琰之融明或孤而

高或峭而絕或掩暎以相翼或爺呀而半缺遠而望也則仙家青瑣含秀氣以玲瓏類而言之則春宴金盤點蘇山而皎潔宜乎培壎玉壘奴隸圭峯藍關之英姿足比於形勝荆谿之秀固亦配其聲容若總而狀之則高者如飛敬者如恐背者如遯向者如聳瑰姿琦態兮信匪尋常憂翠摩青兮可以瞻奉祭公既筆不停綴辭妍若春賦詠既就箴規載伸以爲士林之羣玉圖之人有道有德有賢有仁磨琢材能而益

律賦

鴈陣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

御試不陣而成功

春色

鴈陣賦以葉落南翔雲宿稻爲韻

絕塞霜早陰山葉飛有翔鴈兮北起常遵渚以南歸

（一宜秋浦一）

一一隼征若陣行之甚整嗷嗷類聚比部曲以相依當乎朔野九秋湘天萬里風蕭蕭兮吹白草厲嗈嗈兮向寒水單于塞下緊笳之哀韻催來句踐城邊雨翫之幽音驚起韓旗交相翻翼迭翔似魚麗之布列若鵝鶴之舒張陳密有緒高低識處天空而殘月鋪影水潤而微雲閒行應遵丹鳳詔書成增躍躍雖是若膺詩勇敢擊堂堂觀其元首青霄橫翼落歷江渚達沙漠來落羽林騎士聞一鼓以爭前去如翼衛材官聽三金而稍却豈天陣地陣之能詢何圖陣方陣之足云但見乘文鼉拂朝雲明翼自詡不讓於漢家飛將煙霞遠沒疑沈於朔土（一作孤軍宜乎後伍先偏聲交影接當塞上之氛雲值江皐之墜葉縱橫勢定陣圖按牧野之師綽約體輕兵法試吳宮之妾唯有淮之北漢之南山如畫水如藍離離而霞彩旁襯一一而波光遠涵旋成偃月之形悠颺可愛忽變常山之勢首尾相參乃知接武煙鴻追蹤霜鶴既橫空而似陣自違寒而順煖北方遠兮南圖遙雲飛兮水宿”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以淡乎人文化成天下爲韻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

下以人文時屬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謀於興墳豈不以丕大光之遠圖闡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朝堂多暇道人述藝方下采於詩聲真宰經邦亦恥言於強霸美哉文之爲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流形於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衮袞禮之文虫始飾容而有爛羽旌級兆樂之文也將達飾以相宣故羨舜化民以仁禹湯防俗以義致乏德以招著見皇風之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邊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掌序庠之齒列瞽宗司金

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罔之以恭肅靡不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之教也致流俗之愔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乃文之於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蕩蕩煥乎今我后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于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靈臺之儇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扑蹈

於雙闕之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以皇猷昭宣禮樂爲韻

吾皇帝膺運承乾唯師古以爲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樂以昭宣雖三代令王稽沿革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祖豈之有僎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曆也思憲於舜祖述於堯推賢稽人統之正用寅爲歲以成功徵道德之格言謂乎善戰取春秋之經武自聖人以德御天下威加域中詔震寰海爲韻

服皇風是知恩始孚于萬靈武實加乎七德安民和衆以爲本然鼗戛兵而是式所以堂堂之陣弗施而

咋取衆懷整整之旗何用倒而順乎剛兌背者成湯革
夏澤及鳥獸舟勒敵壓由乎力制匪人自悅而心降豈
比夫祖龍覇秦恃山河之百二淮陰事漢稱智勇以
無雙又若武王克商靈旗前指豈鷹鸇之是列匪魚
鼈之楫美自然威宣有亮民率服以來歸師濟盟津
衆悅隨而厥止是知王者之取天下也澤普羣動恩
流九圍道德爲城池之固忠信爲甲胄之威所以簞
食壺漿迓王師而自速旌旗亂轍望聖德以如歸宜
乎師克在和動先觀覺仁義之施也若風雨之速威
武之加也若雷霆之震傳稱因疆美崇伯之歸周書

曰舞干紀有苗之服舜今聖朝以民濟壽域道洽人
寰將鑄劒于農器方虛候於玉關異禍亂於未形恩
能服衆布茂威於有截禮以防閑下臣賡歌之曰化
洽無私兮功符不宰取仁義爲勝兮豈干戈礪乃德
上冠於唐虞政下任乎元凱孫吳之陣法奚取韓白
之兵機弗采宜乎車同軌而書同文至化方流於寰
海

春色賦以暖日和風爲春之色也爲賦

芳景晴空春曦暖融霧花天之一雨冷蕙徑之來風
宮闕參差聳霽朝煙之上山川明潤森羅遲日之中

總而賦之春之色也化工運丹青之筆貞宰以天地
爲冶仙家乍至桃花映武陵之谿南國未歸楊柳繞
瀟湘之野始乎言太蔟之辰書曰王春北閎引青旂
之仗東郊勉耦耨之輪和氣倏來襲冕旒而盡悅朝
陽既出麗藻火以交新邇後革陰遷陽更寒易暖廢
裘物兮舒釋陽爲光兮布滿明霞滃霑初發色於樓
臺清奏雅歌始均和於律管言其狀也則明婉而融
怡狀其體也則暄妍而艷曦宮漏晝漸天光日遲散
梨花兮似雪垂柳線兮如絲古渡輕波望孤舟之去
矣平蕪落日惜晴山之遠而大都芳景之妍物華非

一美梁王之苑囿閱漢家之宮室珠閣摩雲金莖燦
日奇樹綺錯幽禽錦質盈空兮嘉氣曉浮映水兮晴
雲晚密丹帷翠屋（一本作幄）因藉草以駢羅寶馬鈿車遇
看花以閱溢景麗何多情怡若何潔飾兮神化之巧
融明兮時氣之和美其近焉謂藻花而澹柳賦其遠
者憐被山而帶河聊舍筆以閒吟生於蠶意宜倚樓
之遠望流入橫波唯有多士逢時觀光上國金牓中
太常之第玉階謝帝皇之德柳陌杏園花驄寶勒雲
袍綠衍桂枝新折（一庫本觀者如堵有以見滿身春色
曉鶯賦以芳天曉景晚
聽清音爲韻

煙樹蒼蒼春深景芳聽黃鸝之巧語帶殘月之餘光
金秋菊衣新整乎遷喬羽翼歌喉辯舌鬪成乎一片
宮商鐘以清漢雲斜東方欲曉華堂靜兮寂寂珠箔
深兮悄悄新聲可愛初歷落於花間餘囀彌清旋閒
關於樹杪宛轉堪聽纏綿有情伊寶柱之清瑟與銀
甕之暖笙雖用交奏而成韻聲未若我朧月潛煙之
際驚舌輕清聽者跼踏聞之怡悅若清露之玉佩觸
仙衣之寶玦隨步諧音成文中節未若我曉花曙柳
之間鳴韻清切美夫藻井雕鮮金盤露圓語固繁兮
作默韻將絕兮重連窗背紅燭星稀碧天楚襄王春

夢覺來還應默禪陳皇后香魂斷處寔不依然有時
楊柳廻塘梧桐深井聲煙裊兮忽斷春意牽兮自永
新館宿寒芳若朝景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
風傳入月簾之靜影樓閣輕陰房廊悄深引萬重之
芳意成百感之餘吟綠窗夢斷玉爐殘堪憐俊品寶
幌酒醒宮漏淺嘶稱清音余以爲春帝之命敷宣詞
令部桃李之無言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兮善歌可
司花於香徑巧緒非一詞端靡定其聲也纍纍然端

咸平集卷九

論

政教何先　妖不勝德

天機　復井田

政教何先論

禮曰教猶寒暑謂寒暑運於常則歲功失矣教喻失於早則人性塞矣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故君子慎乎始習別以五常之教欲澄清於人性之初乎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則衆星拱之又禮曰政者正也又

政猶蒲蘆詳聖人之指歸觀當塗之政教若水火之濟用比輔車之相依政與教交相用理與亂無相遠何哉昔堯舜之教人以仁義故比屋可封桀紂爲政以暴虐故比屋可誅夫黎民必以曆數之命大寶之位歸於至聖之君俾之設教爲政以撫育黎元也故聖人夕惕若厲用天之道而爲國之政然一人不可以獨理必以衆賢而贊之故堯舜欲教人之播殖則命后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自是服勤於農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夷以典秩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肅恭於訓導矣申庫本作載命后夔掌金石之樂皐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聖之君圓方得黎元之性故唐堯之時民盡躋於仁壽矣斯則當至理之世無爲之朝先於教而後於政矣洎湯革夏之季世武王化有商之遺黎大則以干戈滅兇小則以鈇鉞弭亂雖應天以順人亦逆取而順守干戈爲三軍之政鈇鉞爲大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惡民心自亂而復理是則聖王之教猶寒暑也理民之政猶水火也水火有象而寒暑無形寒暑不可一候而有差水火不可終朝而斯闕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覺者禮也禮防人之性抑人之亂皆於未然故不見德

之日益必有時而成君子也君慢於禮而怠於教人心漬熱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昔管夷吾覇齊之一相也猶云感人之心若秋雲之生淒涼也悅人之性猶春景之致和樂也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者百行之本欲人之速於孝悌也是聖人深於教也著秋者懲惡而勸善亂臣賊子問之而懼是聖人深於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速於政與教政與敎庫本作政舉二字也夫教之道非一塗而政之術有常檢非一塗者喻網眚之衆目必牢籠廣施而然後獲禽也夫常檢者若九逵之坦道必夷蕩而使人知適

也昔羣盜弄兵于潢池之中龔遂使原作庫本改車至羣盜散者以道教之也昔五陵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欲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以是論之上自聖王而下迨賢吏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手輔於躬而適乎用必若窮至理而取權論則理清靜之朝勞精於設教可也正澆漓之俗則焉意於爲政可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又曰燮友柔克教化先後斯言可徵

妖不勝德論

書曰妖不勝德錫謂理未當也若謂妖不勝刑可也

何哉不忠之臣國之妖也不孝之子家之妖也唐虞時四凶爲妖堯舜之德豈能勝之卒用刑而流之竄之然後天下咸服既而禹繼堯舜嗣總大位不能以德勝防風氏果明其罪誅而勝之其後尹諧之妖成湯誅之潘止之妖文王滅之管蔡之妖周公戮之堯舜成湯文王周公尚不能以德勝而刑勝之況伯宗之直欲勝三郤之暴乎仲章之賢欲加鄧舒之文乎伍相之忠欲敵伯嚭之佞乎蓋不能也唯明者能辨之有權者得誅之明與權相濟妖與德相敵苟明不照權不在己雖有盛德豈能勝妖乎聰而不聰則

妖言大視而不明則妖色造好訐佞直言好讒若忠告言之妖也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色之妖也朱雲知張禹之妖不能誅是明有餘而權不足也德宗惑盧杞之妖不忍棄是權有餘而明不足也或曰苗氏不賓舜舞干羽七旬來格豈非德勝乎錫謂非也當始征之際苗民有辭舜謂之退然後來格蓋三苗不欲因伐而降也若然則聖人之德素被於天下何必七旬之間益修文教方化匪人蓋彼綏舜之征因而來服也亦猶崇侯作亂文王因壘而降若使文王退而修德不復再駕崇亦弗宾也少正卯一姦雄

爾孔子未爲司寇尚不能以德勝之剪苗民崇侯奄有邦國雖虞舜文王謂以德勝未之信也聖人猶然況仁賢乎自古君子寡而小人衆獨立其德不爲妖勝者鮮矣故錫曰妖必勝德

天機論

天者道之心也機者天之用也以心發機將全乎道也日月風雨雷電庫本作霆霜並機之用也地輔於天亦猶臣事君而子事父故山嶽川瀆草木蠢動亦機之用也日月薄蝕星辰孛孚風拔大木雨降流血雷震殿室霜降炎天山嶽摧頹殺落激閣雖高宗之

卿參拱太戊之朝即機之發也發其機扇平人君者也大大牛恭民樹之君以司牧之實之寵之君得而專行焉毀之辱之君得而擅行焉威福二柄自由於君行其所好誰敢違之聖人所以不妄動不妄言言必可行動必可法位至尊而心至謹夕惕若厲日新厥德所以天降其祐故洪範休徵以爲庫本無爲字肅則時雨若乂則時暘若哲則時燠若謀則時寒若聖則時風若乃有樹建理而呈祥黃抽葉而紀候郊藪萃於麟鳳宮沼躍於龜龍若謂居域中之大專二柄之重以爲行其所欲人莫我違縱

其所好人莫我拒於是身妄動令妄施則天降其咎故洪範咎徵以爲狂則常雨若僭則常暘若豫則常燠若急則常寒若乃有石言魏榆之野壤梁山之巨宜樹有火而降災魯門鬬蛇而表異天降其祐天之賞機也發其機賞其君俾人君無忘於德也降其咎天之罰機也發其機中其君俾人君無縱其欲也故聖人則天之明用天之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於是考璣衡而齊七政然後揖讓禪受膺其大命是知舜有大孝天以歷數授之也舜又謂禹曰天之歷數在汝躬然後揖讓禪受膺其大業是知禹有大功天以歷數福之也成湯伐桀則曰應乎天而順乎人周武伐紂則曰恭行天罰故大禹君休庫本作勤民海神受職暴秦黷武人不聊生天則移其歷數授於漢祖故五星聚於東井赤雲見於驪山是知天之發機福善禍淫虐也故春秋曰天方授楚又曰天厭周德授之者福善之機也厭之者禍淫之機也若君得天賞機而恃之則福轉爲禍得天罰機而懼之則禍反爲福所以楚莊小心故身享元吉宋景悔過故國不纏災天之不言而信其機乎孔子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聖人則天之明故厚其祿峻其秩以

賞君子峻其法嚴其刑以退小人故賞一人千萬人悅罰一人千萬人懼然後賞不費而人自正得非天以機警於人君人君得天之機警於兆民則君明臣忠朝廷之儀庫本作義正矣父慈子孝家人之道嚴矣兄友弟恭崇棣之詩興矣夫和妻柔閨閫之理明矣豈非人君用天之機而養天之民乎桀紂不知天之罰機則玉盃象箸酒池脯林糟丘酤池人之脛血銅柱灼人之髀肉故天墟其國而暴其社文武能知天之賞機則葬無主之骨封賢人之墓散商紂之財以富人息虞芮之訟以勸人故天祚其代

三十延其年七百其若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則悅心在於人而和氣動於天是以天之六氣不得不調地之萬物不得不泰行於樂府則其音安以樂化乎寓庫本作赤縣則其人富且壽介族在藻而遂性羽蟲擇木而安巢天之用機則如彼君之得機又如此是知天之機君之機其循環乎

復井田論

井田之法聖王所以維持萬民而牢籠甲兵也何謂維持萬民而牢籠甲兵人無流亡二則審知生齒之眾寡三則賦役均而勞逸等四則里有序而鄉有

庠序以勸學故謂之維持萬民也何謂牢籠甲兵蓋大夫謂之百乘之家諸侯謂之千乘之國天子謂之萬乘之主各於提封賦出兵革故謂之牢籠甲兵也泊秦革周制阡陌驟興雖富國強兵一時雄盛及其弊也後人不勝其害蓋兼并者眾而賦役不均也豈徒然哉自春秋時井田之法亦已弊矣當魯成公始作邱甲孔子菩之議其重欲又季氏三分公室各徵其一皆井田之法已紊於周末矣遠至于秦商鞅革民安得不庶且富乎既庶而富然後制度立乎其中使輿馬衣服婚嫁喪葬不得僭差僭差不生則費用有節費用有節則在上者不敢僭侈在下者不生覬

論　知人安民孰難　直

伊尹五就桀

羊祜杜預優劣

晁錯

伊尹五就桀論

柳宗元嘗有伊尹五就桀贊其序略曰伊尹者聖人也不夏商其心心乎生人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暮及於天下又曰湯桀之辨一常人盡之矣

又曰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錫以爲柳公所美之意尚未盡且伊尹在夏也日見其暴月聞其惡歲熟其過在明識先見豈不知桀之惡確然必不可革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雖豈不知天之歷數在於湯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雖急於吾民冀朝暮及於天下所謂徒汲汲於康濟而思慮不精審也使之速去桀而干湯湯之聖伊尹之賢賢與聖合則天下之政孰云晚矣與其五就桀孰若亟去之速也矧君子俟時以行其志時之弗來雖聖與賢孰敢妄動使伊忍期月之遲周歲之晚未爲後時矣欲朝暮之速無乃太速乎錫以爲伊尹於一日而五就桀乎以周月而五就桀乎殆數歲而五就桀乎以理酌之豈一日乎豈周月乎必數月之外不然數歲矣以是計之益不如亟去之速也較而論之肇適于亳醜夏之心素定矣再適于亳揆相湯之時將至矣於是升自陑以一戰相湯之功行己之志得其時矣時之疾速伊尹豈不預料哉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若然者雖欲疾速其功可得而疾速乎設使桀能返狂作聖伊尹而相之其仁雖朝夕及於天下矣而天之歷數復棄湯而在桀乎

伊尹聖人也豈懵於天時人事之向背而惑於醜夏適亳之去就哉

知人安民孰難論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哉以堯之仁聖庭有元凱左弼右輔猶稱知人安民之難由是見君於邦國吏於職官得不重慎庫本作慎重於用人而勤勞於撫俗乎嘗論之或曰大賢則深沉厚重而難知大佞則姦詐矯僞而難識苟非大賢大佞則期月盡見其爲人也唯上之治民下之從上如水投器器之方圓水則隨之以是商較則知人甚難而安民甚易子復何

以論之錫謂曰不然且古者唐虞建官三載考績三考黜幽而陟明雖唐虞之時人亦未盡知賢亦未盡識故必俟考績然後賢者用之而不肖者黜之下至周官用人於鄉舉里選凡賢之與不肖正直之與姦佞久而彰知其賢識其不肖詰其正直攷其姦佞莫越於鄉里也故周命鄉里升舉士之秀者然後論辨而用之自漢至唐用士駁雜不能如唐虞之考績又不能如周官之鄉舉士林真僞雖欲知之而無由知之矣雖欲辨之而無由辨之矣迫其一旦獲罪矯迹盡露方謂之難知得非失之於本而責之於末乎今

若復唐虞之考績用周官之鄉舉則人不難知矣故仲尼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唯臨民之方安民之術古雖不易今實尤難古者專一國典一郡字一邑民之利病由我一國之賦與(庫本作田賦)屬亡一郡之甲兵肅亡雖小國之事大國諸侯之貢天子苟有不便於民不利於俗君命可以理諫上令可以理奪從理而行也不以君命上令之必可行也故民之從我如水之在器自漢至唐則不能郡制於邑都府制於郡郡之政令苟善則屬邑皆獲其利也爲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之

政令苟未善則屬邑皆受其弊也爲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於都府亦然都府於天子之命亦然是知專一國典一郡字一邑知人乃易而安民甚難也安民之術不過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斂而制度生於其間設使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斂而無制度則強并於弱富兼於貧私家之賦倍於公家之賦若是則孰謂之安民哉故安民之本在乎天子之制勑有不便於時臺省符撿有不便於下唯三事大夫遞百執事補察其闕蘧革(庫本作正)而從於善則天下之民安矣豈獨一郡一國之民乎過此

以往未見其安由是論之豈非知人易而安民難乎

羊祜杜預優劣論

錫嘗讀晉史美羊祜杜預二賢名迹可得而論之其智略各有縱橫而聲譽不相上下然羊公之善頗優於元凱何以明之預之才畧有餘而恩信不及於祜祜鎮南方境隣吳土與吳交兵克日方戰不徇詐之計不爲掩襲之利敵人死於陣者斂以還之敵人拘於晉者禮以遣之祜之用兵惠如時雨孫皓暴侈人有離心祜乃以恩敵怨也以信敵無信也祜之得機乃恩勝信取之時也故石城以西爲晉有吳民感

思不朋祐名儒藥軍中陛抗無猜何誠倚若是之昭著求諸名將古無其儔既掠吳人之穀以練償之既獲吳人之境以禽還之蓋欲促其歸晉之心而示其大信也吳中將帥果率部曲來降吳中黎民果以家屬而至惜其經略已就表陳密謀而執政多違厥功弗集及其寢疾朝廷就問其計畫泊漢起蠡艮吳都鬧市仰峴山以流涕何其遺愛最厚於民錫謚祐乃堯舜之臣非晉武之臣也嘗舉杜預以代其職預承成績克平南夏然預之多才罕有其比庫本作匹當其獨排輿論造成孟津之梁率用機心製就周朝之器撰

譙可不惜哉春秋之旨其在茲也噫勞於爲仁慷慨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爲君子燿抗直之賈禍因躑躅於爲仁得不較論以進爲直之心乎昔周公相幼主召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之心不能信於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爲道以稔衆心之疑乎苟非書啟金縢天霽風雨則無以表其誠也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慍見抑亦聖人之誠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爲仁以速一時之疑乎苟不自誓而發厥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獨直於言辭以搆禍難直於爲道直於爲仁雖聖人猶不免疑況他人乎申生受讒不能違難是直於爲孝以自慎預獻賂以免禍功名磊落誓始令終比於知晉爽之必誅不就其辟知和逎之見斥能以智免祐又多焉所惜者羊公有知人之鑒得進賢之名而元凱但知立碑峴山垂名後世不能簡拔一士裨於國朝以是論之優劣可見矣

直論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也若是則直爲賈禍之階也明矣然陷於言死於君怒亦宜也若以直言犯於時忌而罹害於讒謗可不惜哉春秋之旨其在茲也噫勞於爲仁慷慨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爲君子燿抗直之賈禍因躑躅於爲仁得不較論以進爲直之心乎昔周公相幼主召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之心不能信於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爲道以稔衆心之疑乎苟非書啟金縢天霽風雨則無以表其誠也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慍見抑亦聖人之誠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爲仁以速一時之疑乎苟不自誓而發厥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獨直於言辭以搆禍難直於爲道直於爲仁雖聖人猶不免疑況他人乎申生受讒不能違難是直於爲孝或大略有餘而細行不足祐既慎密預亦恭謹祐焚

孝者也韓信功高朝廷疑懼削通說之拒而不納以爲有功漢室君必無猜果致雲夢就禽死於女子之手此則直於爲忠者也費無極之甘言蔡朝吳之不疑此則直於讒信果遭放逐也夫君子之直以智濟之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惡訐爲直又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考聖人之言得非欲人以智濟其直乎昔魏獻子爲政將受梗陽之貨閻沒女覽入而諫之因食三歎曰願以小人之腹比君子之心獻子瞿然自省其過二臣之言得非直在其中乎亦猶考

叔譬悟於鄭莊子革磨厲於楚靈皆婉辭順言直在其中矣與夫趙盾驟諫嗾獒見嫌伍員抗言屬鏤是賜上則不能改君之過下則適足速身之禍孔子曰三諫不從則逢之戒固龍也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者止無自辱焉戒力諍也或曰諫從於諷蓋不欲彰君之過豈足放懌夫之志而固鉗諤諤之口乎若然則比干之直不可預於三仁乎論曰紂之過惡聞於天下比干蹈死而切諫誠欲萬一廻其心也嗚呼言以申意意以蹈仁易曰慎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曰駟不及舌是知一言之發尤難於爲直爲義之直也較而論之莫若直以守道於內智以濟直乎外無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

晁錯論

班固以晁錯急於利國而不知身害後代論者或以景帝聽袁盎之讒因七國舉兵遂誅錯以悅諸侯或以晁錯智小而謀大或以景帝不明而無懲亂之術斯皆缺偏見之一端而不周覽前後之次第也夫安危理亂之形必起於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謂其所由來者漸矣錫嘗讀高帝紀及文景二君之事迹因三復賈傅所上之書乃備得七國叛涣之本末也賈

生曰竊惟專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時淮南王濟北王與吳王逆節已露故賈傅曰今淮南謀爲東帝濟北王西向取榮陽吳王不循漢法今天子春秋鼎盛德澤有加猶尙如是然天下少安何也諸王幼弱傅相方握其事若數年之後諸王年長傅相各稱病而罷則濟南濟北之邪雖堯舜不能理也昔者屠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中理解也至於皖牌非斤則斧夫仁惠信人主之芒刃也令諸侯王皆皖牌也釋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令諸侯王皆皖牌則折胡不用之斤斧之用而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

自痛惜以下指賈生之言　原注以是詳之諸侯強叛之心自文帝始也于時賈生雖有是言而文帝不能用焉逮吳王不朝鮏賜之几杖以愧其心斯所謂釋斧斤之用而與以芒刃也夫周公聖人猶殺管蔡以正法制況孝文慈仁過之漢欲以仁信感其心乎亂本萌於高帝之時滋蔓於文帝之世難圖於景帝之代也夫先王設禮所以禁邪於未然也用刑所以懲亂於已然也故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兵法曰善戰者无赫赫之名謂決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晁錯雖懷獨見之明而切憂君之志然驟欲削黜諸侯之

爵士使本強而枝弱無乃智術未周乎亦猶解結而急之則其結益固也又如沉痼之疾雖秦和未能驟理錫嘗研幾於聖人之用心也設尊卑等差之位以專服哀嘗各有降殺俾人各安其分苟有僭侈是謂禮失失於小則降黜之失於大則誅戮之洎宗周之衰暴秦之亂禮亡樂壞莫甚當時高祖以英武之姿撥亂返正然臣下功高封建踰等使韓信黥布陳豨彭越皆不保臣節勢使然也故賈生曰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叛謂淮陰王於楚韓王信倚於匈奴陳豨兵精而質高因全趙之資皆以因強而叛心生也

論

水旱

問暘牛

開封府試守在四夷

御試登講武臺觀兵習戰

水旱論

天之六氣進退盈虛固有常矣造化之理使然蓋陽氣生於子其卦直復訖五陰而一陽陽氣雖微乘得進數剛德浸長利有攸往然羣邪在上莫之余庫本作能抑也寒暑迭代日月將迎以至於純陽用事其數斯極其勢斯復故陰氣雖至乘得進數柔道浸長利有攸往雖衆陽在上莫之能拒也三才隨之而變化六氣循之而進退其間陰陽差軼水旱乘之水乘其進數則淫雨作旱乘其進數則亢陽爲災水與旱其數自極然後陰晴乃順何以明之旱數極則淪雨繼之水數極則亢陽繼之天地不能移其數豈聖人能撙節其過哉當其水旱爲災也苦于衆盛民懷怨咨天子則薦于羣望諸侯則祈于境內牲玉頻藻奔走於土木偶之

間日望其感通月候其報應既而旱愈甚至於水澤竭草木枯雨彌甚則防水橫流害于衆民猶以爲精意不虔尚貽天譴由是誠請益莊祠禱益勤冀其萬一通于神鑒神愈不靈胏蠁無朕旱加悄焚雨加霖淫乃復暄然聚議於朝代黎民額天之意竹陰陽必報之感貶常膳避正殿徹樂懸赦庫本作釋囚然後戚然復告上下四方之神不知陰之數已老而當晴衆謂之因禱而獲霽陽之數已極而當雨衆謂之因禍而有應於是載潔籩豆載豐玉帛賽之酬之畏之謝之安知陽之數九而陰之數六陰乘陽之大數而作

沴故緜治水九載而弗成陽乘陰之大數而爲害故湯禱雨七年而方獲易曰七日來復又曰婦喪弗七日勿逐得此乃往而必復之數自然也數有大小時有進退數之大者積年數之小者累庫本作積月以是明陰陽之數上下四方之神可得而司之不可得而專之稽陰陽進退之數得水旱災沴之肯也

斷論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忿而

臺貳肆冊101版

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疑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悅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附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而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旌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遂遠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也洎泰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鎩銷爲金狄聖謨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堅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於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劇通說時其心不廻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果於貞介也管蔡流言

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國家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斷於爲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廻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

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
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
如順流將欲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
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
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退惑讒搆之言哉若成與
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
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其非死所也晉宣
得巾幗之賜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
計明然後次斷則事無不濟矣

問喘牛論

漢書稱丙吉嘗出逢羣盜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
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吉使騎吏問牛行幾里而
喘或以譏吉吉曰宰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鬬
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近行而喘此時氣失
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
之錫嘗試論之曰宰相導天子安諸侯在乎總要綱
持大柄務求賢以冀諸位擇能以分其職賢者在庶
位能者莅百職庶位得人百職具舉則理道不紊於
條貫生民可得教化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致理由
是觀之宰相猶百匠爾繩墨規矩器於小大之材材

暉不言天久雨之事公卿奏暉黨皆免官京兆尹張
敞亦被奏因亡於是京師吏民解弛捄救數起而冀
州部中有大賊上思敞功徵拜理冀又嘗有詔曰今
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又有詔以吏不廉平增加
其俸驗茲數事冬朔日蝕天久不雨盜賊擾境官吏
伏法斯亦未爲陰陽和而天地泰況群臣闕者死傷橫
道高陵民兄弟爭田復未爲庶民和悅庶民既未之
和悅官吏又未之輯睦河南殺人流血數里豈不感
傷和氣而致春温温和失時人亦自鬬何必因牛之
喘方認時氣差違矧丙吉拜相以來未能進一賢人

黜一不肖有黃霸不能早用爲同僚恥府中按吏之名容車上吐茵之過不足多也欲待歲盡課人之殿最方行賞罰賞罰欲加誰哉抑聖賢理天下必致其道然後政成而民悅雖使夔契爲政亦待三載而成功若期月化醇未之有也後人讀漢史言賢相（庫本無上六字）皆服膺問喘之理企踵調元之道不詳事實錫謂丙吉矯歟誠失問歟

府試守在四夷論（限五百字已上成此篇庫本無）

春秋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詳丘明之書觀古人垂訓以爲明君在上以道德化育良相作弼以謨猷經

緯故地天交泰品物咸亨和氣感於天故四時六氣無差節候矣至化孚于地故羣動萬彙悉遂於生成矣當是時諸侯之國隸璿執圭奉朝廷之政令四夷之長率貢納贄服帝王之成德然聖人以道爲城池以仁爲網罟牢籠禦備使悉備于術內範圍包納俾咸入于敎中故春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又曰誰能去兵孟子曰至仁無敵於天下是則干戈之用以順時敎戰也用以威戎心也仁義之用以觀俗設敎也俾以遂物性也以時敎戰者春蒐冬狩因農之隙閱兵之實俾民知禦寇之敎也所謂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故仲尼曰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斯乃禦侮之大端而防患之先備者也守在四夷之義其在茲乎雖以道德羈縻以服其心然以威武震耀以制其力守之至理請試別白而論之魯史曰聖達節次守節是使夔契爲政亦待三載而成功若期月化醇未之有則君子理一身則守五常之敎聖人理天下則守萬機之要守而得其道則百職具舉而庶政允釐百職既具舉而庶政既允釐則四夷不得不畏服也守之一說亦取蒐狩之狩謂天下有道海內無事威制之柄唯在四夷故曰守在四夷也何哉戎人之心不可以仁信責之不可以禮敎束之怙強則捽邊畏威則

欵塞故貢誼有安邊之策晁錯有禦戎之辭載在前書確爲嘉論以爲堯舜之聖禹湯之明文武之德其不安當時比屋可封而外戶不閉猶未能銷釋兵革亦未能徹去備禦務在化中國以道而制外夷以術也令國家承百王之後應五運之興陰陽和風雨時日月貞明黎元胥悅封疆萬里琛貢交至雖漢武伸蕩定之志唐時置羈縻之郡未伴於今日未偕於聖朝矣方今乃守在四夷之秋也

御試登講武臺觀兵習戰論（限五百字已上成）

春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又曰誰能去兵是知毒
舜禹湯而下迨于宗周之至聖鮮不以仁義道德牢
籠天下而以甲兵武備以制海內故仲尼曰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故周有井田之法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乘三農之暇以教民戰夫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
和衆之爲用也故古先帝王臨御天下持威制之柄
於上以制四夷而齊萬國得不以兵爲本焉昔皇錯
上漢文之書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是知兵不得不
堅而戰不得不習唐開元之際海內無事明皇幸於
驪山講兵而閱焉于時稱爲威盛今國家自先帝臨

御以來弭禍亂而安黎元勝兵數百萬所謂覇王之
器在手故遠戎服畏諸侯恭肅豈非甲兵之用善弛
張卷舒由聖人乎今陛下乘乾坤交泰之時而當寰
海宴清之際雖以詩書禮樂以化天下而致民於富
壽之域然能遵堯舜禹湯之用心而弗忘戰以是知
下年之祚方遠而下世之基彌固登崇高之臺以講
武焉講武之大體實觀兵之威武焉既威且武而有
習戰之術以是察破則何敵弗克夫是三令五申雖
古之習戰之法而易貴師貞之吉今睿謀神武以兵
戰之機以時習焉天下長天威而服聖德豈非前書

箴

相將嫉惡用材求名箴

規過守默聽視箴并序

智周萬物曰聖道濟萬民曰賢聖乃君德也賢亦君德也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故聖人王庫本作立則賢者事之賢者王上同則聖人事之周公相成王乃以聖事賢者也仲虺相成湯乃以賢事聖者也舜再在十六

相之間即以聖事聖者也高宗命相稱若金用爾爲礪若旱用爾爲霖若和羹用爾爲鹽梅若濟川用爾爲舟楫此得命相之大旨也昔管仲相桓公也以隰朋寧戚甯戚之禮請立爲司寇以寧戚能稼穡之政請立爲司田以寧脊無明於刑法請立爲大理以王子城父諳於戎陣請立爲大司馬以東郭牙忠鯁讜直請立爲大諫乃曰君欲理國強兵則五子在焉若欲霸王則吾在此此乃得爲相之大體也是知宰相所居者國之大事所憂者國之大務之有隔也許扣閽以白冤呼宜祿以立閑是表宰相之貴異於臣僚之貴也宰相之職貳於帝王之職也君在座見宰相則起賛拜者揖而旨之君在車見宰相則下賛禮者導而旨之故伊尹謂之阿衡呂望謂之尚父聖人所以隆其禮若是也責其才亦然也所任非輕所責亦重若天地有大變邦國有大災則引咎責躬謝病免職天下知其隆貴而不知其戛

勞受其陶鎔而不知其功業五帝之時人謹事約故宰相得致其理三季而下俗薄文弊故宰相尤勞其精昔乂宗用姚崇宋璟則開元之初天下康濟用林甫國忠則天寶之末海內喪亂豈獨臣之過也抑亦君心之怠也當凝旒之時則逆鱗犯顏之臣謂之忠盡而聽納也及安逸之後則旨曰決心之諫謂之狂妄而厭閉也豈徒然哉昔魏徵相太宗也以抗直克保其終憲宗之相李絳也以剛正不得其死蓋君臣之際委遇方深則讒謗生焉禍難起焉讒言不惑則七首竊發豈惟正直忌於衆目抑亦富貴搖於人心

王涯遂死於疑兵寶參亦逢於刺客是知爲相不易爲君亦難不惑讒疑君之難也不事富貴相之不易也德宗勤儉之令主也惑於讒疑賛皇才略之賢相也溺於富貴故宰相所先者才略所重者識量劉幽求克平內難唐休璟善料邊功乃才略者也張九齡請誅祿山裴師德密薦仁傑乃識量者也有量則深沈而難測有識則敏速於先見使玄宗用九齡之言則祿山之亂不生矣使天后不言師德之薦則仁傑之明不知矣夫俾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若禮也致君去危就安而不自悟者賢相也盖弭亂於未形制

理於未兆羣官但受其節制萬機莫測於運用也黃

閻之下敢獻箴曰

性天有斗　幹運化機　日月五緯　陰陽四時
斗柄所指　隨其推移　惟君有相　調燮天下
朝廷百揆　天地萬化　政柄所指　隨其強弱
一國具瞻　三台之象　量若不宏　不能容衆
量若不宏　所務才略　所先識量
才若不長　不堪任重　識若不明　不堪大用
識量有智　爲相之器　才略若不深　不謀公共
按經理人　利器事君　禮樂征伐　爲相之轡
獻替補弼　啟沃經綸　乃成大業　乃集大勳
湯得伊仲　順人而起　唐得房魏　王道如砥
君之耳目　貴亦極焉　祿厚驕生　貴極忘遷
延齡調上　林甫忌賢　元載專寵　吉甫弄權
衆僚位卑　不敢抗言　百官禮隔　誰肯犯顏
阿順人矣　傾亡忽然　性習相近　始終勿渝
進賢爲黨　道則不孤　至公爲任　身則無虞
民既富壽　物亦昭蘇　狂生不佞　敢告僕夫

聖人能御將良將能御兵御得其道則運籌料敵留

侯運籌知彼我勝敗如觀掌上王荊公攻於荊土非六十萬不足以敵晉宣圖於遼東非三百日不足用兵其籌料本末若是之審也然而有謀而進緩者將之病也有謀而心速者將之病也故曰志曰智而心怯可寡也急而心速可久也有勝則驕不可不戒也有驕勝則怠不可不備趙項梁敗於定陶驟勝而驕者也庸人敗於臨品驟勝而怠者也能理其偏材知其所病戒其驕怠是謂知與爲將也伊尹呂望王者之將也郤穀甯仲霸王之將也孫臏吳起戰國之將

也其材不同同歸於料敵其功不同同歸於用謀謀
既素定戰無不克故武侯以爲中羽扇指麾三軍羊
祜以輕裘緩帶總提萬旅謝安知合淝之勝對碁自
若宋武知外水之宜封函預言其何然哉蓋所料無
失而當必捷者也雖云五帝有五備而無所用是謂
善師不陣者也湯武之舉是謂善陣不戰者也桓文
之舉是謂善戰不敗者也錫以爲制理於未亂即善
師不陣者也制勝於未戰則善陣不戰者也得機於
一時則善戰不敗者也又何必桓文之師不及湯武
之舉乎洎武之舉不及五帝之有備乎韓信以尺書

定燕亦善師不戰者也穆子以金城克鼓亦善陣不
戰者也但務察機在目料敵在心自嚴將軍之令不
受天子之詔爲將之道盡矣嗚呼機者難得而易失
功者難成而易敗不可以圖富貴而欲爲將也不可
以愛威嚴而欲爲將也有全材受君之命可也無全
材辭君之命可也不可以己之好尙而欲陷民於鋒
刃庫本有也字三軍之起千里趨戰一國奉戰萬民陷阱
況應機之速破敵之急血膏草野尸擁流水而將帥
自以爲功名以爲富貴以爲威嚴以爲便利可不惻
隱乎可不咨嗟乎況勝不可保衰紹敗於官渡衆不

可恃馬服挫於長平皆圖以貪名之過無輯原作刑庫本改
亂疲民之心加有私忿謀逆者原作之庫本改有幸亂而叛
者如漢之黥布韓王信卽私忿謀逆之人也晉之王
敦桓玄卽幸亂以叛之人也輕士卒之死命爲嗜
慾之深志可不爲傷心哉且周之饑也伐商而年豐
衛之旱也伐邢而降雨豈徒順於人欲抑亦合於天
意是謂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乎欲期將帥之臣先本
仁信之用故作箴曰

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　國有外患　君先擇帥
受服於廟　授鉞於先　鑿門而出　建牙指敵

一國所仰　三軍以律　苟非將材　必自敗績
先以仁信　次以智勇　勇則三軍增氣
智則謀慮必中　信則賞罰无黨
仁則甘苦必共　信智未明　仁勇或虧
難保强勝　必致傾危　天之雷霆　驚物爲威
國之征討　弔民爲辭　晉文伐原　以信爲機
漢祖約法　以仁爲機　羊祜近吳　以禮爲機
韓信襲齊　以智爲機　呂蒙得羽　以恩爲機
合若符契　不差毫釐　叛者伐之　服者捨之
亂者平之　兇者戮之　譎詐有時　不可常施

殘忍非仁　不可念茲

嫉惡箴

仲尼有云　人而不仁　嫉之太甚　亂必攸因　荀遠斯言　禍反乘身　儻無威柄　又無權政　欲攻其過　適令距命　朱雲抗訐　方慶糾彈　愈諫佛骨　黃怒闔官　言出衆怒　貽譏謫竄　原作官　上自君臣　下及朋友　善道以告　忠言而誘　言苟弗從　悔追勿後　欲損彼怒　宜藏余口　周公嫉惡　有權有威　去惡之易　易於轉規　伊尹懲過　位重言崇　懲過弗難　速於旋踵　若異於茲　戚無自貽　寬以蓄衆　藏機待時　時至機發　誅除罔遺　誠之守之　無忘箴辭

戒三

用材箴

天運四時　地生萬類　以覆以載　各得其位　天地猶爾　人胡求備　堯以仁化　舜以孝理　稷專播穀　禹務導水　聖賢亦然　人胡求全　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　有德者不必有才　才德有短　掩短錄長　交即悠遠　任人之職　能從其長　錄長掩短　邦寶皐陶　無好之則　忘其不肖　惡之則忘　其允臧執　心至公　取其所強　舍

七

或奔踶　乃致千里　士有跅弛　可任以事　一善可稱　則勿求具美　然後會衆　善以涖庶　官民實攸賢

求名箴

君子所懋者　德所貴者　名名高由乎德厚　譽美由乎藝成　德藝苟虧　謗毀亦生　譽善毀惡　如影隨形　勿學小人　欲誣君子　唯己弗修　唯名是企　設矯與詐　違謗避毀　矯終失常　久而遂彰　人皆指笑　名亦消亡　箴行在己　華名自至　戒於曲求　無忝無愧

規過箴

人或有過　爾欲相規　過且未改　中已生疑　疑不一途　滋蔓多岐　徵怨召怒　莫由斯怨　淺謗生怒　深禍隨之　是以君子　慎于樞機　樞機之理　總乎慎言　規人之過　其言猶難　孰慮其宜　細詳厥理　言苟輕出　過反在己　雖云忠告　不能者止　妄欲善導　豈獨疑爾　愈令其心

八

增於汰侈

守默箴

惟天之默　三辰燦然　惟地之默　萬物生焉　君子之默　百行昭宣　君無昭昭　之名赫赫之德　德未爲人　所仰行未爲人　之式　欲訥而言　欲寡而詞　孰謂爾無　包藏孰以爾爲　秉持夫事　有節而理　有機機起　節會一言　忘其不肖　惡之則忘　其允臧執　心至公　取其所強　舍

寂怡所謂時然後言敢志聖人之規

聽箴

聽貴於微方謂之聰無怒抗直無悅順從順從之言如簧如綺聞之勿喜當酌於理抗直之言如鋒如銼勿以爲傷當從其長未必逆耳皆謂之是未必順詞皆生於疑外得所聞內宜深思無自忽略差於毫釐有諭有告語難遽發必託微詞冀爾深察有猜有嫌言雖直形必露微言貴爾審聽心馳意征聽則不明凡聆其語必專廼誠

視箴

視貴於微方謂之明察於未兆見於未形蓋以理取不以目覩既得兆朕預圖臧否禍福有自成敗有源得喪有迹理亂有先憂樂在色喜怒亦然如萬物在地而衆象在天如珠玉沉潛而輝采昭宣觀象知來識鑒宜前違難追惡爾自圖全拯危救禍爾合勉旃視人之禍從微拯之無待禍熾方欲扶危視人之難從微安之無待難至方欲維持見機之理念茲在茲

京兆田錫

銘

湯盤後　白獸樽　夏鼎　卜臺
几　杖　劍　盂
硯　筆　枕　盤
弓　箭　琱　尺
鐘　後序

湯盤後銘并序

君子爲善汲汲惟日不足故湯盤銘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昔湯作夏諸侯日修厥德以成齊聖廣淵之道致夏民之心歸亳益衆如渴者赴飲燥然促促欲速於酌而挹之也故湯德益勝桀罪益大而禍不可解德勝而位不可避位來適亡是以有夏之賢臣曰伊尹歸亳而贊之相之有夏之疲民惟億兆望亳而歌之舞之桀遂喪國其滅也忽焉湯遂得位其興也勃然大哉聖人之心與天道合天道健而行者也其行不息故日月代明四時六氣萬物從之而不斁矣聖人懋其德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易曰夕惕若厲無咎故百職萬國兆民亦從之而無斁矣夫天子大位

聖王守之則大理賢主守之則小康中庸之主守之則大亂矣得其輔則理失其輔則亂闇暴之主守之堅其志聖古者盤盂皆銘冀朝用之覩其銘暮用之堅其志聖與賢克己以荷祿闇與暴肆欲以自敗中庸之主殆可儆戒爾錫因作湯盤後申有商之祖訓熙聖人之大道也曰

成湯銘盤　太甲弗視　微伊尹放于桐宮
宗祧幾墜　克念作聖　罔念作狂　雖曰聖哲
無豫從康　太宗念理　念念不已　果致升平
愼終如始　玄宗念理　念念弗虧　姚宋云亡

其德遂衰　暗　修德罔怠
厥民大賴　永克永世　日不暬替

白獸樽銘并序

君好諫則直臣進而邪臣退君好諛則佞者安而忠者危悅佞忌忠翹足待亡邦之禍斥邪用直反掌有太平之期當晉運承金武帝溢酌鑒往君之理亂詳前代之興亡思得嘉謀渴仰山而補袞願聞讜論慕大禹之拜言於是庭設酒樽樽施白獸使獻言之士罄謗之臣將欲排金門扣玉階抗真誠吐忠諫必得抱酒壺而見志干旄冕以犯顏法膳夫之佐樽誘隨

孚之及爵耳佩玦者知其有斷珥貂者表其外剛招虞人以弓則不來賜武夫以鉞則專殺皆用物以旌其意也飾外以知其內也所以虎者取其威猛以壯其心翼無觸蠙之懼酒者取其酳和俾悅其性以生沃心之謀所謂君誘臣之諫也臣合君之道也得澤山相感之理見地天交泰之心錫以爲感之以誠則純信之上來感之以恩則死節之士至感之以信則慷慨之士進感之以言則鯁介之士歸故成湯待士於總衡齊桓鉥言（言字從庫本補）於寶法皆降尊嚴而下卑賤示誠信而求訏謨豈不大臣固寵則惜言小臣怯

咸則僭諫苟汲善之誠未著好諫之志不專則上之過失或未聞下之精誠有未盡則面柔曰戚施口柔曰籧篨故君衍見獸樽在下則惕惕之志不得不警戒而守也臣見獸樽在前則謗謗之心不得不憤悱而發也所謂挹之以忠言酌之以直諫味之以酳和之德器之以公共之道苟念終以入始慎末而固本則善旌諫鼓又何異焉夫誘諫在乎樽而用諫由乎君且臣非以直言爲難而君以從諫爲難從諫非難辨惑爲難其有豐珍厚貨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惘之者有密姻近戚伊優相摩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惑之者是知執一御衆君之明順諫如流君之道苟異於是樽實虛設因銘之云

白虎之象　爲樽之飾　壯彼瞻視　來其抗直
蹇蹇斯聞　謨猷必陳　上或違道　下得觸鱗
君或怫諫　臣敢愛身　君臣相濟　上下交親
苟忘念理　惟欲是恣　雖設斯樽　適爲虛器

之流事亦近情豈齊諧之誌怪言非撫實鄙古人之不經唯堯典可詳禹謨斯在當羣陰作沴洪水橫流浩浩滔天若載舟也湯湯懷山若習坎也農無田以稼穡女無桑以蠶績萬宇將爲江湖兆民憂爲魚鼈非聖人之智無以排大難非聖人之功無以濟大艱當其鑿龍門通砥柱疏百谷導衆流陰陽戰而復和天地否而復泰猶以爲窮邊大澤深山曠野有魑魅以入始慎末而固本則善旌諫鼓又何異焉夫誘諫在乎樽而用諫由乎君且臣非以直言爲難而君以從諫爲難從諫非難辨惑爲難其有豐珍厚貨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悅之者有悲色哀辭以移君心君

諸侯以貢金空羣山而伐薪萬韜一鼓吹風吸雨如
媧皇仰天待鍊石而將補其終也巽戶風絶離宮火
歌餘霞猶謝任公臨海得鼇魚而待烹炭然在萬
乘之前巍巍然列雙闕之下日月星辰之分野山龍
華蟲之文章莫不上應昭回下詳區域未必河圖括
地象始判華戎保章辨土風方知陵隰有以見鼓天
下之動入我牢籠取域中之大歸我掌握開生民之
耳目爲後世之楷模燥濕不變者金之貞獲落能包
者鼎之量所以紀鏤與山河並久圖象將世運常新
瞻之在前不出戶而知天下仰之彌高不闚牖而見

天道乃知聖人脩物致用立功成器有位則可保失
道則相遷故桀昏其德遷之於商得之所以載祀六
百紂縱其暴遷之於周得之所以卜世三十洎定
王微弱戰國縱橫逵子無君敢有輕重之問丘明作
傳脩存應對之辭見寶鼎之有歸由天命之所授然
則天下大鼎也黎元鼎能也惟左輔右弼前忠後良
以文明爲火而爨之以教化爲味而調之則日月明
陰陽和天地靜區域安故王孫善言在德不在鼎聖
人垂訓以道不以强願追三代之閎文以揚伯禹之
鴻業銘曰

萬象鱗差　璿機正之　六合輻湊　會要觀之
聖人既作　萬方攸歸　鎔鼎象物　神姦乃知
金鉉恢廓　寶圓融輝　得之非覇　失之非衰
覇者道昌　失者德虧　公共之器　聖哲無私

而卜必告之以孝道也人臣從而卜必喻以忠規也
豈不以蓍蓂末俗若山下之出泉我必導其源而濬
其流冥冥若真若懷中之無物我必居其靜而觀其
動以蒙養正若鑿衣加燭錦之文用晦而明比貢玉
有成虹之氣故萬乘聞其道王帛禮之而弗來五侯
知其賢弓旌聘之而不至是謂水官既廢豈易得於
真龍弋者可施徒仰觀於黃鵠先生之道既如彼先
生之名又如此不獨發揮象象喻人之吉凶實將隱
見市朝鎮人之躁競蓋先生之智靈於蓍龜先生之
明洞若水鑑且枯草腐骨安足稽疑坤馬乾龍固無

定體且叔向以五難卜于子干知其蔑濟伊尹以五就卜于夏桀知其必亡于公以陰陽卜其子孫知其貴盛智果以視瞻卜于韓魏知其變更又何必詢幽贊於六虛取繫辭於十翼先生以天方啓漢卜孝哀不久乎以天未悔禍卜王莽將斃乎以火德未衰卜世祖中興乎識者知先生以道卜於時退觀理亂昧者謂先生以筮疑隱於闕闔蓬萊水既難駐於仙蹤河漢槎流但遐思於往事願以直筆銘于卜臺曰

真格仙風　飄如鸞鶴　餘芳遺烈　馨若蘭菊
流聲走景　變陵遷谷　後人作臺　在坊之曲

難問揀荇　空思掇棗　我來徘徊　詠歌芳躅

几銘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吾憊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遯身回孤

杖銘

持人之顛扶人之危於國也於家也無得而忘之

劍銘

圖難多疑爲甚惑菹事無斷爲自塞必在泮其志率其職大矢必果決斷以取剛克

孟銘

君子憂道食不遑味所以顏子一瓢飲一簞食雖屢空而無恥

硯銘

治石如之何載磨載琢治藝如之何以文以學藝成如之何以禮以樂

筆銘

古之良史言必錄而事必紀若生無令名卽沒加惡謚以爲子孫恥君子措詞幸無自私

枕銘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寢令夜以安身苟名未揚於親惠未及於民敢思甘寢以志夙興夕惕之勤

盤銘

湯乃聖人猶務日新吾儕何人敢怠於斯卽須成湯之遺文

弓銘

天之道有弛有張盈則虧盛則亡是以君子以謙而持盈故位彌尊而名愈彰

箭銘

婢訐非直忠信爲直勿枉道而詔人常守道而保身

珮銘

信不可忘謙德彌芳服謙佩信其名鏘鏘

尺銘

言與行相顧名與實相副以俾他人取爲法度

鐘銘

德修于內聲聞於外行積于身名彰于人業茂於此

譽洽於彼其器濩落音則溥博其器春容韻則宮隆

處厚持重物莫傾動詡爾宏圖應以嘉謨咨爾小道

隨以忠告恢廓爾量俾人法象無以錚錚所不足尙

九嘉 秋鎮

後序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聖與狂不相

遠蓋先王趣人歸善之速也湯聖人也銘於盤有日

新之戒正考父賢人也銘於鼎有益恭之命苟非聖

與賢而在中人之域言與行終日不離戒愼則僅可

免過安敢望偕於君子哉儻斯須而忘檢愼則差跌

而獲罪戾矣因作箴銘以自戒也

律詩七言

花雨北下春中

雨裏飛花片片紅雨微花侵轉深川原何處迎天草簾幕無人半日風寂寞劉禎新病後淒迷莊舄苦吟中可堪更是黃昏景萬冷鴈寒恨想同

寄蒲城宋白小著

春日閑銷一局棊春愁遠得數篇詩高吟大醉何人問英略雄圖久已知破産雖無容足所丈夫豈合以

家爲時來富貴終須有懶慢腸斷處都將分付醉鄉中

離懷

離懷如醉復如癡脉脉無言不展眉秋草空牽幽意在征軒疑有斷魂隨殘星更漏門開處斜月簾櫳酒醒時此恨誰能解消遣閑題紅葉偶成詩

自勉

飄泊年年頻恨身梁園未到滯成秦上樓獨爲青山立攬鑑初驚白髮新北叟何曾悲失馬宣尼猶自問迷津功名分有終須得莫強憂愁耗爾神

夏日即事

王師猶未下全吳何日期喜賀獻俘正是彫烝生處瘴可堪水深滿江湖咸宜織柚千艘盛芻撫金陵一壘孤將客無能爲籌略閉消白日覆棊圖

春雨

天寒雲彩變春歸（一本作暉）濛濛來如曉露飛聲物先饒芳草濕盈空旋翳碧山微鴈村樹密吹應偏瓦簷高滴倚稀疎相迫班方入賀沙隄柳色正依依

寄前吟呈宋白小著

三年多謝主人翁盃酒相寬禮數豐唯惜時光如走馬瀕詢天道似張弓秋深街苑槐花雨夜靜廳堂蟋

蟀風盡是無慳腸斷處都將分付醉鄉中

代牡丹贈答太素有詩贈牡丹之作

舒元輿是賦家流我有餘妍不盡收今日謝君貽好句恨無雙玉略相酬神仙見謫情雖薄風雨相輕恨未休爲報謫人須以禮不同蘇小耐悲羞

多情

多情如病苦難醫頭緒多於折藕絲送客落花行馬處望鄉殘月倚樓時憶來幾入春深夢感極翻成酒後悲大抵爲君言不盡彩牋閑寫合歡詩

寄韓丕進士

西風嫋嫋欲昏黃草木蕭蕭綠趨深閣傍遠燈催絡緯獨經遙夜伴啼螿露濡蟲網絲濕斷月照澄江練匀鐘遠送自得閑吟興誰識夫若是臥龍有光幾處疎砧紅葉寺誰憐弄杼不成章

覽韓淳鄭谷詩因呈太素

風騷變古少知音本色詩人百種心順熱合依元白體清新堪擬鄭韓吟搜來徑北孤生竹得處翻於百鍊金唯我與君相唱和天機自見不勞尋

渭北閒事書呈太素

渭北居來似塞垣三逢寒暄家貧老幼思歸國性僻交朋少及門天曉憶遊沙苑寺雪中會過洛河村流年又是重陽節賞菊吟詩酒一樽

書題紅葉

拾筆閒題紅葉時醉容相向亦相宜塞垣風勁應吹淚江國霜濃想斷腸鴈夜雨誰看臨水映疎籬落光不待長如此旋放寒梅嫩柳枝

寄題家耳詩

三十年前會宦游彭亡渡口泊孤舟一程林下登山路百尺絲邊汲水樓碧韻似應煙和嫩泉松聲如雨大衙流別來往事都成夢誰寄詩篇竟問惠休

促織

西風嫋嫋欲昏黃草木蕭蕭綠趨深閣傍遠燈催絡緯獨經遙夜伴啼螿露濡蟲網絲濕斷月照澄江練匀鐘遠送自得閑吟興誰識夫若是臥龍有光幾處疎砧紅葉寺誰憐弄杼不成章

憶梅花

三年不見遠江梅長到梅時把酒盃似共故人千里別空思近臘數枝開心隨曉月經鄉淺夢與春雲傍釣臺金蕊瓊花風雪景憑誰圖畫入閨來

和太素春書（庫本作思）

風幡輕細翠悠颺樓閣寒犬滿塘柳絮微煙吟思足梨花淡（原作曉庫本改）月明魂秀江山似共故人千里

嘗新憶華陽早是春陰已無賴可堪中酒惡情腸

和太素早春書事憶遊京國

新年吟詠喜經旬金粟山邊湛水濱微雪尚妨天氣暖衰林先讓鳥聲春羣情但恨梅花謝醒酒宜思桂蘂辛深感相將遊汴水夢中楊柳已迷人

覽太素新編

蜀國香箋似彩霞裝成近集入京華千篇詩好精靈哭百軸文雄俠少誇繁富再呈新製貢妍明春帝瞧鷺花形庭何處安排好李謫仙才稱許

吟情

風月心腸別有情鏡花水月玉氣常清徵吟暗觸天機
駭雅道因隨物象生春意主人饒潤酒爲歡伯伴
飛橫莫嫌窗檻多淫褻到底狂夫亦解

和朱玄進士對雪作 宋原

風廻玉宇捲簾欹料峭寒合月有光吟不
盡者煙無迹遣方難江梅南國兼梅蕾臘酉山向
竹殘何處多情偏入賞狂夫逸興舞袖遠盈盈

冬夕書事

堪嗟棲屑落拓 客長安風雪加添近臘寒凍筆呵
來書字淡孤燈挑盡向窗幾十年苦思詩千首一夕

廻腸事萬端家住天涯歸未得嶺梅江寥自辛酸

對酒

去年秋值龍文閣今歲無聊自陝歸雪月好吟還唱
和風雲未至且依蓮江南好景早多紅酣渭北山寒少
翠微猶賴一樽消遣恨不堪振觸躁時機

郭門過蕭鄰赴任

去年秋值龍文閣今歲無聊自陝歸雪月好吟還唱
和風雲未至且依蓮江南好景早多紅酣渭北山寒少
翠微猶賴一樽消遣恨不堪振觸躁時機

郭門過蕭鄰赴任

嶺外路遙君赴任陝西年遠我歸家長亭除會情無限一夕分飛恨又賒夜話無燃松火曉行乘月亂山斜七千里驛誰相伴雪裏誰裁寄梅正放花

殘冬書事呈宋太玄

九十日春知杜度樽前無賴獨咨嗟空城北走諸陵道古苑南遷百里沙翠憶王津官舍竹繁思金馬故城花去年方與君遊洛況味爭如不在家

卽事

殘花飛盡留芳草棠實孤懷話未能天氣暄寒猶未定春衫脫着自無憑荔枝結于思南越湖水宜茶憶竟陵看是清和時又過林亭何處度炎蒸

晚望因寄宋太素

春深水榭絮紛紛支策臨高日欲曛故國已迷巴徼路斷腸空似嶺頭雲燕飛芳草隨天遠鶯囀殘花隔水聞物景感人情不盡因成吟詠寄於君

幽居

寂寂閑居客至稀靜中滋味意何歸因探易象知深旨自喜吟高得化機桑露乍寒蠶欲老草煙纔暖蝶交飛樊川物景終南翠遂性空思杜紫薇

府解後有詔旨權停貢舉因成長句寄太素

兼簡韓丕茂才

一名侗德勤皇州寄應王門作解頭將領風騷推李杜峻階英勇讓曹劉備日天下英雄唯我與君爾　原注春閨有詔旨權停貢舉

簾陰及瓜卽是歸丹闕莫惜時來一訪尋

登豐嶂樓

都在江湖地相聞謝公遺跡好聯墀詩中勝景堪吟
蝸池上清風足往還疑思但憐雲映水迴頭不覺日
銜山登臨屢起歸歟興看是槐花滿故關

和安儀鳳

水國迎涼暑氣消思清吟嘯落雄豪遠如海樹黃雲
曉健比秋風白浪高醽醁無明月孤縱橫爭及解
牛刀和詩送別昭亭路何似金鑾奪錦袍

送安儀鳳

宣城相送思依依正是紅蓮菡萏時行色迎秋清似
畫別情因景化爲詩人離湖水南邊岸蟬聽槐花北

向枝天子文明是何地丹霄岐路莫生疑

寄樊郎中

近遣司賓小吏時寄書兼寄十篇詩自慙不是陽春
曲誰敢徵求作者知疊嶂曉登空遠望昭亭別後倍
相思夜來還有徵吟興風動新荷月滿池

謝晏公

吟成大雅百篇詩首首清新髣髴者誰真卷客封先見
贈藥櫥斜倚看多時意如虎窟難中得字比雲峰險
處奇珍重十僧聲價外江南屈指即吾師

早秋言懷

清秋江國有餘暄謝朓遺風稱雅言簷下水亭人吏
靜窗分竹閣簿書繁坐來幽蝶雙飛過吟次高梧一
葉飄自笑無能滋公事將何才術報君恩

律詩七言

寄江南諸朋知并序

錫自復命丹墀收官祕省翌日中書傳帝旨投綸言承要衝委用之恩俾近匈轉輸之職因拜表上樂府新解十卷并平詩三十篇暨簿領之餘屬驟蒙聖恩遷升小諫澤國桃花之色俄染華纓丹臺蕊簡之文遽司編綴未及徧飛牋翰遠謝交朋俄聞信自於宜城併關寄來之雅句因得七言一章聊用奉酬仍錄所進升平詩以

爲遠信寄陳處士微公廬江秀才

詩成奏入冕旒前小諫官資驟轉遷帶職喜爲仙館吏立班常近御爐烟清謹官城舊知己寄來新句滿花牋

乾明節祝聖壽十九首丙七首遺落　原校注

百辟歡呼降誕辰金樽獻酒願千春延年不假丹砂訣享壽全由聖德新古物進來兼藥鼎畫圖早處有仙人君恩若賞歌詩意應念甘泉侍從臣

生日聊鶴門六宮香焚甲觀畫堂中太平屢歎歸英道場萬國人臣皆悅樂巍巍聖德自無邊

壬寅壽年踰觴聖弟玉樹芬芳因瑞雪鈞天昊曲在虛空三公進賀祥事先奏河清達帝聰

吾皇享福自無涯百辟稱觴禮數加韶樂揭天如上界鑪香映日似輕霞空中紫氣圓成蓋海上蟠桃暖放花感應聖人千萬壽神仙日月屬官家

皇朝令節號乾明萬國嘻嘻若大庭多士進詩隨禹貢千官獻酒祝堯齡天香曉降聞仙樂南海秋來見壽星黎庶更思瞻盛禮待封日觀禪云亭

鸞盃進酒近天顏拜舞風清響珮環瑞日正高重御宴擐鞭纔定再催班霓旌絳節仙家樂金闕銀臺海上山綺陌曉來廻望處建章樓閣紫雲間

聖節祥煙藹御鑪殿庭嚴肅響山呼赭袍日照來天上玉佩風清侍座隅古字數行仙藥訣鮫綃十幅壽星圖遠方拜表來朝貢諫賀虹流電繞樞

漢家臺榭與天通甲觀蒼蒼紫氣中佳節夜來宣受賀壽盃朝進祝延洪管絃喧噴驚花發風日晴和向雪融宴次宮鸚忽飛過隨呼萬歲語玲瓏

君王降誕繼陶唐每至嘉辰觀異祥宮樹曉來生瑞露金門夜半有天香皇親朝覲隨章奏中使須宣散道場萬國人臣皆悅樂巍巍聖德自無邊

慶誕長生寶殿中非煙五色覆諸宮酒爲天祿資君

歌曲奏覓裘樂帝聰翡翠簾前雲氣紫珊瑚枝上雪花紅太平天子聞稱賀先喜年年過歲豐

聖節思歸會帝京得隨班列視文明河清見底爲嘉瑞海水無波表太平月夜忽聞仙樂奏宮中時有彩雲生詩成拜表同封進願繼詞臣雅韻聲

日上扶原作浮桑第一枝東方樓閣曙光時萬邦將庫本改

敢乾明宴雨制應宣御製詩樂感羽毛皆率舞神和鳳德自來宜諫垣班列天顏近瞥乞歸朝侍玉墀

河朔雖云近帝鄉時逢慶誕祝君王身心常在三清路曉夕先裝一灶香聖壽如山隨地久恩光似日與天長微臣所貴無他物唯獻新詩十九章

相州郡樓贈高祕丞

年來歸興憶皇州頻向花時倚郡樓南陌春光芳樹遠西郊山色晚雲浮國家無事邊陲靜風俗還淳禮讓修吟得新詩謝知己將何才術稱分憂

贈楊監察垣　相州原注

昔日長安際會時客情鄉思兩依依金門次第俱升進望路高低各奮飛御史班資知任重諫官章綬愧才微今來共理蒲宣事自古相逢似此稀

郡樓書懷

館殿嘗爲侍從臣出分憂寄牧黎民時平事簡多公暇樓迴風清欲暮春樹杪壺關千嶂疊天邊漳水綠波新帝鄉永日憑欄望心羨浮雲向紫宸

池上

溝堰新分野水來池邊日夕自徘徊餘花飛盡空芳樹落絮繁多滿綠苔輦下歸心春館殿天邊凝睇晚樓臺郡齋欲立題詩石御史丞郎各有才

暮雨

春天寒慘欲昏黃數點霏霏忽繞廊城漏暗催相共滴花塵輕濕乍聞香風生水際來將密疑轉簾文灑

處光獨向郡齋心自喜豐年宜賀待飛章

中夜聞泉

昨日西山野外通聲如秋雨帶松風誰憐鄴下重城夜却似江南靜署中燭燼垂花飄視席月華凝雪映簾櫳此時新得潺湲聽吟詠狂思學謝公

言懷

遠山蒼翠滿西樓亶甲遺風古相州春晚落花經雨盡夜來寒水繞堂流詔條靜理無才術衮職思歸侍晃旒吟寄良交若爲意安眠不得似諸侯

呈楊侍郎

權分憂寄理漳濱惠化何曾及相民條奏事宜思復
古興修風教望還淸靜當細雨初封印吟對餘花自
送春淸景好陪池上酌故人情分最相親

除夜

紅燭除花酒滿巵繞廊風細動簾帷已從半夜分春
漏卽是平明受歲時右省轉官因大慶元正立仗憶
丹墀吟思何日承宣召却得金門和御詩

元日

去年元會立班時簪紱光輝與禮儀今日洛川逢歲
旦延留賓客樂昌期朝庫本雲暖潤輕陰散晚日融增補

明瑞景進遙念皇州春色早宮花欲發萬年枝
漳川卽事寄韓五拾遺

漳濱柳色弄微黃春日情懷詠載陽自念安邊無上
策如何補袞與周行身如迴鴈來河朔心似浮雲在
帝鄉吟苦昌黎韓小諫嘉謨應有好封章

紅樹庫本有小注此下四字已缺

秋來嘉樹色堪摯紅葉滔紛復映山半露寺樓深巘
裏幽籠漁舍夕陽間吟看搖落雄金井辭賞扶疎對
玉顏水國却疑春野秀似花幽鳥正關關

望簡有懷

南山晴靄御爐烟迴望長安白日邊率衆謝恩呼萬
歲思歸侍宴已三年翠微鍾磬行香寺紅葉樓臺視
壽筵吟想皇州晚來景雲間宮闕夕陽天

秋聲有懷寄副翰朱白舍人

秋聲蕭瑟北山椒賴有琴樽遣寂寥瞥幌靜憐斜月
鑒窗燈寒帶落花挑久辭知己來江國少寄音書過
海潮因想玉堂今夜直建章宮漏正迢迢

約臺懷古

閑讀銘詞掃綠苔溪邊永日自徘徊白雲遺迹今親
到青史高名不可陪千古煙霞爲已有一竿風月避
誰來松巔老鶴應相識時唳和風下釣臺

郡齋書事

江天短景莫相催三度逢花折早梅仙袴遠歸思李
郭廬山高會憶宗雷林端忽見孤雲出池上欣開好
客來昨夜月明霜更苦卷簾黃葉滿青苔

眼目偶題

年來吟鬢已星星烏石谿邊葉又零簾下孤燈刪草
稿窗間疊嶂讀茶經瘴鄉怕襲山嵐毒野逕嫌衝水
霧腥天末豈忘歸去意白雲掩映數峰青

桐江卽事

壹貳肆冊 101 版

滄州深隱未言歸三載桐江解印遲官職清華非不達性癡疎拙欲何爲閑移夫子青山廟擬立嚴陵釣臺碑兼喜谿雲每相狎時來窗戸伴吟詩

秋寮

菊花滌倒雨冥冥秋菌參差上壁生臺榭可堪閑眺望池籠不快野心情猿啼山館寒無夢燈背風簾滴到明却爲農家妨斂穫叢祠精舍擬祈晴

和温仲舒殘春遣懷

丹闕年來奏賀頻金輿侍從望東巡越王江上重廻首嚴子臺邊再送春水國山川怡道性花時琴酒悦

吟神煙霞宿欲留君往宰相方謀用故人

郡中遣懷寄友人

谿雲濟濟浪悠悠十二州中最小州花落喜過流水寺月明懷下有湖樓藥欄梅潤秋重換棊局松陰夜不收吟寄故人如借問釣魚磯在海西頭

桐江詠

桐谿碧湛見游鱗搖落楓林繞水濱秋色數行沙上鴈殘陽一簇渡頭人藍鱔斤竹過深澗雪吼寒潮大富春俱是謝公吟詠地伊余何以繼芳塵

偶題因懷張王二諫議

理郡三年政未聞孤城僻在浙江濱金門路遠書難寄水國吟餘日又曛半夜啼猿千里客數峰殘雪一谿雲詩中贏得爲官況不讓樊川杜使君

七里灘

清泚寒流走白沙釣臺蒼翠遠嵯峨隔谿人語穿芳樹旁岸魚跳落淺莎幾處上源堪涉渡有時野艇併來過秋聲不盡吟詩意七里灘灣奈爾何

和温仲舒寄贈

桐江秋水錦鱗肥閑釣煙波是見機野步共遊芳草徑吟情對啟白雲扉醉來拾筆題紅葉睡覺憑欄望翠微官滿暫人如未到嚢荷玉樹且相依

郡齋松蓋翠斜欹客至鳴琴汎酒巵江上正當搖落景天涯空惜太平時雪殘幽谷春難到蘭茂深林衆豈知上國三千五百里楊梅熟日是歸期

倚樓

西樓吟倚若爲情情似浮雲處處生翠壘亂山千里闊紅翻晴葉一川明散分墜色漁村小斜襯秋光鴈陣横廻望帝鄉歸未得蘆花如雪繞江城

秋懷

兼葭深處古嚴州吟向浸溪爲送秋雲映疎鍾紅葉
寺浪搖孤角翠微樓土茅路遠催先貢霜稻天晴趁
早收零落黃花正西笑應憐印綬尚淹留

題天竺寺

三月楊花撲馬飛聯鑣來飲白雲扉湖邊鍾磬含清
籟樹杪樓臺露翠微野景留人狂欲住春光啼鳥勸
思歸裴裴芳草重迴首十里松門照落暉

菜葉疑

菜葉堰泊

菜葉堰下泊行舟初落帆橋暮雨收寒水漾煙輕似
霧微雲籠月澹如秋登封自惜天涯去盛事空思國
史修達曙不眠燈耿耿寺鐘遙聽在西樓

九宜秋館

古風歌行

讀翰林集

太白謫仙人換酒鸕鷀杓裘扁舟弄雲海聲動南諸侯
諸侯盡郊迎葆吹羅道周吵目若餓虎逸輸飛靈虬
落日青山亭浮雲黃鶴樓浩浩歌謠興滔滔江漢流
下交魏王屋長揖辭荊州千載有英氣蘭君安可儔

寄宋白拾遺

醉中別大梁西歸渭水陽飄然何所似浮雲斡帝鄉

歸來鷲峴晏悵然增浩歎景短倏云暝夜寒難至旦
拂酒雪花飛早梅思南枝碧落周星紀青陽換歲時
雙魚忽得書云已外華籍金骨俄輕舉玉霄仍近密
小諫官職清大才文翰逸獻納有嘉謀英豪伸壯圖
萬乘是知己三公駭奇士嚴吾侍從臣元白才名子
揮毫爛彩霞逸性飛滿水不日縛絲綸簪宮承帝旨
伊余重交結白日貫精誠黃金一諾重鴻毛萬事輕
微塵彈余冠清泉滌吾纓思佩朝天緣相將昇太清

塞上曲

秋氣生朔陲塞草猶離離大漠西風急黃榆涼葉飛

徵騎出龍南牧林胡畏漢威棄街將入貢代馬就新羈
浮雲護玉關斜日在金微簫索邊聲靜太平烽影稀
素臣稱有道守在於四夷

塞下曲

黃河瀉白浪到海一萬里榆關風土惡夜來霜入水
河源凍徹底冰面平如砥邊將好邀功夜率鏖兵起
馬度疾於風車馳不濡軌盡破匈奴營別築漢家壘
擴土過陰山窮荒爲北鄙天威震朔漠戎心畏廉李
所以龍馬駒長貢明天子邊夫苟非才怨亦從茲始

結交篇

爲簪莫用玉玉脆長憂折連環須以金金堅永無缺
陳餘尚倜儻張耳重交結事勢俄參商干戈自屠滅
意斷如玦離情忘若絕始志何綢繆終讐何勇決
我願然諾心不得輕相悅

投杼詞

孝爲百行本至性由天資曾參善事母母氏賢且慈
馨膳以饋進承意唯歡怡高堂既自樂織室閑鳴機
飛語忽來告明識潛深思蓋念事吾孝安得殺人爲
亟聞豈不信投杼遂生疑乃知君臣際反以交朋推
道德難結固恩情有合離毀譽苟不讒間無以施

景慕魏文侯滿篋留謗詞樂羊在中山委過終不衰

擬古 十六首

紫谿出精金百鍊無餘滓鑄得芙蓉劒靈輝原作揮庫本改
若秋水陸可斷兕犀陰亦驚神鬼照物雙影寒中霄
靈氣紫有時風雨至欲作龍蛇起海酒與陵因寶燭
延奇士酣飲取傾觀英圖各相視吐氣成虹蜺將平
不平事大笑荆軻謹卒如兒女子

中山魏公子志意逸雞儔朝吸沆瀣精遠與冥鴻遊
風高江浪惡雲黃海樹秋青山對獨酌明月在孤舟
直言如霜刃卒發傷人意痛貫丹誠中無與金瘡理
緘恨若瘢痕終身難棄置伺隙庫本作隙果報時遂陌無
容易

楚畹種芳蘭發生逢早春萌芽初蕺蕺枝葉俄莘莘
幽蕤秋既老芳氣冬彌薰馨香當還風暗靄來襲人
百草莫相妬從之爲爾鄰深林莫蓋藏芬然亦自伸
朝采暮采來虹綬瓊瑤人

天風吹雨來黃土爲采塡一經女媧手蹶然含性識
悲哉商子孫不能述祖德愚樸變澆漓化之尤費力
余聞靈鳳膠可以續斷絃又聞返魂香招魂以其煙
因念三季時人爲世態遷遷之不自覺純信成險艱

中含姆與忌外卽怡溫顏覆人如覆府先示其甘言
中夜蹈虎尾霧海生波瀾投彼機會時傾亡果忽然
願得靈鳳膠續之於仁賢願得返魂香返其滓化源
免令古樂府高歌行路難

廣陵秋節半旗鼓逝靈濤鯤沈雲海遠風激雪山高
壯哉水濱人游爲水中豪弄濤若平地輕命如鴻毛
古稱公無渡終渡堪悲號鴟深艮足畏知險可先逃
甘言毒人藥巧笑刻腸刀狎玩終罹禍險甚於滔滔
昭然聖賢誡勉旃於爾曹
赫赫英豪士韓侯令子孫千金募死士博浪報君冤

國耻尙未雪驥足俄驚奔待搏如猛虎未耀同朝暾
霸略師黃石大計當鴻門談笑定安危功業遂隆尊
鷙皇不啄粟騏驎不駕轅將從赤松遊高謝漢皇恩
一旦君臣中孝宗物論喧片詞爲密勿四皓如飛翻
進退存亡間以智爲身藩
嶧陽生孤桐擢幹八尺高風雨萌枝葉鸞皇棲羽毛
天質自含宮寂木非其曹斲爲綠綺琴一入貞金刀
所製有法象不敢差釐毫重譯舊譜錄試撫觀均調
其聲滑以棄間者不貪饕其音安以樂令人消鬱陶
彈宮聽於君君德如斯軒轅彈商聽於臣臣道如夔皇

古風歌行

千金笞漂母行

止水明沈沈鑒貌未鑒心丹鳳舞遑遑知聲未知音
楚王欲圖覇不識韓淮陰淮陰漂母家獨得千黃金

雉媒

東風麥壟青白日桑陰清一雉欲媒衆衆雉無猜情
五步一飲啄十步一飛鳴閭中觸機鏃發如流星
洞徹羽毛質低摧錦繡翎郤宛若召客子常非好兵

讒言既交搆禍難卽隨生齊王聽遊說韓信急功名
三軍雖罷戍一命遽遭烹古來不疑地悔各堪相驚

鸜冰詠

赫日生炎暉鸜冰方及時邀利有得色冰消俄若遺
兩失俱無猜雖悔安可追仁惠當務遠勿使失其宜

辨惑篇

春樹桃與李美果終得嘗莫（原作春庫本改樹）枳與棘芒刺
還相傷君子所樹黨在擇賢與良其黨苟非人爲禍亦自殃蓍者本鉏刀用欲如干將豢者本欲殺騁欲俾驕騁辨之胡不早堅冰自履霜

江南曲題下庫本有三首二字

金蟬飾綠雲細屬藻黃新南浦解清珮西谿采白蘋
密竹映深花湖山日欲曛春腸知已斷脈脈兩難親

吳豔若芙蓉乘舟弄湖水照影不知休雲鬢墮簪珥
含笑忽迴頭見人羞欲死歸去入花谿棹濺鴛鴦起

金陵王氣消六朝隳覇業白雲千古恨空江照樓堞
虎丘羅蔓草姑蘇委楓葉懷賢思伍員靈濤浩難涉

贈朱玄進士（進原作道依本目改）

憶昔長安道與君初相識密雲滿天來不見南山色
美酒斗十千一醉情歡然胸中雲夢澤眼底高陽客

狂呼月華人撫弄雲和瑟揮鞭過渭川館第相留連
朝簫杏花露暮樓楊柳煙流輝今六稔交情益相審
忽忽披君文如截機頭錦余本生天涯散金常破家
東方上書志高欲凌丹霞安能常戚促雀啄秋田粟
海路與天遙鸞皇好相逐

華清宮詞

繡嶺葱蘢浮瑞氣雲樓靄闕明珠翠禁城緣嶺連九
天一片笙歌如鼎沸我恐紫鱗丹鳳洲移於近甸資
宸遊東將太華爲城雉北以渭川爲御溝又疑西王
開月圃白雲仙都紫雲府碧瑤新宮初搆成借與明

是自爲主開元之末天寶初天下太平方晏如萬幾多暇頻遊宴青門道上馳鑾輿長樂岐頭霸陵岸新豐市井驪山畔百里煙波錦繡明寶馬香車若珠貫宮中湯泉瑟瑟文瀑浚長以蘭麝蒸白玉蓮花蹙飛浪珠堂繡殿溫如春貴妃承恩貌傾國三千宮女朝霞飾謝家有女名阿蠻歌舞纖柔柳無力頻喚入宮恩寵厚金粟臂鐲頒賜得秋來嶺上霜月明光照組練金吾兵槐煙都露咽宮漏玉笛一聲驚春來嶺下春波綠夜聽琵琶將理曲幽咽輕攏慢撚聲鶯澀皇引雛啄玉嘗記乘輿避暑時御衣輕似紅渠絲

翠磁將遊石渠寺採得姚黃乘小駟往來綠樹影中行清涼適稱逍遙意荔支顏色燕脂紅生於南海煙瘴中南海地遙一萬里使臣日貢華清宮六宮每從鸞輿到遺珠落翠長安道百司既奉玉乘歸湯宮橫鏁黃金扉門戈陛戟皆繡衣朝鐘暮鼓含清輝參差天上朝元閣往往紫煙飛皓鶴至今碧落星宿繁猶似當時掛珠箔

曉鶯

春寒已剛更點急煙柳濛濛露花溼畫堂深邃樓閣寒碧紗牕中月華入早鶯百囀催朝陽簧言綺語何

鏗鏘雲飛雨散夢初破聞時滿枕梨花香聲宛轉十三絃高指撥軟宮喉徵舌多改變圖於珠細於線韻玲瓏湖妃調瑟煙靄中珠纓寶珌遙相觸東風細響原閶庫本補修篁叢或纖柔可同彩縷繡得輕煙織微雨或輕麗可如彩毫畫成曉景描春朝間關歷落意不盡花中似索鶯皇饒逸巡曙色浮林際菊花毛衣金作袂一片蘇張俊辯心長與春皇巧遊說

晚雲曲

高唐晚峰欲生雨空山啼猿風嘯虎旅春雲數片留商浦自與鴛鴦共飛舞

御溝

春半桃花水初下一溝潤綠元如研夾道官城數里中靜稱潺湲明月夜千門萬戶建章宮金鑪橫門溝閣通三月花飛若零雨水聲何處咽香紅

惜春詞

春色初從江國來湖邊楊柳嶺頭梅梅花飛雪柳垂帶遞次相將時節催春力欺寒過江北深谷黃鸝生羽翼曉月輕煙禁苑啼南園桃李已成蹊就中何處芳菲好春波飛絮魏王堤我憶去年暮春月京洛新妝丹鳳闕天津水綠煙樹深萬井笙歌牡丹發天子

鑾輿駕幸堺嵩峰瑞鶴籠郊圻扈從千官與萬騎翊
衛羽林旅飲飛六宮隨駕班庫本誤綺諸王從行陪
七貴香氣成雲金犢車鳴珂中節虹龍駟朱橋細柳
瑞門前畫舫橫塘會節園朝花貫俠珊珊席夜燭嬌
娥玳瑁筵西樓殘月深宮漏明河半沈垂北斗縱飲
會歡意未闌笳鼓陌喧喧人已繁玉鈎掛簾開雉尾曉
日赭袍朝至尊方今寓止臨清渭杜門無與天涯異
殊忘詩酒狂蕩心但悅琴書高古意可惜春芳漸欲
歸五陵煙草方離離廻憶當時洛陽道歌魂空與殘
花飛

風箏歌

白蘋洲暖春風生畫樓檻上銀箏鳴鏗鏘節奏急復
慢空中一部天樂聲三十六宮深窈窕繡楣藻井光
相照十三絃上千般聲朝鶯微吟暮煙嘯夜來親向
月中聞繁音錯節何紛紜碎如鶯鈴與珂珮巫山隊
仗迎湘君晚來金屋愁微雨風細爭聲不全舉依稀
賡妾怕人知啾啾切切私相語洪纖所續何所拘鳳
管對飛鸞孤梧桐枝遶鴛鴦浦未穩琅玕島上鳴相呼
有時方奏俄中絕宮商斗頓如刀截杏花露重鶯鶯
寒空見如箭庭月有時半日全無風一一隼天樓

閶紅唯聞鳥雀啄絃上暖珠寒玉何玲瓏清音朝朝
與暮暮誤聲不管周郎顧秖嫌雅鄭交奏時寶鐸丁
冬閶相妬

聖主平戎歌

玉關秋早霜飛速代馬新羈逞南牧胡人背信闚漢
邊庫本誤疆刻箭爲書召戎族漁陽烽火照甘泉驅吏飛
牋至御前廟謀英武何神速鑾輿自欲平三邊百萬
羽林隨鶩出殺氣皇威先破敵賊臣喪膽遽奔逃漳
水波清因駐蹕宮錦戰袍花鬬新繡鶴珠絡金麒麟
天顏威武不可犯垂鞭按轡視羣臣金吾隊仗如鱗

萃環衛旌旗徑千里漢皇曾上單于臺壯心磊落伴
風雷比量英武不足數聖文神武雙全才勢可驅山
塞滄海紫氣遶龍鳳蓋金花簇斂若星羅寶鈿乘
輿翼雲旆塗山禹帝戮防風涿鹿蚩尤死戰鋒鋩
俱染玄黃血爭如不陣而成功示暇皇歡有餘意御
筆題詩儗綺思翰林承旨先受宣西掖詞臣及近侍
詔命交酬繼和來君臣道合何如是和氣感天天地
寧日融瑞景籠八紘風生旗旆翻龍鳳霜嚴鼓角喧
雷霆海神來受軍門職太一禱兵尊帝德牢籠萬國
頓天網庫本誤同壞天網恢恢恩信廣胡兒潰散何比之

大明升空逃魍魎漳川地闊霜草平合圍會獵布天
兵六師雄勇一百萬六班侍衛交縱橫鐵衣間耀金
鏁甲破旗雜錯槍刀鳴電旌似係單于頸獵騎如破
匈奴營鵰鶚猙獍捆狐兔花驄羅龍驕在御弓圓明
月金鏃飛妖狐中鏃斃天機兵師會合如波注山呼
萬歲震邊陲東海爲樽盛美酒群酌酒漿操北斗鸞
刀割肉若邱陵軍聲恬如獅子吼三公拜舞百辟隨
鳴珂飛埜星離離雲舒二十有四纛傳宣罷獵整魚
麗勝氣威聲歷千古堪笑驪山稱講武直館微臣樂
扈隨太平盛事今親覩會看金泥封禪儀拜章別獻

新歌詩歌詩何以容易進爲受文明天子知

七言秋鴿

古風歌行

西樓殘月歌

西樓置酒賓客歡西樓酒闌夜亦殘汪汪月華如玉盤酒力不禁明月寒

倚柱吟

暮春慘慘黃昏雨零落櫻桃斜掩戶未張燈火簾幕深樓閣巢寒鬧鶯語昔時常說長安好而今厭走長安道蘇秦辨說長卿才自笑功名胡（宋詩紀事作何）不早人宜秋館

悄悄倚柱時情脈脈無人知憐春惜遠情不盡斜雨兼花閣濕衣

李暮吹笛歌

洛陽少年稱李暮衆推橫笛多功夫當時教坊第一部算得比衣皆不如天津楊柳籠橋綠隴月澹煙何處宿不怕金吾禁夜嚴偷得新飜禁中曲曲中次第能記持盡向橋欄閣譜之性聰心慧歸來習分明把向月中吹五音嘈囋相擬出呼宮吸徵尤奇崛誰羨曹綱善琵琶未說陽陶能觱栗纏主聲不斷如連環重聲忽轉如迴山清新不比落梅曲飄颻乍象霓裳（缺）

飜碎節繁音交奏驚南箕簸風籟窄一斛明珠一索穿撒落金盤催曲拍錚摐大抵聲雄豪歷歷出羣官調高豐隆驚得蛟螭起雨趁雲隨初嘯嘷每到換頭多頓挫一聲忽迸疑轟破玲瓏秖許牙枝催清脆不容他樂和宮城響應聲更渾夜靜月明諸處聞何人懶憶馬南郡知予已勝桓（宋諱缺筆）將軍明皇上樓初聽得聽罷沈吟都不測宣令徧詢坊巷中旋使王人捕入宮李暮悉心以實對皇慈由是寬其罪後來落魄如散仙扁舟玩月江湖天繡囊探出金線管揚眉舐脣徒自憐驚神動鬼吹一曲指法尤高氣海圓波

浪無風帖然靜千里水面鋪輕煙水族精靈潛鼓舞老龍變見來相顧因將鐵笛相對吹李暮未識無驚怖乃知藝但出衆奇不獨人知鬼亦知

峨嵋山歌

高高百里一屈盤八十四盤青雲端星辰淋漓瀉瀑布嵐樓雪寺五月寒殘陽忽黑雨電飛霹靂火著枯杉枝登臨慨然小天下廻時一顧東海涯細看朝陽初出時火精轉毬百尺圍瞳瞳曨曨浮在水峨眉朝雲已如綺

采蓮曲

壹貳肆冊101版

南窗秋水深淪漣南村美人來采蓮蓮花灼灼葉田田芳桂輕橈蘭作船采采紅蓮幾成束蓮枝交衮相撐絲蓮漿滿衣金粉撲蓮子爲盃葉爲足唱歌相並盡觴舷願得采賢如采蓮樊姬昔時進燕趙幾人精彩朝霞鮮中有二人賢於己柔明婉順君王前堪嗤羊侃錦鋪妾豔歌留怨朱絲絃

紫雲曲

沈沈鷰殿垂珠箔祥煙瑞氣含樓閣三十六宮明月中夜靜無風花自落寶屏珠帳一夢時靈仙初降趨丹墀煙衣霞緩赤瑛珮鈞天樂部前參差合奏鏗鏘

向金屋云是仙鄉紫雲曲朱絃遠召舜湘靈鳳管應呼秦弄玉天漢星流夜旣闌露零珠樹彤庭寒芙蓉枕上夢初覺猶聞庭際聲珊珊上曉五音十二律仙曲記持心歷歷金線龍頭紅玉笛新聲吹得情飄逸應是瓊樓樂府魂飜得雅音聞至尊俾與霓裳羽衣曲遞相奏向梨花園

春洲謠

衣斂綃兮美人采白蘋兮水濱桂槳兮翠翹芳爲飾步羅襪兮生塵緜緜兮遠道婆婆兮芳草遠山眉兮澹掃

夜宴詞

天如琁琁盤恢廓億萬里古稱天傾西北半在地夜轉繁星磨海水逶迤轉上星彩高北斗未定光飄飄楚王夜入章華宴紅綃燭籠滿宮殿美人歌舞雲雨迷不知寒漏催銀箭

送春

花霏霏柳依依留春不住送春歸春歸何處堪圖畫春盡江南日暮時黃鸝啼多芳草遠青梅子重楊花飛人生三萬六千日與君復有明年期

暮雪

北風慘慘生微雪微雪片片皆橫飛梅花柳絮隨人

歸黃雲千里凝無輝唯念蓬蒿何處客縕袍不暖飢且羸

短歌行

曉月蒼蒼向煙滅朝陽焰焰明丹闕杜鵑催促躑躅開鵾鴂已鳴芳草歇芳春苦不爲君留古人勸君秉燭遊願與松喬弄雲月紫泥仙海鸞皇洲

贈宋小著

紫皇御天方視事將擇靈官補仙吏金波古殿寒星簾虹節蜺旌觀就試白晳仙人皆雪衣衣冠森列蟾蜍墀寶盤初賜紅霞饌斗魁捉酒空淋漓水精地上

宮花折枝柯渥丹花豔白高於建木老於椿其名仙桂長含春又有驪龍長萬尺波濤爲屋淵爲室逆鱗浦頷如鋒銛觸之則怒無人當劣有明珠夜月光宛轉炫耀生靈世能探驪珠折得桂方許驂鸞駕鳳皇方令碧落爲星郎所以房星之精姓東方字曼倩受天命佐炎漢昴星之靈其姓蕭其名何貴爲相封於鄭復有中台稱茂先讀書三十車乃爲晉朝輔相之大臣又有長庚宇太白下筆一萬字是爲唐朝之俊人予知下則誕而爲俊傑上則列之爲星辰君曾再對珠旒試君才堪作仙宮夾驪珠案案蟾枝香紫煙

華綬黃霓裳風裝雲馭憤升陟太霄濟滄溟翔翱願以橫天之鵬爲逸駕垂天之虹作飛梁馳雷走電以驚策此風揮雨前啟行結水精堰瑞錦章隨君一至於仙鄉

琢玉歌

藍谿中荊山峰結靈凝粹生羣玉飛英蔚彩如長虹野人初向深崖得蹋著雲根風雨黑滿把晶熒雪霜色特逢天姿幾人識治玉之工初琢成熒熒輝彩銷聲方瑚閬璉薦宗廟若乾坤玄圭頒帝庭堯兵曾用丹浦戰漢斗已碎鴻門營我願琢爲北斗柄指麾五

古風歌行

酬陳處士詠雪歌

潁川處士情高古閑臥煙霞向南浦忘却簞瓢陋巷貧耽嗜琴書醉歌舞昨日西風生凜冽江天慘慘陰雲結雲色蒼黃千里同晚來旋旋飛輕雪寒條黏綴生梨花梅飄絮蕩相交加危樓粉飾軒窗冷橫橋玉碾欄干斜高人嘯傲吟情動醉拾江毫呵曉凍狂才意度若元白滿牋靈怪如麟鳳因遣橘僮封寄余門

者稱有陳君書展開詠雪六十字水晶盤中明月珠字字纍纍可編貫句句縣縣意不斷恨無瑛瑤奉報酬勝得美人錦繡段君不聞吾皇在上致太平地不藏珍天降靈時闔刺吏奏河清又報諸侯賀景星君心幸有經綸術休向江湖隱聲迹雲眠雪臥意雖高爭似金鑾作門待赭袍不必虹綸十二牓明月爲鉤釣巨鼇

桐谿行

東郊驛樹連理枝西廟叢篁十丈圍堪將輕素命人畫賞爲方物歸京師公署石楠圓似蓋畫樓北面當廳檐桐谿怪石勝太湖賤如泥土無人愛天生脩材地且卑空山老朽人不知人不知臨州右史作歌詞

苦寒行

昨日北風高霏霏滿天雪千里六出花六日飛不歇深山深一丈樹木凍欲折平地盈數尺布褌不成列覆物生輝光照人清皎潔紫塞摹玉峰滄溟白銀闕望竹爲琅玕松風篩玉屑官吏來參賀物情亦感悅瘴癘已消除豐穰及時節長吏因疾苦請假來一月病眼爲寒昏風頭因冷發湯藥厭服餌酒肉悉罷輟夾幕映重簾爐茵與衾褐祿粟不憂飢帑俸無乏絕

江海主恩深素飡心激切兒童溫且飽當風泝凜冽朝索暖寒酒暮須湯餅設不知有飢寒燈火夜暖熱越人輕活計春稅供官迫及至風雪時日給多空竭樵蘇與網捕負薪冰路滑口噤無言語股慄衣疏葛藜藿不充飢凍餓多不活慙惶襦紵恩徬徨空殞越因作苦寒行聊與兒童說

酬桐廬知縣刁衍歌

詔守江西新定郡二年撫俗誰相問白浪青山繞郡城臥理煙霞稱嘉遯帝鄉詔詔天一涯予牟戀闕人不知慷慨情懷何企慕宋璟政事杜牧詩六縣萬家

人輯睦魚鹽利人茶貨足公家事簡案牘稀芳草疏籬映空嶽楊柳湖邊觀釣魚芙蓉池上靜看書優游天爵浩然性貴如三入承明廬靖節先生來訪我欣然延入皇庫本作黃堂坐斂襟欲坐先發言捧出尺書雙袖間七軸好詞同跪授儒雅禮豐情意厚主人識鑒非延陵金石何煩榮固陋且實瓊瑤未暇看高談如綺有餘歡黃鸝百囀天欲暮客去斜陽已半軒焚香道院無人到風花拂几收真誥却取文編一一看南朝體制多淵奧兩軸七字五字詩珠貫纍纍樂府詞古於禪月盡羅漢麗於范蠡進西施議論精微窮理

窟賦詠升高能體物一篇序送周子通飄飄思若翻冥鴻自有滄浪高尚志因人命筆生詞鋒嘗聞水國清輝殿曾事吳王侍文宴田園未遂歸去來嚴子臺邊知一縣古人窮則善一邑身達則惠澤如陽春一邑生靈如受賜何須兼濟方爲貴金門吏隱能安身何必棄官爲逸人桐廬山水幸堪賞歌詩酬唱且相親

贈別琅邪評事兼寄兩制舊交

醴泉少府王評事秀氣神清好奇異讀書擊劍善彈琴仲容信是青雲器我從蜀國來咸秦長安久客多風塵因此移居清渭北與君在彼初相識相識經今二十年支離契闊長相憶去年罷直西掖垣君亦醴泉方解官關中路遙宛丘道不遠千里來相看我忝淮陽知郡事郡齋喜聞嘉客至槐花黃時初到來菊花開時言欲遍主人苦留留不住爲君采菊登高臺高臺臨古道北走音奏漢書曰北走邯鄲道還京秋已老白日遠長安西歸出關天已寒神仙作尉道雖在骨肉爲累心且寬與君俱年五十一老去時光轉堪惜況今秋暮冬欲殘七十唯餘十八年未知十八年之間悲歡得喪與險艱到得七十卽爲幸此外浮生何足言明日正逢重九日未忍與君張祖席樽前新菊含露滋

萊萸丹實星離離萊萸擷芳菊延壽壽酒滿滿莫固辭淮陽郡吏若早替帝鄉卽有相見期兩制交朋若相問爲我勤勤多謝之

酬宋湜賈黃中二學士菊花之什兼呈諸廳

學士

靖節先生曾賞菊東籬有霜花正開翰林主人共原作人庫本改賞菊北門吟詠有餘才一唱再和才力健兼金陽郡中方燕居跪讀重緘尺素書中有五章章八句復有三章同一處五章干葉菊花詞一章副翰學士

詩一章酬和李左司人前再讀與三復人從日邊初到時欽手先問諸學士駭目乍閱文字奇兩制別來今已久朝寄宛丘權太守眼底唯嫌簿領繁耳冷不聞騷雅言重陽錫宴不得與湛露空思奉至尊忽捧新詩若爲意閱詩勝得千金賜受知益感恩顧深吟賞請言清麗致清如玉樹生天風麗若露花開錦宮水精盤中置明月絳火珊瑚枝葉紅珍則難酬青玉案文律詞鋒併化工因事喻懷堪自惜神化丹青與刀尺丹青暈淡刀尺裁先春雪中生早梅春饒桃李及時發牡丹占斷芳菲來芍藥羞人嬌且妬玫瑰倚

欄笑欲語帝里春從何處歸巫山雨散朝雲飛遺紅墮翠歸天下不失年年三月期天生百卉各有時彼何太盛此何遲兼葭蒼蒼凝白露西風蕭蕭向秋暮月華離落有霜華映籬叢薄生黃花花寒葉冷無蜂蝶閒無寶馬與香車每因九月當重九暫時采擷浮樽酒金鈿泛動萬歲盃爲君慶祝南山壽菊不能言爲作歌金壺酒傾生綠波重羣干葉若堪賞栽培好近金鑾坡原誤陂

進瑞雪歌

聖德昭彰動天地歲歲豐登呈瑞爲上瑞明年有閏節氣

遲冬深有雪方及時三農但喜及時雪天心帝力豈得知臣忝領條君近輔勸課農桑理與賦宛丘之下爲封部宜布皇恩愧孺袴王澤流而有頌聲因而拜手獻歌行歌云歲云暮兮日云暮白雲初向斜陽度斜陽翳掩雲舒布慘慘陰風生北戶風來帶得霏霏花花輕片片如瓊葩凍筆寒綴紛交加陌上逡巡舖玉沙琪樹瑤臺相間出落梅墮絮初堆積映箔橫沾翡翠紋拂窗斜度瑠璃牖顧瞻銀闕干里度龍山袤丈蕭關與玉關海上銀臺對金闕水精籠檻鑒明月萬年枝上夜輝光上林先似梨花發黎元有望既滿望手足舞之而蹈之因思去歲在京師國家將議改元時雪未是盈尺瑞百神奔走應禱祈海風吹起澄江練織女金刀碎裁剪作天花撒翠微茫茫六合生光輝明月宮中玉臼杵霜兎擣藥雲母飛風篩乍似瑣玕寶翔鸞飛下啄瑤墀金門廊廡龍尾道賀雪千官趁朝早吾皇爲喜表豐年六出飛花不令掃樞相侍臣初奉宣宣赴中書賜御筵光祿移厨供玉饌上樽賜酒中官勸宣令不醉不得歸席上仍令各賦詩詩成封進同奏謝御制歌行兢傳寫拜舞歡呼感聖明千年遭遇作門生微臣忝幸在兩制得以歌詩樂

太平而今出典淮陽郡組綬輝華佩金印才微任重
副憂勤履薄臨深守廉貞聖人德澤如陽春陽春及
物無不均微臣懷抱如葵藿葵藿向陽堪喻身今因
瑞雪獻歌詠西垣再願縝絲綸

留別司中正學士

玉人欲歸留不住南山出雲作朝雨雨中却怊使車
輪主人重得延嘉賓嘉賓有詩留別我何句高奇字
字新新若新花凝宿露高似秋天曉星布奇於雲起
成峰鮫鮫人淚珠盈盈正清貴我年漸盛加珠可貫
玦離環合閒珠圖風生玉步聲珊珊珍奇

若此爲重賜齋沐焚香然後看三復吟看既忘倦命
筆和來才思緩桃李難酬瓊玖珍野老美芹聊贊獻
與君俱是錦江人今幸是韶來過陳鄉情交分忍輕
別少留可待早秋辰秋光片月華伴行色步步隨君歸

紫宸

代書呈蘇易簡學士希靈和見寄以便（原誤矣庫）
本題之于郡齋也
改

金殿嘗聞金口言詞臣官職是神仙三年僞黍西垣
職致身似得文章力感激思酬聖主恩危言所以難
緘默出入金門與玉堂屢因狂直拜封章禦戎救旱

無上策言詞不足動君王改官出職歸郎署粉閣正
秩慙叨據仍命淮陽頒詔條元正不得與趨朝中書
舍人捧寶策加美號稱尊帝堯大明殿裏上壽酒翰
林學士先羣僚獨有淮陽知郡吏爲典郡符蒙借紫
閶門引謝正衙辭撰日念念辦行李都門柳色早春
天繁臺寺中排祖筵離盃滿觴不惜醉醉別上馬魂
黯然客心易感須如是況意故國三千里予雲相如
俱蜀人我今五十君青春秋鼎盛正清貴我年漸
似下坡輪下車猶未踰期月官舍初經禁煙節殘陽
乍聽吹角聲臺樹黎花簇香雪獨酌不歡何所爲孤

懷無緒懷己知十八學士相念否應笑骨凡格且卑
地仙敢言謫仙宦海槎却有上天時陳州去京地不
遠莫惜音書來慰勉若得工夫可作歌歌中言語不
厭多畢三情旨頗似我向二宋四及李大請與副閣
王舍人是似此歌希唱和（蕙本此下有小注二十字云畢相士安向相歌中末
結事況李相沆副閣王禹偁）

送韓援赴闕

逢君南浦落花時送君南浦草離離離魂自與白雲
斷雨漿共時乘夕暉昔聞漢家稱人傑登卓便有澄
清意吾皇宵旰念黎民歌詠皇華遣使臣昭文館殿

選學士巡撫使名名號新二人分得淮南道人自日邊來既早敷宣朝旨達君恩淮陽父老私有言言逢太平歌且舞利病達聰皆悉聞我昔南宮與西掖後來謫宦爲遷客慶澤量移往單州長淮塗次泊孤舟昌黎工部未相識一見怡然如舊遊詩酒論交各相許何如李白杜工部海上往來將月餘煙波寄詩兼寄書書裏情深若江漢詩中意重若瓊琚今說歸京忍輕別別夜波光蕩明月若到朝廷話鄙夫爲說子牟心戀闕下交游憶者誰翰林蘇舅韓損之韓丕字損之憑君與達相思意夢向金鑾歎北扉

思歸引

河朔受詔書移官向湖外初問蔡法茶次問丁身稅稅口徵四百茶利高十倍老死及充軍縣籍方消退采摘不入官公家定科罪何以升平時遺民猶未泰何以在位者與利不除害我願罷秩歸天顏請轉對一言如沃心恩波必霑霈

歸去來

歸去來詩不云乎王事一埤遺我分終日孜孜心力疲勞齒髮衰爾今已年五十二前去七十幾多時爾性雖拙頗好學爾才雖短頗好詩文學歌詩之外非

頌一

河清頌并序

臣嘗覽圖讖曰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也考鄭元之水經稽夏書於禹貢洪河千里一曲上應雲漢發峨山而疏砥柱貫中域而注滄溟駭浪朝宗通渭涇而一色靈長薦祉帶清渭之澄瀾所以彰磨堲之泰時表升平之應運自陛下臨御十有三載以堯舜之道行風教以文武之德化要荒禮讓興而刑罰清兵革偃而邊防靜五星不差於軌道百穀屢報於豐年信及豚魚應大易中孚之象仁敷草木協國風行葦之詩諒壽域之可躋宜華封之來祝是以功成則韶護之音必作理定則俎豆之事舉修方潔祀於先農式告虔於后稷青壇翠幄列於國門之東蒼犧縹衡實彼公田之次玉輅南駿之在馭三推御耦以將親粵若瀆淵之清醬澤之游魚歲發春之五日東風解凍蟄戶初啓冰初漣漪以成文旋浩渺以交漾澄清見底榮光襲人沈潛可鑒於游鱗浮動遠涵於瑞日守土之吏乘軺之臣會父老以識覩陛墀而上達

聖恩宣示瑤圖讓德於圜靈臣下歡呼金門拜表以稱賀百執事蹈舞以就列億兆衆歌詠於逢時豈不以玄德升聞而黼繡是休王澤旁流而山川薦瑞矧太史鉤探之經瀆桃花竹箭之迭湍人壽之言古賢惜其難俟靈源之異望出慶於榮觀與夫芝房寶鼎之歌瑤甕醴泉之詠豈同日而言哉臣忝竊代言歟非稱職歌時樂聖今陳封事之詞載絳侍耕得紀河源之瑞頌曰

聖主干年運洪河九曲清地靈儲慶異天意屬升平
冰泮赬鮫躍波搖瑞氣生遠通靈沼液高徹絳河明

漢國憨爲帶滄浪愧濯纓盥人曾爽澈物達句萌
明月兼淮映榮光向海傾王正春尚淩帝甸雪初晴
萬國觀農祀千官侍御耕奏章馳象魏拜表會公卿
薦祉臻川瀆言祥自水衡出圖同表異習坎象持盈
式告虔於后稷青壇翠幄列於國門之東蒼犧縹衡
珠濺龍門潛雷奔砥柱擊鼓宜清渭合湛可玉壺盛
更顯皇猷洽彌彰理化行百王堪讓美三代豈稱英
深廣源流遠涵濡品彙貞士奇承積潤水澤効殊禎
羣后思東觀吾皇待告成微臣獻詩頌葵藿比忠誠

藕田頌并序

國家嗣位之十三載王道清夷邊防靜謐時和歲稔

遠至邇安藉田可復於坰耕后稷宜修於祀事足以
勸三農之本猶九年之儲貴成知稼穡之艱難宗廟
享薦盛之豐潔於是坐朝堂以端拱召公卿以就列
謂三事大夫曰邦國之本惟民也黎元之命惟食也
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老者得衣麗之養少者知耕
稼之勤衣食既豐禮節自曉然後風俗易化刑罰不
用無乃爲王者之所務乎羣心允諧百辟聽命由是
金門曉闢御札初下布告自邇以及遠號令雲行以
雨施翌日命宰臣昉曰藉田大禮爾爲之使俾禮典
詳而樂章備百職舉而千畝修又命翰林學士宋白

賈黃中曰爾等司沿革於禮儀典導從於鹵簿然後
百執事駿奔走各奉其職無曠厥官泊獻戚發春乙
亥御辰農祥晨正農事將起六宮獻穜稑之種干官
從耕藉之儀金輿玉乘和鸞萬騎以翼衛東郊南畝
華夷億兆以駢闐觀我冕而朱紘躬秉耒耜作庳本
場染廬御于三推公卿大夫自五至九庶人終畝禮
容皇皇若煙非煙和氣蓊鬱拂青壇而暎翠幕藹春
野而麗朝陽既而奉常變六樂之懸太僕進六駿之
轡金輅鑾纓之次列黃麾羽林以馳驅廻御鳳樓揭
雞竿而赦天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王澤流而頌

聲起臣職居禁掖才愧司言願緝詩以非工寧裨潤
色因俾耕而獻須用慶升平美盛德之形容紀皇猷
之萬一也頌曰

聖主文明　時方太平　四鄙無事　萬邦咸寧
貢索星稀　所以指刑　泰階文符　可以偃兵
條風塊雨　年惟順成　物俗丕變　禮讓興行
屋粟里布　戚有常征　濟濟之泉　蚩蚩之氓
若登華胥　若造大庭　藉田之禮　感代久廢
乃下御札　宣示中外　乃命有司　詢謀經制
蠲潔之享　割牲奠幣　清明之誠　三酒五齊
后稷豆籩　先農壇壁　千官侍耕　諸侯助祭
疊迹駕肩　持裳連袂　觀我耕藉　勸民樹藝
布德覃恩　行慶施惠　禮僕彬彬　文物皆新
惠澤滂流　天光下濟　嘉雪應候　和氣先春
聖德動天　至誠感神　駔道若坻　列幄如鱗
梅飄灑道　絮落清塵　鹵簿雲羅　車旆星陳
輝煌煌煌　闐闐轔轔　三推禮畢　五輅迴輪
普天之下　率土之濱　彫幾返樸　風化還淳

廟祧之享　烝禴之辰　蕭茅鬯酒　藉田而有
烝稷粢盛　藉田而取　潔其籩簋　豐其俎豆
致享藝祖　展禮先后　祝史正辭　神降之祚
繁祉來宜　戩穀允受　時歲豐穰　生物暢茂
帝王之孝　永言在茲　黎元之本　莫重於斯
庠序之學　復之可以　古典鬱堙　由人振起
千載一時　允謂昌期　時不再來　臣實惜之

登封降禪　願陛下行之

太平頌并序

聖朝垂統十有八載皇帝以仁賢之德由晉邸而即
大位嗣王業而承廟祧天地氣和日月貞明協于齡
之會昌應萬民之推戴昔舜有大功二十而堯以鴻
圖付之漢文以五讓天下而公卿大臣立之推譲史
之遺文得漢家之故事儁功比德吾皇兼之稽議文
出震之格言徵戴禮向明之大位蓍龜列仗洪寶傳
國百辟山呼而稱賀萬方波朝而會同一之日覃逋
山作解之恩布率土雪災之令與民更始趣物於新

號令一發罪繫咸釋雷霆振幽滯江海蕩瘕瑕自華
及夷逢時樂聖聲悅成歌須形動爲鼓舞易不云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書不云乎民
非后不乂后非民不立律曆有五勝之策圖讖應一
人之運夏后得內禪之禮周家稱太弟之賢公劉積
仁然後武王成王享大位高皇撥亂後文帝景帝
致太平晉以金德王而孝武稱賢唐以武德取而太
宗好理在原作或庫本改淵或上躍所以見王者之興大明
方融於是喻聖人之道自天厥唐德昭宗失國四海
九州瓜剖豆分朱氏稱梁石家號晉居於岐者有僭

王之車服據於鄴者擁圄覇之甲兵金陵繼閩廬之
雄南海有尉佗之盛湘潭咫尺與中國稱鄰庸蜀險
固以一方自大天子之守不過三千里諸侯之兵何
啻八百乘中原鹿走高材得掎角之名海水鯨飛黔
首困懷襄之害或暴秦之祚纔二世而亡有夏諸子
或再稔而謝夫差劒盾修武備以方勤叔孫豆籩飾
禮容而未暇不有天命國何以興未遇真主亂無以
弭玄穹所以眷命皇宋於焉勃興獄訟謳歌捨丹朱
而歸舜禮樂征伐黜諸侯而尊王強本弱枝兼亡取
亂自茲始也初周滅李筠於潞澤次則覃重進於維

揚南平荆門西擧劒閣命伏波之將以清領表詔樓船之師以克江南係三僞主生致闕下求諸前代罕有威武若斯之盛也故匈奴畏服而請吏南蠻奉琛而納欵雖先朝之英武底寧區宇吾君之密謀贊成大業昔魯衛爲兄弟晉鄭稱昭穆咸能夾輔王室保扞宗周而春秋紀其勳也昔唐祖革隋由太宗之功明皇滅燕賴肅宗之力實惟重輕果大定宗社乃再安故實錄紀其事也仲尼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被皇圖而稽帝文揚英聲而騰茂實堯有天下以文思允恭之聖得邦國社稷之臣始以讓和爲日官次

以重華錄大政曰垂庫本作棄曰契克諧俞往之言曰斐曰龍讒協時帝之命所謂精求理亂明辨凶賢衆賢既登庸四凶遂流窜然後士階三尺孝茨不剪垂衣而天下理不亦陶唐善政太平乎洎舜格藝祖纂堯之績輯五瑞以來羣后巡圖狱而省興民協時月之無差聞律度而必審聰明咸達樞機不壅猶謂其臣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華蟲藻火之文以汝明之六律五聲之音以汝聽之猶以上之過失或未聞下之謀猷有未達法謗木之求理建善旌以表欲語曰舜無爲而理又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斯乃有虞之克肖唐也至於禹勤力於溝洫致美於絺冕設簨虡求讜言之善泣辜見鄒物之仁拜伯益之昌言誅防風之後至傳曰微禹吾其魚乎語曰吾無間焉大哉湯革夏政應乎天順乎人用王者之千戈救生靈之塗炭肇征葛伯四國悅之後戰鳴條天下尊之設總街之大旌許謨畢至解野人之密網曆數攸歸書曰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所以見禹湯之致雍熙也雖典籍所備載今古所熟聞然則遠取前王近方聖代則堯舜爲帝道也禹湯爲王道也舉是四君子而比萬乘主且何愧焉噴數千載之

間踰七十君之盛中有漢氏稱刑措而不用迄至唐室有四釋而自還亦足方爲皇風並驅大道臣今謂繼唐者非大宋乎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目顒然觀朝庭之所行天下之耳傾然聽國家之所務陛下果以天爲視以道爲心以萬民爲體以六合爲家謂三王之禮不相沿五帝之樂非相襲或因仍舊制或釐革故事發先庚之教令施涣汗之恩私始以宣邊爲遠圖次以納諫爲切務振幽拔滯旌賢進能蠲關市之征勉農桑之業哀悼鰥寡惻隱困窮禮高年尊有德封樹降漏泉之寵室家覃疏邑之榮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不終朝而詔下朝堂未及夕而令敷國內
纔浹旬而恩均天下宜乎至和之氣感於天地不測
之神發爲祯祥六辯弗迷四溟無蕩五緯燦編珠之
彩三階若懸衡之平雨流潤以如膏雪盈尺而呈瑞
閶闔風來而應候貫索星稀而省刑太史銅渾不失
陰陽之節容成玉曆遂更正朔之文驗休徵考洪範
善謀則時寒自應睿聖則甘澤不愆斯皆德動天以
昭彰物有感而通泰語封疆則東際桑林之國西走
葱河之道日南萬里設都護以懷柔漠北五原化單
于之獷鷙有以見王者無外書軌大同豈止代馬新

驎願備六閑之御名翬入貢來稱九譯之朝論都邑
則陳留古封商丘雄地仰渾儀則房心之分按地圖
則豫州之域左控齊魏右引淮湖闢里閈以綺紛湊
舟車以鱗集皇居壯麗信威戎而憚夷都人雜遝實
駕肩而擊轂閱文物則司徒以七教理兆民樂正以
四術教胄子賓長待公車之詔俊造升天府之名煥
然若重離之明炳焉若星之象諒千古之下與三
代同風班馬文章列芸閣鏌鋣吾侍從居石渠金馬之中觀武備則精兵三百萬功臣二十四世
祖兼崑陽之衆曹公得劉琮之兵是以軍容益嚴國
威大整雖四鄙無事靈臺有偃伯之期而三農之隙
司馬有教戰之法比夫驪山講武陋唐世（原作紹庫本改）之
蒐儀澤國觀兵鄙楚君之憑軾言盛禮則君尊於上
臣肅於下法厚坤之有別本太一以爲容民得之則
父子親而兄弟和國用之則祭獲祥而戰必勝然後
以車服而別之以爵勳而辨之以珩珮和鸞以聲之
以黼黻絺繡以文之故百官象物而動九貢不戒而
至聽雅樂則五音正六律和用於方澤而地祇升奏
於圜丘而天神降振作于廟知祖考之來思鏘洋于
庭感鳳皇之戾止朱干玉戚兩階見象武之容樹羽

崇牙六佾辨用文之德詳制度則明堂爲布政之宮
太社爲禮神之本金城儼百雉之峻天門踰兩觀之
崇謁靈臺以視祲文閣太學以優儒教漙營葵布若
翔林之四十二星列習鱗差比太微之三百六位驗
豐富則全齊曰魚鹽之國右爵而擊鼜閱文物則司徒以七教理兆民樂正以
四術教胄子賓長待公車之詔俊造升天府之名煥
珠貝北燕多健馬國家既綢繆六合庭衢八荒異物
內流而國用饒萬貨均輸而公帑富陋隋文之儉德
稱有羨財輕漢武之事邊陲興徭簿較版籍則既庶
矣又富矣所謂積於不涸之倉務稼穡也蔵於不竭
之府勉桑麻也皆陛下躋之仁壽之域導其生殖之

源故比屋可封外戶不閉使仲尼觀蜡退而稱三代之英伊尹持衡慨然慮一夫不獲語臣寡則廟堂之上得賢相也三軍之師皆貢將也可以侔周之十亂虞之五臣儒雅雍容登瀛洲而論道英雄慷慨畫雲臺而紀勳功成理定既如彼禮備樂修又如此陛下猶以本枝百世封建親戚恩之先而禮之大者也乃謂侍臣曰昔周王澊祚以弊車旌旃夏后之璜玉封父之繁弱迫關輦之甲密須之鼓姑洗之鐘商民之族以爲分物用彰國家之庸而賜諸弟封伯禽於魯封康叔於衛封唐叔於晉左史書之至今垂稱爲美事

朕於是命有司陳玉策冠劒鹵簿鼓吹以營匡四履之國封皇弟爲齊王又命太常以金輅青旂秬鬯圭瓚疏鞫首千里之封遷侍中爲京兆尹又命禮官以虎符獸節赤韍金鳥分南梁十四郡之地升太保爲興元連帥信巽親九族周宗盟楚國析珪稱莊王之九德漢家刑典非劉氏而不王宜乎皇基若磐石之安宗室比維城之固庸知卜代之吉何止於三十卜年之永將踰於萬齡君有威儀而可尊臣有禮法而可仰天下無事海內有蔽皇風蕩蕩尊盧赫胥之朝民物熙熙柏皇陸粟之世脫寶劒以賜騎士却駿馬以駕鼓車惜中人之產而罷露臺愧吳芮之心而賜几杖集書囊以帷殿列諫疏於御屏觀明堂以去笞刑畫衣冠而別有罪野老或不知帝力公卿亦耻言人非行萬里不持寸金消五兵可爲農器海牛南臥遠夷占以來朝楛矢東歸旅宰司其所貢魚在藻以遂性鴞食椹而懷音瑞露凝甘降竹柏之上景星垂象助晦朔之明器車知厚載之仁丹甑表將豐之兆莫生近砌因更月而呈芳蕙在中包（一作苹）風而自動書曰魚鼈咸若詩稱行葦不傷由庚蓼蕭悅適人之見采芝房寶鼎流樂府以登歌信宗廟之

垂靈當天地之交泰攸宜垂蕤纊凝冕旒棲神於穆清守道乎玄默遊大庭以怡襛覽升姑射以適皇情於是三事大夫率百職卿士彔相圭以就列委蒼珮以颺言曰陛下德掩前代功格玄穹古稱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封禪之禮歷數十世而無覩焉天其命陛下修闕典秩無文哉不然安得民和神悅兮若是乾符坤珍之畢臻臣等返詳舊儀得之新禮欲願陛下觀羣后於東國展嚴禋於岱宗命虞官相高卑之儀詔掌固施表著之次泰壇三襲祠昊穹之神圜陛四周列衆星之位雲門大濩施於重壇之中句陳執金

周於四門之外玉輅金根寶於道殊珍禽寶旅於庭庶邦家君四夷首長環天壇而序立佽飛之將羽林之兵衛禁署以增威於是宵漏未盡中嚴外辦服冕衮而上征鳴玉鸞於太清祈昭報於萬靈布福壽於羣萌探金策以受神休原作林庫本改封玉檢以成大禮然後勒丹碑於雲際霈玄澤於天下以彰盛烈也不使七十二君獨美於古先也皇帝嘉庫本作秉忘誠之懇禱而猶懷謙德而未報既而聲聞於外下臣得之於道塗不覺抃蹈以爲美盛德之形容無先於頌雖菲才之無取幸昌運之重熙願以詩聲揚于王庭曰

德厚稱帝　仁勝爲王　仁德兼備　謂之三皇
天命靡常　邦國其昌　吾皇嗣位　南面垂裳
左唐右虞　超周掩商　大業於鑠　鴻名煜煌
二儀幽贊　羣靈協祥　河圖啟瑞　洛書合章
運逢交泰　時來尤臧　君明臣賢　禮備樂詳
書軌大同　貢輸相望　風雨弗迷　黎元咸康
至和之氣　感天之陽　日流嘉彩　星垂瑞芒
三脊之茅　苞然呈芳　九包之鳳　飄然來翔
堪備縟禮　升告穹蒼　泥金載密　燎煙高颺
鸞車珮衣　交鳴鏘鏘　天靈地祇　降福穰穰

用顯我皇　太平昭彰　億萬斯年　永永無疆

武有七德頌并序

聖人守法度以信禁過差以義勦禍亂以兵示人之誠惟信爲速感人之心惟義爲速濟信與義惟兵爲速兵不可弭堯舜猶用之以禁暴武不可黷湯武猶戢之以愛人故周禮則曰兵有九伐魯史則曰武有七德兵者利用也生殺賞罰出於己旌旗金鼓榮於目摧堅破剛快於意苟不以道德仁義主張牢籠以彰明武德則淫戾之過返諸己而驅除之柄在於人也夫物之不附由曲直相戾人之不親由間隙所生

間隙既生曲直不入則情離意遯心越意去聖人以兵附而麗之合而會之兵猶器也斂捲戾違慢之國以納諸器而提挈以致霸王之業其在周易象曰頤中有物噬嗑比天地爲頤也萬民爲頤中之物也聖人以甲兵爲齒牙噬而合之乃能通也小則以五刑而大則以五兵威而懷之使心不離糾而合之使意不散所以大國畏其威而安靖也小國懷其德而慈和也昔周德下衰經武之柄爲齊桓晉文所用是以徵包茅示禮遷邢器示仁伐原示信蒐軍示義故魯衛宋鄭曹邾杞鄫以土地封畛之大小貢賦藝極之

輕重奉齊晉以司盟暨齊晉而爲命蓋服有禮而畏有法也在二頌猶然況聖人暢之如天載之如地燭之如日月涵之若江海所加之兵所臨之國非土地是貪惟封疆是正非玉帛是取惟職貢是徵非威武是耀惟凶慝是服非震怒是逞惟教告是明觀其以兵除害所以見禁暴之德也以順爲武所以見戢兵之德也有功而不伐所以見保大之德也克亂以築京觀所以見定功之德也所務不違民欲所以見安民之德也興廢繼絕所以見和衆之德也動不耗國所以見豐財之德也暴既禁則兵可戢兵既戢則大可保保其大則功可定定其功則民斯安民既安則衆自和衆既和則財乃豐強兵之本在農務農之本在民安民之本在德兵與農交相養德與刑交相用利與害交相生聖人觀變而動非七德不安動也聖人見可而進非七德不妄進也故詩人美萬舞之德則有於鑠之詩在也美戢兵之德則有載櫜之詠在也美保大之德則有允王之篇在也美定功之德則有耆定之章在也美安民之德則有繹思之什在也美和衆之德則有綏萬之歌在也美豐財之德則有匪棘匪革之頌云

於鑠王師　煌煌其武　如龍如蟠　如熊如虎
以道以德　爲鉞爲斧（庫本作鈇）　以仁以義
爲干爲櫓　惟亂是伐　惟凶是取　能禁其暴
削其土宇　能戢其兵　肅其部伍　善保其大
仁信周普　克定其功　禮樂歌舞　聿安其民
惠若時雨　撫和其衆　衆實安堵　既豐其財
實乎夅庾　言有訓誓　伐有鍾鼓　以威以懷
以招以撫　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孰爲厲階
孰爲怨府　如工理木　如農事畝　正其徵慝
以合規矩　去其稂莠　爲黎庶君　以養穉黍
作諸侯主　萬方黎元　莫予敢侮　小臣獻頌
願播樂府

祝網頌

昔夏王縱暴庶民罹毒痡之災成湯修仁四國有旋歸之意雖空桑之子來翼霸圖而九戎之兵尚爲桀用非至仁無以克敵非全德無以勝妖至仁伊何澤及草木全德伊何信孚禽魚故盤有銘而敢憚于勤兵以律而得以專討葛伯有弗祀之過農夫值奪餉之須在也今國家德兼於堯舜功高於湯武苟

之仇湯於是始行問罪之征用慰來蘇之望諸侯聆之而莫悅生靈悅之以知歸所謂三分天下而湯有其二猶以爲栄雖溢惡而君不可伐靈茅銛戟未興時雨之師神蛟應龍已有躍淵之吉一旦飾高蓋以言邁適郊原以肆懷覩山澤之虞人形殺心而祝網曰自天之降從地以出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之曰嗟盡之矣非栄之徒歟孰能與於此乃命解其三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高下如之吾取其犯命者於是漢南諸侯咸聞帝乙之言益知聖人之德由是鼓舞以慕化歌謠而歸亳一時而至者凡

四十有六國書曰惟天輔德其命靡常宜乎順天人合發之機膺曆數在躬之運進破安邑遏戰鳴條陳逆順以誅師察皆蕞命以伐罪仁而伐虐弔不歸懷遂孚王於三惡而定於萬祈考緯書之讖實稽瑞牒於簡書有在顯德玉觀拱殺而妖亡福周原作受命之符赤雀丹書而聖烝雨流斯皆動天之德昭彰革命之符時雨尚爾況德惟敷政乎故曰舜之才猶設善旌求其過況我臣於唐乘四載而平水土嗣於虞覲七政而御曆數敢忘踵其懋德師其明規於是設五聲以示誡鼗擊賢而納誨故題於簴曰教我以道則鳴鼓告我以宜庫本作直則撞鍾示我以事則振鐸語我以憂則擊磬告我以獄則揮鞀五音在器五器在懸設於朝列於庭外以示國人內以示庭臣食土之毛居土之濱在予之化爲予之民苟有道有宜有事有憂有獄必從予而伸必率意以陳堂雖深於千里善意嘉謨不得不聞天雖高於九重匆言競詞不得不達享予之祿立予之朝唯予職是守

再赦當撤懸而弗張原本作佐是以知有商懷惻隱之仁後代仰高明之德事在世紀安敢忽諸因作頌以美之曰

網罟之設兮蓋取諸離以畋以漁兮必戒乎時桀惡日侈兮民心益離湯仁天授兮曆數攸歸解中野之綱兮更其祝詞諒好生惡殺兮示君父之慈宜其享天祿兮垂千古而是思

五聲聽政頌庫本有并序二字

昔文命事堯之明受舜之禪大功赫弈炳於日月至仁涵濡若雨露然以堯之聖猶以諮木聽於人以

舜之才猶設善旌求其過況我臣於唐乘四載而平水土嗣於虞覲七政而御曆數敢忘踵其懋德師其明規於是設五聲以示誡鼗擊賢而納誨故題於簴曰教我以道則鳴鼓告我以宜庫本作直則撞鍾示我以事則振鐸語我以憂則擊磬告我以獄則揮鞀五音在器五器在懸設於朝列於庭外以示國人內以示庭臣食土之毛居土之濱在予之化爲予之民苟有道有宜有事有憂有獄必從予而伸必率意以陳堂雖深於千里善意嘉謨不得不聞天雖高於九重匆言競詞不得不達享予之祿立予之朝唯予職是守

唯予過則規苟有道有宜有事有憂有獄必從而言必面而諭雖懌犯顏而良規嘉謨不得不聞雖畏直諫而忠誠赤心不得不見箴箚儀之設有所取象天有五緯國有五教君有五官臣有五諫欲召五諫遂設五聲聲如五達之衢廓之而無壅諫如五土之民懷之而則來鼓之音博而達故使教我以道者鳴鼓而言焉鐘之音屬而整庫本屬作屬鑒作切故命教我以宜者擊鍾而達焉鐸之音流而不蕩故令教我以事者振鐸而述焉磬之音哀而思故勑喻我以憂者擊磬而伸焉鞉之音慘而急故詔示我以獄者揮鞉而至焉處

至尊之位持思理之心聞其拊擊之聲知有審謌之人耳則矍然心則惕然或投袂以起或推几以出或仄席以待或怡顏以接所以下之情無不通也上之過無不聞也是知聖人位愈高而心愈慎當懷襄之際蟄蟄是懼憲萬物汨爲洚藻憂萬民化爲鱗介堯咨于朝鯀殛於羽水土之職我專其任溝洫之勤我致其力聞昌言而必拜聆呱泣而弗視天鑒其勤神賚其功圖出于河書出于洛蒼水使授以秘籙淮渦神鎮於深淵一旦百谷皆導而順流九州大同而交泰偃豬之地化爲沃衍隰皐之土鞠爲芻牧土有桑

桑田有嘉穀所謂聖人有巨功天地也有大資於生民也堯既錫以玄圭舜乃授之大寶定公有微君之勳宣父伸無間之言然猶日加慎也夕加惕也慮政有闕恐過未聞鑒是建五聲采衆善衆善既至萬機聿理名愈崇德愈隆道愈彰惠愈洽禹迹萬里禹謨斯在鼓鐘之器筍簴之用與夫考擊於樂府振作於公宮特異也退頌聖德以彰鴻勳頌曰

立大功兮享大位慎其終兮德不匱非其膴兮厚祭祀惡其服兮美黼扆猶詢賢兮以自輔樹欲問道兮常自裕羅五聲兮啟諫路用羣材兮爲國幹於道兮邦彌阜基於德兮名轉固不然安得聲爲律而身爲度

策對一

制策

皇帝若曰國家承五代亂離之後稽三王質文之變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太宗以聖文化域中萬里封疆復禹舊迹二聖功業與天比崇德化所被靡不祗若日月所照罔不率俾自開創致升平迨四十年矣朕以寡昧嗣纂大位遵守先訓慮弗克負荷夙夕未遑寧居惟萬務之幾微鑒燭未明中心浩然罔知攸濟

兢兢業業五載于茲矣鎮撫夷夏康濟黎元雖下承成規事仍舊貫庶政用乂寓縣久安屢降詔書旁求讜議五日轉對亦復往制尚慮君子難進嘉言攸伏故詳延賢良方正之士咸造于庭欲聞經國之謀輔原闕庫本補時之策明予于大道致予于至理今子大夫其發揮理本揚道要言又庫本作順言曰從朕敢忘洪範之訓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其猶喟然又書不云乎克念作聖孟軻曰堯舜亦人朕永惟皇王之理思復三代之迹堯民比屋可封舜韶鳥獸率舞夏后魚鼈咸若文王虞芮讓畔何千古難繼其或繼之者厥道何從厥理安在其次適時之務安可忽諸今三邊無虞重譯入貢制獫狁自古無上策禦灾兵已而用兵方求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慮黷虜乘間屢來騷邊遷賊負恩罔畏干紀致勞征戍每煩供饋供饋出於民力征戍資於國用專利山海殖貨關市或譏王道之未融豐財於農桑節用於制度其如邊備之未足斯二途取捨其術安在又古者十一之稅秦氏太庫本作大半之賦其按田收租始自何代計口定算肇於何時眷秋曰近鹽庫本誤鹽公室乃發管子曰謹正鹽筴其義相反何所適從又勤邮人隱奉若天道而

間歲以來陰陽不和水旱作沴寒暑罹於疾疫歉儉致其流亡夫安上理民禮樂爲急禮以本天地樂以和神人豈陰陽之或差致水旱以作沴札瘥天昏流庸浮冗無乃禮樂之用其未至乎嗚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講議禮樂予將疇咨觀禮以知興亡審樂以明理亂非賢臣弗達予大夫懷才抱器學古待問知已慰薦副朕所原誤東求各罄爾之所長交修予之不逮敷之條對靡有所隱

試同人策

問君子之儒貴乎博學者所務先乎辨疑吾子各蓄

奇能榮來庫本誤采觀國願以咨詢之志樂闓辨博之詞
三皇之名互言靡定五霸之號所載亦殊堯知鯀凶
何以用之治水舜事父孝何以不告而娶范宣之讓
能易樂慮之心文王之仁不變崇侯之惡皇舞用於
何際甲曆起於何時良平之功與謀何人最善韓柳
之文與行孰者爲優漢高稱善御英雄何以致韓黥
之叛周公有信膚之聖何以生管蔡之疑幸略爲於
指明冀用祛於懵昧

二

問皇家創業垂二十年平楚取蜀係吳破越復三代

之王略消羣凶之厲階正朔遠頒恩信大布外域爭
輸於貢奉云亭方俟於登封然念三晉遺黎未霑皇
澤一方鉅盜猶保孤城世宗興問罪之師大勳弗集
先帝有平凶之志聖策未伸觀往古之用兵實研幾
於料敵山川形便始務詳攻守利害必精計畫昔
晉宣決勝以周期而可取壽春充國圖邊請益兵而
方濟戎捷揣摩之術毫釐靡差國家以德懷來用衆
敵寡伾猷俘於宗廟方擇善於臧謀子大夫久練時

第一道
問國家奄有中區誕敷文德考河圖而拓地象率土
皆賓蒐兵實而閱武功遠夷咸伏暮爾并土猶怙堅
城與周宣六月之征尚聞逆命用虞舜兩階之舞無
以懷柔子大夫榮與國華久諳方略願聽蕩平之策
以觀經緯之才

對

對庫本無此字兵貴伐乎深謀妖不勝乎盛德仁修而獷
驁自化備設而攻取無疑我國家丕建洪圖垂二十
載先朝以神武之略蕩定天下吾皇以聖文之德撫

育中區萬方咸賓九貢來底蠢茲弁士久隔皇風雖
懷之以德而弗來震之以武而未服亦猶鷇營巢而
在幕魚失水以居陸雖暫苟活其能久存管子云料
衆以攻衆孟子云王者之兵惠若時雨今料衆之義
請試陳之以國家之土疆遠且萬里以聖朝之士卒
精而久練府庫豐實雖漢武事邊之財未階於今矣
黎元富庶雖玄宗開元之間未侔於今矣以此衆戰
何敵弗克以此衆攻何城不降國家但欲示之以仁
而使自知歸化之以道而俾其自服也又何疑苗民
怙險度七旬而弗歸崇侯弄兵必因釁而方至必欲

私試策

誅元惡以示法弔遺黎而表恩則兵家之謀有五間之術司馬之法有九攻之義原作儀庫本改舉必成功動無遺算然兵者詭道戰以譎勝當太平之世實愧言之以威服之以德化之在此二道也謹對

第二道

問以禮化民推誠致道必因讀習方致洽和驗前代鄉飲之儀見躋俗禮容之盛有唐之後歷代弗修今國家方屬於升平俎豆諒宜於修襲所冀白華播曲誘孝悌於深心清管登歌發融和於庶氣嘉言復古虛意待賢願指明其是非仍發揮於損益

對

對上同先王制作禮樂化導黎元亦猶置水于盤方圓斯就鎔金成器模範靡遺觀鄉飲之儀喻國人之禮俾日而習之月而化之聞管磬之音則和樂生乎中矣覩楩豫之設則恭肅加乎外矣閱賓主升降之容則知尊卑有序矣熟雅頌誘喻之意則知孝悌有自矣斯禮久廢滄風未還詳天命之有歸俾吾皇之復古宜乎海內大定寰中大理日月宣明乎天道風雨咸若乎歲功民心悅隨物性交泰鄉飲之禮白華之歌願復行之天下之幸謹對

第三道

問懷才待舉隨計觀光苟非該博之儒宣稱詢謀之旨三王禮樂胡不相沿百代職官何因繁省孟子稱至仁無敵安得苗民弗恭仲尼云積善餘慶曷以丹朱不肖瑤琨篠簜貢自何州淮濟江河發於何郡春秋以藏冰得禮則風雨弗迷洪範以修德動天則陰陽自順惑乎確論無所適從高談勿吝於辨疑奧學用觀乎歷試

對

對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故唐虞之功成乎揖讓

則大章簫韶之樂作焉湯武之理定乎平蕩故司儀奉常之禮異焉玉帛之容取乎化民心不取乎觀閱也金石之奏取乎和物性不貴乎鏘洋也蓋隨時之理亂因時以損益故三王禮樂不相沿也職官之數亦然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漢以降迨及有唐沿革不同繁省靡定酌理言之苟得賢才雖簡略而亦理苟曰常吏雖官長以何爲苗民終服干舞干有以見至仁無敵也丹朱得備于虞賓有以見積善餘慶也瑤琨篠簜充貢自維揚之域詳乎有夏之書河發源乎崑丘江濫觴于嶓冢

淮濟之出載籍備存藏冰而風雨弗迷申豐之言未臻至理也修德而陰陽自順箕子之辨乃可垂訓也錫湲陋之學不足以待問王庭葑菲之詞不足以發揮右庫本作古義徬徨震恐不知所裁謹對

開封府試策三道

第一道

我國家誕膺景命爰創洪圖立萬世不拔之基成四海混同之化主上大明繼照聖德日躋乙夜觀書旰食聽政訓兵練將以養銳務嘗勸農以豐本孜孜不倦豈無意乎豈不以薊北戎人尚侵禹畫河東餘孽猶保梟巢然則二寇歡盟數世連結畏中原之強盛

曲陳款附之誠憂同惡之危亡潛懷救解之計若擊之則有阻夷狄來王之意若置之則恐違生靈徯望之心取捨之間後先安在秀才博達今古洞照機宜來覘國光豈無良策試爲條對將副虛求

對

兵貴伐乎深謀妖不勝乎盛德仁修而獷驁自化備設而攻取無疑我國家光啟寶圖垂二十載先朝以武功定天下吾皇以文德化域中故四夷咸賓九貢來庭雍熙之化升平之運今其時矣蠢茲并土尚隔皇風懷之以德而弗來震之以威而未服怙戎人之強拯幸同惡以相濟孟子曰至仁無敵於天下管子云料備以攻備備存而弗攻今國家民俗宣和提封遐遠府庫豐富兵革精練以此勝敵何敵弗克以此攻城何城弗降主上但欲修德服匪人之心養威惜黎元之力何憂有苗負固不歸舞干之化裔戎懷詐外示款塞之心而已哉必欲念一方之遺黎釋二寇之逆節則兵家之法曰去其所恃又曰用間有三若以聖人用間之術絕叛人所恃之心則自然盟好攜疑而黨援孤孑也若是則舉一并土若吹鴻毛則戎

人救解之謀無所施焉外域款附之誠化爲信矣書軌混同之策英威庫本作武蕩定之機在斯術也昔羊祜取吳猶以仁義吳中感惠不稱祜名矧蕞爾賊臣安足爲聖朝言議也謹對

第二道

問有國者設爵求賢懸科待士雖古今之通制在沿革以殊途周開俊造之科漢重孝秀之目皆因鄉曲之譽遂登公卿之府末俗澆薄浮競成風或託勢援以干有司或假梯媒而取上第有唐季世此弊尤繁今國家以文教大興古道盡復若采聲華於鄉曲恐

漸成朋比之風但令程試於有司又慮開請託之路
取士之道何術爲先秀才若策試於天庭將何辭以
待問

對

求賢擇才周禮精其術也升廉舉孝漢制得其要焉
何哉士之賢愚審乎鄉黨故鄉舉里選之目王制備
焉才之優劣審乎策略故直言極諫之科漢書備焉
觀歷代之取人詳賢才之中選唯周與漢最得其宜
迨至有唐首開貢籍于時中太常之第者尤爲寵榮
雖公卿之才自茲而得而仕進之典亦由是興今國

家采三代之典謨熙百王之禮樂精擇賢能之士待
以爵祿之榮倘慮妄干進於有司竊虛名於由徑莫
若損益先王之術審詳取士之機先試之以經濟之
謀後訪以英翹之譽責其實稱乎名若名實之相符
必是非之立辨又何慮敭倖心於請託鼓虛譽於比
周也謹對

第三道

問周均井賦漢重力田皆敦本之良規爲後代之成
式稅關市者始防游情論鹽鐵者亦救弊俗何溷古
之漸疇遂末作而忘返不耕而食者塞路不織而衣

者實繁浮汎之戶漸多兼并之家日富恃豪强者或
勢侵於州縣逼飢寒者亦難守於丘園以至賦籍不
增版圖亦耗近世談論之士亦有沿革之書皆非永
遠之謀唯取一時之利我國家政同三代道邁百王
博訪羣謀思臻至理秀才道窮秘奧識洞古今氷釋
虛求必懷良策且井田之利可以復於古否力嗇之
科可以行於今否游惰者何以使之返本兼并者何
以使之均齊禁豪强者何法拯飢凍者何術試爲縷
陳無甚高論

對

昔黃帝設井田之法周文用土著之令故生民之衆
寡由是而詳焉王者之征賦由茲而均也洎秦君圖
霸商鞅適變廢哲王經久之術濟强國縱橫之用井
田遽廢阡陌驟興兼并之弊遂生賦輿之法不一洎
漢家垂統武帝事邊以鹽鐵六筦之財佐疆場連年
之用末作益甚而黎元愈困後代救時之弊者或以
土斷禁流亡之俗或以常平均豐歉之民牢籠萬邦
平準百貨信史備載斯言可徵夫井田之賦千古絕
迹不可復也力田之科前王所行未足尚也使游惰
者返本莫若利其衣食之源使飢凍者相濟莫若抑

兼并之人也兼并既抑則貧富自均貧富既均則豪
强自禁其術安在在乎王者提利權而均國用也重
輕萬貨斂散百穀乃其術焉錫愧無待問之才幸與
觀光之試智策無取方略靡詳憂畏徬徨不知所措
謹對

試進士策

第一道

問富國備邊實資農戰化民導俗本貴儒玄尙玄以
清淨爲宗尊儒以禮樂爲本書稱偃武脩文春秋謂不可
弭兵禮重中庸刑法欲其如觀火聖人垂訓取捨何

從國士懷才是非必當願聞至理上副旁求

第二道

問聖人之性與天地合故不待多學一以貫之又云
終日終夜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垂訓各異
其理何從夫臣之事君將順其美而魏徵之諫請停
封禪父有諍子不陷令名而聲叟不賢未聞諫諍請
發揮於古道冀釋去於所疑

第三道

問易道精微王弼之注行之久矣羣儒共傳而云進
物之速義不及利成物之終利不及義嘗思至理其

不然乎湯武之兵興於二季豈非義也孔孟原本作聖諱庫改之言垂於萬古豈非利乎況裁事得宜而謂之義進成於物豈有異焉幸聞嘉言以祛未悟

第四道

問書云師古易曰隨時執守則昧於時機適變則違於古道比德於玉仲尼何獨佩象環知幾其神周公豈或罹讒口繫于金柅未詳金柅之定名席上之珍莫辯席珍之與旨子該通爲學茂秀懷才觀光斯來待問程試幸悉至理以副旌求

第五道

問摘山煮海以資軍儲關譏市征亦稗國用自蒐狩教習之禮廢而黜閱召募之事興乃徵齊民永充士卒又因廣福碩度緇黃故祠部籍名其衆動盈萬數戎麾隸役終老不復歸農故一夫之耕支贍靡足一婦之織供億無餘致田疇少闢於荒閑租賦急用於徵督子有何術爲究斯言

第六道

問井田難復策論已相承備言屯田可興士卒又難
爲兩役邇來雖聞建議未見成功所以備邊有饋運
之勞積粟無通濟之術其理安在幸爲敷陳

第一道

强學待問儒行所先博物辨疑識者當務成湯七號幸略紀其徽稱文王九德亦可舉其成數漢雜霸道孝元之志不同鄭鑄刑書叔向之心特異是非安在取捨何從荀孟言性之有殊孰者爲當管樂立功之俱善何人最優守道不如守官官非道何以能守教民不如化民民非教何以能化文行忠信忠信非行歟禮義廉耻廉耻非禮歟復井田則其議屢聞行鄉飲則其禮尚在方當明代可舉而行子大夫以爲何

如幸詳斯言悉意以對

第二道

古者蒐狩之禮以教民戰征伐之際稽諸版圖里閭有士卒之名井田賦馬牛之數聚之則蓄爲我武散之則復爲齊民洎王道其亡霸圖相繼以兵逞欲以民養兵兵農由是遂分財用以茲不足筦榷以爲國計賦租先於軍儲因茲游惰之人罕務耕桑之業加以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其徒實繁豈可悉數議復古則見非於知變論適時則思有所聞今沿塞屯田防秋戍卒疆場無事可力穡以服勤戎狄之虞則被堅

里文行之選不由於科場冀士林茂三代之英賢路導四科之士佇聆商較以副薦揚

設邊吏對

昔漢孝武勒兵十八萬北過天山旌旗林殖徑周千里金鼓川沸（庫本作聲聞于天匈奴震恐不敢抗威棄衣帳而遁帝升單于臺有黠武驕傲之色乃有邊吏老矣然精强嬰鋒狀貌魁傑若賈餘勇遂屬橐鞬請見于軍門上召與語曰若居邊鄙多歷年矣諒諳練戎政而詳悉事機今天山之北大漠空曠經川通谷平原險蹊車戰之地騎鬬之場客主便利者凡有

幾何其次澄車之水伏兵之道堡衝壘要峙櫓轅匊之所復何從而善若當悉意以陳朕欲周知其名數期以殄滅匈奴而後已邊吏曰臣遠祖唐堯時爲華封人嘗因祝延洪之壽于堯堯乃嘉其忠孝命世爲疆場之吏俾食闕塞之征厥後歷夏商周以迄于聖代子孫嗣襲不絕臣雖不佞今辱守祖先之職疆場之事敢有越思於是以山川形便之地堡壘控扼之勢洎戰鬬利害與烽燧遠邇悉陳于上前帝益悅而善其稱職命增之寵數邊吏辭之曰臣受國深恩今

數十稔未有塵露裨益敢以口給之對遽欲邀陛下

寵光臣嘗讀家藏之書見唐堯帝天下以清靜爲理先勞精於求賢果得舜於側陋舜由是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海內大理以至于無爲當時遠夷慕德咸相率而朝貢其言具列于唐虞之書及禹貢載要荒之義是也舜禹繼堯而理不更其道故有明珠大貝奇器良馬迭充王庭有以見皇風王化覃及殊俗梯航險深而至者然于時不以窮邊極裔爲意而以修德化下爲先洎太康喪國四夷來侵賴后相纂嗣且征且討或叛或服然德信衰薄未足來遠迨成湯文王勉道勤仁故羌髳鬼方復修朝貢大約道德服人之心故春秋謂武有七德所以王師一出若時雨之降旱

表一

謝御製和祝聖壽詩表

臣錫言今月十七日宰臣瓊赴中書伏蒙聖慈宣賜御和臣所進乾明節祝聖壽詩二十韻者俯拜皇恩仰閱睿藻駭凡目而怔忪失次閱聖文而榮抃交并中謝伏以華封慶祝之辰里社呈祥之節頌聲合貢忠懇冀伸豈謂皇帝陛下降御製而頒宣命台階以錫賜始歡呼而跪受終惕厲以退思且書曰賚歌詩

稱大雅但美升平之際會或揚德業之形容未聞臣下獻封菲之詞君上答英華之什斯實皇朝新事玄貺殊恩用編瑤編六義常彰於睿思永庫本誤末光寶運千齡永固於昌期臣無任感恩荷聖榮耀兢惶激切屏營之至

進籍田頌表

臣錫言伏以東郊之儀籍田之禮歷代久廢明詔復行闕典既修無文成秩三農知勸詎忘稼穡之勤萬乘親耕將備粢盛之薦凡居率土孰不歡呼臣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體天覆育並日照臨以百姓而爲心

慮一夫之失所講求典禮咨訪闕遺導其衣食之源務以農桑之本祥符交薦上瑞必由於豐年王道已融聽政尚勤於日旰以爲籍于千畝禮有三推耒耜之於輅車穜稑獻之於宮禁表身先於貨殖果德動於昭回嘉雪應期盈尺已豐於渥澤大田將稔載歌方美於京坻易曰先天既便蕃於景貺書稱固本乃勉勵於羣情將以致孝享於宗祧貽慶處賴於黎庶聖朝師古有以見勸農務穡之心來葉庫本誤業美談可以播下管登歌之曲臣幸逢昌運忝列侍臣清禁縯綸殊乏論思之用黃門進牘難偕體物之詞敢不祇

率鄙懷比求音於扣寂謳謠聖德因獻頌以達誠固慙蔀屋之文上黷冕旒之鑒然國家盛事已聞野老歡蔣菲之文上黷冕旒之鑒然國家盛事已聞野老之歌臣子爲心合效華封之祝謹詣東上閤門進籍田頌一首千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進文集表

臣錫言臣聞美盛德之形容謂之頌抒深情於諷刺莫若詩賦則敷布於皇風歌亦揄揚於王化下情上達周禮所以建采詩之官君唱臣酬舜典於是載賡歌之事既逢清世何讓古人木鐸求規諷之詞彌光聖德金門獻芻蕘之說式表忠懷中謝伏惟皇帝陛

下以居處莫大之德修湯武無敵之仁富壽于生民慈儉曰至寶塗山高會執玉帛者華戎瑞牒載書萃郊藪者麟鳳讓圓靈以玄德推臣下以赤心皇勳帝功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至德大業可以作韶樂而建辟雍永隆千載之基高冠百王之業伏念臣藝文素淺學識非精逢時悾受於聖知中第早塵於睿鑒代耕以祿歷試諸艱初命授將作監丞再命歷左右遺補庫本作拾遺遇郊丘之恩澤轉記事之班資尸素爲虞廉勤益勵仍念策名之歲親聞金口之言常令各守謙和莫忘筆硯遇後或漳濱近郡或江外遠官莅

事之餘修詞敢怠況帶史臣之職慮孤英主之知嘗因疊嶂危樓既登高而必賦釣臺淺瀨亦倚棹以成詩豈唯杼子牟戀闕之心其實歌文王南國之化菁英雖寡編綴靡遺三度拜章聊舉箴規之職八年外任復歸侍從之班因輒上言却乞在館蒙聖恩之俞允仍舊貫以編修清閟濡毫愧乏素臣之作丹墀珥筆慙非右史之才陛下既以文學知臣臣敢不以文字報答陛下今錄得在陸州編集中歌詩賦頌共十軸謹詣東上閤門進獻播樂章於金石文彩非工祈睿鑒於冕旒罪尤可待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

屏營之至

進河清頌表

臣錫言伏覩中書門下奉宣示澶濮二州奏今月五日黃河清者伏以千年之運聖祚方興四瀆之中洪河爲長波瀾清泚表嘉瑞以無疆圖牒昭宣協皇家之有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唐虞至德湯武聖功夕惕勞懷掩文王之勤儉夙興求理侔大禹之諮詢是以王道融明猶日中之臨照鴻猷浹洽比天覆以恢崇夷狄綏懷邊防久靜黎元富庶風俗還淳禋宗類帝以嚴恭纘祖承祧以祇慄公田載籍將以奉清廟

之粢盛闕典咸修將以報先農之功烈萬邦玉帛方會於觀耕九曲河源遽聞於飛奏勾芒應律東風已泮於輕冰川后呈祥習坎不生於濁浪虛明洞乎鑒物清潔可以濯纓潤下朝宗示寰區之靜謐儲靈效祉知社稷之感通何讓重華臨觀授出圖之異堪嗤孝武中流告沈玉之誠宜播登歌永光信史豈青雲筆慙非右史之才陛下既以文學知臣臣敢不以文字報答陛下今錄得在陸州編集中歌詩賦頌共十軸謹詣東上閤門進獻播樂章於金石文彩非工祈睿鑒於冕旒罪尤可待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

稱代言之用頌聲合貢用彰盛德之容謹詣東上閤
門進河清頌一首干冒宸嚴無任惶恐抃蹈激切屏
營之至

賀德音表

臣錫言今月二十一日刑部連到德音已畫時施行
訖伏以絲綸作解之恩非時霧霈華夷至和之感向
日歡呼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神道知幾文明以理金
玉必貞於玉度機衡以奉於天時宜乎二儀萬靈祥
瑞交薦五風十雨稼穡屢豐所以答上帝之高明思
下民之勞苦念其闕乏或貸以餘糧卹其罪辜或省

乎庶獄尚疎法網用滌恩波取連山宥罪之文行出
綏害災之令重刑減降殘賦蠲除仍覽聚嘯之徒俾
啟自新之路人心感悅春雲護肅殺之威帝德昭宣
秋日麗清光之彩臣忝分憂寄方遠丹墀臣無任抃
蹈激切屏營之至

二

臣錫言今月九日夜遞中刑部牒連到德音減降釋
放罪戾者伏以歲時更始制旨惟新協陽春以布和
與品彙以覃慶凡在臨照孰不歡呼中謝伏惟崇文
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爲政以德守位曰仁明statute

賀冬表

臣錫言伏以氣序方周陽和相襲復祥雲五色映瑞日
以堪書丹鳳九苞應黃鍾而率舞伏惟法天崇道皇
帝陛下膺乾納祉與天同休臣叨奉詔條出分重寄
土圭測影空傾葵藿之心玉殿歡呼莫與鴻鴻之列

臣無任瞻天祝聖抃蹈屏營之至

二

臣錫言伏以一陽肇故萬象鼎新雲物呈祥珥筆可書於魯觀日華表瑞測圭增麗於堯階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德合穹蒼功宣造化聰明文思之道光被華夷陰陽寒暑之機昭垂原誤言動玉琯慶履長之節待

瑤圖膺惟永之期臣叨奉朝章出分郡寄黃鍾應律空馳率舞之心景緯稱觴莫與歡呼之列臣無任瞻天祝聖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進乾明節祝聖壽詩表

臣錫言伏以節逢降誕運屬升平禹貢萬邦賀紫禁延齡之慶漢官百辟有黃金爲壽之儀若以詩綺靡於緣情頌形容於盛德上采虞歌之旨旁宗大雅之詞律以新聲文之近體爲理世變風之什慶良辰繞電之祥用表精虔實符忠願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睿聖凝圖文明致理三雍禮樂敦風教於昌期萬國黎元悅仁和於太古封人受賜歡呼祝壽之時丹鳳有靈鼓舞聞韶之際伏念臣素無文藝叨受皇恩備位諫垣未效箴規之職出官河朔慙非經略之才子牟雙闕之心欣逢合節堯帝千齡之福願與稱陽情動

于中詩聲于外因成乾明節祝聖壽七言詩十九首謹緒寫進呈干冒宸聰臣無任瞻天戀聖慶抃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書獎喻上章表

臣錫言臣今月十九日伏奉勅書以臣所貢封章特加獎喻仰荷皇明之鑒寧勝光寵之詞榮抃徬徨敢處無地中謝臣聞敢諫非易納諫尤難蓋以臣下抗言多致觸鱗之怒帝王至貴駭聞逆耳之言苟非天鑒昭彰臣誠果敢何以見聖主優容之德何以伸直臣謇諤之心所以陶唐盛時猶設登聞之鼓有虞至

於一善而悅聞成湯之德益新大禹之謨自遠太平已致北屋可封豈獨微臣之榮諒實天下之幸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右補闕

臣錫言臣今月二十日於天雄軍得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李瑄差軍將賫送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伏蒙聖慈授臣右補闕餘如故者綸言進秩諫省增榮祇荷寵章徬徨交積庫本中謝誤集伏念臣叨居侍從有玷清華薄才悞受於聖知非次驟分於憂寄積粟備邊之策豈是所能豐財利國之謀又非素習

伏遇禮行清廟功告圓邱慶澤惟新雖下周於庶品優恩特異俄叙轉於華資臣每讀唐書載觀名士裴度蘊三公之業歷此清途吳兢有良史之才當茲亥職臣識非淹邃辭愧菁英直館踰年未舉編修之職乘軺將命俄兼飛騶之司徵効弗伸榮遷驟至太平無事忠言寧補於聖猷封禪有期覲禮但思於丹闕臣伏限所守不獲奔詣宸階無任瞻天戀聖感恩激切歌呼屏營之至

賀曹彬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十七日并州報三月十七日并州鴈門兩路前軍都部署侍中曹彬等奏三月八日并十日殺下蕃賊二千餘人餘三千餘人中傷其餘並皆逃遁并涿州寰州等僞命官吏率百姓僧道歸降已安撫訖者伏以皇威大振戎捷遐聞才興貔虎之師遽破犬羊之衆照臨所被歡抃皆同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撫寧萬國底定三邊武經方詠於止戈文德誕敷於振鐸尚以薊門遺俗久不隔於虜延燕朔舊疆宜復歸於王略安邊上策或伐叛以懷來命帥嘉謀亦乘機而破敵淳水朝宗之浪方鼓威聲蓁街獻捷之音載光睿算臣伏限所守不獲奔詣闕庭無任瞻天戀聖歡呼激切屏營之至

賀潘美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狀報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雲應幽朔等州行營都部署太師潘美等奏僞命節度副使趙希贇等率軍民一萬五千餘人歸降并飛狐北殺下賊軍三萬餘人活捉到僞命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已下及收到衣甲器械羊馬牛畜牌印等不少者伏以睿算無遺王師繼捷塞外之飛章盛至寰中之吉語交聞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聖德昭彰天機果斷垂衣裳而致理治即

用文利弧矢以宣威動惟經武狼星未滅宜鉄鉞以
專征虎旅爭先鼓雷霆之奮怒狡係單于之頸郊廟
獻俘卽覃英主之恩策勳飲至車書混一歷數登三
表瑶圖保大之功行玉檢告成之禮臣限拘外任恭
聽捷音無任歡呼慶快激切屏營之至

賀容寰意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十七日進奏報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
六日內品容寰意等走馬到關奉大軍於涿州南殺
下蕃賊一千餘人并應州及飛狐軍僞命官吏牽所
屬二萬餘人歸降收到衣甲鞍馬錢帛糧草不少者

伏以廟朝決勝將帥成功四夷八蠻益震威加之令
一月三捷未如神速之謀凡被照臨同深慶快中謝
臣聞周稱獫狁漢曰匈奴負恩則違背驩盟肆暴則
侵撓邊鄙苟非皇威景鑠王道融明授金鉞以專征
出玉關而拓境則何以致腥羶族類來朝禮義之鄉
烏鹵山川復正要荒之服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至仁
無敵我武惟揚以帝堯丹浦之師破醜虜黑山之衆
未踰浹日連下數城豈煩築壘以受降但廣獻俘而
執馘飲馬長城之窟金石登歌鳴鸞日觀之峰人神
共悅臣任當求瘼職忝記言廣聞奏捷之音限遠對

賀李規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三日進奏院狀報四月九日外殿直李
規走馬到闕奏大軍收下雲州殺戮賊軍並盡所有
百姓並依聖旨存留安撫訖并收到衣甲器械鞍馬
錢帛糧草極多者伏以王師乘勝戎壘克平盡白日
之照臨慶皇家之勝捷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恩

流萬國咸驩四夷執玉塗山猶犹曠賓王之禮洗兵瀚海嫖姚成破虜之勳嬰城固守者必誅侯后昭蘇者即赦罪霈涵濡之澤俾新汙染之民七德彰明三邊靜謐佇慰渠之係頸生致闕庭用億兆以爲心臍于壽域臣忝分朝寄遠在海涯恨無羽翼以奮飛徒仰天顏於咫尺臣無任惶戀歡呼激切屏營之至

賀張明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七日進奏院狀報四月九日至十一日外殿直張明等相次走馬到闕奏大軍於新城東北并蔚州南飛狐口殺下蕃賊二千餘人活捉到四百

餘人收到鞍馬衣甲器械不少內外文武臣寮取十三日稱賀者伏以細柳出兵伏皇威而必勝甘泉舉燧與飛走以俱來凡聞克捷之音共慶蕩平之策中謝伏以王者用刑之理叛則先誅戎人伏莽之心困猶思鬬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兆民子育六合家爲宇大信於豚魚薰至和於草木所以嘉禾生而靈芝出白雉貢而丹鳳來蠢茲種落之人不及飛鳴之類敢背恩信尚肆陸梁勞沙塞以驅除汙霜鋒之殺戮雲驅雷擊蜡散狼嗥委戈甲以谷量收馬牛於風逸猛將與謀臣之捷青史書勳三公率百辟以朝黃金上

壽臣忝分憂寄屢聽邊功美盛德之形容空思作頌慶吉音而鼓舞莫覩獻俘臣無任歡呼惶戀激切屏營之至

賀簡昌壽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十一日進奏院狀報四月十八日內品簡昌壽走馬到闕奏大軍於飛狐北口下寨有蕃賊救援蔚州尋趕趁二十餘里殺下首領二人并殺契丹三千餘人捉到馬三百餘匹收到衣甲器械不少者伏以驅除戎狄恢復邊陲四方聞勝捷之音千載慶升平之運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

掩前王念汙俗之來蘇軫漁陽之未下風雷威令體天道之惡盈鼙鼓戒嚴謀帥臣之薄伐追奔逐北斬馘獻俘以敗不相救之戎立舉必成功之策行清氛祲即詠凱旋漢家無烽火之虞禹畫正要荒之服臣限違朝闕叨守詔條陪壽觴稱慶以無由望魏闕歡呼而但切臣無任抃蹈惶戀激切屏營之至

賀張冲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狀報四月二十五日張冲走馬赴原作趁闕奏大軍在蔚州城下有城內壯丁許彥欽等結連本城兵士五千餘人殺逐出契丹首

領蕭毀理及捉到僞命同州節度使充蔚州鹽城使耿紹并男孫共四人把定城池歸明尋入城安撫者伏以廟祉乘靈邊疆克復三軍勇勝之勢迅如疾雷萬方慶快之心融爲和氣庫本作中謝膏雨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體法玄穹建用皇極勝妖以聖明之德禦侮行仁義之師禹別九州夷狄遠居於荒外唐分十道雲嵐近在於河東戎性不常狼心既野中原多事叛違則輒肆侵漁聖主臨朝攻取則自然敗北城中士庶或逐出於元凶塞外貔貅或生擒於渠帥斯乃天贊平戎之策神資無敵之謀致彼人心自相矛盾成

奪到牛羊車帳衣甲器械不少者伏以方隅勝捷之音天聽遠達華夏歡呼之列日域遐周中謝臣聞邊鄙之虞有備無患蕃戎之性驅去復來是資邏沙之兵時聞克捷可賞嫖姚之將屢獻功勳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道德爲藩慈儉曰寶王度貞明於金玉皇風混下於車書戎狄來朝必飾蕞街之館犬羊入寇即謀得駕御四夷之術俘與榆塞之師周憲章五帝之謀得駕御四夷之術俘囚操秧郊廟登歌彰軍禮之允修見睿謀之不測臣方膺詔旨將赴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歡抃激切之至

我國討不動干戈金微玉關復置羈縻之郡楊柳林杜庫本詩柳杜秋杜落佇旋邊逖之兵昭彰聖功歌詠睿德臣伏限所守恭聽捷音阻覩露布以獻俘但仰雲天而拜慶臣無任歡呼惶戀激切屏營之至

賀盧漢贇奏勝捷表

臣錫言今月二十三日進奏院報十二月二十五日代州駐泊副部署盧漢贇等差高班內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賊軍入界打劫尋於土鐙寨殺下蕃賊斫到首級二千餘个活捉到契丹五百餘人馬一千餘匹及殺下北大王男一人監軍舍利庫本作錫哩一人首級

表二　勞記附

賀田重進奏捷庫本誤勝表

臣錫言今月五日進奏院狀報十一月三日定州駐泊都部署田重進奏殺下蕃賊并奪到鞍馬衣甲器械不少者伏以師出以律動必成功天道惡盈叛必先討多壘已平於千里提書何止於百函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該軒道德湯武功勳寰區已致於升平黎庶方躋於富壽彤闈日旰猶聽政於萬機清禁漏殘

已求衣於五夜動圓穹而感方載祥瑞畢呈左滄海而右流沙車書混一豈謂垂衣之化未賓左衽之人舞干羽以不來出車徒而薄伐一之日則壺漿滿道來迓王師始則汙染之人背胡沙而歸漠土二之日或力屈來降或困猶思鬬此乃腥羶之衆依水草而擾邊疆旗頗蕃練於邊機魏尚弛張於方略風毛雨血比驅獵於戎夷神算天機已蕩平於區域

二

臣錫言今月五日遞中報十二月五日定州駐泊都部署田重進等奏易州十一月二十二日契丹賊軍入界打劫遂差三指揮却往北界二十八日打破歧溝關殺下賊軍一千餘人收虜到鞍馬牛驢不少所有歧溝關城內錢帛糧草衣甲及人戶舍屋並總燒燬訖今月八日內外文武百寮稱賀者伏以邊上提音遠聞於旒扆寰中喜氣高薄於雲天中謝臣竊以戎人犯境蕭關必務於驅除猛士守方沙塞果聞於克勝伏惟皇帝陛下躋民壽域偃伯靈臺列庭衢於八荒執玉帛者萬國契丹獨建諸族尚未來王稽塗山後至之誅遣代馬新羈之惠廟堂成算既增貔虎之威將帥立功式表雷霆之怒

三

臣錫言今月三日進奏院狀報十二月十八日定州駐泊都部署田重進等奏十二月二日殺下契丹五千餘人收衣甲器械不少者伏以兵機貴速剋如時雨以行師戎壘盡平屢慶使星之告捷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王道方融玄功不宰消羆階於邊鄙壽域生靈周宣伐玁狁之詩已流金石漢史滅匈奴之策既黍廟堂干里天山已爲內地三秋沙漠永息驚烽農夫狎野以耕桑將吏勞旋於封爵玉閣虛候浸書軼於外區金策告成讓功庸於上帝臣忝權符竹

限遠闕庭

賀南郊表

臣錫言於沼州伏覩今月十七日赦文南郊禮畢者禮盛嚴禋恩覃在宥凡樂文明之化寧勝舞蹈之歡中謝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聖德日新睿謀天縱晉越既歸於土宇華夷遂混於車書貞觀太平未侔今日開元無專豈及此時公卿既上於鴻名玉帛爰新於祀典一陽來復隨德澤以融和肆赦從寬霈恩波而滌蕩幽囚盡釋逋欠咸蠲軍功示悅賞之誠戎奔布懷來之信贈加風樹觀象既符作解之思率土歡心大慶禋宗之禮臣限拘所職不獲奔詣闕庭

二

臣錫言今月五日伏覩制書南郊禮畢改元大赦者封及圜闕遷宮官資復以出綸之命遠人家屬遂其懷土之心念功先厚於策勳鄉物下周於掩骼連山達於圜穹慶賞遂周於率土彩載之內井躍皆同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端拱無爲太平已致兆庶既躋於富壽萬靈方效於禎祥所以祀天報光大之功爲民禱豐穰之福升煙纔畢惠澤旁流作敷圜圄久空仍布害災之令萑蒲無警亦覃肆赦之恩征賦已輕更令蠲復徵償至寡咸許復除天波蕩滌以無遺王道坦夷而有截勳庸先賞勞効均酬俾人敦修睦之風命之封蔭延世舉邺孤之典榮以存亡加以矜寬居作之人牽復左遷之吏和氣周物祥光麗天所以層授人時遂改雍熙之號禮成樂備佇修封禪之儀臣限權六條方遙雙闕不獲奔詣玉階無任樂聖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謝轉起居舍人表

臣錫言今月七日遞中伏蒙聖恩賜臣官誥勅牒特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直史館者祇膺寵命遷陟華資不離近侍之班俄忝記言之職徬徨拜受榮懼交并伏念臣遭遇明時踐揚清貫才識固慙於兼茂勤勞常愧於未伸遺補美官繼塵圖籍封章輒見嘗受聖知加以兼館殿之清華歷藩宣之委寄榮踰始望忝已居多豈謂纔畢嚴禋遽霑慶澤珥筆丹墀之下戀闕深頒條滄海之濱分憂豈稱敢忘恭恪以贖貪叨

陳州謝恩表

臣錫言臣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蒙恩改授官資兼
受勅權知郡事已於今月八日上庫本作任訖祇膺朝命
領守詔條內省非臨莅之才外任當重繁之寄感戴
恩寵雖實知榮夙夕憂惶何以致理中謝臣每念文
學之性固無所長諒直之心庶幾有補始自祕省擢
升諫官初上封章遽蒙聽納尋下御札徧求直言仍
賜臣勅書以示嘉奬以臣所言者罷交趾之役以臣
所諫者去髡鉗之刑其餘所陳不敢備述勅書喻臣
曰今後凡有見聞更在無辭獻替或行或寢斷自於
朕心盡節盡忠勿渝於爾志臣所以嘗思啟沃上答

聖明每有見聞必陳章疏非敢沽直臣之譽但欲酬
英主之知臣蓋遠人幸逢昌運涉遐阻大關知蜀
道之難孤苦零丁挈家北秋蓬之轉遇陛下初登寶
位親主文衡於七十四中忝第二人及第不數年列
在遺補帶館殿之職先前年擢知制誥爲侍從之臣
忝幸若斯報答無所去歲稍因愆戾方軫念勞臣奉
勅於太一宮禱告靈仙祈求雨雪臣所以輸忠罄節
因事上言言多狂愚事頗切直天聰朱聽亦有施行
聖慈優容幸無罪戾洎陛下受寶策以新徽號御正
殿以朝千官臣以歲節假中先受恩命爲差出則無

例告謝未朝謝則無因立班行事捧策之儀空思珮
委祝壽稱觴之禮不與山呼戀闕之心但傾葵藿頒
條之寄若履冰淵朝廷重委之榮懼不克荷交親相
勉之意亦有所聞以臣屢因上書致茲落職雖文翰
之職豈臣所能而物論之間以臣爲誠臣心匪石雖
獲罪以宣辭衆口若鉗豈達聰之有補況臣迹踈性
拙言直道孤慮公事之闕遺去天顏之咫尺敢不躬
親郡政上副憂勤佩服官箴免孤任使然錫盡心無
愧期百生酬君父之恩揣分自知重荷制比神仙之
職

海州謝恩表

臣錫言伏蒙聖慈以臣莅事疎遺錄間淹滯尚寬恩
宥責授檢校右散騎常侍海州團練副使已於今月
十一日到州訖祇膺朝命感懼難任中謝臣聞懲勸
欲行賞刑必正示無私於天下表至理於區中實聖
明所守之先綱紀有常之始臣素無才識本乏聲塵
每念生於劒南鄙在草野父母訓勵早令讀書鄉里
薦稱遂謀干祿相繼數舉未成一名洎朝廷書軌混
同文物光被臣始攜持老幼涉歷險艱往來咸秦羈
旅京闕值陛下嗣登寶位振起儒風徵才不遺羣英

咸至臣年三十九及第便授官資達不因人驟升華
貫閣下三載每愧忝塵淮陽二年遂致遺曠據其罪
戾合竄遐荒尚蒙宥過之恩俾列副戎之秩東海之
郡去京不遥南風之薰順流而下程途自便骨肉隨
行罪重責輕恩深感極洎知幸驚魂省躬循過咎
之所因荷生成之罔極披陳愚懇雖在表章敘罄感
懷合貢歌詠謹奉表稱謝并進五言感聖恩詩二十
三韻干冒宸嚴以聞

謝量移單州表

臣錫言今月四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

貢授單州團練副使散官勳如故者五色絲綸頒於
海上貳車官秩移近京師既拜命以欣榮彌省躬而
感懼中謝伏以禋宗云畢慶賜遂行捨罰策勳方需
惟新之澤赦過宥罪遐均作解之恩臣每念遭逢驟
塵清切入居綸閣莫伸潤色之勞出典郡符有愧憂
勤之旨俾從左宦尚未周星爰遇嚴禋例該殊渥滄
溟之上隨槎泛以將歸白日之輝覺葵傾而愈近敢
忘補報仰答休明

謝特授工部員外郎表

臣錫言臣今月二十六日蒙恩特授工部員外郎爲
無例於崇政殿告謝尋於二十七日謝恩訖臣伏覩
臺司引見左降官凡百餘人唯臣獨授官資復歯班
列循省榮懼不知所裁中謝臣伏以受恩特庫本作獨深
敘感亦切苟不披露肝鬲敷陳始終則何以表聖人
特達之恩何以見微臣遭逢之幸伏念臣稟受之性
愚直自知遐遠之人孤危自奮遇陛下擢登寶位親
主文衡臣詞藝非長器能無取軒墀之下賜以策名
科第之中復在殊級揚歷官序便居侍從之班臨莅
公途常守廉勤之節此外不忘筆硯載成詠歌始因
進升平詞擢爲諫官後因上封禪書令知制誥遷授

非次報答無由是以有所見聞輒形章疏靡詳事理
厲貢芻蕘臣子之心唯思讜切君親之意不罪狂愚
陛下所以賜臣奬喻勅書欲廣上言之路陛下因臣
特降御劄旁求敢諫之人德至明而無不照臨道至
大而無不包納臣又嘗因聖節獻貢蕪詞蒙陛下怡
天睠而優容降宸章以宣和臣又嘗因時雪輒進歌
行珠旒亦賜於披觀金口曾垂於嗟賞臣至愚至陋
無藝無能有如此徼榮有如此遭遇雖殺身無補於
萬一而過分寔免於顛隕洎閣下改官淮陽典郡素
無政術但守詔條然京輔之間豪猾難理州郡之職

智慮不周負陛下拔擢之恩孤陛下憂勤之旨致有
公過上煩聖聰每思受恩既異於常倫受責亦宜於
加等陛下尚寬朝典俾副戎車不踰年遂赦量移未
周歲抽歸引見臣得生還帝里獲面天顏慶幸已多
私願已適豈期聖造復賓周行自衆多罪人之中授
清華外郎之秩拜官之後受命以來夙夜省循俯仰
慙懼感君恩之特異倍激私誠慮公道之或虧實憂
官謗將何名節用贖疎遺敢不遵臨深履薄之言守
補過盡忠之訓冀伸微效上答鴻私

代李給事惟清讓密拙啓

臣某言今月日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以本官同
簽署樞密院公事者綵綸之命恩出非常樞務之榮
任當不次循涯增惕闇寵若驚中謝臣聞天高聽卑
陳力就列古既存諸方策今得敷爲讓章竊以臣本
諸生素非奇士偶讀書史遂玷科名遭逢盛時驟居
清列才能無取器業無聞歷官以來微効蔑有常憂
隕越每誠庫本作懼滿盈而陛下擢於流品之中實諸華
顯之職陛爲大諫讜言無補於清朝遷拜冬郎駿奏
豈伸於叛職才微任重既而罷錢穀之司責淺恩寬
尚命以藩宣之寄番禺重地交廣要衝上奏詔條外

臣錫言今月八日進奏院狀報鎮定高陽關馬步軍
都部署曾潛等奏九月十七日先鋒都監石普等殺
下蕃賊二千餘人斫到賊頭五百个奪到馬五百匹
衣甲器械不少奉聖旨取二十五日稱賀者伏以明
君御宇聖模方協於天機猛士守方武略咸遵於廟
算果致平戎之績以成禦寇之功凡在照臨孰不歡
慶臣嘗讀漢書每篤邊事當文帝承祧之始有匈奴
犯塞之虞騎大雲中兵屯細柳但設備胡之策未聞
克狄之功伏惟崇文廣武聖明至孝皇帝陛下道冠
成康德高文景承太祖太宗之大業應無爲無事之

昌期三邊平寧萬邦謐靜禋祀宿齋清廟方表孝思
以上十字疑有譌脫効慶靈者百神執玉帛者萬國豈夫羊之
衆敢肆猖狂勞貔虎之師遂行翦滅以前茅之斥候
成破竹之功勳捷奏星馳朝閭旒冕歡聲雷動夕徧
寰區千官慶武定之基四海仰威加之德臣伏限所
守不獲稱慶闕廷

賀冊尊號表

臣錫言臣伏覩報聿臣百官上冊尊號者伏以聖
主承祧方新鳳曆羣臣推美爰上鴻名巍巍既與天
比崇赫赫同大明之照凡在覆載無不歡呼中謝臣

早逢昌運常事先朝見盛德大業之光輝成積善餘
慶之昭報仁莫先於守位孝莫大於揚名伏惟崇文
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寶祚傳昌璿圖毓粹三載
諒陰之禮候紀爰周千官拱極之儀推崇敢後以爲
至道廣大上玄崇高經天緯地謂之文禁暴戢兵謂
之武惟睿曰聖燭理爲明孝惟百行之先仁冠五常
之首封章屢達聽覽方廻沖讓合於道樞虛受符於
易象尚以薦享清廟禋祀郊丘方從嶽美之稱以示
後先之式恭以春秋鼎盛皇王節高雖成康仁賢豈
逾盛烈文景儉靜孰侔嘉猷慶賜浹於華夷大禮光

表三笏記附

賀大赦表

臣錫言臣今月十四日伏覩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聖德廣大鴻名昭彰報功于天推恩逮下發祭汗之大號示乾健之垂文慶賞兼行罪戾並釋覆載之內歡呼畢同由謝臣聞郊祀天地配享祖宗孝莫大於斯禮莫盛於此伏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紹登寶位繼守丕圖莫厝禀於自然仁和發於至性

三載恭默萬方平宣示慈惠則刑約條科念忠賢則委用耆舊文德在省禮樂居先武功其神暴亂自弭以一陽來復有事于南郊肆赦遂行宣令于北闕夕漏天下先陽春而布和風行域中與品物而更始釋放刑禁矜寬過尤蠲復租征招懷違叛勳勞先賞遺滯旁求惠孚惸嫠恩加存沒合天波之蕩滌同壽域之蹐升鳳儀九成方樂升平之化山呼萬壽佇觀封禪之儀臣恭守詔條遠在淮表執籩豆而侍祠祭就列無由傾葵藿而仰照臨馳誠但切

謝加勳表

臣錫言臣今月九日伏蒙聖慈賜臣官告一通勅牒一道加上柱國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進受勳級彌覽忝塵伏念臣幸逢昌運早踐周行東觀西垣揚厲斯久內庭外郡委任非輕慙無茂異之才上答照臨之德今以郊祀云畢慶賞方行是先春布令之辰與物惟新之際懋功業者酬其爵土旌績效者轉以勳階臣素無微勞亦受殊賜柱國加於上字庫本作宇既荷峻遷勵節發於中誠敢忘盡瘁

行在起居表

臣錫言今月十五日遞中伏覩御札以逆胡犯順大

駕親征法天道之運行舉王師以薄伐百神受職二儀儲祥風霜助肅於皇威金玉必真於聖裕臣錫伏限所守不獲扈隨

賀聖駕還京表

臣錫言今月七日伏覩制置茶鹽司報狀聖駕正月二十二日還京者伏以萬方係望鸞輿景從以天旋六師凱還鳳闕策勳而飲至昭臨之下歡慶畢同臣聞聖明御宇既任賢撫理以安民夷狄犯邊則命將驅除而出境布在方策形於詩聲伏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嗣啟丕圖恭臨大寶聖文神武冀

自天資膺算英謀諒符幽贊八表混同於書軌百蠻
奔走於梯航詔邊吏以修德而契丹
久隔聲化未悛禍心侵軼邊陲刼略生聚疆場飛奏
將帥請行聖慈軫卹於征討天道
助順王師立功不暮月而塞垣謐寧未踰時而車輅
旋復星辰環拱既瞻北極之尊士庶山呼俔慶東封
之禮臣忝分朝寄遠限淮濱當鳴鸞順動之時無由
扈從及翠鳳廻還之日莫遂班迎仰首堯天向日但
傾於葵藿馳心魏闕朝宗空羨於波瀾

賀德音表

臣錫言今月九日遞中刑部牒連到德音釋放罪戾
及蠲免逋欠招懷違叛旌勞能者已盡時施行申
奏訖伏以漢殿凝旒百辟慶朝元之禮舜絃應律萬
方覃在宥之恩凡仰照臨孰不慶抃中謝臣聞順時
布令必欽若於典章視朝臨軒宜普行於恩澤伏惟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動天以德守位以仁
建中于民推思待下金玉必真於王度地天交泰於
昌期以月紀歲實日當初吉衮冕升太微之座星辰
羅拱極之班君臣會朝盛禮斯畢雷雨作解恩制遂
行歡聲還徧於八紘喜氣盡浮於雙闕德音所至庶

獄咸空惠渥旁流逋租盡釋郵滯淹則吏員減選示
綏懷則寇盜攸歸捐軀爲國者存歿霑恩抱器懷才
者薦揚有自風行地上既符發號之文雲起封中佇
慶告成之禮臣謬膺朝寄遠奉詔條星霜再周未展
涓埃之効軒墀久別但傾葵藿之心

賀老人星表

臣錫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錄到宰臣與百寮詣東
上閤門拜表賀老人星見并批答者伏以聖君御曆
自膺萬壽之期上帝垂祥方協千齡之運中謝臣聞
勤天以德由誠信發于中與日齊明謂照臨治庫本作逮

臣錫言十月三十日進奏院報十月八日閤門准樞
密院劄子雷有終等奏九月二十日巳取下益州城
池入城殺下賊軍三千餘人所有在城百姓並無殺
害已招安訖九日文武臣寮稱賀者伏以聖君御極
寰城已寧凡在照臨孰不歡呼 中謝 伏惟崇文廣武
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謨猷天縱道德日新至信及於
豚魚深恩被予草木昨以坤維分野民或罹災井絡
妖氛兵因致討成算授之於中禁提音自至於外區
劍閣先平乃 原本作州後破王師出如時雨儒臣應於

將星果成克捷之功共樂升平之慶臣忝分朝寄遠
在海陵關即吏之飛申已除小寇闔鼎司之入賀盡
率具僚限守土於淮濱阻綏班於闕下誠如葵藿但
傾向日之心迹在江湖空羨菱朝宗之浪

賀殺下王均表

臣錫言今月五日進奏院報雷有終差寄班供奉官
安守忠到關奏石普楊懷忠馬貴同共部領軍馬往
榮州路趕趁潰散軍賊王均等十月三日到富順監
楊懷忠馬貴前陣先與賊人相見一合殺下軍賊斫
到王均首級掩殺招降到賊人并草補人員等共六

千餘人奪到衣甲器械物色不少其賊並已翦除淨
盡奏聞奉聖旨劄與中書閤門御史臺取今月二十
二日稱賀者伏以王師所至無不成功賡略遐宣屢
開獻捷凡在區宇孰不歡呼 中謝 臣每讀邸報方樂
時平巳蜀久安邊隅無事防秋戍卒忽自叛違禦侮
出師已聞翦滅由天道之助順見聖策之無遺伏惟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嗣守丕圖恭臨大寶
濟民於仁壽之域待下以誠信之心猛士守方以恩
威而撫馭遠人受賜同覆載之生成豈謂將校負心
輒懷逆節據城池而僭竊勞師旅以蕩除尚望生全

更敢逃逝天施疎網豈漏凶徒陣有前鋒先誅元惡
斷其首領奪到甲兵掩殺至多招降不少捷奏星馳
於闕下歡聲雷動於域中益部山川永息寇虐之患
蜀城父老式歌弔伐之恩仰賴慶昌期彌隆景運臣忝
分朝寄介在淮濱趨玉階以無由望金門而伸悃

遺表

臣錫言臣闇修短之期固有定數臣子之志空戀明
時忍死遺言瞑目長往臣誠悲誠嗚頓首頓首伏望
陛下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
與宗廟社稷爲福與天下億兆爲主臣無任感嗚悲

哀之至謹上遺表永辭聖明臣誠哀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謝知制誥笏記

臣錫言臣伏蒙聖慈賜臣官誥一通勅牒一道特授臣知制誥者祇荷寵榮不任感懼伏念臣聲光素淺文藝非高東觀濡毫不足與史官之列西垣掌誥安能司王者之言豈謂聖慈擢升清近籲綸鳳閣彪非潤色之才委珮龍墀忽在論思之地敢不冰泉勵節綢素研幾上酬英主之旨謹拜表陳謝以聞

謝工部員外郎笏記

臣錫言伏念聖慈賜臣官誥一通勅牒一道特授臣工部員外郎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素之時才謬分憂寄爰因公過出佐方州未逾年遂叨量移未周歲蒙恩引見自循過咎敢望恩勞豈謂聖造矜容宸慈光被俾歸郎署復齒班行敢不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答乾坤之施用明低礪之心

謝直集賢院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勅牒一道令直集賢院者祇膺榮命感懼交并伏念臣學識才能不偕時彥華資顯職屢忝恩光未伸微勞復霑殊渥金殿集仙之職

玉陛近侍之榮內省庸虛益惭尸素敢不服勤儒行祇礪臣誠上酬覆載之恩永報照臨之德

謝復戶部郎中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授前件官依前充職者祇膺寵命感懼交并以慶賜方行殊私驟及郎曹念舊既承牽復之恩帝澤惟新實繫遭逢之幸伏念臣器能無取文學非優早揚歷於清華每兢慙於尸素豈期聖造擢實榮班復五品之華資益知忝冒樂千年之景運彌覺光榮唯勤忠悃之誠上報照臨之德

謝皇太子笏記

臣蒙恩授戶部郎中仍舊直集賢院充職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錫素無才識早玷官常爰當慶賜之辰復荷優隆之寵此皆伏蒙皇太子鴻私廣被睿德無私致粉署之殊榮爰陞賤品荷儲闈之大造徒激微誠永勵恪勤上酬覆燾

謝改吏部郎中依前直館笏記

臣錫等言伏蒙聖慈各賜官告勅牒蒙恩除授吏部郎郎中仍舊充職者祇荷寵光不任感懼竊念臣等器能無取文學非優遭逢既自於先朝揚歷驟升於

清貫或綸闈效職或史閣策名但貽尸素之譏未展涓埃之報今伏遇陛下嗣登寶位光啟鴻圖普覃雨露之恩仰荷雲天之澤

謝改賜章服笏記

臣錫言臣蒙恩改賜章服祇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素無文藝本乏時才遭逢既自於先朝揚歷驟升於顯秩忝塵斯久報效未伸每愧貪叨但慙尸素豈謂聖慈曲被寵命惟新象簡朱衣念其久賜金章紫綬錫以增榮唯勵丹誠上酬乏造

謝充彭城郡王生辰使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差押賜彭城郡王生辰例物者祇膺睿旨感懼交并伏念臣早受聖知累塵近職內庭差使未踰浹旬王邸誕辰復令將命荷稠重之渥澤循省難勝承賜之光榮兢慙愈切

謝兼侍御史知雜笏記

臣錫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授兼侍御史知雜事祇荷寵光不任感懼臣等遭逢英聖塵玷清華當策勳行賞尚列軒墀每憑尸素忽沐涵濡之澤遽塵端副之榮事祇荷寵光不任感懼竊念臣才能無取齒髮已衰別以申明典章必資諳練故實俯循閭懦寧振起於朝綱仰玷選掄但徬徨於官次敢忘勤瘁上答休明

奏狀一

謝郎刑

右臣今月二日遞中伏奉勅書以蒸暑之時條理刑禁并賜臣優詔勉喻者纔臨畏景遽軫皇慈仰瞻貫案之文刑章已指俯閱出綸之命王道彌光伏念臣職忝分憂任當求瘼上體哀矜之旨敢忘勤瘁之心囹圄潔除飲膳供給湯藥必拙於疾苦水漿用滌其煩蒸每務躬親不至淹滯仁主好生之德既已昭彰

微臣述職之誠唯增恭恪臣已畫時錄勅施行訖

二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遞中伏蒙聖慈賜臣勅書一道以時及鬱蒸恩隆軫惻丁寧諭郎刑之旨慮有滯淹撫問承出綍之文彌增惕勵臣竊念早塵睿鑒擢在掖垣每畏景之纔臨觀舊章之必舉哀矜之意既得代言欽郎之詞亦曾起草況今自爲長吏恭布詔條導俗宣風固當已任親民聽訟但守公方仰分宵旰之憂未展涓埃之効敢不屬因炎暑更切專勤疾病者湯藥必供縲紲者飲食無缺掃除禁室置給水漿

重囚則無至淹延輕繫則逐旋疎理決日常親於慮問囹圄扉迫及於空虛上酬委任之恩共慶長嬴之令仍尋錄勅散下管內施行

三

右臣今月十七日遞中伏蒙聖慈賜臣勅書一道以炎蒸之時下欽郎之詔凡守官次祇奉朝章始聞命於哀矜次符恩於撫問愧扑交切循念尤深臣本非強明屬當委任自分竹使再應梅時慙無安撫之才仰副憂勤之旨當赫日可畏南風正薰敢不上體皇恩俯道時令大小之獄豈但躬親夙夜在公不令淹滯至于飲食充給囹圄潔除或水漿滌其煩蒸或湯藥療其疾病已有先勅偏下有司謹當宣布詔條勸郎人隱協天地長嬴之令應帝王軫惻之仁

四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遞中伏奉勅書爲郎刑獄兼蒙恩奬諭者伏以天道運行既當炎暑皇慈軫郎諒協長嬴慮庶獄之滯淹憫縲囚之困苦出綸之命務在矜寬解網之仁孰不感戴臣忝分憂寄恭守詔條敢怠躬親免孳委任訟庭聽斷雖愧通明圜扉禁留常勤決遣況刑清事簡運屬升平令肅恩寬人無枉濫

皆聖主慈仁之所及豈微臣政理之可求丹詔遄臨
特諭哀矜之旨黃沙既啟盡承欽卹之恩臣尋依勅
命散行管內訖

五

右臣今月十三日遞中伏奉勅書以候及長嬴時當
炎暑獄訟之理既上軫於聖慈撫問之恩亦下及於
凡品俯僂披閱虔恭奉行況宣導化風臣之職分躬
親刑政敢忘專勤重輕禁繫之人無至淹滯供給潔
除之事不住指揮仰副詔條勉遵朝旨順時布令合
大道之昭明矜罪卹刑暢物情而舒釋人歸帝德舞
咏南風之薰身係使符思歸北闕之下

三

六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遞中伏蒙聖慈賜臣勅書一道
令疎理刑獄兼加撫諭者伏以南風之薰舜絃方奏
北闕之下漢詔爰行既自適而陟遐協順時而布令
當天道長嬴之際推帝心欽卹之仁方國咸周共體
哀矜之旨圜扉所繫盡承疎理之恩玄象夜闕庫本作瞻
貫索騶稀於星彩丹書曉讀出綸俄自於日邊臣謬
以頒守六條躬親庶獄但仰泣辜之德慙無聽訟之
才唯勵恪勤庶無滯滯夙興夜寐虔遵明慎之文事

簡刑清唯樂升平之運

謝賜冬衣

右臣今月十三日祇候內品任延保到州伏蒙聖慈
賜臣紫欹正緜旋襯一領并勅書撫問兼賜屯駐本
城諸軍員寮等衣襖已准宣俵散訖伏以江國祈寒
之際金門慶賜之初瑞雪纔飛早梅方折俯閱出綸
之詔拜手知榮跪承挾纊之恩撫躬增感竊以臣忝
分憂寄豈著微勞揮涕以霑襟寸心何以報之在笥益勵丹衷

二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教閱內品林延壽至伏奉勅書
賜臣紫欹正緜旋襯一領兼賜屯駐本城員寮衣襖
已准宣俵訖歡呼拜恩俯僂跪受詔以出綸之命宸
獎難勝頒之在笥之衣戎容共悅伏念臣久違近侍
繼忝分憂美服駕榮敢忘益恭之訓撫躬知感寧酬
慶賜之恩

三

右臣今月四日翰林待詔王祐至伏蒙聖慈賜臣勅
書一道勉諭并賜紫欹正緜旋襯一領兼賜就糧諸
軍員寮等衣襖尋准宣俵散訖伏以祈寒之節初戒

於霜嚴慶賜之恩普覃於天下守方猛士衛社勳臣宜挾纊以頒宜表出綸之渥澤臣忝分朝寄叨布藩條慙無襦袴之謠亦荷衣裘之賜俯伏拜慶歡呼戴恩喜動連營春色先歸於細柳職拘守土夢魂徒繞於禁林

四

右臣正月二十八日翰林藝學光祿寺丞郝承惠到伏蒙聖慈賜臣紫欹正觚旋襴一領并賜勅書撫問兼賜員寮衣襖已准宣俵散訖臣忝分憂寄未展微勞爰及祁寒例霑慶賜俯慺聽出綸之命歡呼承在

笥之衣禮厚頒裘省躬靡稱恩深挾纊撫己難勝唯堅忠恪之心上報照臨之德

五

右臣今月八日使臣後苑打毬祇候三班奉職張珏押衣襖到伏蒙聖慈賜臣勅書一道并紫欹正觚旋襖一領及軍員冬衣等已依宣命俵散訖伏以祁寒初戒慶賜成均星使降于禁闈時服頒於郡國竊以臣素無才術叨奉詔條歲月再周勞効未著承出綸之問諭荷挾纊之恩榮捧圭而既覺難勝束帶而益知靡稱歡呼就列拜聖君臨照之私感激于懷愧徵

臣尸素之幸敢不恪居官次慎守公方冀伸絲髮之微勞以答君親之厚施

六

右臣今月日秋官正趙昭益到州伏蒙聖慈賜臣勅書一道撫問并紫欹正觚旋襴一領者伏以祁寒初屆慶賜遂行天人降自於禁闥時服頒宣於外郡臣忝分憂寄恭守詔條愧無勞能亦荷寵錫俯慺閎出綸之詔歡呼承挾纊之恩輕暖在躬朔禦風霜之凜冽蔬慙省己霑雨露之涵濡唯勵丹誠上酬玄造

賀德音

右臣今月三日夜密院馬遞到勅書一道以炎蒸時序推恩既表於哀矜輕重刑名布令普行於滅降已盡時散下管內施行訖照臨之內歡歲畢同伏惟皇帝陛下道洽泣辜仁深解網四時合序薄賓方戒於長嬴萬物勞懷庶獄先憂於枉撓至于言形罪己念切向隅徵無納者悉與蠲除杖已下罪特令免放動天以德仰瞻而貫索星稀感物以誠解慍而南薰風至臣忝領條詔已踰歲時愧無微勞上答玄造每遵朝旨囹圄靜而屢空方樂時康刑法措而不用

右臣今月十三日遞中伏奉德音應見禁罪人減降
決遣者陰陽之數亢旱有時聖哲之心宵旰爲念慮
科條之尚密致刑罰之未平爰以深春稍愆甘澤遂
降哀矜之詔用彰軫惻之仁遞減重刑俾從輕典人
心感悅和氣舒以雲行天意昭彰玄貺流而雨施宣
勑之日尋有霑沱播種之時悉得霑足仁主好生之
德變沴爲祥蒸民受賜之心式歌且舞臣謬膺朝寄
恭守詔條夙夜在公敢忘惕厲躬親庶獄常慮滯淹
絲綸爰降於矜覽縲紲盡除其禁繫幽鏘夜動圜扉
曉空虜德所覃大賚斯普仰稟憂勤之旨俯增尸素

之懷臣尋依勑施行訖

謝賜曆日

右臣十二月二十九日遞中伏蒙聖慈賜臣宣頭一
道雍熙四年歷日一軸者伏以堯帝授時之典周官
頒曆之儀君命先春感嶺梅而盡折王正告朔催江
柳以俱新伏念臣叨守六條已更三載俯閎履端之
始豈勝慶賜之恩

二

右臣今月十二日伏蒙聖慈賜臣雍熙二年曆日一
軸仍降勑書撫喻者臣久違近侍方忝分憂律曆頒

行俯僕拜授時之賜絲綸問念歡呼馳就日之誠榮
幷交并不知所措

三

右臣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淪化二
年曆日一卷者伏以皇明示信帝德先春頒寶曆以
授時平分四序表璇圖之撫運永慶千齡拜受捧閱
省躬知感臣忝膺朝寄方布藩條讀氾氏之農書合
周公之時訓勉人耕作欣節候以無差與衆頒行見
陰陽之不忒豈煩闕牖天道已知徒限部符宸階尚

遠

四

右臣今月十九日伏蒙聖慈賜臣咸平三年曆日一
卷者伏以日宮供職既遵守於中三百六旬七十二候
行於新曆履端於始舉正於舊章王者授時遂頒
開卷有得俾人不迷慶賜所均先春而至臣忝分憂
寄恭守詔條黎元是親勸課爲本紀候昭著與農書
而共披陰陽運行同聖德之廣被卽應玄造豈勝丹
誠

五

右臣今月四日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慈賜

臣咸平四年曆日一卷者伏以星廻于紀月周于天堯仁既則於上玄禹服遂頒於新曆臣才非典郡任重親民披分至啟閉之文知勸課撫綏之節所念一蓮天闕三換王正寒暑往來鴻鴈遂隨陽之性草木萌動葵藿有向日之心萬國授時拜閱但欣於慶賜明堂讀令禮儀空羨於榮觀

進賀聖節

右臣伏以千齡應運萬國同歡彩虹流渚以呈祥率土充庭而執贄前件絹出從公帑入貢宸階用馳北闕之心仰祝南山之壽謹差某乙押領上進干冒旒宸

二

右臣伏以虹流華渚電繞辰樞凡居率土之濱咸祝後天之壽前件原闕庫本補絹出於公帑貢入明庭遇干年慶誕之辰同四海歡呼之志謹差某乙押領上進干冒宸嚴

三

右臣伏以上帝垂祥聖人誕慶當紫氣充庭之日是黃金爲壽之辰況祝堯齡皆循禹貢前件絹賦租所入京國上供願同率土之濱用慶後天之算謹差某

乙押領上進干冒宸嚴

四

右臣伏以承天嘉節謝聖宸辰凡居禹貢之封疆盡祝堯仁之富壽前件絹那民租賦國帑貯留用充貢奉之儀以表虔恭之節謹差某乙押領上進干冒宸

代宰相謝社日宣賜

伏蒙聖慈宣賜酒食環鐶原作餅等伸陽嘉月王庫本作主社宸辰錫御肩之酒漿頒太官之餅餌祗受悅惕感戴交深捧觴雖對於堯禪借箸未伸於漢殿徒積素

餐之責豈勝推食之恩臣等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謝除婿男昌裔連庫本作連下同水主簿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蒙聖慈賜臣婭男昌裔官告一通勅牒一道授將仕郎連水縣主簿者雲天之澤俄及於私庭綸綍之恩遽加於猶子顧微勞之未展慙內舉以非宜況茲叙蔭出身本因覃慶起家入仕固無他能但以臣解縕詰之職司荷頒條之寄任遂拜章以陳乞方積憂虞蒙宸旨以曲從特與除授里閭之內一家增榮骨肉之情聚族知感矧於近地効此初官軍庫本作覃邑之間公事不少敢不丁寧

訓勵重疊諭言俾將冰蘗之心上報君親之施

謝加朝散大夫階

右臣今月八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蒙恩加朝散大夫者國家以因時覃慶與物惟新勛階叙進之恩本酬殊効雨露無私之澤亦及微臣祇荷寵光豈任感懼臣竊念素無文學驟忝披垣遭逢致身實知玷幸出入受命徒罄忠勤方解職於綸閣俾頒頒於藩省原作門階銜轉改名品遷升益爲按部之榮彌勵履冰之節

謝賜御製雪詩

右臣伏蒙聖慈宣示御製雪詩者伏以聖德動天累副憂勤之念嘉祥降雪已彰豐稔之期庶藻俄新抒妍詞於歌詠宸慈曲被俾凡目以觀覽拜捧增榮歡呼失次伏惟皇帝陛下道起三古功冠百王日覽萬機躬親庶政朝廷之事無不允釐天下之民已臻至化然五行常數稍致亢陽九年之諸素有豐備而陛下勵精益切求理彌深以至引咎責以在躬走禱祠於羣望聖心如是天鑒孚彰雲觸石以朝隮千里同色雪繽紛而夕降盈尺呈祥宿麥咸滋大田斯溥三農相慶於閭里百穀將茂詠於京坻是以感兌悅於宸

衷炳乾文於御唱白雲之句固莫繼於菁英黃竹之歌豈可侔於藻麗攸宜祕之瑤檢播以鈞天永新二雅之音式茂載歌之作臣素無才識忝備掖垣紫微紅藥之司已慙非據白雪陽春之曲受賜難勝

進瑞雪歌

右臣忝分憂寄祇守詔條勸課農桑宣導風教臣之本職敢不專勤臣實非才豈忘惕勵上賴聖德下奉朝章所以獄訟稍稀公事亦簡禾稼大稔封部無虞唯自入冬尚未降雪蓋明年有閏節氣校遲宿麥未妨農候不失窮閭深軫聖慮偏令禱祈果動天心聿

彰報應當州今月十一日已得時雪將表年豐遠近之間必獲霑足豐穰之瑞所宜詠歌臣早以非才擢在清貫因思去歲亦是深冬六出呈祥方覩盈尺兩制同列俄受急宣俾於中書錫以良會上樽賜酒光祿移厨聖制歌行初蒙陛下宣示御筵賦詠亦令臣等進呈白雲黃竹之謠豈憂稼穡君唱臣和之美堪載策書臣亦親聞德音願歌茂實令以大蜡之月佳雪及時撰成封韮之詞上黷冕旒之鑒干冒宸厓

進瑞麥

右臣伏以聖德所感和氣發祥既表異於來麰實殊

常於合頴豐年爲瑞靈貺有歸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仁深萬氣薰絃在御應朱明長養之時秀麥乃登彰玄造豐穫之理瑞圖所載信史可書既獻自於西畤合貢之於北闕臣職叨長吏任重親民躬覩慶讌豈任抃蹈謹差押衙云云

進賀南郊

右臣伏以聖君嶽嗣諒陰之制爰除景運升平郊祀之儀遂展凡居率土咸貢明庭前件絹邦民樂輸公帑所積用慶禋宗之禮冀伸贊幣之誠謹差某乙奉狀上進千冒宸嚴

奏狀二

進應制詩

右臣昨日閤門奉傳聖旨宣召赴賞花曲宴者伏以良辰美景錫宴追歡仰承明聖之恩方屬升平之運詩稱在鎬豈足擬於皇猷歌有橫汾安得侔於盛事竊念臣器能無取文學非優早塵侍從之班屢赴深嚴之召每惟徽柔常積兢慙美盛德之形容達微誠之慶抃欲陳歌詠上黷冕旒限以閤門曾受指揮不

許進獻文字今屬上林春曉內苑花新汎蘭酒於堯樽詠柏梁於漢殿雖芳叢應制釗庫本作卻渚裁詩慙非敏妙之才但抱怔忪之思數日前輒嘗賦牡丹詩賞花詩賞花釣魚詩釣魚詩因得盈編皆金門應奉之詞悉丹禁芳菲之景不敢藏秘是用進呈與今日奉宸旨所賦詩同進歌時樂聖爰因侍宴之辰比興緣情蓋受言詩之賜干冒嚴扆

謝賜九經書

右臣當州爲無經書乞自辦紙就國子監印取九經歸州今月若干日伏奉勅牒蒙恩却給還紙特宣賜九經書并釋文者伏以聖人之道著在典墳英主之恩頒于郡縣是使桐廬陋壤化爲禮義之鄉釣瀨遺民永習詩書之訓伏念臣忝分憂寄權守詔條文翁勸學之風慙無祖述宣父化民之道敢怠師資是以輒貢封章乞印經籍上干旒冕方憂典憲之誅俯降絲綸特允芻蕘之請賜書湖外文明益播於頌聲函丈席間問學驟新於王澤佇俟緘之湘岸寘彼頻宮鄉校請觀咸遂專經之志郡人傳寫免勞閱市之勤仰荷殊恩永爲盛事

乞住連水軍寄居

右臣近蒙恩澤量移單州榮慶之懷尋具表章稱謝行邁之次輒有衷懇披陳臣昨離海州今至連水訪聞綱運稍併河道未通孤舟深憚於泝流盡室復當於畏景乞從私便須至上言進退憂虞不知所措夙夕循省豈合徼求但以君親之恩所祈或遂日月之照洞鑒無遺臣素以窶貧又無兼力所到之處既闕人船出陸之時仍乏鞍乘欲乞且寄連水以俟後時郊禋庶令親屬之間稍遂便安之望干冒旒扆

謝許連水寄居

右臣今月十四日伏覩勅下連水軍伏蒙聖慈依臣

所奏爲乞於連水軍暫住以俟後時郊禋兼蒙恩便於連水軍請給料錢者臣伏念請求之懇雖上達於天聽憂惕之心慮有煩於聖聽方虞罪戾難逃鈇鉞之誅豈謂尤俞俯賜絲綸之命加以天慈曲被月俸仍寄卹其羈旅之人遂以便安之志省躬懷感聚族知恩白日近於帝鄉舉頭雖見滄波遠於魏闕廻首猶賒恭俟鳳曆三周雞竿肆赦已遂量移之志例該覃復之恩當補過以輸忠冀酬恩而展效

謝姪男昌裔加階

右臣今月十六日遞中勅牒到臣姪男前連水主簿昌裔蒙恩加文林郎階者伏以禮畢圜丘慶覃方國自天之澤既霑寀於寰區猶子之榮遽轉加於階級光生里巷龍浹私庭載惟枝葉之親得與簪纓之列舉家知感聚族爲榮難酬覆燾之恩徒訓廉勤之節臣昨因謫官已遂量移尋蒙聖慈許寄連水忽覩絲綸之命榮慶既同但傾葵霍之心歡呼所共

乞直館

右臣輒披丹懇上黷宸嚴進退憂虞難逃罪戾寢貧困迫須至敷陳伏念臣遭逢盛時際會英主謬因文學誤受聖知塵忝既深驟列縗綸之職勞能莫展豈

伸報國之誠迫至授以正郎委之近郡時才闇懦有孤委任之恩公過謫遷旋遇寵鴻（陣本作濛汪）之澤泊歸丹闕復賞通班尸祿曠官彌深惕懼陳力就列將贖貪叨伏乞聖慈俯垂照亮念臣曾備員於東觀嘗寓直於西垣願伸撰述之微勞上紀文明之盛事干冒旒扆

奏魏廷式封駁

臣今月二十六日受實封勅一道爲魏廷式封駁陳恕等不赴晡臨還司勅其奏狀云臣與田錫同共取旨吳田錫妄奏聖君遂相矛盾臣奉聖旨令獨署名

御駮奏奉勅宜令田錫詳所奏分析聞奏右臣昨二十二日於長春殿與魏廷式進呈劄子臣未讀劄子先奏稱魏廷式將斷勅取聖旨魏廷式遂將三司鹽鐵使陳恕等不赴晡臨斷了還司勅對御披讀又將刑統第一策於御前讀曰禮者恭之本恭者禮之與故禮運云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別仁義責其所犯既大皆無肅恭之心故曰大不恭於是臣遂奏云御史中丞李惟清所奏元無大字祇稱有此不恭陛下遂取刑統看并看元勅臣又奏大不恭有八條臣又奏曰臣按故事凡制勅有未允當卽駁

正其事封還詔書謂之封駁今此勅已斷遣了臣又奏臣昨日與魏廷式商量此勅緣是斷了勅然不敢堅執緣張鑒是臣親情慮魏廷式有所疑今日須至於陛下當面敷奏臣又奏曰臣於法律不熟魏廷式本是法科成事臣乞秖令魏廷式自駁奏尋蒙陛下謂魏廷式曰秖卿獨自駁奏又再謂魏廷式曰卿自駁奏臣又奏曰魏廷式欲法寺定斷元條若陛下寬減其罪所貴恩歸陛下臣之所奏陛下必一一記得今魏廷式稱臣妄奏聖君所奏安敢輒妄魏廷式又稱臣遂相矛楯臣緣所見與魏廷式所見不同所以

不敢與之同駁奏以此魏廷式奏臣遂相矛楯臣與魏廷式同句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豈敢與之矛楯若魏廷式所見與臣所見同卽臣方敢與之同封駁若魏廷式所見不同卽臣豈敢與之同封駁臣謬因文學偶忝科名幸以遭逢驟塵華顯効官史閣但閱圖書供職校垣曾知制誥典謨之事則嘗聞之刑律之書未嘗學也昨八月八日閤門受勅差臣與魏廷式同職句當敢不盡忠於陛下敢不共力於同官實非妄有奏陳輒相矛楯仰祈聖鑒俯察愚誠

泰州謝上

右臣昨奉詔旨差知泰州已於今月五日到任生事訖伏念臣素無才術驟歷官常先帝悞知貢之外制陛下擢用列于內庭臣每憂致疎遺懇無裨益難進易退輒效古人量材授官因告明主遂有狀奏乞歸館中兼以太祖史書久未了畢集賢職分願効勤勞豈謂聖意丁寧優寄差使出令典郡委以親民告謝之時旣叨敦喻入辭之後仍有所陳遽荷殊恩累降

中使再蒙召對復得頒宣仰戴恩光實踰始望恪守官次敢不盡忠自至臨行合有所奏爰當發日曾上寶封竊計愚誠尋達睿聽臣識見素淺年齒已衰惟陛下以特達知臣唯臣以愚直奉陛下兼因宣召面奉指揮候到本州若有公事或入遞申發或赴闕奏來臣實何人驟承宸睠況外郡以常行之事自素有定規若舊勅有未便之條必奏取進止臣乍違嚴扆每念冕旒敢竭愚誠敬塵聖鑒

泰州乞替

右臣輒披丹懇上黷皇明仰祈臨照之恩俯鑒憂虞之抱臣至道三年蒙恩差與魏廷式同句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事因魏廷式奏三司使陳恕已下共力於同官實非妄有奏陳輒相矛楯仰祈聖鑒俯察愚誠

犯大不恭罪爲所奏與御史中丞李惟清所奏不同臣所以不敢同其所奏自是魏廷式與臣不和以此上章乞歸館殿適值三館中差安德裕席希叟韓援宋鎬王綸李建中張復會會樂史路振等出典州郡時聞聖意謂臣亦求差遣遂有勑差臣知泰州臣以本無意求出秖爲魏廷式性識麤疎難與之久處臣所以先自求退乞歸館殿因詣崇政殿告乞免此差遣聖旨未允臣更不敢辭免遂等候春水進發未進發間伏覩二月五日御札以彗星見令臣下各陳所見臣遂於三月七日上章是日至未時宣召顧問蒙

恩以臨行特有頒賜八日朝辭九日復進封劄子十一日中使至再宣召於崇政殿西閣顧問仍蒙金口問喻甚日進發秖半年與替兼奉聖旨或有事要面奏但乘遞馬赴闕臣到任上事後尋發奏謝狀中亦略言訖蓋州郡常事可行即行不足更煩聖聽但憂離遠陛下左右之後或有譏謗所以臣不遂半年與替之詔臣今在任已二年八箇月三遘聖節以官秩未滿朝覲無由不獲隨班上壽所謂身在江湖之上心歸魏闕之下揮涕感戀情不能忘雖夙夜在公敢不惕厲而旦夕望替蓋憂疎遺兼去年曾具奏聞爲臣男長城與即今知與元府國子博士許遜家結親於今年四月成迎訖緣許遜始因官在泰州居住臣久在任慮非穩便願歸京師且在館殿供職伏望聖慈允臣所奏

謝得替

右臣今月一日伏蒙聖慈賜臣勅一道差膳部郎中崔維翰知泰州軍州事替臣今臣候替人到交割訖發來赴闕者臣伏念近發奏章求解所任追思僭易方抱憂虞蓋以臣素無才能叨膺任使考秩將滿勞效茂聞雖常佩官箴敢忘惕勵而顧歸仙殿庶免曠

遺豈謂皇明俯鑒於忠誠睿德特容於上請今已祇受制旨恭俟替人當獻歲之令辰捧出綸之優詔俯僂拜命歡呼戴恩路雖遠於清淮心已歸於丹闕朝覲在即榮慶交深

謝賜御制社日詩

右臣伏蒙聖慈以社節御製詩賜直館已下令依韻和來者伏以文昭天德實炳三辰詩與道鄰式合萬象豈臣固陋所能討論所念臣遭逢盛時伏事先帝歷清華之職次塵侍從之榮班或上苑花時或中秋月夜得與言詩之賜屢陳應制之詞雖朱葑每愧於

緣情而頌霍但承於委照今遇陛下嗣膺寶曆恭守丕圖以秋社之令辰慶豐年之嘉節堯樽湯鼎賜嘉會於館中聖藻宸篇示同歡於天下物情欣戴宸澤汪洋臣既就列歡呼覩皇家之餘慶省躬感泣觀雅道之重光敢不仰紀王猷上膺宸旨在心曰志樂三農豐稔之時扣寂求音頌千載會昌之運謹緝寫應制七言四韻詩詣通進司隨狀進呈

謝賜御製重陽詩

右臣伏蒙聖慈以重陽五七言詩二首賜直館已下依韻和者伏以千年嘉運九日良辰宸歡發於詠歌

曆宣屬於豐稔雲天六義下館閣以傳觀風雅二章與星辰而並麗臣忝竊近職忝原作忝隱其名庫本無三字注今且時塵露無益憂懽交集節序惟新良期當采菊之辰故事有登高之會君唱臣和雖理道可發於詩聲金馬石渠而就列亦承於宣示受命兢惕搆思怔忪俯慙葑菲之詞豈稱絲綸之詔

進撰述文字草本

右臣昨五月八日蒙宣詔顧問之次臣因奏乞以經史中要切之言皆於屏風寫於御座之側所貴旦夕披覽如座右銘之類臣又奏今陛下以何道理天下願以皇王之道爲理臣奏舊又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共三百六十卷取日覽一卷可周歲讀徧然不如節略經史子集作三百六十卷或萬機之暇日覽一卷所貴理亂興亡之事常在目前也臣欲撰進至明日又再承召對宣喻所言皇王爲理之道可欽曲著撰進來臣遂略言尚書堯舜典是帝道其注亦甚分明陛下稱朕亦常看尚書其注頗甚易曉臣又奏聖旨令爲先朝時所進封章臣自請假往鄭州廻尋寫寶封進呈訖所有撰進文字兩本隱其名庫本無三字注今且各爲兩卷進呈取進止欲依此撰進如聖旨允所奏即乞內降劄子指揮所是餘一卷軸稍多候撰及三五十卷旋具奏草進納今詣通進司進上件草本四卷隨寶封狀聞奏

謝內降劄子奬諭

右臣昨日通進司差人送到實封內降劄子一道伏蒙聖慈特加奬喻并以臣所進文字令餘上卷帙旋撰集得相次進來者臣本無器業素乏才能遭逢先朝驟歷華貫祇事陛下未展微勞昨因召赴深嚴再承顧問遂有所奏欲以皇王之道編撰進呈遽承英

階之知特垂聽允洎撰集之次館中將文曆令臣署
字隨例勘書所撰集既密受指揮不敢洩漏其校讐
又難爲訴免不敢奏聞相次奉勑考試舉人昨已了
畢遂進所撰草本取候進止豈謂聖恩曲被膚奬遄
臨退思庸淺之才曷稱照臨之德俯伏愧荷兢惶失
圖今因事復有愚誠合取聖旨爲所撰進文字卷軸
稍多所有館中勘書欲乞蠲免貴一志得專於檢閱
數年方就於功夫兼得逐旋進呈以備接續披覽仰
祈玄造俯鑒丹懷

奏乞不差出

右臣所撰進文字旋進五卷訖未審陛下書於屏風
已寘座隅否所進文字（隱名庫本作大略）是臣致君於堯舜
之心也嘗因宣召陛下問臣所進文字幾日撰得一
卷臣奏五日撰得一卷臣因以日計撰成之數一年
計七十二卷五年方得成就雖五日撰得一卷然須
子細披詳處有差錯或慢則檢會比覆以至寫淨可
七日至八日方了一卷今以八日之數大槩總計一
月可得三卷一年得三十六卷十年方得三百六十
卷別（隱名庫本作又別本）一十卷不在計數又作數計外其餘已
進十七卷訖餘三百四十三卷計九年餘六箇月方

始成就臣慮十年之間陛下差臣出官若臨時求免
差出是違王命也又慮十年之間陛下差臣愚見若差出一郡
至時欲免差遣是違聖旨也以臣愚見若差出一郡
不過治一方（上五字庫本依增）若留臣在館殿常以皇王之
道致陛下於堯舜也若差莅事不過供一職孰若留
臣在左右得以帝覇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臣始乞
免勘書欲專以撰述蒙聖恩尋有內降劄子下館中
矣臣又乞借書欲廣於聞見亦得膚旨尋有內降劄
子下館中矣臣既有書檢閱又無事牽束以副陛下
降綸言奬喻之恩足以成微臣奉聖旨著撰（庫本作述）之
志今陛下春秋鼎盛英膚天資聽政之餘好古不倦
若師皇王之道日新厥德必十年之內能致太平若
遵帝覇之道夕惕若厲則千載之還永固鴻業臣雖
衰邁得見太平之時臣之私幸足矣臣雖愚蒙得成
所撰之書臣之夙願亦足矣如聖慈允臣所奏乞御
批劄子直付微臣貴無洩漏緣所撰書未成須至慎
密庶免譏謗也干冒宸嚴

奏蔭長男慶遠

伏以皇家積慶聖主誕生當斗樞繞電之辰咸思祝
須仰日馭葵傾之際輒方披陳願垂臨照之恩實荷

生成之德伏念臣迹惟羈旅年已衰邁忝冠侍庫本補
晉即兼憲署風霜舉職愧未展於臣誠雨露均恩因
仰祈於子蔭臣有長男慶遠窮嘗訓勵今已長成遇
華封祝壽之時起宗嗣奉先之念乞該恩例願在宦
途冀微臣告老之年得嗣子及親之祿伏望陛下俯
垂矜鑒恕以物情牛畜有舐犢之心烏鳥懷反哺之
性以臣子情笔式君父推恩進退憂慮不遑寧處千
冒宸
右臣伏以忠於國莫先於至公孝於家莫重於繼世
臣去年因逢聖節輒露私誠以六典素有明文五品

得用資蔭遂上言長男慶遠幼能寫字長好讀書隨
臣出入爲官見臣日夕莅事頗知畏慎稍識公方雖
文學之問未能應舉而恭謹之性足以幹家臣以年
齒已衰生涯未有除俸祿充給之外無田園終老可
歸慮一旦云亡卜葬無地一家私屬失所可憂遂拜
封章與長男希求入仕及經旬月聞正郎無例該恩
然臣男慶遠自來與臣寫所奉封章與臣寫所進文
字年已成立性亦恭勤欲及臣未死之時聊慰臣有
後之意望不候聖節不候郊禋乞陛下垂特達之恩
遂微臣懇求之請況臣年六十有三餘七年當已致

仕以人生百歲七十者稀未知七年之間得事陛下
否若一旦溘如朝露永謝明時則遺表進男亦無及
矣臣不避罪責因悉敷陳伏望聖慈俯垂憫念干冒
宸
謝傳宣
右臣昨日申使至伏蒙聖慈傳宣昨日所上表朕已
知令安心著述文字必不別有差委者伏以王命猥
降宸旨密宣既聞命以兢榮益省躬而愧惕竊以臣
遭逢景運忝竊居多欲報殊私涓埃未效念尸祿素
餐之責靡所遑寧因聖恩召對之時輒有稟覆欲以

管闚之見采撫羣言庶期日覽之時發揮古道資帝
堯欽明之德副虞舜好問之心退思學識非精見聞
未博以檢闕須備非三館固難得書以卷帙稍多非
十年豈易絕筆是以輒陳私懇上瀆宸嚴方懷憂懼
之心未寧丹素忽有宣傳之旨曲賜允俞感君親奬
激之恩成臣子撰修之志供集賢之職雖愧古人戀
承明之庭豈憂外任天顏咫尺五日一與朝參聖運
升平十稔得終事業守官次莫榮於此受聖知莫幸
於斯
知雜後謝傳宣

右臣十六日中使至傳宣旨近者覽卿章奏恐有住滯爲趙誠信差出句當不欲別差人來卿自來章疏所司不敢住滯並總收得今日所爲除改事此名位朝廷甚難其人亦不妨撰述慮少暇可慢慢撰述候及卷數進來但安心勿過慮或有所見逐旋聞奏不欲召卿兼今後不更差人并降劄子去與卿便穩及照臨之德臣蓋念於通進司每下奏狀執政間或有今後奏狀不要可漏字（原作上子）更著白帖子言裏面有貼黃卿自來奏狀朕一一親覽但秖狀內著黃貼子者俯伏閤命釋愚臣危懼之心兢榮失圖感英主

探人古謂禁闈有九重之嚴中堂喻千里之遠蓋慮左右輒蔽聰明所以下之情誠少得上達聞聽今陛下宣示以臣自來章疏所司不敢滯留臣之至愚固無可采但以有所聞見敢不敷陳既一一盡達宸聰則區區得謝臣節仍喻臣以近所除兼職朝廷甚難其人臣實何人當茲重選將何稱職但奉至公上酬聖知以贖官誇仍勉臣以不妨撰述候及卷數進呈令臣但安心命臣勿過慮或有所見逐旋奏聞臣學識非優器能無取但以遭逢景運涓埃無報國之勞采摭羣書細綜形致君之志撰集未畢除改忽新慮

構罪尤合先敷奏豈謂封章朝達宣旨夕俾優容同覆載之仁敦喻表慈憐之旨柏臺莅公之暇竹簡著書之餘得以皁囊上陳丹陛雖虛佇讜直無間於匆蕘而仰鑒融明願傾於葵藿千冒旒扆

謝宣賜弟亡孝贈

右臣昨日伏蒙聖慈以臣弟喪亡特有宣賜受命纔畢中使言迴雖尋拜於奏章尚未罄於愚懇伏念臣自離鄉井頗歷星霜以岐路之阻修念兄弟之契闊豈謂私門積釁爰及連枝遠地聞喪遂陳假牒有司所奏已煩黷於宸聰就寺舉哀忽頒宣於孝贈緡錢出於內帑酒醴降於上樽臣寔何人遽霑優渥光生里巷禮異品倫生成仰莫大之恩存歿荷殊常之賜省循憂惕不知所裁

謝聖旨許諫事

右臣前月二十八日長春殿伏蒙聖慈宣喻臣昨所奏之事朕一一披覽又以其人介然別無朋黨可耳仍舊令臣知之即不得洩漏者兼再奉聖旨有可奏之事但上實封以廣朕之聞見臣受命已來今已浹旬內省惶懼何以堪勝所念臣實何人一無識見但以直道早幸逢時先帝以臣遇事敢言特降勅書獎

喻陛下以臣所進文字（隱名本作又特）御內降劄子褒稱荷兩朝優假之恩實千載遭逢之幸敢不益堅夙志彌勵愚誠天至高雖嘗閽詎識於運行日至明而圭測亦知其長短今陛下顧守大位臨御兆民博訪賢良躬親機務日新厥德夕惕若厲以大舜好問之意文王猶勤之心昭九廟垂休之靈保萬世無疆之祚臣謂蕭牆之外有可聞之事非因奏覆固不可得而知況於遠者乎清禁之中有欲見之事不因求訪固不可得而見況不求訪乎然爲臣事君敢不盡忠節明主待下常欲聞其直言春秋曰子好直言必思自

免於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象繫示吉凶之微冀君臣保始終之分所以君不密則失臣失臣者爲大臣所憎嫌爲近臣所排斥憎嫌之深者則讒搆其罪戾而寘之於刑戮排斥之遠者則誣枉其過咎而逐之於遐荒此由不密在於君而所失在於臣也伏念臣識既凡庸性惟愚直供職兼於臺憲莅事在於獄刑固無微勞但憂獲罪若陛下與臣爲主則大臣必因事見誣故逐度所上實封皆乞留中不出蓋慮事不密而身已危矣況臣無才略安足廣陛下見聞臣之愚蒙敢不守陛下宣喻憂畏惶恐倍萬常

情

轉諫官後謝傳宣

右臣今日中使趙誠信至傳宣帖日所進實封已收得朕亦子細披覽但安心著撰文字必不差由如要上殿先奏來者伏以臣誠上達必憑奏牘之詞天陛下臨忽降出綸之旨俯伏閭命兢惶失圖竊以臣叙授官資塵忝清近志有所蓄理合備陳仰黷宸嚴方憂罪戾豈謂皇明燭察比太陽之照臨聖造優容同昊穹之覆燾憂疑遠釋歡抃交并柏臺既免於重難竹簡得專於撰述況聖朝無事阜囊虛獻替之詞諫

省餘閑細帙遂討論之志比在家修史雖遠愧於古人以戀闕著書實仰依於明主餘取上殿進止必先有狀奏聞

謝兼史職

右臣叨列諫垣又兼史職聖恩曲被私願允諧榮莫如之幸實多矣榮幸交集感惕彌深告謝之時雖依常例中謝之禮莫遂對敭蓋閽門以既該勅差內殿即舊無謝例臣雖已赴職豈敢寧心竊念臣近纔改官又乞兼職實憂冒黷自掇悔尤豈謂人欲天從遽降出綸之命才微識淺慙非載筆之臣蓋陛下恕以

迂疎邮其衰老實在優賢之地不離近侍之班獻替
箴規敢忘匪懈述修編撰唯守靖共時政記得見鴻
猷起居注式資潤色纂成日曆續季編冀鉛槧之
微勞殿泪埃之薄効諷從五諫仰遵將聖之言運偶
千齡幸紀太平之事

告假謝傳宣撫問

右臣昨日伏蒙聖慈以臣有狀暫請患假特差中使
傳宣撫問兼侯允所奏不差醫官者伏念臣拙於服
理昧於攝生致久病未安服餌少効豈謂聖恩之軫
惻俯憐疾苦之纏綿雖自來內殿起居不敢許免因
不覺涕零

奏蔭次男慶餘

右臣伏以千年慶誕之辰萬壽延長之日臣輒披丹
素上告慈仁臣男慶餘訓以詩書教之忠孝幸叨聖
節願在宣遊仰祈日照之明俯鑒葵傾之懇干冒宸

京兆田錫

制詔

永清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妹王氏封琅邪縣君

勅具官王承衍妹王氏賢明爲德婉淑其儀環珮中於禮容蘭蕙藹其令範嬪于良族旣誄栢舟茂我皇姻宜封石窌載協雲雷之澤俾疏湯沐之封

衛州衛縣簿王光圖可衛州司理

勅具官趙沂經術策名賓榮從事試廷評之美職藹邑尹之嘉稱宜示朝恩俾陞京秩用酬勞績更勵恪

字廉愼可以典獄刑不離汲郡之寮俾掌理官之職常思盡瘁無陷非辜

三司大將加恩

勅躬耕之禮用示於勸農處賜之恩必均於効職以爾等各伸勞績常夙夜以在公例授恩榮表雲雷之需澤

皇城司勘契官仇延郎可銀青階兼官將東郊先陵授

原注

勅具官仇延郎有司上言先事列職俾靖恭於禁籍宜時陟於朝章假以宮賓兼之憲職冀以階資之寵參乎儀衛之司恪奉斯恩無忘所守

端州防禦使李克文落起復依舊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

勅具官李克文明於韜略真以幹能弓箕克嗣於家聲符竹早隆於邦寄頃因禮制俾奪哀情泊喪紀以外除茂朝章以斯在任當禦侮寵列領條眷惟高要之民實佇撫臨之政勉膺嘉命無替思規

道州軍事推官知長沙縣趙沂可將作監丞

勅具官趙沂經術策名賓榮從事試廷評之美職藹邑尹之嘉稱宜示朝恩俾陞京秩用酬勞績更勵恪勤

朔州觀察使左驍衛大將軍趙希贊可泰州刺史

勅分朕憂寄須于詔條親吾黎民行其風教惟良之命旣難其人作牧之榮實重其選以爾具官趙希贊忠貞抗節毅勇存誠弓冶襲其慶靈韜鈐著于績效以洪衛服心之任委察兼風俗之能邊鄙用寧惇褒受賜宜膺茂賞別降璽書洎旬之邦漢符劇郡命以俾乂疇其允釐佇騰孺袴之謠迨予聞聽豈吝絲綸之詔獎爾賢能佩茲訓詞孚予明命

壹貳貳 册102 版

太常丞張適父好問前守黃州麻城令可授
太子左贊善大夫致仕并妻封邑號
勅具官張適父好問早彰幹局之才頗著親民之譽
克生令子爲朕良臣涵濡郊祀之恩翊贊官僚之職
宜膺殿賞仍遂優榮
勅具官張適斐王氏中饋傳芳宣家稟德女範訓從
於和惠夫賢贊自於柔明宜膺疏邑之榮用洽
禋宗之澤
大理司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可守工
部員外郎致仕

勅具官麻希夢朕嗣位十有三載天下無事思勸農
務本躬耕籍田改元乃與物維新發號則均人之慶
希夢年過九十以伏生之經術壽考踐歷官遂而爲
可以行古道禮高年由是赦書有賜爵一級之命而
延尉屬寮兼憲府之職督郵罷秩頤養于家守臣上
言軒墀引見嘉其華皓是用旌榮之列宿之班優
以懸車之秩所以表朕養老尚齒之意也
著作佐郎梁宜可舊官
勅具官梁宜儒行克脩宦遂早踐嘗列秘文之府頗
彰稽古之名禮制既終朝章可復小著清選士流所
榮勉膺綸綍之恩無忝圖書之職
知廬江縣劉寅可蒲城令
勅具官劉寅雅有才名早彰官業既茂絃歌之化宜
更銅墨之資關輔之間蒲城劇邑往膺朝命撫我黎
元廉明則吏屬知方惠愛則鰥寡受賜勉高課第當
議甄升
右司諫直館王仲華監察御史潘太初等母
封太君
勅具官王仲華母信都氏聖善之賢慈仁之訓克
生令子爲吾諫官朱紱彩衣足榮具慶粉田石窌未
該邑封嘉其孝養之心特乞優隆之澤宜從子貴式
顯毋僕俾新湯沐之封以適庭闈之意
前廉州刺史陳文顥可起復雲麾將軍
勅金革從權禮典既稱於無避苴麻易制國恩宜茂
於必行具官陳文顥器識淹深才謨明允著公侯之
名節彰竹素之勳勞寄重圭符嘗布詔條之化禮居
苫塊俾新綸綍之恩冀移孝以資忠表奪情於優寵
光祿寺丞前知縣州彰明縣李簡能可著作
佐郎
勅具官李簡能早以公才俾權邑政而兼幹之譽聞

於使車舉奏之章達于朕聽小著清簡是命甄升更
克勉於律身勿有孤於知己
前蓬州伏虞令盧倩可華州鄭縣令
勅具官盧倩亟爲宰字備著廉勤昔國家平定於并
汾當岐邑饋供於芻粟幹於事任尤見勞能三峰之
間百里之政親民命爾下車推仁勸課爲先惠鄙是
務俾我赤子知吾任人儻聞政聲當有升奬
著作佐郎滕玄錫可舊官
勅東觀爲郎佐於著作士之清選也具官滕玄錫歷
茲美職爰屬家艱祥禫既除恩榮可復勉祇服於官

次俾允稱於朝章
前漢陽軍漢陽尉李日休可本軍司理
勅具官李日休軍壘之間刑獄尤重苟非勤幹密應
選差閥長吏之奏章俾正於理椽縗無合於淹滯
絲綸豈吝於甄陞
前濱州軍事判官李準可光祿寺丞
勅具官李準恪勤官業裨贊郡條在公既著於廉能
滿秩來參於選調有司引見俾陟京寮列寺甄升勿
孤朝奬
前守霸州大城令張守中可許州別駕

勅具官張守中朕昨籍田行慶涘汗推恩民之高年
尚云賜爵吏之暮齒忍棄其人爾早居銅墨之資嘗
蒞邊防之邑譖言衰遞爰此對敭特示朝恩俾升郡
佐
密州別駕蘇德祥可殿中丞分司西京
勅具官蘇德祥早彰文價實粵通儒題別乘於百城
既聞清慎俾亟司於六尚允稱甄升勉膺出綍之恩
無忝分曹之命
光州勅史王明可禮部侍郎
勅中臺六卿之職斯爲重任而設以卿亞苟非智識

通敏機務淹詳公望素高清議惟允則何以爲時瞻
重稱吾簡求以爾具官王明真庫本作直方特操沉毅有
謀臨事彰適變之才奉上見盡忠之節剖竹每聞於
課第兼禡必藹於政聲朕嘗便殿與言觀其敷奏方
略才用良足嘉稱宜副疇咨以旌茂賞春官峻秩可
以貳之禮闈崇資諒無忝也爾識量既如彼而緐歷
又如此豈煩誥告勉荷寵光
翰林圖畫待詔夏侯延祐可盧州巢縣令
勅具官夏侯延祐早以藝能列於禁署每閤恭恪克
守官箴可以命之親民觀其莅事遂爾上章之意勿

辜非次之恩清廉可以保躬畏慎所以無過繪事後素是爲禮歟能達斯言必善爲政

高麗使副判官等授官

勅朕以推恩示信尊聲教於殊鄰進秩書勳賞勤勞於將命式表綏懷之德用旌恭恪之誠具官某遠自辰韓來朝象魏涉滄波之萬里輸職貢於九重方物充庭達帥臣之忠節華簪就列有專介之禮容言念使乎宜加朝奬或紆簪紱從大夫之後或握蘭參郎吏之班勳級增榮器名非假勉荷殊常之寵無忘來遠之恩

高麗職員軍將等授官

勅具官某等列外區之右職達主帥之明誠遠涉滄溟深底其方物載念恭勤之節宜隆旌賞之恩憲府華資儲闈美秩加以參六勳而示賞表重險以懷來無忘訓激之詞益勵忠貞之操勉膺鳳綍歸耀鵷林

禁軍將校授官

勅具官某軍旅之事朕所悉知殿廷之間今自訓閱至於將校例有甄酬習兵鈐韜武藝是爾之事業捍邊鄙爲國家是爾之胸襟此時立功與吾展効言念於爾無後他人俾升遙郡之榮仍列親軍之職

勅具官某職効和門班升禁旅早習訓齊之令素彰勇敢之名言念勤勞特加旌賞部分未遷於騎籍朝恩無忝於龍綸勵乃忠誠膺吾嘉命

勅刺舉之任恩寄非輕廉察之權寵章則峻具官某氣惟驍勇志則忠良禁庭居列校之班武略負兼人之藝閭蕩寇則詞意慷慨能處衆則禮貌恭和爲吾武臣深協時論自升守土仍著風謠雖竹符以遥領之榮而襦袴有來蘇之詠今則方當蒐乘屬在講兵擇其將領之才副我旌求之旨必增賞秩用壯宣威名器昭其材能車服榮於廉問服我休命爾其念之

勅朝廷武備雖在擇人爵服恩加實期報國況以廉車之秩列于禁旅之班苟非簡在朕心何以副於公議具官某忠能有勇智則多謀韜金石之明誠稟風霜之勁氣而能以和處衆以禮事君自錫寵於圭符聞載歌於襦袴今國家爰因蒐乘將務平邊念既屬於貞師命宜隆於出綍委以察廉之寄寘于親侍之行盡爾忠謀膺吾異奬

勅車服之榮固不虛授軍旅之賞亦不徒施或先其勞所以悅使或後其報所以酬勳具官某列在親軍職爲諸校有謀有勇盡節盡忠夙夜見其公勤委使

諸其敏幹或帶專城之貴或居練武之權章綬在躬圭符領郡雖爲榮達更議甄升宜加魏闕之恩可布漢條之詔俾遷要劇仍委察廉

勅親軍之職廉郡之榮藉貞純果毅之臣副委用勳勤之寄具官某名因勇立節以忠聞明誠恪事於君親銳氣誓平於戎陣而況早經任使夙著勞能識兵謀之卷舒習陣法於奇正若委之集事必能守方今命爾之察廉居吾之三將佇伸報効用答恩榮

勅君賞臣以爵秩下報上以勳庸存諸典章謂之名器具官某志懷忠恪節槩矜修殿乎師律之貞深得武經之要自居親衛彌見公勤苟隆渥之未加於念勞以何有特命察廉之寵用旌優異之恩

前資州內江令鍾文拯可黃州黃陂令

勅具官鍾文拯爾以內江縣作原衛除遽聞陳乞俾換闕員之命式補選調之資牛里黃陂竹閒善政單車之任廉幹有聲咸俾吾民實受爾賜則將奬遷善職無所吝焉

前濟州金鄉令孫運可左贊善大夫致仕

勅具官孫運朕以躬耕之禮既則古先慶賜之恩必加耆宿爾早紓命服今享遐齡當殿拔陳臨軒召見宜霈雲天之澤俾光蒲柳之年晉秩官坊諒爲嘉寵

懸車里第足遂優閑勉思渙汗之文以協貞頤之吉

吏部流外銓勒留官泳州固安簿鄭德明可陳州項城簿

勅具官鄭德明寮佐之才勾稽之職膺茲除授勉在恪勤儻有勞能豈無外奬

耀州司法王繼榮可邠州宜祿簿前耀州同官尉陶化成可耀州司法

勅具官王繼榮具官陶化成一邑勾稽之任六聯掌法之能苟非廉明密副奬用令以繼榮佐邑理命化成列椽曹無忝予恩勉恭爾職疑有譌奪

前舒州太湖尉方寔可和州歷陽令

勅具官呂文仲舉具官方寔今歷陽令闕員方求廉平之吏俾之撫綏而文仲稱爾理行是用命爾往莅厥邑苟三載考績課第頗高是文仲不謬舉人而爾亦不悞知己也

前大理評事呂覃可舊官

勅具官呂覃孝爲百行之本禮有三年之憂爾居親喪既去厥職今除禫制宜復舊官獄獄是思朝章勉稱無忘聿修之訓更揚匪懈之名

前夏州節度推官王九言可宋州觀察支使
勅具官王九言早彰佐幕之才能舉鞫刑之職秩滿
受代課第可酧睢陽詔條方藉參贊勉荷甄升之異
濕用伸廉恪之政聲
馬守榮諸司副使
勅具官馬守榮早列班資頗聞恭謹屢膺朝委亦著
勞能向公罔怠於夙宵莅事足專於才識苟無勸賞
寧表旌酬是用進階秩於明庭列職司於近務更觀
勤恪式副甄升
如京副使劉永德可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

使劉永恭可潁州團練副使供奉官劉永和
可武騎尉唐州長史
勅具官劉永德等各榮使職或列廷臣事吾軒陛之
間雖經任用更爾內外之命式示遷除貳車之榮上
佐之職恪謹日守循省勿忘
大理寺法直官傅玨可廬州錄事參軍
勅具官傅玨精彼刑書直于法寺三載既周於考績
六聯宜示於陟明用旌丹筆之勞特茂紫泥之寵爾
其表儀諸掾糾正羣司來效儻伸叙遷寧吝
衛尉寺丞張自明可右贊善大夫賜緋
勅具官張自明早以時才列于通籍嘗因左宦實彼
京寮聞兢慎之聿修在獎升之可復青宮命秩茜綬
采章無忘若厲之誠勉答惟新之寵
右贊善大夫知大理少卿李壽可秘書丞依
前充職
勅朝廷以法律委廉平之士以爵秩賞勞効之人茂
績既彰明恩豈吝以爾具官李壽參亞寺卿之職詳
明邦憲之微課最宜旌封章自達俾陟圖書之府以
奬前勞勉膺綸綍之恩且仍舊貫更體哀矜之旨勿
渝明慎之心

追官人韓勵己可青州臨淄簿勒停人王崇
吉可建州建陽簿
勅具官韓勵己等早歷官途嘗因公過既聞修省宜
復遷升各膺佐邑之榮勉贊字人之政無忝茲授俾
餘自新
除名人宗文式可東岳廟主簿
勅除名人宗文式雖効官常有虧家檢抵律既從於
除免滌瑕宜示於甄升祇命嚴祠無忝勾稽之職榮
名官路更虔如在之誠
故淄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李處耘可贈侍

勅國家褒贈之恩臣子哀榮之典式昭故實可舉而行故具官李處耘忠亮事君韜鈐立節既荷葭莩之寵宜增漏壤之恩矧堂構之上言冀啖詞之餚寵俾列珥貂之貴追酬露冕之榮貞魂有知可膺賁贈

勅停人郭文集可邢州平鄉令

勅具官郭文集頃爲宰字既失兢兼滌瑕宜示於恩榮出綍俾新於邑理勉膺嘉命以補前非

追官人吳衡可密州安丘令停官人陳吉甫可陳州商水尉劉鼎可晉州汾西簿

勅具官吳衡等各因遺曠追削官資既推含垢之恩宜復惟新之命或升宰字或掌句稽當補過以省循副盡公於錄用

相州永定令李昭遐可濮州鄄城令

勅具官李昭遐臨莅邑政頗著廉能部送軍儲嘗聞了辦浹旬繁雜之試可亦勤幹以足稱既召對於軒墀宜踐更於銅墨撫綏勸課稱茲寵榮

太子中允御史臺推直宋鎬可監察御史

勅具官宋鎬憲府爲僚公才稱職既茂强明之績仍聞慰薦之言霜簡遷升勉服輝光之命臺綱整肅更

觀糾察之能

左贊善大夫程文度可監察御史充荆湖轉運使

勅國家轉輸之任荆湖衝要之邦必擇周才付茲重委厥職既稱於繁劇啟官宜涉於清華以爾具官程文度以文學策名以貞固幹事嘗莅京口鬱有政聲俾升執憲之班往莅汎舟之役伸爾嘉畫稱予懋恩儻奏課之有聞固涉明之無吝

賜中丞知貴州宋允元可國子博士

勅具官宋允元南海列郡貴爲衝要之邦爾昔頒詔條分憂寄而廉幹之外方略用心嘗與轉輸掩捕寇賊谿洞既聞於靜謐褒禬諒藹於聲光苟無旌酬寧示奬勸是用升爾爲學官之秩亦表吾通籍之間有能副予委任可以爲邊吏也勉膺寵命無替始終

司門郎中知福州源護可兵部郎中依前知州

勅朝廷命南宮郎分吾憂寄而薦歷繁劇以課第上聞者得不時庫本作特隆異奬超授名曹以勸賞爲具官源護早踐周行素彰公幹所至爲理雅有政聲方茲念勞懋其成績會以章奏達于聽聞予於寵榮固無

所奢是用命爾爲司戎大夫在郎署間實爲華顯東治名郡勉布詔條無怠初終佇聆殊効

起復如京使順州團練使石保興可落起復加金紫光祿大夫依舊官

勅內列近司外分憂寄委任之恩斯茂旌酬之命宜隆具官石保興忠諒存誠恭謙得禮克嗣弓箕之業頗知鈐略之書寵之以剖符榮之以練武而能敏於莅事勤以奉公於貴介諸子之間無簡傲驕人之性嘗因在疚爰舉奪情既終制以加恩必進階以懋寵勉荷惟新之澤無忘盡瘁之心

界歸明人張崇敏康廷弼可將軍

勅具官張崇敏朕以環列之尹翼衛之班苟非忠貞寧稱甄奬以爾名彰毅勇識蘊變通嘗受職於虞廷願輸忠於魏闕勉驅入塞既傾葵藿之心優異推恩宜濡雲天之澤拱宸峻秩爪牙之寄攸親事主貢規金石之誠益圖勉膺嘉命爾勵厥順耽列酋渠之職來歸勅康廷弼志稟忠良心明逆順耽列酋渠之職來歸禮義之鄉臣節可嘉予恩豈吝是用寘于拱環之秩總諸夷戟之班賞爾勤勞襲朝廷之冠蓋表吾寵異參宸極之爪牙勉思盡瘁於夙宵無忝殊常之渥澤勉修儒行以答殊恩

前果州西充尉陳文廣可陳州南頓令前秦州清水尉林思問可耀州華原令

勅具官某等民乃朕之赤子爾爲朕之命官念黎庶之是親實慘舒之攸繫以爾尉司罷秩俱聞捕獲之勞宰邑闕員命布清廉之政勉思恭慎以答恩榮

習進士李涉可宛丘簿

勅李涉文藝餘身進修爲業雖月桂未題於金榜而縣花宜佐於銅章仍以爾父居樞近之司有義方之訓試爾公幹列于官途勉贊親民勿忝殊渥

大名府參軍完待問可鄆州盧縣簿

勅具官完待問早居官序頗歷公途俾伸莅事之才往佐親民之任恪勤自勵甄錄斯酬

戶部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胡旦可知制誥

勅朕以王道致時雍人文化天下而訓誥之職待從之臣必敷求其才簡拔精選俾朕約束言語與三代同風以爾具官胡旦學識該通筆力遒健傑出多士綽有大庫本作文名自中臺爲郎史閣供職得春秋之微旨見褒貶之餘才然未司吾言寧滿爾志是用升于清切之禁觀其潤色之詞無令元白常揚專美前代

陳州參軍劉澤可光州司理判官

勅具官劉澤移易更員佐理刑獄既資廉幹俾無滯留爾方自乞於効官予即命之以莅事勿孤奬擢更厲恪勤

勅賜同學究出身趙日用可徐州彭城主簿

勅具官趙日用以爾死作掾饒陽歿於王事存亡之念良所嗟矜昆仲之閒宜加甄錄佐邑爲理莅事効官慎守廉勤以酬奬擢

許州司法宋可觀可許州司理

勅具官宋可觀爾事郡爲司法椽而長吏選擢可典

獄刑無以丹筆之重輕而侮黃沙之鞫効往踐厥職勿累知人

故容州觀察使劉文裕可贈寧遠軍節度使

勅朝廷褒賜之恩臣子哀榮之典載稽彝訓式表始終具官劉文裕韜略英才公侯令德稟直方之器識茂勣績於所蒞自廉問宣風化條絞遠賓海著兼禔之詠佐時圖鏤鼎之名奄忽遽聞悼傷寧弭宜舉餘終之禮用彰念往之懷旌節之榮薄宣之秩俾增輝於窀穸示追寵於明靈其魂有知欽茲寵餚

將作監丞朱澤可右贊善大夫

勅具官朱澤素曉習於科條備覆詳於桉牘俾差推鞫益見精勤歎奏之言明敏其事可茂勞能之賞用彰旌陟之恩勉祗命於儲闈冀增榮於閫籍

廬州慎縣尉盧顯忠可盧州合淝令

勅具官盧顯忠格令近條全火獲賊殊其考課旌以勞能爾効官既著於廉勤舉職頗聞於屏肅宜更黃綬俾佩銅章爾其惠鮮惸嫠敦勵風俗使農桑知勸而興賦及期當議奬升勿忘終始

供奉官殿直殿本目殿增殿前承旨加恩

勅具官某朝廷耕籍之儀綸綍階升之命用均慶賜以勸勞能以爾忠於事君勤於莅事列班行而素久經委任以居多既因作解之辰宜洽惟新之寵勉成茂績以稱殊私

樞密院押衙知客李繼敏可東明合

勅具官李繼敏職隸樞機之地服勤典謁之儀言念勞能方行慶賜睠惟畿邑委以親民勉守官箴勿辜朝奬

襄州鄧城尉權知穀城縣事褚德蘂可澈城合

勅具官褚德蘂効公勤於尉職權宰於鄧封二邑

之民稱爾廉幹十連之帥舉爾強明俾之布政於冀雷必能綏我之赤子勉致惠和之化以酬旌陟之恩

著作佐郎郭堯卿可殿中丞

勅具官郭堯卿素有公才明於法律即達詳刑之旨尤彰鞫獄之能洎覩敷陳宜加奬擢俾自麟臺之秩升爲御府之寮勉荷寵章無忘恭恪

御史臺孔目官門下省雜事南曹諸司勒留歸司等官可中書省主書門下省主事千牛衛長史及簿尉司馬勒留并出外縣簿尉勅國家以耕籍之儀內外洽涵濡之命具官某等官

曹委質公幹小心星霜備歷於勞能雨露宜均於恩渥省庭禁衛郡佐邑僚各厲恭勤以奉爾職

夏州錄事參軍宋若拙可著作佐郎

勅具官宋若拙爾爲糾掾綽有公才載披敷奏之詞宜懋勤勞之績蘭臺美秩小著華資勉膺奬擢之恩更厲恪恭之節

制誥

諸衛上將軍宋渥等加恩

勅朕以躬耕之禮初畢於東郊慶賜之恩方行於北闕矧在拱環原作朔之列早彰宿衛原本作衛之勤宜茂寵章以新賞典具官宋渥等爲吾心腹列在爪牙忠貞之大節無渝英果之威名自得功崇社稷勳鏤鼎彝擁旄疇昔之殊庸出綍惟新之寵數恩光並及渥澤斯均俾增井賦之榮用洽籍田之慶勉膺嘉命益勵

前趙州軍州事判官李慕清可光祿寺丞

勅具官李慕清倅彼藩條幹於王事洎銓衡之引對俾綸綍以旌升是用擢自賓筵列于卿寺甄爾才而適用體予意以勤公往踐厥官勿忝嘉命

前利州司戶鄭子捷可楊州參軍

勅具官鄭子捷維揚名郡命爾爲參卿掾月有幣俸償爾前勞日無公事以爾備位儻能砥礪別議恩榮

追官人高紳等授官

勅追官人高紳等各因譴槩追削官資既當覃慶之時宜需惟新之澤廷評理掾禮寺京察勉勵在公思補前過

洪州觀察推官馮源可永清軍書記

勅具官劉掾舉具官馮源爾以公才列于賓席按章旌審莅事强明廷臣舉稱是用甄奬俾掌羽書之職仍兼霜憲之資廷評且貫於舊銜幕畫佇聞於方略

儻副知己寧吝加恩

汝州團練推官前知綿州太平縣事路表正

勅具官張文琇自膺朝獎往貳藩條睠惟按鞫之能允協察廉之政長吏言薦延臣舉揚閫帥詢於衆多

勅具官賂表正衙以賓幕之名往莅絳臺之邑洎聞考課益見廉能洛師按章朝命推擇勉副甄升之寵更覩幹敏之才

勅賜同學究出身宋純可密州安丘簿

勅具官宋純爾父適莅饒陽歿於王事載念公忠之節特隆慶卹之恩命爲邑僚勉學親民之政榮其堂構俾伸幹蠱之才

內班都知押班已下加恩

勅具官某朕以既舉籍田之禮方覃率土之恩矧列軒墀常親左右宜均嘉慶俾洽鴻私爾等奉上之心無渝忠恪適時之智各韞周通夙宵匪懈以在公事務服勤以成績爰新渥澤用示甄升或進以階資或榮其爵邑勉荷雲雷之寵更增班秩之榮

前薦作佐郎楊巽可舊官

勅具官楊巽爾以文學之稱列在圖書之府既終喪紀宜復朝章與秘省之清資寶士流之嘉選服勤儒效官列於秘閣當慶賜遂行之際申賞延于世之恩勿墜家聲勉揚官業

勅停追官人林嵩等加官

勅勒停前某官某嘗因譴累除削官資既逢慶賜之辰方舉棄瑕之典往寮軍倅尉掾奉常勉膺霈露之恩以稱曠遺之過

儒州縉山簿李文益可太府寺主簿

勅具官李文益更能廉謹佐宰邑以効官經術該通在王門而待教爰因朝慶是陟府寮詩書訓導之能

堂後官一本目無一字十五人轉官

勅國家行籍田之禮覃慶賜之時以爾具官某等素以才能早彰勞績丞相之府既列職以爲榮王者之恩方出綸以均寵蘭臺美秩棘寺華資勉祇荷於寵光更靖共於官次

守當官等二十人受官

勅具官某等各以勞能勤於職次既偶覃恩之際可脀進秩之榮宜錫階資或升佐職題輿初命勉荷殊遷無忘夙夜之勤以答雲雷之澤

故諫議大夫劉保勳可贈工部侍郎

勅具官劉保勳早登華貫素蔼嘉稱玉琯貞之節況歿於王事殲我邦良宜因覃慶之辰特茂飾終之典故具官劉保勳早登華貫素蔼嘉稱玉琯融和粹之誠冰壺瑩潔清之操踐更臺閣茂著風猷正直表於搢紳簡廉允於公議洎邊朔平戎之役見馳驅盡瘁之勞哲人其萎悼百身以何贖徽章有贈加三秩以寵忘疲用旌厥躬魂因予大慶冬官亞卿之秩可贈淵泉勤王隕命之靈諒歆玄澤申恩念往式表予懷

前大名府朝城令劉弈可京兆府鄠縣令

勅具官劉弈宰字邑里部送軍儲聞勤幹以奉公因疾病以離任痊痾損引見除授攸宜鄠杜之間賦輿爲劇臨莅之際廉恪居先親吾之民勉爾善政

宋州寧陵尉趙全可本州左司理

勅具官趙全朕以州郡理獄之掾必委廉勤聞爾作尉寧陵頗彰幹宜膺新命往莅厥官儻囹圄以屢空加綸綍而豈客

開封府祇候都孔目官左右軍巡使及諸王府內知客等加恩

勅國家因慶覃恩自邇及遠矧京府左右之職王門親近之人必均寵榮用甄勞績具官某選於班秩擇以公才稗祇事於磐維觀恪勤於夙夜果能盡瘁匪懈畏法保朗式當作解之辰宜治惟新之澤勉膺嘉命益勵忠誠

西頭供奉官白守琪可崇儀副使

勅具官白守琪朕以儀衛之司使副之職必求公幹周通莅事之能備作彰聞可以遷陟式予職局展乃用稱甄升以爾自列班榮亟膺任委恭恪盡忠之節時才儻著勤勞更茂光寵

耀州節度李繼捧母漢陽郡夫人吳氏可進

封南陽郡太夫人祖母河西罔氏可特封西
河郡太夫人
勅耕籍之儀則后妃獻橦穜之種闔閭之慶則命婦
進湯沐之封具官李繼捧母賢和並茂貞淑允修棣
棄得婦贊之容蘋藻協母儀之訓生育令子爲吾帥
臣剖符仗鉞之榮既彰家範石窌魚軒之貴宜懋國
封勉遵內則之規佇奉公桑之禮
東頭供奉官折御卿可崇儀副使加階勳
勅具官折御卿早列通班素彰勤績祇命屢膺於任
使莅官備悉於器能是用旌酬以勸勞効帖以省秩
兼之憲衛仍觀適用之才俾列副車之職勉於忠恪
以答恩榮
故左僕射致仕贈侍中沈倫可追封晉國公
勅追榮念舊悼往申思方當覃慶之辰宜舉飾終之
禮故具官沈倫巖廊耆德社稷純臣輔邦國以貞方
遺予孫以清白儒行昭明於信史忠規模範於搢紳
既諧止足之誠遽起藏舟之歎徽音豈昧慶澤宜優
龜蒙進大國之封洙泗協漏泉之澤式揚嘉命以慰
英魂
六宅副使張茂宗可西京作坊使

勅具官張茂宗嘗以文學早策科名爰自清班俾從
使職謙恭周慎所莅可觀勤幹通明何用不適雖未
周歲律而益見時才宜自副車之名序遷繕工之局
表文武之兼濟彰委任於踐更勉答寵光別伸殊効
宰臣三代追封
勅國家覃慶賜之時幽顯追崇之典實因賞以示
勸旌貽厥以延恩某官某曾祖母淑善慈仁既作嬪
於祖德賢明軌範果垂慶於孫謀宜其光大庭闈昭
宣輔弼湯沐遺榮於封國雲雷餘寵於湯泉
皇姪孫惟敘等三人加官

勅朕以勸勉三農既舉籍田之禮敦叙九族宜均出
綍之恩所以榮茂本枝繁昌奕世也皇姪孫某等岐
嶷早彰於令器溫恭自毓於賢才閱詩禮以飾躬諷
圭璋之比德或慶隆朱邸或粹稟青宮協雅頌於振
振錫貽謀之翼翼是用榮之階爵列在拱環兼中臺
端撥之資加憲府準繩之秩增其勳賞進以戶封爾
其礪行以砥名勿怠推忠而盡節佩此明訓爲吾合
孫
致仕分司等官加恩
勅國家行籍田之禮內外覃慶澤之恩比雨露以咸

均協地天之交泰以爾具官某等各以才行萃列班
資或洛邑分曹荷朝章於結綬或燕居優秩得禮典
於懸車增其井賦之榮茂以勳階之賞俾膺嘉慶以
洽鴻私

押東郊進奉衙內指揮使并衙前職員等加
恩

勅籍田之禮所以獻穜稑奉粢盛躬耕既畢於三推
覃慶是均於萬國某等各以將命來貢明庭宜嘉勤
恪之誠俾浹涵濡之澤勉膺寵異更勵公忠

翰林書畫琴院醫藥等待詔加恩

勅籍田之禮久廢今朕行之慶澤之恩既普與衆同
之某等技藝精通履行純謹各奉禁林之職夙彰藝
圃之名覃恩既洽於涵濡祇寵勿忘於惕勵

中書守當官李恭等五人可簿尉

勅具官李恭等各以公勤供於職次既布惟新之慶
宜膺懋賞之恩邑佐親民尉司主盜廉慎勉脩於官
庫本誤爾業甄升甯吝於朝章

追官人張仁操等除官

勅張仁操等有過則必該慶賞宜
需龐洪之澤用昭蕩滌之恩改行自新以酬寵渥

攝太祝郭貴可正太祝

勅具官郭貴朕昨萃古禮耕籍田祀先農遵故典而
太常六祝或有攝官以爾貴恭命祇肅奉職勤勞必
也正名以示優渥爾其砥礪用答恩榮

知制誥制

勅朕嘗讀漢書閱其制詔譽不過實詞不近誣有周
官之遺風得王言之大體深詳其旨嘉歎久之今命
詞臣典于文誥豈惟周漢之制抑慕唐虞之文苟非
兼才實副茲選以爾具官某名卿之子修身踐言士
流之間好古博雅策名以文章之價莅事有廉幹之

稱宣室召之而與言相府命之以再試甚有詞彩可
以甄升是以寘之掖垣觀其識用爾其秉筆立意代
予措詞必有宗師勿近浮鄙俾一時訓誥爲千載典
謨也

二

勅朕每讀易至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加乎遠
未嘗不惕然增念所以言必顧行行必顧言書之爲
典謨用之成風教以爾具官某素有文學可掌絲綸
爾知朕之言乎懲惡不近誣獎善不過譽爾知朕之
行乎舜聞一善以服膺湯務日新以爲德爾秉筆之

際斯言莫忘

拾遺直史館制

勅諫垣之職史閣之才必文學可稱聲實相副加之識量方協簡求具官某文必宗經學實爲己清慎簡直温恭粹和自中第於時髦既效能於官業聞其聲彩是用詔徵列獻替之清曹觀紀述於直筆斯爲嘉寵爾其勉之

二

勅書館之職不限資地亦無常員惟文學兼著名識交茂者得與茲選以爾某策名時俊流譽科場修詞

益勤爲學自懋洎試之莅事亦藹然有聲是以召詣公車待問宣室茂秀文行果稱詢求筆削簡規可以超奬佇諫垣之風彩揚史閣之聲光副予憐才無忝厥職

三

勅朕以六經之術化於人以三代之文訓於下俗用至變才亦挺生時之得人斯亦爲盛以爾某精用意於爲文無倦勤於積學自掇科第迨歷官常藉藉之名流在衆口翹翹之選簡于朕心是用升之諫寮實爲良史佇爾匪皃之節伸爾執簡之能無俾得人專

美前代

著作直館制

勅爾臺著作史閣清華苟非其人何以輕授以爾某策名俊造馳譽輩流試之臨民善於爲政專於好學敏於屬詞吾觀有書可以資爾之游泳直館之職足以榮爾之聲光

二

勅雠臺有著作之局晉則專掌注記唐則兼撰碑辭稱是職名必擇英茂以爾某敏於爲學長於屬詞性稟貞方識亦通悟實之秘閣足茂爾之聲光閎我羣

書更廣爾之聞見無忝甄擢以孤恩榮

諫議大夫制

勅朝廷設諫諍之臣舉箴規之職雖云慎選實在無遺何以忠讜在乎人而用捨由乎上或直言未當或敢諫不從徒爲備員適謂虛器也以爾某素有文學頗歷官常効用以來聲塵有得觀其風度之淹雅蹟庫本作蹟其理行之貞方是用升于諫垣列爲近侍六典謂事之大者庭諍事之小者上封爾無越思靖恭斯職爾無養望或忝厥官佇聞蹇諤之名稱我清華之選

幕職州縣官料錢勅

勅王者設官分職求才任能俾庶績以允釐自黎元之受賜然責其職則豐其祿督其理則足其家朕自臨御以來十有四載或親民之吏或佐幕之寮觀其考課之間悉乃蕩平之績苟不均其資俸何以絶其覬覦自來應幕職州縣官料錢皆一分見錢二分折色今有司建議事貴酌中宜令今後中停支與見錢一半支與折色俾令稍足更厲向公凡爾庶寮勉荷優渥

考詞

錄事參軍朱適

具銜朱某糾轄勤廉監臨辦濟檢身守法精意奉公詢於衆人甚有清譽據考課令明於勘覆稽失無隱之外有清慎明著之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朱適明於勘覆稽失無隱之外有清慎明著之善考課宜爲中上

涇縣簿王中古

具銜王中古考課之令品第有常功卽明言過亦具舉示否臧之必信冀黜陟而可憑王中古旣職簿書兼司寇盜閱其所理長亦能官獲賊之功以勞可賞輸銅之罰非已受贓依長定格宣省有殿罰者其考亦降一等今考宜書中下

太平令賈昭偉

具銜賈昭偉宰理太平緜歷二年地賦所征總有二萬國家恩信逮下凋弊漸蘇而能莅事施勞在公無過考課品第格令分明善不妄加詞尙撫實今考攸書中上

太平簿張誦

具銜張誦披詳考帳品教政能市肆無賒苛見其廉也宣省無責罰知其寡過也撿獲正賊表其有功也佐理一邑彰問三善餘詞難下恐亂否臧實行可稱信若符璽依令與格考書中中

南陵令孫甚夷

具銜孫甚夷國家克復江南選擇良吏委之宰字俾無凋殘孫甚夷邑在南陵政稱寬簡版圖計戶流者旋歸興賦常程欠者有納准長定格第二考且書常考宜曰中上

南陵簿楊光益

具銜楊光益佐理南陵請詳吏道郡中諸掾稱舉其名無何司寇闕員俾之承乏觀其所理勤恪廉平召而與言謹密恭遜洎來書考再審厥官在任無曠遺莅事能幹辦初考獲賊准格不許更書今考獲賊依令得以稱善據考課令四善二十七最中恪勤匪懈爲一善職事修理供承强濟爲監掌之最一最以上有一善爲中上品較諸邑課績可稱雖進考有文而

宣國簿康雲

具衙康震邑有萬戶闕令與尉能兼其職善守厥官有司稱刑獄無冤考帳見宣省無罰頻獲盜賊良辦徽輸考司憑品較之詞真筆絕否臧之幸依按格令書曰中中

宣城令毋克温

具衙毋克温宣州六邑宣城居首閱其版籍僅二萬戶較其租賦盈十萬數兵戈之後災歉相仍凋瘵之餘葺理非易毋克温植性寬簡莅事兼平既闕佐寮又兼捕盜考較在任自無疎遺品第其功依書中上

司法參軍張玄珪

具衙張玄珪精詳法書諳熟吏道勤廉通悟而秉節無渝遜順恭和而臨事有斷聖朝平復疆土擒滅姦雄吳之奧區宣爲劇郡習俗未深於教化比年仍值於凶荒民貧盜生自掇刑網訟多事冗空黷政條張玄珪三載莅官庶事能理有司勘帳稱獄無冤考狀較能直詞無愧據考課令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公平可稱爲一善有最書爲中中

涇縣簿王中古

具衙王中古莅官以來今滿二考邑吏供帳府掾按詞課績有無臨莅臧否煥然斯在可得而書徵晉租

征多及分數取責市肆稱無賒苛仍獲賊徒足爲功課令依令格書爲中中

旌德簿劉德元

具衙劉德元詳覆版圖考閱帳狀旌德名邑令尉闕員能兼厥官無曠所理擒捕盜賊徵督賦興詢會有司比較終考無宣省責罰無市肆賒苛臨莅疲民庶幾奉職按格考第書曰中中

錄事參軍朱適

具衙朱適宣城之郡古號名藩皇風近被於全吳遺俗尚疑於大信民鮮畏法獄不暇空矧以歲徵之征

踰五十萬月供之籍僅百餘帳管庫出納儲廩支收句稽簿書主掌刑禁適莅厥職衆稱其廉年任再周課考有令善最如一品第無私詞何敢誣書爲中上

南陵令孫甚夷

具衙孫甚夷自宰南陵已周三考常式佛書於茂績有司上請於直詞湖鄉地卑水潦繼作吳中俗薄恩信未知加以農鮮服勤逃者太半賦有常限勅有倚徵課第臧否帳狀可覆詢於掾吏援行格文事有可

憑許書常考曰中上

南陵簿楊光益

具衙楊光益司寇收爲司理聖朝新典也楊光益召
自南陵權理院事將僅周歲乃得蒼人有司具舉其
勞能常式請書其考第因閱所斷之獄杖刑三百七
十九徒罪三十五大辟五十六輕繫遞罰總而計之
凡七百餘人吏稱廉平人無怨讁直筆旌顯書曰中
中

宣國簿康震

具衙康震宣國萬戶之邑征賦管榷僅十餘萬朝廷
選吏難可具人震莅厥官合尉俱閑上兼宰字之政
下總擒捕之司邑無流民人鮮爲盜徵歛云足征利

弗虧衆人悅寬裕之心諸邑推辨集之地按考帳而
下直筆固無矯飾考書中中合終考之格令也

司法參軍張玄珪

具衙張玄珪國家長定格考課條件凡一十有六應
州縣吏員考滿去留復經於周歲有例許書於
四考張玄珪掌用筆定刑之外兼權戶掾仍主句司
錢穀簿書常勤較覆賦輿條限靡住舉行戶雖有逃
稅幸登數詳條內災沴之處許得常考六邑乃江湖
之地頻年罹水潦之災考書中中亦合常式

宣城令毋克温

具衙毋克温在蜀乃公卿之後聖朝受擢用之恩渡
江而南莅宣首邑性寬裕政簡易在任滿四載今書
第四考夏徵之賦及九分已上災傷水潦戶逃二千
四百按格令之常式詳考課之舊條直筆無私書爲
中上

太平簿張誦

具衙張誦與賈昭偉共理太平之邑俱滿三考司分
雙伸於考帳品量各見其官才戶口存亡賦與納欠
課績次第臧否無殊書爲中中循舊式也

太平令賈昭偉

具衙賈昭偉國家設考課之法官吏在任功過必書
將以憑否臧而定黜陟也江南歲多不稔農鮮服勤
信卜筮而佞鬼神棄耕桑而從網罟是以民無土著
家無積儲太平在公邑之間土田瘠而物貨薄災傷
之地常考可書今依仍第二考書爲中上

涇縣簿王中古

具衙王中古涇州獨理考限三周常程賦租徵歛有
足全火盜賊擒捕無遺品第功勞直詞無愧中中之
考依格而書

咸平集卷第三十終

先君贈工部郎中墓碣

先君諱懿字伯達嘗誨諭曰余本京兆人因唐末亂離僖宗幸蜀爾祖徙家至于此錫披譜牒錫高祖開曾祖易直祖誠皆高尚不仕先君好術數聚書數千卷博施濟衆交親有婚嫁之累而厲貧者悉爲嫁娶焉捐館之年纔疾而終嘗先會鄉里別親族大署于廳事之南廡壁曰亡六月二十三日果於是日終焉蜀後主時陵州刺史趙庭讓聞先君好古博施之名署攝本郡司馬享年四十有八以丁巳年六月二十三日終乃周顯德五年蜀廣政二十年也冬十二月八日

葬于縣西北歸仁鄉崇教里大塋也先君嘗作壽墳既而筮之曰斯墳遠吾不得而居之洎沒後果別卜宅兆而葬焉夫人楊氏世以孝行稱事舅姑以孝聞婦道母儀合於詩禮甲寅年十一月五日終享年四十三乙卯年春二月葬在先君墳西南五十步以鋪筵叶從不宜行合祔之禮由是先君之葬同大塋而別封樹錫兄弟三人兄繼雲錫名繼沖後改曰錫弟繼英姊一人適宋知讓妹二人仲適鮮延壽季適楊懷嶽俱以令淑聞雲後更曰筠鈔入閩拔解開封府寄應首薦御前就試太宗嗣位之三載歲在戊寅九月二日一舉登第釋褐將作監丞歷著作郎左拾遺右補闕起居舍人知制誥兵部員外郎戶部吏部郎中弟英在故鄉守先人之舊廬錫弟兄相次云亡兄亡於鄭弟終于蜀錫幼好讀書慕楊雄相如爲文先君曰觀爾之性必光大吾門也當立身揚名勉副吾望乎爾也歷諫省拜章言事太宗以勅書獎諭曰勅田錫省所上書具悉汝賢路奮身諫垣就列罔効循循之輩竊祿居官思齊謂謂之臣拜章言事適符虛佇諒慰深衷朕頃以交趾封郵非時怙亂廣南轉運有狀奏聞言其王師之衆枉被賊臣所害念其曾

未効貢豈可不爲救焚爰命偏師往安彼俗固不貪其土地況尋罷其干戈且如京西閑田素來窪下就開池沼良有其由一則以安泊戰船一則以澄渟水潦既益皇都之壯麗亦資士庶之遊遨況其執役之流皆是下軍之士固不曾差驅編戶妨奪農功又如髡鉗之刑前王所用若比之於劓刖諒有其等差且合斷頸之徒得遂全身之路誠非酷法卻大好生自覽爾封章固亦彰余懷抱見令檢尋制度別較重輕今後凡有見聞更在無辭獻替或行或寢斷自朕心盡節盡忠勿渝爾志其於嘉歎無廢寵與故滋奬諭

祖宜知悉治　皇上嗣位　太宗所賜勅書已編於實錄矣先君訓諭之言俾立身揚名以光門族幸兩朝遭遇　聖主身既立而名已揚矣先君累贈工部郎中先夫人追封京兆縣太君慮年祀寖遠乃撰表墓之碣立于先君夫人二墳之間昭呼霜露之感載懷怵惕風樹之悲無所迫及思畫錦還鄉而未遂涕泣西望因嘉州通判大理評事萬簡赴任託召妹夫楊懷貫與姪嗣宗同訪求貞石以刻斯文時咸平五年歲在壬寅冬十月十日嗣子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上柱國京兆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錫撰述

跋

此本爲南昌彭文勤知聖道齋中故物乃明祁氏澹生堂舊鈔卷首有芸楣親筆識語鄂中徐行可得之漢上出以見示假之迻錄藏於篋笥亦既數年矣兩次至京就　文津閣本悉心詳挍彼此均有脫簡互異之處亦有館臣爲避諱改易者文獻通考載咸平集五十卷范文正作公墓誌亦云五十卷今本三十卷其爲後人重編當無疑義原編既不復見傳鈔亦屬希覯大約此集有無宋刊尚俟攷證元明以下藏書家錄目所載皆出傳鈔似無刊本也繆藝風先生

有挍本會元假挍先生既沒藏書散出此願不償良呼負負田表聖奏議凱切數陳久有繼軌陸宣公之譽其他詩文氣象宏博允爲北宋大家如表文中有潘美等賀勝表諸文可以互證史事甚多彭文勤識語有論旱灾論邊事兩篇鈔附於末之語附后原鈔已佚兩篇均在名臣奏議中遲日當由庫本鈔出并所輯集外詩文編爲輯補焉癸亥仲夏南城李之鼎識於南昌世業堂

宋元本生平著作集

續古逸叢書之四十一

上海涌芬樓景印吳縣潘氏滂喜齋藏本

垂崖先生文集序

宣教郎知鄂州崇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天台郭　森卿　題辭

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
太宗　真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
業而艷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
翰墨畦逕無屠龍雕蟲之巧落落
實大以肆方　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
仲塗穆伯長輩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
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
爲文有三代風盖其光明碩大之學尊主
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
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
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
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
初至邑會蕭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
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
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
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
小巧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
害爲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
卷今采摭傳記僅爲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
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
好事者有爲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尚
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
家凡十卷今爲十二卷其會稽訂證實屬
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
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
崇陽序李巽巖祠堂記頃平庵北峯
亭記此其文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
者得詳焉

乘崖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聲賦

放盆池魚賦

鯸鰂魚賦

第二卷

古詩

悼蜀四十韻

勸學篇

愍農

緝書齋

陽春曲

勸酒惜別

解嘲篇

師鳳謠

驚棲曲

贈劉吉

送韓史君赴任越州

留別惲州椎官楊丹

淮西叙別

淮西有答

寄晁同年

寄程說傳逸人

與進士宋嚴話別

贈聶堯

訓所知

送張及三人赴舉

蕭蘭篇

東門行

白駒謠

憫旱

結交篇

祛惑篇

酣飲

二月二日游寶曆寺馬上作

書園吏申花開牓子
孟孟詞
筵上贈小英
第三卷
律詩
登崇陽縣北峯亭
登崇陽縣美美亭
縣齋秋夕
登黃鶴樓
新秦遣懷
登麟州城樓
郡齋秋夕
鄴中留別平仲
至道乙未蜀中送人東歸
再任蜀川感懷
蜀中傷陳恕左丞
寄傳逸人
每憶家園樂寄傳逸人
送張及之任穀城
送趙寺丞罷秩遊青城山
金陵郡齋述懷
郡齋書情寄仙遊張及
淮陽書懷寄朝中親舊
遊趙氏西園
上楊大諫
寄田錫舍人
寄潭州劉郎中
寄栢閣宗消上人
寄郝太仲
送別蘇寺丞
送別祝隱士
送馬道人歸天台
送人北遊
歸越東舊隱留別秦中知已
贈祝隱者
贈孫曹二生

郊居會傳逸人
再會傳逸人
貽傳逸人
第四卷
律詩
郊居寄朝中知己
懷張白逸人
訪人不遇
和人惜春
謝宗人殿院見示詩集
依韻答人九華山圖
和人登朗州江亭
答人惠四明山蕉葉扇
旅懷
洛中寓居
公暇偶作
舟行感懷
舟次辰陽

游桃源觀
舟中晚望桃源山
幽居
旅懷
吳宮石
旅中感懷
退居近墅
歸隱嵩陽
本農
喜雨
秋霖
庭竹
朝日蓮
弱柳
曲湖種柳
新移蓼花
第五卷
律詩

秋日登美亭
縣齋感懷二首
寄高主簿
同韋主簿祈雨
新市驛別鄭同年
早發鄂渚
晚泊長臺驛
新秦送人東歸
相州官舍
赴職荆湖途中作
杭州一百五日水心亭留題
夫差廟
過華山
途中
驪山感事
再任益州回留題劒門石壁
峽路阻風
過武陵溪二首
桃源觀
夜坐
吊屈原
苦熱
雨夜
又
諭意
方竹
又
方竹杖寄蘇內翰
柳枝詞
和人牡丹
寄傳逸人
關下寄傳逸人
秋日寄友人
送別王秘丞
洛中
舟行

送別李司直
送魏道士
答劉道人
暮春憶友人
遣興勉友人
謝雲居山人草鞋
請人畫嵩山圖
鷺鷥
聞鷓鴣
第六卷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擬富民侯傳贊
耨斧贊
唐儆贊
異獸圖贊
木伯傳
蘇公堰銘
張氏新小橋銘
三不欺箴
懼箴
褊箴
謁狄梁公廟文
罵青蠅文
第七卷
書
上宰相書
寄張太玄書
答馮華進士書
與蘇員外書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寄馮華李鄴書
回路逸人卷書
答王觀察書
答汝州王大監書
答楊內翰書

寄張及寺丞書
與洪州安撫王雜端郎中書
第八卷
記
麟州通判廳記
陝府迴鑾寺記
益州重修公署記
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序
送趙況進士謁李員外序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贈丘生別序
許昌詩集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碑銘
大宋贈左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
第九卷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荊湖轉運蒙 恩奬諭謝表
奏鄭元祐事蒙 恩奬諭謝表
讓起復表
謝起復表
賀西川賊平表
杭州蒙 恩奬諭謝表
賀 聖駕幸澶州還京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益州謝降 詔奬諭表
益州謝傳 旨奬諭表
昇州到任謝表
第十卷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謝賜 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甘露賀表
謝加階封表
昇州謝傳 宣撫問表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昇州又謝傳 宣撫問表
進文字表
謝除禮部尚書表東封恩
賀祀后土禮畢大赦表
謝加階食邑表
謝封贈表
辭赴陳州表
陳州到任謝表
第十一卷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狀
奏鄭元祐事自陳狀
申堂自陳狀
謝賜曆日狀
廣都縣馮某毆母待罪狀
西川回乞持服狀
再任益州謝傳 宣撫問狀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謝傳 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户事狀
謝進文字賜 詔奬諭狀
昇州謝 恩撫問狀
謝賜衣襲狀
病瘡乞任使狀
陳州謝傳 宣撫問狀
第十二卷
語録
乖崖先生文集目録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聲賦并序

聲賦之作豈狥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補不愧空言爾賦曰

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竅呀然震驚二儀吐形萬靈吐英天機動軋而為聲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小大焉伊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于大雷隱空萬竅吼風不為之隆品物磨泉羽足動發不為之末未若人聲與天通功與物長雄口吻之啓義於厥躬道機之張騰淩鴻濛其所聞者羲黃唐虞繼踵而至宇宙噬其神造化侔其智在聲之偉也得不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發清清泠泠凉凉瀅洗瀛萬類聽之如憽而醒仁信之發溶溶弈弈呼道振德萬類聽之如白破黑曰禮曰義相迭而起鳴孝響悌駭心清耳萬類聽之如愁得喜廣成五老聞而啓齒曰是何帝皇之聲也如此九道交訛華夷和歌蠢動鼻息歡咍寔多其在物也昭昭靡靡萬緣和同萬籟響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萬口宣騰雲門六英答君之聲故知五音八聲聲之枝歟金石絲竹聲之器歟若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三王迭生異業同聲唱古寡應呼今得精儀禮以之繁會時風為之勁清作禮者有周旋之矩制樂者有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四人之洽濡

怨之爲氣也散爲黃塵積爲屯雲閉欝六合陽
靈不曛怨之爲聲也烈風相倚怒濤兼起鬼哭
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爲之闐擊山巒以之崩圮
陳吳一呼而宗社兎毀天窮地終醜聲不已洎
于漢唐惟高與光太宗纘堯開元嗣皇皆智冠
絶古氣凌昊蒼倘天憑怒即動盪於八荒按劒
大呼即交映於中方借力者黎獻助聲者賢良
亦不能廣仁義於遽奏使道德之擊揚掩商秦
之餘韻系唐虞之聲芳者也未若

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爲難於易
惟禮是崇惟仁是嗜叩予杳冥清淨以聽聞古
謬惑皇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息嗟吁之聲不
肖是黜息濫謬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
施薄斂息流亡之聲四人是別息澆競之聲猜
奸是理息究枉之聲道德是守息兵革之聲人
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之聲正
音是奏息怨懣之聲奇哉壯矣堯咨舜驚致章
濩之調下覺唐堯之頌輕浩浩蕩蕩無得而名

謂聲之襲也揚溢昭灼上賢下愚既歡且謔鳥
獸踰踰蟲魚躍躍信千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
樂余欲引聲而作未知何若

放盆池魚賦 并序

皇宋宥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陝陝牧以近戚
得侯不喜儒墨遂憩鴈於易兵部之館庭戶之
間有盆池焉綠萍小鮮雜其中以節兒童之樂
樂即樂矣大遠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感而
成賦

粤若金張貴孫風臺露軒珠翠爛目煙華斷魂
未盡環異樛然綺思遂命破苔紋陷陶器上分
紅杏之陰下決蓮塘之水於以責女胥誡童奴
緊蛛絲之孱網針纖之魚魚亦繼致浣適我意
宅與綠萍思溜香餌日勺夕勺予戲汝戲想其
魚乎寧亡意歟稟天仁兮化質欽泉靈兮孕軀
豈不有睎狀運海之類豈不有慕力嗔雷之徒
既履漸於鱗鱗安踶跼於汚瀦今者不樂動乃
觸乎四隅客有詞軫窮轍詩歌行善將聞去聲

童子之欲用汲生生之理無毀爾缶無覆爾水江湖可待與彼游泳之因鐏俎不離解彼囚拘之恥去去魚兮丁丁我私游必避其醜類食無貪於薰餌比目義而可友文鰩賢而可眉壯禹門之燒尾擬碣石之攝鰭如此則脫地墜排天池鯨鯢為之戢鱷波神為之驚嘻彼貴尺澤者曾何足知自適圖遠通豁泛谷一動一息爰長爰育斜流可畏蝘蜓之聲下多非淺渚那輕牧豎之鉤頭更曲得有悅若前事力乎大流欽王

澤之下及職昆蟲之盛游時奔雲雨之鄉神其救旱日警螻蟻之制慍莫吞舟無忽我誠無後爾羞即全勝乎銜珠顧印之儔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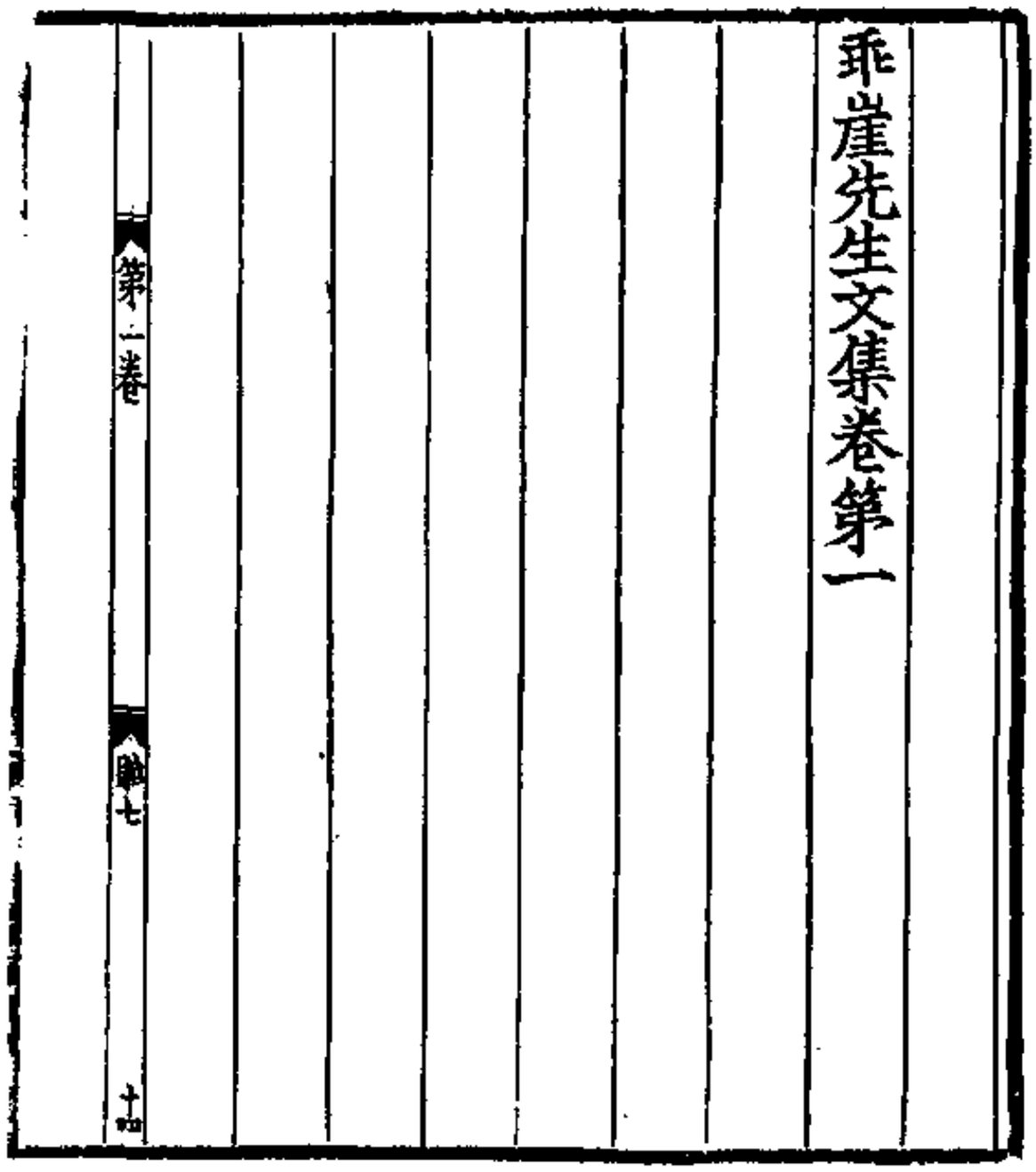
鱖鯚魚賦 并序

太平甲申歲余知邑罷歸浮江而北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滅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即怒多為鴟鳥所食逐索書驗名古謂之鱖鯚魚爾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

鴻濛積氣化生品類順天者自得美名逆天者

謂之凶器天亦不問任性而已鱖鯚微物江漢有諸性本多怒俗號嗔魚其或天晴日暖風微氣和鱗者介者潛泳江波被大君之惠化共委委而佗佗鱖鯚憤悱迎流獨逝偶物一觸厥怒四起膨欲裂腹不顧天地浮於水上半日未已物或荐觸怒亦復始意謂天昊曠越不與我遣大江之西流神龍俛默不與我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魚之矯首何靈龜之縮頭何稱義於比目何為祥之躍舟此類可怒者甚衆使我卒歲之沉憂有若世之小人兮才荒性卑謂道德不可以稱據謂仁義不可以取資咸呼志狂而識昧獨謂量絶乎天維姤泄憤冥眸自欺觸藩增咎至死莫知尤恐鱖鯚之遷怒慊此善聲之非宜嗚呼造化不能移爾之性萬類不能與爾之競雖海有納亦物之病乃為辭曰

鱖鯚褊僻常蘊怒色性不我移仁者爾惜殊不知老鳶侗隙翻翼鼓翼啄腹為食其怒方息鳶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一
第一卷
十七

古詩

悼蜀四十韻并序

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為審官院考績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荐飢饉任失其人枉政偷剥民興怨嗟構孽肆暴授命虎旅殄滅兇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官人安民朕意罔怠寛則育姦猛則殘俗得夫濟者實難其人爾惟方直歷天道本害盈修極禍必作嘗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導化移風復儉約情性非方直多政有績邛僰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祇奉厥命乘輅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噫謀術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斂乃息存恤窮困招綏流亡杜厥剥削宣揚皇風問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剥掠下畏草孽之強暴乎良家困弊漸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

天子遠九重孤賤者憚權豪而不敢言嗚呼雖採詩之官閔之久矣然謌詠諷刺道不可寂然

某敢作悼蜀古風詩四十韻書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幸勿以狂瞽為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鬬雞破百萬呼盧縱大噱遊女白玉瑞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慘怍禾稼暮雲連紈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修極禍必作嘗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導化移風復儉約情性非方直多為聲色着從欲篤虛譽隨性縱貪攫蠶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佚罔

天子聽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興千里攘臂躍入氣烘寒空雪彩揮蓮鍔無人能却敵何暇施擊柝害物黠偵輩皆為白刃爍兎礫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鎖苔蕪庭軒喧驚雀斗粟金帛市束薪羅綺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羶羹朝廷命元戎帥師盪兇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晶熒破竹鋒熠爚兵驕不可戢殺人如

戲謔悼耄皆麗誅王石何所廢未能翦強暴爭
先謀剽掠良民生計空賒死心隕穫四野構豺
狼五畝勤耕鑿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鄙夫
熾蜂蠆寡術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
世方尚奔競誰復振謇諤黃屋遠萬里九重高
寥廓時稱多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旦拭
目觀奇略

勸學 示子姪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
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遺寒如灰晨雞固自勉男
子胡爲哉胷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海鷗尚可
狎人世何嫌猜勤慎君子職顏閔如瓊瑰剋薄
小人事斯冥眞可哀敖蕩功不遂滿盈身亦災
將心須內疚禍福本無媒

愍農

悠悠世事稱無窮千靈萬象生虛空活人性命
由百穀還須着意在耕農自有貧民逃禁律農
夫倍費耕田力青巾短褐皮膚乾不避霜風與
毒日暑即耕兮朝即耘東坻南壠無閑人春秋
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貧天意昭昭憐下
土奚賢比跡生寰宇懲貧濟奚號長材來救黎
元暗中苦我聞愍農之要簡而平先銷坐食防
兼并更禁貪官與豪吏愍農之道方始行

緝書齋

綠流北面桃花中書齋閑鎖塵濛籠紗窓桂戶
明月空堦前草深鳴細蟲千書閱久陰生蠹治
世之文欲無緒彫梁語驚不復歸華池皓鶴先
飛去我來憩鴛吟清春呼奴嘯匹連揮斤一日
整庭戶二日受荊榛雜草留薰若掃逕連松筠
千花萬木似得意幽香細韻來相親衆口藉藉
道一以如初新伊余世上恥書客古今萬事羅
胷臆運海摶風當振翼任是青天更高碧

陽春曲

東風習習吹庭樹知道春權移日馭青紅獨解
露春心凝冷無言避春去大有閑堦白日長清
詞麗句祝春皇春皇不肯論功烈惟有年年君

道昌

勸酒惜別

春日遲遲轆空碧緑楊紅杏描春色人生年少
不再來莫把青春枉拋擲思之可不令人驚中
有萬恨千愁并今日就花始暢飲座中行客酸
離情我欲為君舞長劒劒歌苦悲人苦厭我欲
為君彈瑶琴淳風死去無回心不如轉海為飲
花為幄贏取青春片時樂明朝匹馬嘶春風洛
陽花發烟脂紅車馳馬走狂似沸家家帳幔臨
晴空
天子盛明君正少勿恨功名苦不早富貴有時
來偷閑強歡笑莫與離憂賈生老

解嘲

我本高陽徒平生意氣凌清虚詞鋒即日未見
試壯年束手來窮途蛟龍豈是池中物風雨不
來狂不得五都年少莫相猜鸞鳳雞犬非朋儕
志士抱全節愚下為復知寧作鸞鳳飢不為雞
犬肥君不見淮陰漢將未逢時市人頻解相輕
欺又不聞宣尼孜孜救亂治厄宋圍陳亦何已
往者尚有然余生勿多恥休誇捷給饒聲光莫
以柔滑勝剛方我愛前賢似松栢肯隨秋草凋
寒霜道在康民致堯禹豈要常徒論可否興來
轉脚上青雲何必羸驢驢苦相侮

師鳳謠

我聞丹山之鳳非有八翼四足亏又何羽毛之
稱奇蓋仁於不殺義於知時既信厚於動止而
淳音其用稀是以衆鳥樂而從之吾疾夫世之
小人亏曾不知仁義之所為故卷耳盧頸背而
疾走亏吾鳳之師

驚棲曲

天昏昏月娟娟驚棲之烏伊啞而翩翩翻豈非海
寒天風惡扶桑半折枝巢落又非鵬鷃之不仁
鄧林何苦難容身吁嚱哉鶺鴒弄翼出蓬蒿欲
就鸞鳳高壘巢安巢待何時平林客低枝低枝
苦賤良可越却厭爭飛笑鵪鶉星稀夜寒啼轉
多恐作枝間斷腸血人生功名難與期聽之永

夜生憂思援琴欲理驚棲曲調苦聲悲不相續

贈劉吉

天地有至私劉生與英氣學必摘其眞文能取
諸類叫回堯舜天眄破周孔耳通塞不我知要
在歡生意居危不苟全憑艱立忠義仕江南僞
侯曰果信是人國將士也歸國有賢名 主掎斥斬
天子聞之喜倒海塞橫流掀天建高議治黃河
遷將不才廷辨大旨阿諛有功議
貴侍重掎中貴弄權四海多壯夫望風毛骨起如今竟

陵城擁司荼敍利鶴情終是孤仁性困亦至勞
證楊業忠赤為斬旨所陷讜言警
勞憂衆民咄咄罵貪吏方期與叫閽此實不可
奔如何不自持稍負纖人累酣歌引酒徒亂入
垂楊市狂來拔劒舞踏破青苔地群口咤若奇
我心憂爾碎請料高陽徒何如東山器請料酒
仙人何如留侯志去矣劉跋江深心自為計

送韓史君赴任越州

聖皇憂越人與之求良牧韓侯簡帝心受詔荒
東服再拜陳苦詞旨生非祿未得滅匈奴雖
榮亦爲辱戎醜方欺盟宸恩倦兵黷難展窮北
威逐作東南福況有重慎資足致弭巢覆況有
明恕懷可使夷人伏行歌煙霧空坐嘯江山緑
無憂報政遲只怕徵還速他日遺遠書幸勿忘
蘭菊

留別博州推官楊丹

郊亭欲別時霜葉飄空日男兒志在乘長風去
便離憂慘顏色鎖鄉煌煌對尊酒醉舞不成空
握手恥唱悠悠易水歌羞折絲絲關外柳我欲

爲君操峻節研清詞古來賢聖同驅馳連城白
璧不足道濟時才略爲藩籬一以荅惠貺再欲
酬心知從今明月夜應有遠相思

淮西叙別

天門高亏未我揭驅馬淮西阻風雪高陽狂客
夜敲門清談大笑傾金尊一飲史君樓騰騰醉
未休再約娛賓曲歌舞喧耳目宛若是子之哲
亏精神多崛奇穆矣簪纓之後亏動止饒令儀
繁花不染君子道大鵬自有飛鳴時何顧我之

彌彌不可無言而辭

淮西有荅

天教明道知經綸只在尊君兼庇民鶴板未徵
身且賤輕車素珮遊紅塵飄飄颯颯齊與魯半
醉半醒陳復楚夜倚西風拔劒舞拔劒舞擊劒
歌青雲路遥心杳何

寄晁同年

昔同白日昇穹碧還同水國司民籍三年不見
頻寄書兩月相過忘行役桃花江上雪霏霏黃

鶴樓中風力微幽勝逼人兎欲飛此時不醉無
與歸人間美事應有主別馬蹄露邊塞土南樓
一望心凄迷昨夜疎簷滴寒雨休誇筆力敵眞
風勿憶雲山千萬重但偶西風一行鴈殺青相
問莫辭慵

寄程說傳逆人

緑楊陰映長隄道桃杏初花紅影小手扶大白
口談天得意相歡不知老一從召入金馬門三
載長纓事邊徼幾欲含毫寄別離悠悠亂思如

芳草

與進士宋嚴話別

人之相知須知心心通道氣情轉深凌山跨陸
不道遠躡屬佩劒來相尋感君見我開口笑把
臂要我談王道幾度微言似愜心投杯著地推
案叫此事致之無復言且須舉樂催金船人生

通塞未可保莫將閑事縈心田興盡忽告去挑
燈夜如何彈琴起雙舞拍手聊長歌我輩本無
流俗態不教離恨上眉多

贈聶堯

聶堯懷抱何翹然遊心聖道三十年智泉湍激
橫碧海文山奇崛凌青天神充氣溢眸子好常
談盡是經綸道早求入用活蒼黔莫向塵中虛
自老

訓所知

皇風浩蕩吹天地天下英髦連鳳起海鵬一飛

才雄拂子雲古稱蜀川秀千載遺英聲三賢繼
其後文章積學成孝友亦天授遠郡得充庭期
將免固陋

蕭蘭

種蕭芳蘭中蕭生蘭亦瘁他日秋風來蕭蘭一
齊敗自古賢者心所憂在民泰不復夢周公中
夜獨慷慨

東門行

淫淫六合生萬靈周公孔子留賢名伊余志尚
未著調秋風拔劒東門行金龜典酒知是誰逢
君使我臺雙眉眼前萬事不足問要須醉倒高
陽池

白駒謠 別喬隨

白駒如龍兮遽而迤紅韁未絆兮天之涯秋風
萬里思鄉時傷離群兮嘶復悲

憫旱

皇天詔龍司下土穀苗乾死天未雨如何不念
蒼生苦村落廢廠椎旱鼓

結交

古人死恨爲交難交心不移誠可歡須知閭水
生波瀾壯夫一欲摧心肝

祛惑

過與夜光不肯要捉得泥丸弄到老因嗟蜀望
無宵懷至今殽作思歸鳥

酣飲

不敢指天象象中皆有神不敢說人事謾致奸
邪嗔豈若內酣飲兀然陶吾眞吾眞小不見吾
眞大無倫眞苟無所適亦免招悲辛堪笑古人
愚刺轢徒殞身

二月二日遊寶曆寺馬上作

春遊千萬家美女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
颻盡似乘煙霞我身豈比浮遊輩蜀地重來洽
凋瘵見人非理即傷嗟見人歡樂生慈愛花間
歌管媚春陽花外行人欲斷腸更覺花心妬蘭
麝風來遶鄂聞輕香昔賢孜孜戒驕蕩猖狂不
是風流樣但使家肥存禮讓歲歲春光好遊賞

書園吏申花開牓子
後園花開紅滿枝太守倦遊紅不知看花小吏報花信太守茫然心忽悲頭上光陰瞥爾過昨日少年今老大見說花間舞蝶狂飜飛更着遊蜂和

孟孟詞 党項婦女善吹之名曰孟孟寄情託意近類桑間

胡中不識春時節門外春迴花未發奴家聞道漢宮春遥望南天拜新月拜新月攢雙眉別部胡笳聲亦悲低頭自歎胡無知

莚上贈小英

天教搏百花搏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陽輭穀如雲英毫郡輕紗若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莚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磨成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遥相驚人看小英心不足我看小英心本足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二

何如道愧將時背心非與世踈凄凄重惜別蟬噪古槐初

至道乙未蜀中送人東歸

綠楊陰裏卓旌旃一曲離歌獨泫然顧我無才狂似鹿羨君清節直如絃錦城寇難初平日帝里春和入謁天好竭忠誠佐眞主莫教姦佞苦妨賢

再任蜀川感懷

官職過身鬢已衰傍人應訝退休遲從來蜀地稱難制此是君恩豈合違兵火因由難即問郡城牢落不勝悲無煩苦意思諸葛只可頒條使衆知

李順劉幹王均十年三亂蜀人人思得葛亮整之亮遇罹亂提一旅之兵平定川陝非此宏才異略則不濟也方今天子仁聖國富兵強只宣馭遠寬平之詔禁暴刑殺之令不半年自整爾

蜀中傷陳恕左丞

英賢去世世同悲管鮑才能更比誰心盡西山離隱後名喧深殿受恩時謀猷不枉稱人傑精審眞堪作吏師謾就高原向東哭路長天遠豈能知

寄傳逸人

鷗鷺怜踈野朝昏遠戸飛有誰知此意獨立對斜暉落葉堆荒徑澄泉照白衣聖君方急善應好下魚磯

每憶家園樂蜀中寄傳逸人

每憶家園樂當年枉用心飜身期濟物明代已腰金守道知無取防姦似不任休今得休去誰肯羨爲霖

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瘴

開室中與傳會

於韓城終夕談話諸隣病瘴皆去不發

幽夢得鄉書每發家書傳必先夢漸如淳化末余直省密使人密誘傳意勉之社進傳以爲薦已是相汙也盧多名何濟逐止

長性情懶隔年音信踈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

不求灼灼不卑垂自愛先賢力自爲德行舊多鄉曲譽文章新受聖皇知辭親西國春方好去路千峯鶴亦隨若到縣封修政術漢南良牧是元龜

李通知州

送趙寺丞罷秩遊青城山

公餘長閉目只是老心情聞道彔山去連忙出戸迎好峯須到頂靈跡要知名迴日從容說余將少解酲

金陵郡齋述懷

傍人往往羨清途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西邊多種竹潮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佪甚老覺臨官氣味麁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閑撚白髭鬚

郡齋書情寄仙遊張及

老去慵仍甚榮名舊日踈又因經歲病不答故人書閉閤僧歸後看山吏散初何因問心跡之子最相於

淮陽書懷寄朝中親舊

聖恩重疊念龍鍾新賜淮陽地望崇纔有筋骸堪策杖更無情緒可憂公日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拍空昨日凭高向西望滿川煙樹雨濛濛

遊趙氏西園

蜀中春艷世間殊比竝陳園恐未如數里花光浮暖日六街塵淨見香車翻空雅樂催歡處入格新詩上板初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閉殺老尚書

上楊大諫徽之

東南雲物異端正產賢人才大何高古名雄始入秦文江橫舫檝藝圃刻荆榛民事憂偏切金門老更親天教任孤直帝亦賞清貧功業榮書史銓題洽縉紳苦聞辭祿綬遠擬訪仙眞却顧希顏者遲留塞草春

寄田錫舍人

當年心計此心知忽忽逢人亦自疑杜是憂公生白髮有何長略謝清時林僧已怪抽身晚朝侶猶嫌到闕遲多喜通規識幽抱路遥無處寄相思

寄潭州劉郎中師道

官途聲稱舊便蕃朝列皆推比竝難受任已過

唐刺史結衙猶是漢郎官遥知萬井嗟何暮酷愛諸峯病亦看老大情懷更多感相思重疊倚危欄

寄栢閣宗洎上人

周衰風雅變詩匠著禪衣身世閑雲片煙霞共鶴歸引泉凉月動掃徑落花飛自信千時拙終求對掩扉

寄郝太冲

閑愁休問意休疑此事關身合弭思心靜易求長丗法氣狂難與少年時新編到底將何用舊好如今更有誰猶憶公堂秋會否遠惱寒竹夜風吹

送別蘇寺丞

公身多不定何路慰飄離莫以微言合苦將幽思悲山程朝醉少雪屋夜眠遲即問逢春約芳菲折贈誰

送別祝隱士

龍鍾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慰經年別人驚千里歸山川秋末後風雪鴈來稀莫便長休去明時待發揮

送馬道人歸天台

逢山長欲便辭榮見說天台益自驚絶頂要歸終久住此時無計伴師行囊攜鼎藥身難老路接仙橋眼更明莫笑官途滋味薄五湖曾有片帆輕

送人北遊

慈親別幾時又作北遊期萬馬方征虜單車欲訪誰遠身孤劒共幽抱素琴知應渡黄河夕波濤驚夢思

歸越東舊隱留別秦中知已

客亭楊柳葉初殘歌咽秋空慘別顔吟愛好峯歸越路醉衝寒雨出秦關煙蘿庭戸重栖倚漁浦人家舊往還縱使功名無分得免教心在怨尤間

贈祝隱者

當年辭聘幣高卧魯郊西道與常流別名將往龍鍾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慰經年別人驚千

哲齋細蟲喧四壁芳草暗前蹊猶有談玄叟時
時一杖藜

贈孫曹二生

西洛繁華外幽奇二隱同喧卑不入耳賢達許
高風宮水當門落僧園舊徑通看書悲往事坐
石嘯晴空世界搜吟内山川曠望中憂人過憂
已豈是卧雲翁

郊居會傳逸人

久客倦驚蒐田居乞暫安義寧忘力學貧要奉
親歡枕外河聲老門前野色寬支流狂遶砌叢
葦品當攔書萊招鄰彦扶笻話肺肝吟懷難契
遇醉語動辛酸隱几歲時變凭軒雷雨殘致君
須有分會此擲魚竿

再會傳逸人

分到知心死不輕幾年曾是愴離情微風吹雨
鴈初下落葉滿堦蟲正鳴時靜苦嫌論劒略簟
涼頻喜轉琴聲從來共約雲泉老肯向人間占
好名

貽傳逸人

少年名節動人羣避俗深居積水濆幾為典衣
留遠客半來敲枕看閑雲門連酒舍青苔滑路
近汀沙白鳥分誰道無心活黎庶數篇新製詠
南薰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三

律詩

郊居寄朝中知己

年來流水壞平田客徑窮愁自可憐汀葦亂搖寒夜雨沙鷗閑弄夕陽天狂嫌濁酒難成醉冷笑清詩不直錢碧落故人知我否幾回相憶上漁船

懷張白逸人

昔年吟社偶通隣常貴高風入格眞名好已期天共歌性孤翻與世無親梁園醉別花燒眼楚寺秋歸鶴伴身從此幽懷不能說五湖煙月二京塵

訪人不遇

舊徑莓苔合兒童獨閉門踏霜歸遠店涼月照空尊鴈響蒹葭浦風驚橘柚村知音在何處凝寂欲銷魂

和人惜春

白日不暫住催春去忽除頻須傾綠蟻未忍掃殘花漸恐凋雙鬢堪驚遠別家歌臺重一望煙柳數行斜

訓宗人殿院見示詩集

句好如天設看來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已得風雅正任從時士輕何當較才用期與三南并

依韻答人九華山圖

每憶眠雲處當簷列翠屏有時聊極目盡日坐忘形去此心惟苦懸圖恨忽醒數峯秋欲活虛籟夜重聽地鎮三吳遠天連萬古青幾人曾得道是草即通靈松鶴閒窺鼎龕僧閒誦經終須卜長往迴首謝明庭

和人登朗州江亭

城上江亭簇暮煙城根老樹浸江瀾何人臨靜夜詞罷獨客凭高秋興寬直下路通諸國遠偏東山隔半溪寒漁翁似會清吟意笑逐江鷗過淺灘

答人惠四明山蕉葉扇

園園休復頌齊納蕉葉精新舉世傳更愛四明
來處異可量三伏用時便已無酷暑侵肌骨肯
放青蠅觸几筵因藉仁風慰黎庶寧知不及古
人賢

旅懷

移文休誚客衣塵欲去終慙未了身一夕亂蛩
驚別恨滿堦紅葉愴吟神東周住久知音少白
社拋來舊業貧猶喜陶潛遶籬菊帶霜開得數
枝新

洛中寓居

風塵籍籍伴窮迷旋賃高齋洛水西緑樹不知
遊子恨夕陽閒引杜鵑啼苔侵舊徑來人絶花
滿南軒翠竹低自笑詩書冷無味抱琴階下草
萋萋

公暇偶作

世情多與道相違偶忽公閑便息機貪競已從
心下絶愛憎還覺眼中稀時文鍊漉教歸正聖
易參研盡入微本要資身兼報國安知四十九年非

風帆江上往來頻漁叟應多笑此身自愧無才
酬聖澤已甘行樂負青春疲羸未復空忘味綱
緒難條欲問津更擬傾盃祝天地世間不用長
奸人

舟次辰陽

昔賢勞苦爲憂官我自無才欲忘飡鳴棹幾程
灘勢惡宿亭一夜雨聲寒山連古洞蠻煙合地
落秋畬楚俗歡雖指公餘便東下好峯猶得捲
簾看

遊桃源觀

一從仙去失仙源樹老臺荒又幾番塵世莫嗟
無分到星壇空自有名存竹邊風健秋醒眼花
底泉香夜斷魂多少尋眞舊題處我來重與拂
蒼痕

舟中晚望桃源山

仙山初指眼初明倚棹因妨半日程雲裏未忘
尋去路世間爭合有浮名巖空闇老松千尺天

靜時聞鶴一聲更謝暮霞憐惜別滿坡紅影照
崢嶸

幽居

落花時節掩關初請絕江城舊酒徒滿屋煙霞
春睡足一溪風雨夜燈孤易中有象閑消息身
外無求免歎吁多謝巖僧頻見訪欲迴流水又
跼躇

旅懷

儒術精窮久風塵鬢欲衰知音豈易得搔首獨
何爲寓舍思親處秋原墜葉時樂天吟更苦笑
殺五陵兒

吳宮石 四正題回酬石囑樂石訣月臺朝天壇

何人移置向何年牢落空庭見斷頑竹外松間
滋澹岩土昏苔染更斕斑媚貪憐翫月名偏好莫
問朝天信不還閑醉閑吟聊自得漸無蒐裘憶
歸山

旅中感懷

人世貪名豈是閑幾回思筭幾淒然故鄉路遠
不得信寒月夜來還復圓霜趁悲鴻歸楚澤風
移殘燒下秦川莫言酒作銷憂物更有新詩一
兩篇

退居近墅

選得煙村寄掩扉拙謀翻似解忘機名場未入
老將至鄉信不來春欲歸窗背晚陰黃鳥語簟
橫幽徑落花飛何由盡會蒼蒼意時復攜笻上
翠微

歸隱嵩陽

浮世事無限何須要到頭壯心爲客盡孤跡卧
雲休匣劒已全棄林僧亦少酬從來愁恨意乞
待外人愁

本農

奢競若不息生民只有冤誰搜元化窟鑿斷麗
華根使絕侵奪苦著爲明聖恩何煩重師古即
此是羲軒

喜雨

救旱功何遠淋漓晝復昏風雷潛助勢草木豈

知恩積靄消殘影枯源漲舊痕朗吟渾得意重起凭前軒

秋霖

觸石便溟濛經旬失遠空深疑竹箭浪兼起蓼花風淨長苔痕綠寒催木葉紅蒼蒼不可問惆悵漢陵東

庭竹

挺秀誠堪貴蕭踈在蘚庭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影射池光冷聲敲鶴夢醒牽吟莫可極重寫上前屏

朝日蓮

少得方爲貴根莖豈異蓮高低全賴水舒卷自知天已任羣芳妬難妨後笑偏向明終有待呈艷不爭先愛重頻移席徵求苦費錢蘭蓀饒酷烈桃杏媿奢妍應瑞花中絶標名世上傳須栽禁池内用表太平年

弱柳

枝莖何弱種何緣著架扶持勢可憐但見低垂長衛足更無踈竦欲參天離情謾指千條線野興堪驚一點煙最惜柔謙似君子夜涼重起遶欄邊

曲湖種柳

曲湖連曲接平蕪前事因循好歎吁不見有源堪畎鑿便來此地費功夫蛙能聚響難停息蓮本含香舊已無夾岸近教多種柳少延春色向城隅

新移蓼花

蓼叢踈淡老相宜移傍清流曲岸西紅穗已露巫峽雨綠痕猶帶錦江泥吟狂不覺驚幽鷺立困翻疑在舊谿官滿便應離此去可量心緒更難齊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四

來便去都緣心地似虛空

夫差廟

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須亡國殢西施

過華山懷白雲陳先生

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迴頭慙愧華山雲

途中

人情到底重官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

驪山感事

古來仁聖最憂多合倚承平縱逸麼行幸未停歌未闋羯胡兵已渡黃河

再任益州迴留劒門石壁

劒門山勢碧摩天匹馬重來鬢已斑多賴皇明燭幽遠兩川無事得生還

洛中

翠輦西巡未有期玉樓煙鎖鳳參差可憐三月

花如錦狂殺滿城年少兒

舟行

江邊煙草濕雨中時起閉船窗

峽路阻風

嵩雲草草失前期佐主無才鬢有絲牢落江灘阻風夜峽猿聲裏坐多時

過武陵溪二首

生平苦愛山兼水南國晴凝盡可攜即問世間誰見我舟初下武陵溪

武陵山下水冲溶往事追尋興莫窮欲就漁人問閑趣棄舟齊過蓼灣東

桃源觀

簷下山光砌下苔人間重遇眼重開舊林諸子休移誚已許孤雲作計迴

夜坐

流水消消落砌莎竹窗殘月冷無多傍人不念思鄉苦獨奏南樓一曲歌

吊屈原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空死亂羅中

苦熱

赫日炎炎爍遠空泉邊樹底亦無風行人莫便多辭苦猶勝東郊多背翁

雨夜

四簷寒雨滴秋聲醉起重挑背壁燈世事不窮身不定令人閒憶虎谿僧

又

簾幕蕭蕭竹院深客懷孤寂伴燈吟無端一夜空堦雨滴破思鄉萬里心

諭意

但求報國莫求名說著陰功是有情楚漢既分寰宇定留侯先意便辭榮

方竹

笋從初籜已方堅峻節凌霜更可憐爲報世間邪佞者如何不似竹枝賢

又

枝枝方直綠參參林葉疎紅始見心却恐當時惡圓佞結根遥向楚雲深

方竹杖寄蘇內翰

一尋方直剪湘煙欲寄先愁見賞難指佞扶危兩堪試惟憑不作瘦藤看

柳枝詞七首

玉門關外絮飛空破虜營前畫影濃可便消兵無好術忍教攀折怨春風

青連遠戍和煙重靜映疎攏窣縷輕遊子不歸春夢斷南軒一樹有啼鶯

遠映天街近遶池長條無力自相依上陽宮女愁方絶又是東風有絮飛

輕柔多稱地多宜繞種纖枝又引枝不及垂陰向黎庶春風一路送云隋

海潮聲裏越谿頭誰種千株夾亂流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繫扁舟

帳偃纓垂已有名水邊花外更分明前賢可得

輕詞句幾變新聲入鄭聲
吳王愛重為遊從歲歲添栽後苑中家國旋亡
臺榭毀數株臨水尚牽風

和人牡丹

桃源分散恨無期忽意江城見有時歌遶醉圍
拋不得幾人終夜起題詩

寄傳逸人

當年失脚下魚磯苦為明朝未得歸寄語巢由
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闕下寄傳逸人

疎疎蘆葦映門墻更有新秋膾味長何事輕拋
來帝里至今蒐夢遶寒塘

秋日寄友人

柳條風暖會吟時林下池邊侵齒移別後過從
更疎懶暮蟬嘹亂不勝悲

送別王秘丞

帝鄉三十年前別江外相逢鬢已衰清論未窮
行計速為君臨水立多時

送別李司直

亭下依微見遠村亭中離恨若為論數聲歌罷
揚帆去民吏相看有淚痕

送魏道士

江上蕭蕭木葉飛天台狂客杖藜歸莫嫌俗吏
勤相顧曾是高陽舊掩扉

答劉道人

高陽峯底洞中天曾共浮丘對掩關知道高閑
少兼濟折腰從此到人間

暮春憶友人

楊花零落暮春風醉起南軒夕照紅閉倚樵桐
坐無語故人相隔海門東

遣興勉友人

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中愁苦身惟有無心
消遣得有心到了是癡人

謝雲居山人草鞋

雲居山客草為鞋路轉千峯此寄來昨日公餘
偷步躡萬端心緒憶天台

請人畫嵩山圖

嵩陽三十六峯寒向爲明時隱遁難却顧事繁
思不及如何與作畫圖看

鷺鷥

碧盧風暖健精神煙澹煙濃片影分天怪覓魚
心未足不教名與鶴同羣

聞鷓鴣

畫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
心未穩數聲相應過前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五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六

雜著

詹何對楚王疏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法何對曰治身重詢之故又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以其言近易知多所忽略稽昔聖君鮮不先身而後國者或說心未有身不治而國無危者也因疏詹何之言彰載治之要由身形國藉司君鑒焉

擬富民侯傳贊 并序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粤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閡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僞散朴衰周之民也其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稚齒而趍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上智其誰拯之歟漢

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
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
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
之詔尊寫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
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
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
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
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
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

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且
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
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
治故貧富之名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
百途競新蚩蚩饑旺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
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

里人命斫鬱為耨斧余觀而義之曰耨所以逐
惡也斧所以利用也力鶩心急者無執是柄惡
亂我苗將飢我族故聖人之化人也有心哉詰
誅暴慢斯近仁矣是以堯翦四凶蓬蒿斷芽周
鋤二叔蓁莠絕本嗚呼既竭其力又稱其用復
何患者乃為贊曰

大田茫茫耨斧鏡鏡蓬賊莠姦我斧是荂玉食
匪難禮義是前鮐背黃髮鼓腹便便周廟之詩
頌以勸漢侯之謌閔以哀嘗兮誅兮正由是哉

唐衢贊 并序

天之道繫乎慘舒人之情出乎哀樂慘舒之大
者聖人之運也哀樂之大者賢人之心也若慘
者何天地閉而不通萬靈否而迷蒙聖人君子
無因搖動於其間故慘酷外感而悲哀內作仲
尼之泣麟表安之流涕豈不兆乎哀者也若舒
者何天地環復千年會昌聖人導道於上賢人
陳力於下和氣駢合而頌聲作故南薰之凱康
下武之熙穆豈不兆乎樂者也唐衢生唐之

哀跼於天地間不得攘袂矯首徒於生民仁智咽結動輒慟哭哭之時義遠矣哉軍國失禮則哭之賢良失志則哭之嘻生之不爾無以見救世之心免訐剌之禍仁之至美蓋得泣麟之遺旨耶余直愍生之有志無時前不浹開元之餘風後不見我

宋之太平因與紀贊以旌遺蒐贊曰

嗟嗟唐生生逢世道德閉咽惟慟哭聞高高蒼穹迢遥聖風哭之不應徒傷厥衷世人不良嗤生之狂餘哀不朽露唐之醜已焉哉聖人泣麟千載爲偶

異獸圖贊 并序

昔人好怪者指是方朔所說纂録海荒之外奇禽怪獸圖而寶之或得鳳之一毛麟之一角肖人而體雜混混醜怪揔命曰異獸圖蓋四氣不合而生生故不具而不得容於中國也已嗚呼天之限物率偶然爾知獸怪而遠之不知人醜獸者不遠之天果無心也已抑圖記之設非紀

則戒天下之醜行者焉人誰明之系以爲贊曰

混元運行與物爲形形氣不淑以獸爲名爾形大醜爾心或否海荒之外恣其所有人誰圖之觀必駭嗤雜中國而醜行者彼何人斯

木伯傳

木伯字巨材世稱處豫章者爲甲族巨材其後也其先著姓於庖犧氏佐青帝籍發生之德死而命神曰勾芒族散天下五分之一鴻黄氏識其貞且良第擢用之大濟厥美民到于今稱之曰若涉水之航兮登山之梯兮宴兮依兮無暴我長幼兮克肖基構者世不嘗絶或云火化已先民知附賴故淳仁之後鮮宇鈎惡從蒙弱幽鬱亦不敗世教耳巨材得太和正氣生而雄奇始七歲有凌雲之姿漸長磊落見節義善吟嘯風月俊如鸞鶴麟鳳者競狎之加以性寬簡重厚縱燕雀輩流接之泊如也漢天子將即明堂議三代巖野環秀咸見徵用巨材隨吏君見長

安宮百工僉曰伯也有棟梁之器宜其荷重任翼翼材者也進用可上旨尋封為大梁侯出納明命於邦有光不顯諫徹訐不處君於不義或大事用頗引周公之法正之帝謂侍日曰體天崇高纂承鴻緒配地博厚以朝萬靈政聲教本平乎中揚溢乎天下皆大梁侯之功也諫言不入悾懵不作熙熙然朕心用平又其功也宴見以時義必正色望者若虹蜺架天左右前後輝如也鴻筆庳老頌帝功者戶歌之一日從容謂

柱史曰吾輩委質聖朝幸亦至矣恥下君於三王今僅昇矣徒以貞幹無怠於任過久不退將羣邪巨蠹疾我歟後大梁侯去位不以其禮而漢中微鳴呼鍾莽之亂謚號無存焉

史臣曰木非端木後也梁非魏大梁也予聞其生而雄傑德也藏器待時智也繼仁者之後孝也處大位而不歌節也與羣材而立義也朝會以正功也致君於三王忠也大梁侯之德與士師乎雖老不知退何累於全德耶

蘇公堰銘 并序

鴻河走孟門東五百里地平無岸郭每溳夏雨注萬壑奔集漾沙汨泥漫猛可畏故聖人導九河以驅其間去聲禹越千歲九河遂沒漢亦悼溺子之歌東潰西決世無常波瀾隅之人世無常家于是

天子趨民以隄防之後周蘇允平嘗宰澶淵之臨黃刮剔舊弊以身正民事有妨盡雖郡侯不以時義必正色望者若虹蜺架天左右前後輝能易其令義苟利物縱灼身無以懼其心先十

年河敗西鄙民魚交居公慨然曰冬水既道春土可封民不得利者令宰之咎也因詔下興土功遂大索丁徒囊鍤就任騰溝驀渠順河為勢除貴長孤弱外無遊縱除風雨冥夜不息民咨至勞公愛至利不逾月而大堰成春波鬬來餘怒自息旅民喜農轉飢為豐三紀之間復魯衛之風 皇朝十二年河南潰於帝丘明年北陷我邑人驚奔逃死不暇是堰也亘四十里而廬萬室遠乎哉賢人之用心也安則民被惠災亦

民依之與彼竊祿賊民者如何哉嘻賢人之功不得光溢騰大達達不朽亦文士之過也丙子歲余遠來省親日賞其上忻然勒銘以示來者

銘曰

衛東之地蠻弱弓鴻河肆其橫流平民轉泊弓毗如深讎蘇公來堰弓析民牢愁沙濤雷波禁束如死沁二十年乘訛比比民亦何知怨苦忘美歲老寢決陷于全封是堰稜亘萬室來同衆苦吟歎始頌蘇公之功於戲既利物以稱仁不竊祿以汙身

邈爲倫吁嗟蘇公弓無羞於世之人弓

張氏新小橋銘

粤若選勝尚奇見善稱難者與夫創新謀始遠矣哉新小橋即張氏林泉之所建也通溝漲白所以瑩林榭之輝丹檻凌虛所以暄耳目之用利有未濟人其捨諸於是哲士預能梓匠視力役夫未疲飛梁締構通竹陰之雙隧導實階之四達蓍雲夜斂疑上架於星河零雨晝晞訝傍牽於蜿蜒既萌謀始得無健稱者歟某謂成功則細劊心是難執彼量大昭焉著焉鄙乎隱鱗之狂寧謝題柱之作染翰之末聊述銘云

設險者水謀始者賢飛梁締構呀豁林泉往復攸濟微乎捨旃誰謂巨川不能駕焉

三不欺箴 并序

君臣之綱也仁義人之宅也是以緣情制禮因事立法此曠古聖賢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者爲經利事可師者爲傳此又垂訓示人之深旨也若子產之明子賤之恕西門生之猛皆宗主仁義合附民欲三之不欺于斯傳矣某心愛仁義力趣聖域嘗謂誠不至而師古者惑也誠至而事異者涅也未若輔諸道求諸心行之不回久而必至齒仕已來求望彌篤三之不欺獨因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敢欺心書帶鏤誠用以自勉豈古人之所未知將後生之所爲妄也乃爲箴曰

古三不欺恕猛以明休民爲宅與世作程今三

不欺君民心苟誠人所及胡用言之克欲自刺
救爲身規君道湛然臣苟道乾乾調君私己是謂
欺天民生嗤嗤惟賢是資欺枉以勢仁者不爲
心爲道源執之誠難利亦易誘邪亦易干一失
其正名辱身殘惟慕惟懼心焉是刋庶幾茲世
無羞厥官

懼箴 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訓長師聖人之道必純必信用
慶於心年甫弱冠始接人事事茲與人鮮有通

者豈爲善之未至耶將學不知乎變耶退而省
己作懼箴以自勗

口乃禍府交爲禍媒交莫浪合口宜慎開導我
之得苟綸然而去絲然而來謂我之失也錚若
破缶割如驚雷蓋淺狹以自播豈衆民之喧咳
苟非洗慮以內觀苟如乳兒之抵虎他人何由
其拯哀不切懼惕徒飛嫌猜其敗已也又何
尤哉

褊箴 并序

褊之於名不通也內德既褊君子之道何由外
百行同轍一褊則關褊以敗德爲主患之大者
有數萬緣交奔有逆有諛執謙爲都廓禮爲府
褊既不生患將焉舉入則有親出則有君爲政
在慎疑如北辰奉親或褊子道是淪事君或褊
臣節不伸臨事或褊稔害下民匪惟害民抑亦
毀身存思積懼久然通眞又嗟古人忠於爲臣
妙謀正諫暗投於君不自蘊遏速禍厥身是以
屈原流於湘濱德與行先昭如戴天篤行不廢
垣爲眞賢或道隨俗變心爲利遷辱身敗教褊
小人焉商韓之輩死其宜然人生碌碌人心返
覆猶人不持遁於窮谷智困於褊仁固不足伊
余小人生三十春盡力聖教窮奇古人道豈易
苟性將難馴諒茲生之何云獨箴褊於其紳

謁狄梁公廟文

皇宋文士張某再拜致言于有唐巨臣梁公
若子負氣男子學入聖理純正積中文言任己

期欲擺去庸訛彰顯正始使溶溢乎天地洞格於鬼神上欲昇君魁爲堯鄰下欲鑄民熙熙如春惟公昭達察予悲辛今則荏苒光陰壯有及矣結括宏圖流浪千里秋聲寥寥遠客心死樂公清風拜於廟址即問窮通胡彼焉此嗚呼大丈夫豈徒言哉

帝閽難寓晨飢暮寒進身非援如捫青天天理冥冥愚實難知報應如日昭昭莫欺小儒願福亦人之私將出身以事主幸明神其祐之

罵青蠅文

火帝降炎日興邈矣六合歊然如烝萬物長養矚如騰如淩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生青蠅觸類幷幷朋飛營營鶺鴒載鑽而蠹芳筵預登當是之際無乂不憎我疑奸人之鬼俟人之睨堙鬱不散託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憑奸俟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者

不得自默連壁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拊髀而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天運地施靡靡蚩蚩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罵爲殊不知天地不言假手仁者持準操程以上化下使惡不黷善眞不累假廓唐堯之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萌雖小不捨厚汙若成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輟餐對客攘臂指西風而罵曰未斷爾祖終惡爾類營營乎青蠅止于藩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六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

上宰相書

月日貢士張某再拜上書於相君黃閤下某聞宰執之重百於機宜貢士之列一於有司咸欲越庖導志瀆於相公者率不過速於求用矣若言從中行從正錐有越庖相公必謂儒職也非罪也苟詭戾怪險迷懵自高相公錐不罪之匹夫之義者不由也某匹夫之好義者欲頌相公事業相公事業布在人口陳於宋史頌之便俟也欲論終古致治之蹟即相公盡知之欲縱辯奇譎邀於相公即儒者恥之欲較時事感動相公殆非布衣之職一欲自導其愚干於相公伏望愍憐之竊念某少也賤生九河間左右無賢戚之助力學著文殆十七年家貧無書必俯伏人門以觀覽每一思親即千里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於已者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几儲糧併笥發帛內隱寒餓不為前顧也又謂仁義禮法便世之府從而成文大乖體律好古之願止於是以某之心播於文章某之行播於知友豈敢專守匹夫縱適河曲偷安於聖時哉遂期鄉書趨來闕下恭以

天子文明將拂猥濫故宗伯大夫之門不可易入也野儒朴文不可易聞也進故無倚退將不武是故直書狂愚干犯嚴重亦未知獲儒職也儒罪也恭以相公建造太平啓導賢路若片善可採獲受其賜則寒素幸甚死生幸甚臨紙皇恐書不能盡某頓首

寄張太玄書

洛陽張九狂不似我而道機筆力偉卓神妙屢奉清論醒人心脾時聞綴章驚動豪俊談歡未幾違離如何仰在今秋為我仕進榮諸侯貢賢之籍解天子仄席之慮狂生今來亦有此意況大丈夫內明外潔氣盛骨強方當驅智勇以代人門以觀覽每一思親即千里自至餘無廢時其間賢於已者破囊從之不肖者縱連几儲糧天工豈可懼朱紫而樂雲泉者哉炎涼屢變氣候增淒西望英標隱若蒐動故洛神宅山川氣

清秋原葉下秋閤月午時忽相思寄我鳳闕
下耳

答馮華進士書

茂才足下昨日曲承惠顧次示种李二進士新
文四章危坐諷吟竟夕忘倦英槩之氣駭人
神竅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少有老成之風嘻可
畏也詞有復古之志又其難哉觀夫貞良持便
於用者有若寧州石硯銘故詭時之流罪之小
能致明於大者有若挑燈杖讃故汲賢之君預

之賦冢宰之職酌致君之道有若甘棠頌故偷
薄之民誨之歌贊帝德以告成功有若洛都鳳
樓頌故纂堯之績大之非命世豪傑何能及是
歟得謂韓柳之下外堂者也虎子七朝已見食
牛之氣鳳雛五色即登王者之瑞努力自負佇
俟大來門弟子若是師其如哉某亦何人敢議
藏否徒進樂善欽才之志三三子詳察之不悉

與蘇員外書

員外足下某聞古之士有感人知遇以至殺身

者豈徒然哉嘻知人之心易為義欤人之急易
以惠惠與義古人資以殺身也某誠蒙弱不迨
古人明惠之下寧無感心哉某幼專事儒積未
知變本之以言行窒于利舌卒而為文章用鮮
時態十年於今無求知於王公大臣之門者愧
有所未至也復不能曲事辭氣為小郎輩取容
哉故窮病湮厄步走千里其窮可固也其志不
可變也足下鑒量有斷存念下流始則怡色劇
談誘以勵行之節終乃翦楊開館待以殊士之
禮在乎所感則深而所愧益厚何者與人之安
而義及之君子也待人之安而力不報之廢民
也某之所懷寧忍愧惕伏況足下相門遺芳稟
操特異敦仁義於是辯世道於是文彩彬煥為
時命旦某所祗陪無一補効豈不與廢民同哉
昨日不遠京師載異門館雖足下信其無他而
同類見罪于某曰子之志行將膚僞何且京洛
貴門待子非薄而屢去之將何以出身為帝者
之旨與某即曰以獨客之職而邦國之事責之

是乃可乎退唁身世不覺悲歎大丈夫行年三十不能自立而獨終日戚戚惻愴人簷下信乎末者也矧復上露恩紀細碎鄙懷其可略也閣奉談笑將逾浹晨感遇之私戀戀曷已諒大馬之何効而松栢之有心聊布尺書用宣款素庶幾詳察之不宣某再拜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宗伯 席間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

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敢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遺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視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殺畢藉其用克歸於眞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言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胷懷因欲盡陳其愚執伏望愍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絶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逮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樹覃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

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
鑒宥之某再拜

寄馮華李鑅書

二生足下嘗謂丈夫之知人也必矯俗以自是
必推心於無間如某何人下辱交結愉愉笑歌
不在塵俗之調章章話言動由霸王之略人競
駭心某竊畏感既月又離其歲有聚必見其散
者也洛陽春輝明媚可惜狂客無心鞭馬東去
誠憂喜不足以干達士之懷其知己之別也寧
無意歟二生臨岐隱忍相顧洛水潺潺下咽離
恨嵩雲杳杳動慘行色狂歌酔吟不覺千里某
之此來自待益厚囊有君子贈言之詩悼遠之
序偶關東俊民時令展讀雖多二生有神筆力
亦謂我如何哉仁達之惠又非於斯其或風物
交感芳尊在筵忽忽憑欄引頸西望未知吾友
亦爲何心況今句吳平定之後翠華拜詔之歲
明天子方將化定八紘準格萬祀必大索賢豪
料治機括明詔將下秋貢日逼勉哉二生可出
仕也神仙洞府固在帝鄉青雲階級未遠筆
下即俟陰律告窮春氣有力龍躍鵬怒相期於
鳳凰閣下耳

回路逸人卷書

路生外多仙風內蘊王略四十不仕三吳浪遊
口多寡詞人莫之識一昨不遠千里來過弊封
試與微談驚我忘食屢行得賢人之操立言臻
作者之規若是則心未弃言世有之別也寧
明主宜揖好爵以從美名俟其著動簡書流惠
民庶當浮海上與赤松子遊未爲晚矣因復盛
卷聊用披導吾子詳察之

答王觀察書

月日具官某北首再拜致誠於觀風十一兄執事
爭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
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怙公中
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
投盧弈棊排彖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祈
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肘嘆呼爭贏

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
比日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
緇黑衣饔渴飲巳冰之酒飢餐連血之肉馬不
絶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
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
盤槃擊劒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
則巨觥相罰非頹冠略未云止與希生
者道眞堪喪魂時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
遂成飲痼洟入膜內栖於萬中良醫不逢積痼
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寒難
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
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
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
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痛
飲水血流到關七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
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
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政亞宰相弄權
授受匪人風教頗辟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
整綱眞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謬
濫之蹤泯然亡絶豈異乎獬豸有睨大阿欲揮
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押
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
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扶弟羸病使之丁壯
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
仁急於義不與古賢竝者其誰可方爰屬阻脩
尋閥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
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
瞻望之至惟兄察之不宣某再拜

答汝州楊大監書

張老子今年七十矣癖病有加氣血衰劣每一
餐訖洒然沉昏益之瘡疼殆不可過入靜自守
以眞排邪半夕之餘差可稍省然了公事接見
賓僚一日之勤略不容息若是者二年矣莫暇
問人事之可否詢交友之動止去年冬暮忽覩
來緘讀之再三未閑厥故洎于釋手略無記憶
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政亞宰相弄權
授受匪人風教頗辟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
今年春半再惠手畢詞旨勤勤情分周至即弗

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耶大年俊敏絶倫朋比生愧言詞正直人情所厭非遇至明之主憐非常之才即踐愧厭之機已被不測之咎又思大年稟氣本薄長年多病應遂移疾之請任此高閑之官盛年辭榮是名高格吾曹碌碌豈能一希光塵乎嘗以世之才豪須藉智識智識主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正合著名垂範不朽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爾君子之心本於有濟流光莫繫皦然過生好事

難成昔賢所歎若其通達胡爲大年悟解無空素養道氣公暇虛室自奉天和憂無從來患將何有餘生之快獨擅所得全似終窶掃地莫致潤屋尤謂貧中淨潔者也大年大年知張老乎老子心無蘊畜絶情絶思情絶則聚散是閑思絶則榮賤一致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因是報章苒苒朁晚大年察之見卜告老永與世絶縱命在我豈能堪久大年自持勿以此老爲念也

答楊內翰書

內翰大年負絶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跡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嗇精於漠了然獨到邈與道俱必臻長世之期足稱瑞時之表也豈伊老劣過示安有喜愧再三言不盡意

寄張及寺丞書

寺丞別來無恙穀城報政古人之政也棘寺命官其丁衢之始也誠以吾宗心識明達志尚康濟必謂資世之寶而誠主道之器也信乎所莅民

仰其休又賀仙遊偶此仁政浮誕觀德以歸厚兇狂不懲而自馴浸淫淳和粉飾風教才之所至政必速成餘加頤神用卜長世是懇懇之願也劣從髭髮俱白飲餌漸微然而筋骸亦且輕健未能告退以養病身忽至測測耳今年之內再信見遺誠素有加喜愧無盡

與洪州安撫王雍端郎中書

國家闢土萬里列郡五百以臨邊制遠者不下五十州處要分部者又爲十四路須資偉碩用

宣廟略除三事司會外聖君所屬莫若十四路之重乎吾人識本明達道存兼濟所臨之地民仰其休洪大郡也安撫殊號也歲旱民之吾君是憂爰藉英材以濟艱梗使岦渠屏息疲羸昭蘇吾人能之矣久不奉面常懷清芬遠聞此行喜不自勝非遠拜覲更不多云

與大諫陳情書

某爰從受學以至登朝心實自強性不爲惡故惟大諫細所具知一昨曲賜薦論力相引用才臨赤縣便抱轉輸在乎聖恩不謂不隆矣在乎知已不謂不深矣到職已來每事爲戒一則恐乖士人之行二則慮傷見知之明三則不敢負於初心四則少欲加于民政其中事有小便者職分而已何足陳哉身受大謗者貪夫亂之無所尤也近聞鼠輩多相構誹兼被姦人屢有奏毀仰惟天鑒察其無私信爲善之不渝果非禍之難入生所幸者君有賴焉況某年近知非髮已半白比於少壯又加退思大諫觀某之心本庸人之心今於斯也豈有害耶觀某之行慕古人之行今於斯也豈有變耶常慮愚淺無所效施其如怯正大權訥於辯對俛爾自守低隨衆流遂使好直之心不能盡露佐君之略不得自顯尤所短也竊常患之早賜不剛之議誠得之矣聊藉筆削以代面言庶寬投杼之疑以釋彈冠之願是所幸也

謝焦文學書

文學鳴棹遠來攜文見贄言詞典正允多作者之風理道宏深備見致君之略官雖小謹心實自怡可謂處困益貞將飛必伏者也豈伊老劣辱此過從欽奉之餘感愧何盡

答友生問文書

茂才足下嘗聞交不本勢利眞丈夫之交談不亂得喪眞君子之談通預乎是吾友其人矣竊嘗接武亦既宴語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斷直乎今而洞乎古復加肯顧博我以文長哉巨編通爲友贄觀乎其文健若決萬人之敵其理切特

盡懲勸之旨方謂登崑丘者嵩華難爲山瞰鰲
海者江河拙於水又焉足異志責時文之理於彼
人斯於戲文者儒之職言者文之端子誠儒矣
得不洗露狂斐以盡知己之進退歟嘗試論之
曰天地闢聖人作大朴散禮義興謂乎五常所
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籍所以抉天地之蹇萬
古而下其誰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無以定
其分朝會揖讓非文言無以格其體政以正之
非文言無以導其化樂以和之非文言無以節

其變咸迹於行事播爲文章嘻聖人之道我也
有旨哉故鼎有銘而樂有詩禮有誄而書有誥
紛綸衆製六籍悉備焉爲周漢已降代不乏賢視
文之否臧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古正
之辭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好古以戾非
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出乎是者子焉及知生
之文理雄富談議正直允所謂大夫君子歟如
子顓蒙何勝告誘丁丁友聲寧緩報應即不知
謂前言之如何方今
明天子在上子將出仕更賴正人多所訓導聊
具報復意不能悉某白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七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八

記

麟州通判廳記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之戾矯以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風達窮民之志也我國家開疆八荒列郡五百皇德所被人用胥悅皇威所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儒者鞭制荒外何其壯耶麟州舊壤寔曰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此土又用滋富因以名之漢隸

朔方之郡唐爲勝州之域匈奴接荒在河一曲党項部族漢民混居長城基前屈野川其右左帶樓煩之境南偏赫連之鄉惟府由茲脣齒相輔開元年中羣蕃構逆燕公燕公張說致討請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德之末劉崇不賓楊侯作藩移鎭斯堡所以護并寇也顯德五年移州小堡通判之職敢閑獨首陽位故廳停也使停息其間又廳事之是依得不慎也欲聽行其教蓋禮之攸屬民之攸宜君道惟艱艱於審賢臣道惟艱艱於能安若是廳也帝王之詔令官民道惟艱艱於審賢臣道惟艱艱於能安若是廳也帝王之詔令存焉千里之刑政繫焉苟職君之務如飢嗜食待君之民如子俟息則明恕中出刑政用清內杜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謂斯廳也宇覆疆內人用休息若忽君之令寇君之政掠民膏腴爲妻子謀則志辱於貪事成於濫既厚蘊櫝之責亦速覆舟之咎謂是廳也醜甚屠肆其何遊焉賢行難著仁心易隳敢鏤廳壁取爲政規後之君子勿爲妄也時皇宋雍熙三年八月日記

陝府迴鑾寺記

粵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憫拔無量苦厄大智慧破一切邪見色想未空文字流衍滋法雨之惠施清火宅之煙焰茫茫茲蒭資精進以成果斃未嘗設雍熙二年夏六月始某拜命倅茲是邦其輯兵絞民禦侮致饒利與守牧相爲表裏悠悠兜俗識嚮善以蒙福存諸中國者正由是歟周天王書懸象之變漢天子證金人之夢其

源濫觴寖以成海吳魏之后咸與伸之廣於晉宋盛於齊梁也王城郡縣想象於祇園名山大川半同於鷲嶺靈因聖果釋典備存焉迴鑾寺者唐代宗返正之所建也天網踈踈胡羯肆虐惟陜之休鑾輿至止土德斷而復續者黃帝所以告帝休也青天裂而再補者尚父所以戡巨難也大明始更帝其念哉大曆二年詔陜牧節東諸侯歲貢之貨爲朕寺之所以表殊績而謝玄聖也寶應元年荐賜名號所以誌聖感而示

無窮也緇徒雲趨歎甚希有洎唐祚告衰內夷作梗巢孽蔡盜揭竿而趨流毒於陜彌歲未殄檀爐靈刹資爲烽候之具清磬鴻鐘翻成聾皷之響殊功勝事一旦委地者哉降及有梁纘天稱帝宗呂異王允釐斯土謂六度可以參五常存善所以增厚德眷彼遺堵遂發誠願我賂既以雲委四衆因而影附民力不匱功用斯集猗乎大像中尊欲示有爲之教三門外阨因嚴象帝之居高閣層樓若峯之峙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廬闔不兼備天祐二年夏四月門吏告成王命我先師審志大德主焉師姓郭氏當郡沙子人也幼趨精舍因成習性之漸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傳禮長智於咸鎬歎聖將遠參文殊於五臺戒珠不缺慧炬增照既兆眞寂之應終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歎言善哉靜節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磬懸行亦氷立顧榛蕪如寇讎隨意刻落爲坎塹非心地與之平坦日偕月衢以至休哉言念蒸人迷遠眞覺故和其容以附衆正其詞而行化惟和與正其漸民之級歟於是登師堂者頑必易慮誕必守節聾用開視愚或成哲豈徒超玄邁空獨利學者亦使忠義仁孝因由是生今主院某志本孟浪心隨昭通事師如父禮師如佛三十年內一物不遺寔僧國之能賢而玄門之宗主也某器其克肖覩此盛因略助援毫用存實録金壇示法愧引喻於無窮石柱疏詞冀存功於不朽時皇宋開寶七年月日記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並堙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户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遞順增損出諸史論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爲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北也唐玄宗幸蜀昇爲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内寇高駢建節即時驅除以爲居人圍閉多榮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 清遠江元在州前因築羅城開移今所 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吊伐申命參知政事吕餘慶知軍府事取僞册勳府爲治所淳化甲午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 是年降府爲州 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某始議改作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乎

以董干役其計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菁陰深多隱亡命許其剪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木椽二萬條賊亂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寬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爲瓦較日減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無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址即塼礎百萬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三千人更爲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乃息冬即辰後起功始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爲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資圬墁之用與夫塹地勞人省功殆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爲設廳廊有看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於大門其中因王氏西樓爲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黄氏名蜀畫雙鶴花竹恠石在焉衆名曰雙鶴廳次

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水雙鷺在焉其畫二壁泊鶴屏皆於壞屋移置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廚四十間廚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撙減古廊二礎之外盈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堂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固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

客位食廳之列馬廄酒庫園果蔬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蔬箪奇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軍大庫庫非新建附近故書改朝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偕僞之跡合州郡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揃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

度恭以給事聖門上賢當朝碩德立言稽事理合化元不虛美不隱惡文成筆端動即不朽欲憑實録以光遠方其興修事跡已述在前給事中判昭文館事安定梁周翰係曰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鷙而姦豪生因厓雜而禮義蠹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材頗慮亦時有違咈上意侵鑠下民理絲而數棼澄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虐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汚染滌惠澤以天波拯其傷夷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營菟伊公之推心合　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皆僞政之遺基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弊於民力不糜散於國財歲未云周民觀驟改凡視事之所洎燕勞之堂寮吏之休遊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畢臻自韋南康驕悍之餘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紀録且欲旌其削僞為正無惑遠民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孟先主僭悖之後共安其過[redacted]以聞或高才沉於下寮治聲被於四遠鄉黨之孝悌巖谷之貞純

悉係明揚用稱中旨加之辯惑煥然易從如此則上無曠官下無冤人馴良適意兇邪衰朋欲民不譁歌於路時不頌雍熙者未之有也至于移多補少利於均輸漕輦美積上實天府茲為心計較然後知於戲若道皆得人雖四海之大萬里之遠　聖君覽御如在目前所謂今之轉運兼國家分制行臺之權亦公卿試吏之地烏獨曰三司子司乎就裁朝廷數十州事以尊主庇民為己任者轉運也豈不曰公卿試吏乎江南轉運司開寶甲戌歲取僞司會府為之大中祥符己酉春民火因風立焚千室老屋承勢化為煨燼某既慙且懼亟思繕全復嘉二公臨事稱職不敢以撓為憚不敢以勞為詞戶借一工之文便為貽代之式輒書後係聊贊元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年撰行之日周翰謹述于碑之陰云

昇州重修轉運司公署記

聖人造天下必區土以居民畫疆以為國小大之政授之賢才俾風教下暢民情上達上下交得則治道具矣有唐列天下十道國家因唐舊制道置轉運使主焉豈徒提行臺漕運之職亦以代古諸侯分制之權期部執事不得擅為異

法也誠以命令稟於天子其昭著能事厥惟善良苟郡縣不德奸豪任情蠹弊因仍刑罰不正民有不得平者征斂違度巡護不謹毒有流於下者咸得致詰裁正與自大者不同日而議也時皇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春日宴李氏林亭記

人生無賢愚孰不欲快身於顯貴休思於榮賞二者天下之通美小不適宜則儒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適宜矣公之門勳耀於世孝友光於家得不崇軒館疏亭苑以發其榮耶天衢九通我宇其中背室迎陽亭林鏁芳故賢者謂其外作官勞內適情性不肖者謂其外張威氣內盡荒伏若李公之賢遠矣朝倫之傑時樂其遊文墨之雄日願其交於以季春元日宴於羣士陽光入林宣露和氣酒酣樂備羣公賦詩九河生倡言於坐曰且大梁天帝之都畝地千鎰一廬十金安然關廣庭仵芳致豈不尊性而貴奇歟人生世中百勞萬窮安然豁榮賞豈不德至而貴顯歟身服世榮或蕩而輕安然與賢者遊豈不志大而識遠歟更若剋萬峯畦百藥豈不安仁而履義歟松篁嘯風怪石嵌虎豈不體節貞歟又焉嬰花迸紅乳草織綠而已竹林誕放金谷淫侈亦奚足儔也堅此志節全此令儀何嗣業之不顯何編簡之不榮野夫非倭直序芳猷凡諸同筵名于右

序

送趙況進士謁李貞外序

世祿之子負奇節異才者尤令人多之天水趙況故右丞之幼子也當食齒未堅而孤既冠而貧苟非正氣內融真道介入安不爲驕蕩所溺而羈惸所困者耶前年予來洛中豪貴哲士往往頌其能試與之語廓然見丈夫之氣觀其草詞索意則語韻暢 吟摘冥遠尤能辨舜禹商周所由之道楊孟韓柳駁正之旨其庶矣眞可多也哉亦謂士之貯道德盤盤然若大堤咽風崇丘苞雲曷莫施之乎今年秋果爲洛侯以賢

名貢之趣來京師詔已罷舉嘻貴人子義且自
負苟未能通任於國君焉有踩汙腸肺曲媚以
厚已耶雖梁潁二賢器爾亦甚彼何力緩爾屑
屑乎餓僮羸馬將嫁於齊寒氣酸骨寒風慘肌
蕭條千里此行謂何且大丈夫旅於天地通塞
不足易其慮何小勞暫別驚心乎戒車之晨賢
俊三十輩歡餞於原昌黎韓丕詞詩以將之九
河張某序行以多之已而曰齊邑李大夫天下
之賢今從之遊他年再會帝鄉揣爾用心之道
進如何也

送田錫韓丕之任序

宋皇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發正治為太平先
是用頓天網羅英豪以至中夏荒徼弗敢隱其
賢歲貢于闕下者五千輩號秀異者五百人
皇帝顧喜策問金殿有以革前法之弊樂得賢
之衆既得之亟用之當陛釋褐初命監州曠古哲
王審賢進用之蹟莫若斯之盛者也萬衆驩唱
流震天下九河生聞而夥歎疾至輦轂性愚既

扭無與人事故不果知階青雲者若之賢乎韓
田二生預熟其操觀其言非仁義不出回行非
仁義不履文彩純正爭走造化嘻可畏也仰天
頓首多賀 明天子得賢之實有若是哉是行
也衡宣千里之邦可以揚大帝之風達君子之
志編民有 教十室有耆艾俟其化行而希顏
者來上都予即磨其風度如何爾僕馬在御江
山匪遥亭柳弄黃離酒泛渌盡醉即去勿作兒
女子之訣也

贈丘生別序

英賢生於世豈徒爾哉必與神龍岳雲曹走天
下方今時運和會 天子仁聖動植之類咸迎
其休況於人乎況於賢乎丘生之賢世亦罕得
執行之淳專文之眞閎邪僞如含恥極丘軻之
遺風問其年則冠而有加責其名則炫駭京國
何金馬之未試怵栖栖於旅途炎光熾空淮海
千里牽喻不留訣我東去雖雲龍之氣有時而
神若王孫羈孤寧不歎悵衆君子悵餞隋岸聲

詩贈行下交淺蕪聊爲序引賡奏孤舟一章以
抒勤懇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舟中央其去也茫茫
其來也茫茫與其濟芳焉知古之人不同舟而
樂康

許昌詩集序

文章之興惟深於詩者古所難哉以其不泝行
事之跡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導下情直
而婉微而顯一聯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勸而
不仁者懼彰是救過抑又何多可謂擅造化之

心目發典籍之英華者也洎詩人失正採詩官
廢淫詞嫚唱半成謔談後世作者雖欲立言存
教直以業成無用故留意者鮮有如山僧逸民
終老眇眄搜難挾奇時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
翻爲處士之一藝爾又若才卑不能起語思拙
困於物象興詠違於事情諷頌生於喜怒以此
較之果無用也其中淺劣之尤者體盜人意用
爲己功銜氣揚聲略無愧恥嗚呼風雅道喪若
是之甚歟許昌薛侯詩人之雄乎觀夫所尚率
以治世爲本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旣奇意
在言外謂才俊之偉也躁躅時事聚爲國風謂
風流之至也貴農賤賈資爲心術苟引而伸之
豈不能黜邪歸正去煩從簡致君道有緒而民
業用休唐德下衰薛其已矣夫世議自伐寡於
謙稱胡不云主道之過乎往往逸韻流入鄭聲
如吳姬并洛歌人等詞盛傳人間未易刪去知
言之愛掩覆無由蟻鼻之缺白珪之玷也斯言
之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跡可不愼歟薛詩千

餘篇少得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自咸鎬再莅
三川歲稔民和公中事簡時會同列引蒲酬詩
因議近代作者各出薛集僅將十本五言七言
二韻至一百韻凡得四百七十篇爰命通理太
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節度推官韋
宿從長參校依舊本例編爲十卷授鬱書者雕
印行用字未盡精篇亦頗略與夫世傳訛本深
有可觀是年乙巳秋八月褊密直學士尚書刑
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馬鈐轄張某序

送進士張及赴舉序

益都去帝鄉四千里平昔英俊怠於進趣況更賊亂之後例闕資生之計鄉老之薦聲響久絶今年秋華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為請試官頌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跡忘遐闊心戀明聖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於無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饗貢士斯筵之啓殆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喜因詞詩以將之衆君子詞學先鳴請為賡歌之

碑銘

大宋贈監門衛將軍上官公神道碑銘

通天地之道謂之聖通人物之道謂之賢聖賢不偶於時者有之矣未有不知道而能聲名光大者也公聖門之賢者高陽氏之裔楚大夫子蘭之後世有明德家傳懿行祖某父某值唐末亂罹隱德不仕公志度閎遠履行脩謹長於干戈之時不廢俎豆之業始學禮知三代損益藝精鄉人諭之請仕公曰唐德下衰諸侯擅命土宇分裂命日無幾況春官氏失職仕進不由權倖者鮮矣若由道以行己雖執鞭之士吾無與辭苟枉道以事人使簒金列駟吾恥有也兵戰無日民力不堪大梁四通供餉兼倍一日諸父曰爾不應鄉選當休吾家乎遂從三司省召為主藏吏居積歲以清謹聞選為寧州糧料使又轉鄜州糧料使備軍期也乾德初前軍剋蜀又選為洋州糧料使荊土久又蜀川既平轉江萬艘委積無筭承命于荊以董財計當時處此職者以侵民聚財為已任以罷攄徼執為能事奢靡擬於公室氣艷侔於貴胄公獨脩然如古貞士嗚呼安卑以樂志捨利以趨義豈不謂聖門之賢乎開寶七年公年六十三遘疾於荊之傳舍臨終謂長子正曰吾學與仕越四十年志無所適此亦命也爾讀春秋知褒貶之旨更版攝得為政之要當誠明以遇物則終身不匱當篤志以臨事則所向皆得顛沛造次無忘於仁能成吾志死且不朽長子泣血奉訓扶柩以歸服

除由攝資授殿前承旨以材能累遷西京作坊
副使充劒門關使導化甲午歲盜起兩川蜀城
俱潰衆號百萬直趨劒門加以敗卒亡官先日
梟首有不用命者支解人皆怙息不敢仰視獨
提兵出關連戰連却賊氣於是沮矣我關於是
固矣以奇功超授六宅使劒州刺史明年
天子以主將遷延餘寇未殄遂授峯州團練使
西川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誘示信推仁七旬
川震驚決於次晨長驅入益自戒師旅逆戰方
井戰酣兵却衆皆失色於是下馬揮劒有死無
二敲怒增氣戰功遂成賊有逃刃者命一介之
使擒於蠻中人有未諭者飛剋賊之意遍於川
峽人人頓安如脫虎口既屠其賊又安其民所
謂仁勇兼致者也尋授南作坊使賞軍功也議
者謂劒門之守堅守也方井之戰死戰也非此

重貽　吾君之憂乎重罹川民之患乎寵厚譽
遠誠有謂也明年替歸授東上閤門使其戰守
之奇蓋由誠明篤志動不忘仁成先訓也其功
業之著蓋立身行道光揚令名成先志也傳不
云不在於身而在子孫乎上官氏之謂矣淳化
郊祀慶恩公以長子官贈率府副率至道中冊
贈率府率
今上即位加贈左監門衛將軍娶表氏今長安
郡太君惠淑慈愛有賢母之稱生男五人女二
人長男正前所謂有軍功者第五男某見任右
班殿直仁而有斷衆伏其能三男早卒長女適
三班奉職張奭次女未笄而卒咸平二年八月
四日葬於開封府封丘縣舊鄉某原里也詠與
公長子同方并之憂因而欵狎熟知善行是用
直書乃爲銘曰
猗歟哲人懷明抱眞志高位下德不及民平生
之意傳於嗣子遂崇戰功成公之美因加榮封
綽然華宗所謂生不易操死而志通者也嗚呼

休哉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九

表

通判相州求養親表

臣某言臣聞以禄奉親孝子之常道也從人之欲聖主之廣愛也臣 中謝 竊念臣生居仄陋長值太平遇 陛下好文故臣一上取進士之第遇 陛下求治故臣再任爲登朝之官揣分撫躬磨頑礪朽使臣冒白刃履重艱不足以謝 陛下待臣之賜也況河相大鎮天王 連疆委重者親民望美者倅郡猶復拳拳誓志欲求改官者蓋遇 陛下孝治之時臣有遺親之咎也重念臣十年聚學忝是離鄉兩任遠官皆非迎養近因受命曾到舊廬雙親扶羸顧臣以泣臣非死木得不傷心臣亦引諭國恩用相慰勉終且戀其本土不肯隨臣之官朝夕系思方寸已亂臣又聞不可再得者父母幸而獲遇者聖君若不剖心見詞違制以請則上辜 陛下廣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負終身之戚臣之家屬近隸濮州竊聞州城例有酒稅望迴天眷察臣愚衷則臣乞納外朝兩官換監濮州一務臣非矯激蓋欲明危迫之志也若此則內有承顏之美外諧陳力之方匪惟臣身獨荷榮遇亦使四海之內百世之間孝子良臣聞風增慶其如畢身命報鴻私生民常心豈合陳露干犯 天慈臣無任戰汗激切望恩之至謹奉 表陳乞以聞

荆湖轉運蒙 恩奬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密院遞到勑書一道蒙 恩特賜奬諭者皇文昭爛睿眷重深拜恩而力若不勝揣分而心無所措 中謝 臣聞明君之善教盡力事主臣下之常忠規故明懸不踰則上下之交慶臣之所佩謂之至言恭惟 徽號皇帝 陛下應運乘乾體天行道謂文爲理時之本故親策賢良謂公爲御下之規故明懸教令信無幽而不燭在有物以感蘇昭昭然穆穆然誠千載之一會也竊念臣賤同草芥器甚朴筲徒因總髮之年便學爲臣之業以至出隨

鄉薦恭逢聖時當召試金階賜科名於異等洎
掄官天府委漕運之要司恩遇有加驚愧無盡
是以身爲外事公作中謀既不敢曠職徇情惟
自適亦不使容奸黨惡以博虛名方虞積毀
以銷金豈意飛聲而悟主爰迴聖奬俯降天書
匪徒一介之臣傳榮不朽用使九流之士礪志
無窮此蓋　皇帝陛下鑒洞古今義形普率欲
貪邪之易慮故廉慎以爲文臣復何功可以當
此惶駭之至莫知所裁得不益勵至誠恭遵大
教雖削繁理劇未遑使物之宜而竭節盡忠更
切報君之願云云

奏鄭元祐事蒙　恩奬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密院遞到勑書一道蒙
恩特賜奬諭者恩自天來榮加望外拜伏之次
惶駭失圖中謝臣聞君道明則臣誠著上好禮
則下興讓此有國之大章治朝之餘裕也如臣
操植無一可堪徒自出身遭逢聖主過有采聽
擢充轉輸臣雖愚蒙亮切感憤是以不捨晝夜

惟思公忠以便民尊主爲常規以除邪翦弊爲
己任遂致貪官詒怒豪吏震驚謗聲塞於道途
毀狀聞於旒冕恭惟神斷處在不疑使臣勤劬
得盡任委此所謂　陛下至明而臣誠稍著也
近者制置使紀臣職事上達宸聰感天眷以軫
憐加璽書之慰勞臣雖不稱伏用增慙且制置
使與臣生平未嘗識面略聞覆莅便與薦論絶
古人忌黨之私見義士徇公之節此所謂
陛下好禮臣庶興讓也明矣大恩莫報至聖難
名但切戰兢以卜終始云云

讓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閤門勾喚蒙恩特授臣起復
依前守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散官
勳賜如故者臣聞父子之情其喪也有終身之
戚君臣之義其深也有起復之文如臣顓蒙方
負罪釁忽被殊寵寔難爲心臣誠感誠咽頓首
頓首竊念臣河朔單門天下孤跡偶值文皇之肇
運偶儒學以謀身始中懸科既不由於勢援洎

充近侍皆出自於天恩未能公道以塞誠意
私門之降禍故當屏絶以覆哀摧伏蒙　皇帝
陛下過聽微臣稍於勤盡起從苫次令就朝行
雖出綍是榮頗耀士人之目而舊巢興感若爲
禽鳥之情欲望特輟明恩許全私禮服麻啜菽
期少報於劬勞移孝資忠庶無違於風教干冒
天慈臣無任祈天懇戀哀摧哽咽之至謹奉表
陳讓以聞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謝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淮中書劄子伏蒙　聖慈以
臣所讓恩令不行一依指揮給假候回日朝謝
者皇私日麗旻渥春迴退惟賤微再切驚懼臣
誠慶誠幸頓首頓首竊念臣處世無才逢時有
幸既將身以許國兼得禄以榮親所恨者先旨
卧疾之初闕於嘗藥所苦者丹旐出門之日不
得攀棺遂瀝戀以祈天冀投誠於終喪伏蒙
法天崇道皇帝陛下憐其近性示以奪情殊常
曲降於恩輝自遠許從於假告靈前一慟庸知
有後之人此外何求但覓報君之路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
誠榮誠感頓首頓首謹言

賀西川賊平表

臣某言今得鈐轄進奏院告報寄班恭奉官安
守忠到闕奏十月三日富順監與賊相見一合
殺下軍賊斫到王均首級掩殺招降到賊人草
補人負共六千餘人其賊並已翦除靜盡者臣
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曉諭訖小醜亂常
偏師致討尋聞就戮大快羣情中謝竊以　太祖
開基廣之以教導　太宗臨極益之以慈仁萬方
浹洽於皇恩百姓不知於日用恭以　皇帝陛
下道光先志化被無垠含氣遂生如逢於煦日
行詩載路共贊於昌時而獨王均愚不畏天傷
思吠主扇搖兇黨搔動邊城　皇帝陛下猶示
招綏冀其悔悟迷而不復有煩問罪之師困極
斯逃方信滅身之禍雖將臣之宣力由英主之
授謀四海一心同慶於此臣叨塵班苑獲守藩

方誠無執銳之勤實愜除授之願云云

杭州蒙　恩奬諭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爲本州百姓縢超等舉留臣蒙恩特賜奬諭者臣叨任藩宣曾無政績忽因民欲俯降天書光寵異常惶駭失據中謝臣聞舜稱善人即不仁者遠漢求良吏即守道者前所以極理體之大中致生民於康樂也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遵漢之道行舜之心興一事未嘗不恭儉爲先命一官未嘗不惠愛爲寄故得朝風寬簡世態淳和史官但記其時雍野老不知於帝力臣叨塵有位獲預頒條雖志在推忠莫著分憂之効而心期濟衆未知爲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間小歉既蒙明勑與蠲之於賦租復降異恩又賑之以粟此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蘇靜言所因於帝陛下儉以率衆仁以愛人治定功成刑清事簡猶慮煩陽之候不無輕繫之人爲發德音俾獲自新之路復須明詔欲分條者絶舞蹈網者有自新之路復須明詔欲分條者絶舞蹈惠敢千雙鵾留舉微臣蓋遇　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從奬善既不遺民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曠遺便枉璽書曲形慰勞人百皆喜臣獨未遑且以江外諸州杭爲巨鎮臣之到任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絶忿爭未能使吏知廉恥高萊之有所不盡閭獄訟之有所未盡空自謂孤奉舜稱略無善行謬榮漢選不見良能是以臣受寵載驚靦顏增愧也得不更思體國益用竭誠求古人化俗之方副　明主愛民之旨望裨萬一少報生成

謝恤刑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恤刑詔書一道臣已當時行下訖時屬長贏恩推欽恤滾若好生之德彰乎慎罰之文遠邇之心歡抃失次中謝臣聞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作是五刑明茲三訊所以重生民之命而爲大化之防恭惟　徽號皇帝陛下儉以率衆仁以愛人治定功成刑清事簡猶慮煩陽之候不無輕繫之人爲發德音俾獲自新之路復須明詔欲分條者絶舞蹈網者有自新之路復須明詔欲分條者絶舞法之心式是大和同登於道至若有虞之畫象

大禹之泣辜用此憂勤曾未差忒臣本疎材術謬掌郡符不能宣導於化風未得空虛於圖圄傴懷恩顧伏用兢慙是以益勵至誠恭遵大訓雖知聽審難臻明恕之方一覬寬平少副哀矜之旨云云

賀 聖駕幸潭州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入內高班王某至伏審鑾輅已於十九日却還京闕者中外士人朝昏係望纔聞返旆共慶丹誠 中謝竊以四海父安

三農始隙忽意北夷之俗輒萌犯順之機恭惟皇帝陛下忘黃屋之尊務息民之道聊舉省方之典因陳問罪之師果致雜虜革心使人請命屬大道含容之德不責小瑕而著明臨照之恩許其通好允得弭兵之略兼光柔遠之風華夏之情歡抃交至云云

謝除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 日密院遞到官告一通勑牒一道蒙恩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上柱國仍放朝謝者臣聞周籠名侯始行加地之賞漢崇良吏方推增秩之恩不嘗垂及於匪人有以騰輝於當世豈以天官少宰上柱殊勳中大夫漢之清資食實封唐之極賞一日併授在臣何堪儻稽責實之文深黷陟明之典榮多益懼處不知寧 中謝竊以臣才不兼人愚惟守己每念流年易失好事難成故急急以行心亦拳拳於勵節爰自出專外計入直中樞歷司臺省之權兼攝諸侯之政謂姦回不叱無以增聖主之明謂兇惡不除無以解黎元之患臣行此志殆十五年豈不有惡上之民曲飛謗議豈不有怙權之黨妄指瑕疵絕無一日之尤以汙三章之法者蓋由臣於疇昔 陛下明臣於當今獨慶逢時過於往哲臣之感憤豈易爲言一昨移自雍郊委臨蜀土單騎徑發冒熱而來冀伸馭遠之勞少達報君之志是以宣揚聖化下慰疲羸啓導皇威傍加兇醜人似知勸歲仍小康惟將不辱命爲

榮亦以免厚讀為幸豈期麾睠超與旦官渙汗
已行辭拒無所伏遇　徽號皇帝陛下明同皦
日愛若陽春行周文之小心惟公之恤有漢高
之大度衆善皆臻歲久而天地同和道在而人
神交感然後九儀述職五輅鳴鑾謁清廟以祀
親登泰壇而享帝大賚之慶已洽萬方議者謂
陛下展禮上玄讓功也推恩百辟勸善也廣金
帛之賜戍卒忘勞加封贈之官人子盡孝寃有
罪叙有過蠲逋租召三命仁之至也舉賢才廣

諫諍旌貞退惠力田義之和也浩乎眞風邈不
可紀臣愚望　陛下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光揚
二聖之風越在三王之上含生之衆百世同歡
重念臣無昔賢良吏之稱獲當代出倫之寵草
芥自比雨露所滋益堅犬馬之誠望答生成之
賜　云云

益州謝降　詔書奬諭表

臣某言今得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轉運使黃
觀奏據本州將吏僧道百姓等舉留臣事蒙恩
特賜奬諭者民情上達天澤下臨責實徇名未
著分憂之効僥榮冒寵難逃飾詐之譏循省所
因喜愧交至　中謝伏以蜀土奧區素稱重地國
家慎委本爲難材況列卿帶職之資屬爲郡抱
戎之美衆臣之內少此兼榮竊念臣河曲微生
儒門末造憑詩書爲捷徑取忠義爲先聲果逢

求治之朝驟有絶倫之遇入登臺省幸聯心膂
之臣出守山河全控咽喉之地故合竭誠報國
百計安民遠仗皇威姦惡少聞於屏息傍宣聖
化疲羸近以於昭蘇此蓋　徽號皇帝陛下知
臣向公任臣不貳縱有閑政不能移天覆之私
歲必差替官輒萌犯上之機因用留臣之奏曲
蒙慈旨不責狂言降天上之徽音作勑南之佳
氣庸知異奬推爲勸善之恩却揣無功積有臨
深之懼得不更思盡瘁恭守成規庶求鎮靜之
方少輔庶鴻之德　云云

臣某言六月二十五日巡撫屯田員外郎謝濤等奉傳　聖旨奬諭臣知卿爲治極好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庶事更切用心者邊臣之職正恐未周金口所稱已傳不朽何此中才之質得勝絶世之榮直恐捐軀無以報德中謝竊念臣出身至賤遇主非常強仕將期方難巖谷兩鬢始白已作丞郎況兼直密之資允在得言之地恨不能長纓請試北係單于雙闕頌功東封岱嶽此國家之所不欲而卿大夫之所未裕也一昨西蜀居人頻經擾攘九重選吏顧屬精勤臣當奉命之初實愜寸心之願所喜者勝殘馭遠得施報國之勞所幸者去易就難少寬偷安之謗臣是以推誠官列示信戎行布均一於吏民亦誠勵於兇惡併逢稔歲偶免敗官此蓋

天語下慰孤臣謂臣分西顧之憂深知不稱使臣有過身之譽以至無言但銘勸善之恩庶保有終之節云云

昇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勑差臣知昇州軍州兼提舉江南東路兵馬巡檢捉賊公事已於八月二十二日到州署事訖恭以道有所存物無不遂臣榮宿疹分合退身皇情重惜其辭榮大鎮許從於卧理感深出涕恩極難言中謝臣聞昔者聖君之御人也博愛溥施包荒濟美九有仰大中之化羣倫無不達之情伏惟　皇帝陛下恭己臨朝推誠接下英斷比於　太祖寬仁類於　太宗謂選能爲共治之資則躬行採録謂節用爲恤民之本則慎乃盤遊加不忘功兼之念舊有若陳緯苦戰田錫直言越次褒延驚駭視聽梁周翰前朝名輩邢昺望苑元勳俱及耄年不許去位非常禮遇優與俸錢四海之人聚首而議以爲　陛下之德有以繼舜齊堯輝宗映

祖若周文之兢持未足多也書美昌言禮貴養老未為奇也雖聖政無涯不可妄紀而生民受賜抑又何名竊念臣本族無稱學文自任爰從中第洎至登朝徒切礪精少防於責實絕無朋比曲借於餘光九四轉官便參樞要復三數歲已忝丞郎信明時驟進之身過往哲九遷之遇退量淺劣不稱明揚止在捐軀聊以報國重念臣少因酒過晚覺病多仰天眷以撫安煩國醫之診護其如氣候漸劣根本難瘳既乖侍從之儀實玷衣冠之列豈敢便謀致政堅請分司重閣輒拜於封章小郡覬全於頤養不謂睿慈惻愍允澤霑濡作藩更委於兵權赴任仍兼於水路而復中官賜藥內府支金謂九轉之靈丹可延性命謂三錢之秘寶足了生涯天意所鍾愚臣備識必將垂世流為美談知微臣遇主之榮力下因僚吏之勤望保殘年再覩雙闕此愚臣之願　陛下之恩也既感　陛下憂臣之身臣敢不憂　陛下之事一欲宣導風化惠綏黎元兼令兇忮之人漸識淳和之理憑茲懇款上答恩休云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九

表

賀東封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密院遞到赦書一道十月二十六日 皇帝封禪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曉諭訖伏以眞聖有作萬方樂推非升中無以告不世之功非太平無以行希代之事盛禮云畢鴻休允敷極於無垠不任大慶申謝臣聞安大衆定大業者至德動天地

感鬼神者至誠至誠昭晰以發中玄化浸遥而應外然後五兵消偃九有澄清迨於升聞克洽宵昊若夫守治定之理修報本之儀常祀之餘盛典多黜自前世稱頌者七十二君漢纔依倚唐亦梗槩以至蹲生民於壽域納仁義於中途踵無懷因嚴之風述虞舜東巡之美系我 聖宋成乎嗣君恭惟 皇帝陛下大道之尊中天而立咨唐堯之守覆法姬周之砥平容勿萬機臣度遵於繩準精明一德黎元但覺其昭蘇加以天資孝慈則人歸恭順力行節儉則物有羨饒和氣四充百穀屢稔戎狄不召而自至禎祥過抑而益彰有以光揚祖宗輝映今古善頌之口何得而名於是遐方觀國之賓奔馳道路東魯系來之老莘集闕庭洎于黔首緇黃三事庶尹累陳昌平之績請行封禪之禮皆曰 陛下德至於天故有祥符降空羣鶴引駕德至於地故有嘉木連理芝草分莖昭示衆靈無以殫紀陛下果不可固讓人情果不可固違者上答神休下祈民福也是用降時巡之詔著柴望之儀馳道不除帷宮不飾菲薄之至也無勞居民無天生物仁愛之深也皇翠華駿駿羽衛方冬之麗日增燠千里之纖埃不飛旣祗肅以登封盛典多默

叨近列任忝名藩逢大中開泰之期見往代未
行之事病知分薄難伸亶踵之心老覺才微莫
逮歌虞之意云云

謝賜　御製御書封禪銘贊記副本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編録封禪記丁謂等起請
御製御書泰山銘贊記抄録副本一卷賜臣者
聖作深玄人所難覩外臣有賜恩出非常中謝
臣聞渡汾流詠止歎於凋年過沛興歌庸思於
共守豈若天祚明德功格上玄既東巡以告成

復勒銘以見意煥乎盛業垂彼無窮誠明代之
嘉猷而眞聖之能事也恭以　皇帝陛下生知
要道天縱多能體二聖之仁明鑑百王之得失
側躬致治元化大同以至和氣四充祥符下集
覽閟下諸生之議感泗上父老之言遂事外中
以展大禮皆謂太平者前王難及之事　陛下
致之泥金者曠代不修之典　陛下行之嚴父
配天孝之至也爲民祈福仁何遠哉事感宸衷

政由德成物以類應雖天地之博大而草木之
纖微有感必通無遠不至恭惟　皇帝陛下眞
誠御世廣愛臨人心平和天意嚮答始東封
之行慶忽甘露以儲休此實　陛下勞神在中
而致美於外也德之所感昭然不誣觀其凝若
雪霜甘同飴蜜千株徧結足名希代之珍再月
未融是表無疆之福臣器能淺薄蹤跡遭逢任
守連城目覩嘉瑞謹人物感通之理抑有前聞
紀　皇王遐邇之風曾無異見云云

謝加階封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官告一通勑牒一道蒙恩特賜臣大中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勳實封賜如故者祥符遠燭允澤旁流方忻樂聖之心又荷惟新之命退量不稱徒切增慙中謝臣聞廣大者天慱通爲聖天德茂而物遂生聖道行而人受賜既云不宰何以識其裁成寔曰無名何以盡其言喻亦猶惟堯與舜法地象天致巍蕩以無稱類生成於不報也

恭惟 皇帝陛下千年應運一德承乾念創業之克艱未嘗逸豫慮一物之失所每切憂勤明誠既感於人心聖化遂通於天意故得眞仙降祉瑞諜呈文適彰卜世之期允協大中之道載惟靈契事過於龜龍方表玄功理同於三五而復順陽春而在宥舉嘗典以加恩善讓不居莫見裁成之朴天下蒙福但歌仁壽之風臣位亞天官職參樞要叨預分符之寄仍司禁暴之權江外素清經歲但窺於兵籍郡中無事下幃徒守於詔條常慮敗官復榮寵數階封益峻名跡增華較其冒賞之由實屬逢時之幸得不飲冰勵節體國爲心庶求靜治之方少助無爲之化云云

昇州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入內內侍高班陳文懿到州傳宣賜臣 御札劄子撫問臣疾患者螻蟻微軀雲雷重施頻覺已蘇之命如登萬舞之庭寵勵過常感愧何盡中謝竊念臣河壖賤類朝右孤根徒將學古之心以勗事君之節 先皇知臣守道擢在清流 陛下察臣好公委之巨鎮嘗謂官高効淺任重才微屢覆薄臨深一欲少逃於官謗安民被物尤慙無補於 皇風一昨蒲柳向衰犬馬生疾掾醫工之切脉本自中傷用[redacted]灸以然膚即時氣正既緣在假合具奏聞伏蒙 皇帝陛下專命使人特頒宸翰何郡官之眇末見裁成之朴天下蒙福但歌仁壽之風臣位亞天官職參樞要叨預分符之寄仍司禁暴之權江外素清經歲但窺於兵籍郡中無事下幃徒勞天眷以安存同暗室之睹朝陽類寒荄之遇春煦篤君臣之分遠不能名傳家世之榮久將益茂恭期畏慎以報生成云云

謝加工部尚書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　日入內內侍高品楊保政齎到官告一通勑牒一道蒙恩特授臣工部尚書散官勳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兼奉勑量留一任者非常之寵出自天心三品之資實踰愚望再循再省以榮以驚中謝臣聞漢命二千石非政績昭彰者未嘗增秩唐歷三百年非功行超絕者不得尚書流爲美談因成故事如臣虛謬過有遭逢處近侍之班無一言報國守諸侯之郡無一善及人縱加勵朽之勤難贖冒榮之責而況年容向暮疾疹相仍中間伏閤拜章懇求外任近者因心戀闕欲望替歸遂寫情誠遠塵流冕豈期廑眷曲示憂憐命星使於層霄宣王言於南服增正卿之秩允謂異恩許再任之官足明重寄匪惟臣愧亦駭衆情蓋以唐賞能臣漢旌良吏前載希有近代罕行一朝併賜於褒崇何路重酬於名器所以臣愧不稱而衆駭異常也臣得不上體虛懷俯安遠俗使無違誤少副倚

昇州又謝傳　宣撫問表

臣某言三月日入內內侍高品趙履信到傳宣伏蒙聖慈重疊撫問臣者國有常典郡實分符何守吏之瑣材勞聖君之重顧遠傳中旨下慰殘軀恩既有加喜亦難盡中謝竊念臣幼而嗜學家本無書閱市尋師久嘗涉歷策名委質始預遭逢自謂不耕而食徒憑官勢坐庇宗親故撿身再切於勵精承命不辭於艱險以至戀麹祈滯廢寢忘餐靜辦公家一欲酬君之寵祿緝綏黎庶一欲答民之供承是致過冒寒溫有乖調護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蜀替歸中樞肆職信班行之絕跡覬聖睠之異倫其如癖氣傍攻少納大官之膳頭瘡下瀝有慚清蹕之塵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薄祐也遂陳丹悃求莅偏州感動皇情俯從臣願付金陵之重地委江介之諸軍無廢攝生僅同卧治未期報政忽寢遷官信使纔迴中貴又至瘡痍

之末既沐軫憂飲食之間亦令順適下安孤跡
傍駭羣情臣竊覽遺編遐觀往哲有才大而君
不用忠盡而君不知者多矣若臣寒素起家清
朝見任功未著而賞厚誠未立而信深者幸也
蓋遇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能守可大之業明
以御下則邪正畢見其心仁以安人則高卑各
遂其性是以臣粗推愚慤盛荷殊知豈不使四
海之中九流之內壯夫激節列位快心有以頌
陛下禮士之風遠逾列聖賞微臣飭身之未無
憒前贊臣之叨塵自難言喻但期強飯一冀分
憂庶彰有卒之誠少報不名之德　云云

進文字表

臣某言因接內侍高品趙履信言詰履信謂臣
曰多見朝臣言尚書文章甚理道深遠聖君
好文何不寫錄一本進呈者始聞此說不覺驚
心又緣臣詞學登科聖君獎遇若無所獻何謂
盡誠繕寫之時戰汗交至中謝臣聞於師曰文
章興於遼古文物備於三代前聖有作後聖所
因著之簡編流為國典誠萬代不易之道也率
由齊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設作生民
之坦途五常所施為濟用之樞紐是故聖君順
指於上賢彥馳騖於下文士之筆斟酌於中陳
布道德施張化風有以懲有以勸有以規有以
諷正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隱則姦邪洗
心行以踐言文以見志千狀萬態不失乎忠信
助治之大端豈止垂諸空言而已與夫多覽廣
記稱博士之流走翰飛文擅應用之最者異日
榮故於著撰不能編綴自謂上不至滓丈下不
迨應用已甘守拙期於畢[redacted]遇　太祖開基
太宗臨極平蜀來越降吳下并後炎漢之土疆
廣有唐之郡縣列官既衆取士益繁故夫俊造
之科始有殿庭之試臣幸一上中選再命登朝
勵好古之心為事君之節飾學文之志為臨下
之資功未船著官已崇顯此蓋　先帝喜於獎

善陛下急於勸能致臣叨塵特蕩流輩諒無異略以報厚恩惟切履冰少塞非據豈期朝列曲諭臣文愧研究之本踈何傳說之過實臣又聞遇文明之治不以文爲不類也逢知己之主尚或形跡不忠也希顏雖勞面墻無取敢持燭火輕冒皦日允謂不知量也甚矣臣嘗著聲賦一篇妄紀皇王治亂之本擬冨民侯傳贊一篇議漢武不盡富民之術詹何對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之要過此片善偶得一鱗謌詩短章稍

免塵雜共爲録成百篇昧死附進 云云

謝除禮部尚書表 東封恩

臣某言 云云蒙恩特授臣禮部尚書加食邑三百戶 云云國有大賚臣叨峻遷俯僕拜恩惶駭失據中謝臣聞今之尚書乃周之六卿也位次上公職當獻可若非道堪尊主智足利人處其勞循循得善事之稱履其險傴傴有不奪之節者苟踐斯任謂之匪人如臣操修素甚鄙薄加之識昧而復才卑有若居安思危慎名與器聖慮精到臣豈合云至于屢奉詔條詢採民瘼臣未嘗陳一便人之策未嘗舉一有道之官未嘗議聚斂之臣侵下僥寵未嘗糾欺違之吏黨惡自私實辜旰食之求頗玷上卿之秩謂之識昧不其驗歟恭惟 皇帝陛下道大無名量深無際示不矜之善則臣庶洗心隆克儉之風則黔首滋富遂致西戎即叙北虜請和耕者極於邊方武具陳於內府此 陛下柔遠之略與周比崇越前年東幸泰山肆覲羣后封天禪地檢玉

泥金此 陛下報本之功與舜同道歲二月西巡狩至于汾陰盡禮於誠惟德是享此 陛下修墜典主百神眇眇漢唐曾不足擬臣幸被太平之休烈遐觀盛德之形容慕皐陶愛君之心無皐陶頌君之業坐致三品能無愧乎所謂才畢不敢逃責臣謹當守 陛下之疆土宣 陛下之化風俾頑者嚮方飢者得食兼撫屬城之衆少寬南顧之憂仗此勤劬期報萬一 云云

賀祀后土禮畢大赦表

臣某言今月日密院遞到祀后土禮畢赦書一
道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諭訖希世
盛事作解鴻恩歡洽之聲隱然雷動均和之氣
邈與春迴 中謝 臣聞汾脽上皐坤儀中宅自漢
皇之覩奧復唐后以致誠年祀寖遥聲響都絶
蓋戈旄之未偃而黎獻之未康雖欲在思實則
罔暇恭以 太祖皇帝沉謀英斷應天順人西
取三川南定百越荆蠻既又江吳以朝 太宗
皇帝天資聖文神贊明德撻并門之逆節旌淅

右之忠淳於以躬選惟良坐理中道可久之業
無得而名伏惟 皇帝陛下繼體承乾祖仁昭
義好聞正直樂事謙和以唐虞濟物之心下安
率土以周孔治時之法上守慶基遂致風教大
和天人合慶沙漠難羈之虜不召而來天書莫
測之祥應期而至躋生民於富壽見昌世之形
容一之日封泰山禪社首功之至也二之日幸
汾陰祀后土禮之得也大恩四出覺萬有以重
熙溢美無窮眞聖人之能事臣久塵要職獲守
維藩前導後從既無階於扈蹕式歌且舞徒有
幸於逢時 云云

謝加階食邑表

臣某言云云蒙恩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
者皇猷致美臣下霑榮捧授之間驚惶失次 中謝
竊念臣素無勳績叨預官常江介剖符偶免敗
官之責帝鄉卧疾未知就列之期伏遇 皇帝
陛下法道爲宗與聖作則萬善中蘊大明外敷
故夫濟世之恩鎮作無名之朴是致春融萬國

影附四夷至德升聞仙祖來格示延長之年曆
諭清淨之化源煌煌業業然有以見天人合
慶社稷永貞亦謂越千古以未聞垂萬嗣而獨
出能稱頌者恐難爲詞豈比夫周穆瑶池空贊
白雲之曲漢皇蘭殿惟留非聖之言于以覃霈
恩答嘉貺九諸有位盡被殊遷臣官忝上卿名
已過實復增階級更益戶封惟虞漸老之身難
答自天之寵云云

謝封贈表

臣某言進奏院遞到官告三通臣亡父某蒙
恩贈太常卿亡母謝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
王氏進封太原郡夫人者雲雷重施存沒霑恩
榮忝過常喜愧交集中謝臣聞綏和入紀允屬
於君臨振舉家聲用光於子道非偶昌平之運
克隆勤勸之風則何由變單門爲華宗登朽骨
於名路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濟代孝愛動天
四氣均和萬方熙穆然後修墜典禮百神議法
從寬惟民之恤衝衝列辟仰慶賜以榮家耽耽

舊臣咸賞延於繼絕昭然大賚邈矣難名竊念
臣識昧知微學慙博古遇八表來王之日用人
處多當九重選吏之時出身特異致便蕃於官
秩寔暉映於鄉閭所幸者厚入俸金嘗豐饒於
甘脆所喜者重加贈典復光揚於令名既彰爲
孝之心未有資忠之効臣不得不強扶衰病益
勵廉勤宣聖化於平民俾其遂性示皇威於醜
類望至悛心少寬南顧之憂以達事君之節中謝
辭赴陳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傳宣安慰臣及賜臣
勑牒一道差知陳州仍放朝辭者天寵異常人
情皆喜於臣之分其榮可知中謝臣聞以義激
志者志極於義以仁感心者心極於仁寔國家
統御之大章嘉臣庶遵向之常理臣學不知道
心豈辯仁幸逢明聖之朝驟踐樞衡之職東吳
西蜀忝預控臨計省憲臺粗曾揚歷分憂察俗
既無利事之勤均物繩違又乏當公之譽徒以
位叨三品祿厚千鍾適臨蒲柳之秋忽生犬馬
之疾深莫能療頭瘡起自於膏肓命或可延陰
氣非干於臟腑伏遇　皇帝陛下仁以濟代聖
無不通未明求衣慮一物之失所虛懷待物無
一善以見遺溢美具彰稱頌難際是以臣未伸
臣節過荷聖知江介告勞特恩與替帝鄉榮疾
傳宣免朝若較之於身則榮由寵及若議之於
國則禮自臣違此實關心惕然如疚不仕則弔
古人無志於尊君以食計功廉士猶嫌於竊祿
臣久妨就列坐請俸錢顯成慢上之尤兼負素

養之責是以臣量其筋力尚可驅馳遂貢赤誠
乞從外任將勤補拙修誠望附於閫官捨逸從
勞本願覬當於臨遠豈謂 皇帝陛下軫其久
病念及衰年俾近王畿處之善地長河路便一
行穩泛於清流古郡望雄平昔皆稱於易治況
臨公之不 諱復聚族以養和此謂仁以感臣心
義以激臣志期不惜死上報所因再念臣幸偶
昌期何多薄祐身世欲將於比喻神竟但覺於
悲涼初疑泛海之槎暫來天上飜類拖腸之鼠
積戀涙下霑衣乍遠帝鄉去去

陳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至傳宣安慰臣并賜
敕牒一道差臣知陳州仍放朝辭者臣已於四
月十六日到州署事訖臣身嬰惡疾志切辭榮
忽被鴻私令鎮雅俗衆所皆喜臣獨何心 中謝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無正名合宜
乃得忠無定跡盡悴者稱實人世之通方古今
之常道也竊念臣識量褊促學問荒淺妄從捨
鈞便遂登科不二十年致位通顯此誠 皇帝陛下軫其久
憐臣執古 陛下知臣愛公非次轉官越常賜
與增官途之壯觀發儒苑之光華較微臣報國
之勞累二聖勸能之旨每一念此重生慙顏以
至入直樞衡踐歷臺省略無片善裨贊大猷出
鎮藩方兼掌兵柄全虧異政宣導淳風洎至垂
年又苦病腦以飲食爲滋瘥之母以萬脇爲養
痛之根久醫不痊者飲食豈可全去彌年不死
者臟腑未嘗有虧昨在昇州初覺增劇非時替
罷得遂生還久住帝鄉絶不入覲有司舉例合
至免官 皇帝陛下獨斷見於寬給假日雖衆
議無苦而於臣何寧臣又聞無功苟祿者不仁
以身違律者有罪既不忍乞歸田里亦不敢端
坐私家遂貢赤誠求展外郡 皇帝陛下選之
近甸付以華封兼放朝辭取便之任臣舉家順
水信宿到官顧其廨宇清虛民俗淳厚過客甚

少公事亦稱足以稱　陛下憂軫之懷足以致
老臣延永之望再造之賜何得而名臣之此來
史氏必載云禮部尚書張某父病頭瘡難於巾
裹到闕七月不赴朝參憲司彈云臣寮在假百
日不朝者准式罷免　皇帝寬給假告倍加安
存不去官不停俸異恩也張某感憤中發上疏
自陳臣瘡腫雖深形氣尚健乞知藩服少贖悔
尤　皇帝親指於陳委之俾又俸外加給賓事
官供安養之餘吾事亦集仍有疾疢與免朝辭
不辭謝者老臣之內寵遇莫儔臣不敢指今之
新例也自今及古以臣事君未有來不朝參去
士大夫助臣快愜却謂千百世後覽宋史者須
至掩卷酸鼻上以仰　陛下寬仁厚禮以待老
臣下以慶微臣遇主遭時有蒙餘裕與夫汲黯
稱病俾卧治一方何曾免朝許就家視事不同
年而比也重念臣忠節甚薄　陛下禮數過常
位已隆矣年已老矣幸已極矣名不朽矣犬馬
殘軀死且無累更欲節餐護氣祛毒添年一望

再入九重之城得覩　至尊之面是臣懇懇餘
生之幸願也云云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

狀

著作佐郎求充幕職

右某聞太平之士逸樂其生者蓋外任其力而內榮於心也某河朔窮生志尚愚梗耽樂聖道遺墜家業辭親就學十七年適中一第綫展慶問便除遠官雖入俸頗繁而致養不給寔由輦餉迢遞勞費爲倍矣今者雙親暮年某亦得替到闕若畏避觸犯隱而不伸是負　明天子愛

人之心賢宰相均物之意又緣天闕嚴深無路自達欲望憫其賤類特與奏陳或許就除幕職一官使得挈負親老以就官食如此則外任其力而內榮於心也殺身報君乃是所職仰對鈞造豈容倭言

奏鄭元祐事自陳狀

右某嘗聞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蓋奸邪之利於私身忠良之利利於便國非夫遇奎明之主任不疑之臣則何由辨搆惡之小人絕害公之流議也竊念臣志耽聖教生值休明思忠亮以佐時期明恕以惠下妥從列仕累次臨民非敢自賢粗免官謗一昨淡郊不治以代之荆湖曠官　陛下召臣以董之臣雖愚淺不逮古人豈不欲盡率至誠少報恩遇有慢官留務者必爲　陛下督之有蠹民妨治者必爲　陛下繩之有利小害大者必爲　陛下革之有廉能稱之有侵事敗教者必爲　陛下黜之其如均黠徒戒臣攖下職者必爲　陛下揚之其如均黠徒戒臣攖下

荆蜀之積實天府之藏臣職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二州之衆得無違教害衆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官自勵人人自勸即無煩　陛下動憂勤之思而降糾察之令臣亦知華人之弊而怨隨之發人之惡而害及之若退顧猶豫曲求自安不惟負　陛下委授之常宜抑亦損臣生平之志節昨見荆朗造船工課不等歸峽納木人戶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尋奉勅命委臣差官其監場鄭元祐拒抗使臣不回文牒令

男詣闕毀臣職司蓋由黠猾之徒妄作誣賴之計要相玷黷所在淹延若鄭元祐不虧課程無夾欺弊即合喜於黜撿以術功能既自作不常官覺其隱翻鼓青蠅之翅將加白玉之玷以是較之情可知也前所謂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者正合於斯儻非　陛下任使不疑英明獨斷即臣公以獲罪直以見尤取醜於時議也臣又聞戮冠之士分命之臣養名自全者多忘身爲國者少苟有不畏強禦直道事君者　陛下奬使

爲之尚慮退志何況察一船場之弊便構一轉運之非豈徒害制事之常規亦恐好公之輩因而斂手矣幸賴天鑒察臣被誣不便加刑就令取問照臨若此冤枉何虞既摧稔惡之謀足勸爲忠之道臣之感愧溢於心胷盡節盡誠死且不朽矣除奉勑取問匿住勑文四箇月及改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臣有情血合具伸陳云云

申堂自陳狀

差令狐穆緣由已具供通外某有情血別具剖
陳云云

謝賜曆日狀

右某伏奉詔書賜臣某年曆日一本祗荷寵靈
不任感懼伏以正瑶圖頒曆國家之大典也
均農時分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　皇帝陛
下統元行化賜曆宣風使九圍動合於天時百
姓無差於日用臣謹同民庶共戴恩休瞻望
闕庭　云云

具官臣某具馮某犯事斷遣　云云
右謹具如前竊以守土之官化民為本民既不
孝臣實曠官汙辱典常甘俟誅責臣無任兢惶
戰越待罪之至　云云

西川回乞持服狀

右臣聞惟孝與忠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曠闕永
成罪尤竊念臣才不逮人任過其量頃因西蜀
嘯聚兇徒　先皇帝曲有選掄委之臨控五年
之內雙親繼亡蓋當責重之時難拒奪情之命
今叨差替已至闕庭雖盡瘁之勤本無可録而
罔極之痛不能暫忘伏遇　皇帝陛下孝治萬
方恩周庶品臣乞曲　典禮追復心喪儻寬卒
歲之期少緩終天之戚　云云

再任益州謝傳　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六日入內內侍高班羅自寘至伏蒙
聖慈傳宣撫問臣腦後壞筋塊子兼獎諭臣治
西川稍分聖憂者祗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
報無由一昨西蜀闕官九重降命既令典郡又
委臨戎好職併兼仰聖代推恩之澤遠人難制
本族至卑當朝孤立　先皇帝採其虛譽擢在
清流　陛下録以微勞頻加峻秩萬端增感欲
是微臣展効之秋適值民安仍加歲稔皆皇風
之下及豈臣力之所能伏蒙　皇帝陛下遠遣
近人特傳密旨謂臣拙政全解聖憂謂臣微痾
重干聖念可謂情同慈父煦若陽春顧惟螻蟻
之賤軀曷謝生成之重施況臣病亦甚淺老不

至嬴與同列以推誠覲一方之無事憑茲懇欵
上答恩休

昇州謝就差江東安撫使狀

右臣奉勑就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者過惟委遇不勝悚惶伏以江外諸州古聲重地賦輿繁錯邑屋駢羅仰大君之照臨致羣情之熙穆適偶元陽斯久美稼併傷聖恩輟上供之軍儲助來春之民食衆所爲感口不絶言猶復假臣以安撫之名委臣以摠制之柄有以知　陛下憂

民之至切慮事之至深也臣內揣不才何堪重寄謹當勵力而復疚心宣皇澤以濟困窮因兵威而懾兇醜覩其屬部咸取綏和竭茲犬馬之誠少輔憂勞之意云云

謝傳　宣撫問失火及安撫人戶事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內侍殿頭郝昭信到州傳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與救滅致傷人口仰安撫人戶著拜命之次驚懼失圖竊念臣謬處要官叨知大郡雖切向公之志全無利物之能況當州經僞號之餘庶事失馭中之理街衢褊隘諒車馬以纔通屋宇低徊復茅竹之相雜一昨陽春始半時雨稍愆烈焰忽飛狂風併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間千室俱燼雖有貔貅之士參以保甲之民衆力同馳百心一濟併防庫務及護衙城猛勢之中幸而獲免皆疑天火或說人災寔由郡政之未孚致使炎靈之不祐俾民罹禍貽君遠憂臣合自疏愆請行典憲甘從深譴以謝無功伏蒙　皇帝陛下

特遣近人遠傳宥命撫安居戶莫厝亡竄被苦之家已識哀矜之旨垂白之老兼聞感泣之聲臣敢不益勵赤誠恭求要道期收來効少贖前非臣與經火戶人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云云

謝進文字賜　詔獎諭狀

右臣今月日伏奉詔書一通蒙恩特賜獎諭臣者祗荷寵靈不任感懼竊念臣生逢昌運志慕前修拋色養於高堂訪良師於千里苦心十載

遊藝百家強求治法之指歸不識聖賢之事業志之所至文亦偶成調淺語疎蔑有詞人之體時通命會偶登俊士之科歷官必奉於規程臨事幸逃於曠敗伏遇　皇帝陛下由文嗣業以道濟時天禄石渠盡得班楊之列百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風臣過受聖知莫伸臣節敢編舊草上貢明庭自謂流螢不可呈輝於皦日共嗟兎礫如何比譽於兼金浼冒至深惶駭莫極枉煩睿覽兼辱重書既敦奬善之私復見匿瑕之

旨詞臣草翰不議為學之非金口所稱益覺立身之幸臣得不更研儒術少慰民心望裨靜治之風上答非常之寵云云

昇州謝　恩撫問狀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趙湘到州奉傳聖旨撫問臣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祗荷寵靈不任感懼謹恭以　聖主推恩本期於均物下臣宣力貴在於報功臣素昧政材謬膺朝寄風猷未著徒煩求瘼之心頒賚忽臨但覺華身之幸彼其有刺覆簿是虞此蓋　皇帝陛下秉道惟微納中熊撩之雖得暫通食後依然復故引不歸胃隍是則端居秘殿念分命之勞式御重裘思切肌之冷用使司衣藏事中府掄官遍走列城第傳之入頭積鬱既多瘡痛斯見醫工切脉惟云

賜新服綵紋綷錯與麗日以爭光詔旨隱憂擬陽春之並照臣得不徇其所自勵迺寸誠更求鎮靜之方少贖冒榮之咎云云

病瘥乞任使狀

右臣賦分本微長年多疾昨因增劇洪恩特賜於替歸至此未瘳中旨累加於存恤而況千官事主古有定規百日不朝理合去職臣自到雙闕已是半年未能暫入於金門未得一親於鳳扆心緒若失徊惶可知兼復憲府有彈閤門舉

例宸衷獨斷展假與臣一身高枕以就醫盡室安心於飽祿撫疾疢賜寬饒聖君之大德也破舊章私寵澤臣下之深咎也憤然中作期於請行臣今瘡痛未平形氣尚健乞降明勑差知外藩不以煩難兼之遠惡聞命即赴是臣素心冀伸報國之心少贖素餐之責兼乞後苑便服以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辭云云

陳州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今月得內侍高品岑素到州傳宣撫問臣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爲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公性剛毅寡欲唯着皂絶絛帶不事外飾因責決一吏彼枝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劒契彼玄決不得喫劒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縋城夜遁公差僑校往捕之戒曰爾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羣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怗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

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轉運黃震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

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公問李畋曰子同人中有善講習者否畋以同門生劉式對公遂辟充州學主諸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遠來學者甚衆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軍中号令号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公寢室中無侍婢玩之物聞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傳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公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用之際寧有智來

公謂李畋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公謂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動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予見舊政

之弊其大者率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
雖痛繩以法亦怨不生也
李畋苦疝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
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
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請問之曰
參政陳左丞恕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
家欵怨於身斯人難得退爲詩哭之

乖崖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廣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爲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詐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太宗乃改容勞之

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旰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死所矣正懼由是遂取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倡爲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怙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官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勸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濟有與其姊婿訟家財者婿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異日資産以十之三付子餘七與婿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　眞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　眞宗遣使傳諭曰得鄉治蜀朕無西顧憂歸　朝求知額

州　眞宗乃命知昇州州率火災詠廉知民之
不逞者爲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轉工部尚書
進禮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恨不得
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
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
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
不仕詠既中第致位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
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閽吏走
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
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
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
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
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
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
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郊斷其首而
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不至斬
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劒好爲大言喜事奇

節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
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
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
事君矣詠卞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速拜不
已或倨坐忿罵嘗自号乖崖公以爲乖則違衆
崖不利物云

送公宰崇陽序

王禹偁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爲
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
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民風俗之移易
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
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分君
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
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嘆僚胥伍吏區區于
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
而自處苟縣政有闕率曰吾將罷茲邑而適它
邑烏用華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莅
它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

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
行雷同浸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
人之官之所致也將極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
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
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
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得以擅辟縣人有
害得以專易既辟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
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
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饍外讀書無虛日秉
筆爲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
將我王命蓋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
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
鄂人得賢亦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鸛樓白雲
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足以振穆若之風樽
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湯鑑其襟袖
維山峩峩媚其尸牖鱠得鮪鱸果多橘柚吏隱
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爲江山羞復之勉
旃云爾

宋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
張公墓誌銘

錢易

公諱詠字復之族本居鄴占籍於澶之臨黃家
世遷徙今爲濮之鄄城人也曾祖立祖母李氏
祖鐸祖母馬氏皆潛德不耀肥遯丘園考諱景
先以公爲秘書丞時授大理評事致仕淳化四
年秋卒以公貴累贈太常卿妣謝氏追封新昌
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於鄄城公幼負奇骨不
爲兒戲既長出閭里奮然就學太平興國四年
秋詣大名府舉進士今相國上谷公即其友也
共以書白尹薦張覃爲解首故河朔間有廉遜
之風焉明年春試於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評知
鄆州之崇陽六年　郊祀轉將作丞雍熙元年
大禮遷佐著作三考既理民疏其善固留之公
判而絕之民不敢留解任除太子中允通判麟
州時戛臺未安邊鄙方聳公多以兵法從事洎
西戎即叙亦公之有畫焉端拱元年籍田轉秘
書丞二年春充禮部考試官畢通判相州上言

具慶之下不便迎養乞督濮之帥征詔從之旨甘從志歡於菽水雖推木之葬斯不爲愧二年抽赴闕賜五品服知浚儀縣振北部之風凜然可畏未幾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即故樞密宋公文靖李公與今上谷相國之所薦也彰善癉惡知無不爲導化四年

年憂詔赴闕賜對長春殿錫金紫翌日除虞部郎中浹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始判銀臺通進司兼門下封駁事仍總三班院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謝日　面賜白金一百四十斤國家以大軍未集留半歲不遣公潛使人納于內帑至秋有詔督行遂馳馹而往終不復言至道二年就轉兵部郎中丁太夫人憂隨凶訃除起復之命重方面之寄也　今上嗣位就拜左諫議大夫學士如故歷四考歸闕得告拜墳域於濮上尋徵爲給事中戶部尚書温公同知貢舉其咸平二年春與故禮部尚書温公同知貢舉其年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冬替知永興明

年春轉刑部侍郎復爲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景德二年就轉吏部明年解政還輦下復管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時瘍發于腦鄭於晨擲拜章求外任養痾遂知金陵後兼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值東封轉左丞既蒲民留再任就拜工部尚書祀汾陰加禮部尚書而厥疾增劇乞還京自草奏書求分司洛下詔不允出知陳州至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槀館舍於理所享年七十詔贈尚書左僕射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繼室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也以天禧二年終于陳州之私第咸擅女德崇婦道而配于公子從質衛尉丞公之槀世後二十八日以哀毀遘疾而殂孫曰約曰綜曰綽皆奏授將作主簿曰紳尚幼女一人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禮郎嘉祐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孫曰壽今任鄜城簿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權葬于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里也公累階至正奉大夫累勳

至上柱國累爵至開國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
戶食實封至四百戶五福俱集少多奇節歷八
座之重受　二聖之知所恨者不至三事晚嬰
奇疾耳公生平以剛正自立智識深遠海內之
士無一異議不事產業聚典籍百家近萬卷博
覽無倦副本往往手寫至於卜筮醫藥種樹之
書亦躬自詳校自少學劒頗得妙術無敵於兩
河間好弈棊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諂
事不喜俗禮士有坦無他腸者親之若昆弟有

包藏誠素者疾之若仇讎公之臨民也吏不敢
欺始若擿發而頤指之間終存仁恕之道公之
決獄也人莫能測初若疑誤而片言之下盡窮
幽隱之跡著文不雕飾咸撫實事集十卷自謂
之乖崖公之典貢部也盡得寒士杜絕私託
禮闈舊風翕然復振任臺丞也拜白簡彈執政
賊熾未息城中窘急無旬日之糧公乃封府庫
牓城門賤鹽貴米俾博易之相次儲備悉周始
終巡檢使已下籍勞入而啓之曰法既亂矣將
何爲禁公怡然撫之曰當夜會飲與爾等言之
其夕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人飢者將八九
苟不以私鹽自活或一旦蜂聚數千輩盡其死
命擾其不飢者爾等將柰何吾俟其秋田有成
則約之以法於是皆服高識聞之泣下是歲杭
人直至秋成無一夫爲盜復有民家子與婿爭
其家聚訟先人遺命俟分時婿當與七分子與
三分手澤之誓固明焉公命爵酌之曰汝父智

人也況汝父死之日子方三歲故託養於婿婿
已四十苟子有七分之約則子死於婿之手矣
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婿與子皆號慟再拜
仰如神明兩任坤維也悉寇盜之後兵火之餘
公理殘破禦攉要無毫髮敢動者時屯軍尚多
賊熾未息城中窘急無旬日之糧公乃封府庫
牓城門賤鹽貴米俾博易之相次儲備悉周始
安川蜀矣在建康也舊回祿之孽人不安堵公
得其竊發者折脛而斬之火是後絕公爲理之

道皆此類也其服仁行義危言極諫諒摽之史官此不具載易咸平二年貢部生也以孤見收擢之高第永言投報徒鏤肝骨今春得公弟殿中丞詵書一通叙公之美見託爲誌且恩館之下固不可遜乃淚筆方礎庶存萬一銘曰

有丈夫磊磊落落不爲股肱忽遷舟壑愛子繼亡令孫胡託錢塘遺愛益部清風金陵奇政鼓盆消蹤唯陳卧理積痗而終霜碣號秋銀旌建夕宰木宵寒佳城晝閒萬古千齡此焉爲適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韓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勉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之曾祖昔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 太宗 眞宗朝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絶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黄及公葬其先于鄄城故爲濮之鄄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冠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冠公上書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鄆州崇陽縣事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冠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

才擢荊湖北路轉運使導化初就改太常博士
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　太宗素知公可用
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爲樞
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
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
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
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
矣不納既而果有譖卒脅訴其大校者　上始
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
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
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
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　上留
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粮以餉川師道
路不絶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
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
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
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
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
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州初就改太常博士
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
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
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
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
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
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
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
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
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
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
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
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
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
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
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
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
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

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　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翊門關總管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弭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

部郎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旺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旺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率以無擾歲

將蒲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紓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　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之失父母而知復來歸我也公知民信己易嚴以易凡一令之

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千今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巾擐求知潁州　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眞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　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絶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敢曰而墜空中聞水聲　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也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　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　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　仁宗朝追諡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癘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傳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劒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閑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

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婚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雜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眞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

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戒勿剪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壬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

嘉祐孫幾人某爲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
徒出惟聖偶焉發爲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
荐綏南夏易亂以寧即荒而化夫惟管蕭尚足
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遺國棟梁有煒公蹟日星之光何假
斯文始傳其芳

湖北漕司乖崖堂記　李燾

乖崖堂爲忠定張公復之作也乖則違衆崖不
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象云爾象故在成都仙
遊閣上或摹寫置鄂之部剌史聽事後屋壁間
迫隘囂塵與象弗稱余既更諸爽塏并書所以
作堂意揭示來者謹按復之名詠鄄城人太平
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縣浚
儀擢使荆湖北路閱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尋
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率於淮陽追謚忠定
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姷節景行海内傾屬其
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
歸譏于時冤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皆賢者
平仲相　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
復之顧謂澶淵一擲我不能爲使復之當平仲
之任其處此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
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亦有愧色復之獨抗疏
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　真宗擬相復
之則復之云矣使復之無恙丁謂何敢肆其姦
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之嘗譏平仲
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末
路低回還秉鈞軸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不
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
不宜輒自肥遁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
凡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弃軒冕猶弃敝屣耳
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
然也畫象服飾悉如隱者是殆將乘星載雲揮
斥八極超無友而獨存夫孰敢嘑以臭腐拘係
之使從乎惟茲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期神
會尚能爲余一來舊史恨復之下急躁競此蓋

當時奴婢小人私謗竊議果不足信要當以宋子京趙閱道韓稚圭司馬君實所錄爲實上章攝提格則涂甲子眉丹掖李壽仲仁父書

崇陽縣重建北峯亭記　項安世

國家開拓之初治體恢洪世論閎曠外以兵畀郡備雖寡而政得立內以民畀縣位雖下而教得行士大夫養氣知道有行己濟時之功小民愿慤從令有尊君親上之俗方是時九河張公以伊莞之才解褐赤墀下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見旺有負菜向村者問而撻之曰此惰農也土俗以蒸茶爲生令皆拔去植桑曰人將推汝此二事付之淺俗必曰行詭政撻無辜民何疑而公安爲之民安聽之教成俗遷垂利百世豈公與民獨得至此識治者必知所自來矣縣之西曰北峯亭皆公游賦之地民舊以西亭祠公隆興二年沼其前以牧魚鼈移公置北亭上亭久復廢慶元初主簿王君田奉公像祠于學良是然亭乃公筮惰旺處也敬隆而迹泯士事而民弗瞻則公之意其存者有幾乃復亭於此山上摹公像龕之使來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冊行在記録功在太史至今言導化咸平者猶以得公爲盛況吾縣在窮山中戶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親受公教令今其在者皆雲若昆朝耕白泉之陂莫祝龍巖之谷遺迹隱然與三亭而四可不謂榮乎幸匄我一記俾君姓名與榮其間安世按公以太平興國五年與寇萊公同第進士寇宰巴東公宰崇陽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公復爲荆湖轉運使時猶未分南北計其條教在民應不減治杭蜀時今陳師道王得臣書中所記皆止二事則知當時已相與慊此然則士之行志豈易事哉蓋嘗聞公之學遠有原緒以太極爲本以陰陽爲端視天下禍福無足動其心者惟以尊主庇民崇本抑末扶正黜邪爲已任其爲治務端好惡以新民明賞罰以率下議者以公似諸葛孔明推此類觀之

英爵明豁誠庶幾焉然吾視任君操行修嚴而詞皃淵邃幹略堪濟而風致遐謐大率揆宜施化量俗立規不爲改視易聽之事而民自以不欺此其作計非襲公明甚顧慨然與公相期亭上若出一門是必有可思者又按陳氏書言公問菜時實坐城門下王氏則云登喜豐亭見之今亭名小異而事與王合以余觀於張公當依陳說爲近未知它人以爲如何併書之以告來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項安世記

忠定公遺事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推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今也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嘗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右見談叢

昔忠定張公坐北峯亭視亭上田疇膏腴而無水利稍闕雨澤禾多皁損公相視山川原隰高下可決渠圳通流灌溉遂於白泉上源爲陂堰水入圳溉田數百頃後無旱傷之憂公決遣多坐此亭視百姓農作勸勤責怠故能地無遺利焉

右見圖經 云見忠定語録

公嘗爲崇陽宰又嘗爲湖右漕有功德在民知植桑柘綃事有足紀蓋崇民自昔惟以摘山負

販爲業而不知有蠶繅機織之勤公至教其拔
茶而植之以桑厥後絲帛不勝用而民益富乃
号劇邑然生齒滋衆而聲價騰溪山峻險而漕
運阻歲常以支移苗斛爲艱及公領漕又爲請
于朝俾以綃代詔下遂爲永制詘今稱便

右見通城縣祠堂記 令饒伯達撰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牓中得人最多慎重
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況有德鎮服天下無如
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
則詠不敢辭

右見王文正公遺事

乘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乘崖亦下馬東北望而
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驩或以此事告韓魏公
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右見麈史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
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張公見之集衆語

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
不爲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
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
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憂則卯入
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襆以禦寒工
徒皆悅有一兎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盖兎
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右見危史

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羣盜
龍猛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鬬
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
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
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
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
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
城西門之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
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

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粮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來詔聞

右見涑水記聞

據宋本五朝名臣言行錄摹補

寇忠愍集

錄藏宋萊國忠愍寇公詩集引

惟有天下之大才斯成天下之大務所謂天下之大才前代姑置弗論若宋萊國忠愍寇公者非其人與其相眞宗也虜犯澶淵勸上親征矛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成天下之大務與竟以讒譖謫居遐荒齎志以沒人皆冤之尋詔歸葬洛師又詔復官爵又詔節惠易名又詔史臣述功行以垂後世卒於公無所損而公之名愈彰彰於世矣承裕年甫三十餘讀公之詩知其有劉長卿元微之之風格於是錄而藏之時時展讀則公平生爲人之大概未嘗不往來於胸臆間也時弘治庚申歲夏四月平川王

承裕書

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

參知政事孫抃奉

勅

上祀合官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

太宗

眞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讒終朕甚歎嘉之其敕史氏譔揚勳烈具誌于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

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翌漕河內破蘇茂畫像雲臺爲中興勳臣曾孫侍中榮以辨絜亡匿宗黨潛散他土故譜諜亡傳又數世有徙居馮翊者籍于三峯下遂爲華州下邽人曾祖賓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湖博古嗜學終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王記室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

矛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適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眞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軍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罷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副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邊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

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參知政事中進封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鄧州

眞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閿鄉就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景德六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三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

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爲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遲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爲比嘗奏事

眞宗言切直上怒起準以手攀帝衣復御座持議益勁固神色瞭然事既決乃退上曰此眞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爾歲大旱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

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矛爾祖吉王維皆陛下朝臣頃曲法受財各鉅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維止杖于私室仍領濠之定遠簿蓋參知政事沔同母弟也陛下重輕如是亢燠之咎殆天所以誡告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小矛利卽引去僞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捕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武橋攻高陵直抵于澶

魏將飲馬河瑞

眞宗憂之召羣臣議或曰寇深入矣宜戒嚴京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方今聖德明備上合

天心將臣協和參講師律若帝馭順動一舉而北彼黨類自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願主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算必矣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澶南城中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膚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固爭之連頓首於上前意氣詞語憤然感慨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叫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殄其元帥因密奏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

成之御史缺準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吏持例文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爲多先帝倦庶政丁謂曲姦迎合結權倖以用事準請問便殿數其姓名曰某與某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爲羽翼矧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僚決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數照重霄固祖宗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嗚嗆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密中準

準坐此得罪旣行過零陵踰大陂護兵從騎先後不屬溪夷乘間鈔掠而去已而聞寇準在道若等柰何竊賢相行橐神明其祐若乎趨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下引罪且拜公慰遣之至南海晨旦輒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署東偏屋凡數楹陋不庇風雨準完基訪材構爲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實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能平進郡縣官有伐竹爲輕輿以迓準者準謝曰吾罪人騎

馬足矣冒炎瘴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秖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詣諦法危坐終日寂無他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十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矛世之節待矛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初繇計府入輔屬三聖紹統四隅和晏上方講稽儒術尊右文教以成太平之形容敵人睢盱出我矛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文紳武綏策慮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矛拔之議天威燀揚霆激而雷擊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憬彼氛祲凝爲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書矛馳烽燧矛舉義信惇結古無與鄰準之功焉伏波周尙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闇闇親政猾憸當路恫恫于學而晉公亡歲時祠祀感激涕淚泫然若孺慕者終其身矛易在成安兄弟以卜葬爲請準曰未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高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倍臣矣吾豈忍以士禮葬既通顯乃護二喪還成安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賵恤恩數踰等大爲搢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諉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顏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瀝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宦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寢戾甚於冰炭讒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簡固醇挺

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遷之難至今天下皆冤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矛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弈因隱机觀焉聞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亡巨細鉤校利害爲上悉陳之其旨粹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藁都焚滅棄去雖至戚矛得見好爲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燄奇拔則又過之準起諸生兩朝內外更委幾四十載其間較評詮選總決浩穰主財利之煩膺樞弼再登宰輔小則糾逖逋隱刷除弊敝嚴之以關防正居留之重助敷密晝參告大猷剖符十藩持節二鎭一踐

儒夫有立志及

眞皇棄天下倖黨斂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

之以繩墨差立定格牢不可踰大則鼓動賢業彌綸帝載
朝家糸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四海斷焉一德凡累
封戶萬二百眞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勳極品功臣始賜推
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至矣
然而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
之日家無餘資及
朝廷許葬洛師獲還之費僅能完給久之詔復舊宮爵賜
謚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準而亡
再娶宋氏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準
無子以弟之子隨爲後隨勁介有履行終子殿中丞女四

人長適樞密使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
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又爲畢氏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
直史館張子皐孫四人長諗贊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
事次諭未仕君子謂公慮己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義
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
疾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昔之垂勳名載簡編者有幾
宜乎沒世三十年而猶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搢紳景行之
古風穆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準之謂也

銘曰

太宗膺圖章聖御極丕昭武經誕布文德準起孤童遂階

遷易準之大名時萬時億

新開寇公詩集序

道州介乎湖南廣西之兩間江山迴合秀潤所鍾風俗淳厚其民尊賢樂善爲兩路甲自昔聞人如陽亢宗元次山呂溫薛伯高等相繼爲州刺史邦人榮之經數百年至今祠事不忘也次山嘗節度荆南又經略容管等入州矣然世必曰元道州而獨道州祠堂在焉丞相萊國公以元勳大德歷事

太宗

眞宗二帝膏澤滲漉衣被天下方其盛時出入將相雄藩鉅鎭分閫授節濟民利物隨在周洽暮年遷謫始至道州百餘年間求其遺迹而諸鎭之客館皆丘墟矣惟道州有寇公樓尚繪公像事之豈非尊賢樂善之俗然乎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旣至拜公像凜凜若見其人方且朝夕磨勵取公師法施之郡政顧樓久不葺迺命工易榱桷之腐朽者完甓砌之頹闕者飾墾臒之漫漶者旣煥然一新矣又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十篇爲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久且公之事業焜耀竹帛與日月爭光非待詩而後傳也蓋以慰邦人無窮之思而么麽趨趨亦庶幾託公詩以不朽乎宣和五年十二月朔濟南王次翁序

忠愍公詩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河陽軍州事上柱國范雍述

混茫之始判而異焉騰爲輕清降作重濁著之顯者從其類矣是故三辰晶明委照萬寓風雲縹緲周流入極附於天也培塿成垤因之原隰潢汙積沙隨其窪窟從其地也其間萬物悉由稟焉若稟之清者飛則爲鸞鳳鵷鸞走則爲騏驎騄駬駿茂則爲芝蘭茝芷植則爲松桂筠篁引而伸之不可勝數人爲物之靈也是以得乎輕清則爲賢爲聖爲明爲哲爲君仁而睿爲臣正而肅爲父慈而温爲子恭而順發爲事業則惠愛同濟聰敏純慤形於文章則典切淵奥鴻博麗正斯蓋出乎異稟忠愍公所謂輕清之降靈焉其鍾體質也温粹莊厲和氣襲物其立臣節也端亮平直英風可尚其施政教也寬簡明裕視民如傷其爲文章也優贍微婉屬意綿密尤工於詩曲盡風雅藻思宏逸峻格高遠因興發詠必根於理得騷人之旨趣焉故所成篇詠膾炙衆口傳寫寶秘恨不多得鴻筆奥學靡不欽歎故樞相文康郎公之壻實有道之士焉志公之墓敘初知巴東日詩家者流目爲冠巴東以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也錄公警策之篇若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到海只十里

過山應萬重此詩二全篇也等句又謂公之爲詩必本風騷之旨而以感傷爲主嘗爲江南春二絕其一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其二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人曰少貴無不足者其據辭綺靡可也氣焰可也惟不當含悽爾今而思之迺暮年遷謫流落不歸之意詩人感物固尒偶然時以爲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約公之爲詩多有此意又如聞杜宇云曾爲深宛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後愁殺天涯去國人此非先詠南行之事乎公平昔酷愛王右丞韋蘇州詩吟詠斯則過矣雍容爲公倥傯常從游讌多聞其得意之句情思閑雅聽之忘倦隨錄簡牘才數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臨卽公之中表也日與游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錄昔所存紀得二百餘篇幷前之所錄不在此數者及謫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十首類而第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其餘流落無復求購懼歲久磨滅因序以成編此第言公之詩也若大節賢行則有追謚詔旨存焉亦錄于集首俾開卷者不獨仰騷雅之道爾

知制誥丁理行

贈謚誥

勅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褒沮得伸其公

忠愍公詩集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令上柱國萊國公寇準著

奉和御製中秋翫月歌

戒井銅龍漏水平玉輪初滿物華清光連南極星輝正影泛中天帝宇明風來蘋末披輕霧香濕蘭叢浥零露絳河橫度燦雲章靈鵲羣飛遶宮樹法久照兮慶昌時樂芳宴兮忘疲敷睿文兮玩澄景當嚴更兮漸永九門祕鑰啟堯宸靄靄金波矚目頻進牘豈能抽鄙思賡歌深媿預朝倫

奉聖旨賦牡丹花時正言直館

栽培終得近天家獨有芳名出衆花香遞暖風飄御座葉籠輕靄襯明霞縱吟宜把紅牋劈留賞惟張翠幄遮深覺侍臣千載幸許隨仙仗看穠華

奉和御製南郊禮成

荐降靈符昭瑞命交修盛則薦清衷朝眞曲里揚丕烈類帝圓壇報昊穹述職萬邦咸執玉來庭異域協占風禹功高大天無極堯德明如日正中福浸含生臻富壽澤流綿宇霈龐鴻粢盛豐潔神皆饗金石和平政本通鬱鬱雲煙當晝麗熙熙景物共春融羣臣忭蹈瞻宸扆願比南山祝壽躬

奉和御製眞游殿上梁

敦崇妙本膺丕貺濬發鴻源示永年吉語密傳當乙夜粹儀祇覩擁祥煙皇心翼翼精齋至祖德綿綿道誨宣誕集純禧彰錫羨交修茂典表欽先爰稽大壯新瓊宇仰法殊庭設綺筵山積璹材咸備矣神扶華棟見巍然元龜獻兆良辰協哲匠施勤庶藝全四柱如翬循寶勢觚稜削玉燦珠璫鏤帷夙設宸居麗翠葆臨聖志虔報答明靈陳盛會睿詞敷暢煥雲牋

奉和御製郊外觀稼

天苑清塵宿雨收翠華觀稼慶盈疇氣和玉燭成豐歲露冷金莖凜素秋日麗鮮原平杳杳煙含嘉穀鬱油油共知省斂敦農事信史騰芳紀聖遊

瑞慶園觀稼奉聖旨次韻

善苗棲畝昭靈貺禁苑鳴鑾值素秋斂籍神倉符禮本采詩良耜慶農收宴開雲幄皇慈洽日駐天衢賞留千載逢辰增嶽抃清塵叨從屬車遊

應制賞花

上苑經春雨宸遊屬盛時花光籠寶檻柳色暗龍池瀲灩雕觴滿融和暖日遲共歌成至樂千載播聲詩

應制太清樓觀書

仙禁開書府神毫紀格言簡編包舜禹圍範總乾坤稽古
崇邦教斯文闢聖門從遊觀奧祕何以報宸恩

御製乃眷儲闈方崇學術錫羣書於册府勵至業於
承華日命近班同觀盛事七言十韻詩一首奉聖旨
次韻

景命昭彰佑德基元儲敦裕協祥期寢門劭至嘗無怠學
肆多聞詎有疑金玉騰音鏘睿作簡編中錫振良規河圖
奥秘言誠訓藝圃優柔善益資玉宇風清傳密詔蓬山雲
委錫芳蘂天顏孚遠回宸眷肉味都忘聽寶瑟燕翼詒謀
欣敎盛上庠隆道慶才奇叨逢華旦居黃閣久侍宣遊近
遠聖慮乾乾更念茲

御製慶先后升附禮成七言六韻奉和

天錫靈符興寶祚澤流綿宇福含生蒸蒸至孝咸歸厚翼
翼精衷尚執盈順考漢儀彰道廣欽崇周典闡文明豆邊
合饗豐盛備管磬同和雅奏成愛景融輝昭善應非煙絢
采協殊禎尊升茂典光惇史稽古鴻猷振帝紘

應制賞花釣魚

龍禁含佳氣鑾輿下建章碧波微蕩漾紅萼竟芬芳玉罍
春醪滿金波畫漏長逢時空竊抃萬寓正懽康

昌辰

大安殿致齋

和御製降聖節內中道場覩瑞鶴神雀歌

秋殿霜凝當永夕靈場齋潔方無斁高眞諄誨昔親聞上
帝休禎今再覩鬱葱兮卿雲仙鶴兮不羣肅清兮采席神
雀兮振翼香飄華燭焰亭亭風度翠簾聲歷歷嘉應紛綸
寶運昌聖人功與天無極

奉和御製奉祀述懷歌

巍巍至德充綿寓翼翼宸心臨兆庶覆育懷生動法天講
求茂典皆師古協和神化踵唐堯彬蔚頌聲踰吉甫赫奕
皇威振八荒清夷王度綏中土豐年朝野正懽康溢牒充
圖福紀祥睿聖繼明恢大業禎符錫祚降穹蒼省方展宗
宣邦職登岱銘功舉國章睢上埋牲專事地漢唐故實存
聞記精靈昭感果潛通瑞應昭臻知所自颺羽光臨神告
彰洪源肇啓僊游暨瀕鄉舊壤闢珍詞款謁齋莊敦睿意
譙都奏牘達形庭耆耋雲趨共瀝誠順考皇儀尊妙道再
修盛節徇輿情聲明文物當興運申命羣儒究禮經秩秩
德音咸布惠穰穰景福必求成恭虔悉祀祠爲齋久企仰眞
風志克勤肅奉肅衎嘉薦備廣覃慶賜湛恩頻式揚丕烈
心彌潔祇上鴻名道益伸將覩虞巡陪法從幸同軋藻樂
昌辰

大安殿致齋

國陽崇大報王宇藻多儀散致尊王度懷柔祝帝禧儲精
通合漠玩志協微夷律正風來迥宵長月上遲漏筒聲淅
瀝陛戟影流離夙戒羣倫序交懽百慮怡星繁陳法仗雲
密蔭平逵傳曉鳴梢動威容罄率祇

大安殿酌獻天書

聖運昭惟永高眞協降祥方嚴泰壇祀先薦釜山章典禮
官無曠涓辰筮有常中天華闕秘象衮睟容莊宵迥星河
燦風微羽衛揚獻酬靈契接陟降寶儀彰顧諟欽元命寅
恭達上蒼瀰文輝竹帛備物儼蕭蘅尊道宸心至登春雅
俗康猶將奉齋潔禔福俟穰穰

西垣致齋日因成一章呈二相公

攝事脩雩祀齋居近紫庭千門夏雨歇高樹夕陽生更散
掖垣靜風來鍾漏清嚴廊慙舊德書殿愧羣英白髮將何
補丹心忽自驚敢言陪邴魏三接奉休明

瓊林苑應制

鳳蹕出重城宸遊順物情檻花紅藥盛苑樹綠陰成雨過
池塘靜風來殿閣清樂和堯酒滿千載樂昇平

和御製祀后土

臨晉迎清蹕靈壇備克禋薦誠祠后土求福爲蒸民展義
王猷遠推恩慶賜均千官陪漢祀萬國奉虞巡仗衛明初

日郊原麗上春花飛函谷路柳暗大陽津宿麥深藏雉柔
桑遠映人河流迴二陝山勢壯三秦蕭鼓閙睢上旌旗過
渭濱天聲　野兵氣懾　隣在鎬皇懽洽橫汾睿藻新
周南慙滯迹空想屬車塵

述懷

吾家嗣儒業奕世盛冠裳桂籍冠倫輩天下知聲光有才
無其命不得步玉堂余亦好古者詩禮承餘芳赴義忘白
刃奮節凌秋霜垂衣遇聖主射策遭時昌十九中高第弱
冠司國章棘寺陪法吏奉使安殊方薄才難變俗賤節唯
勤王務簡忽興念不覺心徬徨慈親違萬里瘴雨悲南荒
端居增浩歎離恨銷剛腸木落多異感蟬鳴非故鄉長思
千萬乘奉職昇周行步武親王陛獻納肩忠良功成自高
退散髮遊滄浪

古別意

水螢光淡曉色寒庭除索寞星河殘清樽酒盡豔歌闋離
人欲去肝腸絕露荷香散西風驚征車漸遠聞鷄鳴深閨
從此泣秋扇夢魂常在遼陽城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
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追思柳渾汀洲之詠尚有遺妍因書一絕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

遠恨

敗葉亂如雨暮蟬聲似哭感物悲昔心佳期悵難續雲山雖阻歎韶華若在目深情染綵牋密密空盈幅溫瘴鴈不來遊魚隱深谷羽鱗孰可憑音書安可復楚灰寄長風字字滅魂亦逐

雜言

我徒曠達由胸臆恥學鯫生事文墨蛟龍長欲趁風雷騏驥焉能制御勒鏘金佩玉良有時丐色諛言盡虛飾功名富貴非偶然揚子草玄徒默默楚蘭罷秀足蓬蒿青松委幹多荆棘爭如一醉度流年免使悲懽蕩情域

秋興呈裴李二同年

秋興逐涼吹颯然驅煩襟人悲故鄉遠葉落空山深楚俗傷去恨秦城稀來音何當返燕渭自樂於園林歲晚亂山外野望誰能同寒沙明夕照敗葉驚西風孤煙暝汀樹霜氣高秋空徘徊念前事旅恨良難窮

暇日遊建平三閭故里廟貌荒涼慘動耳目噫賢者之祀世不絕享郡無正人遺棄若是感事傷俗因留斯句

人生苦遠遊多是悲登眺況復念二閭遺蹤良可弔道直出章華才高逐邊徼寃聲嘖夜江愁色迷煙嶠斷碑沒敗莎古木吟荒廟祠正少來奠岸峻稀停棹神容漬老苔壞壁通殘照舊徑失朱門空庭起寒燒餘基雖索寞清問長光耀旌賢誰再興勿使過者誚

水閣晨起

板閣常晏眠偶獨起清旦月落聞鳥語煙開客舡散長江色自澄汀樹聲空亂羣動又復然勞勞可長歎

晚望有感

出門望寒野四顧惟椒坡憶昔楚大夫還此情如何殘陽半明雨水落西風多因同下蔡恨不覺增悲歌

庚辰歲將命至巴東時已秋序霜荷索然偶賦是章

用遣幽恨

乘軺偶將命撫俗煙江湄地僻接窮峽務簡稀公期秋信任無趣野懷良自宜月白夜蟬響池暗風荷衰溪雲入破牖山菊開疎籬黃酒不能醉鄉園空結悲徘徊獨凝望目極長天涯

成安感秋

蟬噪木葉下遠客忽驚秋凝恨悲晚候萬緒皆如抽芳時

同夢幻急景如奔流念我何爲者年來生百憂貧居負勝事壯歲傷羈遊臨民慚墨綬垂釣思滄洲達則濟天下窮當守一丘胡能効時輩靦冒隨沉浮

感興

憶昔金門初射策一日聲華喧九陌少年得意出風塵自爲青雲無所隔主上掄才登桂堂神京進秩奔殊方墨綬銅章竟何用巴雲瘴雨徒荒涼有時扼腕生憂端儒書讀盡猶飢寒丈夫意氣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難

暇日

江樓晝靜春陰變日午簾空飛乳燕帆稀客散野岸空隱隱遙峯望中見

又

郵亭落日多飛絮琵琶音重江春暮坐久凝眸欲斷腸梅雨如煙暝村樹

南浦

春色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

長郊雨餘遠樹減翠新蟬忽鳴激耳嘹唳久客孤坐情如何哉形之于文聊以自遣

遙山夏雨歇遠樹涼風至憑欄偶開襟新蟬動秋思沙溪潔細流庭木驚疎翠節候又復然幽憂斯所萃芳歲若奔流羲光不停轡感物悼前期誰知此時意

雲霽池上

雲霽池上亭晴光照泉石暖覺岸冰銷靜聞簷溜滴務簡身暫閑景幽心自適極目望南山圭峯露微碧

有寄

金陵煙草綠玉塞霜天白萬里隔關山年來斷消息

忠愍公詩集卷上終

春日登樓懷歸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深樹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秋思

秋氣動天地恍然情未窮故園應墜葉昨夜又西風白草侵危堞寒濤接遠空搔頤當此景無語夕陽中

再歸秦川

阮路何方盡西歸興未勞河流經陝狹山色入秦高返照明秋壘孤村接暮濤還如丁令至故里滿蓬蒿

秋夜獨書勉詩友

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經年別秋鴻半夜來人應多弃善天豈不怜才休學嚴夫子荒涼老釣臺

長安書事

一從洛邑移秦甸三見東郊綻早梅蓮府晝閑鈴閣閉柳營春暖射堂開齋壇首冠慙諸將相印兼營接上台何事燕公輕仗鉞却言分閫事麤才

重陽登高偶作

務閑留上客佳節值重陽旨酒浮仙菊清歌遶畫梁高城明落日疎樹覺微霜且盡登臨興餘歡尚未忘

塞上

春風千里動榆塞雪方休晚角數聲起交河冰未流征人臨迥磧歸鴈別滄洲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

寓居有懷 時年十四歲

疎林頻落葉孤僻繼離騷獨坐聞鴻遠閑吟見月高夢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勞寂寂西郊內披衣聽海濤

重到進公院

伍年重到支公院物態人情盡不同唯有寒櫳暗秋色依然蟬噪夕陽中

野步

幽景恣追尋遲遲傍柳陰靜思非世務孤立是閑心村迥遙峯出溪明返照侵片沙招野步白鷺伴高吟積雨迴塘漲微晴疊翠深春鳩鳴古寺煙草入平林進策行無定飛花勢不禁凝然客亭上鄉思獨沉沉

秋日原上

蕭蕭古原上景物感離腸遠嶠收殘雨寒林帶夕陽溪聲迷竹韻野色混秋光吟罷還西望平沙起鴈行

江上晚望懷所知

遲遲述遠信閑立大江隅遊子在何處秋風吹五湖潮迴沙鳥聚岸闊釣舡孤歸去還堪嘆田園半已蕪

秦中感懷寄江外知已

念子隔江海浩然時已秋蟬鳴關外樹人在水邊樓髮白
猶搜句時清尚放遊遙思當永夜不寐向孤舟

水村卽事

虛齋臨遠水吟釣度朝晡葦岸秋聲合莎亭鶴影孤片雲
藏疊巘野燒起寒蕪獨步時吟望離人隔五湖

暮秋感興

苒苒前期遠窮途一可傷有時聞落葉不語立殘陽塞草
秋先白溪沙晚更光那堪望天末燕鴈又成行

秋夜感興寄吳順之

耿耿不成寐楚鄉經暮秋故人遙海嶠寒月滿江樓閉戶
生蒼蘚安閑到白頭如何太平日獨不出汀洲

夜坐有懷寄張士遜

清秋吟更僻況復古亭閒少夢蟲聲碎無風樹影閑月華
澄曲沼霜氣滿空山不見張夫子誰人共往還

送人下第歸吳

鶯老計還失負書歸故鄉杏園無近路澤國有高堂白鳥
迷幽浦寒猿叫夕陽離懷休墮淚春草正茫茫

秋訪江上友生所居

苔石陡寥落坐來生遠愁故人應罷釣寒葉自驚秋村隔
平沙暝江和暮靄流徘徊不能去此處有扁舟

冬夜旅思

年少嗟羈旅煙霄未進能江樓千里月雪屋一龕燈遠信
憑邊鴈孤吟寄嶽僧爐灰愁擁坐硯水半成冰

貽趙少府

夫君何感命拾載困風塵薄宦須流落孤吟更苦辛山寒
泉易凍邊近草難春珍重常招隱慙非孟子鄰

春日懷張曙時年十六歲

不見張夫子嚴花幾度新久閑空賦命遠別更傷春雨艇
秋天末煙蓑隱渭濱應嗟年未冠已作異鄉人

初夏雨中

綠樹新陰暗井桐雜英當砌墜疎紅重門寂寂經初夏盡
日垂簾細雨中

感興寄蓮嶽一二詩禪友

西風傷遠別前計競成非芳草此時暮故山何日歸禪應
同雅道貧合長天機翻憶雲溪伴無憀對落暉

贈隱士

夫子才名重貧居志未勞吟當寒夜苦閑到白頭高心地
通禪寂田園近海濤不知千載後誰更續離騷

湖上作

極目望南浦望中生遠思鴈沉芳草渡燒斷夕陽陂歲月
寒萍梗江山忝別離猶餘清夜夢暫與白雲期

有懷

春川春婉娩漢水路迢遙不待凭危檻離魂已暗銷

送李生歸秦中

酒闌還執手之子擬歸秦風雪過殘歲山川近早春久遊
詩思苦遠別柳條新後會知何日空餘淚滿巾

書懷寄韋山人

萬事不關慮孤吟役此生風騷中旨趣山水裏心情衆木
彫寒色空江噴暮聲終期謁君子同遶綠苔行

堪賞東君造化奇裝成蝴蝶滿纖枝粉融輕翅攢花蘂疑
是尋芳未去時

鄴北旅中懷友人

浮世多塵事悠悠難定期夢闌懷遠夜秋盡望鄉時道在
應無悶風澆自業詩何當歸釣渚搘肘一沉思

弔任瓘處士

一生長抱恨終亦是貧居遺信留孤鶴營墳賣古書竹齋
無俗物秋圃有寒蔬福善何言昧悠然望太虛

秋懷

落日留不住默然空淚零敗莎侵陋巷疎葉滿閑庭有趣
窮風雅無機敵杳冥浮榮安足戀歸去亂山青

送友生下第南歸

頻頻退禮闈此去欲忘機霄漢貧難達江湖老獨歸程遙
秋浪疊村暝夜燈微應使爲儒者翻悲苦業非

邊城春望

獨望原西路離襟倍黯然青山遮故國絕塞度新年風聚
沙迷岸煙開燒滿川歸心正無際驟騎莫留連

草

獨步高原上依依動所思無人尋蕙徑落日滿江湄楚澤
晴芳處秦川晚翠時此中興廢事千古復誰知

南陽市上各賦玉蝴蝶花一絕

送左眉州之任

分官離法署承命守眉州山館鄰孤寺春城過亂流江雲長映日蜀魄似悲秋到郡揚清政遺黎病必瘳

楚江夜懷

西風生遠水蕭颯度吟臺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寒蛩啼暗壁敗葉下蒼苔誰念空江外年年首重迴

春日書懷

曾讀前書笑古今恥隨流俗信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爲虛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晝景閉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須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

離京日作

離歌豈忍罇前聽別恨無由醉裏消余久不飲酒故有是句惟有夢魂歸北闕不知京洛路迢遙

夜泊江上

歲暮峽中村維舟古樹根羣峯初落日夜後獨聞猿流水自無盡客愁那可論平明離楚岸迢遞指吳門

新蟬

寂寂宮槐雨乍晴高枝微帶夕陽明臨風忽起悲秋思獨聽新蟬第一聲

寄獻廣南許虞部

南國江山五十州星郎從此播芳猷詩窮雅道皆清唱官重名曹未白頭望斷蠻村煙樹遠吟殘橫月海風秋三年政滿迎丹詔諫署重膺仄席求

送吉上人

新鴻幷落葉正逐朔風飛此地仍分首何山是所歸問程雲棧遠宿館雨燈微莫恨天涯別重尋志未違

秋夕書懷

官路時風漸識情一悲前計遠愁生深秋寒氣侵燈影半夜疎林起雨聲縣印終年拘吏役煙蓑何日避浮名窮通休問巢蓮骨大抵無徒是至清

春郊閑望

風騷高處謝知音公退何妨縱野吟弱柳不能牽別恨片雲應念識閑心沙平古岸春潮急門掩殘陽暮草深凝望江皐動幽興數聲鐘磬出西林

雨中書事

一雨起前浦霏微向暮秋誰方眠釣艇我獨在江樓山晦峯巒隱煙凝島嶼幽何當見晴旭　得泛迴丹

夜懷寄友生

遙夜獨無趣悅然思故交泉聲飛石壁星影動林梢志壯難低俗情閑任獻嘲秋山雖入望猶不似衡茅

秋夜懷歸
背窗寒燭影沉沉楚客鄉思欲不禁板閣漏殘人自遠水螢光淡夜方深牢愁聞雨眠疎屋歸夢隨雲徹故林憶著煙村舊風景柿紅時節又鳴砧

夏夜閑書
雨濛村落野梅黃茅閣長吟水氣涼幽鳥遠聲來獨樹小荷疎影占前塘閑心終不忘魚釣滄水眞宜習老莊報國自知無世用煙蓑何日臥清漳

秋興浩然追憶館殿幽致偶成長句寄徐休學士
軺車南去詠江天閑憶羣賢倍黯然御水莎青孤立鷺宮槐煙冷數聲蟬石渠吏散簾風靜鳳闕雲歸露景鮮幽致不知何日共思君唯賦帝京篇

宿江西寺
獨宿西林夜凝然靜擁袍巫雲秋暝峽楚月冷生濤莎敗蛩猶噪鄉遙夢亦勞霜風開落葉還欲續離騷

聞杜宇
曾爲深宛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後愁殺天涯去國人

巴東寒食
春雨蕭蕭寒食天遠行猶在楚江邊人思故國迷殘照鳥隔深花語斷煙薄宦未能酬壯節良時空自感流年因循未學陶潛興長見孤雲倍黯然

春晚書事
春盡江天景寂寥思鄉還共楚雲遙林花經雨香猶在堤柳無風絮自飄水國獨慙臨縣邑煙郊爭合負漁樵青梅時節遲歸計且逐餘芳飛酒瓢

月夜懷故人
清夜月初滿蘚庭吟更幽梧桐疎影老蟋蟀亂聲秋舊國情何極空江思欲流故人今底處危坐獨凝愁

和趙瀆監承贈隱士
不愛簪裾陪盛列終年深隱養天機靜聞風雨眠漁艇閑稱林泉掛道衣門接水村多野色鸛當莎徑立殘暉高吟幽賞無羈束始覺趨時事事非

雨夜書事
離人聽積雨滴滴動鄉心故國程猶遠重門夜正深氣昏濛燼燭巢冷語棲禽遙想江南岸餘花委故林

歸州留別傅君
楊柳如絲拂畫橋此中留語欲魂銷還愁別後巴東館獨聽空江半夜潮

秋晚閑書

吟情自覺都無趣況復離居感物華厭讀羣書尋野徑閑
收落葉煮山茶燒殘寒菊花猶在霜過香橙味轉加因想
前期重搔首不堪秋思極長沙

閒笛

平野人歸後孤城日落時西風聞一笛惆悵憶桓伊

縣齋春書十二韻

縣幽無俗事公退只高吟江到荊門闊山連蜀國深峽雲
長映日巒雨易成霖羣雀鳴春院饑猿叫夜岑庭荒多古
木地僻見沙禽印鏁殘陽後人歸疊翠陰思鄉空索寞素
分信浮沉樂靜稀塵累甘閑負壯心衰容常懶懶病髮豈

勝鬱寘欲慵求友防邪每自箴澆風終恥合前事固難諶
望斷天涯外離魂欲不禁

予頃從穰下移泊河陽泊出中書復領分陝惟茲二
鎮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帶之地也每凭高極望思以
詩句狀其物景久而方成四絕句書于河上亭壁

堤草惹煙連野綠岸花經雨壓枝紅年來多病辜春醉惆
悵河橋酒旆風

蟬鳴日正樹陰濃避暑行吟獨杖筇卻愛野雲無定處水
邊容易聳奇峯

岸闊檣稀浪渺茫獨凭危檻思何長蕭蕭遠樹疎林外一
半秋山帶夕陽

暮天寥落凍雲垂一望危亭欲下遲臨水數村誰畫得淺
山寒雪未銷時

秋夜懷洛下一上人

遊宦忘機久心源亦自澄夜聽吳苑雨秋憶洛城僧木葉
驚棲鳥寒窗暗靜燈何時過竹院一得問三乘

題花

繁花昨夜香苞裂露裏風吹照野時能與離人添悵望一

時留與子規啼

春望書事

因晴每日向吟臺縱目山城景象開白鳥靜投沙浦去落
花閑逐野泉來客愁已被楊煙染春色難甘蜀魄催看即
流芳無處問但將餘興賦黃醅

秋日懷友生

寂寂感離羣前期何足云人從秦嶺別蟬向楚江聞村送
孤煙起山空白日曛更逢疎葉落愁緒轉紛紛

春初夜書

水國淹留歲月空雲山東去阻千重欲令遙夜春愁薄須
賴黃醅臘酒濃南浦有潮春柵鏁西窗無睡怯嚴鐘誰家
幾點畬田火疑是殘星掛遠峯

江上

古岸蕭蕭聞去鴈平蕪杳杳更斜暉空江極目望不盡楓葉半紅人未歸

夜望

南亭閑坐欲忘機望久前村島嶼微數點寒燈起煙浪江艇應見夜漁歸

送人

客亭殘照裏歌闋獨南行芳草無斷色離人多別情遠塗方不極長笛更飛聲莫動鄉關念徒令白髮生

早春

溪冰覺暖微函碧山杏經春半吐紅不向此時拚一醉到頭無計柰春風

惜花

深謝暖風傳馥郁長憂夜雨暗催殘黃昏欲放笙歌散更遶朱欄子細看

微涼

高桐深密閒幽篁乳燕聲稀夏日長獨坐水亭風滿袖世間清景是微涼

帝城秋望

登臨秋向盡千里見王畿過雨山逾翠經霜菊漸稀平原夕靄起高樹宿禽歸一望關河道空令詠式微

禁中偶書所懷呈內翰同年同院二學士

朝回內省中默坐對西風秋色澄寒沼朝陽上古桐龍墀慙近侍魚浦憶疎蓬會待酬恩了煙蓑伴釣翁

新秋

孤吟遶桐砌時節又西風悵望新秋在歡娛往事空柳條微減翠蓼穗已飄紅正是多傷感仍將別恨中

春晝

年長追遊興漸凋況兼巴峽景蕭蕭閑齋爲謝楊花到時拂殘書慰寂寥

秋日晚晴池上作

雨歇南山積翠明淡雲消盡遠天晴漪漣不動秋塘靜獨拄寒笻遶岸行

夏日

離心杳杳思遲遲深院無人柳自垂日暮長廊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

留題郡樓

千里關河一望間登臨長到夕陽還欲驅征旆歸朝去更倚高樓看暮山

青州西樓雨中閑望

海上秋添寂寞情萬家煙樹暝重城蕭蕭細雨遙天暮獨向空樓聞笛聲

中書秋日有懷青社舊遊因書一首

掖垣秋色生雞樹忽憶青丘感舊情曾倚西樓吟暮雨數峯寒碧遶高城

贈寶上人

重城蕭寺雖留滯野鶴由來性本閑寒磨終宵鳴竹院虛窗盡日對秋山旋移怪石資吟賞應有孤雲共往還自笑紅塵成底事幽期長是負松間

雨夜許氏第會宿各賦四韻

雨夜銷煩暑林塘向夕幽庭虛惟欠月樹冷欲生秋河北嗟新別罇前念舊遊若非逢勝會何以解離憂

水閣夜望書懷

水閣中宵動寥寥起遠思秋風生折葦星彩動寒池白社孤前約青雲少舊知苦吟空自歎風雅道由衰

離京作

致君才業本無能戀闕情懷老矛勝欲過龍津重回首曈曨初日上觚棱

洛陽道下感懷

文陛初辭咫尺顏恩深猶綴輔臣班漢庭舊友彫零盡獨擁雙旌入武關

初到長安書懷

薦承丹詔撫彫殘適值年豐萬井安舊職尚兼黃閣貴前驅新擁碧油寒淨冷風竹經宵聽老愛山雲盡日看魂夢不知關塞外有時猶得到金鑾

遊花嚴寺

寺對南山積翠濃水村鷗鷺下遙空層樓望盡樊川景恨不凭欄煙雨中

寄京兆向相公敏中

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試思淳化持衡者得到如今更有誰

和向相公見寄

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交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兼我頭白猶持將相權

送轉運梅學士詢巡邊郡四首

悵飲惜離羣窮邊去路分雪深山館夜孤鴈背燈聞絕塞程方遠窮陰歲欲殘石城歸夢斷隴月照人寒

水遠沉來信山長疊去愁夜深關月白休凭驛邊樓夙駕巡邊徼歸程隔亂山長安花木麗春苑待君還

春晝偶書

白晝偶成芳草夢起來幽興有誰知風簾不動黃鸝語坐見庭花日影移

秋夜懷歸

渭水苔磯阻舊遊夢回空館卻凝愁一聲江笛巴雲暝半夜山風楚樹秋星落古池孤影動燈搖疎壁冷光幽遲明不昧空搔首蹤跡何由得狎鷗

憶洛陽

金谷春來柳自黃曉煙晴日映宮牆不堪花下聽歌處卻向長安憶洛陽古歌云金谷園四柳春四柳春來似舞腰那堪風景好獨上洛陽橋

長安春望感懷

灞岸春波遠秦川暮雨微凭高正愁絕煙樹更斜暉

春晝

午晝花陰靜春風數蝶飛坐來生遠思深院燕初歸

岐下秋書

碧樹微涼露氣清感愁懷舊獨含情西樓月夜明如水只欠桓伊一笛聲

憶岐下小池

長憶西園清夜景酒闌無不獨臨池可憐隴月三更白誰見紅蕖露滴時

岐下西園秋日書事

務簡羣吏散披襟幽興長松篁經晚節蘭菊有清香水淨澄秋色山高見夕陽身閑心自泰何必濯滄浪

秋懷

輕雲不動日微陰高樹無風秋色深獨聽暮蟬臨水坐十年林壑阻歸心

秋

自古名高衆毀歸只應身退是知機林風驚斷西窗夢一夜秋聲憶翠微

冬日北齋

寒風颯颯響庭槐愛日明窗坐北齋閑憶故山歸未得舊遊時展認雲崖

秋齋

霽景有誰同遠望秋懷無柰只悲歌雲收遠嶠凝嵐翠雨敗空庭敗葉多

洛陽有懷岐山舊遊

綠鬢年來已漸彫舊遊芳草路迢迢山橫遠翠疑歌黛拂輕梢認舞腰秦甸夢回空有恨洛城吟斷獨無憀斜陽更上高樓望始覺離情一倍饒

憶岐下舊遊

二年岐下假詩侯事簡民安選勝遊花寺水村時駐馬莫

天秋雪獨登樓靜眠鈴閣聞羌笛閑酌松醪引越甌別後
幾回空有恨葉飛蟬噪動離愁

無題

金甲珠襦鏁繡扃杜城殘月葬娥英春風候館花如雪空
有鶯傳度曲聲

秋日登後樓

遠山重疊故關遙公退乘閑上麗譙今日登臨秋思苦雨
荷風葉共蕭蕭

早春

星紀周天運微陽氣候新郊原初度臘梅柳暗驚春故國

無書久孤峯入夢頻年加自多感況復送歸人

南陽夏日

綠楊陰密覆回廊深院簾垂晝景長人靜獨聞幽鳥語風
來時有異花香世間寵辱皆嘗遍身外聲名豈足量閑讀
南華眞味理片心惟只許蒙莊

夏日有懷

庭樹陰陰夏景遲閑房愁對暮簾垂因思往歲陪天仗正
是瑤池賜宴時

途中作

秋末楚雲端行役苔蘚斑愁腸不厭酒病眼豈逢山遠路
有時到宦遊無處閑卻思清渭北煙柳掩柴關

喜吉上人至

喜師來訪我幽會興何長清論都無倦鄉愁頓欲忘疏林
秋色暮虛閣水風涼久坐慵言別微陽下短牆

書黃山館壁

殘日住孤館遲遲行古臺大河連野去白鳥背城來離恨
渾如結鄉心漸欲灰山花半寥落酒在社前開

巴東驛秋日晚望

楚驛獨閑望山村秋暮天數峯橫夕照一笛起江船遣恨
須言命冥心漸學禪遲遲未回首深谷暗寒煙

掩卷

掩卷頻秋望無人共展眉殘陽留古樹白鳥下寒池簪組
心還倦風騷志未衰登臨一長嘆還失渭川期

巴東書事

鄉思終日有孤淡厭琴樽衆木侵山徑寒江逼縣門浪沉
灘見蓑雨過壁生痕憔悴悲蘭蕙因思楚屈原

池上秋書

虛齋獨語復書空閑對林塘思少同霜葉聲乾飄夕照露
荷香冷泣秋風時平偶作青衫吏心老渾如白髮翁昨夜
渭川歸好夢一舡煙雨打孤蓬

書懷寄郝監軍
索居終日學忘機深歎高堂養獨遲自問江村紆墨綬何
當煙浦坐魚磯夢迴渭水秦雲斷望盡巴山蜀魄飛好怪
多才郝夫子道孤俱未及輕肥

南平驛
心隨流水還鄉國身向青山上屈盤秋夢不成秋雨細西
風一夜客亭寒

悶書
秋憶故鄉魂欲斷晚臨寒浦思如流歸來古屋寒燈暗能
較騷人幾處愁

秋寄江上吟僧
掛錫在荊楚杜門無往還潮聲到孤寺月色遍前山一鴈
驚幽思西風慘病顏何當重攜手高步白雲間

江上晚望
寒鐘來極浦古寺隔重巖斜日揩頤坐天涯落月帆

金陵懷古
極目望吳甸野煙凝亂流夜來榆塞鴈叫斷石城秋舊苑
荒餘草平川半古丘遲遲獨迴首落日一蟬幽

暮春感事
春至又春暮閑心成古心花光隨雨薄草色共煙深粉蝶
稀狂影黃鸝送好音餘芳留不得還共夕陽沉

秋興
窮秋九月西風高疎林木落聲蕭騷出門長望無所適唯
見空江生暮濤

春日閑望有感
水鄉春氣變新正風物光榮異帝城閑步偶尋芳草色空
林獨聽好鳥聲煙霞未得從幽興吟賞潛悲減舊情燕麥
楊花自搖蕩不知離客困南征

江上聞鷓鴣
水村煙樹與雲平閑倚孤舟念遠行無柰鄉心倍寥落殘

陽中有鷓鴣聲

醉題
榴花滿瓮撥寒醅痛飲能令百恨開大抵天眞有高趣騰
騰須入醉鄉來

和趙監丞春江送別
孤舟東去水煙微久客那堪更送歸三月江頭春盡日片
帆輕絮共紛飛

送李生二絕句
愛君白髮無羈束命駕常爲千里遊一夜春江又迴棹當
時風雨滿汀洲

又

晴色半和行色遠江頭別來欲何之數盃酒盡又南去正是落花春暮時

與詩友會宿

此夕南軒宿論詩萬慮忘苦吟秋信近寂坐漏聲長空靜燈光暗桐疎露氣涼幽懷聊自遣山色漸蒼蒼

南冠亭秋晚閑望

南冠亭外淡江天久客登臨更浩然遠浦秋深翻白浪孤山日暮起蒼煙已嗟異國逢衰節況復西風聽亂蟬倦鳥知還雖有意故林無柰隔秦川

峽中春感

二年窮峽外不見帝城春覽照知年老逢花感恨頻浮榮何足貴幽別轉難伸終憶歸清渭林泉卜舊鄰

東歸再經狹口

復命經三峽波瀾極目愁片雲生斷壁孤石礙中流道路連巴塞風煙接楚丘重來登望處因念昔年遊

江上晚行

秦川不得卻歸耕奉詔年來在楚城孤寺殘鐘催夕照汀洲疎葦送秋聲西風獨起湖山思久客應知寂寞情野鶴漸無驚弋意對人孤立水煙平

初秋即事

古邑端居夏景移炎颸經雨自收威蓮衰小渚秋光淡蟬噪平林夕照微冷句每招江客和深心終約嶽雲歸晚涼却近南亭立獨看沙鷗向浦飛

蓮

數柄疎荷出小池幽香深謝好風吹曉來秋氣凝清露似學湘妃怨九疑

望都雨夜

孤驛蕭條風雨夜夜深窗竹動秋聲離魂無睡難成夢却遶長廊獨自行

成安秋望

八月西風蟬噪時蕭蕭疎葉已辭枝煙村物景都無賴況是登臨有所思

夏日晚涼

微涼天氣似秋期風觸疎簾影自移遠夢有時尋水寺吟終日對莎池笋梢成翠堆輕籜梅實翻黃壓嫩枝兀兀騰騰聊自遣此懷深謝野僧知

輦下書懷

身名長似夢家計盡蕭然旅宦遊梁苑歸心滿渭川郊原秋變色桑柘晚生煙願得長閑去何妨老一廛

冬日偶書

戶庭初過雪鳥雀亦聲稀天淡雲容結林寒日影微虛名何足道前是旋成非簪紱全忘念終須掃澗扉

巴東縣齋秋書

訟庭終日靜琴鶴亦長閑晚樹生涼吹秋思在遠山水穿吟閣過苔逕印床斑幸有江雲看何須卜往還

江行書事

孤棹泠流岸凝懷似舊遊朝雲生嶽頂斜月動江流賤節堆莎徑憶秋山澄泉心地清無染野鶴精神老更閑孤坐難干世離心易感秋因思六朝事千古有遺愁

月夜懷杜陵友生

有誰同此意白雲空見渚禽還

肇下春望

獨向東門凝日望園林無處不啼鶯鄉心已似楊花亂歸路那堪野草生紫陌盡應趨勝地紅塵誰肯受閑名年來更多緒清淚滿衣巾

卻羨滄江叟長在湖山聽浪聲

題楊氏別墅

重城須久住塵事日全無落葉驚秋信思山展舊圖貌同門巷枕江濱疑將俗境分湖山晴後見天籟靜中聞徑僻仙鶴瘦心似片雲孤念我浮名在還將靜者殊

楚江有弔

悲風颯颯起長州獨弔靈均恨莫收深岸自隨浮世變遺苔空老林寒日漸曛高懷無一事長歲似孤雲

再到鄴下有感

漳濱勝地皆牢落晚歲重來恨莫收極浦寺藏雲樹老故人門鏁雨苔秋煙霄得路輸時彥泉石心機阻舊遊今日重思昔年事放懷惟上夕陽樓

秋雨懷友生

成安秋望有懷

年加心地轉如灰書篋經旬亦懶開詩句偶吟皆感事文章無用獨傷才秋蟬殘韻搖疎樹夕照寒光下古臺閑遠岸莎看野水暗流紅葉不重回

書懷寄唐工部

不才曾忝吾君選紫殿科名志已酬孤立敢言逾素分高吟深愧預清流西風獨見江籬暮紅葉還思苑樹秋多謝明公知賤節每貽清句緩牢愁

鄴中和崔邁著作

虛室凝愁厭夜眠長吟靜對欲涼天夢迴故國人空遠望斷重城月自圓時泰未能拋組綬性孤終是憶林泉明朝奉詔遐方去何處悁悁江寄客船

獨倚空樓畏景殘凝眸魂斷楚雲端猿清好雜江聲聽山遠宜和霽色看鳥掠平蕪堪入畫風來危檻欲生寒蕭蕭前浦歸帆靜落日長吟且凭欄

漢上偶書

謫仙唐室遊茲郡花下聽歌醉眼迷今日漢江煙樹靜更無人唱白銅鞮李白常有歌云日欲落峴山西遊客醉歸鹿門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

春陵聞鴈

荊南秋望

西風吹戶牖猶自客荊蠻積水浮秋漢微陽淡遠山蟬稀
疎葉盡雨歇片雲閑何日忘簪紱深居石室間

江上送別

浪疊春江遠樹微落花風雨共凄凄愁人此際腸須斷況
是登臨更送歸

送人往嶺表

炎光君此去旅恨杳何窮海樹瘴煙黑蠻村山路中

秋日

柳衰蟬噪寒煙淡地迥山遙暮雨收宛是昔年秋氣味只
添多病與離愁

留題洛北羅漢閣

地高閣迥宜閑望望盡雲山首懶迴林下野僧應笑我半
年旌旆四曾來

判都省懷感

昔爲學士掌三銓屈指年光三十年秋雨滴堦桐已老白
頭重到倍依然余頃年手植桐樹在省有朽者

讌下春日

雨餘宮闕麗春陰三月花光照上林誰倚青樓望歸騎日
斜南陌柳煙深

南宮宿齋靜思陝城東閣竹

南宮向夕景彌清風竹蕭然動遠情憶到陝城東閣伴拂
窗敲砌送寒聲

途次方城

方城舊路四曾過此度偏饒悵望多獨倚客亭思往事南
陽何異夢南柯

經郴州永興驛

昔擁雙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語同名天遙秦樹無因見極
目空饒悵望情

臨海驛夏日

嶺外突蒸當盛暑雨餘新館覺微涼最怜夏木青陰合時
有鶯聲似故鄉

海康西館有懷

風露凄清西館靜悄然懷舊一長嘆海雲鎖書帷金波冷半
夜無人獨凭欄

長安春日

淡淡秦雲薄似羅灞橋楊柳拂煙波夕陽樓上山重疊未
抵春愁一倍多

病中書

雨餘宮闕麗春陰三月花光照上林誰倚青樓望歸騎日

多病將經歲逢迎故不能書惟看藥錄客只待醫僧壯志
銷如雪幽懷冷似冰郡齋風雨後無睡對寒燈

長安春晝

務閑公府都無事騎吏前驅引馬行雨霽晚街官柳色日
長春寺講鐘聲雲山已有終南秀泉石猶思洛下清聞道
曲江新水滿欲攜歌管出重城

宮詞

長門秋夜雨窗外滴寒聲悔不先辭輦應無別恨生

柳

絲翠最宜經宿雨絮飛爭忍逐香塵簾垂獨院無人處一

樹風搖日午春

杜陵

燕有情還至花無主亂開杜陵人不見夜月自徘徊

左馮寺樓閑望

閑思至道年中事獨倚左馮城外樓目斷平蕪人不見暮
天無際水悠悠

偶書

往事都如夢流年只斷魂不堪春盡日細雨欲黃昏

途次鄧州

南陽西去見遺基駐馬平郊遠樹微自笑平生無所著不
如山鳥解思歸

春雨

漠漠霏霏著柳條輕寒爭信杏花嬌江南二月如煙細誰
正春愁在麗譙

感舊

長思密勿侍甘泉丹地翱翔獨少年重到文昌倍惆悵秋
風霜鬢共蕭然

途次二絕

秋風故關路蟬噪日斜時有客驅征馬茫茫天一涯

大澤荒草闊行人心慘悽邊雲時斷續流水自東西

寄漳川隱士

志高長說恥處趨歲晏園林戀隱居陋巷自甘棲短褐侯
門終不曳長裾夜吟雪屋冥搜句春結烟簑老釣漁爲我
紅塵偶爲吏近來還寄絕交書

又

慵趨大廈戀山薇立志由來與世違溪上有時逢靜釣雪
中長日掩閑扉自知天爵高人爵不愛朝衣換布衣我逐
浮名任飄泊清泉難得共忘機

題巴東寺

寺在啼猿外門開古澗涯山深微有徑樹老半無枝望遠

雲長暝談空日漸移恐朝金馬去還失白蓮期

贈隱士

夫子住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趣貧靜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燕聲或慙爲俗吏泉石負幽情

南亭晨望寄唐知印

夢覺偶晨起南軒還獨過曉光生遠樹露氣冷疎荷窗白遊塵少風清靜興多遙知江郡守幽趣在煙波

殘月

半夜況清影宵殘猶半吟已甘垂樹杪由得掛天心淡色迷蓬戶餘光映宿禽誰家傷早別凝思共沉沉

又

光隨春偏細影共夕煙流若近明河歿還疑墜玉鉤

巴東有感

長歲天涯悲斷梗逢君無處不傷情那堪日落紅樓伴更聽蕭蕭杜宇聲

首夏書事

窗戶經初雨風清野景饒閑庭猶戲蝶高樹已鳴蜩世態貧中覺鄉思醉裏銷縱吟還獨步復過溪橋

和李逢同年水閣閑望

務簡凭危檻凝然感物華孤村經野燒極浦見漁家灘急舟難渡山高日易斜明時如道在焉復痛懷沙

塞上秋懷

未識窮邊苦今遊信有之秋林殘照後關路獨行時磧迥風長急天寒鴈度遲離心已無賴更聽戍樓聲

送人歸吳

忽憶湖山景沿流興不窮孤舟將去夜絕塞已來鴻白髮前期近滄川舊業空明時方道在莫更學漁翁

秋日

江天物候潛衰變氣爽初疑夏景餘雨漬亂苔侵古壁風飄紅葉滿荒渠晚雲連嶽幽藏寺秋水澄江靜見魚昔歲

一鳴無所恨綠槐金榜任蕭疎

寄贈笠澤處士

笠澤漁人高節奇白頭猶自著蓑衣吟過竹院僧留宿釣罷煙江鶴伴歸花落砌邊春雨歇酒醒林際夕陽微中朝名士皆知已多說東來信亦稀

柳

曉帶輕煙閒杏花晚凝深翠拂平沙長條別有風流處密映錢塘蘇小家

喜吉上人至

鄴北至夔城三千里外程勞尋苦吟伴獨入亂山行楚水

秋無際巴猿夜有聲逢師不能寐因話故鄉情

早秋二絕

年光苒苒暗推移坐惜流年感舊期獨聽早蟬秋色裏潘安初見二毛時

一聽早蟬響坐悲芳歲闌新秋空索寞前事但心酸

秋日武關道中

行塵漠漠起西風來往征軒似轉蓬駐馬幾多愁思苦亂蟬衰柳武關中

早春

日暖經冰泮潛回律管春初驚柳色重漸見草芽新罇酒

留懽少雲溪入夢頻惟應五侯地行樂及芳辰

書山館壁時年十九

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時無日影終夜有猿聲路入溪雲過人穿鳥道行不堪孤驛望風雨動鄉情

送趙主簿之任惠安

蕭蕭征騎立長亭遙指天涯萬里程尊酒欲闌人欲別夕陽絲管盡離聲

秋氣凜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

行

洪府多佳致師今欲此行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煙雨

經秋迴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閑聽鷓鴣聲

酒醒

勝遊懽宴是良圖何必淒淒獨向隅深院酒醒春日晚只聞芳樹語提壺

南陽春日

水滿池塘花遶城日斜南陌暖風輕千門柳色春煙淡獨倚高樓聞暮鶯

春日長安故苑有懷

唐室空城有舊基荒涼長使後人悲遙村日暖花空發廢苑春深柳自垂事著簡編猶可念景隨陵谷更何疑入梁

朝士無多在誰向秋風詠黍離

送人遊邊

遠行當歲暮冰雪路難分疋馬陽關外邊聲落日聞

冬日偶成

正是旅愁悲遠宦況逢邊塞向殘年輪蹄影絕冬深路鳥雀聲稀雪後天探騎經旬無使客戍樓終日有烽煙病來無復拈罇酒獨向虛窗盡日眠

九日羣公出遊郊外余方臥郡齋聽水因寄一絕呈諸官

菊老東籬人病酒西風黃葉滿荒田不知今日登高興何

似虛堂聽水眠

春日偶書

柳岸花塘慵獨賞閉門春盡阻閑遊少年多故心先老却被人疑似白頭

送温尚書入洛

蕭蕭紅葉馬前飛又送王孫畫錦歸却到舊遊應悵望故溪秋蘚滿魚磯

小韓店

昔從鄴下遊梁苑孤店曾經十數迴歲月暗移人事改白頭重到小韓來

虛堂

虛堂寂寂草蟲鳴攲枕難忘是舊情斜月半軒疎樹影夜深風露更凄清

憶樊川

閑想舊遊都似夢別來秦樹又西東高秋最憶樊川景稻穗初黃柿葉紅

東窗

徙倚東窗夜未明悄然幽館獨凝情燈搖古壁愁蟲怨露下疎林宿鶴驚道在任從時態薄年加潛覺睡魂輕待酬北闕君恩了歸聽水泉落石聲

雲淡長空日欲斜水邊衰柳噪寒鴉病來不飲空凄感獨遶東籬詠菊花

和人春暮

流年賦分長多感盡日長思立短亭猶謝海棠花始發似留春色向凋零

又

昔曾過洛浦遺恨寫蒼苔往事詩空在春深我獨來

早行

嚴鐘將報曙遊子已登途野火時明滅殘星似有無

忠愍公詩集卷下終

再開萊公詩集後序

萊公兩朝大臣勳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勳業有以揜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册表裏典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道也公清才雅韻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淳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仕以至立朝退處懽愉逸樂激烈憤惋無不並見於詩太原范伯純始收什編錄分爲三卷春陵得之尤其後也蓋公晚年遷謫嘗至春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編之傳家不百一

焉逮宣和間王公次翁來茲曳組景仰前修因取舊集刊板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春陵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惇亦即舊板重加刊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者復且過半敦適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眞復命校正鳩工一新焉昔白居易謂劉禹錫之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一文人徒以句韻之工識者奇之尚且如此況公文章所在當如何哉吾又知自有不可得而漫滅者存焉爾隆興改元七月、日長樂辛敦書

予昔時錄藏宋萊國忠愍公詩迄今幾四十年懼其字畫磨滅而未可以言久也且公爲華之下邽人予忝鄉曲之末方圖刻之轉相流布俾公口齒膏馥露被後人而力未能近攝三原縣事零陵蔣君鑒至會予于歸來之堂話及公之言行傾仰切至予因曰家藏公集舊矣出以示之喜而懷歸遂捐俸以永其傳則其爲學之要爲政之體可以見矣時嘉靖乙未歲春正月丁卯平川野逸王承裕記

孝廉孟熙李公補刻焉 閻山王稷謹識

書成未出版

跋

右寇忠愍詩集宋寇準撰史稱萊公華州下卦人下卦初屬華州後降爲鎭隸渭南有萊公專祠祠藏殘缺譜牒猶載萊公七歲登華山詩謂有宰相氣槩蓋公自幼時卽以詩才名於時特壯年勳業蓋世非文人學士可比故不以鏤玉鬼金見稱然清詞麗句又往往爲人所錄藏南謫以後散佚不可收拾范氏彙集成編僅有上中下三卷與道州二百四十篇之數適合今王康僖公所得爲二百八十首則是旁搜博採又有增益矣孫氏碑記謂公詩警策清悟有劉長卿元微之風格其氣燄奇拔則又過之范序亦謂可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非虛諛也版經翻刻訛誤甚夥茲爲詳加釐正重印流傳亥豕魯魚庶幾鮮矣民國二十五年二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渭南武樹善

河南

日照許氏鈔本

郘林原題

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泰否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道之窮而輟于爲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于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眞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修公寘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遷恩徙

潁蔡二州爲太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爲質平時所見于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于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多從其舊次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爲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歷三年春南康

清修閣中

穆參軍集世間行本無是序余于康熙戊子春購得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讀之而見是序揀出冠之編首遂稱全璧竹垞朱彝尊識

右祖序及朱跋從張本遂寫並錄冠于首家本記

四庫總目提要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宋穆修撰修字伯長鄆州人蘇舜欽集有修哀文稱其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而集中上顧州劉侍郎書稱某以大中祥符中竊進士第邵伯温易學辨惑亦稱修爲祥符二年梁固榜進士宋史本傳又云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所述小異似當以自敘爲確也修初授泰州司理參軍以伉直爲通判秦應所誣揣貶池州

再逢恩徙潁蔡二州文學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皆謂之穆參軍從其初官也修受數學於陳摶先天圖之竄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則莫考所師承而歐陽修論尹洙墓誌書謂其學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洙學古文於修而邵伯温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版令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謂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業於來世又稱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豈强吳蜀之不平又稱至今千年下觀其書猶震惕耳目悚動毛髮使人濳其遺風餘烈又斯極盛則其功亦不渺矣據蘇舜欽哀文稱訪其遺文惟得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四篇不能成卷祖無擇集有修集序稱其遺文於嗣子照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次爲三卷其序作於慶歷三年所刻詩文之數與今本合蓋此集猶無擇所編之舊也王得臣麈史述史驤之言譏其作巨盜詩以刺丁謂爲有累於道考邵伯温辨惑載修於丁謂爲貪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衛之頗爲所軋修集道者病其挾私怨耳然其詩排斥姦邪尚不致乖於公義未可深非又葉適水心集識呂祖謙宋文鑑所收修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龐灑亦言之已甚惟第三卷之首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一篇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又稱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豈强吳蜀之不平又稱至今千年下觀其書猶震惕耳目悚動毛髮使人濳其遺風餘烈又稱修後序謂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

中間報自崖徙雷一章即爲謂作則驩所謂累於

稱高祖於豐沛光武於南陽廟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譙廟也云云其奠安助逆可謂大乖於名教至述守臣之言有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云云類然以亂賊導天下尤爲悖理尹洙春秋之學稱受於修是於春秋爲何義乎自南宋以來無一人能摘其謬殊不可解今承睿鑒指示使綱常大義順逆昭然允足立天經而定天紀豈可使之仍厠簡牘貽玷汗青謹刊除此文以彰衮鉞其他作則仍錄之用不沒其古文一脈葦路藍縷之功稽本前有劉清之序佚而不載今從龍學集補錄遺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編亦附載備考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集祖無擇序則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今考文獻通考以穆參軍集著錄蓋南宋時通用此名今從之焉

河南集卷一目錄

穆 修伯長

詩

江南寒食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食魚

魯從事潛暉閣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送靈師歸吳

江南春

寒食

江上送陳翹還無爲

殘春病醒

書事覺巷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燭

過西京

賦催妝

壹貳肆冊101版

送孫立東游
郵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清明連上巳
合歡芍藥
故侯園
送定師南游
送人至邊衆
巨盜
汝陰偶書呈二知已

除夜
城南五題
郊步
獨游
貴侯園
朱亥墓
玉津園
燈
登富平壘

希言官舍種花
登女郎臺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樊博士化州監鹽
丙寅春雨
贈適公上人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汝錫游吉祥僧舍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帖

南陌
雨中牡丹
思邊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秋浦會遇

文序
答喬適書
上大名陳襯察書

上潁州劉侍郎書
上監判郎中書
唐柳先生集後序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張君字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送呂公初序
送崔公盈序

卷三
記 墓誌 祭文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任氏家祠堂記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養正堂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勝亭記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東海徐君墓誌銘
祭第二子文
穆參軍遺事

河南集卷一目錄終

詩

江南集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岸
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謳喔雜吳俗髻髮疏側傳南朝
誰憐北客未歸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晝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
煙分鷁立遠霸兒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栽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庾郎眞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疏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秋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鱠
驟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櫪驥心千里空羨冥鵬志九霄
酒罷征鞍遲遠去不堪回首對蘭橈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迹唯依佛留心獨喜儒風
行行送別重行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
富貴夢通俱未決直須傾柳酒沃離情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鵾鵑戰回春事肯消劍
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沼競搖新舡覓侶碧漣漪占浦
搜深藻空波出素鬚數頭餘尺寶二色頰銀姿貨潛斯
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倫尋蕺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佇客奈離　恨滿天涯王孫草愁多孟帝舍鄰
逐輕薄事歌酒晏游心盡付吳兒聽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爲

江山一作上寂寥春雨晴江邊书舟春潮生相逢未盡斗
酒醉相送又逐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泄隔無
爲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旛寂寂無哇哇臥對殘芳起鬱陶乍因游車一作鞍春
更搔欲爲風光輕賦別正無慘賴菜江花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外
獨作窮人盡載中深穽已顛猶礙石危苕將獰更推風
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神明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榮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郵居詩十
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止之一句

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
數人豐擱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
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盡
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
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鷺鷗閑夕照秔稻秀原煙野
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遊閒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江墅幽居好溪山墅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
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篁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山
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溪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醲新出壓魚活旋離鉤移
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孰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關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鄰
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嫩非戞事大笑引蘇錐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饗筮學野人占露
草牛羊喜秋霖黍豆嫌短檐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疏簟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

下雞爭黍雞根虮遂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冢豈能何因酩
酊乘籃輿携逍遥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僞不容眞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梁麝香枝佳人暗影横哀柱
狎客分光綴豔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窗紅短尚圍棋
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河南集卷一　五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
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鬬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沼
何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會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盡
提劍東方暫一游

寂寥郇郭見寒食雨風光更著微雨遮歡驄閑垂愁稚子
楊柳半溼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
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綺游事因聯翩酒
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心香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
斐花鑪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遺豔琬琰宮姬託後身
誰道獨星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計
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營學佛徒皆喜嘗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採討誦
詩三四章往往見詞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子
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

頻路涼葉驚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放胡沙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將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冀舜廷無患放凶兜猨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覓巷伯投願斬都衙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已

汝陰窮掾計何疏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捭闔獨將仁義守邊廬敢同賈傅希前席況異鄒生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且忘歸歟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閒守歲分爲客是閑老母今春年七十誇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蓬茸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洗

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郵筒香入亂花揩輕肥不得尋春意動要笙歌逐鳥啼

貴侯圖

名園雖自屬侯家任客閒游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卻望梁王歌吹臺臺上荒邊芳草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圖

君王未到玉津游萬樹紅芳相倚愁金鎖不開春寂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杳有時當汞恨依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愁寒雨遠逐魚蓬耿暝煙纖影乍欹還復立冷花時結不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茗子臺

壹貳肆冊102版
22A

莒國邱墟在莒露荊棘深濕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平
楚若煙暝遙峯白日沈誰論洛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著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勝物情何多
發詠長篇託興比爲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所似
荷荷相倚臨芳辰輔導荅宮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
特頹化匠施剛劑誇紅闘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
繁盛豈將此花同令人棄弧狂不已義和弄御催春歸
祇得銜盃且歌笑君看灼灼枝上英牛雜泥塵成落藥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比
不曾亡國只傾城

女郎百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猶醜女
汝陰城裏一荒邱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漸
痺煙扉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簞龍團

贈適公上人

共愁蠻觸物皆瘡痍眾木有芳華摧阻不得施青苞斂
絳萼同向枝上棲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
種雖晴諒胡爲猶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饑州縣責常賦
嗷嗷訴之誰幸不爲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
咎安所尸恇恇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
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
所宜有職彼何默未當僭汝卑勉汝無妄言出禍汝
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州道
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遒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
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邱想歎歐
生逝應聞李氏憂 師襲受國子博士李公深遇實與其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予得無悼念
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瘝癢
爲揩少約築室共夷猶走久有期同欲招師而僧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著
卻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墅帕

蘭燕辭巢輕絮帕略許攜持又索還趁破白雲深有意
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輕絮散春煙影
色眞愁絕歡悰重棄捐悵悵有餘恨醽醁詎能酬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妒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怨
晴孤館冷寒甚貴妃湯捻嫩無聊極誰來莽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西山白雪晴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徙雷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擊雷眾共疑卻訝有虞刑政錯
四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並序

大中祥符五年爲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
能俯仰自全不幸爲姦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
罪南謫爲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
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窘悲苦生人所無寄一
室於浮屠宮閣戶日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
聽以所歎聞將示之宥似有俟待命者有前涇州錄
事參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
與之居泊比接旣相弔語且悲且歎張君簡篤
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
窮否之爲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
劣爲聯偶之辭乎述此緘厥事聊用拾之爲長

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攄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爲秋浦會遇詩云

靡靡幽遐地栖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嘗漂謫茲諧卜並鄰溫溫窺表粹晏晏奉嬉頤直道談端闊橫流語下墀綺文何斐豐旄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深文言卜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味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眾讒澠山舌孤縻坐獄身詆誣惟厲慮鍛鍊止逡巡囚任棺椁躍冤靈斗劍伸君辱一作憲成很翬張君之冤由翬宿者深鍛鍊其獄而成之我慮細之謂以子嘗輸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適得久專郡事遂與其下搆予之禍巧纖鋙刀筆鬬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舅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耐勿嘗鼓篋臥蘗先書紳側壁疑冏辨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不忘匄粗評去聲三章直何辭一馬負決嘗誠自任今之司聖參軍亦號鷹破臧姦柱綱埋蕭暴輪存心固慨慕有蓋古之決嘗也司聖仰誰論事參軍亦號鷹破臧姦柱綱埋蕭暴輪存心固慨慕有司舉從事

位旄希蹕驟驟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汩磨圭失色嬰菲庾悅碧鵝事詭詘詭識開三雅冤論指一囿獸無宜居

事病免府趨塵逕路深藏捐忘機獨任純蒿輕儳鷺
奴訶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虬蟄苦塗
曳轅嘶頻櫪彈干鈞叅剛摧百鍊鑌慍憂宜忻忻譙吠
更猜猜漸亟亡聞耳全膠欲語脣已甘鍾律壓難闢爺
雷震近欺非辜者選稱被譴蹉堪持言自解辜以命相
詢頓蛩窮逋外殊驚得遽泯豈煩懷魯文並說忘岐圃
茲其追隨日時逢景物叅雜花明浦嶼細草染郊畛繡
羽來穿柳妝鬟去采蘋譬船江汎汎鉤鼓野蘧蘧荷芰
卷生清瀟菁秀出聯叢聊倒榼獨酣壺罪緡煙杪間啼
撥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詵園中持銚鈿林下設罝罠至理
芳徑閒留坐畢願小纔聊倒榼獨酣壺罪緡煙杪間啼
鮑法壎過祭猨道宮披古碣讀斷文字訪遺老
業蒲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
樂如之其覺也何憂焉類良繇吾不及魚鳥是矣歸慨
謝若尊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飲尊奏及北還
又好羊酪或問若何如酪曰酪與為奴耳誰
憐叅逐客門地背繚匡學憶居州里文哲力組紃哲倉
旅祖稗任施莆荊榛肚節輒宰鬻奇材櫟卞杉賦竜樹
藻繪詩墨洒北琳始角詞場勝終虺義敝轔戰癗知景
陋盟手敢他援勇候邀主脩功期取鼎酉鄉書先鶚禰
宥焉牟龍荷襆驕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貝陛

鵬齊鷁浮生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見絲綸南面同
堯禹嚴廊卽甫申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河南集卷一終

文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修白秀才足下近辱書並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絶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書尚浮薄近非竒句雙偶之辭不習昌浮軟濫噉相跡而奔靡有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眾不得無惑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加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簡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夫行道者雖固有

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訶之非毀之不已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違名闕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特之不以堅則莫不慨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眾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眾不得無惑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加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簡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夫行道者雖固有

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爲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爲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動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

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乎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固守而勿離堅持而勿奪力行而勿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偏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爲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口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

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耒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爲文謂武爲武苟登之爲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爲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爲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得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修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譜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合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鹵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褫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於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略於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宏視鼎甲之第於當年若掇遺物之易蹈雲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深塗禁密言蔚興刑筆勤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其言閣下之文章眞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庭統將

符分廉問眞枕攸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略眞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能鉅施不稱文德武備廢不在躬也附衆御敵廢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爲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得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修嘗願識如古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蹶屩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徬徨踟躕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躁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沈不測也

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厥急難犯之性捐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沈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闚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鄙鎮靜方域非深沈不測其何以制遠御眾平符行事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泰州司理參軍時年齒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沈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沈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

有所取舍矣宜乎人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進見之禮俯伏槩戰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閤下賜與之見則敢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驕溥之命不獲遏於大賢君子之知矣夤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唯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謫不許弄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諱某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戚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之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閩素來貧嗟窶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即棲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舊游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方大抵取途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于一身遑遑終歲且

不能周其餓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輒有食祿之望半年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爲謝水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諸裁旬某嘗與一二人同詣宰相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竄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爲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爲幸矣然事有便於私而不便於實安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旦爲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

者唯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語於襟將爲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爲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下使直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于口腹頗土昔未嘗游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犖中之長物耳久留此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穉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謂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

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某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那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爲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卽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爲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於今不獲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龍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

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僕可器異者獨曰那君久違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爲太學生時亦嘗屑那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參軍區區曳掾未終秩而鼷鼠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啾啾待哺相時未定旋弃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撫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

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
家還汝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養老母之膳因自爲息
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
奉執事疇昔之舊不能嘗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疏
外于長者而不行先君在歲之命也前度日縢不量度
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遭延閤蒙執事辭以他
故徘徊引退愧生于顏歸白母母曰思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
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乎責
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于執事雖然苟默而不
明於時何故伏眞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

以言自辨其所以進謁之晚者之故則是終得罪於長者
足以爲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
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
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唯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始用爲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
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詩與仁義相輔質而不雜如韓元
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
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衰蹤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
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入閒者
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日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猶
于集家爲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
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
服持獨斷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
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
明於時何故伏眞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

矣于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
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
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今覽之或卒卷莫迎
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刓滅讀無甚害更資研
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
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屢我以韓既
而猒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
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
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于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貌科級跋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送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年始復會于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名今又正與名會且元爲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儒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

才不踰一有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貴最焉予既爲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爲之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爲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

隋河三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觴爲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聳聽去矣丈夫別安用兒女情

張君字敘

春秋之法書字爲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以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初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爲一作焉徐思之因更請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爲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爲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儒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既爲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爲之敘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於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卽强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戾鳥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

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問其長則天子諫臣實接寮屬當奬進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者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商海之政猶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浹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辟序

陳許于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鎭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選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　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

惟寬裕於賤用識瀚接絡處文
義似皆不缺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棄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贏日陷若坳坎聚澤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篤于學者也學三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爲利今歲詔龍舉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無有者居諸囊將自頴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黃河波龍藏泊過姑蘇入吳興出谷水竇自於東安少進於越抵句瀆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孱于貨而踈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集卷二終

穆修伯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洞歸然宅於衢之上者粤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任爲吏則圖大略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羣雄並爭於時得乘機會策嘯吒馳驟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緒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朔呉權竊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力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匕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強者惟帝之雄使天齊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呉庸豎之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聳動毛髮使人懍其餘風遺烈矧謙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不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寡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

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賤仁恩長者爲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於今不息也眞宗皇帝車駕有事於亳宮之城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煒有燿以帝之明靈加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左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宇於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之土徵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顧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被使埃壒及座延於冠冕爲闕孰甚吾將自出私俸盡爲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爲艱如彰爾民浚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於爾民眾聞公言愈且喜曰亳民閭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爲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於帝之靈蠁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卽眾大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於欲不可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卽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僦作未歲而三

帳成卽撤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紹帛是製而成以木者
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丞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
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饑公至闕
卽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作紿亳人隱公之愛人
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入聞爲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
之雖百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饑哉公前居一州猶且勤
勤爲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爲朝廷一本作朝廷爲
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人肯又懈乎天
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尙書虞鄒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君
一年以齊國太夫人非秩益高至陳懇言求爲本州以
便其養詔可從之於是復自鄆而卽舊既至未期歲屬
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以私儭居則盡斥葷粱肉弗覩
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
支家人憂其憊甚爭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曰
吾頃服從王事有家廱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進今日卻
而不立吾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
祏奉衰絰敢侚不率盡子道耶皆不聽越三日竟以毀

廟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於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四庶人之祭久矣儻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一作孝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平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洎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賡開

府儀同三司太史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問鑑世德豐以約委羸厥後寔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諡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次中行尚書

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閤門祇候供奉職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爲齊國之座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觀瞻精爽以之憑附烝嘗有所不遺其虔斯孰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爲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韋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敘抑有常焉別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於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爲祀于中夏先王之道民樂聞其法尊雄一旦從而和之襲世守常義弗顧而爲其徒者靡然傾天下四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爲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羣俗之心唯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如其不可充也爲之者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窮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欲惡而誘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於善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惡以之出於後其爲貴爲富爲壽爲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爲賤爲疾爲夭皆種夫惡

者也而統謂之禍福之報不移也世間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如何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爲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爲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必亦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唯佛氏言明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

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氏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本作目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夐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塔廟以贍嚮於俗也州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眾者實爲廟唯佛塔之說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者也然後面以金石窴音義穿也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廢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廡甃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鎮之去郡以屬僧志公爲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始再議所舉得喬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貲用催獲就事於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脫去於是州耆釋叟衆惜其

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請之微一本無而請之微四字迺應請貫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沒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煥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覆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於浮屠者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爲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屬於志基於榮克成乎微而大備於永雖經始營爲殊先後

鉅細其因作之眞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始於大中祥符初終於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顧有成敗其廢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考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爲泗州錄事參軍到官之五月以廨舍感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東偏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晏休之地俯廳西北隅作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爲晏休者於時河南穆修訪君淮

守從而得堂之名卽命其堂曰養正旣命之沿其名以爲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爲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爲禮樂之備又爲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聲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爲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卓爲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嘗遇知己去是則才之興識或不可使以外發發輒受攻於物知乎此者近易從而信奉之不從而歸依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

矣大矣佛之爲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翠樓而旅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衆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言鐘爲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佽佽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旦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

其資獨營斯善師卽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並請爲居鐘之樓以此盍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闕肇可否歸之州足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眞南抵於舒鬻其材木匠爲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貲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甍翬飛雙欒鯨震疑疑崇構上淩煙空瑣瑣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於以過應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疏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爲宜適之地盡棄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焉廨中暫有亭其制卑而久爲之易去故材僦豐宏之號令羣緇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

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果外先峙射堋堋豈清遊中宜有哉然與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茹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間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舉矣否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

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爲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爲亭之娠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鉅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寔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衷力於民之里召塑工爲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搆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爲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

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於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爲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聖人之有力焉不盡爲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亟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殞生尙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

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窀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猶可尚又安能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幷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齠而孤兒教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幷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錄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幷人其俗剛厚而勤儉能自節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齎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植其家考之歿遺其規法於君君於此蓋爲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遂故事後親彌謹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受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

等殺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謬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理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記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汝生而慧龐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辰我客京師家避吾儕不以時告我之既還間汝中毒

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殞絕嗚呼生人之
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
嗟乎天道既使之胄胄而不長孰如弗生免此大痛嗚
呼汝舍我去無時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
妣旅櫬未葬侯畢先壠以歸汝骨草塋郊次祔母俯近
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臨祭汝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
期泉壤尚饗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摶南而傳其學修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開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眞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遜文由是上不復問益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聽酒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

郤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滑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爲揩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赦徙泰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舌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能誦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奪取怒視謂曰生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爲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爲古

文伯長首爲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 辨疑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意 同上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

登第 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倡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 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後登甲科

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敘云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爲言語聲律偶摘對號爲時文以相

詩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
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
時文之弊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
學者稍趨於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
傳周茂叔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
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
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
始爲古文學天聖初洙與穆脩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雖以大儆本朝柳公仲
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參軍伯長矯時所尙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
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
文章踰漢唐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寖及五
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揮之髦俊率從焉仲
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
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
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
適於用廢而不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
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爲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
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
有功於道也范仲淹撰尹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圖祕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
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
事自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
而振起之必舉舉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爲佛縛詎得
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
前有穆脩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
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條
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

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 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之於穆脩伯長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呂氏家塾

哀穆先生文

河南集遺事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鑒於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源皆記士徒無意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若暝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緰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嘗貳郡者私點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後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盜區區偷曰爲旅人終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河南邸中往往醉暮歸湯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詩聞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若暝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輟佛書飯浮圖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過病氣

結塞胷中不下遂卒吁噫天之厥文久矣先生竟以
牖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谷於今世然由賦敛
跨隻常稚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
孤幼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
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子欲訪其文俾予集
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得一篇惟有任中
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塔記皆平
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往其家
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聞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

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右蘇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穆脩伯長孟陽伯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
鄰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訣柴杯大小空布被旁
午製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慣知已結目淒望羊泓甚
斷反蛸苗凝酸漿餘生才翁喉嚨留永訣語妻日後
貧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
計書策未可徹教子立世資
何流離眾人方草竊淺子久道路才翁十口著羸瘦

恰旅重江阻正值大饑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
粗糲又無執燒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
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傑胷伏氣萬丈子美
腸熱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雪□僕勤龍鍾
才翁弱女癖嬉嬉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焰滅魂兮竟
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
倉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
滶伊人何不官子美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
天不軋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不絕之子苟開廁
斯民方貪餐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鬼所擊敢言才
足珍盍免百來讜思潛淚軋抽才翁慘舊面成蠹舉
目此牢落側身今鄙媟箴言耳空虛子美險論口呢
虩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世不知爲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道述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皐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貫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做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辭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公之先自爾以後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旣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指爲歸學均爲已一變至道溯其承傳遠有端緒口云銀鋤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州學教授宜黃歐陽掊得參軍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倅零陵纔進士張淡吳綸校之不鄙謂愚可託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旣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右河南集三卷宋穆脩伯長著宋附穆參軍遺事一卷政一首道光十有五年歲在乙未閏六月日照許瀚依舊鈔本手寫原鈔有顯然譌誤者正之有誤而介於疑似者仍之有譌而莫從是正者闕之有原鈔闕文雖有文理約略可推者不敢朋補也立秋次日寫畢記

宋穆脩河南集三卷附穆參軍遺事一卷曰照許邛林手鈔本凡詩五十六文二十後有劉清之序與四庫本同脩以古文名所作當不止此而所傳者止此許所據爲舊鈔本是卽此三卷傳本亦甚希也脩傳易學於陳摶南軒易說於祖卦傳云此聖人之深意惟穆伯長老蘇明之諸家並不達此則脩本有說易之書南軒猶及見之尹師魯從脩游傳其春秋學則脩又當有說春秋之書是脩不僅以文名而今皆不傳則其所不傳者多矣集中亳州魏武帝帳廟記提要斥其謬而刋除之論極嚴正曹操本不當有廟而記云眞宗增故廟而新之又稱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出儲緡合民之用成三帳置殿內清河公張知白也當時頗負人望其事固君相唱之脩不過爲之記述耳司馬溫公通鑑且以正統予魏北宋人議論如此不必以此病脩今仍存之以著其實 四庫本題曰穆參軍集今仍曰河南集者仍其舊也宣統二年正月沈家本跋

河南集刻既竣又得舊鈔本穆參軍集卷首題范陽祖無擇擇之編并有祖序一篇則爲朱仍老人從祖集錄出者諸文之數與祖序相符是此集實祖所編定祖少從穆學爲古文乃親炙之人而所得者僅止此則穆文之散佚者多矣祖序言明道元年終于家而蘇子美哀文則俾將還淮西道過病遂卒殆得病于道至家乃卒也祖言題曰河南穆公集而此題穆參軍集乃後人所改卷首有張穆朱記知爲石洲舊藏今取二本相校記之如左石洲藏本稱張本

目錄送人至邊塞　至許訛主從張本改凡言許訛者準此

題邊　張脫此目

卷一江南寒食誰憐北客未歸去　未歸許作歸未從張改

食魚　常趨四月期　趨張作趣

數頭餘尺質　尺張作玉按下有寶甌融膩玉句玉字複

湘鱗非吾儔　鱗許作鱒鱒無仄聲從張改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秋風九月急　秋許訛愁

寒食僧客柔脆　脆下缺一字張作情　情不合韻疑是此字

起心字

書事覺雅何負神明與上窮　窮許訛宮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　張自二首以下有其二至其十九題目許十首缺一張本爲其二今補錄於此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顏風綠裳荇蓋波青

蘩葦一漁艇翹烟雙鷺翎相攜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藉石遣勝概　石許缺從張補凡言許缺脫者準此

名教摯何由　摯張作蘩似當作蘩

野話坦無機　坦張作但

籠禽弧逐蛙　弧張作孤廣韻五忽反蛉蟹

編房櫳清染麝香枝　香枝二字許缺

宮閨紅燭促圍棋　宮張作官

故侯園池館謝來瓦礫存　朝許訛早

身前便作蛇涼計　便張作使

送人至邊塞　至許訛主

巨盜願斯都衡謝天下　衡張作衝

郊步雨晴南陌塵埃洗　許訛死

希言官舍種花化匠施劑劑　張劑下有小注刻鏤文也四字

丙寅春雨擢阻不得施　阻張作沮

贈適公上人小注師曩受國子博士　受許訛授

匪久有嵩少之志　走張作脩

聞報自崖徙霤一章聞徙擊霤衆共疑　擊張作鷁

秋浦會遇序生人所無　無許缺

逮此窮　窮下許脫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遇憂患聞因河南校語三

動足石磷磷　足許缺

小注虎每入市　市許缺

沙禽漸欲馴　漸許缺

寄眠獨嘆咽　獨許缺

泥蟠虺肆苦　虺肆若張作蛇律若按古偏旁龍蟠于泥蛇其不亦病乎

難鬬斧雷震　斧許訛金

殊驚得喪泯　泯下張有小注平字

細草染郊畛　畛下張有小注音珍二字

銅鼓野蠙蠙　蠙下張有小注于巾切三字

蕉書秀出璘　璘下張有小注音鄰二字

遠步尋芳徑　步許缺

道宮披古碣　古張作石

僧閣凭雕楯　楯下張有小注音循二字

滯迹聽魚鳥　聽許訛瞽

小注好若東　東張作偏按古偏旁東偏疑皆訛

已嘆棲遲郡　已許缺

奇才據下彬　據許訛藥
盟手放紲援　援下張有傳云涉他援衛侯之手援子
寸切又七遣切十七字
關設遵柴貝　遵許缺
宂騶司圄圄　宂許訛穴
貴顯讓顏竣　竣許訛踆
卷二答喬適書又學識其歸向　向張作嚮
上大名陳觀察書古之所謂文武之道　謂下張無空格許校云空格處文義似
格

眞帥矣　帥上張有將字
上頹州劉侍郎書仰叩君子哀矜之心　仰許訛抑
死乞江外　之張作諸
上論列郎中書前後日　度張作數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悅焉　悅張作恍
而寧態　態許訛能
別語諸將發　別許訛刑
張當字序孰賢愚焉　愚許訛遇
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上字上張不空
四人之業　之許缺
唯遵號令　唯張作如
而不及他道者　他許誤也
徙而和之　之許缺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爲祀於中夏　祀張作寺字二字
官至大府　官至大三字許缺
以獲殁於先人之舍亦已幸矣　之舍亦已四字許缺
自唐迨五代　迨許訛復
于許訛千

再議所堪　議許訛識
而請之　請許訛察
小注而請之微　微許脫
義正堂記雄逸豪偉　雄許缺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搆而納之　搆許缺
祭文既使之育育而不長　育而許訛又則張育訛育
今改正
遺事　此卷不知何人所輯兩本之文同而次序不同
今從許

河南校語　六

首條性偏少合　偏張作褊
八條小注太極　張極下有圖字
袁穆先生文予文次其　予許缺
貳郡者惡之　惡許訛聞
私點吏　點二本同疑當作黠
節使以騎　以許訛之
暮歸邊地　邊地張作過之
悲二子聯句閒曲勿自悅　悅下張有時暗命不復說六字
按閒曲句疑或作時命不復說張本注于句下上時字
當為一作二字之訛
僕僅龍鐘　僕上許缺一字張作从
弱足癖躄躠　癖張作瘚
劉序穆參軍之復古　復古二字許缺
宜陽歐陽椿　宜歐陽三字許缺椿張作樁
鄉貢進士張淡　鄉貢二字許缺淡張作談
輔仁之義　義許缺

河南校語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補編二卷

總纂姜箎

漢陽王氏

宜秋館據仁和勞季言增校刊

元獻遺文

臣等謹案元獻遺文二卷宋晏殊撰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初以神童召試賜進士出身慶歷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元獻其謚也事迹具宋史本傳東都事畧稱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作九十四卷文獻通考載臨川集三十卷紫微集一卷陳振孫云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傳此本爲

國朝康熙中蕙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餘皆詩餘殊當北宋盛時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復齋漫錄古今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話所載諸詩此本皆未收入未爲完備然殊在北宋號曰能文雖二宋之作亦資其點定如能改齋漫錄所記白雪久殘翠葆道黃頭聞守漢樓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裒輯之編僅存什一于千百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乾隆五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宋自眞仁兩朝數十年天下太平其時賢相接踵而起悉皆光明俊偉沈毅磊落之人其所樹立著與册而垂不朽歷代以來相業之盛未有能過者也而晏元獻公以齠年而受知人主歷階膴仕至於入操大政進受封國優游於省闥之間保功名以克善其終可不謂榮哉雖比別本有於字當時平仲諸君子所謂遭淵之役贊親征而退大敵當北使時正和議以尊國體定策禁中際危疑而聲色不動此數大事者若少有遜焉然遠考其畧如建言太后垂簾謁廟之所宜論張耆不可爲樞密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蓋其表表者其所以立朝亦已爲無負矣至公在眞宗時時有所問輒答奏并草封進示不泄後仁宗類爲八十卷藏於禁中又別有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亦取入祕府故均不傳於世今傳之者止牋記銘詩寥寥三四而其外之歌詞較多世之論者以爲其甚於言情不無以嫵媚爲病蓋公遇當太平無事之世旣已靖共盡職退食多暇因而間作終屬其少年蚤進而又爲其性情才致所近前後宰相如介甫美成亦有爲之者非獨公也且公爲人愼密恭儉今讀其答贊善中丞家書諄諄以節用保家爲言此豈有富貲驕淫之習足以相染於此知歌詞所作蓋以託興非其實也今取而登之比於唐之爲詩猶其初云爾公第七子叔原所爲詞附於集後以俟後之人并及焉慈谿胡亦堂二齋序

劄子

天聖上殿劄子

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能治天下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太宗皇帝嘗以邊事問御史中丞王化基化基對以治天下猶植木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郡何患不安化基之言甚簡且

要眞知治本者也且人君無職事惟辨臣下之邪正賢人君之職也然古今說者以辨邪正爲難臣竊以爲不然在人君用心何如耳作爾使人君之心是非好惡每存乎私則邪正之辨實難人君之心一循乎大公至正之道則邪正之辨何難之有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天下治方是時是非好惡無私意故也及用李林甫楊國忠馴至大亂此其心非不知林甫國忠之姦邪特便其能徇己之私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爾志必求諸非道爲人君者能不忘乎此而邪正有不辨者臣不信也

狀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壤之滋共蕃并柯而在密青文鑑作清之圖文鑑作圖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異文鑑作盛一文鑑作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皐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盡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迫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

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眾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雕宜局聲律者豔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曆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雖文鑑作圖叶旁文鑑作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與寤文鑑原作悟據文鑑改以思靦惶別本作愧無極其兩制文鑑有并字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秘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

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記

庭莎記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後文鑑作役勞於後文鑑作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披文鑑作披心隕葉弗之絶也予既悦草之蕃蕪文鑑作庶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咏間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墀東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嘉文鑑作卉難於豐美文鑑作茂非是字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盡文鑑作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楹旣之以甘井風光文鑑作四泛纖塵不驚晻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文鑑作罔不期通因乘而暉用其次區別而顯仁相適別本作隨區別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斁蔑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蓂爲馬廡東漢學舍間充圍別本改作蔬彼經濟所先而汚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于石文鑑作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文鑑作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倘與我同好庶幾不剪也庶幾不剪也

銘

几銘

小飯防饐趺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文鑑作有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書

答贊善兄家書

十一哥贊善兄十一縣君尊嫂座前殊再拜別本無殊再拜三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記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兒嫺子別本作嫺嫺等物已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況人事有何窮極盡漫錄無盡字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爲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待能改齋漫錄作在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爲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於茫然此最良圖況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爲戒也然須內外各宜儉一作約爲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定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兩亦只約豬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遊言之建節之說

皆虛傳也今邊事尙未息須當他委重任乃建節或兼見命必不于優閒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雖（漫錄作須）恬靜若非（漫錄作不）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不可（漫錄作事）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見（漫錄無見字）知恥者量力度德常優不能任者不安（漫錄作妄）當負以重媿畏重（漫錄無畏重二字）責是以終無倖（漫錄作僥）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漫錄注闕壞數字）徐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畧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漫錄此注作大字）

答中丞兄家書

殊再拜三哥廷評三嫂座前領手書深喜王事外萬福安甯此中婆婆新婦等如常寄物甚多倍煩神明骨肉不必如此四郎思晦下面三孩兒貽矩宗愿知已取在彼知令讀書否假如性不高亦令讀書學詩學禮宜親老宿有德之人所冀向後自了得一身免辱門戶也此最日夕急切事二十七甯殿直二年大段聽人言語謹卓（別本作作不曾出入兼識好慈善得作德）非力免勞人心力亦應是從有家累知惜身事兄弟且免一件憂煎因信上問希令諸子知之若能稍學好事免爲人所嗤笑成立得身父母一生放心有望矣門前不免（文獻本無免字）要令小後生輕薄不著實者來往或尋得一有年（文獻本作有年年甲）甲嚴謹門客教訓諸子甚好先少師所以常敎敎於此事重念余白饒鼎朴實嫌其餘輕薄殊日思量方知是格言也近日京師官中行公事甚多細視多是人家子弟輕事玩狎非類致之者是知小兒女尤宜親近有德遠輕薄之徒也二娘子已商量與應茂才異等秀才富弼爲親極有行止文藝三郎一面爲問看新婦婚姻事逼日日嬰心也

五言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大鈞播羣物零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爲智力遷榘矱導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日擧伊迷邦有顏原吾道誠一槩彼途鍾（原本作有）鑑（文獻本改）百端卷之入纖毫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夸

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聖原本作先據文鑑改師言

和王校勘中夏東園

東園何所樂所樂亦多一作塵事野竹亂無行幽花晚一作暗辨蜂腰細樹影密遮窻一作魚尾漪赤一作多思閒看

交可一作都忘今昔世歡言捧瑤佩願以疏麻繼

七言律

初秋宿直

絳河尾斗夜闌干禁署沈沈閉九關上帝册原本作丹據文鑑改書羣玉府仙人宮闕巨鰲山涼蟾影度秋晻薄促漏聲來夜唱閒擁鼻原本作隱據文鑑改吟多欲愁絶嚴鐘凄斷樹烏還

安昌侯

蓮勺移家近七遷魯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聲逐管絃身服儒衣司藥義日將卮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

無題

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幾日寂寥傷酒一作中酒後一番蕭瑟禁烟中甚一作索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長處處同

憶臨川舊遊

仲子幽居杳藹間廻環十畝盡林巒遊魚倒泝清泉急乳雉驚飛夕燒別本作照乾繫馬短亭乘草茁攜壺芳樹値梅酸浮生莫道今如昨曷月朋簪急此歡

詩餘

浣溪沙

閬苑瑤臺風露秋整鬟凝思捧虬籌欲歸臨別强遲留月落謾成孤枕夢酒闌空得兩眉愁此時情緒悔風流

又

三月和風滿上林牡丹妖豔値千金惱人天氣又春陰爲我轉回紅粉面粉毛刻作臉彼誤向誰分付紫檀臺作

誤心有情須礎酒杯深

又毛晉注云青杏園

又林一閣是永叔今刪去

青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著薄羅裳柳絲無力燕飛忙乍雨乍晴花自落閒愁閒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又毛晉注云向誤入南唐二主詞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

獨徘徊

又

宿酒纔醒厭玉卮水沉香冷嬾薰衣早梅先綻日邊枝　毛刻作後寒雪寂寥初散日春風悠颺欲來時小屏閒放畫簾垂

又

已是一向毛刻作年光有恨身等閒離別更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更漏子

寒毛刻作塞雁高濃毛刻作仙露滿秋入銀河清淺逢佳毛刻作好客且開眉盛年能幾時　寶箏調羅袖軟拍碎畫堂檀板須盡醉莫推辭人生足毛刻作多別離

鵲踏枝

檻菊愁烟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暗別本作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彫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鸞毛刻作素尺書無計是

山長水闊知何處

鳳銜盃

留花不住怨花飛向南園情緒依依可惜倒紅斜白日

毛刻作向彼談一枝枝經宿雨又離披　愿毛刻作凭朱檻把金卮對芳叢慟悵多時何況舊歡新恨毛刻作寵阻心期滿眼是相思

清平樂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總把千山眉黛掃未抵別愁多少　勸君緣酒金盃莫嫌絲管聲催免走烏飛不住人生幾度樓臺毛刻作三臺

又

秋光向晚小閣初開讌林葉殷紅猶未徧雨後青苔滿院　蕭娘勸我金卮慇懃更唱新詞暮去朝來老盡毛刻作即人生不飲何爲

又

春來秋去往事知何處燕子歸飛蘭泣露光景千留不住　酒闌人散忡忡毛刻作草彼談作閒堵獨倚梧桐記得去年今日依前別本作然毛刻作前黃葉西風

紅窗聽

記得香閨臨別語彼此有萬重心訴淡雲輕靄知多少　隔桃源無處　夢覺相思天欲曙依前別本作然毛刻作前是銀屏畫燭宵長歲暮此時何寄別本作計毛刻同　託鴛鴦飛去

憾庭秋

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夢回毛刻作幾回無寐樓高目斷天邊毛刻作遥雲黯只堪憔悴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誰人毛刻作人垂淚別本誰作何

少年遊

碧蓉花發去年枝雙燕欲歸飛蘭堂風軟金爐香煖新曲動簾帷家人拜上千秋毛刻作春壽深意滿瓊巵綠鬢朱顏道家粧束長似少年時

木蘭花

東風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綫旋開楊柳綠蛾眉暗折海棠紅粉面無情一去雲中雁有意歸來梁上燕有情無意且休論莫向酒盃容易散

又

池塘水綠風微暖記得玉眞初見面重頭歌韻暗錚琤琴毛刻作琴誤入破舞腰紅亂旋　玉鈎闌下香堦畔醉後不知斜日晚當時共我賞花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又

碧海無波瑤臺有路思量便合雙飛去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　綺席凝塵香閨掩露紅變小字憑誰寄毛刻作附高樓目盡欲黃昏梧葉上蕭蕭雨

殢人嬌

二月春風正是桃毛刻作楊花滿路那堪更別離情緒羅巾掩淚任粉痕霑污爭奈何毛刻作向非是千留萬留不住　玉酒頻傾翠毛刻作宿眉愁聚空腸斷寶箏絃柱人間後會又不知何處魂夢裡也須時時飛去

踏莎行

細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欄總是銷魂處日高深院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　帶緩毛刻作暖羅衣香殘蕙炷天長不禁思迢遞毛刻作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朱簾隱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

漁家傲

宿莛攢攢毛刻作金粉鬧青房暗結蜂兒小欵卻毛刻作似啼開毛刻作還似笑天與貌人間不是鉛華少　華毛刻作葉軟香清無限好風頭日腳乾催老待得玉京仙子到憑毛刻作剛向道紅顏只合長年少

又

越女採蓮江北岸輕橈短棹隨風便人貌與花相鬪

豔流水慢時時照影看粧面　蓮葉層層張綠繖蓮房個個垂金盞一把藕絲牽不斷紅日晚回頭欲去心撩亂

玉樓春　毛刻無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情三月雨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阮郎歸　毛刻無別見六一詞內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鬧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簾幙垂鞦韆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歸

蝶戀花

簾幙風輕雙語燕午醉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餘花落盡青苔院　百尺朱樓閒倚遍薄雨濃雲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歸早晚斜陽只送平波遠

又

六曲欄干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毛刻作把細別本作細箏撥瑟柱毛刻作移玉柱穿簾海燕雙飛去　滿眼遊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濃睡覺來人不

語毛刻作鶯亂語驚好夢無尋處

晏叔原詞附

臨江仙

闌草堦前初見穿鍼樓上曾逢羅裙香露玉釵風靚粧眉沁綠羞態毛刻作靨粉生紅　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終與誰同酒醒長恨錦屏空相尋夢裡路飛雨落花中

又

淺淺餘寒春半雪消蕙草初長烟迷柳岸舊池塘風吹梅蕊閉毛刻作閟雨細杏花香　月墮簷前有意毛刻作枝

頭懽意 從前虛夢高唐覺來何處放思量如今不是夢眞個到伊行

蝶戀花

卷絮風頭寒欲盡墜粉飄紅日日香成陣新酒又添宿毛刻作殘酒困今春不減前春恨 蝶去鶯飛無處問隔水高樓望斷雙魚信惱亂眉波橫一寸斜陽只與黃昏近

又

醉到毛刻作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眞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 衣上酒痕詩裡字點點行行總是淒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

又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紅毛刻作殘杏枝頭花幾許啼紅正恨清明雨 盡日沉香烟一縷宿酒醒遲惱破春情緒寄毛刻作遠信還因歸燕誤小屏風上西江路

鷓鴣天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頭月歌罷毛刻作盡桃花扇底毛刻作影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又

鬬鴨池南夜不歸酒闌紈扇有新詩雲隨碧玉歌聲轉雪繞紅裙毛刻作綃舞袖回 今感舊欲沾衣可憐人似水東西回頭滿眼淒涼事秋月春風豈得知

又

陌陌毛刻作陌上 濛濛殘絮飛杜鵑花裡杜鵑啼年年底事不歸去怨日毛刻作愁烟長爲誰 梅雨細曉風微倚樓人聽欲沾衣故園三度羣花謝何事毛刻作曼倩天涯猶未歸

生查子

金鞭毛刻作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綉被春寒夜 消息未歸來寒食梨花謝無處說相思斂翠面秋千下

南鄉子

綠水帶春毛刻作青潮水上朱欄小度毛刻作渡橋橋上女兒雙笑靨妖嬈倚着欄杆弄柳條 月夜與花朝減字偷聲按玉簫與毛刻作落柳外行人回首處蕭毛刻作瀟颯颯遶毛刻作遶若比銀河路更遙

清平樂

留人不住醉解蘭舟去一棹碧濤春水路過盡曉鶯啼處　渡頭楊柳青青枝枝葉葉離情此後錦書休寄盡樓雲雨無憑

又

西池烟罩毛刻作草何處毛刻作恨不尋芳草毛刻作早滿路落花紅不掃春色漸隨人老　遠山眉黛嬌長清歌細逐霞觴正好毛刻作在十洲殘夢水心宮殿斜陽

又

暫來還去輕似風中毛刻作頭絮縱得相逢留不住何況相逢無處　去時約畧黃昏月華却到朱門別後幾番明月素娥應是消魂

木蘭花

鞦韆院落重簾暮寂寞春閒扃綉戶毛刻作彩筆閒來題繡戶牆頭紅杏雨餘花門外綠楊風後絮　朝雲信斷知何處應作襄王春夢去桨騶認得舊遊跡毛刻作蹤嘶過畫橋東畔路

菩薩蠻

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　當筵秋水漫玉柱斜飛雁彈到斷腸時

春山眉黛低

玉樓春

一尊相遇春風裡詩好似君能作人有幾吳姬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　良辰易去如彈指金盞十分須盡意明朝三丈日高時共拚扶頭醉不起毛刻作酔扶頭

阮郎歸

殘毛刻作舊香剩作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疎　衾下毛刻作鳳冷枕中毛刻作鴛孤愁腸待酒舒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虞美人

飛花自有幽情處不向枝邊舞隨風飄蕩已堪愁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　樓中翠黛含春怨閒倚闌干見毛刻作遍遠山毛刻作自彈雙淚惜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又

曲闌千外天如水昨夜還曾倚初將明月比佳期長向月圓時候望人歸　羅衣著破前香在舊意誰教改一春離恨嬾調絃猶有兩行閒淚寶箏前

踏莎行

雪盡寒輕月斜烟重清歡猶記前時共迎風朱戶背燈開拂簷花影侵簾動　繡枕雙鴛香苞翠鳳從來往事都如夢傷心最是醉歸時眼前少個人人送

御街行　按是詞毛本不載詞綜作無名氏

霜風漸緊寒侵被　詞綜作衾聽孤雁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聲告語雁兒畧住聽我些兒事　堵兒南畔城兒裏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畔小紅樓門裏　詞綜作外梧桐雕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裡有人人無寐

六么令

日高春睡喚起嫻裝束年年落花時候慣得嬌嗔　毛刻作嗔照足學唱宮梅便好更煖銀笙逐黛娥低綠堪教人恨却似江南舊時曲　常記東樓夜雪翠幙遮紅燭還是芳酒盃中一醉光陰促可惜曾笑　毛刻作曾笑陽臺夢杳毛刻作短無計憐香玉此歡難續乞求歌罷借取歸雲畫堂宿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檢討臣徐鎰

校對監生臣蔡本俊

文

宋晏殊撰

中圖賦 宋文鑑卷二

在昔公儀身居鼎鼐念家食之貧（文鑑作憑）厚斥芳蔬之薦款（文鑑作薦蔬）粤有仲子堅辭廩祿齊卒齊（原本遺文鑑補）體於中野灌百畦而足惟二哲之高矩薦千齡之信蹟雖顯晦之非偶諒謨猷而可復豈不以崇高宅乎富貴聲教移乎風俗四民讙（文鑑作謹）舊德之業百乘鄧盈臣之畜義理愧文鑑作利）於交戰矛盾（文鑑作噬）分並鬻代

工而泊兮戒在貪競付物以能兮使其茂育斯有位之良訓乃羣倫之所屬天地閉兮賢隱匿網張兮獸伏怖炎火之焚石兮東龜之毀積甘田畝以昏作晦育蘭而擇蕙我負子戴兮終年廢勞夏葛冬裘兮匪朝是辱斯遁世之攸處詎紛華之可瀆眷子生兮曷爲幸親逢乎盛時進寬大治（文鑑作治）之責退有倘（文鑑作上）農之貴求中道於先民樂鴻鈞於聖期寓垣屋於窮僻傲林巒於蔽蔚朝青閣以風退飭雨驟兮獨歸窈茜溪蓀荔芰製凍椒桂含温蕙房入佩拯首登殽薜荔成帷昔那在垣獨楹除渴酸漿治頭舊蒲感於百陰夢蔗萌於大寒卷施心拔而不死虎槀蔓生而自懸維首牛肩之夥鵝腸鳥喙之繁紅蘤翔青丹房碧延或山經之號著或藥錄之名傳至夫松檜被徑梧

楸蔭軒江蘸凝牛餞切綠海桓渾圓石南文鑑作安蒼蔚扶
老縈纏蠶蛹筠之東美垂溪柳之三眠或後彫而秀
出或總翠以相先叢灌駢滋翻飛所據驗九扈以農
正察五鳩而民聚蠶鴈與蠶織之候布穀起耕耘之
務當陸成而鵙鴂云止麰麥秀而倉庚始鳴伯勞驚
於早寒盡旦戒乎將曙晨風不繫而逐雀斲木無聲
而食蠹鷸介立以擅澤鳥羣啾而反哺鶴匪陋於荆
棘鷄無營於鐘鼓順時律以弄吭樂天和而命侶鷰
溢溢以交賀鵲脩脩而告文鑑作吉語既鼇爵之不設在
榱巢而可俯談王道於檮子接歡歌於壤父鑿坎井

之凝冽泱清渠而灌注愚抱甕以殫力智設槔而盡
慮咸不病於夏畦各無憂於捽茹懿夫觀品彙之零
茂識元精之所存覩百嘉之穰儉明四序之無愆動
植飛潛兮得宜乃悅雨暘寒燠兮協度而蕃且復諭
名花於君子與瑤草於王孫采家臣之秋實歌上瑞
之豐年資旨蓄而御冬摛眾芳而鍊顏至若嚴客幸
臨瓦辰是遘戮掃危榭爰張宴豆蒙山騎火之茗孱
北釀花之酎或秋奕以當局或唐弓而在彀哨壺枉
矢之設傳籌稭滿之侑誠一笑兮相樂亦千金而爲
壽瀲亹臚以摛思極朋情而卜晝送歸鴻兮海壖探

經涉辰象供芸粹凝信一人之妙用非末學之能稱而況取象八分資妍小篆玉潔冰淸龍驤虎變合心手以冥運體乾坤之壯觀

辭升儲表　代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八

臣某言伏覩內降制書以臣爲皇太子者初聞中旨但集於悚兢退省孱資不遑於甯處敢陳丹赤上瀆威顏臣某中謝臣聞易象垂文戒立身之非據聖人敷化貴育物之得宜小言而大祿者猶謂冒居德薄而位尊者孰允公議而況元良之建盛典素隆震豫離明載前聞於八象星暉海潤昭茂實於兩儀必英譽之有聞則具瞻而斯協伏念臣性惟庸昧識

通毓質天庭幸依於累善蒙榮霄極豈著於盛猶疑作猷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受命紫淸集符溫若協三靈之丕佑臻萬國之同和乃眷本支荐加寵秩而自敢封淮甸胙土江吳列尹正之崇資陟盤維之峻級兩宮視膳日奉慈嚴六學傳經時親典誥喜因心而盡禮樂尊思以知新漸冀組脩用符訓導敢謂宸襟過聽綸紹忽頒將闕儲韋俾膺膺渥側聆布告增惕神魂靦眄以何施蹈冰淵而靡措蓋念邦家名器詎可以忝塵君父生成諒垂於保庇儻微恩之驟及諒

著象蒼震垂文聿崇守器之規仰協重輪之永必資盛德用贊大猷伏念臣植性迂疏秉心蒙滯萬期嘉度德立身之格言授才任能有國之通制而況明離會託層漢之靈源千載昌辰荷慶雲之洪蔭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纂承眞系茂闡丕圖泥金荐禮於蒼旻錫壤推仁於宗緒上公進秩半楚疏封俾陟上庠欽聞雅誥眷言吳會薦啟藩維漢節誕頒夏璜昭錫奉日嚴於溫淸慕時習於縑緗居業寡聞冒榮爲愧遽荷紫淸之命越升儲兩之崇風旨乍聆神魂增駭疊陳款款願賡洪私天鑒彌高綸言益厚冰淵自處彌劇於九回肺腑庶祈難逃於三瀆伏望陛下廣至仁

之茂育推妙道之善成俯降堯曦旁回禹律特收渙汗爰示於推誠翼息蹈涯庶安於庸陋由衷所極得請爲期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事文類聚遺集三宋文鑑六十三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侍文鑑作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棐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撫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圖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册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眾說既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蘊覽屬南薰之居候憫會并之增勞暫錫假甯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郤質幸此親逢敢忘瞽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竊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合文鑑作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磨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兎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祖士衡起居舍人告詞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四

勑故左原作右據集改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敏中

孫女堉朝散大夫行右司監祖集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上輕車都尉祖士衡早以儁名擢於上第工文合雅繕學宗經登册府以紬書佐地官而治賦亟升華貫綽著時才眷吾輔臣惟爾外族奄茲淪謝增用憫傷爰降寵榮及其姻屬特遷史帙無忘欽承可特授行起居舍人時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太子舍人據祖集補十五字臣晏殊行天禧四年四月日下

舉范仲淹狀范文正公年譜

臣伏以先聖御朝羣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協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欲望試其詞學奬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邱之詠

答樞密范給事書宋文鑑卷一百一十二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

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以文鑑無以字之準矣禮文鑑作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宏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屃圖萬目皇皇未知所措傷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斷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

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為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為之注解因以文鑑無以字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得文鑑無作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境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倡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不能及也今者明文鑑無末作

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寘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臧否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忭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末見執事選眾成人之美非夫操尚敦懿規模宏廓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識覺先於後恤橫目之流故文鑑作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勗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愒見分陰紬紳素之潭奧恂恂伋伋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頒文鑑作頒清廟躋大猷於羲

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屏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用澡槩靈府溫存文鑑無存字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跋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脅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膈復於閣侍

五雲觀記 茅山志五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於內朝請建道館於茅山之南麓以為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勑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二董其力役後十

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
士顒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傭工於天聖之丙
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處豪因崖巇之回抱其奥
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秘殿以嚴眞供層
閣崛起廣除環構修廊蔓衍高閎濬開庖厨有方廐
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靖洞穴表靈峰之蘊
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粢膳之給妙擇
勤士恭修秘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奚安淨衆者罔不
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淨冲虛之說歸眞返樸之教
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秘訣之敷演

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遊
集上自后辟迄於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眞宗
皇帝既偃武節事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
靈宮務輯一王之儀猶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都將
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洎鴻儒碩生內則
翊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削藁之沉密荷沃心之
賞詩借箸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分邱
蹙縮睢壤近甸恕豫嘉壇裒對成遵秘籙聿彰勤任
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啟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
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升號靈泉效祉並啟眞宇
茂昭元貺公又慮置使之任焉總集髦俊紛披載籍
擷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之典領焉分
又以混元之法有坐亡會旌笈所蘊源流實繁攸逐
盛明得用論次乃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辨正焉
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抗謬
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期之參會倘佯乎叢霄大霞之
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遊沉酣金匕
之藥間接眞士高談妙樞由是翛然有乘雲驂鸞離
人拔俗之想出沐休暇或元辰令吉特想世事虔修
淨醮壇宇嚴邃旌幡颯纚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
回淨城遑爾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
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尚宛若石交還朝秉鈞之再
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寤語細繹異於常倫及其還
山又約他日卜隣洞府首肯隆密朱生異之後數月
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
百五十萬官給不豫焉續詔自英往還臨莅之皆從
公之素志也按眞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
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至忠至

老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岩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翔天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特受虛氣復踰羣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黙契仙籙往階眞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鳴嗇乘時奮庸文武之柄尊主芘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烜赫燁燿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偓佺之徒相期於煙藹之際不其盛與其不偉與夫人恪奉治命無忘遵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槩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謂拜禮命之辱而忘其爲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歷二年歲次壬午十月晏殊記

御飛白書記　玉海卷三十四

日新盛德天縱多藝師心獨運冠世研精萬象奔馳於毫末翩然而鶱皇飛翥蜿然而虬龍蟠躍聖域之雄觀書林之具美一字於筆端三辰原作宸據玉海改　奮通清光摛染所及洪纖畢該可以迴薄裂帛臣莫能望清光原作通據玉海改　其宇宙入其胸懷風雲出乎掌握造化協其

隱顯陰陽順其卷舒發虛無之蘊而森爲眾形收雷霆之動而歸於精象非元聖之獨智孰能與於此乎

徐公文集後序　騎省集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祕閣吳正肅公嘗令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帥隴西公所作墓誌輓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連珠一首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時平德合秉鈞者續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晏殊撰

詩上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宋文鑑二十四

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醉難禁灩灩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

棋盤石徐表燃武夷志略

洞仙遺下石棋盤人到壺天靜處看十九路誰彈黑白子幾千年自帶雲寒面平可步流星勢塵淨元無舊界痕

蘇堤乾電聲中聞予嚮不知還許採樵觀

詠上竿伎石林詩話文類前集四十三

百尺竿頭裹裹身足騰跟挂事文類聚作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弔蘇哥以下西清詩話

蘇哥風味過天眞一作恐是文君以上人何日九原重作春

煎茶

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籃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酴醾辭花前

孟蘭盆老學庵筆記

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

古瓦硯詩張殿院惠硯箋三

鄴城宮殿久荒涼縹瓦隨波出禁牆誰約薛文成古硯等閒裁破碧鴛鴦

已忝玉鋒磨薛骨更持蟾淚潑雲根欲知千載淒涼意尚有昭陽夜雨痕

賦得秋雨癭奎律髓十七

點滴行雲覆苑牆飄蕭微影度迴塘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蓮葉涼野水有波增澹碧霜林無韻淫疏黃螢稀燕寂高窗暮正是西風玉漏長

春陰灝奎律髓十

十二重環閟洞房愔愔危榭俯迴塘風迷戲蝶閒無緒露裛幽花冷自香綺席醉吟銷桂酌玉臺愁作澀銀簧梅青麥綠江城路更與登高望楚鄉

送凌侍郎歸鄉事文類聚外集十曹氏歷代詩選

江南薄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使旌事文類聚作君津吏戒船東下穩縣僚負弩晝歸榮江山謝守高吟地風月朱公故里情曾預漢庭三獨坐府中誰故伴戎帆

巢父井汝州志

稟生徧堯年率性在麗厚安巢一枝上豈曰鶉居陋
頻波人洗耳曾不汚牛口諒茲耕耒暇鑿井隈林藪
含飴鼓其腹帝力與何有遂令千載外此地存遺甃
泓然遍喬木宛若棲嶼時疑之謀舊鄉人揭題牓行旅諸
瞻覩我來觀古蹟愕立徘徊久淒其望清風不獲見
師友願言掛復酌拭面洗心垢勤慕高躅感慨陳
危酒思齊胡可望庶以寬客眷夙鳳駕恨長途憑高重
回首

題東湖涵虛閣 江西詩話

水有支流樹有孫重重門巷挂朱軒三君雅望標人
傑千里澄波隔世喧西對戶庭徐孺宅北傳鐘梵給
孤園欲知嗣續無窮勝兩兩榮歸漢使轓

西垣榴花 千家詩選

山木有甘實托根清禁中歲芳搖落盡獨自向炎風

金鳳花 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三

浩露晴方浥遊蜂暖更暄只應春有意留贈予山園

九萼瓶色春霞翠 全芳備祖丹穴威儀秀氣殫作攢
作意動

題品直須名最上昂昂驤首倚朱欄

憶蘆朱欄繞白栽繁叢高下幾番開中庭雨過無人
跡猶繡深紅點綠苔

張太傅生日詩 事文類聚新集二

尤風

又

杳靄何驚目鮮妍欲蕩魂向人無限思當晝不勝繁

浩露晴方浥遊蜂暖更暄只應春有意留贈予山園

又

昔聞遊客詠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縱使許昌詩筆
健可能終古絕妍辭

又

濯錦江頭樹移根槊砌中只應春有意偏與半粧紅

和樞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

青瑣曾留眄珍叢宛未移幸分霖雨潤猶見豔陽姿
岸幘來朱檻攀條憶絳帷能令人愛樹不獨召南詩

雪中宋文鑑卷二十七作紫泥封

平臺千里渴商霖內史憂民望最深衣上六花非所
好歐間盈尺是吾心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韓吏部伯夷頌
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為七言因而記及謹用拙篇紀咏

首陽垂範遠吏部屬辭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
褒崇亘千禩精妙極雙金題詠益珍秘用昭賢彥心

次韻謝借觀五老圖　鐵網珊瑚書品

道明回詔樂清閒便向中朝脫冕冠百日秉樞登相
府千年青史表旌桓泰運正隆嫌氣熱乾剛初整畏
冰寒迺遜唱和多高致儀象霜風偉後看

留題越州石氏山齋　會稽掇英總集

書仙十閣壯儒宮靈越山川寶勢雄岫栢亞香侵几
席巖花迴影入簾櫳千秋碧鎖東南竹一水清含旦
暮風文酒雅宜頻識集謝家蘭玉有新叢

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　復齋漫錄

綢桑軒窗遠壟坡羽儔重遝下瀨星驅出飛龍
賦待三英集詩書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覩能改齋
漫錄覩作睹

風烟占上饒屬邑寄山椒仇覽同棲棘陶潛共折腰
安輿方就養黃綬豈辭遙善績青箱業興廉有漢條

金柅園新編方輿勝覽二十一

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歌滿樽
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七夕　歲時廣記二十六

雲幕無多斗柄移鵲牀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填河
漢一水還應有盡時

題鄠縣西門周襄王廟　孝肅王荊公詩箋注

人來人去市朝變山後山前煙霧凝縈帶二州河洛
水寂寥千古帝王陵

贈李陽孫　古今萬姓統譜七十二

不忍與君別憐君仁義人三年官滿後依舊一家貧

金燈花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六

簡香熏處光猶淺銀燭燒時焰不馨好向書生窗下
種免教辛苦更爇螢

草　全芳備祖後集十

春盡江南茂草深繞池衆樹作碧岑長安官舍
孤根地一寸幽芳萬里心

宋 晏 殊 撰　仁和勞格季言輯

詩下此卷之詩均見歲時雜詠

立春祀太乙

紫花一作雙節引青童一片空歌韻曉風太昊並辰
毛
授春令鸞旗應在喬雲中

華燈明滅羽衣攢翠柳蕭森矮檜寒千步回廊繞金
殿水蒼瑶佩響珊珊

上巳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即事口占三首之二

殿後花枝白間紅樓前當道絲楊風橫飛綵艦波光
曲樹廻廊手伎喧綵樓朱舫鼓聲繁游人已著農春
外倒寫朱橋一作水影中
陽

寒食東城作

玉城百五車馬繁童惟點暮紛郊原遊人得意惜光
景恣籌複樹登高軒平蕪遠水知何許眼裏人一作迢
迢空處所梨花澹艷柳絲長百計撩春作烟雨歌哄
聲中半平一作落暉瑣轡繡閣一作闥敞尚遲歸荒田鄉草
人閒事誰向伶原一作憐玄酒淚滿衣

七夕

百子池深漲綠苔九光燈迴照一作綠浮埃天孫寶駕
何年駐阿母飈輪此夜來空外粉霞和霧淨靜中珠
幌徹明開秋河不斷長相望豈獨人間事可哀

唱人間可哀之曲

中秋月

一輪霜影一作月轉庭梧此夕驩人獨向隅未必素娥
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花一作華孤

奉和聖製元日二首

夏正標吉朔堯歷載初辰柏葉清樽舉椒花綺袖陳
年芳隨律盛皇澤與時均共有華封意昇平億兆民

人正肇屆時多祜鳳歷惟新景載陽雙闕布和雲氣
郁千門獻壽玉聲長東風入律三邊靜北斗回春萬
物芳朝暖禁城頒曙藥擡紳交扑捧堯章

癸酉歲元日中書致齋感事

一葉王春拆瑞符八齋西省多香濃多年不宿金閨
署自天聖三年乙丑歲十月十四日由翰林侍講學士權密副使寄宿禁中幾八年矣
長樂鐘卻展舊編探史漢更憐高步接夔龍十思三
省無荒豫千載亨辰豈易逢

壬午歲元日雪

千門初曙散星河颯灑貂裘潤玉珂白獸樽前飛絮

早景陽鐘後落梅多無聲暗重瓊林彩有意微藏璧
沼波三殿瑞辰得嘉瑞不須庭燎夜如何

奉和聖製立春日

紫笛星回後青郊斗轉時上林鶯囀早南畝雪消遲
雲旆千祥集風條萬類滋皇情同率土黔首頌昌期
陰陽自協璇璣運和煦潛隨緹管升十二紫關魚篇
敬九重曉闕絳烟凝芳華稍變青門柳寒凍微消北
陸冰宸藻下頒羲又麗八洪民庶保年登

奉和聖製新春

斗柄東回六合春堯天歷象與時新銅壺瑞氣延疏
漏青韶祥風繞畫輪雲裏樓臺高郁郁雨中原隰碧
鱗鱗千村扶萼梅英吐百尺金絲柳帶勻秉籙調元
功有序在璿觀妙政惟醇仰瞻魏闕宣和會共識皇
恩子萬民

奉和聖製上元夜

蘭燈照夕開南闕星井飛樓拱北辰在鎬正逢全盛
日祝堯皆是太平人流風舞妙翻成字積雪歌長迥
遶塵鸞鵠寶函須曆什明良賡載想同倫

仰邑從觀燈

請且雖與下桂宮盛時爲樂與民同三千世界笙歌

裏十二都城錦繡中行漏不能分晝夜遊人無復辨
西東歸來更坐嶕嶢闕萬樂錚錚密炬紅

奉和聖製上元夜

勾芒司節令鶉火中星規廣陌消塵霧重城集宴嬉
仙韶聞玉琯寶焰列瓊枝萬國同嘉會胥庭即此時

奉和聖製上元三首

協風陽律應滿砌莢蓂新絳闕羅千衛華燈曜百輪
悠悠未央夜粲粲彼都人萬寓今無外登臺共樂春
鳳掖千門迥金缸四照然市闕通夜閙歌肆與雲連
疊鼓迷清漏遊車際曉天泛膏仍潔祀蠶麥佇登年

鶉火告中時皇州盛若茲九陽同化洽萬箱得春熙
樓月將收晚歌雲欲度遲布和周海域翻蠕遂收宜
歌吹歡娛夕衡門可屬垣九城寒漏徹三市寶燈繁

酒想稽山醉詩憨淺樂翻如容陪後乘那避八騶喧

次韻和天章范待制上元從事會靈觀

春鶯欲滿枝荷蓁從遊時旭日生華蓋靈風入羽旗
酒含瑠玉淺香度博山遲共識天顏近都忘晝漏移

丁巳上元燈夕 二首

九衢風靜燭無烟寶馬香車往復還三十二天應降

瑞盡移星斗照人間

百萬人家戶不扃管絃燈燭沸重城遊車正滿章臺陌爲報天雞莫浪鳴

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燈日

星逐綺羅沉曙一作晚色月隨絲管一作下歌舞千輪一作萬轂無尋處祇似一作是華胥一夢回

元夕

星衆寶燈連九市水流香轍度千門姮娥似有隨人意柳際花前月半昏

上元日詣昭應宮分獻凝命殿以憲職不預班

健獨歸書事

別殿香三炷斜廊酒一盃宮閒非侍從騎馬卻歸來

奉和御製中和節

正元崇吉序寶歷記良辰營室彤曦轉勾芒令祀新堯貺方告朔漢詩更宜春萬葉農畴候如膏澤頻

奉和聖製社日

天官告歷占元日淡寓祈農協盛時芟柞尚傳周室頌枌榆仍秩漢家祠三農普遂耕耘樂萬室均承雨露滋推策授人敷景化穫喜覩億年期

社日

山郡多暇日社時放更歸坐客獨成悶行塔閱清輝春風動高柳芳園掩夕扉遥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

寒食遊王氏城東園林因寄王虞部

謝墅林亭汴水濱偶攜佳客共尋春看花縱擬思君子對竹何曾問主人促席一作正逢叢日緩酡顏仍有郢醪醇胡中九列無閒暇願作新詩贈季倫

次韻和參政陳給事寒食杜門感懷二首

班班疏雨欲晴天廻避春風入醉眠新火未來絲閣靜砌苔窗樹兩依然

謝堂新句入清歌雨箔風簾有燕過未免芳辰嘆心

賞始知猶患陸才多

奉和聖製上巳日

青陽三巳日佳氣九城中洛飲傳周俗秦詩載鄭風停輸疑浮柱醑解袂泛蘭叢選勝開慈宴多歡組綬同

上巳賜宴瓊林與二府諸公遊水心

三月楊花飛似雪內園桂樹綠成陰何妨寫盡憑高意十步虹橋徹水心

咽雲簫鼓傳聲沸臨水樓臺倒影多吟繞曲欄無限

思緒風遲日滿烟波

上巳瑠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卽事口占三首之一

春留融冶日添長萬品無涯入醉鄉誰道人間泛仙境水心樓殿半斜陽

端午作

汨渚沉沉不可追楚人猶自弔湘累靈均未免爭瓊糈卻道蛟龍畏色絲

社日戲題呈任副樞

開樽幸有治聾醞把葉能無送燕章所惜司停近飲會近年二府以秋宴近不賜社宴不如村叟醉秋光

丙寅中秋詠月

玉籥秋初半冰輪歲有期苦吟含嶺久清宴下樓遲雁怯波光動蛩愁葉影危烘簾頻卷押溫酎旋凝漸皎外蟾生滴寒中桂有枝星文藏熠燿露彩見華滋苑靜疏螢逕巢空驚鶴移漸穿鴉噪幌偏鑒讀書帷濛谷徒催曉纖阿莫放虧陳王收妙舞疑待仲宣辭

次韻和王校勘中秋月

廣寒仙曙悟心期秋半梧臺木葉稀有客正吟星北共何人重賦鵲南飛光含綺席傳三雅影逗蘭房撤九微趨府逸才過鮑掾不辭終夕賞清暉

次韻和司空相公閏秋重九中書對菊

兩按儀臺峻珍叢應序黃積分廻令節伏檻賞幽芳昧谷重延律仙州剩借霜冒寒知慧苦適分得茎香漢室羣生遂虞亭萬事康與人同所樂留翫屬澄觴

九日北郡登高見寄

前日登高泛玉巵鼙銅賡唱有新辭如何偶作銷魂別又復重吟把菊詩上苑盡簪延景刻北都招轄盛官僚煩君見想懽言者可奈衡門絕貢蓁近日諫臣按賓以專國論執政奏許休務見客常日則門無車馬矣請二府罷

中秋月　虞通判徐仲謀誰縣李宗易將作監主簿袁彭同賦

二十六句內此時心賞并中分九秋夜占斷百宵明冷照蘭閨澈光含綺席清誰知滄海曲珠蚌最盈盈

九日宴集和徐通判韻

散插黃花兩佩黃粉館蓬餌酬觴初清歌咽後雲生袂妙舞翻時雪滿裾上客采香逢木蜜佳人投釣得王餘秋光留指猶三七莫向賓朋綺宴疏

次韻和史館呂相公九日偶寄　時史館充大內修葺使罷重陽宴

鳳闕千門制不奢上公精意在朝家重陽蜜餌承班詔西苑瓊樽輟泛花蕭相未央功已半漢皇宣室宴

非賒由來位極姑行樂且斷黃壚酒佈斜

八日菊是日與集賢彭秘書丞集賢王寺丞與賦此題泊酒胡一章薄暮王殿中軫見訪因亦與會

重陽夕內宿

把菊醒陶酒揚鞭入漢閨聚蚊秋未息獨鳥暮先歸世有涼暄隔人無乍昨非悠然倒館佩頻夢北山薇

九月八日游渦徐通判李簫驛楊察監丞朱從道縣尉同之

黃花夾徑疑無路紅葉臨流巧勝春前去重陽猶一日不辭傾盡蟻醪醇

閏九月九日

閏秋重九再佳辰猶見黃花裛露新更作登高亦何害恨無彭澤苦吟人

和至日北園讌集是日大傅賓命臺高已驗雲容媚日暖懸知刻漏長溪子管寒千里命蘭英浦長千里酒熟共傳觴宮曹事集神都近預拜需函慶一陽

奉和聖製冬至

吉序冤三正民時協盛成歲穰千畝實氣爽六符平

算八表歡娛四海清
習習條風拂曙來清香猶綻雪中梅層蘇酒緣鑪烟
動共戲宜城萬壽盃

內廷 四首

玉殿初晨淑氣和璧池冰解水生波龍台聖母增年
歷萬壽無疆積慶多
獻壽椒花泛涤醪迎祥一作戶朱戶帖仙桃彤庭玉殿
鑪烟起露霧卿雲瑞日高
池冰初解雪初消十二重城曉日高颯颯和風遠珠
樹千年春色在蟠桃

三百六旬初一日四時嘉序太平年霓衣絳節修眞
篆步武祥雲奉九天

東宮閣 二首

銅龍樓下早春歸三朔元辰在此時椒柏暖風浮玉
舉兩宮稱慶奉皇慈
條風發歲協初辰元圃揺疑瑶山景象新千載百靈資
介福滄溟重潤月重輪

立春又詞

御閣 四首

合月歸餘晷早春義舒相望協元辰初陽乍逐青旂
動聖壽長隨鳳歷新
三素雲中曉望時上冀軿盖綵參差丹臺自有長生
籍脣算方延億萬期
青輅迎春習習來天泉池上曉冰開珠幡已報三陽
候柏葉將陳萬壽杯
綵幡雙燕祝春宜獻壽迎祥重此時臘雪未消宮柳
碧早鶯聲在萬年枝

內廷 四首

朱戶未聞迎綵燕東郊先聞舞雲鶵羲任盛德符青
史金星千春奉聖朝
柳燧青青淑氣和冰紋初解穀文波淑風殿裏黃金
星應候稱觴獻壽多
才聞太昊行新令更祝元君望景輿白玉蟾臺資壽
歷千春鴻福此春初
雙金縷勝延嘉節五絲爲幡奉紫庭春色漸濃人未
覺玉階楊柳半青青

東宮閣 三首

青幡乍帖宜春字翠旆初迎入律風一布有元良昭大
慶問安長在紫宸中
碧燕幡長綵樹新震門璚珮慶初春邦家累善鍾儲

貳骰皎重暉在璧輪
鮫冰千片解華池神水香醪滿酃巵旭日九門凝瑞露東廂朝拜奉宸慈

御閣端午

沐浴蘭湯在此辰內園仙境物華新輕紈五綵纏金縷共祝堯年壽萬春

初垂彩丈迎新節復結香茅致百祥就日荃雲皆善祝聖人洪算與天長

獻壽競爲長命縷迎祥還佩赤靈符端門漏永晨曦上颯颯秋風遠帝梧

睢盤角黍競時宜組織風華奉紫閨海日乍昇丹禁曉文人清影照金扉

內廷 四首

百草闕餘欣令月五絲榮佩祝遐年洞房風暖垂靈鵲神沼波深競綵船

拔風別殿地無塵辟惡靈符字有神九子纏香仙醴永綺窗朱戶彩雲浮

誰共晤宸極祝千春

東宮閣二首

由來佳節最南荊一浴蘭湯萬慮清仙苑此時收百藥初收味最良玉函仍啟太清方扇裁葵葉風頻

序萬戶千門喜氣多

昇閣二首

朱邸沐蘭逢令節丹廷祝壽喜嘉辰兩宮榮養延多慶百福潛隨命縷新

織組文綃載舊儀晨朝丹扆奉天慈六齋清素來多福歲歲今辰侍燕時

御閣四首

五綵絲長繫臂初萬年芳樹影扶疏豈勞方士標神象自有眞靈衛帝居

九子梭新傳楚俗赤靈符驗出新方漢宮盡祝如天壽鵲尾鑪烟起瑞香

乍結香茅祈福壽更纏金縷貢芳新丹臺素有延生錄歲歲迎祥在此辰

仙家既有靈符衛越俗兼爲競渡舟三十六宮遞日最標靈宜獻視學通文

永綺窗朱戶彩雲浮

東宮閣二首

揚子江心鑄鑑成俗傳茲日見分明聞膳多歡奉帝廷

百藥初收味最良玉函仍啟太清方扇裁葵葉風頻度漏轉金脊日更長

跋

有采臨川以文章名位顯者晏文獻與王荊公爲最著荊公詩文流布至今幾於家有其書惟晏文獻之臨川集三十卷二府集二十五卷別集二卷北海新編六卷廬山四游詩一卷久經湮沒天壤間祇存其目而已　四庫館臣採輯大典時亦未及此祇著錄慈谿胡亦堂輯本一卷文詩各六篇餘則詩餘也其散見於各總集者均未輯錄著述之顯晦亦有幸不幸焉丁氏善本書室藏有仁和勞季言增輯原本蒐輯較多蠅頭細字朗若列眉甲寅秋月迻錄於江南圖書局屬臨川雷菊農君代爲編校成補編三卷因合胡輯付之剞劂至於勞輯之零章斷句難於編入者俟後有所輯當再編補遺焉丁巳三月鄉後學李之鼎謹跋

武溪集

常熟瞿氏藏明成化本

杜玉題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蠭疎。漢皇吳主，熟聞嘗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鼘鼘守常，不立法禁，可爲國家憂也。

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錄奏。日幾昃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塔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動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卽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況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倖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侍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祝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損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事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議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卽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爲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衞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

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聚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採河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倩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覘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裒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聞申紹秦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侵報候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贈刑部尚書謚曰襄余
公墓誌銘
治平元年六月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前知廣
州軍州事余公薨于江寧府之行舍以聞天子爲之
不視垂拱朝一日賻贈有加贈刑部尚書謚曰襄其
孤泰公明年七月二十七日葬以詴來且求誌其壙
某爲次哭之已謹序之曰余氏自閩徙於韶之曲江
會大父從大父營父慶累贈太常少卿母黃氏追封
吳郡太夫人公諱靖字安道天聖二年中進士第尉
虔州之贛縣又中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洪州
者顏引用除公右正言於是朝廷之口大議政事之
得失權臣材德之是否士大夫之賢不肖莫不盡心
而舉正也元昊爲患日久時議有金繒之賜輒首罪
稱藩將從其請而契丹聚兵燕朔曰我爲南朝皇帝
討夏人勿宥其罪朝廷謂借契丹之兵以討賊則彼
自矜功拒元昊之請絕其向順之路必也却契丹而
納元昊當得使者以成其事公亦屢言二鄙利害乃
遣公使契丹既至辨其曲直以理奪之比還契丹收
兵元昊稱臣四年知制誥史館脩撰其年再使坐習
虜語出知吉州數十年閒天下風俗以謹默自守掩
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入崇文館校三史謬誤景祐三
年充集賢校理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屢言丞相過失
貶饒州言事者畏縮不敢論列公即上疏曰古之帝
王逐諫臣終爲盛德之累仲淹宜在朝不宜遠謫坐
是落職監筠州稅尹公師魯歐陽公永叔繼之皆以
朋黨斥去某官微不得自達作詩四篇以面之一日
傳於京師故天下目爲四賢移監泰州稅又徙知英
州丁太夫人憂還朝復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慶
曆三年上念西夏亂邊官軍屢敗四方困于供億因
外無助援會朝廷命狄宣徽青將兵至公與孫公元
規實共其事智高敗走復邕州乞解官追終喪制詔
一作增置諫官四員以補聰明向之觸丞相而得罪

不允除給事中仍治舊府御史梁倩言賞不當功又遷工部侍郎選死士入特磨道生擒智高母與弟送闕下戮之充集賢院學士尋遷戶部自言久官嶺外瘴毒所侵惟陛下哀憐又移潭州青州遷吏部嘉祐五年交趾入邕界殺巡檢五人驛召公於青州上諭之曰卿孰南方事已授卿廣西體量安撫使其勿辭公至邕召交趾用事者費嘉祐詰之曰汝主世爲藩臣何敢爾耶邊民私忿相酬不知官軍誤犯之幸得自新當送首惡者歸命既而械致五人溢刑于欽州歸奏所以治蠻之狀授尚書左丞知廣州今天子即位遷工部尚書廣多奇貨南官者蓄以爲利公戒其北歸勿得持南物其俗輕揚教之禮法簡而不苛去之日百姓懷之公薨年六十五娶林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從周之女封魯郡夫人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亡伸荀太常博士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郭師愈次祕書丞孫卻州司法參軍周熊次祕書省校書郎章惇裕二尚幼男孫四人嗣恭嗣昌皆太常寺奉禮郎嗣隆嗣徽未仕女孫五人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公之在館閣居諫院某嘗同職事其斥筠州使北虜經制二廣賊盜平定交趾知廣州皆見其行也故其學術文章忠義謀畫知之最深居常謙畏寡言不敢少忤於人及論事上前分解落落詆刺大臣易於禍夫出八兵戎危難之地若在宴處何其壯哉已之無悶有爲斯其蹈夫道者也銘曰

公進於朝卓爾辭蒭任之諫諍直言警世西夏亂常冤攘洊歲翻然向內願輸信誓契丹橫議集兵幽薊單車出使安危是繫胡騎引歸羌酋受制風雲指麾天日清霽峒獠猖狂自西而東起于喪廬經制頑兇賊竄窮荒生致其毋戮之馬市腰領殊處交趾來擾再往南土呼其種豪屈之一語二廣十年恩威是宣公薨民啼其何使然返于葬作故曰終斯全我銘公墓唯信之傳

裴公余慶神道碑

裴興裴公。既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於晉以事告曰。余氏世為閨人。至武之季。逃亂於韶。自高曾以來。略述嘉懿。王傅士府君。始有移住。而裴公踐之。以大。曲江俾祖爾衣。有始興張文獻有聲於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本朝巨。蓋拿攻裴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最著。自公往登天台。正拜三品。通有嘉士。聞國卿州。以躋其南台。而為韶人榮。於裴隆。以來葬於緱氏。有詔。可謂備矣。惟是龍妖嬌首。楊於慕陵。而詔示其子孫之龍典。有辭而開焉。敢以為請。詔拿民韶州曲江人。曾祖諱從。祖諱儉。皆不仕。父諱慶。太常博士。累贈太尉。公諱挺。字安道。統武漢。韶州諸。武水在府城下。因以為號。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經略使。左少師。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色二十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刑部尚書。洽平元年。自屬刺東帥。六月從事。以疾篤於金陵。天子側然。臨視朝一日。時以素弟。贈刑部尚書。詔曰。嘉。明年七月乙酉。遷於曲江龍歸卿故茶山之原。公為人質直明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百。遷於曲江龍歸卿故茶山之原。公為人質直明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時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學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第。為籍縣尉。以書判拔萃。改大理評事。通判潭州。入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累拾慶曆之間。天下忘於久安。要習因循多決書。乃列三史。先舉諸侯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朝事相排。罷官知饒州。徙知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五復用范公。而公固之。使不敢言。公陰指之。坐貶荊州監酒稅。移使

元。相持而泣。邑人送飲州。祈於界上。公還。老人送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遷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性剛直。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恩惠。雖在兵間。十不辭一。有大集二十卷。三史判語四十卷。製辭式對偶四卷。三史判語四十卷。製辭式對偶四卷。三史判語四十卷。製辭式對偶四

而來之。迴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之有益於人明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至難。盍公歲頻則何為耶。孔子斟酌三代之禮樂垂之。頻瀾。處士也。何與于斯理耶。唐西花以救其城。救一林以求其志。不遑不暇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微顏則顏矣。峙乎睢則睢矣。語救出處惟時。夫豈苟哉。其乎知之。毋曰志裏可為也。聖人不可為也。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季冬賜進士翰林院檢討白沙陳獻章拜撰

余少師襄公武溪集序

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 周源撰

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參尚其體不一卄辛五嗜華質異好其所由来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接萃科公又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碑碣銘誌真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

不得公文為不孝不可四方龍谷鏡辭聲相聞晚節芸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遂完公倜儻負氣節以功業為已任以文章怙職罷正落落不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抹辭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秩仁宗慶曆中攬治斷英復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盍奪不顧爭抨權倖溢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機會辨方言賦詩屢庭椎少文者作丞相忌公坐習番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九六年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宅父憂變獠儂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擣十餘州公以農兵扞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起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輕兵捣番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欲復舊巢穴爾寬朝廷南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密諫汚以兵邀歸路賊兵精甚逆戰歸仁鋪我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鐵檛擊之盡殪獨其首窻窟穴兵馳其地脅特磨酋豪誅智高并擒母子以獻裁于葉街磨桂崖為文勒京觀于邕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武矣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忌官止八座不登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

為之癯咨痛惜矣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意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為序云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流自瀧来者曰武溪浈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歟予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始與曲江集並得於館閣群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恠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才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才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者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通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意莫宣卿亦已甦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領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率皆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絶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故因序余公此集而敘之初得公集手自鈔録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解官還家携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耆涂君暐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講學士瓊臺丘濬序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兵部尚書謚襄公余靖

律詩五言

送曲江知縣趙節推

射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命將久征蠻驟然數載間（掷夫七千餘人一言棄穴破）
千里啟旗開刀盾無私蓄（犒盡輸人兵器官庫）耕桑有復還（避寇之民並即歸業）
居民此休息遺惠重立山

寄題廣州田諫議順堂

退食公堂暇應無俗慮侵簾開鬱燕外吏散百花陰

海域消氛境榮途淡泊心政成先養正惠愛及民深

送僧惠勤歸鄉

舊國起歸興三江一棹輕夜吟逢月白曉渡趁潮平
楚岸雲藏寺吳宮水繞城羨師塵外去何日濯吾纓

題劉太博棲心亭

突構小侯第避權長掩關地分金穴貴人共白雲閑
野色春墻外池香暮雨間燕申忘萬慮吏隱敵簀山

送薛秀才歸鄉

半歲接高論一朝歸故園道存慙設醴（主禮不腆深愧前哲）別
易忘登山進即龜龍瑞退當江海閑無為辱俗趣碌

碌利名間

雙松在故縣

自古詠連理多為陽艷吟誰知抱高節生處亦同心
風至應交響禽棲得並陰歲寒當共守霜雪莫相侵

新息道中遇雪

寒深雪壓春去去愁傷神巢穴有歸鳥路岐無住人
遠光天共白夜色月相親獨酌不成醉自嫌名利身

次韻酬孫明復見寄

門外車塵絕樽前俗慮無輕身脫羈絆曳尾得泥塗
出處天真在炎涼物性殊寄言欽雅意相望隔江湖

送海琳遊南海

觸目盡塵累如師真不群圓明水中月去住嶺頭雲
意為乘風快名應過海聞脩然此高迹世網慢紛紛

荔香亭

虛亭何所賞為愛菓中奇氣稟南方秀生當火王時
渡淮嫌橘變經夏笑梅衰不共花爭艷殘膻冀傍枝

送容州杜秘丞

官滿一舟歸高懷俗背馳家藏唯翰墨民政在聲詩（秀氏陳生為詩言政甚詳）
氣勁秋霜並吟多夜月知賢無路薦
何以報明時

謝連州沈殿丞惠石

遺我巖巖石拜嘉賢史君何當天共補應免玉階焚

想自乘槎得知從飲羽分試將簷畔累尚帶故山雲

寄題寶峯山玩雲亭

指月猶為幻玩雲應強名遥思一雨潤能使六塵清

望岫幽人興觀空達士情何當扣禪閣高論俯軒楹

留題龍光禪刹呈周長老

尋幽逢勝地方外趣無垠雙澗流寒月千峯鎖暮雲

路盤塵境斷世係祖燈分却愧留題處猶須說見聞

送峽州推官

決科雄漢策佐郡得荆關地勝詩鋒銳兵銷掾筆閒

路岐高鳥外城郭白雲間婉畫應徐刃何人薦禰還

留題澄虛亭

湖光湛寒碧簾影拂蒼苔魚戲應同樂鷗閒亦自来

雨餘輕靄合竹外雜花開久欲留詩去慙無綺靡才

靈樹喜長老屬疾見寄次韻酬之

鳴韶山下客多病似吾身每想彌天辯誰為問疾人

泉清偏照月松瘦不知春未遂尋高論相遥一水濱

和伯恭殿丞登武江門樓懷楊叔武太保

徙倚江邊檻旌旗望處遥交情深蓼蘭風韻渴開韶

地望遥分楚州封半入吳仙科存俊望歸路約蓬壺

賦政古循良恩感著一方疲民戀冬日黠吏畏秋霜

直道經摧折公心愈激昂来鹽躬細務繩墨謹周防

屢嶺囊裝簡攀轅父老忙採詩如有詔持此續甘棠

寄題田待制廣州西園

善政偏脩舉增完池館清地含春氣早月映暮潮生

石有群星象庭際羅立舊名九曜石花多外國名異花皆舶上所来嶺北無之

與民同雅兎邀客醉蓬瀛輸墨資吟興雲泉適野情

鎮應持左蠲快欲鱠長鯨積雪藏穠閣驅川鷗識旆旌

甘棠留美蔭高倚越王城

訓和蘇夢得運使

選任逢明主休嗟尚散郎遠均天雨露全撫越封疆
早振連城價嘗陪照乘光官途更險易人事變炎涼
遽喜轓軒至同期遠俗康交情重推致民意樂舒長
況有江山助無懷節物傷鐏前且歡醉一別久相望

塞上

漢使重頒朔胡臣舊乞盟烽煙虛畫角斗絶實雕弧
虎落雲空鏁龍堆月自明祁連山更北新築受降城

送李廷評知福清縣

世閥茂儒紳甌閩寵命新縣圖遥盡海鄉樹密藏春
佚帳鴛將老登車雉已馴行聞趨召節舊政如神

子規

一叫一春殘聲聲萬古冤寂疎煙明月樹微雨落花村
易墮將乾淚能傷欲斷魂圖寃名蠻徼自東爲爾憶家園

桂源早行

聞鷄已行邁策馬更徘徊月色依山盡秋聲帶雨來
自堪悲玉璞誰復築金臺薄宦空羈束西齋長緑苔

桂源曉別秦玘河湜

迴館逢清論長亭慘別襟亡羊南北路躍馬利名心
酒市搖風幟花村鏁霧林行行俱得意結綬有知音

山館

野館蕭條晚憑軒對竹扉樹藏秋色老禽帶夕陽歸
遠岫穿雲翠金田得雨肥淵明誰送酒殘菊遶墻飛

微涼

蛟綃蟬翅薄湘簟水紋流雨送三金伏風生一葉秋
檀欒疎影亂蘋藻遠香浮飛蓋宜清夜天高掛玉鈎

晚至松門僧舍懷寄李太祝

日暮倦行役解鞍初息肩露昏臨水寺風勁欲霜天
蓼浦初聞鴈人家半在船思君正悵悵黃葉更翩翩

湘中送人

離謳方揭耳別緒已凄然草蔚湘纍浦花殘蜀魄天
岑疑晴拂漢啼竹冷滴煙後夜思君意空歌皓月篇

慧照大師

已向南宗悟尤於外學精士林傳字法僧國主詩盟
初地形容古彌天語論清因君支遁輩徒擅養鷹名

遊水南寺

雙剎聳浮雲層軒絶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
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未日堪羨白蓮人

暮春

草帶全鋪翠花房半墜紅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
堤柳綿爭撲山櫻火共烘長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

宿山觀

孤枕秋宵永山寒夢不成殘燈背窓影急雨帶溪聲
未分山中老空思日下名區區如逆旅此際若為情

和伯恭駮丞遊西蓉山寺

休澣約過從寧論隘與恭溪光染醽緑山色秀芙蓉
最秀者曰芙蓉峯乍霽千絲雨齊張萬蓋松岫孤如欲遁逕
曲似相逢共快雲霞志更尋麋鹿蹤擎披吳國紵杖
挂蜀郊笻弈布東西刹鱗差遠近峯禽喧五色聚鐘

迴六時椿與廢雖留日榮枯莫湯胷忽驚雷出地未
省雪經冬陰谷鳴歸鶴靈湫起應龍跳梁窺巢窟蟄
緇入花蜂磴滑并雞蹟巖幽半蘚封竹間泉繚繞煙
外草家茸民樂謳謠洽春和氣象濃吟多資雅興望
極動離悰有語嫵雙鷹無處羨大捕橫薙數畝斤斧不加歸来
却田晡暮鵲已重重

送岳師歸贛川

千里起歸思翛然物外身海山經處霧梅嶺到時春
藥更開新楮庭應長舊筠年衰重方術聊此送行人

謝伯恭家舁蟾硯

古硯蟾蜍滴文舁雞葉書世間爰倚伏休歎槀中虛
來詩云槀中有物為基輪

享廟詩　慶曆四年進

祼獻尊彝典時思展聖謨倚那百世祀荐愛萬邦孚
禮盛郊丘配感因霜露濡承祧光德劭謹問報仁劬
想見先猷遠恢洪介福俱明靈欽至治純嘏被歡呼

禋郊詩

函夏恢文治禋燔講禮隆物無明德薦天以至誠通
制度親祠盛威儀陟配崇戎容儼仙仗霽色照郊宮
國典書昭事神禧報屢豐端閣宣大號王澤浸無窮

仁宗皇帝挽詩二首

丕承三后績盛烈古難陪納諫書囊集談經殿閣開
御弧圓月滿宸翰舞鸞回冠劒雖歸葬英風萬祀恢
四十載居尊勤勞滌化源精禋敦孝至治布堯言
武尚包戈節刑寬解網恩遺弓初奉諱雨淚徧乾坤

古詩

遊韶石

世務常喧囂物外有真賞結友探勝槩放情諧素想
韶山南國鎮靈縱傳自巃嵸闕倚天秀一逕尋雲上
長江遠縈帶衆巒疑負襜千里眇平視萬形羅怔象

日影避崑崙鼇頭冠方丈青螺髻佛髻高群玉仙都敞霞城精燈燄桃溪春浩蕩仰攀雲漢近俯瞰神魂怳澗深溜如織巖虛動成響造化與真質妙畫胡能倣賤子生海隅逢辰厚朝奬靡成尋鼎勳甘從丘壑往驚禽戀故林困驥畏羈紲茲遊得幽深同懷樂清曠世言帝有虞朝南聲教廣丹宸卜巡幸翠華臨蒼莽簫韶曾此奏鍾石無遺像但覺薰風存倫然天籟爽姬公著治典歷代所遵仗九野莫山川萬靈通肹蠁醫閭與吳嶽半列戎夷壤四時迎氣祠循煩禮官掌況乃祝融區群物資含養來儀威鳳居樂育菁莪長膚寸起成霖崇高一方仰躋躋之佐衡霍無慙公侯拿南齋新植牡丹初冬忽開數朵愛玩不已因而感詠呈知郡中舍

嬌南足暄候秋葉不凋霜孤根自北来繡蕊忽舒張嗟爾本國艷秀色含天香淑氣入春萼園苑生輝光豪家走鈿車珠翠妍新粧貴門陳廣宴金碧開華堂惟恐風雨至不羞歌舞狂意態占韶景衆媚詘能妨今茲植荒圃空齋圖短墻節物寒蟬後林木野梅傍胡為吐奇卉特此昧温涼秖知逢日暖豈測非春陽蜂蝶不爾採壞攔啼夜螿伊予久杜門荆榛三徑荒

獨酌難成醉徙倚徙旁徨懷琴當誰彈

遊山五題

題白蓮菴 長老琳公隱之地

菴室背宴居冥心遺萬化菡萏本無染紛華共高謝夜禪衫月落晨齋庭鳥下棟閒雲氣浮池面秋香詫演法辭故棲幽蹤貢寒野蠨蛸殢此同遊預結宗雷社

題慧賢亭

虛亭遲嘉客登臨日相繼松篁夏吹寒煙霞暮江霽高興山光遠急影波聲細區區榮利途孰能舟暫時憩

贈青林庵主

佛性深如海中邊見各異道在有無間語論皆兒戲幾多名利僧妄習諸家氣貪嗔尚纏牽生癡何由離三世古今佛豈離根本智捨此覓菩提誰證菩提位吾師識自心有為皆委弃宴坐不知年了了忘言意

遊大峒山詩 并序

予嘗恨遊觀山川皆前賢所稱圖籍所著者耳未能索幽訪異與音馬迹之外得古人所遺絶境一寓其目狀其名物與好事者傳之無窮也韶之境富於山水而佛刹占勝相望於野其名聲洽于四方者無幾因閒居里舍與上饒從事子元王君擷其遺槩得大

峒焉始自州治水行七十里得月華山捨舟楫宵籃肇道樵徑又十五里乃至是山觀其旁礴聳峭夭倚天際絶頂之上千里在目日浮月沉雷驚虹斷隨方下睨晦明異墊則錐立垤無衆山蚊虻聚落不足諭其高也相與拂幽石騎脩林澗聲泠泠清入毛骨真可遺世而絶俗豈獨攄憂賞異而已耶各為詩以誌之

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庚午歲始平越為郡縣凡一千七十年至皇朝建隆元年庚申歲始有僧建刹而居之又七十九年始為什方院又二祀康定元年庚辰歲始有衣冠遊者豈天作地藏有所待哉王君暨同游本郡布衣李訪月華山羅浮達二禪師咸書名于長老習公方丈壁云

十里松檜風萬仞斗峭壁陽崖雷自奔陰壑雪猶積勢爭鬱霍雄地控楚越扼胡為千載閒名未光圖籍物乃因人彰聞人於在昔不逢巢許高箕山亦頑碧我今共遊覽道遥非俗格劇論窮古今玄談叩虛寂攀躡孤峯和雲坐幽石濯纓清泠泉留為不朽迹

留題龍潭

峭嶺盤逶迤幽泉生石罅湛淵深成深潭神龍隱其下氣昏雲霧朝光寒風雨夜絶境藏梵宮餘波沃農稼秋

態月色澄晴蛟虹影射勢非蛟室里名將鳳池亞存身此蟠蟄得時扶造化何當歲大旱移湫救函夏

送陳京迮評

曲江居嶺阨楚越封壇間去異時置冶官歲入不盈萬將漕擇材能招徠委咸箐扇熇大野烘鑿礦重罣斷閩吳荆廣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鑄畢給未酬半三監居江湄儻輦日充羨地官奏計最遂為天下冠嘗聞卜大夫名聲傳史漢素履騁脩程逸足何由絆

酬黃都官舟次近坰見寄次韻

南州若炎酷薄官淹翅雋怙然賢者心五稔若一瞬歸程江海遥永日風波進屢經溪磬險且樂帆檣順忽傳郵驛音雅什渾金振披襟許見過握蘭欣入覲衡門久索居黃陂渴餘潤覿止君子容王光窺千仞高談盡今古不獨期廉蘭相逢勿惜醉別去生蒙吝

和王子元過大庾嶺

秦皇戍五嶺茲為楚越隘尉佗去黃屋舟車通海外峭巖倚雲漢推輪日傾害賢哉張令君鐫鑿濟行邁地失千仞險途開九野泰安得時人心盡夷陰險閼

湖鄉撿旱回入南路夜宿江寺對望郭郭高城鍵夕霽遠水浮秋空此時行役心展轉如飛蓬

路入淺沙斷堪悵車轍窮豈無舟楫利枉道非所從
雖有泉石趣暫到徒忽忽兒啼不入門敢辭身狥公夢
歸身未歸薄官真池籠披衣復起坐驚鴻鳴西風

送林秀才南歸

紅塵倦客遊綵衣歸故山漂漂朔風勁携手江之干
江聲萬雷震帆影孤鴻翻脩途南盡海氷雪凄人肝
不但川陸險所思在承顏親膳足甘滑家居富林泉
懷安實敗名無為樂丘園好爵縻英賢早舊冲天翰

松門守風

彭蠡古来險湯湯貫侯衛源長雲共浮望極天無際
傳聞五月交兹時一陰至颶風生海隅餘力千里噎
萬竅爭怒號驚濤得狂勢涌恐楚山拔聲疑夏雷沸
妖蜃吐濃煙層臺誇壯麗奔雷鳴大車連鼓聲粗厲
豈誠陰陽爭長憂天地閉孤舟一葉輕飄如弃在綴所
以泝沿人未嘗貪既濟逆猶上坂九順比飛鴻翅直
待淨雲収乾坤廓然霽湖光百里平波色連天翠然
後榜蘭撓以避蛟龍害進退并逢留克保無祇悔我
頑脩身着體此操舟能動靜惟時幾畏慎存纖芥跬
足雖平坦盡心防曖昧長如履險終身不危殆

夏日江行

解組趨宸闕扁舟泛江練健艫順水濶煙難收雨昏風易轉曲浦逼留多脩程夢魂倦
舟子怯風波終朝股交戰預憂雷電驚先喜虹蜺斷
安知農夫望只顧行人便愚儒有所思自愧心如面
追惟亡異才承恩得為縣盤錯非所長耕桑當勉勸
十日愆一雨災恐延農畔靡麥幣與牲群望走之徧
山川未應誠蕪晨不敢飯霈然得嘉澍荷天知免譴
何以迅流間遽遂庸夫變江淮罹民荐饑饉糠粞未充膳
粢盛苟無害豈將風雨怨玉燭長均調寸進真君頤

過大孤山

有形天地分設險山河壯孤山鎮南服峩峩楚之望
中立亡所倚屹然恠其狀石麥入春空翠柱揩秋浪
片時起雲痕萬頃排霜杖憶氣專吸呼橫流以滇漲
行人多躁進那解明得喪不顧風濤險半就江魚葬
挂席經典旁往往乞靈貺遂因孤獨名塑立輕盈像
綽約姑射姿夢魂巫峽想如何方面祠終古承其妄
五岳視三公降殺不過兩不然為子男何以通祀享
四氣均分風條融各有掌避其　怒勢亦可利攸往
亭育天地恩馮馮險巇　正直畏神德非名奚獨饗
不使悔吝侵焉幾忠信仗在人不在神勿為虛稽顙

觀釣

趨塵寒浦波挂子秋空月煙濕釣綸輕雨濺苔磯滑
健鯉吞香餌錦文紅鯫鯫將為沸鼎遊執勢窮猶眴沫
檣順閑帳望江湖晴蕩漾舊髩亂就其深族類能相忘
胡為貪一餌委身力机上寄言洗耳翁逃名真可尚

讀車千秋傳

漢武好迂誕江充專陰賊引對大臺宮君臣自相得
世亂讒人勝姦謀多造飾元良天下本掘蠱遭焚惑
春坊一動搖前星冷無色忍為扶蘇誅掘節儲君側
屈氂亡廟謀轉戰同昏蝕臣心無以明野死不容息

詠史

王氏席世寵垂組貂朱輪五侯同日拜四塞黃霧昏
妖氣徒勃勃爵王各終身富貴若在天禍淫真謬云
寄韶石長老求栢栽
森然桃李陰當春皆手植更求青青枝要見歲寒色

寄鄧秀才求桃枝接頭

自慚閑索居豈貪顏色盛愛渠真不言可以通三徑

和王子元中秋會飲

混元詖霽四氣平西商之氣爽且輕望舒按轡出東
海孤輪鄧水碾太清碧落坦夷輪不停銀河浩蕩波
無聲千家萬家調管絃唯恐遊氛翳至明秋深夜永
景澄霽老兎不死穴青冥世間榮謝易反掌得意難
與良晨并我謫閑官歸故里君承新渥来江城相逢
並座叙離闊把酒共見圓蟾生嫦娥耐間不肯嫁破
鑑再合光焕焕白露下零群動息浮雲一開萬目傾
師本談空人浮雲無去住未出輪囷身歸心應有悟
臨岐索贈言愧乏雕章句願達採詩官當令不孝懼

山寺獨宿

柴車走縣封窮途秋耿耿急雨帶溪聲殘燈背牕影
驅馳下士身喪涼旅人景山寒夢不成愁多知夜永

但知吟嘆鷓前樂勿問區區時世情高人洗耳讓天下士紛臂爭杯羨賢愚相遠九牛毛寵辱去就何足驚醉鄉無關好遊處勞生萬慮徒營營

代贈

幽房寂寞時香散輕往衣可憐夜永不成寐苦恨春殘猶未歸歸來一見伸脩眉寶桂新聲逐調移多少相思說不盡淚滿玉壺著自知

送温陵莊君崇班赴長樂都尉

新命升鴻序辦嚴辭浚都去乘關吏傳歸搖戍符雲關逢鄉樹風和見海梅南枝羨君樂遣我憶尊罍

留題許國博申申堂

宴居瀟洒一齋寬每到高談暮忘還境勝自容巢鷺
託時清誰顧臥龍閑橋前水石紛華外窓下琴書寂寞
間蕪濟未成歸有地羨君因此轉思山

送淩屯田知和州

粉署仙郎守一麾都門別岸柳依依定知春雨隨車
至且喜秋風破浪歸仁政便當聞虎渡治聲猶在隔
牛磯君前宰縣蕪湖儂今亦艱懷章請假道尚應鱸正肥

送任祕丞知長興縣

聰文通識氣飄飄二十年來困下僚吾道本將忠許
國世途休歎老登朝囊裝冷落堆青簡衙署幽深枕
畫橋預想吳人蒙美化海鷗桑雉共逍遥

迴鴈

暗隨春力起冥冥微物寧知造化情律變漸逢冰雪
解風和應助羽毛輕塞雲空闊歸猶遠魚網稀疎意
尚驚不學鷹鸇因肉餌背人颺去恣飛鳴

謹吟五十六字攀送仲求赴贛丞之任贛川

窮惟嚴君國博掛冠歸閑而仲求兄弟為

鄰部守倅其榮至矣誠欲賦述詞不逮意
一門三組序西雝又見雙旌並訓農三釜親庭交禄
養夾河子舍接鄰封酒闌風雪催行色吟際江山助
筆鋒我亦思親求郡綏東湖南浦好過從

和王子元同歸曲江有感

年少登科今白頭不才多病分歸休深恩未報雲天
施弱質易驚蒲柳秋進退無機常蹭蹬窮通知命自
夷猶相逢莫問市朝事緑水青山是勝遊

齋中芍藥與千葉御米花對發招伯恭飲

嶺南卉木少珎奇且喜逢春具數枝百禄大来唯酒
美一年全盛是花時芳心未吐蜂先到秀色如凝露
暗滋猶倚闌干恐虚過可能毎顧習家池

賀運使學士分散僚人

狂僚數載擾湘東多謝招降息戰攻千里山川還漢
界萬人戈甲卷秋風牛羊野放狼心伏鷹犬閒眠兎
穴空不獨事寧論爵賞須知全活有陰功

聞樂駕部度嶺因寄

又接賢規見雋縄還朝猶聽頌聲騰安民慮遠疆封
靜祐計司次第富國材高郤藏增
在州境君拒而不留民乃安堵宣
君二歲市銅入百萬斤銀二
十萬兩一歲鑄錢二千萬貫野老賡歌除横斂三
溪塩場

并草堂量子歲出錢千緡以供過人君皆罷之侍臣交表薦殊能近聞侍從諸公累表嶺之事制君行之則清汚可分

同黃掌遊寶林精舍書祐長老壁

浮生萬慮日營營同訪禪居耳目醒尋勝已窮煙霧外談空應有鬼神聽松筠不變春長在風雨無時地本靈便擬搆庵來結社莫嫌頻此扣巖扃

恩守嶺上謝和叔見寄次韻

六載心閑類死灰豈期朝獎念麤材鳳咮君命從天降鵲喜鄰音度嶺來恩重乍驚三采綬使專仍詠一枝梅切磋甫得依賢檢疾惡剛腸愈不回

寄題宋職方翠樓

層樓幽趣稱登臨望遠憑高豁素襟棊酒等閑忘世慮溪山最樂是家林松聲帶雨千峰外潭影涵虛落照深此景為君珍賞甚起予歸興欲抽簪

訓蕭閣副惠末利花栽

素艷南方獨出群只應瓊樹是前身自緣香極宜晨露勿謂開遲怨晚春欄檻故將賓鵜近丹青重整畫圖新移根得地無華齋從此飛觴不獻頻

先賞牡丹寄提刑考功

路斜江水對前滘髣髴越甌新試雪交加一槍試焙春尤早三盞搜腸句更加多謝彩牋餘貺雅貺想資詩筆思無涯

和王子元重陽日千善寺會飲

人生聚散苦難期且喜清遊酒滿巵秋徑却逢黃菊日春風休惜落花時仙翁有識應須避楚客多悲亦強為好景莫教容易過醉吟何必遠疎籬

無擇啓伏覩

舍人尊兄新創西園輒成拙句用伸紀獻

祖無擇 皇恐上

臺閣清風正凜然歸休車騎曲江邊及親已具三牲
養負郭新添二頃田兼子長年榮采服衛公雅意樂
平泉官閑道在心無悶惟惜光陰事簡編

謝祖太博見訪西園

初聞結四訪幽齋拂曙呼僮掃綠苔方愧蓬蒿開徑
晚已驚駟駿過江來林間載酒情偏厚門外回舟事
可哈交態于今易離合感君敦舊重徘徊

無擇啓伏蒙

舍人尊兄許借山居要術因成長句以請

之祖　無擇　皇恐上

張衡已作歸田賦汜勝仍脩種樹書願借山居精要
術欲將高落菖蒲廬

答祖太博借山居要術

經濟諒周當世務收藏敢祕老農書相逢莫羨山居
好歸去蓬山有直廬

送張知京知安肅軍

賜戟銜恩出斗城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
節舊應衣烏近極星寂子成吳長緩帶單于歸漢已
空庭圯橋自得家傳策不問人間太白經

送劉學士知衡州

朱轓新命漢諸侯地枕荊湘占上游醽淥水聲侵古
堞祝鼇峯色入晴樓畫垂三組鄉杉過春擁雙旌嶽
寺遊番直星垣歸緩步謫仙通籍著瀟州

送黃秘校南劒州司法

早年援筆氣飄飄尚屈區區補郡寮苦緣去平三尺
法急賢期赴一封軺舟衝柳市吟春晝帆卷江風宿
暮潮及著兼衣過鄉梓循陔多羨撫蘭茗

送蘇祠部通判洪州

天家頓網極詳延果見鴻風頌得賢庭拜外官聊試
治史分新策入編年江淹賦筆雖傷別郭泰歸舟只
恐仙南國勿思終計最蓬立番直即和鉛

和胡學士館中庭樹

仙材封植九重深葩葩何年別故林曉色半籠青瑣
闥春光長在玉山岑靜臨高閣鬱密陰休羨井梧能
待鳳凌霜堅守歲寒心

送楊學士益州路轉運

芝函新命直仙蓬又見岷山叱馭忠王佩曉班辭日
下木牛秋粟轉褒中花時井邑蚕叢富徼外人家找
道通奇技刺文頻詔約此行應更變民風

思壽陽富居高氏園亭

嘗借芳園石友家幽棲無復羨紛華故扉氣爽雲生棟卷箔香微露泫花桂向淮山分月魄桃從秦洞得仙葩別来追想清閒境悔襆方中走棧車

和遂卿張學士暑夕

危坐空齋暝色低三金才伏火將西煙濛細草流螢度月上疎林倦鵲棲銓葛野裳交羽扇桔槔隣圃蠨蛸笑班姬謾傷懷

送舒太博通判眉州

通守方忻再命新東風疎雨拂行塵封彊遠入魚鳧國岐路正逢蠶市春彭岫曉嵐迎畫隼錦江晴綠照朱輪歸期不待更書至舊有清名在搢紳

送鄧秘丞知德安縣

里閈俊游心久降越臺成政俗敦龐香爐山下重為縣閣闓風高還度江且喜恩威長及物莫嫌功業未經邦公齋更近淵明宅寄傲情應卧北窗

送張屯田通判益州

數載關中聞美名可憐隨調却西征天臺晚帳令香別棧閣秋霖叱馭行杜曲尚逢樽酒樂田溪應望白雲生相期勉力宣新政惻耳民謠起少城

送蓋大博通判定州都部署奏請

墨詔慇懃擢俊賢精求毗佐四方聯封疆謹守盧奴塞旌旆仍親上將壇衰草帶霜秋馬健黃雲遮日暮城寒鴈南趙北邊之要旅拒憑君一策安

吊王子野待制

赤墀趨步近相陪邸吏俄傳遠訃来方冀君心辨忠義豈知天意奪賢材堪傷棣萼同時葬開與浙東兄同日襄事空想銘旌此日回謫宦無緣親漬酒江邊長慟獨徘徊

竊聞

集賢侍郎政成公暇時出游覽因念青社境物之勝長句四韻奉寄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定州路安撫使兼知定州龐籍

上

政報公餘稍推懷兩城煙樹畫樓臺波通龍口春戲盛齡酬廣圃雲入山門眺望開（缺一字）頤山一雲門園館有詩書命筆海邦無寇破蠻才當時不俟交符印恨失嵐亭展讌壘

到塞後有懷青社詩今録呈

初到營陵春始回泱泱風物接梧臺魚鹽利重通閩盛竽瑟聲和讌席開天際屬雲連儋色海中霾藥慕

仙才早知未許身閑去悔捨堯山石澗来 並青州遊賞最勝處
靖啓伏蒙
觀文相公以靖忝承善政特寄嘉篇謹依
嚴韻和訓
幸奉前規盡所懷閑身吏隱裕春臺山迴翠幌憑欄
見花簇紅房遠郭開 青州郡名南城縣牡丹洛下有盛
思美化續貂孤迹愧非才甫河舊事依然在樊飲杯
盤耻盡壘
次韻奉和到塞下有懷青社之作
十二山河壯東夏黃霧當日建行臺封陲自此赭衣
盡黌校于今縫帳開 相公重興學府馬貢海遂成安堵俗
濟川元是代天才着明鞭樂歸閭趣膚騰巖廊倏再
来
和運使張學士惠詩
澄清數路擁輕軒列郡欽瞻已歷年談劇乍欣傾蓋
日酒深因惜落花天偶迴風鑒憐孤拙能聚星文愧
昔賢明旦吏迎山驛去不須容易到鐏前
和運使王職方
九日賞池會上訓
雅集高談思豁然鄭山依約對疎煙江城泛菊逢佳
節禁苑聞韶憶去年 去歲九日適在關下
又厭風波驚世路且
同樽潤醉涼天今来古往情何異弄水亭邊贐畫船
和董職方見賀誕子詩
天幸依仁守列藩佳篇為貺荷謙尊固斬衰靡靳無勲
閥且喜桑弧有子孫豈比芳蘭庭下秀預知苦李道
傍繁自臨庶獄虞陰譴敢望高開納駟門
和董職方見示初到番禺詩
五方殊俗古難并千載猶存故越城今子城又東有故
客聽潮鷄迷早夜 三更潮上即鷄鳴人瞻颶母識陰晴 颶風至欲
西黑雲起謂之颶母波濤洶湧天邊闊犀象斕斑島嶼
不才當重寄惟憂南畝廢農耕
題庾嶺三亭詩
叱馭樓
山巔層構與雲平賢者新題叱馭名為要澄清歸治
道不辭艱險表忠誠南枝初見梅林秀九折遥思劒
棧橫若使當時嬾遠宦海隅何得有歡聲
來鴈亭
南方舊說無燕鴈歲亭嚴凝亦暫来天外每隨寒雨
過春前先逐暖風回人稀弋射矰休避 嶺南射生者少俗厭
魚餐網莫猜況是弟兄封境接登臨因此幾徘徊
通越亭

行盡章江度水濱甫喻梅嶺
聖海外占風九譯人嶠嶺古來稍絶徼梯山從此識
通津蔡學士第兄新幽嶺略相接與琛棄書無歲徒說周朝
白雉馴

靜臺

江城吏隱敞朱扉旋築高臺對翠微景對雲山詩
筆健政移風俗訟簡稀郡將塵慮千方寸但覺仙蹤
在四圍花木陰森魚鳥樂暫來猶擬便忘機

贛石

萬堆頑碧聳嶕嶢壅遏江流氣勢驕鐵馬陣橫秋戰
苦水羣軍亂夜聲鼙鼓梁謾記莊蕃嶮灩瀕休誇蜀
道遥怒激波聲猶可避中傷榮路不相饒

落花

小園料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
障馬嵬徒見舊香囊鳥來似結啼鸞怨蝶散應知夢
雨狂清賞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

遊應聖宮

驅羸遠遠出嚴闉雲構祠宮絶世塵伴鶴不知龜甲
千劫山多見藥君臣雨昏仙穴丹砂井雲映樓居玉
洞人只待策勳書竹帛抽簪來此卜比隣

西山

萬壑千巖鬪物華檜節閑訪道生涯一壇星斗脩真
館數里雲煙斷藥家魚戲竹溪寒影碎略穿松塢翠
陰斜挑源自有神仙宅未信明河八月槎

和錢學士見謝新栽竹

碧池深院斷蕃音誰吹山前共得來高節最宜和雪
看虛心莫把夾挑栽膚清似玉休移石骨瘦成龍不
待雷若使青霄逢此地也應同喜育良材

賀孫抗員外春晝端居

萬事皆從適意休何須快馬騁長楸高人誰吹嗚哇
地當世神仙笑聲樓臺到捲簾如舊分花開逢雨最
閑愁僧來更學嘗茶訣白乳槍旗帶露妝

許申工部招九華許亮山人因有和贈

聞說方平鎮往來碧衣曾見立徘徊中真久待羣君
會密信頻教鶴使催玉斧祖風應共繼瓊酥寘謝更
誰陪

南岳夫人傳云夫人謂王子喬嫂酬綠酒西山五色從茲得脫略浮
名薄似埃

謝孫抗員外惠酒

白衣遠遠到江樓報道携壺助勝遊醉眼便堪終日
富離腸先破一春愁梅梢指嫩開猶晚雪片當風舞

末休此景滿肠方得意不須千釀敵封侯
馬當呼鷗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昔年曾泛馬當灣園飯喚鷗箬楫間今日江頭飛不下
應知人世足機關
冬月拍青臺子有感
雪霜不到海山隅隨分園蔬助歡餔萬物無情來賤
長泰皇何事枉坑儒
謝伯恭重陽惠酒
早霜新菊謾盛襲寇過人家空酒尼俗重老酒去冬盜入州境居人
多謝使君憐病廢免教寂寞倚東籬
奉逆今歲絕無舊醞
丹簡伯恭
十載京華九日期帝家園苑醉金巵今朝郭外尋僧
話坐聽寒泉遶竹籬
謝送篆文屏風因次來韻
一局聊將萬境祛非同得兎守枯株北窓枕畔添奇
物却想淵明舊日無
答伯恭招基
雖知坐隱妙通仙國手那能得萬全對面機關難測
度臨危一著謾爭先
端午日事

江上何人弔屈平但聞風俗彩舟輕空齋無事向兒
戲學繫朱絲辟五兵
端午日寄酒屐回都官
龍舟爭快楚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
酊古今嫌見獨醒人
謝邕倅王寺丞惠韓柳碑文
南方異產是珠璣意以興謡不及聞一見知君清白
節篋中唯貯色絲文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
大夫將遊是山則先日羣翔寺僧以是為
候某庚辰歲謫官來遊將至之夕兹雀亦
集感之成詠云
五方純色儼衣冠（尤可愛者朱藍正色若朝服焉）
多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寄龔長老
三徑荊榛盡力開千株桃李手新栽慇懃莫惟尋嘉
樹又喜春風過嶺來
曲江津亭謁華嚴長老見所賜御書因成
二韻

數年不侍玉爐傍夢斷千山隔帝鄉今日見師堪下
淚御書開卷帶天香

重遊英州碧落洞

幽景前賢恨到難泉聲清淺出巖間區區宦路重來
此性癖征鑾厭俗塵世難逢特地閒

感舊

醉吟曾共倚江樓穠艷清香萬柄秋蕩子月歸時已
暮暮鴻驚散水悠悠

送靈谷山人工相

萬樹秋風一路蟬渡頭重解木蘭船自慙感激之類非奇
骨擬問清朝躍馬年

武溪集卷第二

工部尚書兗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
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駕部詩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魯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寶珪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宋太博左川雜撰序
宋職方憂餘集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得明良賡載書于帝典又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亶父鄭瞿之業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為聲詩薦于郊廟被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没而王迹衰幽厲作而風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明察風俗道和暢洩憤怒不獨諷詠而已迨夫五言之興時更漢魏而作者衆矣大抵哀樂之所感情性之所發雖丹素相攻華實異好其有樂乎高古縱步驟局聲病拘偶儷為體不同同歸比興前

哲論之詳矣其昇居嶺服北來交阯殆絕和叔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原通守至廬陵典城七八年間凡得千首觀其勵精篇翰記情諷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一物亡虛閒覽其間蒲輔大臣之美績遺義良朋之榮問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無憤不寫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固當遠敵曹劉高揖顏謝兼沈宋之新律跨李杜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取譬引類發於胷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斫材手胥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於詩其深矣乎世謂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蘊寫懷辛之景象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也和叔自開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入御史府屬莫徭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遇譖失職守景陵再謫倅漢陰數年徙汚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其緜歷周旋萬里間遭風塞草隴雲江月淒切羈孤無不經涉其為窮亦多矣今天子憂勤求治四海無波羞我仡順祥應臻集既已脩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升中岱宗告成天地而窘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當於此時扈從法駕褒賛帝功紀朱草赤鳳之瑞賦我將

時邁之什歌於圜壇薦於太室與古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摠序

古之賢士大夫尚冲退而輕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敦止足遠奔競激貪冒勵風俗也隴西李氏奕世清德某守廬陵目今致政駕部嘗必詩序一編見寄乃朝賢贈行之為也首則先正尚書必逢亡佐著辭榮就養次則令元貳鄉以霜臺獨坐避權請郡末則傳政駕曹以春宮屬僚解組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掛冠勇退故三朝夙德二府名臣臺閣清賢搢紳儒

望率用揄揚高趣詞詠素風或詩或序其美行色又其豫章所居構閣東湖之涘不雜囂滓有雲泉之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而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掇序錄之以為子孫之藏適會某負謗去官不克從命越十稔矣今茲駕部文洎令子比部司門二君悉以書見貽復叙前意且司門之書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一石今欲合而傳之且寻兄弟執先妣之喪已終矣兄當慮侻還臺定乞便官奉養旦夕侍立未嘗暫不議及此況老父十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文不可靳也某伏自惟

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昉故翰林宋公白故宮保
晁公迥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晏公殊皆有
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鄙拙乃益其重耶幸
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動如是雖久廢筆硯敢怠於詞
哉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龜襲紫者多矣至於
習守退靜脫去榮利並踵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式
故直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二首
列之于石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
一十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還據邕州王師數萬
討之明年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邕凡民之供役運
糧餉完城壘未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詔以田曹
副郎蘇君夢得充廣南西路轉運使轉運職緩於期
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斂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
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資叙進擬數人上懲其苛細
並却之及見夢得姓名遽可其奏夢得正直自守上
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録見徙乃知吾君之愛撫遠民
不獨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弼詣元老叙朝
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詠賓客王公當世宿儒龍
圖包公莊朝清德殿丞王君後來文傑並總其作以
寵斯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諸公篇什為示故直
叙所聞以刊于石

曾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騁為雄傑僕常患
靈均負才矜己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恚憤不能自
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詠前賢遺懿當代絶境未
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
時之用捨累其心真吾所尚哉遂題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裾帔日撒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宴見而款談
者固少矣来以誠接去以言贈又加鮮焉名高方外
無忝延譽僅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遊方而歸
主盟禪席得之嶽麓珪師焉昔遊雲水名動京師息
以南還逾十稔矣一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令之
名賢因其言旋繼成雅詠師皆模其墨跡勒之翠琰
鸞鵠交翥金石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延譽者

也窺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跽請進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于庠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絶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為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繇爻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貫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故題而序之

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

移刺瓊管途緜曲江因出文藁四編示其一曰劒池編次曰龜城集次曰尤川雜撰次曰永平録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曰劒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大理丞王君子元各為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一篇累吾執其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年矣宦途蹉跌連蹇江嶺之間雖復勝口費詞揄揚藻歎不為當時所信矣益其重輕弋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亦君尚聲律

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攸懷或因簿領之煩或眈燕私之樂迺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攻文史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鉞錢一議忤於守臣而險人協心卒成讒毀可慎也已大史公曰人意有所欝結不得通於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乘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素蘊繫乎達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爲範言之後世以爲稽詞章之作寄謀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蓧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爲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爲君之集序其言文之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獠干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爲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曲江守移倅廣西漕車明年蠻事平息得還郡治劇談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

集命曰憂餘索序於某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哀思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遠壙墓去几筵馳壇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及齋文清詞而已後世之指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鼓橐籥禽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絶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

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絶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賓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瓊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三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通州海門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慶則各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望舶之驩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子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日入而平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迺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某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絶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奪擻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逾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駿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仕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豈少哉迺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蓋所以知君之義增我媿耳又其告歸以詩為送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

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
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三統論
正瑞論
姚璹論
禘郊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愚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焉遷列之爲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遂古聖人迭興真淳不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斲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氏也逮及三皇顓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譽則其名也帝堯帝舜亦其名也帝摯稱高辛氏堯帝稱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譽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爲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譽摯堯舜皆名也頊正也譽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

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嘗音酬酒者有之羌禽胄色者有之飾非慢諫者有之部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書易名之典爲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遡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陶群臣舉善之初羣隆試難之善未顯宜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側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爲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

繹禮烏有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爲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諦事神諦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爲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華夫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遷紹於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勳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欒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倿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諧而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絶矣舉其大槩何啻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會不爲靈若屬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歟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濂祖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繼世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圄圉空虛寓內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尊之爲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

下哀痛之詔進筦榷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也代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衆并天下若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秦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辟在岐雍諸侯以夷狄

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勳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弃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爲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賢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祏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甲矣孝公增脩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蘗公子來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睨釋矯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復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譎邪胡亥殘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攄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稔用商鞅而覇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務爲有起前捐驚撻其兵攘魏雕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甌秦人困盧并之廢王待我乎闕父子薄墓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棄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後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之紀以滋國紀隳突令滋國紀隳突紀勒銘徧海內戮誹謗禁偶語刑繁令網既隳四國不急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湯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徼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璽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

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劉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讀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録而扳胡亥小人在位兵猶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屋嗸嗸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禄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絶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横流不已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民貧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欲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惟嫡之親也許史丁傅之家印纍纍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權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姦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絶張禹師丹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若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民貧墊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賞謀臣疇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爲胙土錫壤不後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胄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刻秦制封宗子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輻湊彭英盧身陷葅醢緜世史學罔不稱論咸曰高帝之賞也地廣力疆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謂高祖之策爲非而光武之謀爲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勳誅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

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者莞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呑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爲敵當此之時叛王騎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陛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況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隣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強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 前除凶醜以順

制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馭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勳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然必若羨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爲天下法動爲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爲史之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

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惟可不謂昏且亂乎
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
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凰平
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
書日食地震山隕星隕蝝生鸜飛之變者非廣乎異
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
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
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洧水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
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徵吉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輪
惟諜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美雄之
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任陽春怒如雷
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
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
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
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
録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議秉鈞之臣討謨
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
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
刊脩矣疇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
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
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
國政要何由知之緐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
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
謂之實録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
為已誣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
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
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
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
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

姚疇論

得無懼乎

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冀史之畏我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日諫執諍咸莫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執邪執正執則史官失職莫甚如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商鞅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執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崇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錐仲尼之說亦無聞焉

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通推以爲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雖攝提古之爲君因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建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酬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善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寖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今出諸己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變又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朝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書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

上古书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曆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曆而符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覩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孟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

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可行於帝王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孔頴達之徒復引爲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太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爲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遞王

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締書以釋經義太微亦爲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爲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爲圜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爲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

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梯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遠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筮周頌又云大祫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筮商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楯孰為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記上

大宋平蠻碑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海州社稷壇記
同遊泐溪石室記　韶亭記
湧泉亭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韶州貢水館記　韶州新脩衙記
大宋平蠻碑　韶州新脩州衙記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戭寒卉服罔不率俾粵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邑州陷其郛賊雲衣冠驅虜稚艾遂沿瀨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倏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諸將階張忠素號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逼連賀毀昭賓再穴千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為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韙之遂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舊鎮騎兵荊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后人知賞罰矣兵將股慄感恩用命是月已來引師至邕城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

先鋒以捷之公憑高望揚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于道路偽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其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擾邕也囊者輟耕商旅輸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召之才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棄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

父爲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數悸懊以
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
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下署
之其主謀者黃師密儂廷俊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
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劋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遁
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
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
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眞自有體哉二月甲
戌改乘輿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
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

崖石以書其勳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矗茲枉寇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猺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郡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兇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材滙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關　實惟天誘　來迓于郊　奄喪群醜
得駐兵傳城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
能下乃遶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千邕九害將

佐三十餘員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
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爲之旰食樞密副
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頗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
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
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
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
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
千二百餘人僞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

當我鋒鏑　易如拉朽　僭補僞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劋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曰巢以逋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推邕邑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唇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峙　疾民蟲蟲　鳥鼠獸跂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緊公之材

人死于陣賊首儂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
城俾供奉官賈棠就戰場斂賊尸而殣之爲塚于歸
仁之南又遣郴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
擒而戮及奔而踣踐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
爲一塚瘞之于城之北二月有詔即其築爲京觀乃
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煩　窺茲無備　乘虛襲忿
逐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矢勠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揆節屬鞬　極隆綏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責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于嗟群醜　狃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如膏于原　棄甲如山　遺骸亘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宵瞥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群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材以聚人政之先曰食與
貨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樂水禍湯

造莊山之幣以極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
以桂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蠻酋之
間爭相奪攘之爲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國
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爲泉布時移歲積地產
靡常比年已來冶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
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清臣宋公祁經度山澤之禁
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校郡國產銅和市之數惟
韶爲多而邊鄽阨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爲
迫遠謂宜即韶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百
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銅
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東
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傳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欒公
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高
平宛出郭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九棟宇之制管庫
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
水釜離爲爲二並列闢鑰互有隄防當其中爲控以
聽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鉏錯之備用新炭之燕
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爲大閎冶官列
署于閎之南群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鬻于
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節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

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竹鐵石陶冶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山釘口十萬出自眞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範鎔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董舊巧募新習勤怠勵惰綏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欒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芙銅三百萬以贍嶺北諸冶苟非主計者通其神提

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模成効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窮則公剽怒則私鬬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紲則鷹摯而陸梁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踶齧故境壤雖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敕賜名永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其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舊壇藐在孤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亡壇壝高卑之式絶無畛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蔓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陽祖君擇之慶曆戊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爲群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薦豆奠贄幣以脩萬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美土改而築之去舊

人之跂高慕遠樂在林壑者歐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記焉地之蘊靈甚固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江夏黃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勝墜洲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黎眉愚從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景出涇暉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遷高車以辱臨之頓去道第蠟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郛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

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斜窗貝旁通有連甍接廡之勢雲霧籍閉陰闢陽冬溫暖脉夏含凄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茵棲之嘉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庋逢前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招寢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又招攝尉唐昇進士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鐫石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韶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之思滌蕩煩紲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躋拂雲以臨乎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鑄者誰獨秀茲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尤著自秦開五

嶺迄今千載憑軾之使泛舟之賓大麓之下往還如織不知觀矚之地以為山榮豈守土者詮近而畧遠哉遂按郡諜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靈溪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仵来以圖授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者推誠導慕衆所欽信嘗於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貫髹艧太守曰吾以敦朴化人無事於後可去華就實移其用於茲亭崇曰明使君之言非唯集事無存為政之體縣是捨飾畫之浮費市梗梓之美材持斧築運斧斤者子來而樂成矣越再出皖而亭就則茲山具美纖芥無

隱屹者如關闕者如庳平者如臺哿者如谷向者如闢背者如逃人立鳥跂露明霧暗碧玉千仞青螺萬豐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畏技物巧不能備信塵外之絶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構而能盡山之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絶境多在遠郊徙州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規後繢不逾雉堞耳目所詣不爲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挺之之爲守也徵無冤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息近郭勝槩亡不周覽梁濟眞水越一長亭得湧泉焉始其出喧豗入木百靄層巒曲澗嵐碧相照澗極崖平泉源在焉橫岡石盤隱若伏獸疏窪爲沼泉出石墫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滿南方瘴暑酷如焚暫息泉上寒悚毛骨挺之乘間一來吟酌永日自非嘉賓無損茲賞傍有情廬因泉得名於是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蓋有道焉今太守適意求石而露氏之名千載若存蓋有遇焉今太守適意求石而露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搆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翼以堂室備賓遊之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粵之旁閩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縣湘衡而得治城居武水東眞水西古名虎谿曰溪唐武境壓騎田大庾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賢善地故其擇守於等夷閥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縣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眞水最便騎田雖秉馹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眞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臨數十萬石俗固縣力而薄產矣又重

之以圖擾日益窘急而繁徵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
集賢張公昷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庶工巧占名之
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
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
溪浮航之道帶逶䢼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
陁然莫具前所謂備諮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睨
睨而四顧則山川欝葱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
久敝而有待乎乃命奮頹土完缺甃餙美材錯士伍
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
嗇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

岫周遭萬形煙顏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洸洸逗碧洄
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絶其命
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
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猷市褰車帷者能
廣其觀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閩之門除道梁川而
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
祠在望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
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樓人身如躍壺中而眄物休也
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
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豈徒然

又況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爲便亦所
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韶州眞水館記

眞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
眞水出大庾嶺宇本從水從貞今朝以爲貞南與武水合
二水回曲而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簫韶於斯石
之右故名其山曰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
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
下眞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
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絶淮由堰道入漕渠泝大江

度梅嶺下眞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
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
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眞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也
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韶於嶺外爲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
潯江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又兩
潤霑嚴施之有宜補墜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三
館一臨武水曰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眞水
之要津則皆亭以居饑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
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乘舳艫由眞水

韶州新脩州衙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視朔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詔專生殺慮其又而固人必三歲而易之脩職貢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遠促其期再朞而易者故州民將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泝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頒條

探芳疏池釀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順神也畢飛翼翥不偪城隅一樓景最奇絶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落成之日露龍裘竹柏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厞胥史分聆廳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耆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請韙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爲交衢屢辟南巡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内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厲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内諸侯滿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畢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縣是因基搆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緒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來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槭戟所以示威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風興夜寐外皇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兜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罷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接賢序賓容豆舉觶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曰

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國軍事民
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
則負矣肩齒江湘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瘼
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駭萬拱雲慕千旒署之廣也合
是數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
丞領銀筦符其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
郡之才之政爲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饒州新建州學記　雷州新脩郡學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衙記

楚州監城南場公署壁記
楚州園練推官廳壁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為善地鬱江東注上無氛
惡蠻溪獠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題
期敷佑丕冒嶺海偃革橐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
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為本而東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
之道缺然慶曆紀元之七祺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
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芻立周視見其庭
堂卑隘像設隋剝冕皇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
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為政先與夫束刑
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玘等聚
而議曰君之不訓于我而廣其黌樂育俊民俾邦其
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
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已事俾以
狀來謁記于謂杜君上以宣朝廷獎學之意下以成
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
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

必有庠序犧牷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大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世爲率郡之造秀以文藏修息遊之地歲有入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侯叔平以祠曹副郎兼兼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前翼弊擴畫蠲租立群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守之鼂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始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讓章介在江左爲支郡

準的接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即其祠宮頗建黌舍詔從之緣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壝垣峻其廡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橈爲隆變節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掇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棬俎彝舉之鼂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爲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爲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朝科以

器識居宦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敷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爲之記云皇朱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龔黯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刊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俊秀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襲然稱爲循吏之首者謹詔令善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刻惕雍倫祖功宗德翔翔四裔今上興其治本二

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祥遷夔傳舜咸都官副即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啓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鄉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民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隨剥前守亦嘗易材土而未遑締搆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閒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良曰朱晥筭而司之得貲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楩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暨一本規矩遠枕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僊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王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暮年而有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羨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瑩以爲其表率肖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

道無乃上格明詔下率群望乎駿省乎世儒家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樂得材賢而教育之乃援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必就少陽之位春秋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居處不可不莊也勸勤黽惰則號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脩閎閔之行揔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弛弓捽室闢嚴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益闡先王庚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翰傳舜咸都官副即清河張君自南海倅車移守鄱陽舉遺脩要事亡不緝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得賢俊基固太平詔啓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庸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爲本鄉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旦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勗怠者又師氏保民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爲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幹隨剥前守亦嘗易材土而未遑締搆也君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閒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屬城之良曰朱晥筭而司之得貲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畚築購楩梓利匠器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朱墨之暨一本規矩遠枕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僊睨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王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貫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庀其役越暮年而有成凡爲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羨田三頃以賦其日廩仍奏署屬縣宿儒胡瑩以爲其表率肖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

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詔也書來丐詞敢以此規

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天子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公魯人祀孔子為先聖自漢已未遂採用魯禮蓋三王之道備於周兼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教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廢興廟貌常而廟食不絕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北人踰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濕憂畏疾癘隕穫于內恝日月以計歸冝乎政之或未暇緝也敝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為者凡可以濟當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繞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亟棟幹庳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潰隄浸淫毀民廬舍率走高以避江怒擁細擁弱望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迺相爽增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紫極宮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老為像于殿以致恭七

十于而下又設色肖形于廡以存制仍薦博士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凡廟學之式參備焉既卒工抑圖來京師以謁記屬于有出壜之役而不克書其明年得罪為郡又明年迺閱舊訊而誌之廟之成以慶曆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該進士樂其成而來居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在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制進儒術在唐六帝之或未暇緝也敝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之為者凡可以濟當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繞建廟室以應令奉祠耳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亟棟幹庳陋不稱明德且郡枕鬱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潰隄浸淫毀民廬舍率走高以避江怒擁細擁弱望入廟下瀆慢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迺相爽增去郡東五里而近得紫極宮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老為像于殿以致恭七

乃克用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羽籥絃頌之音蓋寢矣聖宋在宥七紀于茲今上纂三聖之丕烈綜御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襲日視朝雙日講學間威程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劇部能以營葺報聞從之餘或專於督獄賦政而未遑暇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興國軍者本隸武昌以擿山跋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敷和於下剔去蠹弊民懷其生杞車棠年簡肅成政乃謂

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況今領縣立社以有茲士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潘賢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為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潰雨隙不自撐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餙材以莘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之不嗇於民不割於公而霈然餘力以克有成露寢奕奕負陰嚮明龍卷玉璨顯昂其象廉陛嚴峻庭序閎廓凡爵於唐讚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圖形太學者塑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筵開饗

堂以登師儒扃列校室以來俊秀是焉者處于東偏又為二庫藏賜書以暴生徒之業積禮器以謹春秋之祀是焉者居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屋壁使來者觀之煥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復築齋室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旁滴太虛之庭垢慮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宮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為教也實僚以書來俾為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宮播在詩頌蓋以能脩其宮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

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宣當世所宜之治脩祠宮建學館知為政之本故不敢讓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逐大夫分掌其令以謹其習而薦其賢能焉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蠹食六國廢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蟻蝨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寢微

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專為孔子祠宮已事而逡巡生荊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矧今之縣令惟以斷笞杖督賦租為稱職耳其能勸學以敎言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為海豐民宰農畝吏守曹事閭境恬然夜亡犬聲下車暮年政既成矣乃曰習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所以敎肅祇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舊有廟學處之西偏編竹覆葵以為其宮隙雨霾風以晷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

其常事踰蹈庭下退與諸生講論經義以廣其聞
生聞之頓首私褚以贊其成遂伏其事得請於州徙
祠舍於邑之東南隅伐山斂材勇葵以庀晃服玉琹
儀容大備顏子西嚮以爲先師十哲坐塑以爲從祀
丹朱其器以薦乎牢醴堊白其堂以峯乎講誦工既
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
澤及於萬世而不爲其私口頌目訾不加損益所以
尊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壖遠國王化廣被
夫子之道同其汙隆興葺黌舍風鄒魯此亦政之
君子之事也向使踰年而去則於是署也不暴斂以
所存焉耳書之以示於後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鈞州高安縣重脩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調選部用人爲輕故難理之邑皆命
寺監少署丞佐之官以爲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
必之兩川以迁謝日爲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爲
權入大江之西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
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爲
貲久者或踰年少者三數月其關也又三數年民之
病所以痼而不瘳者其由是乎爲政尚然室屋頹圮
其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上以景祐
成之則隳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可以知政
矣署既成俾予記之不敢爲讓景祐五年十月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漢舊制籠山海之藏以佐經用海濱斥鹵至
廣而民食至急故斂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緩則
奸人大賈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場負
海置鹽亭者州軍五（楚海通泰連水也古曰直今曰賜然今尚呼亭竈直戶轉）
贍桐柏以南踰九江及荆衡之郊凡六十餘州最天
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海之鹽息錢實
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博矣故牢盆禁地必擇官以董

之自計相及其佐及主計于外者迭舉潔廉幹濟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稔而尚有遺利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遵路)漕淮南粟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竈基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郛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傅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火伏可見私煮可禁天子是其議可其奏公因舉破直曹元素不足郡都尉緣隙而豪奪之徙居河亭才庇風雨近市而置焚巢而老躭謂宮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其上賓故參謀幕府沿使名而命之山陽楚之東都北繚淮東負海漕渠貫中天下輻輳者半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為大府故持節者不得制旁郡團練之名得於此矣皇朝命文吏領州將懲諸侯之專也賓佐之任委於選部累資計考不由辟召而主禮輕矣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位得其表接賓客分曹曷列廚廐容妻子各有攸處前居是官者才譾而權不足郡都尉緣隙而豪奪之徙居河亭才庇風雨近市而置焚巢而老躭謂宮庭返隘民舍枝梧湫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江左之秀由進士擢第再命而佐楚會某人為太守仁賢協贊綱領克振民得和氣軍無怨聲議政之暇謀及居室乃根源前事上白述中書名於署以謹其始且為他時之誌以書來請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楚州國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部從事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編氓勞逸群吏善否錢刀盈縮獄犴邪正無慮朱出墨入咸得焯濕高閎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苟非因循卑陋則興役動衆疲勞下民矣今蕭君華因循之弊絕冗役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名器佐王之國則觀其佐東諸侯之政斯得謀軍尉於民事亦如之兼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為

之明道二年五月日記

壹貳肆 冊 101 版

30 B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寺記上
筠州新砌街記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躭石院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脩寺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壽塔銘
韶州開元寺浴室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筠州新砌街記

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尺至百尺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簪毫自私皆寄其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舍飢食入悉其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舍飢食於施者家凡若干年而工畢乞書其事而誌之吁今夫地征物賦官司列榜笞謹期會上監下督民猶有靳固而逋負者至以西方之教一呼于衆則發斎積割珍愛欣然無所惜其故何哉蓋儒以禮法御當世使人遷善而去惡佛以因果誨未来使人脩福而避禍然世有積善而遇禍積惡而蒙福者雖有仁智無如之何釋之徒則曰彼前世之所為今獲其報耳今世之脩報在来世又言沒有天堂地獄苦樂之趣次序纖悉故無刑而威無爵而勸歸之者如川之流壅之不停去之不竭其為教大抵若是其有竊佛之權愚弄於衆財未入手先營其私衣美華暖居宏麗噉甘脆極力肆意無畏憚者十六七焉彼上人者獨弊衣糲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開信同心成此利益使夫趨官曹遊旅肆者出滓泥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勵戒行而好方便者也誌之無愧詞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躭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群
動故行脩於已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
委去浮累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
嚮仰爲開導由是攀蘿躡霧緣棧陵梁深畏人所居必
立精舍躭石院者翁山之刹也山川忽鬱香絕紛囂
泉石幽奇足以躭翫唐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前芟
衆爲營室去華擷實遂以躭石爲名劉氏瓜剖亂離斯
瘼鍾唄之聲幾乎息矣開寶初因其故號遷于上潭
香火憧在風幡無託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聖中今住
持慧周同擅越巢迪等相與謀曰佛之示權也大矣入
之起信也又矣察榮悴者知其果視禍福者存乎應崇
善者有精進以篤其脩畏罪者有懺悔以寡其過多藏
者有布施以破其惑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是知民
之閒井不可一日而遠塔廟也既而同焉者募異焉者勸當
焉師友之契爰開法席華以禪規常禪師爲雲霞之交
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于隋唐摠以律儀莫窮譜
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勃與智常禪師馬祖之嗣
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
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
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
因其瞼赤呼爲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下千衆自是
燈燈相繼于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
節名承天賜爲寺額仍冠歸宗之號叢林之盛少能
比擬棟幹之隆幾及千間皇祐初出饋之災鬱爲煨
茲乎就崖龍碧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脩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
於化人爲善人天龍鬼無不歸仰故一一城邑一一
聚落一一川原一一巖岫未嘗無刹也俗無華裔士
無沃壄十室之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
厭其多夫惟群動外誘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
寂習浮圖者定慧發光以戒爲本故居城廓之憒吏
不若山林之閑曠也天下溪山之秀江國爲最塔廟
之巖廬卓爲勝近不接於塵坌遠弗託於巖嶮曉參
夕問無非佛事歸宗田焉本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宅
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
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于隋唐摠以律儀莫窮譜
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勃與智常禪師馬祖之嗣
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
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
因其瞼赤呼爲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下千衆自是
燈燈相繼于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
節名承天賜爲寺額仍冠歸宗之號叢林之盛少能
比擬棟幹之隆幾及千間皇祐初出饋之災鬱爲煨
茲乎就崖龍碧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燼長老慧南既痛已身逢此壞相又思成性莊嚴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先歸寂妙圓禪師自賓昔嘗衆請在十八世矣諸方道目推爲禪伯弟以雲居久隨綱領徙倪座而振之及是緇黃共議還師故處人之求舊群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藝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士毛所入日用所資衆竭其誠簪毫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巧思鋪金寓形設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修亦避去道宜紹之亦才數稔今長老慧通嗣揔清衆極力興脩凡陂而未平基而未構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綴歲葺工無暫捨期於大備又加飭焉素不至朴嚴不及麗香火所庋寶主所止經行作務群居獨息各爲區域莫非僧儀愚嘗謂臣庶之家雖五世相韓七貂仕漢子孫能保故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宇或時遷代易而鍾唄巾盖不絶者何哉選於衆擇其能而授之乃克起弊補廢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謀善提之頤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焉監寺僧松思寶師之門人也遣价馳書數千里勾詞爲記不獲讓而志之嘉祐八年十月日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守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隣於譎權之時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斷絶殆將萬里其滅度後且千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踰葱嶺東土當時未之識也迨繹漢明祕夢以肖其像復築鴻臚外館以居其徒紬其梵音以通華言諷誦講說日漸月漬自是迄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秀眉之老毀齒之童服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銑鼓梵唄未嘗可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於至理而已其爲教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棄憾悔性命之說付之通博之士因果之論精入鬼神之域使賢者務脩愚者生怖同歸於善也且夫蠉飛蠕動含生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圓手方足最靈之品莫不歧高而好勝而況血氣充於內嗜欲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餘而後肆欺誣巧僞皆欲勿爲而不能已也非權昌以誘之哉嗚呼人羊相噉生死循環一念作惡流入胎卵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賢厚產逐利不休暫持所愛則獲福報常情之所樂爲也欺天罔上造惡者衆攝心自悔罪即

消滅衆人之所頓聞也死喪之哀五情潰亂聞有遺
教俾其熏脩能飭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破産無
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迺知浮屠塔廟相望於
嶺秦漢已来號為都會邑即郡治俗雜五方史諜誌
之此無須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秀
羅院曰羅漢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榛院之餘基纔為
茂草然而名在郡圖未削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踰
五十載國無橫賦民有常業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
者必有悼也而不知其所之存者必有脩也而不知
其所嚮荅艾同議香火為歸爾時檀越麥延紹等五
十餘人列名請今住持僧法宗建剎奠居以奉西方
之教緜是相山林視原隰基爽塏宅閑曠令元龜而
協謀仰定星而考室聲已所有惟力是視慕衆所得
之白以師道自處使同袍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
事君父若非深識懸解領悟性相奢容一音啟豫去
者衆多之心豈易伏哉越人右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
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氏郡之屬邑
曰樂昌去縣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靈境勝一邑
之冠遠郊近落率来瞻仰故常登延開士主其熏脩
於戲據山林以遂其高遁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士
宜警言夫怠者云耳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正士冥心而復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內而迹
彰於外物應於迹而名聞於遠所以諮事而察其言
尋聲而索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
升之於國蓋善惡起諸已毀譽成請衆擇賢採異用
此術也今夫推自稠人之中陞于高座之上巍然當室
之白以師道自處使同袍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
事君父若非深識懸解領悟性相奢容一音啟豫去
者衆多之心豈易伏哉越人右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
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浮屠氏郡之屬邑
曰樂昌去縣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靈境勝一邑
之冠遠郊近落率来瞻仰故常登延開士主其熏脩
於戲據山林以遂其高遁江海以安其閑幽人奇士

所以擊節而爭往也又況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畜
畬以奉其饘粥果能擇得閒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
事開導氓伦奉行諸善共避衆惡此乃因　高閒之
適成兼濟之利者也今長老圓祐師福州懷德人姓
陳氏學頓於黃梅山顯宗禪師服勤二十年晝問
夕參緣探幽賾乃曰未脫自縛安能度人即謀南歸
以卜終焉之計惟茲寶林之衆屢易師長而莫能興
葺以迓四方於是計使鄒公覃遠聽博採得師於慶
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年也先是院
制度陝小不克稱于其名殿陛庫下堂奥淺仄居才
數畝面臨迴照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勃坐者揮汗至
於末光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
陽增築厥基始逾百堵伐山陶土剖刜圩墁之工百
役自具不假外狥居者執爨而同力來者掛錫而如
歸夏開南榮冬塞瑾戶無復往時之陋也乃知擇得
其人爲利自博但無意侵漁能守厥舊已足佳矣矧
能指無脩之要以悟自性精有爲之勤以勵後學此
而不記將孰記哉康定二年九月日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自造壽塔銘

夫鴻鵠翔於青雲之上魚龍潛於深泉之下安其性
也人之處林野樂閑曠捿神養和保終性命得其適
也古之達士者皆自爲祕器壽室以下逮真之宅周
官有冢人墓大夫掌其禁令與其位數然世人尚以
死爲諱獨豪莊民昌言矯俗云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財而不盡用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老死者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雖南面王之樂不能過也莊生之
言蓋憫佛氏所云厭生死苦樂涅槃樂者歟佛之去
世天下之國分其齒骨爪髮舍利而藏之爲塔於其
上奉之如其存後之學佛而終者皆效象
歟也今淨源長老名卬思姓李氏曲江都渚人於曹
溪南華寺出家受具既而歎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
門域當自愧其名遂起遊方之念天台南岳無不之
也最後見洞山聰和尚得悟入之要以歸焉州以近
郭名藍宜擇知宗乘者統領其衆遂召師居之書登師
座久啓虛室以延學徒各以其儀寺之西數百步有
崗巉蜕盤屈左右峯巒擁抱其前平敞可愛乃即崗
之南麓爲窀穸陶甓以窆其傍上而側設嫁道以入又
於其上壘之爲塔之形曰吾將歸骨於此前搆草堂
數楹署曰寶福之菴日自策杖往來其間又煽其西
北原樹以松栢仍得土之可窆者數十畝壑之取其

苗子爲香火之用屢登吾門乞詞將伐石而鐫之以自誌云嘗與朋友私議今夫喑聲利爭尋常者桑榆末光影撤其氣然尚身戀珪紐手握牙籌計星與利不知止息苟能解擿外累以死爲歸而休其心者亦足鼻矣孟堅書言巍巍有爲爲之也自漢已來文士或自誌以掩幽室今忠師不攻外典且畏予之去而固求先銘其側某亡叔葬其西原故嘗登是崗乃爲銘曰

生滅無本　是爲佛性
不諦其死　是達真理
韶州開元寺新建浴室記

釋氏之爲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獨善之樂不專於窮以悲智爲脩者也悲之爲言仁之端也能與衆多作大饒益去大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祈賞益善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爲也智之爲言介之徒也守靜默捨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爲也韶於嶺外爲望州盧祖印心之域故寺最衆僧最多然鄒郭之居初無衆浴開元寺者精藍之甲也比葛延吉以頭陀苦行勸募依信量力出貨聿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墳相善地市嫩材購梓人僦陶工積勤營構用成溫室八桂像僧道瓊勾稽其簿矢謨於康定落成於慶曆之某年十五日爲期一具湯沐兼濟之事也先是州跨二江通以浮梁夏潦暴欣真兼濟之事也先是州跨二江通以浮梁夏潦暴怒歲苦漂決人用艱涉戶煩科督吉師居河之渭極力糾率伐材以橫大航冶鐵以絡連鏁新而維之衆獲其便方軨並轡如履康莊積霖漲波不能衝齧非悲智所樂何以及此月華琳禪師叢林之宗工也以書來抵廬陵謁詞爲誌吉師曹溪人姓侯氏十六受具徧遊名山禪學通悟琳師稱之今受衆請爲住持

主云慶曆六年六月日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上下至也翔極于高潛極于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哉湘之南峽之北山莽連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爲其望山富乎高深者也前構宇靡詳厥初舊傳常宙大夫碑云劉總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較其年名地域乃與本傳不同會昌之世例蒙檀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寂再肅僧儀恢復茲地四方來學緇褐千人寂師前住仰山時號小釋迦者是也門人道圓

扣閽奏牘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靈境頓頒勅額乾符二年錫名弘祖禪院改賜澄虛太師并紫方袍以寵之又其委蛻謚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歸三鄉民租以贍堂粮國家題期五緡數佑四海出日入月周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暴征吏良政清人用休息故攝心奉佛者沛然有餘力矣然而作大饒益興大功利建造崇立顯揚佛事苟非戒行消潔衆所欽矚者其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裕嘗擇名德而績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櫪鬱攸焉患尺椽寸瓦煨燼無餘本寺徒弟徙厥基而新之咸平元年勅賜正覺寺額煥綱領不振膏腴之土侵牟者殆半矣天聖初州命禮僧紹登恢隆祖席緝復未完而順寂焉提黜刑獄林公升酷好禪學遂請令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年也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方徧參尊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執巾瓶十有八載屢辭山儀中閘進貢朝士稱其機捷既受衆請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畚揷尋知宗故基斷莽結庵以聞于州符報從之明年盡復舊人侵地籍所餘以募梓人旗人伐材埏埴不煩而備噫佛氏之制閎矣像有鴟屋堂有猊座人不以爲怯盡搨而居擊鍾而食人不以爲侈天爲峴率山爲補陁人不以爲誕施者惟恐不得豐其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其盛哉先是山去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爲境東名靈隱南曰大雄西號月輪北爲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餘故其制度得以閎肆窮毫濫楮所不能既若乃禪機祖學緇素所推名木奇樹方俗所異非關興構閟而不録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四月日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禪師諱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幼不同俗弱齡出家肄州普寧禪院智柔大師授以經律初具戒臘已抱出群之見躡屩遊方遍參知識蘄州五祖山戒禪師駐馬都尉李公遵勗素所友善叢林匠石禪流所宗見師之來則曰大乘器也許其入室置水授針理存默識得彼心要聲問翕然尋至筠州洞山自唐而來謂之洞上長老曉聰有名江左嬾師通悟堪嘱後事乃白於州頓以法席傳之四方禪學聞風遠至戶外待次每至宵分擅施委積庫司常餘百萬黃檗山者唐相裴休所施莊田舊贍五百餘衆近歲

僧纔數十而饘粥弗充移師揔之清泚日增而資用豐足其爲人信向如此江南號爲江山佳麗甲於天下其巖岫峻拔磅礴千里者廬阜爲最梵刹相望其間名古佛道場者山之陽則曰歸宗據雲水之都要山之西則有雲居覽泉若之幽窗皆學佛者之所輻湊統領苟非其人則去者半矣今麗正直院祖君無擇河東部憲程君師孟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繼守南康軍祖召師臨歸宗程徙師主雲居咸率群官列名而邀之所至選擇名僧自隨爲其羽翼故學徒加衆厨廩加豐提唱宗乘言出意表啐啄之機不涉名相所爲則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游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鉉常豐不尚剪髮爲頭陁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游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鉉常豐不尚剪髮爲頭陁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游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鉉常豐不尚

或縱或奪遂至無言嗣其法而居師席處名山者不可勝數其服人心如此厥後以丹楫往來衣冠之士至星子者咸欲見之故再泝歸宗從猴頭也其在峒山時嘗自覺壽藏爲終焉之計矣後二十歲凡四徙禪席而終于歸宗乃知有才德者無意於隱顯而人自歸之名自從之觀師之出處真無求於人古之有道者也初以駙馬李公薦其名而賜紫方袍皇祐中特恩賜號妙圓大師至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示疾十一月一日齋畢辭衆端坐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一既沒六年門人松思以狀來乞銘乃銘曰

彼上人者　叢林獨步　激揚宗旨　慈心廣度
言發其機　俾之自悟　人得其要　直趨覺路
橫杖而來　捨筏而去　吁嗟妙圓　人天仰慕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番禺之東去郡卅十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曰法持翦髮爲頭陁題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禪心而戒行衲中之雋也不游聚落將十稔矣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鉉常豐不尚華侈而卅素無廢夫道充諸已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聞之必遠曰緇曰素未有不始於脩者也或者謂無脩無證乃欲舉去因果混同善惡則與夫愚暗貪恚者何以異哉殊不知無散亂心是無思也無染著心是無爲也故雖智空境寂而不捨方便嚴飾佛刹納人於善茲所以爲衆所歸也迹之同異可略矣嘉祐八年正月丙寅行春至此既歸而筆之

武溪集卷第七終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寺記中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潮州開元寺重脩大殿記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脩佛殿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記
廬山接賢寺浴堂記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脩法堂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鍾記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夫萬寓之大群動之衆佛以溥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善導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猶木中有火本來無覩方便鑽鑿乃見光華雖暗得明不從外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爲之法以易因果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夫世後持其說而化於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爲山水奇勝廬阜又稱諸方之最自東晉已來高人開士蟬聯不絶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機而驚千衆者以登法席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蓮社絶頂相望淵明栗里高風接秀左泉漱玉可以滌昏煩前林蔽空可以樂閒曠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祐初文慮禪師於是州將而下僉謀列刹廣詢法王之冕授之猊座遂得今禪祖珂師焉寺之故居痺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一日珂師言於衆曰吾以諸法一味離去世間染淨忻猒一切差別境界無有少法可說乃能入於如來難思智地然而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若寂然無營則陋於因任止滅之病矣衆聞是語翕然從風其堂皇殿闥廡序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飭材陶土而甎斲石肖像設色飾工攸聚練宇輪奐見者起恭師以善教而流其法以信而募其貨以智而役其工自丙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檻迴合凡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研麗無有遠邇賓到如歸其徒

之至者寢於斯食於斯聞於斯思於斯覺於斯夫見宗祐而起孝覩墟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史官且師之同郡人故得其實而書之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名於名山古言孔子之後鄒魯多儒信矣哉慶曆五年某月某日記

潮州開元寺重脩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四果開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憍慢故所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爲富州開元於浮圖爲冠寺暢師於僧官爲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於人故其咨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浸深基頗棟橈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唱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腆毋羞薄同焉者懷異焉者勸歸於信而後已繇是伐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布規矩焉金碧之飭雕繪之巧美梓密石厥製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于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矣又爲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真廟烈皇帝御書真宗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隳者葺之凡五百楹爲一郡之表三章聖皇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縣

月勞無壅障乃克通照耳所居高深所樂曠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尚矣自南北分宗思讓異派雖達空照理共歸懸解而臨機接　各稟師模言有體用義有縱奪互相祖習曰爲門風然而無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　令其悟入雲門之教最號真淳實性即雲門之嫡也實性者劉主所賜師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廣主延入府中親問法要有名傳燈録庠既即世志文開堂嗣之次曰契本禪師達正次曰達真禪師雲端次曰妙光大師雲福皆承師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鳳翔人姓趙氏今長老常簡永嘉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七世矣棟宇加飭焉田疇加闢焉倉廩加入焉器用加給焉徒衆加進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夫公侯將相之家不過一傳再傳或當世而絶者豈非道家所忌陳平所識陰謀而害人者耶至於浮圖氏託大義以承嗣而能世廣基構至於不朽賢於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其世云

南嶽雲峯山景德寺記

雲峯者南嶽五峯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字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科斗古碑時有見者

遂名其溪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即其行宮拓寺仍錫近田以資僧食以巖摟谷隱之士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去軒冕棲外聲利以全其性豈獨脫囂埃氏之諦離蘊去著出生死海以全其高者也矧以釋易去就而已哉自梁已降代有奇人簡文帝大寶中有法政禪師身長八尺布衣一食獨宿樹下虎兕圍繞每一入定輒經累月忽一日風雷震樹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立壇度人師諾之遂奏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焉陳有高僧惠勇脩心於此六十餘年群虎旦夕侍衛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通宿命亦能入定一月乃起常念幽途多苦飢渴乃呪食冥飼焉太宗朝有高僧義本博通經律手史百家無不睹覽者内外學徒順風庭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于南嶺有雙鶴悲鳴遶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啓仁被訴陷法籍没庄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而復之爾後甲乙承襲始景德中改爲禪刹命僧智吉演法領衆其事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順智宣慷荀三世相承矣慶曆末僉議請今長老純正紹隆法席正師成都人俗姓李天聖中遍參知識深達心要

荐居嶽麓之法潤鎰鄉之善果及今居雲峰凡三遷法慈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下十餘公署疏而請之所至緇徒雲集且夫無生之說用達於根本有爲之果蓋勘於精進故悲智異途而同歸濟度福慧殊報而俱出薰脩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得要慕教之士觀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入緜是提唱之餘極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參扶土而爲像度材而構屋壹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爲屋三百餘間至于縣廨莊有舍所至歸又五十餘間智率咸歲儲不外干於擅施此又人之難能也以孫公與某嘗同南任之役又都官黃君棗嶽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讓而記其世次云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禪寺重脩佛殿記

佛者號爲天人師故像飾以金髹爲之殿極尊崇也天子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鎮地多勝境藪林構室梵刹相望據五峯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峯焉晉宋之間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其人迨于先朝始落禪席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莫徭之梗當全才之選旌麾所指巢穴皆空仁翔封畛威

軼聚落武功既成民斯安堵於是禮名士延高僧外脩禮法之要中談空性之本長老純正嘗前席者既而從莅方鎮尹正神都入參朝政遂服公衮直亮嘉謀弼詣元化天下蒙福固爲多矣紫方袍以錫正師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爲最乃奏紫方袍以錫正師復捐俸金以崇像殿初正師之居是寺也暨歲之入約其用而蓄其餘募良工伐僊材相厥棟宇隳者完之故者新之越十稔其堂皇廡庳庫樓寮閣靡詭盛者幾五百楹惟茲殿制締構猶缺得相君之教而備焉以恭謝改元之秋而圖厥始迨明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財而徼福蓋崇乎外護也茲爲之說

君之志匪以施財而徼福蓋崇乎外護也茲爲之說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銘

月華山西堂琳禪師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覇大畧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剃乃遊方猶以詩名往來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參洞山自賓之梗當全才之選旌麾所指巢穴皆空仁翔封畛威心罷之遂以心印付焉息機南還結庵於舊山之北

曰白蓮學者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算州以狀請出
世師遁于大洞累月衆叩不已黽勉從之師既鄉邦
之望遠邇信向廩有餘糧人有餘力棟宇時構樹藝
日廣江山清曠甲於州域由是搢紳縞素途經江滸
無不攸舟造室耳高論目擊致人自得而還四方
衲子奔走于路達心要去為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
喧退居西堂衆思其道郡以疏請復恢禪宦者三焉
寶林山者六祖古道場也詔擇名德紼殊名命服以
居之清塋以師為舉堅辭不行乃即庵自甃壽藏曰
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智常至澄諟皆海內有名高
吾當歸骨於此既而曰生平交遊之厚者安道子元

而已遂以書來云頓以銘誌諉吾執僕以從官鞅掌
學殖荒落嘗評古人之言曰志意脩則騎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謂道義內充志意不屈於王公之尊當
貴之勢不能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是介者之談耳
學於大椎氏者道以性通志非外徇止觀無著空有
俱忘生死不能泊其真況富貴乎鬼神不能窺其迹
況王公乎師之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為銘曰

湛然性相本無為涉于形器有時隳他年幻質
此于歸嘗言無佛良遺有知

廬山棲賢寺鑒禪院石浴室記

大椎氏之為教也即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
脩植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論所以
破貪也茲道坦明各隨所證自像法東被諸華嚮風
塔廟莊嚴徧我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
彼既未悟於心姑欲弛貪而出迷嘗有導師按而趨
善使其然也棲賢寺新成石浴室募衆而植因也浴
室在寺之西南隅寺在廬山之陽山在潯陽郡之左
即在大江之陰山川佳麗棟宇輪奐梵刹廢興則寺
記存焉寺之始創于齊盛于唐賜名于皇朝居之者
僧統其衆故建刹啓基布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
界寶鮮晃張含翠施相照唯茲溫浴屋老不支一之日
澄諟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務潔齋若塵垢未除則
七福何聚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物不亦善乎時則
有浙僧希昱能湛行為上首頤集其事用因緣相一
唱而就募得繒錢二百萬鑿山築基龍石搆堂仍市
美材續成外室凡十一楹其浣濯之所蘇膏之罷周
不具焉自天禧庚申歲矢謀至乾興改元之初用浮
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壬申歲昱師會其於豫章求
文而誌之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因則知昱

湛二開士當於水因悟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使洗滌前塵除去七病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弗隆暑行化執惱所著有灌園者澆餘之水請以爲浴此人獲報生忉利天由是觀之同捐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如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壟麗宏壯則簡而不書聊記歲時而已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脩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世而下遺烈猶存賢者襲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所以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

必久而後隆事之美者不一而能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信器歸隱海嶠混迹弋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座敷陳眞覺開導人天其亦勤矣滅度以來四百餘載雖千燈繼照光徧河沙而布金遺址筌蹄寂寞向非賢哲當天英材接迹講求世務餘力佛乘曷能恢復宗風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不能均濟率多侵牟乞於名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旨招來學徒制詔曰可於是南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命莊獻皇太后令皇

帝親遣中貴人詣山迎致信衣禁闈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陛辭之日賜號智度禪師錫以藏經供器金帛等當時恩顧莫與爲比歸作衣樓藏殺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緝也遂師即示中旨付荊湖南路博訪高僧令長老緣師自南嶽雲臺山再當是選紹光正念宣揚了義居者蒙潤來者如歸乃擊鍾而謀曰嗣其業者爲之子也誨於人者爲之師也子之克劬然後起家師之不嚴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以壯堂構也日明月暗牆壍戶通因分別以見塵緣視頑虛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蓄羨

餘廣購募窮山跨谷以求棟幹殫能極藝以名匠碩聖不世出故微言易絶昔仲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協定星之期觀大壯之象材得以呈其美工得以肆其巧計廣以席度深以筵外像祇陁之座尋聲至者圜立於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而楊墨申韓各就其術爲異同之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荀孟大儒開陳仁義然後君臣上下大倫以篤夫子之道不絶如線況其遠者乎如來生於西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故翻經着論得以紛綸其說昏遇迷妄貪着福報淪家

耗國棄實蹈權亦賴諸祖以實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脩善俱同妄作所以遣空破有不陷邪觀者宗乘維持之力也不然者天下紛紛奔走有為之果何能已乎初太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清源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為十世矣佛教之來中國也達摩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胄最衆乃知道在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興元南鄭人本府出家受具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遂振錫至于南嶽郡將邦伯悉飲其名乃於唐興南墓雲蓋三啓禪師称為嶽中之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統而肯其基構六祖之道由是中興矣前所謂必又而隆不壹而具者有待而然也緣師狀其事請辭斬金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閈所託故於辭為備云康定二年十二月日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上古聖人以中道御物又於經制然後濟之以權西方之教以大權誘俗涉其津涯然後受之於道西教所以浸淫國土千載彌盛者以其權勝者也且復巧於方便起人信心其言過去未来禍福環轉顯作而冥報習異則業殊故有大人之樂諸趣之苦蓋所以警貪癡悟顛倒也又所說諸佛菩薩世界名號咸表行而著稱見名而知證河沙筭數不能窮盡獨以慈悲頌力推賢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四菩薩能入生死海中極度群有同佛智見登佛果位超然於無學之徒為其上首觀音以甚深般若克證圓通彌勒以最初三昧故名慈氏或自在神力能施無畏使大千衆生免諸苦惱或一生補處受記成佛與百億天子同其安穩由是贊歎獲福瞻仰蒙祐聞名而不墮金剛繫念而咸生梵率著在經具流為善談華都夷聚罔不歸向捐貨鬻衣靡所慳吝雖事存視聽之表難以實求紛起是非之端或生異論然而信心所啓不謀同聽先已膠固於中矣南安軍浮石院者江南李氏保大年中開僧行高結庵之地也栖錫雲遊樂茲奇勝剪荊山麓以卜終焉麻麥僅充風雨纔庇百年過隙八世相承皆卷道嵓整休心息跡者耳今住持智應祥符年中乃結前緒以謂獨覽小善皆聲聞之果洪碩普濟寔如来之乘況今天下至大令生至衆十室之邑必有塔廟以奉薄伽之遺像一刹所建必擾溪山以先邑落之勝處欽崇雖廣廢興在人不有莊嚴何以示教不有導募誰能同心當勤攝受共令成

熟遂傾私褚得錢十萬命工計費作爲閣構上之爲閣下之爲堂其上望慈氏菩薩擬天宮次補樓閣重重之體其下爲觀自在菩薩省寶陁海岸人龍隱見之狀皆以大悲含物萬行利生大願堅固佛所稱歎將舉教以勸脩俾見像而思果者矣散召檀施共捌福田群言響荅量力出貲堂皇門序四軒環合且是院也楚嶺之通衢章江之上津前瞰回波却視蜀阜脩篁叢布粉觧王立真物外之絶境也香火之緣泉石之樂居然兩適矣工既畢遣介齎書乞銘旌其遠誠乃銘曰

章江之源　楚嶺之陀　粤有名藍　字之浮石
開榛百年　制度脩然　今得其傳　規模乃全
廣示慈力　衆所悲仰　三十二應　觀音之像
脫門空濶　頫海淀深　利益世間　慈氏之心
睟容並列　遺芳克振　庶幾秉者　屢恭起信
實義難窮　權言易從　遠惡綀善　繫權之功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金詖所以警衆也衆之攸居非夫疾譟大呼安能齊一必以聲宏碩而遠聞者爲其節焉景洛之制脾脫置鐘節昏曉也舍衛之法衆集撞鐘節進退也則知鐘之爲用尚矣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美則寺記存焉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不丕胥民去兵火之厄將百年矣由是僧徒之博識雄辨者得以佛事率導其間故其金壁莊嚴之像梗概輪奐之室日完月搆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九百供器還視初制豈不狹小哉鍾之當易宜矣本朝銅禁尤嚴私無銖蓄僧坊道具官爲製而給之惟鍾之巨則許入金而賦銅焉長老僧紹銑以易鍾事聞州内閣劉公爲之上白朝旨從之迺募信士得豫章朱氏捨錢二百萬爲檀施之首衆遂響從購良冶于餘杭積勞數千工用鳥氏之劑事皆素練以恭謝改元之明年正月三日詖鑄於寺之東隅群僧讚咀以俟其成鄉坊士女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巳一詖而就越三月陸之重屋會闔郡僧俗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真招提之壯觀也自鎔範及考擊之始予與群官偕往視之既嘉其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于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乞詞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

武溪集卷第八終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寺記下
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韶州善化院記
惠州開元寺記
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韶州光運寺重脩證真熙寂大師塔銘
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銘
鈞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惠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循州新脩白雲山普安寺記
袁州仰山齊長老壽塔銘
潭州太平興國寺戒壇記
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上都華嚴禪院者故崇儀使文州刺史岑君所創也
岑君請守忠早侍兩宮屢使于外欣慕禪學遂發洪
願天聖五年布金易地于國城之東始建精舍以待
什方緇旅明年上賜錢俾之構堂以安清衆而後架

具焉章獻皇太后崇其閎閣而鍾梵全焉后以資福院
章惠皇太后益其廈閣而厨庫備焉越明年賜額爲
永興華嚴禪院隸于左街歲度僧二人仍令長老住
持年逾一紀三易其人而瓶盂弗駐棟宇弗完康定
元年乃請今明悟禪師主其禪席師名道隆潮州海
陽人俗姓黄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衆推通悟迺
膺僉請輦轂之下領袖攸矚道眼既具衆心悦從來
者如歸戸外之屨滿矣睹募檀信日加營緝演法有
堂安像有殿紺宇宏壯寺制恢焉接物利人開益既
廣謁然德譽弁聞帝聰慶曆二年上始賜重陽頌師
即筏汪進呈上覽之大悦特賜紫方袍以寵之繇是
御書偈頌提綱語句動盈卷軸師悉箋而訓之聖睠
益厚後三年復賜大乘頌師亦箋釋和進上愈嘉之
賜號圓明大師初岑君於錢塘雕造廬舍那佛文殊
普賢等像布而漆之工未半而不禄匠氏淪廢者六
年師乃親詣餘杭用錢三百萬命工畢其裝繪舟梳
而歸師既還關上撫問錫賚頗優尋賜御頌御
書金帛香藥等頻詔入化城殿昇座説法咫尺天顔
激揚宗要拜賜筆硯令進禪頌仍賜御饌衣物飛帛
書等就大相國寺西廡賜屏院一區以爲朝宿之

地尋以聖藻寀翰溢於居室因構閣以藏焉示不敢褻近也因賜瑠璃瓦覆之并賜御飛帛書額曰龍奎之閣歲別度僧一名恩禮加異綸素榮之凡慕緣成者由兩序而鍾臺經閣峙焉方丈之室謹宴申也看經之堂勵勤修也異其庫司慎揀請也儼其温浴尚消潔也僧坊供具罔不輯焉其外則敞車院列傚舍資之給衆咸有規畫至和元年内出水陸畫像五百餘軸賜之迺即西北隅翬造堂爲供設之所冊蒙御飛帛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教坊鈞容班樂簫笳卒衛奉迎至院嘉祐二年特勑加兵火之後其名僅存雍熙二年始有草茅之室檀越賜明悟禪師之號恩無出其右者師以爲信之所起必始於莊嚴故不憚於有爲也理之所通必去其攀緣當遺照而無著也乃具表辭免不入城闕于今一紀矣叢林之衆至者不下數百所度弟子百餘人賜命服摠禪衆者三十餘人於戲非岑君之崇尚佛事無以創其基非禪師之恢宏宗旨無以廣其制自國朝已來以田衣見上者趨皇闈瞻黼扆則有之矣至若對萬乘昇高坐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無如禪師之北者其戔解聖作訓繼宸章間發言機直趨覺路宜乎倦賽之頻煩也而又高謝紛華超出名相冥心息跡歸於無事真佛法之摠持禪門之體用也可記也哉嘉祐四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善化院記

仲尼居魯而儒學之風隆於洙泗秦皇好兵而將帥之材出於山西六祖開化曹溪而塔廟之興布於曲江蓋聖賢特出熏而炙之故歧高慕遠者與習俱盛也韶州生齒登黃籍也三萬一千戶削髮隸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爲精舍者四百餘區豈非祖風宏扇人心偃順而欽崇者夥乎鄉曰豐樂里曰長容北出州治三十里而遥有院曰善化唐朝舊額也五代兵火之後其名僅存雍熙二年始有草茅之室檀越列名請袁州僧皓隆主其熏修迄至道中隆師示寂上足紹緣尸祝厥位緣師袁姓亦分宜人弱歲隨隆來及其卒而嗣焉初院在山椒垣墻墟壍陋陋自景德初年緣師乃經始寬平而徙其基揭舊名而署之慕資賻材斧斤不絶至天禧之末而考室凡十八年間乃得環合立鴟而名殿以安其像度進而築堂以崇其法重樓而擊鍾以庶乎息苦連牀而會食以示其容衆至於庖閣之司春炊之所折衷豐約周不具焉清溪如帶繚繞前左長梁卞亘虚直丁上覆徙倚軒檻可

以優遊眞塵外之喜加致也又嘗於雍熙至道間悉委瓶盂羨餘市東皐之田以具饘粥於戲能創其基者父之事也能繼其志者子之力也文王無憂於其國以王季為之父也臧孫有後於其家以哀伯為之子也浮屠氏託大義於父子而本非骨肉之愛乃能恢崇堂構以昭前人之光又能捐其蓄積市勝田產以貽後世之利此其可書以勉勸也彼滔滔然趨走權貴之門窺伺常住以圖割削用實私橐者視師之績得無愧乎以某嘗怗職於修書之殿俾詞其實以示亡窮既嘉之因不復讓康定元年九月日記

惠州開元寺記

自漢迄今僅千祀天下郡國之勝遊雲泉之絶境精廬居之迨且偏矣蓋名僧高士無世無之或潛光丘壑整洗心閒曠山林所以棲息或應現度人隨機示化國邑之所歸仰日聿歲續人去迹存此乃鍾梵相聞不為多矣有唐開元天子號令翔于四海每為新制以自張大乃命祠曹州擇一最勝寺勝以年名冠之俾後世知聲教之廣被也故天下寺以開元名者必基爽塏據形便祠宇最壯像設最嚴綱維最親而不苟制度最古而有序惠州治城之南二里則所謂最

之絶故累朝詔擇名藍錫以嘉號而常在其選郡迁精棟經論名德署為僧職以楹領紂衣亦多其人乃知其名實不相浮矣咸平三年以夥攸之災悉為煨燼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於是即其舊基沿同革異或出自私楮或募於檀信凡為棟宇若干間堂殿若干所扶土設色肖像而爭勤捐金弛具不謀而同力禪徒律學各有攸居初寺之名舍利道場也有石刻以誌其本末崑崗之焚字無完黙及其再造四十餘年矣遺緇故老存亡相半陵谷之變將無紀焉以某嘗登東壁之府倦遊而歸僉來乞詞以為後觀由是詢

邦誌採眞言筆之於石以備遺逸康定二年龍集辛巳六月日記

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人之大倫在乎三本父者生之君者治之師者教之父子天性至親而不易君臣同體至一而不可擇惟師則不然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故無位而尊無賞而歸者道之所在云耳子夏之居西河康成之處北海傳經著錄不異洙泗豈有賢之者哉金僊之教被于中國自漢至梁踰五百祀但以崇塔廟勤香火爲事耳及心法西來百年之間傳至大鑒而法斯溥矣

月華山者招提惠朗禪師演法之地也招提視大鑒猶曾祖父也大鑒門人高第者廬陵思衡岳讓讓傳大寂居江西世呼馬祖是也思傳希遷居南岳之石頭建中正元間方袍之學心者江衡千里道路如緘亦西河北海之風也石頭之入室者有大小朗招提爲大朗以其不出招提三十年故號招提朗焉其門人劉軻爲之碑甚詳云朗曲江人俗姓歐陽氏年十三於州鄉林寺出家二十於岳寺受戒既而曰戒豈律哉乃往襲公謁大寂得佛無知見之說遂歸于岳晝探井臼之役夜與其徒發坼幽鍵石頭卽世終喪乃去正元十一年將遊羅浮途次曲江之都渚乃曰茲地清氣盤鬱亦足以棲神矣遂駐錫居之四方學者尋聲而至無慮日矣招提既沒衆散而寺亦榛廢其後百餘歲當劉氏稱漢於南海也有實智禪僧清稟者自範金銅羅漢像十八軀進獻劉主中宗因得延見引問之際器識高遠劉主乃於碧玉殿備浮圖氏威儀俾稟升正座說法其主自處西嚮聽之仍俾奉羅漢像自銓勝地以圖熏修乃卽招提故基置寺以國命賜名龕其像至今存焉馬實以癸亥年來至壬申爲亂兵所害其徒光政繼主其院三十年眞宗皇帝卽位改元之歲賜寺額曰花界四年光政因衆命以院讓道尋再爲什方居傳八世至今長老琳公景祐元年以州命而尸之自正元十一年至是歲凡二百四十三年自招提至琳公凡十二代以其屬自相傳不敢處師座者五餘則以國命州命衆命凡有所宗者七世焉然而學徒或來或不來所謂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也琳生曲江都渚鄧姓祥符初寺爲外火所延一无無完琳公時在徒第中與知事輩戮力營葺旣而歎曰識心達本是謂沙門何泥於有爲耶乃優游江淮徧參師席初博通內外典攻詩屬文

所至推為文章僧尋復悔曰多聞亦病耳遂謝作詞
章洞山自寶禪師見之曰此大乘器也既印其心又
欲以院讓之再讓皆不受還曲江於方山結庵而居
今所謂白蓮庵也漕使鄭公載疏名以請之再辭不
免升座而學人四至完舊創新無物不具植茶樹果給
衆皆餘此又餘力於有為也因書其始末云年月日記

韶州光運寺重修證眞照寂大師塔銘

世稱佛為浮圖氏蓋郎其塔而名之釋迦在世說法
時云有過去多寶佛塔從地踊出則知塔之名制尚
矣所以嚴事古佛之道也佛去世後舍利之塔徧于

大千祖師西来全身之塔布在中土且夫氣聚而形
全神散而躰壞有生之同患也佛以自在冥其心故
湛而常寂以定力持其身故沒而不朽此其所以示
至虛無著之性成金剛堅固之躰者歟何其千百年
間造化寒暑不能奪而變之耶光運寺塔者奉安照
寂大師坐亡之全身也大師柳入朱姓諱道廣真性
等空大慈利物頓力深廣存亡以之含識蒙其潤澤
故歸仰亡替唐天寶二年禪坐而終門人瘞而異香
滿室乃奉其全躰覆以香泥龕而藏之建塔于寺歲
或大旱民徃誠請則獲嘉洏如遠壑之應聲也是寺

以隋初建刹故名仁壽臺及大師居之世呼廣和尚
院至廣明中刺史謝公惡其斥賢者之號遂以年名
加之曰廣明院劉氏專制南海謚大師曰輔聖又命
其塔曰寶元寺曰光運每歲同六祖真容並以龍舟
迎至廣內又益其謚曰證眞照寂焉開寶中王師既
克廣州遂遷其卒于京師不樂北遷者相率為叛寺
塔罹鬱攸之禍而睟容獨存厥後雖構緝遺宇力不
足而屋之天禧初寺僧嘗欲募衆興復茲塔始基之
而不克締構二十餘年風隳雨蠹棟幹斯壞曲江素
號山川奇秀而復熏以南宗之風由是占形勝依邑

落而樹刹構舍為精廬者差倍他境緇衣之徒渡江
而來不之衡廬則之曹溪故其挈瓶錫動道路探幽
深者亦差衆諸部郡人根性好善者復以談空樂施
為勝其緇徒之守戒行興佛事子宗乘者各以其
氣相親今天子以寶元受冊之明年郡郭耆壽等列
名請晉康郡僧德誠南康郡僧智潤共主營造之事
誠潤二開士遊方十餘歲常以率導喜捨所至開信
既允衆誠四方聞義樂出財貨唯恐在後凡為塔三
級藻井繡帳髹柱繪梁層甍之上響以金鈴綠疏之
外周以廡序越一歲而工畢其告成也乞詞書之寺

觀大師石刻行狀云持盂所得同之一器先飼貧病然始自飡均以精麤等其豐鮮又曰吾食於人得不同病於是感通致甬以救歲旱集是二美推之於仁義之途則古之博施高行君子何以尚之豈獨以佛事爲伎乎因序而銘之不憚煩以示于後人

施無貴賤飯先貧病慈悲普濟十地齊聖仰食於人即同其憂言行相副千古楊休性如虛空無住無去聊容巖然金剛堅固黼座照日寶鐸鳴風深誠感衆開士之功

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銘

天下伽藍以夏臘繼承自相統率者蓋萬數焉由郡縣之令選於州鄉以領其徒者且千數其名山福地奉朝廷之命擇於叢林以闡其教者無數十焉善提達磨心法東傳以衣爲證止於大鑒故曹溪之比又加少焉今皇帝嗣統之初地奉毋儀內助之慈尊釋氏西來之教詔於衡廬擇人紹隆祖席僉曰當今雄辨通識無踰雲盖禪師者湖南按察使卽以名聞詔賜命服師號以寵之俾擇名僧自佐禪師名寶緣興元人遊方至隨州參智門禪師作投針契理得免忘言以心印心不煩機接遂爲之嗣卽雲門之嫡也尋

領衆居唐興南臺雲盖皆南岳之名藍也黜空破有不涉名相臨鋒迅發直示宗乘諸方稱伏謂之禪窟故詔旨求人無敢先者駐錫茲山殆將逾紀一音演說四方流布衆中得法而去者多爲人師其機緣語句門人各著序錄此不復記教門崇建規制鼎新可謂祖堂中興矣既而歎曰嘻止矣佛言世間出世間上爲宰堵在寺之西南二里而遥因僧惠實鑿石乞銘以誌之其銘曰

拘士煩思以身爲累達人靜觀如幻之寄花葉盛衰根性不隱見聞覺知豈藏於斯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近世分禪律爲二學其所居之長禪以徒授之以德者選於衆而歸之者亦衆夫言德者非世所謂德也以其等空妄超漸次出死生可以爲天人師者耳故祖祖孫孫稱佛嗣焉鈞之望山曰新豐洞有佛剎曰普利禪院唐咸通中悟本大師始前荆而居之悟本得忍印於藥山儼儼得於雲巖晟晟得於

石頭遷遷得於青原思恩得於曹溪能是爲六祖自
釋迦如來二十九世而至達摩傳中國五世而至曹
溪又五世而至悟本凡三十九世矣及悟本之卽世
也得法而去者道全居中山道虔居青林相繼來嗣
之悟本又傳曹山寂寂傳道延居鹿頭及道虔卒鹿
頭又續之鹿頭延卒其門人惠敏嬾安之惠敏卒嗣和
尚自淨業來繼之李氏之報恩其嫡曰文坦被黃紙詔書賜
大道場於金陵之報恩其禪師之上足曰清稟亦奉
號大沙門來統之雲門真禪師之上足曰清稟亦奉
主命來後之稟卒而豫章彥聞因之及彥聞而衰矣

輒以院付其徒檀越不可乃疏請九峯守詮紹之九
峯亦本境之名藍也移法席至是山五年復爲廬山
捷賢所請而去詮傳曲江晓聰聰傳合淝自寶寶又
傳曲江鑒遷繩繩興之寶師得法於黃梅聰與遷皆
雲門之嗣孫自悟本主遷或絶或承凡十三代詮徙
棲賢寶徙黃檗自聰已上皆終焉悟本諦倀价越州
諸暨人姓俞氏年十二師事五洩二十一受具於嵩
山曇律師慕南宗之學南遊江湘得雪巖和事之終其
身畢喪而後去遇武宗之詔遂民服隱於箕州及宣
皇御宇乃復僧 儀南至高安之所豐洞邑豪雷徹

之山也見其泉石幽奇乃曰此大乘所居之地言於
雷氏雷氏施之初山多虵虎師庵居一宿虵虎盡去
至今山無虎焉留居十八年名聲四傳來學者五百
餘衆坐談立悟虛來實去者不可勝數名聞京師天
子賜咸通廣福寺額并一鍾焉尋以咸通十年三月
順世光期其日期至而去徒衆環泣師瞑而復覺曰
心無所依是眞修行何有悲喜勿驚吾也復令爲齋
七日乃具師食訖沐浴安坐斂容而化葬于山之陽
勑謚悟本大師塔曰惠覺之塔師能攻苦率衆衣無
絲卧無褥爐無炭室無燭故後世以簡約相承焉集

大乘經要一卷行于世中山全姓宣氏常州人以其
嘗居儵水之中山故號中山和尚中和二年鎮南節
度使鍾傳實召以來景福二年避兵於分寧制置戴
尚書迎居龍安院明年坐亡於龍安歸葬寺之東青
林庵姓陳氏杭州餘杭人初謁悟本悟本曰此子向
後走殺天下人庵初抵南鄭遇賊巢之亂駕幸梁洋
時有中貴人姓第五者見師瞻視良久曰此是法王
非同龍象也自漢東之青林亦鍾鎮南召之天祐元
年滅度門人錄其語三百餘爲玄機示誨集鹿頭延
姓劉氏福州長樂人江南武義二年自鹿頭至凡三

年而示寂全身瘞于寺南勝謚洪果大師塔曰惠光之塔敏姓李氏蜀之華陽人從洪果來及其終而代焉保大六年遷化嗣姓周氏同郡高安人金陵召見深加信重乾德二年順寂塔于惠光之北垣姓吳氏建州建陽人李主以其國命之凡四年而終稟姓李氏泉州仙遊人李主召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凡十年又俾來繼坦焉彥聞以疾而閒其位故衰凡三年而卒詮金陵人自九峯來居五年大壯其棟宇而新之既赴棲賢之請以首座聰囑檀那及其衆衆從之請於州州從之聰姓杜氏大中祥符三年實應是

命於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株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常自稱栽松比丘今號其地爲金剛嶺云聰臨終而讓寶如聰之始聰之終也遺誡於其衆無服衰經哭泣弔慰一切絕之其寺之再興也詮始緝之聰又能經締至寶而紀綱大備焉寶姓吳氏開堂十六年未嘗出院門自江湖之南及嶺之南二十餘州聞其名者歲奉錢帛數十萬以供其堂其爲人信向如此亦種杉萬株皆手自培斸同郡有黃檗山某院唐裴丞相休之功德院也歲入豐而主者侵牟之衆食不足思有德者爲之長景祐四年自太守而下列名請其行又俾其自擇人而付之得遷焉居黃檗未十日四方至者僮百人蓋其道可師者邪遷姓某氏亦能守寶之規而不敢加焉某上書失職來是郡得其傳法之次叙而記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正月日記

恵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名山大川方域之鎮必藉異人以光其圖謀達才通識稠衆之表必託有爲以播其績用二美胥副今爲難羅浮山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峯壺波所蕩附麗於此水經之惟録也良常諸洞吳郊之秀岫穴相通真受之秘談也曰浮屠西來蔓延中國塔廟嚴飾徧宅形勝茲山精藍十餘而延祥之基最古梁朝有頭陁僧景泰不知何許人薙草屋之號焉朝游南海暮宿羅浮大同中始建寺額以其峯頂二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峯之下故以南樓命之唐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以鐵肖釋迦眞像浮海而去番禺天寶二年中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像置山歸以珠耕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開明月戒壇于寺之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于此武宗朝例削其籍咸通恢復而地歸中閣別揭南樓之名于山之西延祥再造苦晚故久不競

然亦不敢父子私自相傳必擇什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鑱像之來也扶土以具其四體及祥符初住持僧彥課乃購金雇工易之以鑱而像始完彥課卒于其側見明月之壇而知其制之古于其堂聞達師之問荅而知其言之當乃曰道如是書之無悃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循州新脩白雲山普安寺記

大椎氏之教也國無中邊俗無同異人無耆幼士無愚智聞其名氏率用信向非役而隨非威而濟苟有竭導亡不響荅萬家之都十室之鄙必立塔廟以寄瞻仰誰其尸之選在賢者稽其類拔其萃推之於衆無虛授焉龍川郡者漢之名部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毓士多江海之樂故其資奉易足而慫慂易勸且浮圖之道也俾人出貪網斷愛縛守淨默慎熏染廣方便重戒悔俗所以聞聲而樂從者以捨惡徑而趣善途也古有蘭若曰普安居子城之西隅州人之所崇植也天禧中遇鬱攸之災煨燼無餘惟老釋曰智珣相土於閑曠之野得白雲山焉掘地數尺有古石像七十餘軀亦精廬之故墓也始鳩工而珣卽世州將顧衆以今住持僧德廣承其基焉鳩其屋以藏像猊其座以存法列鼎而烹以示均擊鍾而食以來衆皆古之制也尺椽片瓦力所收焉茂材修幹手所植焉嗚呼今夫士庶百族以天性之篤如數世恢隆丕烈者亡他術焉曁於親耳浮圖民則不然邑擇於邑鄉擇於鄉超登其良以紹耿光絲世而益昌者此其所長也廣師本郡人張姓受業於聖壽寺受具於南海之祖壇出繼珣師於白雲山擇其良而書之云爾慶

曆六年七月八日記

袁州仰山齊長老壽塔銘

天下地有形勝境有清曠必建佛刹以爲民福蓋自漢明已來像教東被日崇月衍棟宇遂繁又乎心印密傳宗風寖盛通人間出學者雲趨所以名山奧壤必安清衆又常推擇人譽以崇善繼凡寺之興衰衆之多寡繫乎師德之厚薄耳袁州仰山者通智大師之法席也通智諱慧寂曹溪之裔孫潙山之嫡嗣陸丞相云仰山龍縱於江西是也躡屩來遊者不下十人於時號爲小釋迦學徒之盛諸方莫比殆今長老智齊十五世矣齊師安州人俗姓某氏徧游名岳得法於棲賢諟禪師於是自息心居廬阜三十七歲慶曆中仰山虛坐轉運使齊公廓詢於緇素以師應選三空四病示人以要啐啄之機間不容息或縱或奪至者忘歸住山凡二十年悟而去者亦多矣乃於集雲峯下自爲壽藏而種松千株且示世間之法無所染着皆如幻住死生之理無所厭苦皆如夢覺何必語言然後爲學惠陽僧智清以其書及其真來且言師之行也如此因其歸以銘寄之

潭州太平興國寺新建戒壇記

儒之所先曰行釋之所守曰戒行不修則五常無以立戒不持則萬法無所依故曰行與戒皆所以制惡趨善防非止過之本也西方之教尤爲精嚴佛住世時祇樹園中既有立壇結界之制摩騰東至儀軌尚簡出俗之初三歸而已魏正元中始有律師上言戒法宋元嘉已後楊都乃盛丱露之名方等之義隨處建立流布漸廣嶽瀆要會南寔長沙衡湘之旁緇流剃染白四羯磨咸隸于茲不得不壯其度也舊有戒

壇在明行寺律衆所居蘆宇榱比故於肘量微爲隘焉城中寶刹曰太平興國者占上勝福德之地有山居閑寂之趣與化長老紹銑叢林之選四方響信所猶譽臻安撫王公俾其新之由是商榷律儀講求教旨宇量既廣壇塔皆成得五印經始之規有四天擁衛之相俾夫受圓具者登降之際知生七證嚴肅三業清淨於戲惟善知識常利世間而作種種饒益不輕末學而示以威儀不住無爲而長於誘諭非名譽利養之徒所能及也既而俾蜀僧齊智齎書丐詞嘉其勤修行頓增長成就一切佛事無

有休息可記也矣故書其年月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制誥上

秘書丞直史館知諫院蔡襄可右正言
直史館知福州

勑具官某朕纂承洪緒懼德不明慱延忠果正直之
士列於左右補其不及爾以文雅選在圖書之府而
勁正之譽達於予聞故自叛人之中擢居諫諍之列
果能謇謇匪躬以弼予違而云報國之勤可圖事親
官某體識沈粹謀慮周密屬委方面而州境以清專
之期有限屢形封奏乞便庭闈朕忍以好諫之心而
違爾就養之懇是用特遷諫職歸領郡符外則為爾
親榮又知朕之不厭直言也乃身雖在外乃心無不
在王室爾其勉之可

龍圖閣直學士文彥博可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

勑成都古之建國其地險遠其俗富奢機杼纂組號
為衣被天下而又西邇卬莋南接徼外故常擇近密
之臣當撫御之寄具官某外和內敏才周識遠頃者
將漕幷土民不告勞繇是分之虎符付以戎律兼摠

貊道以撫夷落威信克著號令甚明來者慕其綏懷
倍者不敢侵軼二年於是境域以和故宜假其才謀
移莅蕞蜀遷之美職以示優恩爾其無貪寬厚之名
無習苛刻之治謹爾條教休息吾民則得良牧矣往
服休命可

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知幷州兼幷代
經略明鎬可右諫議大夫

勑國家遣侍從之臣居統率之任蓋俾其外宣戎略
下恤民隱庶其臨機制變全師保勝而無遺策也具
官某體識沈粹謀慮周密屬委方面而州境以清專
督餽運而邊粟以阜唯幷汾之要壤控戎索之衝道
向擇周才以當重委士卒樂用如倚長城羌胡畏威
未嘗近塞雖刁斗不擊而烽候甚明偏裨同緩帶之
歡朝廷得高枕之寄嘉爾茂績屬於朕心延登七人
之列仍總三軍之令爾其無惰而志無驕而卒使夷
落懷附而邊隙不啟則朕之委任有所賴焉庶茲休
命可

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竦可資政殿大學士

勑朕以君臣之義股肱同體進退之際恩意固深厥
有誠請實用嘉尚具官某才識通茂智慮周詳嘗登

輔弼之聯徧歷內外之任頃以羌戎倍恵關隴宿兵遂由候舌之官付以節旄之寵諒憂職而成疾遽乞身而願還是用改以方州遷其舊秩今覽來奏言其有瘝更思竹帛之功請就邊防之寄朕方四隅罷役二虜講和顧彼壜隳無煩舊老嘉其志尚推以恩榮以其嘗貳機衡乃遷此職當體予意往哉惟休可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宋祁可吏部郎中

勑朕慎柬俊德延登近署典司命令侍從帷幄所以宣邦國之大謀訪古今之高議所懷忠實率多規補宜增秩序以寵材傑具官某通識照遠人之儀表懿文高世學者宗師而自雍容朝闥領袖儒館奉常樂志東觀史編執簡撰述厥勤茂焉內閣以對右省更直咸推望實登見材美登王室之署勸金華之講每觀通博之論愈知遠大之期集諜遷官固有常制羽儀之用朕所望焉踐修厥猷往服休命可

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魚周詢可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

勑中山近胡常山爲之屏翰此爲衝衢必擇全才以兼文武之任具官某體識沉厚謀慮精深孚寇彈非則權豪共攝牙籌佐計則財用皆豐言無瑕玷動必詳練故宜延登內閣之班出領列城之寄爾其外修民務內寓軍令召南之風方叔之任其兼之矣往哉汝諧可

兵部郎中李宗詠可鹽鐵副使

勑司會之府匪才不居任人之方求舊惟允具官某深識夷曠雅性通和簪白筆而立朝登輶車而問俗咸著美績聞于周行嘗佐邦計實遷歲律三壤成賦九政均財備見其勤克謹于職遂　吏故出領方州事資練習是用俾其率復書不云乎三折肱知爲良醫汝其往哉可

仕

左衛上將軍致仕楊崇勳可太子太保致仕

勑朕嗣守洪業責成輔佐故於勞舊機務之煩出領鼓具官某頃事先帝逮予冲人入當機務之煩出領鼓鼙之任頃緣子累罷其虎符雖在退休之年授以環列之秩示從薄罰以肅羣臣今以燔燎禮成參肅澤廣尚授　印之重俾登黼傳之榮不次之恩汝其自省可

鄧州防禦使魏昭炳可復觀察使

勑朕丕承帝圖實念祀事祼鬯宗廟柴燎紫壇還御

端闈燮大號曠蕩所及滯淹必振具官某器度宏遠
體識和雅謙恭自牧膚敏可嘉生於勳德之門不習
綺紈之氣早登朕仕嘗委廉車當折衝樂侮之任有
辭難即易之請俾從降秩用勵臨戎就第而來閉閤
知懼宜豪茂渥再渙前榮勉思竹帛之勤以酬雷雨
之澤

秘書丞集賢校理孫錫殿中丞秘閣校理
鼎仲衍並可太常博士

勅某等國家開圖書之府應奎壁之像所以將英俊
厥有誠請難於重遠具官某學通古今識聰治亂智
度純粹議論詳正文該史野行周忠信早預書林之
選屬講容臺之儀知其諗實延登左右有犯無隱朕
甚嘉之今以卜附先塋頓守使郡朕不欲奪人之恩
以自助是用增秩本省分任要藩夫優息而愛民與
夫從容而納忠其道一也汝其勗之可

太常博士

勅某國家分職事以待材俊苟稱其任必躐等而進
之其官之本聯則參用古制三歲一視其庸而改其
秩以爾文思豪健識慮周敏來道山英俊之選贊天
府浩穰之治煩而試之悉著成効奉常之屬實典邦
禮清途所漸勿怠祗欽可

殿中丞曹穎叔等轉官

勅某等國家執八柄以馭羣吏董之以事任辨之以
名品善則賞之以勸能者爾等悉以治聞朕知朝廷發民之體得循良御事之要佐職聿佳感著
能聲容臺尚局各遷華秩用示褒進往服嘉會可

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可右司諫知鄧州

勅朕稽式治道渴聞讜言恣求端直之士以居諫諍
之列庶補闕漏期於無過然而臣子之節忠孝爲本
厥有誠請難於重遠具官某學通古今識聰治亂智
度純粹議論詳正文該史野行周忠信早預書林之
選屬講容臺之儀知其諗實延登左右有犯無隱朕
甚嘉之今以卜附先塋頓守使郡朕不欲奪人之恩
以自助是用增秩本省分任要藩夫優息而愛民與
夫從容而納忠其道一也汝其勗之可

刑部郎中張鑄殿中侍御史劉湜並可三
司鹽鐵判官

勅某等昔者管仲以鹽筴而強諸侯桑弘羊因山海之利足邦家之用必資幹
佐常賦其來尚矣因山海之利足邦家之用必資幹
吏以贊計籌以爾鑄器度沉厚當官有清勤之節湜
才具通敏立朝有讋正之風臨民而領簡易不苛參畫

而浩穰稱最並登司會之府庸謂擢材之選勉勵而守以荷休命可

內殿承制知瓊州陳宗古可供備庫副使

勑國家列郡國之官分軍民之政惟是亭障徼道用武之地必擇材勇兼領戎具官某資性果銳名稱著聞任以方州用觀器略已驗舊壤繚雜居委之綏寧必選其材著于故事必進其秩援此成例于以推恩爾其安民撫夷以肅邊事無墜茲寵

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可特授單州長史

勑某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用法之意期于大遷推恩報勞勿忘祇荷

濠州鍾離令李覃可屯田中舍致仕

勑某七十而還政於君傳事於子古之制也其能引

中越有附輕之科宜啓自新之路以爾頃在官守抵于刑書遽自隱藏遂以名捕近者按舉之吏頗為辯明如其本原特示矜恤處之散秩俾其自思無怠省循以荷昭洗可

光禄寺丞監單州軍士判官柳澣可著并州軍士判官

作佐郎

勑某吾自邊陲宿兵以來思得高材強識共圖軍事故於帥府之所慰薦舉前其請冀用人之路廣而謀能遠矣其善撫吾民無誤而知可

殿中丞士建中可依前官

勑某等古者人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伸其恩

也爾等纏風樹之悲有纏棘之慕歲月其逝法當還臺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國之典也往踐茲命可

太子中舍王致用等六人轉官

勑某等國家命官以古名在事用今制寺省之職率不釐本曹之務而分仕內外以視其成爾等各以器能出領事任或布慈和之政或稱幹濟之才考于有司悉應最令升榮朝紱進秩春坊咸為敘遷恭服休命

供奉官張秉王祖禮並授內殿崇班

勑國家承平日久而兵不習戰人不習勇自西羌犯邊歲用戈甲固常購募果敢訪詢智謀思得奇俊惟恐逸滇偏詔近列各舉所知今其應令以爾為薦更詢績狀頻見勤勞即登諸朝以示優寵爾其撫而士卒練而師徒毋貪功亂鬼善修戎政無忝爾榮可

陳州觀察支使聶開可著作佐郎

勑某國家體貌大臣作鎮近輔賢其實佐薦聞于朝詢之天官則稱其才者多矣即其幕中授以清秩所以示吾寵待故老之意又欲其婉畫誠有所裨可

大理寺丞知陝府芮城縣李昭遘可右贊善大夫

勑某國家自西鄙屯師關中之邑頻當餉道思得賢令長以均其力役受詔者以爾名聞從其薦延付以百里今著最狀能字吾民序進東朝用示褒寵可

前濟州錄事參軍監汾州永利西監武蘭可大理寺丞

勑某國家該鹽鐵之官所以籠地財而佐國用克舉其職則寵嘉之蓋旌其能非專於利以爾辨事之力體吾愛民之心則無忝矣可

武安軍節度推官監延州入中倉馬經可秘書丞

勑某國家自西羌旅拒已來所須爵賞嘗在繩墨之外雖所以收積俊又蓋亦優禮帥臣爾自掌邊庾能足軍食帥臣嘉薦稱爾之才故不遐天官之選即加仙省之秩越次之寵無怠前勞可

司勳郎中知洪州卞咸可衛尉少卿十二

勑某等漢制郡守諸侯相考理迹之尤異者就增其秩不易其任國家分命庶尹纂職于外必集其課而黜陟焉古之制也爾等悉以材敏聞于朝廷班宣詔

人轉官同詞

條省察風俗能著治狀合於功令故嘉其最而寵之
官卿寺即曹金閨之籍遷加名服無怠恪勤可
祕書丞邠州通判王稷可太常博士六人轉官同詞
勑某等國家以三載黜陟八柄予奪總攝羣吏撫寧
庶民克著善狀則用嘉寵爾等或詞藻敏贍或學術
通博顯輿而贊郡條操刀而專邑治莅事賦政人得
平一集其歲課率應遷格爾其毋貪名譽以希進毋
畏高明而弛令吾不吝爵賞以待俊乂撫我赤子予
而懋官其勉之哉可
禮賓副使張岳父義政可太子清道率府
率致仕
勑國家因邊鄙之聲寵戴守之勞嘉其事君之忠式
懋及親之寵某官張岳父義政勇敢之氣老而益壯頃
歲西賊軼我障塞能率宗黨并登城陴身被金瘡口
不言伐今以弱臣之請子含之賢因其掛冠之年寵
以晉綏之秩噫予非私于而家蓋欲壇場之人知圖
功報國之榮也可
張岳毋竇氏封縣君
勑人之至親莫甚於母子至行莫重於孝愛緣情推
寵所以勸勞張岳毋竇氏毋教以嚴家庭有肅早勤

之非良殊尊德舉請吏能之必來當以言揚恐膏梁
之易驕鄙閱而無取未臻治本將昧邦經苟天爵
之自修雖代祿而何害鮮克由禮誠多侈之慶無
忝所生亦有恪恭之者故景升之室他犬貽羞安石
之庭芝蘭擢秀儻令盡奉無乃深文在乎糾以庠序
之儀謹其詩禮之教勵官箴而黜惡肅政經而勸善
叔向龍蛇之禍罰而不私蘇壞柱石之材用而無廢
必若器業之可採豈以門地而見遺周著豪賢之規
漢布推恩之典自存姬旦之法爰告王吉之言勿棄
采薪式符刘楚

更益封君之號可

著作佐郎葉綱可祕書丞

勅某國家考課之令著于常典賞善罰否吾無所私爾文學起家歷薦遷秩求之以備不能無瑕俾增年勞蓋示國法命之敘進猶踐前言書云令出惟行不惟反此之謂也爾其恪勤無怠荷茲寵榮可

內殿承制劉懷懿可供備庫副使

勅國家稽式舊制敘進羣官有勞必録無善不顯爾久登仕路列于朝班莅事精勤老而益壯考其理最升造使聽賞在必行無忘祗荷可

又自副使改右衛將軍致仕

勅朕少而用其才老必賦其禄又遷其秩叙以優其退閑具官某忠而能勤老且不懈邦國之奏績狀可稱嘉其止足上還印綬俾從内司之重特升環衛之職勉荷恩寵以遂休寧可

西東供奉官閤門祗候知順安軍焦宗慶

可内殿崇班

勅某國家制壇守守真障欲其將卒偕練號令必行上下相親動作相信詳擇材武以久其官以爾嘗領郡符徙治軍壘習知備胡之術克勤御下之體大臣保任稱之爲能是用遷内朝之名品示邊城之委寄爾其謹烽候完器備無貪功以生事無玩寇而輕守勉思樹立以荷寵榮可

大理寺丞陸經可責授泰州別駕

勅某國家制刑之中率乂于下俾其畏忌以自祗飭爾以詞學見稱列在臺閣不能敭慎賄交于民白簡奏彈覆驗明著宜從左謫以示常刑可

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薛紳駕部員外郎

王正巳太常博士將安石駿中丞杜衍閻

華等轉官

勅某等國家設耳目之官按舉吏職分牧守之任宣導王風至於佐治一圻專董百里皆擇材士俟其成績而寵嘉之以爾紳等器度和雅望實休懿咸以臺省美秩出總庶務或埋輪而清列郡或分虎而守名邦或題輿而著善聲或馴雉而彰異政集其歲課進以官聯子不吝於恩榮宜各恩於報效可

奏舉人前常州司理參軍馬寔可著作佐郎

勅某國家嚴資考之格廣薦延之路察於衆好與獲鞫楚以爾久服官政勤盡自飭庶獄審克郡無冤民

章聞于廷宜用升進罔忌所守以荷成命可

三班奉職王良臣可南京柘城縣尉

勑某丞尉之官其品雖卑而差用清流朱紫可別故儒素之士得之為榮爾本名家而補右職心苟不樂何能安人改佐百里益為茂寵其謹奉家法無忝休命可

奏舉人前夔州録事參軍辛終吉可著作佐郎

勑某國家分命天官專領選事外諸侯之舉尤異者必視其績狀而考進之朕親覽焉以加奬擢惟爾文

辭登第廉謹宿官州縣勤勞備嘗之矣宜升清秩庸勸吏能夫少而有志者老當益壯汝其勉之以蹈榮路可

著作佐郎何涉可祕書丞

勑某西賊僞擾自悔禍延安帥府能稱朝命以通其意而卒來講和羌夷柔順邊鄙寧息爾之周才實參戎事帥臣稱薦深所嘉尚苟得尤異而遷之不必累其歲月求賢若渴朕甚藁焉宜堅爾誠以服榮命可

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虞部郎中李永德可

金部郎中

臨民遣將臣而治軍分文武之任為戰守之備矧惟鳴沙極遠與羌戎接壤兼而付之固不輕矣升其使聯用示優寵可

奏舉人前昭信軍節度推官孫億可大理寺丞

勑某國家自一命而上集于天官得資計考歷以例進必有嘉畫贊其善政露章稱道寧良用旌之勉守初節以荷榮命可

亳州司馬崇正可供備庫使

勑某頃授任符兼臨劇部寇戎在境烽候不明卬府繩遠秋官議辟降從散秩用示深慈屬元祀告成萬物更始宜推曠蕩以恤滯淹特改使職勉荷皇澤可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制誥下

樞密副使諫議大夫河北宣撫使富弼
可加正奉大夫輕車都尉仍賜推忠佐
理功臣

勑朕昭事天地嚴配祖宗用祈洪休大庇黔首思與
一二輔佐同茲戡穀故疏寵濯冠於群倫具官某
文窮變理學通古今論議忠正有濟世之才謀猷高

遠有經國之用不辭患難而夷險一心累避榮寵而
退靜自守詠是擢登宥密翊贊機衡咨綏遠附邇之
能致同文同軌之治朕方親執玉幣恭修燎燔而卿
以撫循邊士不在侍祠之列朕甚思之所宜賜以凌
煙之號進以執珪之秩疇其茂勳昭示異數忠之至
者寵必厚汝其欽哉可

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可
加上護軍實封貳伯戶

勑國家陽郊報本宗祐致嚴舉一歲之明禋受百神
之介福式均茂

如邇臣某望著人表才稱國器

百神受職萬國歡心式布受釐之渥以表同寅之寵

皇親率府已下

勑朕承七廟之鴻業荷二儀之並貺肇禋吉土對越
明靈積式盛容誕布純佑休寵被宗枝寔先某等
孝友立身信厚成性並承詩禮之訓自敷名教之樂青宮
列衛式表茂親朱紱侍祠宜頒異數既廣參蕭之澤
用昭莫嘉之恩公族之榮聿加勳賜

殿前都使已下

勑朕贊型世室升煙泰壇修親祠之儀遵陟配之典
恭承貺施大報靈祇思與帥臣均茲茂祉某等久服
戎事早登勇爵遥董親軍外固吾圉自西羌倍惠數歲

不庭雖成兵未得脫甲而胡人不敢近塞緊爾耆守倚如長城在褆祀之辰當封疆之寄蓋重爪牙之記式加名服之重

省副魚周詢等並加大夫階勳(省辨詢詞)

勑國家肅若舊典稱秩元祀吉土拜貺高煙達誠爰均敷錫之祥不爲專燮之美其營畧識開敏資性端方咸稱剸才佐我邦計經入有度展宣國之謀均節有常得足用之要唯匪頒之至廣貽賚成而知素宜崇勳賜用寵勞能

上將軍致仕楊崇勳加食邑七百戶實封

三百戶

勑國家接千歲之統運三神之釐積燎鴈信郊丘成禮式均茂渥無忘老臣某肅事先朝休有令望積勤勞而奉上歷中外而成績重率侍衛則忠謹足稱剖亮樞機則良實可任亦嘗出領方面付以節旄用威戎夷咸所倚賴早敎知止之分久從還政之樂明褆斯畢大賚有加方念安車之寵宜益爰田之賦

大將軍防禦使蔡興巳下至遥郡刺史等

並賦福禄攸同駿奔于庭宜均寵渥某等縉紳令望臺省俊游或同經度之謀或副浩穰之政賛禄將而在列侍柴燎而克勤錫以轉勳歆茲成命可

諸司副使巳下至崇班

勑朕祼鬯世室柴燎泰壇薦繼孝之誠嚴報本之祀馨香上達明靈降鑒樂與從臣同此介福某等衆材美望籍著內朝或趨軒陛而服勞或居屏翰而分寄駿奔在列固夙夜之可嘉恪勤居外亦爪牙之所託咸進爵邑用示恩榮可

贈太尉允寧女趙氏封縣君

勅朕親享太室嘉薦圜壇上以承七廟之靈外以受百神之職均此景福被于綿區矧惟宗枝宜豐優渥某人女某等肅雍成性柔懿著聞頃緣棠棣之愛聿蒙賁澤之寵顯藐奉祀式耀華宗湯沐改封當殊異姓宜體篤親之意無忘令族之恩可

右正言孫甫等加恩

勅朕尊事上穹升侑列聖誠意蠲潔明靈顧享會受福祉被于區城具官某等識理閑遠器量方正咸自衆多之選級于侍從之列或張旌而使絶域以修隣歡或分虎而守鄉邦以便親養或以節促召而脂車予懷欽荷恩榮更勵而節均釐之典悉加勳賜以表美人張氏父亮封贈祕書監可贈工部尚書

勅古之賦禄貴於逮親雖居晉楚之富靡及雞豚之養矧惟白華潔膳赤芾侍祠西雝承命北堂拜賜國之善教吾其捨諸某官毋某氏德劭嬪風義高壺則克懋慈閫之訓聿生聞籍之賢厥榮燎必藏儀被蓼蕭而洒澤庸錫毋輟之命以彰高閎之祉可

幽阡可

興平郡主等

勅敦叙九族糾合同姓皆詩書所傳政教之本矧燎之成禮宜葛藟而伸恩興平郡主趙氏等雅性幽閑淑懷信厚卓被公宮之敎既無候國之封顧采良之有聞惟肅雍而成則易之美地庶耀靈源

百官父在者

勅人之至行篤於天性國家之教常必先之父之貴重則賞延於子子之通顯則尊及於父蓋所以敦三綱而親萬國也某父某賢業自守家聲必聞詩言禮立克謹厥訓聿傳弓冶之嗣服在薦紳之列朕方稱秩元祀懷柔百神均此介福被于率土嘉其忠敎綏必寵章式昭肯構之賢以慶高門之祚可

毋在者

勅古之賦禄貴於逮親雖居晉楚之富靡及雞豚之養矧惟白華潔膳赤芾侍祠西雝承命北堂拜賜國之善教吾其捨諸某官毋某氏德劭嬪風義高壺則克懋慈閫之訓聿生聞籍之賢厥榮燎必藏儀被蓼蕭而洒澤庸錫毋輟之命以彰高閎之祉可

父亡者

追褒俾由祕府之華驟陟文昌之峻式頒明命用貴

勑父子天性其親一也朕躬執珪幣升侑祖宗蓋所以報本崇祀奉先追孝簪組在列亦念其親宜推茂恩上及先正其父某高節善行東修其身遺德餘慶漏泉之茂渥容章爲貴壤樹之光可

毋亡者

勑朕贊啓世室欽柴泰壇合享天地升配祖考備物牲幣所以展奉先之誠疏恩存沒所以廣顯親之孝某亡毋某氏言容著範禮訓傳家沼沚宣勤珮環有節果生王國之彥久服朝家之寵宜因珪組之榮用追湯沐之賜可

百官妻

勑夫家道正而天下治蓋國風之始人倫之大皆本于夫婦也朕潔誠祫祀奉先追孝外修牲幣之薦內有粢盛之助翕受百祿敷錫四方樂與羣倫恩被伉儷某妻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聲居無出閫之言動有鳴環之節作嬪良士服我周行宜開石窌之封以寵金閨之籍俾其舜家輔國有所先後則庶幾乎治矣

王相公贈官

勑朕躬執珪幣升侑祖宗蓋所以報本崇祀奉先追孝簪組在列亦念其親宜推茂恩上及先正其父某高節善行東修其身遺德餘慶漏泉之茂渥容章爲貴壤樹之光可

毋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三代曾祖嵩

贈太子太傅宜特贈太傅

勑國家疏爵而尊賢稱情而制禮其德懋者其位顯其任重者其數優體貌之臣式叅柄用褒貴之禮宜及曾隅某官曾祖某令均王淩明雅懷忠積善有開胎厥孫謀弼我朝政錄其先範式佇遠猷俾從儲宋之榮超居帝傅之重下光泉戶庸顯世勞可

曾祖毋黃氏贈郓國太夫人

勑國家升用輔臣褒崇先正所以展子孫之志示朝廷之光昭起國封用貴嬪則某官曾祖毋黃氏徽柔植性淑懿流聲服圖史以增華布言容而成訓綽著可嘉之美果膺有後之祥贊合鼎彝之崇上恢祖閥錫山河之賦式耀泉裔

曾祖毋黃氏追封德陽郡太夫人

勅朕圖任舊臣共政期致于治追賁及於三世以旌其遺懿餘烈之有紹也某官曾祖毋某氏作嬪茂族柔明著聞閨閫之則人以爲訓福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厥有俊傑用勵冀于皇家欲其輔朕以紹文考之耿光故顯其祖之配而啓之國逝者其鑒茲可

祖光嗣太傅遷太師

勅夫德之所積其流必廣善之所鍾其後必大故挹其流者知其源用其後者顯其祖此國家訓人之道臣子興宗之義也某官祖某五代之季養志丘樊榮利內恬羽儀外戢位不充於當世福乃流於後昆子舍稱賢先朝倚之爲棟幹孫謀襲美沖人用之爲股肱頃貳樞庭已彰樹績參持國柄再佇明謨爰念世勞用推祖閎大門之懿疇奕葉可稱俾緜帝傅之崇式進師臣之秩漏泉垂澤聿備徽章可

祖毋孫氏贈安國太夫人

勅慎簡賢佐上所以緝寧邦家追崇祖室下所以申順情禮家聲克劭閨則攸先某官祖毋某氏孝嘉秉德幽閑成性珩璜中節蘋藻敦風克配燕翼之謀篤生弼諧之哲福既宜其家室澤宜滲於泉壤誕啓土宇用賁松楸可

父恕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榮國公改封許國公

勅昔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天子有衮服之賜詩人著緇衣之詠蓋預執國柄號爲世官古難其人今得良佐美其子而追褒其父亦古之制也某官父某亮節致君周才應物事我烈祖鬱爲名卿總邦計而經入有章賛宰司而裁成無外粤有令器克紹先基吾欲使天下知才臣之子復參大政故以節召還而共邦事嘉其善述之志用霈流根之澤可

毋李氏贈崇國太夫人

勅國家之制同體莫重於股肱人子之心揚名以顯其父毋朕所倚注義有褒崇其管毋某氏生自德門嬪于邦彥淑靈著詠宜家室而浸昌聖善流稱穆閨闈而有冀我有良輔爾之令人式昭駿蹈機之教加之象服用飾幽泉可

毋王氏贈鄂國太夫人

勅夫能擇其臣者君之明能顯其親者子之孝揆是二美朕所冀焉某官毋某氏節茂采蘋德昭流芳夙彰婦順克振閨風是生俊良爲子輔弼爰洒湏泉之

澤用表宜家之賢寵以副笄珈于幽窓可

皇后曾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魯國公曹芸可追封　國公

勑朕接千歲之統逆三神之鑾致孝克享亶誠昭薦馨香上達明靈降鑒與祭大號被于四方荷祖宗之休成吉蠲之禮粢盛之潔實惟內助欽其遺懿宜示追褒皇后曾祖某稟常山之英負全趙之勁雖羽儀未展而堂構聿隆篤生元勳事亨藝祖豐功在物茂德庇人肆惟耿躬得是天合嘗極人臣之贈用昭肺腑之榮更徙大國之封以為中宮之寵可

曾祖母追封陳國太夫人張氏可國太夫人

勑朕合祭天地升配祖宗四海來助百神咸秩翕受介祉敷錫庶邦重念夫源之深者其流必長德之積者所憑必厚朕既恭執笾璧上奉七世而中宮敞體以母天下肆其褒贈之典宜及曾閨俾其三廟異室同榮合配茲惟享國之樂行古之道也某氏毓德貴門作嬪令族能謹上隣之教以成興宗之福俾天作合實荷遺懿參泉流澤庸均茂渥徙封湯沐蕃耀泉途可

父曾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兼中書令曹玘可贈尚書令

勑朕承七廟之重守億年之基奉順先猷欽舉元祀祼獻宗祏燔燎圜壇三神番禧百禮咸秩大均霈澤被于綿區矧惟中宮之尊內治所主固宜同茲介福光于外宗思姜周姜之儀庸表塗山之盛皇后父某積德至厚含章特立生自元勳之門專於儒者之行橘光令族坦夷曠之懷握蘭華省抗令終之節雖當世不顯而流福無窮俾倪天發祥嬪虞作合奉祖宗之祀共罄純誠荷天地之休實駸紊遺烈式崇褒賁用企儀刑俾自龍池之榮更茂天臺之秩庶光壤樹式耀桂宮可

母贈吳國太夫人馮氏可國太夫人

勑朕贊啓清廟欽柴泰壇精誠備至神明昭格而又恭發謚冊追奉閟宮上尊建隆之典肆同章聖之懿孝思克展祠事有嚴還御端闈渙發大號受天百祿敷佑四方眷言內助同茲茂祉等其立愛之念頒此顯親之榮某氏積善有開含華不耀自守珩璜之節克謹蕃蓁之訓承顯之職遺範於華宗曼月之祥有歸於禁掖爰布漏泉之澤用展結褵之思式加象服

三從之善勗成諸子之材宜晴湯沐之封以示閨門之訓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桑宗望可文思副使差充河北沿邊安撫都監

勑具官某國家以北平拒馬爲塞積有年矣胡人通歡輒車不絕于道武事之備未嘗一日懈之故擇知兵謀曉時務者置使以統于堡障立佐以同其規畫以爾將家之子膺畧過人屢經煩使頗聞勤畫是用遷之職秩往護塞垣爾其撫士卒謹斥候無起邊隙以副朝命可

奏舉人前韶州樂昌縣令賈太冲可大理寺丞

勑某國家視民無遠近之異必擇慈惠明察之長以撫安之爾宇吾民于服嶺之外而能平獄寄恤時務百里安堵有聞于朝宜升京署俾漸榮路其無忘前志以服休命可

樂壽縣主可進封郡主

勑九族以和國家之誌二姓之好典冊攸重宜推茂恩以相嘉禮某柔閑自立淑誌有成既在及笄之年將從鳴鳳之兆嬪敬修潔宜爲婦順之光湯沐升榮上達明靈降休式敷純嘏浹于區域恩被于遠當由近始澤浸于外必自內均某祖某以廊廟之才逢風雲之會功在彝鼎位登台衡厥有令孫備職先朝坐論婦禮有光彤管因此視卿之秩嘗啓真王之封宜兼雞棲之榮更耀密章之賜可

祖毋追封秦國太夫人田氏

勑朕純孝以奉于先廟精意以事于圓宮祼獻必虔燔燎惟謹而天地並貺神靈降休致函夏之大寧荷文考之成烈羣后追同於謚號貴嬪當優其情禮褒貴祖妣舊有典章某氏早流淑聲作合元宰陰德至賚後嗣其昌肆惟宮闈得彼恭懿形管之職爲式掖廷副笄之榮宜均逝者可

父繼宗贈兵部尚書宜特贈

勑朕昭事上帝懷柔百神繼孝宗祏薦誠吉土仰荷純祐爰霈茂恩內外之職存亡被澤某名臣之子賢行著聞早垂紳而立朝嘗象河而命秩粵有令淑備于嬪嬙祇事先朝協贊內職肆惟追貴殊于外庭宜進天臺之班式爲泉壤之耀可

母追封福昌縣太君吳氏宜特追封

勑朕世室執鬯泰壇升煙昭薦至誠以荷並貺誕布

德澤均被幅員眷惟被廷宜同介福某毋某氏淑靈素著聖善有聞家庭甚嚴子姓蒙順選納之盛薦于先朝褒賁之崇屢光幽窀茂恩所及營魂有知可

樞密王太尉三代

曾祖建福贈太師中書令可贈兼尚書令

餘如故

勑朕親享七廟昭事上靈牲玉備具粢盛豐潔百神咸秩二儀以和嘉與率土同慈介祉眷惟俊傑參掌樞務能緝熙於庶政宜褒賁於遥源具官曾祖某秉德有經令聞華內照不希當世之譽克集高閑之福皇家啓運嘗得佐命之勳恥躬繼統更獲同寅之輔屬嘉壇之已事均惠渥以無垠宜因右省之崇兼進中臺之秩錫茲明命式耀幽阡可

曾祖毋追封魏國太夫人賈氏可追封國

太夫人

勑朕躬欵宗祐祗薦靈壇三神以和百禮咸秩誕受禧祉均被臣鄰矧惟輔弼之聯素履忠勤之效宜示便繁之數追賁曾高之室某曾祖毋某氏言容有則宗姻爲範卜鄰傳芳早勤胎教斷織成訓聿光彤史福善所積源流必長垂休後昆再世為輔人本其祖

澤流于根更開大國之封以爲令族之耀可

祖祚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國

公

勑朕清廟奉先柴壇薦信天明地察克佯昭事之儀祖德宗功叙于陟配之典肆類成禮百神晉休發為霈澤被于國夏樞近之職寵數宜隆某祖某懿範閎遠素行夷曠愷悌之政存乎風謡皷鼙之勳著在方冊末年冲退脫迹寵榮世生忠賢為國輔弼閥閱相繼邦家所毗嘉孫謨之有成增公爵之攸重可

祖毋追封陳國太夫人嚴氏可追封國太

夫人

勑朕祗薦祖宗合享天地精誠上達神靈來顧令名之倫罔不蒙澤某官祖毋某氏德芳蘭芷行潔氷玉女儀修飭毋道嚴明肆惟令孫克奉慈訓對掌機軸備悉忠誠追述遺懿用增恤典褒襃肅之澤泉壤為光可

父溥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魯國公

可贈太師

勑朕嗣保丕基奉順舊典致誠恤祀尊祖配天四海駿奔三神純佑誕布霈澤被及中區矧惟叅典機衡

陟降左右因予繼孝之志特厚顯親之榮其父某佐命元勳興邦碩老經綸王業勤勞我家冀賓竭其殷脉締構同於柱石雲龍晉會寰海具瞻功格皇天德垂後裔肆惟令嗣輔予沖人祗畏一心贊襄萬務陪祠展肅追遠均恩宜因國爵之榮更益帝師之重可

毋追封齊國太夫人常氏可追封國太夫

人

勑朕統承鴻祚稱秩明禋親享七室升侑列聖嚴恭寅畏克終祀事飲時百祿敷錫兆民嘉與輔臣共蒙繁祉某毋某氏柔明著美淑茂流聲從婦順而有齮

鑒女圖而成德聿昭慈訓克懋閨風勗子舍以能賢被國恩而爲耀再加象服式賁松壚可

毋追封丹陽郡太夫人申氏可追封國太

夫人

勑朕齋明祀祇祓薦誠親陟靈壇恭奠嘉玉百神望秩四海駿奔推此介福發爲大號粤惟良輔宜先茂恩某毋某氏託質華族作嬪良士德有春蘅之芬行含秋霜之潔聖善之福克昌厥後式嘉肯堂之嗣庸洒湔泉之澤可

兄貽正贈太師可贈中書令

某氏幽閑飾性柔懿流聲宜家室而有

允穆粤有賢傑贊予樞機庸啓郡圻之封以表天姻之重丹輧增貴寵姿爲光

富副樞三代

曾祖處謙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勑朕款七世之廟以展孝思陟八觚之壇以嚴祀典神靈昭格福應休嘉荷天之祿數祐于下惟時邦傑協宣機政克奮同寅之力聿成共濟之美庸褒先範宜

渙茂恩具官某曾祖某擩光內職令昭德獨秀動爲禮義之表居爲丘園之貫鴻流令則實生懿孫皆憑蠁

基用成遠器蓋示遥源之寵追升儲傳之華貢此幽
泉用昭榮祚可

曾祖毋追封彭城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
陳留郡太夫人

勑朕親執罍瓚祗薦牲玉蠲潔至誠昭示大報九州
率職不爲獨恭百神降祉靡敢專饗嘉與良輔同此
純休具官某曾祖毋劉氏家有表儀動循禮訓珩璜
中節沼沚宣勤源流深長福祚繁衍是生俊傑爲朕
股肱宜因國棟之憑再錫郡封之寵式彰遺訓毋耀
幽阡可

祖令荀贈太子少傅可特贈太子太傅

勑朕奉祖宗之謨承天地之貺修崇元祀用昭美報
翕受景福敷錫燕邦輔佐之臣名禮當厚惟恩及於
祖禰同德均其誠孝具官某祖某誌行絶俗精識鉤
深天生忠厚之資家襲義方之訓克茂世閥聿成孫
謀參處機衡之重時惟廟社之福嘉是遺懿宜推茂
寵俾從三少之選超登二傅之崇下飾泉窀用隆褒
典

祖毋追封金城郡太夫人趙氏可追封南
陽郡太夫人

勑朕純孝以事宗祧精意以享天地芬芳上達肹蠁
下臨敬承洪休渙發大號爰均追遠之澤庸廣奉先
之禮具官某祖毋趙氏閨壺著範宗姻爲則婦順自
飭慈誨有成訓彰圖史福流後裔再貢丹轅之寵用
昭幽窀之光可

父言贈太子少師可特贈太子太師

勑朕昭孝薦誠報本崇祀執瓚世室升煙泰壇馨香
遠聞靈祇克享萬國嘉靖庶物繁膴實荷神貺救寧
緜區斯皆輔佐協恭夙夜宣力共致至治洽于飛沉
宜推茂恩兼被存沒樞密副使富某識度周物
文敏起家名高邦伯之政職重即曹之選位不充量
福流後昆粤生柱石之材克成廊廟之器庸嘉許國
之愿實本教忠之德再優恤典式顯世勞可

武溪集卷第十一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判詞上

御試十首

祕閣試十首

私試十首

甲爲學官教國子以六藝或譏其執泰成
立身之道雖鄙異端進學之方必資善教蓋嚴師而
卑之而下不伏

育益豈執藝以同譏甲德比珪璋才堪模範東序上
庠之地素號人師五禮六樂之文敢忘國典至於和
容執轡夙著尋章會意差分悉有成訓咸資博諭
式勵多能何哉或者之談罔識先儒之道且夫治民
安上不專於揖讓周旋易俗移風可以察存亡治亂
習于襄尺爰摽選士之規舞彼交觶再紀鳴鑾之節
偃波成宇取法於奎壁回筋敷能知於府實安可
比之賤技固當勵彼蕪才鄙事良謙雖聞卮父之語
嘉猷可採益導保氏之儀固難詰以他規宜見嘉於
善誘

乙爲太常請復鄉飲酒禮

廢不可復行

殷民以禮誠欲從時觀鄉有儀豈妨行古將舉治邦
之典必先幾聖之謀況乎事著前修議非獨見太常
以禮存沿革請頒尚齒之儀御史云政貴因循難復
興賢之制雖是非之互列在白黑以宜分順彼世機
豈五禮之必廢知其王道亦三代之可追何則舊典
彼存鴻儀具舉實至取象於天地長幼以倫介僕立
法於陰陽登降有數俾其成俗可以制中三揖而后
升所期教讓五十者立侍式冀明尊匪獨揚觶必爲
之言庶協先王之訓

丙爲大夫浣衣濯冠以朝或譏其隘辭云
儉德之恭也

車服有章誠難僭下衣冠無潛當許謹身在全德而
或虧於常情而何過丙也名先淑慎志謝紛華趨表
著以思恭方期率勵服浣濯而從儉式誠奢溢蓋質
樸而自居奚固陋而相罪且三梁製用辨於尊卑
百襲矜豪未慙於侈汰所期見德何乃云非貴而能

貧嘗覩子張之戒富而好禮式遵尼父之謀俾有節於身章寧妄加於首飾平津布被誠或慮其矯誣子臧鷸冠終亦招於禍敗蓋俗奢而示儉非詐善而近名忘九儀之有差信一節之可尚雖義存戴禮狐裘爲卿佐之譏而詩美周南葛覃有后妃之化式昭恭德無愧前脩

丁盛服謁使者門下令其解劒辭云劒著君子武備不可解

皇華宣命雖喜登門武備飾身寧宜解劒忽許兼人之勇難從索客之言丁也修謁駟車入趨墻仞仰其符采未逢躍冶之迎佩彼干將遂致解衣之拒過既彰於下吏禮將闕於上賓揖讓未修侮慢可恥且繡衣美秩誠欲尊崇而王具盛容難輕去就所宜與進胡莫肆儀雖列郡宣風漢守布佩牛之化況公門異禮魯人有脫縗之撫事苟失於典彝義寧存於進退代逢吳子設諸或止於勝行名重霍光簡傅亦善於露索固當從俗奚獨亂常持斧自矜勝之既聞失節撫齋無苟雋不疑終亦抗辭勿疑披露之心在煥干星之彩

戊爲御史大夫泣封具獄成議其過

黃沙具獄雖貴哀矜冊筆正刑何煩感泣苟原心而無濫誅承逮以胡爲戍名冠鴛行任隆烏府國章明啓每色聽而得情奏章初成必面封而流涕詳觀所寢未協大中何則自逮其辜人既彰於凶德不失有罪法但誠於深文儻能察必無冤何用痛其不免且明德慎罰雖有審克之規而議獄緩死豈有連坐之象況自專於決獻亦可辨其重輕若微纆之安施雖涕洟而何益憲綦意所謂婦人之仁疾惡無私宜慙君子之器但可精於慎惻固應絕彼放紛悲對室家盛吉未爲得義哀生棘木張敞無乃近名將永小慈終虧大體

甲爲宗君耕者讓畔行者異路或云無益雖浩穰之威嚴御下誠曰有權禮讓移風軌云無益雖理惟漸染而克成甲以德服人所居必化大田千耦咸敦讓畔之誠廣陌三條盡識異途之教式期成俗非欲激名何乃或人旁生橫議且仁政必始於經界自協和平善教不爭於鬥夷爰資誘導治可孚於繩木事且異於米鹽學校如林既飛聲於蜀郡羔豚去飾嘗闡化於中都實倉廩而有知奉詔條而無失岐山布德遂慙虞芮之心焉嗚推誠終息弟兄之訟

咸稗治體綽著民彝必世後仁備聞往謀一國興讓
篁愧前修豈唯知稼穡之難不復競險易之利但可
勵其謙退無宜督以科繩黃霸雖已失中張敞未爲
知義

乙爲刺史薦門下吏或以爲當得山澤隱
滯辭云山澤不必有異士

擇賢而任誠恤滯淹惟才是求何必幽隱但器能而
可採豈過軸以爲先乙東帶立朝剖符出守心既精
於求瘼道固協於援能千騎長人任且隆於藩翰百
石補吏器不問於山林爰惟體國之忠允協知人之
善豈資遺逸方俟甄收且風鑒既精文予或陞於管
庫官聊苟序衛青猶奮於庸奴所貴立賢無方庶協
適時之用戈戈之帛徒欲貢於丘園森森之材自可
擇其翹楚吳祐嘗交於小吏夷吾亦舉於辟游採彼
虛名盧毓終羞於畫餅取其大節鄭詩無棄於秣蒭
奚必約蘭之人方今推轂而仕雖魚鼈言教當舉於
逸民而漢守援賢止求於佳器式諧舉類無或執迷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
往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昌慶千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
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
者方跧數仞之牆因而從之遂惟三尺之法自踈明
慎僭啓薄言況穴隙以相從惟餧茨而是棄不得其門同臨敵惡之地必
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盍守獨行之節矧府寺
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敵惡之地必
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
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
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爲
過別昌漢家之網或異首科自絕蒲人之祛涼難降
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

訴

甲私行入驛驛官拒之辭云職事吾品以上
出非君命難入息於野廬名重官聯當即安於公館
既紆朱而表責雖按轡以何傷甲錫爵王朝改轅私
役名司其局張旌且異於輶軒駕言出遊殊馬遂登
於館舍何哉主吏閑識彝儀況銀章之自崇豈金車
而見困地分亭堠亦既高其閑閉位列蒼纓焉可止
于逋旅官已差甚品秩入合辨於尊卑伯宗之傳弗
乘誠難假道于產之垣未毀姑可安身必體置郵之
規且殊授粲之費漢朝典故自存三令告之條周郤職

司宜謹守涂之役豈謂治其家事即欲異於王人不
遑寧居馹牡雖非於驛騎各有攸處一宿當就於蘆但可容其寢興無或給其委積式符唐令勿亂周
行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
療

逋播未擒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罔苟或責其
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
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鬬方勞眷彼遵
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
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諒合原其執
心網恐漏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簀安得忘
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爲已囚其亡命雖追捕
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
觀逋逃之黨未除遂令謫我瞋呶之求不瀝則欲怒
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
舍宥而捨之

祕閣試十首

甲建議請依漢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難
者以爲古今不同恐生僥倖

濫但可察其高節禁彼情游且負甲能趨魏氏雖寬
於一卒維桑念舊世祖猶惜於十年庶証協於布常
難無行於優復

乙以贓抵罪至死丙與之聯事哀其冉老
詣獄自陳與乙同受欲減其死有司不許
曰吾不於狀外案事

交將重義當濟急難獄行貴情奚輕糾劾雖欲許其
排患固宜執彼受中乙也行乃辱先官非詔德水壺
失檢將書伏鐕之刑綵衣承顏遂廢循陔之侍眷言
益友遽陷嘉謀自引姦贓蓋欲令其緩死相先爵位

曾不顧於危身慎測言機宜敢治體官曹雖嚴事雖
相坐之條吏局蔑私當察獨行之志本殊共犯寧信
自誣養關北堂誠憂其待盡議專册筆難盈於非辜
爾雖重於金蘭我豈輕於微纊梟鸞並翼縱未革音
玉石同焚恐爲傷善所宜理奪安取面從君子結交
義徙深於刎頸前王著律罪固在於原心無聽慮盡
庶詣閱實

丙掌與丁有舊亡命抵丁不遇丁弟戊年
幼因留舍之及事泄有司收丁戊送獄戊
曰保納舍藏者我也丁曰彼來求我非弟
之罪州縣不能決遂上讞之

罪因容隱即坐藏亡詞苟逮連先科率下當責正家
之道庶詣治國之風丙砥礪自乖廉隅靡慎動旣罹
於漢網滅耳堪憂逸遂同於楚囚脫身有計始求舊
而無過俄蒐慝而有歸旋聞欲蓋而彰彼皆不愛其
死丁以漏魚見詰情本締交戊以題鳳未達罪歸隱
惡各感遺身之分競推約法之宜雖義重鴻原將讓
生於季弟而令行漢帝終報重於元昆式協事機庶
諧刑典胡爲州縣之讞罔達朝廷之規且曰爲兄之
難須從任長之律叔段不悌鄭伯有失教之譏文舉
荀專金革之容將異詩書之敬且靈臺師節況當舞
羽之朝豈英湯使威獨啓握兵之用在古今之異代
豈沿襲而一貫司馬以牙璋起旅式紀周官會稽以
鼇飾興師終乖漢制矧茲凶器安露沉機且發即堪
憂世祖嘗云於贅白雖合而爲信晉鄙未免於心欺
徒事危言殊非利旨

丁爲別將遇敵強不戰而退主帥責其巽
懦之罪丁不伏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

陷堅却敵雖期必克全師保勝則貴知權苟免喪權

之羞難責臨戎之略丁建牙裨校賜戟別屯提虎旅
以先登達豹韜之妙識裹粮坐甲雖有奪人之心鳥
壘固軍誠在知難而退胡爲主帥自昧機鈐徒謂恥
於交綏曾未得於多筭且夫什則圍而倍則戰耆自
前聞小敵堅而大敵擒存諸嘉話豈輕備禦自取覆
亡鋒不可當爾雖慙於避鋭寇無所掠我未爽於知
兵所期量力而行寧妨觀釁而動有進無退誠或譏
其逗留鞠旅陳師合先明於勝負鬬雖同於困獸慮
宜盡於前茅自全必勝之名孰致非夫之誚楚稱六
間徒聞郤至之言晉全三軍合採欒書之策勢使然
也人其謂何

乙爲國將其兄嘗爲敵人丙所射後丙敗
來降其國君勑乙曰丙即至人馬從者敢
搖動者致族夷乙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亢宗私室有怨寧忘受命王朝雖讎必捨苟避嫌於
虐我將取誚於非忠乙志篤弟恭名高將種昔多患
難痛斷手於兇人今既平寧覩東身於皇化俄憂承
於君令俾無復於仇家奉以周旋難乎進退執兵待
報嘗悲列鼎之耳牽羊既秉難智如綸之旨縱高義之
所在當首忠規苟釋憾之弗遑未足爲禍若廢命而
之儀聿重閨門之貴可

德妃沈氏曾祖升贈太師宜特贈尚書令
勑朕丕承洪緒稱秩舊章羞潔粢盛親享清廟對莫
珪幣祇薦柴壇神靈降格福祉休應思與率土同此
純禧外庭搢紳朕之輔佐咸布寵澤被於存亡矧惟
先朝妃御協宣陰化宜有恩榮逮于祖禰某官純誠
格物懿行聞時聿生柱石之賢以爲廊廟之用積德
至厚流福無涯肆惟曾孫實參內職荐被密章之寵
彌增壤樹之光宜加三獨之榮以示六官之美可

曾祖母追封燕國太夫人華氏宜封國太
夫人

勑朕親享太室展追養繼孝之誠烝祀園丘成報本
反始之禮精意所感繁祉來同內外職司恩渥咸被
某曾祖母某氏婦順修飭母道嚴明聿生佐命之賢
以濟奕世之美調鼎之彥已顯於廟堂采蘩之範更
流於宮掖今以崔毅之貴蒞加象服之榮推此恩華
其光存沒可

祖贈太師尚書令冀王倫宜特贈兼中書
令

勑朕嗣守丕業奉順先猷三歲一郊百神受職芬芳

乙為給事中制勑有不可者遂於黃勑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乙曰別以白紙乃是文狀豈曰批勑耶有司勑以非事君之道無人臣之禮

事協謀猷固宜將順職居封駁安可依違若毫釐之有差在彌縫而必正苟責事君之禮盍先體國之誠乙才可薦入位未充量書瑣要務既踐夕郎之班黃紙除書或塗蕭相之字庶昭骨鯁以備箴規初啓紫泥之封未敢奉詔若連白狀之尾不如無書雖天語之已宣在朝論之必振慎其出令誠無反汗之期勤於獻可寧懼犯顏之責儻從吏議恐昧國經且王言如絲自存於綱紀而臣心若水都勿於脂韋與詭隨而自居豈忠亮而為罪漢代或旌於肅奉唐家亦羨於封還哭李斯之白麻誠為沮事批叔翰之黃勑難廢涜官當許直臣無拘曷節

甲為亳州刺史州境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奪不能擒捕甲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乃起兵盡誅斬之應使責其不奪貨財累政不聞詔書褒異甲白前後除兇間

政宣列土專命非忠師如疾雷檝妄貴速必重解紛之誠寧貽動衆之譏況乎職在宣風民未安堵眷彼崔浦之黨方恣敍揚乎桴鼓之威宜先勦絶胡為執政曾未協心刺史以戰得廟謨進宜耀於貔虎廉使以兵稱凶器動必待於絲綸彼雖虞於擅興此已成於拙速且株徒既殄尚曰時乎之辜儻滋蔓難除抑亦是誰之過責其制變恐未知權待越客而操舟何能極溺白大人而救火應已焦頭苟協機宜難科專輒死或枉於金革不俟君言事苟利於國家豈虧臣節式顯發姦之志當許幹時之策蒼鷹將逐於鳥雀武怒可嘉踈網未漏於鯨鯢刑章斯得害既除於惡馬理無取於亂繩不得已而用之此宜無罪掌學斷斯獄矣人豈有非

舊制戶絶田土皆沒入官丙建議請給與見佃人難者以為戶絶之家悉是鰥寡孤獨若給與見佃之人利其土田恐生窺伺枉害人命

土均三壤素號於王田人謝九泉豈私於民惠況乎名編生齒賦取食毛全歸方歎於天窮莫詣嗣續籍沒式頒於戶令用絶覬覦重為典章多歷年所建議

以國不言利請散於族姻難者以人皆有貪恐生於
僥倖雖是非之互舉在萌漸以宜防原隰陵既厚
連阡之人鰥寡孤獨宗無宜基之虞儻富貴之可圖
諒姦詐之必啓兼子旗之室嘗聞立宰之嫌破石崇
之家亦切利財之歎遂令游惰之輩悉生窺伺之心
非大猷之是經曾小惠之未孚且周公垂法自存井
牧之規豈伯道無兒却為隣里之喜舊章可舉新意
難從

私試十首

乙領選部舉丙為吏議者以丙父得罪

不許辭云罪不相及

錯新求治舉必擇材宜棘施刑罰寧交嗣用蓋資於
俊乂法可取於繁苛乙位列天官識高風鑒再擢逸
羣之俊妥敢舉善之方教缺家肥人雖憂其肖父罪
非孥戮理未廢於興賢當國器而是求豈門閥而見
棄仲弓積行嘗覩犂牛之嗟大禹立功寧坐羽山之
黜何謂從其類也固合取其節焉援茅必協於彙征
雖聞選衆採葑苟遺於下體無乃失人若堂構而是
思恐輪轅之未盡儻用禮當成卻缺之名伏鎖就
刑豈傷稽紹之舉奚宜棄我盍許援能雖黨錮逮連

漢代嘗聞於廢族而網羅遺逸周人弗絕於起家宜
詢于也之良無糾父兮之惡

甲未冠而戰死里尹欲以殤禮葬之鄉師不許

未加冠弁禮雖下於成人能奮干戈義必旌於死國
謀且高於出類制寧拘於襲常甲勇畧自居軍鋒甚
銳筮廟門而加布尚覩冠期歌虞殯以峯旗願先戎
事志方堅於血刃身遂陷於膏原里尹以年在佩觿
當從降服鄉師以力能衛社難減遣車各執是非之
心互有異同之論若童心未變當從厭祭之儀況士
節可嘉宜徇旌賢之議短長斯見用捨何疑敝無存
之先營葬猶加等陳子行之即敵死乃盡忠豈待請
醴之期欲削成墳之制周公舊訓雖有祭宗之文尼
父嘉談嘗著勿殤之義能存焉援之志勿貶童汪之
容

丙獨居一室夜暴風雨隣婦室壞趨而託焉丙閉戶不納或譏其不仁

急難相救里仁姑務於恤隣居處必莊君子不忘乎
慎獨雖幸災而是懼當欺暗以為虞丙也儼若攸思
塊然危坐謹爾容於異室偶天變於中宵莒婦興嗟

梁木其壞覺人守節風雨不渝徒款扉而見投終閉門而弗納窮來歸我任潔志於氷霜人而無儀恐致嫌於瓜李蓋期乎率獲不越豈忘於惻隱之心且女子有行夜必思於秉燭而賢人之德疑亦戒於拾塵況乎大欲存焉曷可苟而已矣棲之以手既異子輿之棲遲不逮門難數展禽之可當杜未然之謗宜旌不亂之言責以羣居慮非達理

乙名譽不聞或責貢之辭云友之罪也

道貫五常雖資力行譽流四表必假友生既兼該而育成在愉楊而乃顯乙智高博古學富知今鼓篋師門肆讀研而自得斷金交態掩聲稱以無聞遽興或者之譏實自良朋之過且王陽筮仕古人嘗喜於弾冠朱博知名當代共推於結綬探賾既勤於道術嘐鳴寧忘於奮飛削牘三千媒衒雖能延譽寓言十九吹噓誰不因人學苟廢於修辭固宜罪已義或因於敝善何謂得朋才既由於爾知聲豈資於我詖顏回好學在尼父之所稱蜀嚴述名因楊雄而益顯當責如蘭之契庶諧伐木之風

武溪集卷第十二

武溪集卷第十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判詞下

丁爲大夫薦而不祭或責其不孝辭云未
給圭田

羔羊有位姑務奉先田祿未頒則當殺禮志不愆於
率義理亦貴於從宜丁一命方榮十倫尤闕班趨表
著祭當取於首時地薄都家薦乃從於仲月儀雖偏
下事貴舉中且圭潔取名尚闕容於百訹而博碩爲
用難備數於三牲豈故廢於烝嘗蓋有差於爵秩況
國章具舉固已辨於等威家廟致豐詎敢踰於名位
宜許率常之節勿貽忝祖之隘陳之羊饋豈傷屈建
之賢未全大夫之恩何切庶人之誚有嚴籩豆苟殊
薦新之制亦猶行古寧以他規

乙爲將兵士寒餒乞襦乙不之與或責其
不撫士卒辭云人臣無私施

輕財撫士雖得衆心散物擅恩恐非臣節將舉即戎
之責須存許國之誠乙也黃石貽謀漢壇膺寄飄風
洌洌方當隕指之寒被練將將怒有乞襦之者賢哉
臨事屢矣能謨志在恤人誠合矜其凍餒美當歸上
豈宜奪彼慈仁自敦御下之方將教尊君之禮絶幷
分少固宜推彼赤心別嫌明微何必行其小惠縱使
求之不得我乃思而無邪散漢將之黃金雖聞大略
均楚師之挾纊蓋自温言憫一夫未足稱賢存大義
故能和衆下車濟涉孚産所以貽譏在笥絶私仲達
於焉見賞不敢專也可以事君雖無與之不失其正

乙春田火弊或告其暴物辭云獻禽以祭
社

洌洌方當隕指之寒被練將將怒有乞襦之者賢哉
臨事屢矣能謨志在恤人誠合矜其凍餒美當歸上
豈宜奪彼慈仁自敦御下之方將教尊君之禮絶幷
分少固宜推彼赤心別嫌明微何必行其小惠縱使
求之不得我乃思而無邪散漢將之黃金雖聞大略
均楚師之挾纊蓋自温言憫一夫未足稱賢存大義
故能和衆下車濟涉孚産所以貽譏在笥絶私仲達
於焉見賞不敢專也可以事君雖無與之不失其正

乙春田火弊或告其暴物辭云獻禽以祭
社

啓蟄布和誠憂害物粟田展禮寧廢獻禽事未悖於
天時理蓋勤於事典乙素推卓識頗達舊章因農隙
以備儀順春蒐而行古下綏止殺圖必戒於掩羣揚
炬斃略義將存於擇孕蓋取順天之制寧同暴殄之
威乾豆是求克廟庖而有品青陽式屆伸地道以何
慙止車用協於周官艾蘭聿符於魯道雖區萌既達
須行太皞之仁而麋郊無傷奚爽虞人之職縱國門
之將禁在野禮之必行原隰未耕方及焚萊之候置
眾暫徃終非委獸之徒既薦以松法之神式協除苗之
害因蒐狩以習武自有邦儀戒馳騁之發狂未羞古

訓克比獻鴆之度無愧配稷之容

丙舉盜以為公臣或非之辭云可人也所

遊僻耳

殖財斯濫誠曰非賢染惡可矜奚傷見舉未爽援能

之道賤臻憑善之風丙識達惟精名光則垢爾恃喻

利既結黨於樵蒲我務擇才故取節於封非跡雖殊

容卒為雅士厥有期於折節寧無謂以惠姦若非逸

於疾惡志所貴於嫉貪所遊弗迈於正人縱垂積書

善誘必成於佳器亦可甄收況多能而是求諒一眚

而何掩陳太丘贍練致悔遂絕貪民戴若思從劾改

之典蓋寬暈歲之科甲貴列命夫名高國士分地之

利祿均既改於都家食士之毛幼懋復頒於畎畝何

胖之材奚勝簡俊之舉不須求備管庫自可同升勿

謂難知奴厲猶聞見權儻能進別厥免滯淹行匪固

窮誠愧蘭雍之視善當忘用無輕管仲之謀亦冀從

權未為失選

甲埜雙人之妻或責其不義辭云臧其可

臧葬其可葬

執兵有報睚眦既除委骨無歸瘞埋何爽雖疚心於

雪我難取諸於非仁甲智妙見機志先行古齊襄自

立已雪九世之仇紀婦何辜方崇四尺之墓且勵精

於刷恥遂順變以從權釋憾是圖惠雖深於側目遺

駭苟棄禍豈及於齊眉徙有切於忘生固未宜於憑

怒義士切齒漢俠誠務於遺身婦人儇尸魯史嘗譏

於非禮姑存大節無愧責言況乎損怨為忠爰著作

義公羊可採青烏必行

甲授田不入國征里尹責之辭云加田

賦均三壤必入地征賞有加田豈同民筭式嶷優賢

之典蓋寬暈歲之科甲貴列命夫名高國士分地之

利祿均既改於都家食士之毛幼懋復頒於畎畝何

出寧宜及彼圭田既異任民之居奉盍視節財之式莫

什一之賦爾誠務於徇公取三百之未我蓋因於瘼

德當遵古制無亂舊章本殊食粟之榮自分公邑復

異連阡之富止實私囊賜既表於主恩貢難從於吏

議指膏腴而固請況非王蘭之謀美勳勞之所加宜

守周公之法式期勸善當許免征

乙為刺史術者告將有火災請用罐竿以

攘之乙不許或告其愛寶棄民辭云天道

遠

政經勉順誠務恤災天道淵微寧先惑衆自得安邦之術誰興愛寶之譏乙也任重股肱憂分宵旰誠每敷於亮直志靡尚於奇秉執技之徒視浸遽稱於星變先時而倫奠王請襲於火妖既務宣風寧從語忤雖欝攸之氣將深徹屋之虞而幽榮之儀曷容非鬼之祀矧條教之斯職當嚮識以攸先王商正議於水灾民憂自息劉劭抗詞於日蝕亂象焉知固宜求福不回式昭非禮勿動若事有前漸弗絶本於訛言即害有流行恐誘民於左道儻責躬而未至雖致享以何為塗潦可防當思廉范之教攘聲不用未傷子產之賢編氓可使由之太守斯得之矣縱遠裨竈之辯終免鄭人之憂

丙濟君之難賞之不受曰非爲身也或責其矯

臨危奮命可謂盡忠辭賞逾榮何傷潔已勇既稱於排難志且異於飭非丙也位列王臣才標國幹推誠可以貫白日吐氣可以截飛霓竭以股肱拯綏旒於將墜昌其鋒鏑示勁草以彌堅當秉節以無渝諒殺身而何懼疇其爵邑將酬汗馬之勞棄彼利名遂返屠羊之業蓋濟君而是切豈徼賞以為心董安于不懲賞禮未爽於從宜甲也嚚幹淳深識局淵懿趨庭尚戰功固慙沮疾介之推廉貪天力爰比竊財始隆報國之謀終獲退身之美斬肩是衛書有帛以何慙戍命既辭雖茅土而棄貴自高淡泊執謂矯誣魯連能下於遼城寧邀縲組申胥再安於楚國無取執圭忠義可嘉禍襄那爽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政在而益榮豈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嚚能高世忠亮拔群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謀庶民無假於深池須墻頽填於灂洫且赫連定覇雖增慕士之勞士蔦知權寧慎實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邊之譏蓋廑乎讐必保焉盍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之忠

甲父在而受車馬之賜或責其違禮辭云

崇君命也

爵禄有制當避父尊車服所旌難廢君命恩若推於懋賞禮未爽於從宜甲也嚚幹淳深識局淵懿趨庭

孝訓既盡綵衣之歡報國成功遂膺先略之賜遷聞
譏刺當體謀惟古者襲爵於父兄故當殺禮今也擇
材於俊乂豈限常科博古所貴於知今庠禮亦宜於
察變向雖無祿而多馬誠素國章張酺有位而賜車
奚傷于道無拘介節式協大猷時既改於漢官事難
盡於周禮叔孫以葬平子雖欲妄詞石建及門當代
未聞致誚但守一經之教寧懷駟馬之嫌況親在而
益榮豈位高而見怒

歲有札荒刺史欲移其民縣令云民有所
守不可移刺史不許

歲功不順誠貴利遷民守有常固難遠徙雖舉恤災
之政必存從俗之謀眷彼阽危編貶處放列郡札瘥爲梗
當天癘之流行旱勞多傷致地財之耗斁蓄欠九年
之用食憂三輔之艱竹符以適彼樂郊推息於拯
救蒲宰以越在他境恐成弊於流庸皆懷恤下之心
當體澆時之道咸其漕運彼既勿於移民守以封疆
此固請於歸粟雖周官之備紀在唐令以兼明鄉有
寬閒當從家而必募地居雄望俾減戶以誠難冀薄征
固可以撫毗羌政不專於統賤晉國舉卻瑕之壤雖
喜近旬魏玉移河內之人亦譏罪歲故知拯患必務

從宜

乙居草澤被召到都謁見不拜或責其失
禮辭云禮者忠信之薄吾以忠信奉上
韜光絕俗則全高尚之風應聘趨朝必順尊卑之序
雖疑情於方外難失節於君前荀亡九拜之勞是慢
五常之教乙鑿坏曠達築室逍遥擇豹霧以深藏絺
鶴書而屢降沈冥谷口既祇命於軟輪咫尺天威遽
抗容於文陛務誇誕而廢禮忘盤辟以致恭問以辨
之徒云忠信之薄必有尊也奈失朝廷之儀辭既妄
興義將安取若隱而未見固當高蹈於山林且貴然

來思豈宜長揖於君父縱曰遺榮於軒冕其如被旨
於絲綸昔周亞夫之御戎徒矜介士蘇子卿之秉節
止對單于未聞謁見之初全敬拜起之度許由洗耳
雖輕萬乘之權盧鴻好名已悖四維之道宜從斥罷
用肅威儀

丁行堂贈人告其左道辭云古禮
國難藏事式期殿疫堂贈肆儀軌稱疑衆蓋取順時
之禮無貽失節之譏丁也識局該明事機詳練碌碌
致用畢春氣於九門執矜備容逐癘神於四裔何哉
致諸負戾表微蓋示訖於歲功亦猶行於古道執戈

銘盾既取象於畋除逐舊迎新且寓名於攻禽理符有事爲匪無稽宣尼立阼之言其來尚矣周人清廟之制而忘諸乎蕭索之用克宣朱衣之容式顯食虐食殽其徒宴繁無筭無方厥儀斯在呂禮備存於楔槩漢官尤襲於源流執巫人之桃謂予不信削神荼之版非尒所知自得爰奪誰云左道

乙自爲鼎銘以稱揚其先祖之善或議其矜功作器誠慮褊心揚名顯親何傷善教爰表奉先之志奚稱數美之非乙不私其身亦猶行古念彼先人之道綽著光輝飾以君子之辭敢忘論讓聿崇彝器用紀嘉猷榮考父之芳銘家聲不墜勳景襲之茂閥祖德長存儻有善而不作所以纂乃舊勳煥乎有文所以著之後世苟或議其隱惡無乃失於知言數宋魯於華孫蓋羞失禮箴季平於武仲亦謂妨農況承襲之是先豈揄揚而見誚勒盤盂者尚聞毋訓紀鍾鼎者孰謂非宜所期動則有成是冀宛而不朽異彼周王之作貶擲貽機同乃孔悝之銘銜猷備載古之制也人其謂何

甲建議請摽檢逶年逆戶田土充百官職

田可以激勸廉吏難者以多少不同而勢家奔競請盡沒官

仕田有制蓋欲厚賢邦土未均奚防趨利將舉建中之策必遵經世之謀況乎百郡張官九州分壤建議以豐其衣食請頒曠土於羣僚難者云限以封疆且患庳邦家之異制共期康國咸竭危言將研事機當先治體何則古者分其縣削皆給受於王田今也廢其井廬悉割刻於民業必若取足於通播豈不生奸於覬覦矧能一旦名都大邑多者有連阡之收而瘠土近郊少者乏立錐之所遂使下自銓管上暨公侯徒聞膏腴罔知勤恤上地沃野咸歸貴勢之家游戶膻農悉爲衣食之客未立均平之度頗增奔競之風實稟裝者則云可勵廉隅無地求者豈曰悉爲貪汚錐五十畝之舊制嘗聞孟子之談況三百廛之上腴已壞商君之法邑家邑亦既異於周官寬鄉狹鄉且已頒於唐令豈流庸之未復因刈穫而是圖指曠野以爲田配罷民而增賦奉其祭祀方殊食菜之榮異其州閭奚偏種秣之入既小惠之未徧當大猷之是經苟謂必勸其廉平曷若例加於俸給請從新法無取舊規

大廟薦享甲有總衰遣充執事科太常罪
詐云甲不自言
吉蠲鎮信蓋重於至誠衰素居心寧行於大禮事雖
由於廢命過當坐於隱情況乎宗祐鴻儀參酌順祀
備牲牢而登俎將示恪恭釋縗絰以及門恐非齋潔
再申令甲綽布舊章胡為叢薦之徒敢亂吉凶之制
禮稱寧戚忘布縷之在躬時及告虔披冕弁而興祭
觀其罔上無乃黷神俾居遷豆之間將失廟祧之體
且堂事室事固合行之有經錫縗疑縗安得掩而不
問式期直理宜辨終詞向若凶釁素聞罪必歸於常
不愆於祭典

乙代判官文書有司科罪辭云本案事直
官命未改各謹分曹人心不同寧容假手苟自輕於
觸法諒奚測於挾私乙樸檄徵材斗筲賤品忝庇身
之官邑方侍獨賢顧堆案之簿書俄欣代判既彰落
筆之敏旋聞離局之訴且虞人至賤罔徇招弓之儀
雖宗祝多能寧兼越俎之事宜慙過舉無或失辭足
驗名愆胡云理直分職辨治況乃無相奪倫染翰飛
文安可不思其舊縱虞滯訟盍問攸司小智爰居尚
惡掣祧之假舜章可舉當知代斷之傷必附深文奚
勞薄訴官無留事爾雖稱於徇公邦有常刑我用科
於離次

丁去官而受穡厲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
家口已離本任
食糜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
去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飛鳧銜
書亦既榮於寵命鮮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盖謂行邁
之有期曾獻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
丞之魚誠在蒞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

伯荀或哀摧自祕罰當正於總親庶無濫於刑章亦
不愆於祭典

乙代判官文書有司科罪辭云本案事直
官命未改各謹分曹人心不同寧容假手苟自輕於
觸法諒奚測於挾私乙樸檄徵材斗筲賤品忝庇身
之官邑方侍獨賢顧堆案之簿書俄欣代判既彰落
筆之敏旋聞離局之訴且虞人至賤罔徇招弓之儀
雖宗祝多能寧兼越俎之事宜慙過舉無或失辭足
驗名愆胡云理直分職辨治況乃無相奪倫染翰飛
文安可不思其舊縱虞滯訟盍問攸司小智爰居尚
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節候之五鼓曾是導途持山
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飧
盖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
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
奸遽添貪狠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
定刑乃九章之善制

壬盜乙馬歸而產駒法司斷并駒還主盜
以駒非正贓不伏
盜肆敍歎雖祈苟得物有蕃庶誠宜復歸俾懲敗類
之心式叶防淫之典壬也蕉浦命侶溪壑凝懷秀稟

房精既攘秦穆之駿價傳龍種遽產滓洼之駒初欣執勒之奇俄敗穿窬之跡永言司憲式舉成規代勞方戀於君軒必復其始滔牝縱生於爾室亦又何求既盡意於邦經尚見非於寇黨徒煩衆請難改前言且貿易之貲他類猶聞於歸主矧阜蕃之畜見贓安得而惠紓無差伏櫪之謀當從共阜之本宜詳治體奚取盜言獻芻秉於虞公終爲晉府返名駒於北叟式叶莊篇勿輕輸下之睞必採受中之法

庚二罪俱發過失犯流單丁犯徒法司以加杖是重判官以流坐爲先

凶徳丙彰播棄爲重贖刑兼用居作攸先苟擬議以無私則憲章面弗紊庚智慝假器愚甚守株備廉乖宜遽抵授荒之禁猖狂自恣仍書坐右之銘悪既覩於腥聞理尚疑於決讞罪因過失法乃從於贖金人或孤惸刑則止於加杖罰金非播棄之比加杖殊居作之勤憲司云入以百鍰未爲重斷主判以傷於一跌亦附輕條既是非之不同在取捨而宜審忽詳常憲當協大中罪若等於徒年須從籍令罰且深於流有難用鞭刑所拠俱思寧煩偏見囚未投於隨陡誠慮恢疎法雖增於榜笞亦歸欽恤宜從出貸蕉叶泣

奉

壬持刀仗入讐人家法司以謀殺人論訴非一人不伏爲謀

挾刃獨行雖非結客傷人有志何讐家復奚輕於邦禁主也勇惟尚氣意在遺身追縱燕市之豪呼跡夷門之俊始因胥怒方增嘗膽之盖終乃交仇遂起執兵之變將攻舊隙已切於捐軀易爲加持寸雖未詣於釋憾升堂入室固已探其七首足驗輕生及辟之期猶恣欺心之語挾專諸之七首乃謂矢謨豫讓斬趙盾之寢門寧無發慮奚煩偕往乃謂同謀既式辯於

衣本乏談詣之旅白公礪劒那聞協贊之徒在怨府以斯明豈邪朋而是問雖或先或後弗詢死黨之言且已傷未傷當用調人之禁爾之罪也夫復何云

乙家有論語讖或告其私畜禁書不伏

疑衆成書忽嚴邦禁解經有說寧廢家藏義已著於公行罰豈同於私習乙忘勤稽古學富窮微巾箱如務於多聞几案遂存於異覽名以出義雖比桓譚之非書不盡言蓋述仲尼之志何或人之致詰昧前聖之舊規齊七政於璣衡本殊秘象立五經之管轄當備徵文豈令該博之徒盡比包藏之禁至若乾文淵

遲時變幽深者倚伏之難明恐生靈之易惑亂之所由生也民不可使知之爰著前聞式嚴彝憲我異於是人其謂何締候相高號雖同於庶牒典墳一貫理終異於神經自當參驗人區豈獨探抽真贋術符實子猶存建極之談時匪李斯難舉於書之律

丁以律令式內數事不便奏乞改行大理以不先申省斷徒訴稱詣闕上表不伏

削牘南宮雖存舊制奏書北闕難坐直言當壩撫而有誤豈彌縫而獲罪丁公忠秉操亮直推誠方堅事主之心遂啓經邦之策懼滋章之積弊或未協中思

簡要以成規弗憙慮始固非論於出位蓋秖務於適時爰倚舊章以明新意雖飛文綵筆未經喉舌之司而封疏皁囊已竭腹心之語胡爲列棘尚昧尋儀請革故於丹書必取模於會府將言利害宜究指歸若道遠邦畿議當資於八座況軺軿趨輦較言必達於九重事所貴於隨機理豈煩於致詰書一荀虧於前定利百何爽於更張子產之鑄鼎定刑縱貽譏於叔向商君之徙木行令固難屈於甘龍苟可彊國利人何必守文拘制無塞言路以叶政綱

壬寶七歲女子法司斷徒訴云家貧賣而

鬻良犯禁固涉不慈卜葬慎終則先惟孝志且隆於喪紀罪盡寬於簡書壬也發蔽興嗟寢苦居苦既切終堂之痛將興窆宅之謀三寸桐棺嘆未諧於壤樹七歲孺子固頗易於囊錢展事於泉扃遂割情於天性胡爲執憲必使服刑且有無稱家慮居雖立於明誠而豐儉中禮斂形當盡於衙哀苟密窆之弗完則嗣續而安在故郭巨埋子天尚聞於降祥董永賣身時未覩於加罪欲明慈幼之道先存送往之誠必毀是非須詳得失苟獲平居見售宜稱歷賤之條其

如巨痛填膺當許事親之節豈可委之溝壑而欲篤其閭門發喻風枝既永傷於荼毒未安高里尚何愛於童豪固在原情無煩實罰

丙爲縣令農務未畢而差夫修隄州責其非時辭云暴水泛溢不修恐害居民

勤民之役雖戒失時止水以防所宜救弊用必先於急務理豈徇於常情當許從權何煩致詰眷茲縣壤旁界河流綺塍晦晦未畢耕耘之務今隄浩浩將成羨溢之灾誠有慮於傷農必先防於害物捋草把土彼雖勤於大田陪薄增卑此亦憂於小決義難施於

兩可利必歸於一源綏猷刈於夫家所損者小恣溪
流於我里其傷實多然則得在從宜失於備豫繕完
有制當農隙以先成昏墊無虞任水蓐而何害或有
防於蟻壤亦未耗於民材若乃循舊倣厲僭切斯關
憂同軌予方展計於負薪勢等乎畫津乃効愚於捧土
當從州責以勸吏能

庚為獄官栲囚數滿不承款取保放之法
司云贓狀露驗宜據狀斷
栲掠弗承誠宜判遣贓狀或露亦可稽詳苟拜思而
不疑在兩端而必叩庚也職司叢棘伏念幽囚縲紲
之中五聽備研於辭色棰楚之下三訊未窮於是非
眷茲獄法之官各以律令為據司圜以榜笞既極不
加刑焉執憲云縱跡可尋斷斯獄矣然則五毒備至
有詞者難俾伏辜九章甚明隱情者不宜免戾至若
事必先於審克罰無宜於濫施昔漢祖柏人貫高被
刺肌之痛楚相亡璧張儀淪刻骨之冤皆出狐疑終
聞開釋若乃殺人者既彰實狀坐贓者已獲資且明
白而可知諒結正而無枉非此物也胡可比焉理貴
從寬法難任意

獄囚未斷而格令新改法司引後勑為正
判云犯時格輕新令稍重款從輕法
沿革異宜雖遵後命俘囚待弊必從輕典當順以寬
之教庶廓在宥之懷眷彼庸材齒于編戶出作入息
方承蕩蕩之風惡稔貫盈遂陷恢恢之網聿罹貽憲
乃實圜扉詞置鉤金將成於具獄令行徙木忽改於
舊章既丹筆之未書故兩端而起議將垂經世之範
猶疑在禁之人憲司以其命惟新何可廢也從事以
惟刑之恤不已重乎再詳抵禁之初方當改度之始
刑必當罪法寧與人且除舊以布新雖宜捨獲柰先
輕而後重姑合適輕令式具陳古今共貫縱利百而
變弗取樂成稽畫一之規固聞前定俟其來犯乃用
新書

武溪集卷第十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師謚襄公余靖

表上

乞外任狀

再乞外任狀

免知制誥狀

免判銓狀

免知諫院狀

免史館脩撰狀

第二狀

吉州謝上表

乞分司狀

謝分司狀

謝轉光禄少卿狀

免南班第一狀

第二狀

謝轉衛尉卿表

虔州謝上表

桂州謝上表

乞解職行服狀

第二狀

乞外任狀

臣誤被採擢待罪諫垣自揣空疎無以上報去歲嘗與蔡襄皆以親老頼除家便一官庶就侍奉聖慈寛裕悉蒙奪恩蔡襄給假還鄉臣其特賜縑帛仍令差人迎侍歸京奉養仰荷非常之恩足爲私門之幸事出望外捐軀不忘今春得臣父書候秋與孫男迎娶乃能即路初領此訊誠亦有待其来今聞蔡襄父母不忍去鄉國惟襄獨行還朝伏緣蔡襄躬自奉迎尚

猶不至徹臣差人般侍必更遷延在臣私心進退無措伏念臣備職諫諍言多過差老父衰年遠在南土上不能補國家之闕下不能展庭闈之私何顏自安久玷清望陛下憫此遠迹諒其素心俾臣先盡事親之誠徐圖報國之効在於出處不賜憲章伏乞特受臣公流家便一郡差遣以便侍養庶當孝理之朝未缺人臣之行若謂臣兼領史職不當差出則葉清臣楊察等差出已有成例但臣無任

再乞外任狀

右臣近有奏陳頼授家便差遣雖堅誠請未蒙朝旨

允從伏以國家之意謂臣身忝諫官日言國事今一旦無故即除外任恐四方傳聞以為不容諫諍不忍遽去蓋惜朝廷之名伏念臣生長遠方不識忌諱頃年得罪但坐多言再表乞歸乃得近鄉小郡會未逾嶺母氏已亡服終還葬即求外補願歸江國稍便家庭庶因斗筲之祿用勤晨夕之養而國家權俾掌禮因得奉朝去春忽被命書猥參諫列言不經務盡忠無益於時才非出人論事不能無過尋懲私懇仰干寤嚴但緣偏親向衰乞以寸祿歸養遽蒙天睠特賚弩縻俾為奉迎之資不許脫然而去實逾半載親輿未來尋已啓陳未奉俞允伏惟聖神在宥俊乂如林才過臣者比肩疊跡臣去此職必當得奇士開益聰明如或惜去朝之為重恐外遷之差屈則乞令臣帶小省之官為名城之守上以昭陛下從諫之盛德下以成微臣養親之私榮中外聞之自為至美之事固於朝廷無所虧損但臣無任

免知制誥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勅授臣守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者伏念臣遠官孤跡本乏才謀朝廷誤知擢在諫署闕失之政無所建明柔佞在庭不能指摘前

無史職已愧踰涯進典命書愈知非據況侍從之列當以才升諫諍之臣不宜速進臣積歲未久無善可稱全身免責固為優幸非次被寵豈免刺譏且累上表章乞便侍養即蒙遷授難以請行臣之私心不期冒進未能揣分何以宿官乞迺濫恩以抑奔競其所降勅誥乞賜指揮回納中書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免判銓狀

右臣奉勅差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者竊以先朝初定諫員不兼他職蓋使專於論議庶或補益聰明臣叨掌書命已增憂愧若更兼領銓管則恐智慮不周力小事叢必致顛隕其上件差遣伏乞停罷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知諫院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及唯勅差兼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臣再有狀乞回納勅誥停罷差遣各奉聖旨不得辭免今依准聖旨被受訖伏以朝廷建置諫官俾其論議得失乃是分判忠邪升擢賢俊之路臣在官歲餘讜言無取得免黜罷已是優恩今擢居侍從而復兼此職之自知之分塞後來之

途於臣之身則讒邪有窺伺之端於國之體則俊良有滯留之歎伏乞罷臣諫職以避賢路

免史館脩撰狀

右臣准閤門關報蒙恩授臣史館修撰者伏緣修史之任須得良直之才如臣空疎豈堪選擇兼臣去年以來為父年老在遠累狀陳乞外官以便侍養伏蒙聖慈賜臣縑帛許令差人般迎歸京侍奉後來得書雖已在路切恐衰老之年不能久居京國將來却乞外任是臣虛受國恩所有修撰之職不敢當克伏乞特賜指揮閤門回納勅誥但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史館修撰尋以前後累狀陳乞外任以便侍養不敢虛受國恩乞賜罷免准今月十九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得辭讓伏緣君命再三不敢煩瀆已稟朝旨祇授勅誥訖切以為臣之節惟君所任不避煩難固其常理然而材謁有限又須量力若貪榮慕進不知其分一職有曠不稱所委豈獨身災兼傷國體臣今兼職數處於臣之力必不能堪除諫官已有定員候正官到闕自當引去以免衆情豈

迹又宜用備獨當一局猶恐不精無領二司必致曠廢臣見田況歐陽修皆筆力傑出才過臣者各躭外務不用所長伏乞指揮推擇其一代臣此職臣不以內外并就煩使其史館修撰勅誥臣欲親自齎赴中書送納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吉州謝上表

臣某伏奉五月十五日勅命差知吉州軍州事放朝辭取便路疾速發赴本任者天鑒素誠特從輕典星馳即道已屆所臨尋於某月某日到州赴上訖中謝伏念臣生自遵州閭於時務謬從科試早玷書林陛下擢臣於遷謫之餘寘臣於諫諍之列匪由言薦特出宸衷而又掌西掖之訓詞執史官之汗簡推寵過分非臣所堪自惟疎賤之中孤直見嫉進思所以報知無不言補朝政而未工為身謀而已拙謗謗不恤用酬主知論議所伸寡與勢合常欲引去以免衆情豈意發於樞機自起瑕讁然念閒者夏臺效順垂禀正朔屢愆怙強沮我封拜徇屢約則西戎怨北秋怒重師宿境須我報音人人異論必有兵禍聖慮獨斷柄臣僉謀授以聘詞擇於朝列有死不避見選於臣單車即途送者失色握節以往敢望生還歷

階而議所期理奪王命既達而國體獲伸胡兵自交而我盟兩就此乃廟堂成筭非臣之功又乎單于寵兵宵廬報聘謂知前議再伸理裝臣亦讓以非才辭不獲命漢使薦至虜中甚歡迎勞尤勤宴犒加等蓋重隣好非私臣身臣既頻到虜庭欲練胡事上則接談於貴主下則詭事於輿隸示相親狎則務通其情所臨機會則未嘗屈禮本謂六蕃之語可以博之豈料一言之失不能免罪仰冀宸造鑒無他腸縞以臣素乏時名猥遭天睠出於孤官而延登近班豈無羣材而專聘絕域蒙此寵任人所忌嫉而不慎言語自雅憲

章計其所犯死有餘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明御宇廣覆如天凡曰近臣非有大故不忍遐棄止除外官含容之德過於堯禹況夫廬陵古郡南迫家庭臨民侍親不為失所戴荷恩育寧可貿度方今邊警雖息民力猶困賦斂加嫉而吏以為健刻創已甚而上不能知若得詢其疾苦思所施設蠲去橫取率循舊規朝廷聽而從之豈以地狹為恨體國安民圖所報效臣之願也無任

乞分司狀

臣再瀝血誠上干天聽退量煩瀆甘俟誅夷伏念臣

生於鄙遠素無才識束髮從宦二紀于茲遭時見用遂忝清近然念臣頃蒙擢在諫垣累上七章乞免諫職出就外任以便侍養皆蒙朝廷不賜允許及至去年漸衰老不樂遠出尋曾乞移便郡頗解近職私誠雖切未聞報可臣揆才至薄負罪則深上無補於國家下闕奉於溫清一身之責萬死何逃臣今欲乞落職分司歸鄉侍養伏望天慈特賜矜允

謝分司表

臣某言與奪者朝廷之大柄出處者人臣之大方成命自天退身得地中謝伏念臣鄉邦遐遠世系孤平偶自童觀即親儒術尋師千里倦歷險艱志學十年迺得科第國家頒制目以求士開文館以待賢臣之非才咸預茲選每守孤直不事貴權蓋嘗怦旨而謫官尋亦知名而見用降發中之詔擢居諫諍之職以出彊之勤延登侍從之列願宣忠力以酧萬乘之知屢被國恩自忘五殺之賤多所論列罔畏仇嫌臣既拙於周身毀者得以銷骨惟期退避屢瀆頒明命克遂雖處九重之深皇明遠燭萬里之外預頒明命克遂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無私乾剛獨斷念臣

覃經軀策不避艱危察臣本以公言搆成私隙俾從散秩歸奉所天下以成微臣就養之勤上以全陛下退人之道立山荷賜氷炭在懷

謝轉光禄少卿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進奏院遞到勅誥蒙恩授臣光禄少卿依舊分司南京部州居住者居深坎窗恩出天慈俯念戴盆之遺莫遂循牆之讓中謝伏念臣稟受愚暗生長遐荒爰自弱齡幸親儒術未脫飯牛之賤敢思糜爵之榮蓋遇國家海宇澄清仕途寬裕高則賢科射策採卿相之材次則卿品薦能分甲乙之選

小吏計年而進考商人校粟以論資戎旃奮起於卒徒勳門澤及於僮隸廣為甄録庸贊治平所謂得人而昌何云數略而已由是例趨貢籍偶中文程逮千壯年再膺詔旨遂陪邦彦文服朝紳亦嘗預列前史之闕文衆修當世之大典載筆而書言動抱蘊而正禮儀補袞職暇無諰之譏冒兵鋒而使不測之虜叙其微效擢在近班言思報國之忠身雖負俗之謗簉中之辱昔賢亦有非辜日邊之遥丹誠無以上訴退分冗秩還侍親庭鴈鶩交飛幸返於林藪採蘭潔膳卿同孺子之歡種樹灌園誠為拙者之

謝轉光禄少卿讓南班第一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詔州送到勅誥蒙恩授臣左神武大將軍雅州刺史者竊以國家棄瑕用人令垢御物毀廢之迹再賜甄收仰荷天恩罔知紀極伏念臣往年知吉州日以父年老樂在鄉土曾乞解官侍養適會朝廷恩命授臣分司外議雖若棄捐於臣實為私便官無曹事月有俸錢内奉甘毋聊亦温足近者就家增秩已出非望今兹再宣成命復綴通班待遇至優豈宜辭讓臣又聞之前典事親之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蓋謂高年之家親屬雖衆當留子男常在左右也切緣臣父年近八十臣

獨一弟翊已授惠州歸善縣主簿遠去膝下惟臣旦暮親侍膳羞今來既授右職便須遠赴遽任奉親而往則有道路之勞委親而行又闕晨昏之養況今方隅無警賢俊至多不乏一臣臣誠請許臣且守舊官依前分司韶州居住所冀就養少裨孝治之風干瀆冕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所有遠到敕誥已牒送韶州聽候朝廷回降指揮繳納

第二狀

臣昨蒙恩除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充壽州兵馬鈐轄尋以父年老具狀奏聞乞守舊官依前分司伏念臣昨以毀廢南歸因得侍親之便終身農畝實所甘心忽蒙畀恩再加録用荷國家含養之德同天地更生之仁仍蒙聖慈不許辭讓豈不知出身事主之節受命忘家之忠圖後效可以滌前非履榮途勝於處窮巷況君親之恩至厚而忠義之心弗忘但緣父年衰老先患上氣每風露所觸則喘嗽尤甚迎待遠拒詔命甘俟除削侍養今月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孤老得罪竄廢累年豈期遽畀之遐均蒙雷雨之施睚眦之辭未塞荷意叨榮支離之軀報惟懷沮冷之懼更增斗極之瞻但臣無任

虔州謝上表

臣某言九月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壹道蒙恩落分司南京守本官就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上訖仰望雲天起於久廢重露沾雨露恩比再生

中謝 伏念臣出自寒微素無才識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教之敦崇冀正朝廷之黜陟不悟怨仇交構毀訾百端尚蒙洪覆之仁移隸別都之籍退居田

里坐變炎涼前歲被以言綸授之勇爵宣君命而見召在臣義之必行蓋以弟仕遠官父方卧病委之遐適心所難安尋瀝血誠再干天聽果回睿旨許遂家居免朝雖遠於宸廷奪禄不從於吏議尊無名之厚隱必察皇明下燭同日月之無私惠澤所霑匪乾坤而共泰永言朽瘁育以陽春特推簪履之舊恩無使田園之虚老敢不佩服光寵罄竭疲駑詢疾苦之所先遵簡易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知但臣無任

桂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於六月二十日准樞密院遞到勑誥蒙恩免持服特授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弁准中書劄子奉旨令臣次日起離乘遞馬赴發本任仍令韶州催促進發不得收接辭免文狀及在路再奉勑該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仍准中書劄子三道催促赴任臣尋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事起金革辭避無從君父之恩感深泣血

暗何堪差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敦二儀之仁回萬里之照特憐孤露誤記寸長擢自皇堉之中參於方面之寄敢不捐軀竭慮酬報皇恩伏乞赫震天威剪滅醜類所以快四方之望懾百蠻之心臣之頓也候臣與楊畋處置廣西邊機了日却乞練麻私室以終餘制

乞解職行服狀

右臣去年六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勑誥至韶州蒙恩免持服特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限次日起發不許辭免未到任間再奉勑改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

撫使於七月十六日到任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同
楊畋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自授命已来將偕
等諸將敗衂臣亦累狀乞從追削歸守喪至今年正
月十八日宣徽使狄青部領三將兵甲殺敗蠻寇收
復邕州賊首智高奔回巢穴狄某孫某石某等各已
發還京臣今分屯兵馬即回本任伏念臣去歲授官
不敢辭免者賊在方面逼近鄉里欲因驅策前除兇
醜而絶無勞效幸免追逐況今盜賊出境賢後浦朝
何假蠻獠以臨民政再念臣父存之日尚容歸侍父
沒之後不能終喪乃是微臣事親之不誠朝廷置臣
於有過臣若拂衣而先去則似要君抗章自陳蓋非
虛飾伏乞朝廷憫臣持父之服有限報國之日尚長
許臣解官歸鄉終滿喪制則臣感天荷聖之誠無有
紀極

第二狀

右臣輒傾血誠頻瀆天聽退量輕易甘俟誅夷臣聞
三年之喪雖貴豪服國朝敦尚孝理爲万世法大臣
遭父母喪者竝許解官終制去歲以蠻賊乘虛攻圍
廣城於臣廬居最爲密邇朝廷令臣墨縗起臨戎事
臣亦以爲朋友之急尚或赴之而況方面艱難豈當

臣却回鄉里持服終滿喪制如此則朝廷任用臣下
存乎大體臣之進退亦得其分伏乞聖慈特賜俞允
使傷禮敗俗由臣而始臣無任

武溪集卷第十四

表中

免轉給事中狀
免轉工部侍郎狀
謝轉給事中狀
謝轉工部侍郎狀
謝加勳封表
免充集賢學士表
謝充集賢學士表
免轉戶部侍郎狀
謝轉戶部侍郎狀
潭州謝上表
青州謝上表
謝加護軍食邑表
免轉吏部侍郎狀
免轉尚書左丞知廣州狀并答詔
再免知廣州表
廣州謝上表
謝加勳邑表
謝轉工部尚書表
免轉給事中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敕誥各一道授臣給事中者竊以賞爲國典必中事功寵溢情涯敢忘辭避伏念臣樸材至薄賦命多奇幸偶休明免居羈賤向以邊臣失備蠻寇內侵越從縻絰之中起親金革之事漫懷嫉惡素匪知兵所至面牆幾同掌製戡鋒尚銳勝算無施身負重而日增民在溺而同窘果煩睿眷特輟樞臣狄青以人傑之雄總其師律孫沔以國器之重濟以事機號令脩明士馬奮勵故得寇醜敗亡而絕迹蒸黔蘇復以息肩青所以定二廣之阽危沔所以正一方之經制臣則幸於免戾何止備員今乃例被綸言同增官秩雖念勞勸善國家寧厚於恩章而揣分量能私計實非於己力伏乞察臣誠請追改命書則朝廷無濫賞之譏微臣免貪功之過干冒冕旒臣無任待罪激切之至所有降到敕誥已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繳納

免轉工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韓某乘遞馬賫送

到中書劄子并勑誥各一道豪恩授臣尚書工部侍
郎仍就賜銀二百兩者前恩未謝後寵復加內揆空踈
材久罹負俗之謗昨以蠻酋叛渙嶺服震驚雖分守
土之權莫展擒克之策屬元戎之善勝加通臣之協
謀因此安邊幸於免戾豈謂皇明遠照寵數荐臨且
方上讓章蓋歛沖非據而未承報旨更冒令榮揣已力
而實徵干物議而爲甚用傾愚懇上瀆天聰願回過
恩庶全薄祐俾雷雨之澤無至妄施則草茅之姿免
於深譴除就賜銀已受領外所有齎送到勑誥不敢

祇受乞行回納已牒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
伏望聖慈特賜俞允但臣無任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昨於五月內進奏院遞到勑誥蒙恩授臣給
事中依前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
尋具狀辭讓准六月四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余某已降
勑命除授工部侍郎奉聖旨余某所除恩命即令祇
受更不得陳讓者中謝伏念臣才非應務識不逮人
徒遭光華得詣祿仕向以邊臣失備蠻聲儻驚眷言
苦堀之居適在干戈之地邊蒙朝命俾預兵謀道路

之勤敢忘夙夜軍旅之任素昧韜鈐雖居戎馬之間
蔑著消塵之效幸賴聖宸成筭樞輔專征因節制之
有歸勵偏裨而同力兵鋒一集謀主先擒羣兇散亡
庶民休息攻之必取蓋有元勳職在具僚過蒙寵賞
內慊非據嘗叙至誠乞回濫恩庶全素志豈謂皇明下
照寵渥荐加委之輯寧靡容辭避此蓋皇帝陛下如
天廣覆與物無私聲春夏之和通遐邇咸被比雷雨之
施甘苦皆霑念孤臣之無庸眞元戎而並命仍加敦
諭彌用憂兢敢不祇率政條舉寬民瘵於境域同此
樂康所有除工部侍郎勑誥已別狀聞奏伏望聖慈

許令辭讓但臣無任
謝轉工部侍郎表
臣某言昨蒙恩旨差三班差使殿侍韓某賫送到勑
誥一道授臣工部侍郎尋具狀聞奏乞行回納准七
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所降恩命即令祇受更
不許辭讓者中謝伏念臣生自寒鄉早逢明主知名
驟進嘗叨四戶之官負謗閑居猶紆三品之綬嚮還
喪次甫畢丧期屬嶺表之驚騷預軍興之驅策徒竭前
茅之慮薄聞橫草之功所賴者廟堂講受於聖謨斧
鉞肅將於王怒獻戎之捷蓋主將之勳有成從驃得

候於國家之恩大厚內愧冒塵於職任再乞追還於
詔書誠出誤知不容退讓此蓋皇帝陛下恢乾坤之
廣度垂日月之至明賞善勸能義存宸慴記功忘過意
切無容致此非材屢增顯秩敢不恪遵寬詔欽翠彝
章卜詖臧烽上緊於聖化思艱圖易厥保於民和臣
無任

謝加勳封表

臣某言十二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勅誥各一道
蒙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加輕車都尉進封
始興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仍放朝謝者祀典之修
允合丕貺恩章之廣覃及具臣中謝恭以國家祚纂
堯基化恢禹服配天昭孝侑三聖以成儀麗澤均禧
浹四方而濊虢伏念臣素微材術叨預藩宣方趨乘
障之動莫厠侍祠之列豈期雷雨之施不遺管蒯之
徽盟府何功遽勳官之見錫爵名加等仍鄉郡以無
榮揣分逾涯省躬增惕敢不外寧邊隊內撫民封惟
堅犬馬之誠上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免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進奏院遞到勅誥各一道蒙
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依舊

知桂州并惟樞密劄子中書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臣分折児孫或近親骨肉一名聞奏者松楸之戀誠本
告歸雨露之恩事出非望撫躬懷惕聞命若驚中謝
伏念臣素乏藝文固無材武幸逢
聖旦早列仕途間
者起自廢居奄遭荼苦喪期未艾蠻事遽興首預詔
除敢忘宣力賴元戎之制勝致闔境以弭安臣以非
材例增優秩亦嘗乞收印綬還襲緦麻俟寇尚存私
誠莫遂近以遠擒賊媪稍息邊虞願返鄉閭修營壠
墓而遽蒙恩旨加賜職名未伸上 之誠已掇要君
之過再念臣前歲與起居舍人楊畋閣門副使曹修
同時受命經制賊盜畋等各懷忠藎並練權謀當單
車制禦之初值劇賊猖狂之際雖英韶處置偶失事
機而連賀保全皆由指授今畋等舊官未復而臣屢
承寵命撰茲進退之理彌深兢愧之懷乞回過恩庶
伸微志臣今乞將所授集賢院學士及兒孫恩澤並
各回納只乞特與楊畋曹修牽復舊官所貴上有念
勞之恩臣無過分之責其有遞到勅誥已牒送桂州
軍資庫收管聽候朝旨繳納伏乞
聖慈特賜俞允

謝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三月二十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

一道蒙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
士依舊知桂州并淮八月十一日中書劄子奉聖旨
不許辭讓者封章上扣期遂於
遜避中謝伏念臣命多奇隻罷本疎頑起草掖垣嘗
因毀去懷章郡邸遽以喪歸向緣蠻落之內侵遂假
獸符而外禦昔賢之赴公難有警則腰絰以從權人
子之報私恩已事則衣練而還追服於素冠處沐天慈過矜攜散仍即藩垣之寄俾
參英俊之遊重念元帥成功附驥已叨於贍仕常僚
失職枝苧未復於舊聯乞還過量之恩少遂推賢之
志豈悟聖謨廣大國典寬明俯鑒無他之腸不加非
言之罪特申前命俾踐華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
舜聰明乾坤覆燾春生秋殺不私雨露之濡尺短寸
長必盡輸輻之用致茲冢副屢玷寵光敢不祗率郡
條樂宣吏職農桑舊俗咸俾於懷生荒獷外區悉期於
稟朔冀稍裨於化體庶上答於皇慈臣無任

免戶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勑誥各一道蒙恩授臣尚
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州候今任成
資日仍令再任并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
揮不許辭讓者遵承擇帥願避於才能天綍宣恩靡
再任臣尋以心力衰耗不堪再任已具狀乞依舊分
司於韶州居住庶得修營壙墓今來忽須成命就陟
左曹恩渥至優實爲過分清秩厚俸誰不欲之事既
逾涯豈宜安處伏緣本路外接西廣六蕃南連交趾
九道沿邊溪峒一百餘州苟失撫綏立生患難非臣
衰朽負謗之人能堪久任所有降到勑誥不敢祗受
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伏乞檢臣
前奏許令換一散秩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所有邊
任伏望別擇材賢干瀆冕旒臣無

謝轉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淮都進奏院遞到勑誥各一道蒙恩授臣尚
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州候今任成
資日仍令再任并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
揮不許辭讓者邊真擇帥願避於才能天綍宣恩靡

容於遂讓中謝伏念臣素亡學術濫竊時名屬蠻酋之擾邊即丧廬而受命雖懷急病之意而無弭難之才名分一面之權實稟元戎之筭歸仁之捷臣力何施特磨之擒猥謀允濟以至羣兇遠遁九譯難通天假手於外夷鬼得誅於大憝皆皇威之震疊致醜類以殲夷幸免瘝官已慙戶禄豈謂曲成天貺就錫詔函增秩而留用漢朝之故事撫封以舊仍越嶺之攸居無易教條俾安氓俗重念臣早緣積毀嘗隸別都久遺鵷鷺之行頗樂田園之趣因茲過寵富思避賢惟冀罷歸庶全冲退而乃再領綸旨俾踐恩章顧反

汗以尤難但撫躬而增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慈廣覆乾體旁羅士濟濟而必臻術九九而無棄致是草茅之賤荐承雨露之恩謹當祗率政經增修戎畧荒忽之外俾銷旅拒之謀瘝疚之餘期識中和之治臣無任

潭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知潭州軍州事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任上訖久居炎徼忽荷天恩雖尚遠於闕庭幸無虞於瘴癘中謝伏念臣素無學術徒偶休明宦路風波艱危備歷君恩雨露

驅策既臻平定未忍棄捐重施造化之恩復委藩防之寄謹當率循政體講守邦經封内之民或未康必詢其瘼隱境上之兵猶未戢函議於綏懷圖報國恩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蒙恩就差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放朝辭疾速發赴本任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荆湘南部未著善聲海岱名區再叨方任探能至薄拜命若驚中謝伏念臣出於寒微素無才業因緣盛旦忝竊通班向自丧廬起從邊寄名叨末將慙應變以

非長筭票元戎幸因人而成事留撫澗瘴煩緜歲時無復望於寵榮止願畢於婚嫁昊旁書忠之地尋獲便安營丘朕寢之封驟更委寄昌進誠知於尸祿懇辭恐涉於要君恪奉宸恩聿臨所部況乎禹平九土青有古名周建諸侯齊稱為大國俗變一變之道士有四豪之風誠儒學之興居亦寇盜之時起宜求當世之碩彥以舉列城之政綱豈意擾攘之散材亦叨兵馬之大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乾坤之覆載恢堯舜之聰明不責纖芥之勞徒軫遺簪之舊矜其脫節屢徙要藩謹當祇率國章詳求民瘼不矯激以沽譽以揀求豈宜年勞而叙進狀況臣智謀甚短名德素輕故者竊以國家列布衆職用待羣材至如文昌之居應三垣之上象天宮之重貳六府之首卿當於國嗇於以揀求豈宜年勞而叙進狀況臣智謀甚短名德素輕即依前充集賢院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

知潭州移知桂州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即與交
趾公牒往來尋在狄青陣中戰敗蠻賊收復邕州俄
又捉獲儂智高母累蒙聖恩遷官屢會陳乞依舊分
司不蒙俞允去歲甲峒作過准中書劄子自青州召
臣差充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面奉聖旨許令牒報
交趾差官前來商量及至差費嘉祐等到欽州猶差
人前來體探是與不是臣親身仍言臣與先王有分
今來差臣知廣州緣廣州與交趾海道相通切慮談
者易生搆間若言臣交通外夷則於臣家族不便無
廣州大市居民元無城池圍捍近歲議者多欲修築

羅城若從羣議必須大興力役以民力凋弊之後加
臣才術短淺當此重寄必致曠敗臣今欲乞只守舊
官差知荆南潭州一次庶免愆謗千胥冕旒無任待
罪惶恐之至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荅詔

勑余靖省所奏准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左丞依
前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充廣南東路都鈐轄經略安
撫使臣才術短淺當此重寄必致曠敗欲乞只守舊
官差知荆南潭州一次事具悉聞者邊吏無狀視盜
不謹致茲蠻擾我嶺嶠番禺之地嘗罹寇患凋弊
迄今傷夷未復牧守之任推擇難以卿策慮無遺
忠義有素文理足以綏衆武備足以折衝進居丞轄
之重付畀方面之寄必能宣明威信朕庶幾無南顧之
憂矣而卿何嫌何疑復多讓焉是彰朕之不明而無
以知賢也當體至意往服厥官所乞宜不允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再免知廣州表

臣某言准今月十七日詔書以臣差充廣南西路經
前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臣才術短淺當此重寄必致
曠敗欲乞只守舊官差知荆南潭州一次所乞宜不

允者外朝疎遠固有於官儀中詔丁寧處須於天語
推聖恩之過厚在臣分以何安內愧空疎理當辭避
中謝伏念臣才非應務智乏周身謗缺易成風波可
畏頃者荐修鄰好三使虜庭始由歡聘以通情終於
習熟而爲罪一時儻變千紀幕府專征蕩寇當則元
帥之謀擒殛媕則羣夷之力曾無消效屢玷勳書去
歲峒蛮馮陵官軍沮折詔臣喻指事止綏邊況是單
車之戒行已蒙敘進豈可彫墀之復命再添陞資切
名當今時在弭兵理非避事就近而不就遠雖曰便安

辭易而不辭難敢期煩瀆且又越墓之境胡賈雜居古者城無外壕當由土之疎惡謀於脩築迨及旬年計其徒庸難平速就惜民力則謂之弛備狥衆議則困於勞人玩寇之謗若興覆族之誅可懼矧以地聯鄉曲勢有嫌疑儻回涣汗之恩實荷保全之賜臣情頗不就轉官恩澤乞只守舊官差知荊潭一郡謹奉表陳乞以聞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干冒旒衮但臣無任

廣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差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市舶使提點銀銅場公事充廣南東路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上訖斗筲鼠小方面任隆海國雖遐聖恩尤厚中謝伏念臣稟生卑薄賦性顓愚誤蒙當宁之知殊乏防閑之慮三眸未羈之虜終以左遷一彈不孝之人遭其返噬既不震而致斃固無望於復燃就喪次以家居厲儂蠻之寇境愚謂古之卿士退處鄉閭或遇凶荒之期賊盜爲梗則必同堅壁用庇族姻謀與守臣共伸此議朝廷因其急病誤謂知兵起於縗絰之中委其金革之事以至絶交叛齒之接擒寇魁子母之親正軍刑於蒙街憺國威於銅柱在見聞之或異亦詿誘之互興上賴天慈屢更藩寄去歲邕邊失策納彼逋逃峒獠恃強遂成侵擾邏司喪元而潰敗列郡閉風而震驚因驛騎以召臣俾單車而諭指雖島夷聽命願誅首惡之人而寨將貪功未絶交爭之患亦既與之約束各守封疆苟邦令之必行諒吾圍之能固猶以嶺服之外越徼相通俾臨此州以辦邊事竊惟兵火之後瘡未平力役尚繁生業猶困將祈存恤當擇循良耳具表陳莫回恩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下濟離照旁羅儻寸有所長則使之必報輪翮無遺於木鴈

潢汙或薦於王公致此非才亦叨重任敢不率勵愚慮勉守孤忠察蕃漢險易之情宣陛下憂勤之意庶乎萌隸同被休明臣無任

謝加勳邑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左丞充集賢院學士加上護軍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散官實封賜如故者合宮禮成緜區澤普不遺遐遠咸被沖融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昭事上穹丕承洪緒徧舉累朝之闕典再修宗祀之盛儀即露寢以達誠御端閫而涣號旁

周覆載罔不惟吁下逮搢紳咸加命數臣罷能無取
禮秩兼優護諸將以書勳冠五等而疏爵仍增稍食
倫極寵靈敢不荷生育之恩勤簡惠之政誓全苦節
上答宸慈但臣阻守外藩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謝轉工部尚書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勑誥各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工部尚書依前充集賢院學士加柱國食
邑五百戶散官實封賜如故者龍德飛天蘿圖興運
曠蕩之澤遐遠不遺中謝伏念臣學謝兼明罷慙遠
到寅緣孤進遭遇先朝亟登詞翰之科頻居文史之

任遽叅諫路擢掌王言常欲北屈匈奴南羈勁越未能
勝任每預遣行曾無橫草之功連被枚茅之寵屢委臨於
戎律又陪貳於文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渙
發大號乾坤之造海嶽至大而必包雷雨之恩動植無微
而不及致茲散拙亦預甄陞素之羽儀之才遽當候古
之任將何以根本萬事出納五言謹當祇畏簡書恪
脩條教更勵委珠之節不忘曳屐之忠庶答天慈以
逃官謗但臣守遠藩鎮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表下

謝續支請受表
乞不請支賜添支狀
乞不請中冬翠錦衣襖狀
回納詔賜冬服狀
謝賜綃狀
謝賜銀狀
代富樞密辭職表
代狄宣撫賀捷表
進平蠻記表
賀生擒儂智高母表
賀誅儂智高母表
賀曲赦表
賀德音表
賀南郊赦表
賀祫享赦表
謝恤刑表
謝賜曆日表
謝傳宣撫問表　廣西
謝傳宣撫問表
慰溫成皇后張氏薨表
謝續支請受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韶州居住令三司接續支典請受者有命自天幷霑於幽隱無功受祿但益於戰兢中謝伏念臣素乏器能生在遐陬幸逢聖代登歷仕階夫何闇淺之材常居文雅之選屢蒙驅策閑避險夷頃因專對之勤擢在通臣之列深虞福過尋已退歸田里坐易誘生仇人之訴得行逐客之書難上浸歲時幷海嶠以陸沉沐天慈之再造起于謫籍付以伍符上荷君恩固無宜於堅讓適當父病難捨之而遠行重瀝血誠果從私便吏議俾停於月廩家居尤畏於簡書本冀承顏之歡幾成餬口之患濛寬荐錫綸言雖容彭澤之歸仍續鄭均之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心廣愛乾體無私明比日升極大荒而普煦恩同春煙慮一物之偏枯雖居江海之遥時霑雨露之澤當圖死報難以言宣臣無任

乞不請支賜添支狀

右臣昨奉勅免持服特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韶州特支賜錢三百貫文尋赴任次在路奉勅改差知桂州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已於七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緣臣昨者起就潭州差遣所以不敢辭免者蓋欲因朝廷之命起湖南兵甲往廣州策應尋奉勅命改差其任益重非臣本志所貪攄寵臣今只候楊畋到西路商量遣機了日却乞終喪持服兼臣居喪中已奉聖旨支給前官料錢所有特支賜錢見寄韶州軍資庫并桂州合請添支錢物並乞不請領其原受中書劄子一道謹具封納

乞不請中冬翠錦衣襖狀

右臣准桂州牒差人送到勅書一道蒙恩賜臣翠毛細錦錦旋襴一領者伏念臣自遭荼蓼甫及朞祥屬蠻獠之猖狂廢几筵之號慕未成軍伐嬰煦天慈且枕堀寢苫禮雖可奪而食稻衣錦心所難安況欒棘之在客顧曳裾而非稱願收渙汗以遂素心已牒桂州更不差人赴京請領所有賜到勅書一道謹具狀封納

田納詔賜冬服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蒙恩賜臣簇四雕兒細錦旋襴等冬服者祗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向遭荼毒歸守丘樊遽屬軍興遂離喪次光陰過隙祥禫未周墨縗纔經以臨戎盖先國事聚衣裳而盡飾難處人情顧田渥恩庶全素志所有前件細錦冬服乞不請領

謝賜綸狀

右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恩差御藥梁惟一賜臣綃二百匹令臣迎親歸京者伏念臣本遠人素無通識誤膺擢用莫補休明昨求外官盖欲便於温清過蒙聖造不令遠去闕庭未知所報之恩更承非望之賜上荷雲天之施下爲鄉里之光誓捐微軀以荅洪覆

謝賜銀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韓喜乘遞馬齎送到中書劄子并勅誥各一道蒙恩授臣尚書工部侍郎即仍就賜銀二百兩者伏緣殺蕩蠻寇收復邕州並是宣撫使狄青專捻節制及孫沔石全彬等經畫臣雖同在陣中功非已出併蒙恩寵實不遑安除就賜銀二百兩已受領外有齎送到勅誥不敢祗受乞行

回納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及具狀附遞聞奏去訖

代富樞密辭職表

臣聞君命如天不可遠拒臣心所守亦當數陳臣稟性至愚立朝日淺素無材略上稗聖明去歲匈奴恃強侮慢中國故作瑕隙形於簡書臣蒙誤知專遣報聘奉陛下之成筭尋先朝之舊盟然而歲增貨財以啖豺虎國力益屈戎心益驕臣復何顏敘爲勞効此者陛下推不次之寵擢臣樞近臣不知佐時成務致君之遠圖逃賞避榮立身之小節其如臣之所守非南忘戰兹久忽逢衝突無不驚騷亦嘗屢遣師徒分命將帥軍無部伍人不齊同勇者激功而鮮謀怯者貪生而先退賊既未經挫衄愈恣猖狂臣忝預諮詢日親機宥覩兹醜類能不夜心久煩旰食之憂敢怠請行之志果蒙賜眷見許愚忠授成筭以即途加寵名而異數常慮虛叨邊寄不副主知況彼竊據城池圖爲巢穴守於九地之下未易進攻御以七擒之奇固無良策而乃敢率犬羊之衆前當貔虎之師意拒輒而甚驕勢破竹而先解橫尸滿野委甲如山既觸網以計窮遂焚營而宵遁係纍者逸老幼得以再生煨燼所餘金帛積而無筭再獲金城之固幾還銅柱之封非臣短材能集兹事此蓋皇帝陛下宸機電發黨出城迎戰登時殺獲首領黃師必等二千餘人當夜儻智高焚城將帶殘徒潛遁尋差兵甲及溪峒壯丁襲逐今月某日已出省地界者萬里奉詞蓋肅將於天討羣蠻一戰遂收復於邊城中謝寵以國家威疊四方恩涵八表日月所照悉解辮而來庭舟車所通率輦貢而修貢蠻爾廣源之部族本惟交趾之附庸自肆陸梁招納亡叛乘邊陲之失備興戈甲以內侵焚蕩州閭鈔刼生聚遠浮江瀕直抵番禺自嶺而南忘戰兹久忽逢衝突無不驚騷亦嘗屢遣師徒分命將帥軍無部伍人不齊同勇者激功而鮮謀詰怯者名而異數常慮虛叨邊寄不副主知況彼竊據城池圖爲巢穴守於九地之下未易進攻御以七擒之奇固無良策而乃敢率犬羊之衆前當貔虎之師意拒輒而甚驕勢破竹而先解橫尸滿野委甲如山既觸網以計窮遂焚營而宵遁係纍者逸老幼得以再生煨燼所餘金帛積而無筭再獲金城之固幾還銅柱之封非臣短材能集兹事此蓋皇帝陛下宸機電發

臣某言正月十八日至邕州歸仁鋪蠻賊儂智高徒

代狄宣撫賀捷表

臣某言正月

虐罷天成事違其情體漢光之遠照師行以律賜魏武之新書故此克強遽然破碎撫其彫瘵浸惠澤於民心殲彼狡頑振天聲於方外臣無任

進平蠻記表

臣某言古者興師命將征討四方必有開府之賓參聞策略所以廟堂成筭惟幄密謀檢縱之奇俘馘之實參以撰述備史氏之採摭馬故寶憲燕然之勳陳湯郅支之捷震疊天聲與大漢傳於無窮者用此術也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天飛三十餘載塞外無未馴之虜域中無不順之臣以北胡之疆盛而締於歡盟以西夏之陸梁而終於屈伏夫何小醜敢干天誅彼儂智高者蠢爾溪蠻生自凶族稔知過鄧之無備廣招亡叛以協謀直趨番禺圖據邕管燔毀者十二郡殺掠者數萬人南方繹騷殆且半歲陛下出於睿筭特命樞臣董統虎貔奉辭討逆金鼓既一震羣凶席卷此蓋皇威奮揚軍政整肅人思用命使之然也殿中丞馮炳奉詔掌管機宜備見師行始末自智高舉事以致敗亡凡朝廷處置軍前號令及賊之勝負一能編之詞無虛美事皆實錄以臣共在行陣遂抄副本見寄臣嘗忝史官見今之撰日曆者常執簡於數年之後至

乃搜尋檢訪罕能完備今馮炳於已事之際編緝事實一無遺墜竊以方叔南征列在詩雅充國西伐叙於史贊非獨顯勳臣之績用于以播國家之休烈其馮炳撰平蠻記二卷已依本繕寫并臣去年進宣撫使劄子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到蠻賊尸首築爲京觀仍立石其上鐫記年月及殺獲人數臣尋撰成京觀記刻石立于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又於桂州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受筭凱旋年月以宣示皇朝威令用肅遠方今併此碑文別爲一卷同馮炳所撰記共成三卷謹隨表進呈伏乞宣付史館

賀生擒儂智高毋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四日於大理國特磨道生擒到蠻賊儂智高母偽楊大后阿儂并弟儂智光男儂繼宗儂繼封等尋差管押於今月初五日起離邕州赴闕去訖皇化遠覃通九譯而無外天誅所及雖萬里而必擒中謝伏以國家三聖開基千歲接統鬼區請吏海表同文嗟彼蠢蠻產茲悍婦會于凶族濟以姦謀篡父黨以假權屠子婚而無土自開邑部靡識君師習爲豺狼遂生蛇豕去附庸之舊壤并傍近之小區侵軼省封偷延歲律邊臣罔上不以實聞殛孽野心

因之內侮以至燔毀郡縣係虜吏民東剽番禺北窺桂象屢徼王命圖擾邊閫所賴者曆葺受成樞臣總律大羊之衆迎刃而士禽鳥之驚棄巢而遁永言夷域絶異華風毒霧蠻酋而上蒸銳旅艱於深入假辯士之緩頰誘群蠻而協心峒民授甲以赴期慫黨一戰以皆摧巢穴既傾棄六親而莫保寓所生於假倒戈而自請衆謀亶集元惡就擒猶託井蛙而自尊豈知天網之難漏本根既拔枿枝葉必從眷是炎荒漸紓邊患此蓋皇帝陛下亮仁天覆漢詔春融恢皇策而俗既大同疊天威而遠無不讋故得九夷之外聞之法國章明備式昭雷電之威天網恢踈難漏鯨鯢之戮四方共快萬口同詞臣伏恨遠守郡倏不獲蹈闕庭臣無任

賀誅儂智高毋表

臣某言今月初一日馬遞赦書一道至安撫司以赦獲蠻寇收復邕州曲赦廣南東西路者登時同官吏斬除訖奉聖旨阿儂腰斬儂智光儂繼宗繼封各處梟衆宣示軍民依例施行訖仍蠻竊發屢騷嶺海之斬訖者卉服之蠻敢干國紀蒙衢正天誅中興廓蕩重蘇遠露雷雨之澤中謝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擁百神之休一六合而同風重九譯而脩貢蠢然僚族素附交城父爲戮而不悛毋同惡而增酷虐招亡叛庸濟狡兇窺邊隙以漸深極兵鋒而爲暴遠趨南海戈鋋肆掠於越郊還擾兩江文檄徧邀於黃

洞妄祈枝附潛覬土疆　王怒以遣師轂橿臣而總
律顧茲烏合未測天亡初居井以自深俄當轍而來
拒大羊雖衆聿成膏斧之誅羽翼先摧遂起焚巢之
計既已驅除醜類恢斥邊關捷布繼聞德音遽霈念
深黎庶懼此憫凶特推恢大之恩仍協敍生之候此
蓋皇帝陛下乾剛下濟天惠周施澤兼被於存亡民
用忘於疲瘵拯其焚溺匪甫夏而求康育以慈和與
萬方而同泰臣無任

賀德音表

臣某言准尚書刑部牒准皇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德
音改皇祐六年爲至和元年應四京及諸道州府軍
監縣等見禁罪人限德音到日死罪降從流流罪已
下並放當時軍州官吏軍民宣示施行訖先天布令
以召四時之和罪已興言特引萬方之過邦刑是恤
聖德惟新中謝竊以日月之行罔違常數天人之應
必感至誠永言合朔之期或偶二交之次遂成虧薄
著驗經纏禁社責陰春秋之故事避寢修政帝王之
舊規恭惟皇帝陛下道迪大中志深寅畏因三辰之
示變詔六職以修方特推汪濊之恩朗行消復之要
渙紀元之大號期敷祐於羣生更也之明兆民共仰
霈然之澤函夏同惟臣伏限守職邊郡不獲忭踴
庭臣無任

賀南郊赦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馬遞赦書一道至邕州以十一月
四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當時集本州官吏軍民
等對衆宣示恢恻施行訖昭事上帝式遵大報之儀
敷錫庶民庸洽來同之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
之統述三神之釐震威九區化覃萬寓愷悌師節宣
暢淳風年穀屢豐瑞典不絶玉幣肆陳於壇廟肅祗
罔黷親之孝膺天地之貺故二儀合祭而
有嚴承祖宗之休故三聖偕侑而爲始禮交樂具物
遂時康均此純禧霈然諸夏神明來格求福不回瑕
穢滌清與民更始至於斥去告訐裁減賦租誅誅求之
官釋逋負之責斯皆講盛德之事隆太平之基凡有
歡呼萬邦同泰臣伏限守職邊郡不獲忭踴庭臣
無任

賀祫享赦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准樞密院遞到祫享禮畢大赦
一道當時集官吏軍民宣示施行訖宗祏嚴祀講隨
典以親行雷雨湛恩匝緜區而普及軍民竦踊中外

歡呼中謝伏以國家祚稟赤精運興累聖藝祖題期而立極神宗弈葉以承休洽文考之握樞至太平而輯化並垂千古之餘烈此皆百世而不祧恭惟皇帝陛下祇遹先猷大宰諸夏固宜備潔牲玉奉見郊丘啓八陛之壇荅二儀之貺侑三聖于上帝祔羣后於閟宮親籍田之耕配明堂之享惟茲合食之盛祭久委有司之攝行舉是闕儀允爲大典辨昭穆之序正乎東向之尊均脤膰之禧表乎祀事之重漢詔寬大齊民樂康減賦罷征乃人心之至願恤災宥過實王政之所先垂髫盡識於昇平戴白同懷於悅豫臣無任

謝恤刑表

四序均和聿覃蘊隆之候萬邦在宥爰推欽恤之仁中謝切念臣本之吏能謬當州寄屬傷夷之乍起復忠愛之未孚奄此撫封寧無滯訟涉茲煩瀆或窘僇牢上軫宸聰俯憐退俗警諸籠檻開以罰羅特示哀矜之懷庸須寬大之詔敢不恪遵漢制祇稟堯言獄未肅於簡孚情靡忘於伏念庶俾係纍之者無嗟暑暍之傷恢布聖恩遠周邦域

謝賜曆日表

恭以國家政通三統德輯群元應淳耀以題期整幅員而受朔臣濫階儒學猥領郡條因史官推策之勤見聖人先天之用奉本朝治象之法式謹王正示庶民啓蟄之時裨知帝力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誨奉到昭州蒙恩傳宣撫問者中謝伏以國家恩涵四海到昭州蒙恩傳宣撫問者中謝伏以國家恩涵四海威疊八荒蠢茲徼外之狂蠻素號日南之小族自焚廬帳深入封疆未即誅夷上煩宵旰臣才非通濟命本羈孤誤分方面之憂適在傷殘之後道路之勤雖至犬羊之戮尚稽方懼國章遽傳天語王人之重來自日遐口勑初聆如親帝所愧乏前茅之慮或深挾纊之恩敢不誨諭師徒敷陳逆順共勵在和之節庶成破賊之功無使腥羶得還巢穴上依睿算期振天聲無任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高居簡到州伏蒙聖恩傳宣撫問者人自日遐遠頒於休命語傳天上如對於清光揣已甚微荷恩至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丕承景運祇配嚴禋內盡志於祖宗畢薦誠於嶽瀆臣忝分朝寄遠在海邦光華之使斯來郁

稷之言遂及鞠躬聽命初同楚纊之溫闔郡改觀共識堯雲之澤但臣無任

慰溫成皇后張氏薨表

臣某言進奏院正月八日追冊溫成皇后張氏薨謝者函夏之廣聞問咸驚中謝伏以溫成皇后德稟儒門化恢嬪則動守珩璜之節退思圖史之規椓木稱賢協隆陰教藏舟茹嘆遂掩春華恭惟皇帝陛下特軫宸慈俯追遺懿禮崇三翟增象服以伸懷慘動六宮引鸞輅而加愴臣無任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啓

謝帖職啓
謝知英州狀
謝知制誥啓
謝知制誥啓
謝知吉州啓
謝知集賢院學士啓

謝再任桂州啓
謝知潭州啓
謝知青州啓
謝知廣州啓
謝知工部尚書啓
答淮南轉運段學士啓
回兩浙轉運葉學士啓
狀元宋內翰啓
回賀孫學士啓
回賀彭舍人啓
回賀吳內翰啓
回賀梁相公啓

謝帖職啓

右某啓伏奉勑命豪恩充前件職者天獎曲成寵典過厚內省副薄榮懼交至伏念某本惟庸淺生在遐陬弱歲就學則經無師範長年力行而才非老成常搆霧而自知加鑽勵而忘倦且以有道之士樵夫笑其詖諧安平之時君子恥乎貧賤期慷慨既以有立乃徒步而西遊屬皇德休明崇尚儒術廣求俊秀延及幽陋謹鄉遂之舉旅登仕途擇群萃之材首膺嘉命

越在官次固亡治聲徒稽吏資屢進榮秩間者以遷固舊學貫穿博乎群書范謝所錄撰述推其良吏向之善以廣同文之化石渠平議摠以鉅儒中秘舊藏採其通說再易歲月僅終緝綴紕繆畢去固周於參檢蠹文未辦猶示於傳疑重紆綸旨之議豈謂薦言屢上睿澤彌加錄其微勤升之華貫伏惟昭文僕射相公秉惠和之德輔欽明之君宣布

王未舉之政扶萬世不傾之業裁成庶務明昭百辟
新憲克充于用白黑不逃其形而況承明之庭漢儒
列於侍從東壁之府唐制專司乎刋脩所宜推擇後髦
收集英乂博求濟理之具以永無窮之聞必若望實
外著器識兼遠屬詞典贍知禮樂而能述立行端方
敦名教而爲樂苟中茲選則惟其人夫何鄙生玷是
榮命儻以稽合同異緒正舛訛此而可褒謂之必補
則蔡邕壁池之本鐫刻以爲勞鄭默蘭臺之經嘉歎
而尤著未聞前世推以厚恩揆茲非次之榮逾出常
均之外蓋由熙寧在運明哲主謀警陽春之和士靡
曉埔大明之照物無幽隱用致鑛頑亦被光渥敢不
勤服素履祇率攸聞黃卷之中稍研治體一官之守
無隳國經庶答已知以逃羣謗其無任

謝知英州狀

右某伏奉聖恩授前件差遣者祗荷寵光不任感懼
伏念某才非出類智不適時始懷鉛而備官遽越俎
而豪罪三遷歲曆再食門征既無狀以昭明固廿心
於棄逐豈謂自天灑澤解網均恩眷言喬木之隣邦
付以小侯之全壤光生里閈便爲竹馬之期榮被親
閭仍遂蘭侈之便此蓋某官素乘孜孜力掩瑕疵致
此顓愚復沾甄録敢不勵精士檢祗悴郡條上答天
慈旁酬恩造

謝知制誥啓

伏蒙恩制授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者天獎發中星
垣要切祗膺寵命以榮爲憂竊以國家設正諫之官
上參國論開內史之府述宣王言所以丞進英髦克
備扃闥乃能規益謀慮申布詞令鼓動萬物渙汗四
方故非輕才所可兼任如某者稟生奇隻賦性蔽蒙
之通識以濟時無獨行而高俗早違喪畔遠託師模
才不稱於里閭譽不宣於庠塾伏自皇明繼照側陋

旁求一與計偕即廷官簿甘心州縣之後絶望英俊
之游尋以庚午詔書恢復科試網羅數路寤寐衆才
名在選曹特殊制目天人三道之要每得數陳甲乙
千題之問僅能酌對進丞匝署出綰縣章學政未工
幸逃官謗當刋史簡之誤入聯書殿之華一忤貴權
遽逢譴逐雖聖恩寬惻追還近甸而私庭奉養乞疰
遠藩初諧守土之榮已報終堂之痛七更歲律再見
闕庭聿紳抱斬克還舊物文昌典祠之重奉嘗賚禮
之勤在于攸司敢尸曠厲台臣退老聖政惟新總
攬權綱思廣言路豈期踈闇亦蒙延奬進無當世骨

骾之論下悃勤羞退闕偏親晨夕之養外慙烏鳥誠雖許國義切所天累上封章願假麾守宸慈下照恩資曲露俾迎親輿就居京轂徒增忝冒無補休明未伸執簡之勞遽進代言之秩天居近密法太紫之崇國命宣行當出納之重寧容底滯玷此選掄蓋相公樂育敢懷緝熙成績權衡不撓陶冶無私先爲萬乘之容不棄一才之用謹當砥勵名節祗率忠規貴賤不易其心險易不更其守勵蹇蹇之節啓寤天聰演深厚之辭少裨政體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豪恩授前件官幷差遣者伏念某稟生奇隻賦性敝蒙之通識以濟時無獨行而高俗掌刊史簡之誤入聯書殿之華一忤貴權遽逢譴逐七更歲律再見關庭趨芽絶之舊職引裾伏諫無蹇正之風簪筆記言寡良直之譽濛濛豪夫獎進補掖垣累辭避而莫從顧忝竊而尤甚此蓋某官因雲洒潤伐木求聲素敢推致之誠用集厚德效庶無負於朋游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知吉州啓

右某啓伏奉勑命差知吉州軍州事已於八月四日到州赴上訖伏念某起自寒官本無遠圖偶逢聖明遂玷清近論人君之得失正史氏之褒貶典西掖之綸綍領中臺之衡鑑寵任皆過毫髮無裨伏況行人之官列辟所選衛君命以申信歌皇華而戒途四方式瞻專對爲重且以朝廷之大髦彥比肩至如識周古今言窮治亂蘊厚重之器抱通博之才可以出鋒頴於囊中暢威聲於方外者濟濟盈庭不可勝數而偃辱僉議獨當重委不能死請以堅避讓之誠偶得生還果貽狃習之患原其所坐當伏嚴刑尚蒙寬息遏彈射溢惡之詞敦國家馭吏之體正從薄譴庸示深仁風波垂拯於畏塗日月遂回於曲照再蘇朽瘁敢忘厚恩然念方今甲兵漸息賦斂必省謹當奉朝廷寬大之詔求古人簡易之理削去苛橫勤詢疾苦庶竭駑駘少答恩私往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充集賢學士啓

伏奉恩守本官充前件職不許辭讓者吏能非稱謬當方面之權恩典曲施再叅文雅之選祇膺寵渙彌切憂兢伏念某世係孤平性識疎闇內惟輪翮之無

取早葬葬後之並游抱斬衰非工濫巾書府伏蒲何補尸祿諫垣進掌王言靡成深厚之訓對持史簡曾微良直之才每慮滿盈果貽謗詆闕門惶懼謝絕親賓築室逍遥自安蒸蘿因之就養甘此終身豈期乾坤再造於鴻恩簪履復於舊物起自謫籍付以州麾奄薄私鄽復還故里屬當夷寇俶擾邊陲遽丹詔以臨門俾墨纏而即路單車獨進初慙應變以非長元帥專征乃幸因人而成事以至故關脩復首惡遁逃宣大國之威靈結羣蠻之信誓就擒魁媪行係孽童雖名捕之尚遺顧烽煙而稍息頓還印綬追襲直廨遂沐渙恩特加近職將軍旗鼓猥留乘障之居道家蓬萊重賤育才之地深惟任遇敢忘品題此蓋伏遇某官體國宣慈代天育物功深搆廈廣攬於群材德茂調元不私於寒谷永言鄙陋無間甄收謹當董練武經脩明政體奉朝廷畫一之令用致民和宣皇家無外之風永銷邊隙上答雲天之施次酬衡鑑之恩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再任桂州啓

伏奉恩命特授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州候今任成資日仍令再任訖椒寀院劄子

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計辭讓者伏念某本無遠識早玷通班向緣蠻事之興遽委州麾之重墨縗從政徒廢居喪之儀尺籍理兵素之臨戎遠照命元帥以專征一戰成功已濫分於賞典三年奉計當例被於更書忽捧詔音就宣恩旨以謂狂蠻干紀既伏於誅誅服嶺頒條宜諳於故俗俾留州任庶曉物情再念某頃被中傷嘗居宂散頗得田園之樂靡思軒冕之榮當壑言慈之期聞命敢忘於滯足交救寧之際私心誠願於退身再露封章上干旒扆未從報罷仍俾拜嘉此蓋伏遇昭文相公道廣包荒誠深誘善洪鈞造物靡私動植之恩寒谷迴春曲借發生之氣致茲樗散荐被龍光謹當詳練武經勵精政體遽亭壑言備冀銷桴誅之音條教布宣庶協蒲蘆之化上答乾坤之造次酬陶鑄之私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知潭州啓

右某啓伏奉勑命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任上訖伏念某器非應務才乏適時蓋識淺而慮昏故毀多而譽少嚮以哀纏風樹歸處丘樊屬當鑾事之興首預詔除之目三湘假守初令備禦於封

陸五筦董戎遽俾親臨於矢石矧機籌之素情懼首領以難全所賴着元帥摠其中權適臣定其遠制乃容無忤於此備員以至大憝遐奔孑毋不能全其族外夷協比斧鉞得以正其誅皆上稟於朝謀致甫消於邊患因之積歲幸免瘝官念婚嫁之失期頠珪符而易地果豪俞旨還撫舊封顧忝竊以居多實權衡之有託此蓋伏遇昭文相公明謨特出廣度弁容謂其嘗辱於延陶未忍遐遺於林藪過形敷奏猶假寵名敢不祗畏簡書詢求疾隱蠻溪戍嶂面銷未弭之兵士里農閭期問未康之俗庶展宣風之效庸酬播物之恩

謝知青州啓

右某啓叨奉聖恩就移州任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某器能闇淺學術空疎早在羣居分絕榮路旋由丧次起赴邊防微效莫伸優恩屢叠交瀕湘舊國嶽訟寔繁嶺海名邦風俗尤古係當委任皆摠備方授寄則深揆才非稱璧諸毛羽居腹皆以無堪付以藩宣懇殷此蓋伏遇某官誠敦與善義切包荒不求備以取人爲之地而延譽密形奬

之化究邦俗利害之源無露才以近名冀順民而成政苟能逃於官謗期勿負於已知

謝轉工部尚書啓

右某啓叨奉聖恩擢畀官品無從遜避徒積憂兢伏念某才謝適時罷非經遠幸緣孤直誤記清衷擢自書林超居諫路以至殊鄰專對西掖代言謗篋將盈遺簪罔棄嘗親臨於矢石幸免丧元曾無紀於旂常徒煩捨於銓級於武節久陪貳於文昌比者上聖登遐眞人應運堯仁舜孝百世承基乾健離明重熙繼照俊德勞羅於百辟惠澤廣宣於八紘爰及睠豪

亦叨甄叙此蓋某官曲加題品俯念衰殘列郡承流
已忝股肱之寄六曹平奏俾陞喉舌之官謹當祗率
政經防弭官謗惟圖死節上報國恩過此以還罔知
所措

答淮南轉運段學士啓

右某啓某嚮以瑣材濫膺運使學士啓
于衆慕耿介之節而不得其宜天子以法冠彈非諍
臣縫闕過是疎遠不預謀議況默陛之際喜怒難回
輒陳囊封果觸天憲投棄南服列為冗官螗蜋奮臂
誠不量力鷓鴣一枝亦返其分自惟生長草野性仍
寡合進無左右之容退非江園之秀幸得聖纓抱槧
趨走臺閣遠方之人寧復他望且攄權之與失寵孰
為輕重當國之與孤臣孰為勢利荀曰樹黨以營其
私則匹夫僮婦猶之所向區區之誠豈在身計而朝
奏暮逐坐為北周痛哀疾首自明無路冉冉貶所亦
既逾年庭闕千里不遑三釜之樂忠賢盈朝未賜一
言之佑然則捨生取義尚欲為之榮通醜窮固非本
志但恐陋此罪罟不為正人所憐此者伏蒙運使學
士敦樹風義遠錫書教靡誚狂猶形賁餘如在寒
谷得逢陽春免為妄人自今日始儻得天下賢士共
持此談則雖終身窮賤不自深恥某無任

回兩浙轉運葉學士啓

右某啓生於遠方不達時務踈網在上自觸機關孤
根立　朝飜坐朋黨羅此重辟誰為明之雖家聖恩
追還近郡而二親垂白僻在嶠南晨昏既遥甘脆仍
闕負罪未釋靡敢自陳涉江踰嶺因得私覲間關往
還七十餘里近於秋首方抵所局斗筲祿微管庫員
冗智力俱困正在此時常所友厚悉欲委棄同年道
卿學士靡沿物態肯貶手幅交情不移於貴賤善導
如接於風儀感愧已還仰覽無斁仍聆乞閣史筆歸

謁詩庭借聞三金之樂有踰萬鍾之貴自非淡於榮
味篤在孝愛者孰能與於此哉某親衰蒲柳身陷羣
羅寸心惶惶瞬息增懼儻逢溱汗幸脫驫縶當圖甫
還以潔羞膳久服高義願附子臧自誓此誠有如白
水未由覿覿言不盡意

回狀元宋內翰啓

右某啓某賦性魯拙爲學空踈向因舊史之闕文獲
承大匠之誨誨珥玦賤質徒費磨礱龍毬麗麗材易
成玷闕身與禍會勢無還期不敢復以封題上汚恩
舊三年于茲矣近者湯羅一解漢詔甚寬鄉郡長人

容臺進秩皆出望外釋然南歸天慈甫臨家禍已起
循陔之請徒竭肺肝懷章之行遂變緣經誠願不遂
悲酸倍增豈謂狀元內翰包荒為懷墜猶顧遠損
緘誨下撫窮愁重照至深仰覽無斁銜恤之外惟知
感恩儻全殘生敢忘厚德

回賀孫學士啓

伏蒙尊慈以榮陞清貫時惠華牋歡慰之餘但增祗
悚竊以昔漢武用兵四夷朝野多事而嚴助朱買臣
之徒以文學侍左右內與大臣辨論得失外使四方
專達詞令然未有職事之稱唐初開秦府以攬英傑
以他規亟從外補士須中和之職民移愷悌之風毋
俟更書遽還綸閣前席帝所當顧問之益隆持橐禁
中增羽儀而為重官無番事日告遠猷果從玉笋之
班進傪金銮之直職居要近極為儒者之榮業茂弭
綸佇正卿諧之任某偎叨郡寄久絕英游豈謂謙光
特迂誨尺喜忭交集數叙奚周

賀梁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命誕告王庭授將鉞之崇資領
帥垣之巨鎮伏惟歡慰恭惟經畧太尉相公識窮治
亂業茂經綸至誠格萬物之和一言備四時之氣陶
鈞庶彙恢陳體國之謨翼亮宸衷從誠請辭遂均勞
逸底綏戎外撫之勳益顯關中阜俗勤歸之望愈隆
將還台鼎之居先正齋壇之拜矧茲全晉控西北之
二隩委以中權靜河汾之萬里併安危之注意彰中
外之一心佇書功於旂常復奮容於廊廟行瞻寵數
允副具瞻

武溪集卷第十七

回賀彭舍人啓

前關某幸以寡聞早陪俊軌濫巾綸閣方懷糠粃之
慙塌翼江風更羨雲霄之翠其於慰抃寧有等夷

回賀吳內翰啓

右某啓伏審光奉聖恩榮陞禁署伏惟歡慰恭惟審
官內翰佐王遠識經國長才器含金玉之英詞兼江
海之潤宸庭奉對窮精祲而甚徵言路推誠判忠邪
而無隱視進退而惟道履夷而一心嘗遠握於漢
旄誓弗襲於胡服直聲振於蠻貊高節貫於神明猶

武溪集卷第十八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雜文

書譚氏東齋

從政六箴

書去虎

契丹官儀

葛懷敏謚議

雷公堂祈雨文二首

祭段待制文

祭高太君文

祭荆王文

祭孫工部文

書譚氏東齋

人之志於道者在乎去煩釋累靜慮和衷視聽動息不汩不誘然後以學者則專自非離塵絶俗不能至於是也吾友譚君伯顧自桂林佐邑遭私艱還第素冠彌時不營他務乃相厥居之東二里而近出氛雜卜岑寂面江倚阜披雲躋險廓地數畝作爲齋舍上以舜去人事下以訓勵子姓已得其安子姓得其專有志於道者也屋不加飾地不祈廣藪林駕泉自適而已圖史机案旁無長物所謂不見異物而迁者也立壠不遐日得瞻晞不忘其親者也吾友之意也深矣一日携僧泛舟而謁之愛其清曠又嘉其子弟甥姪翼翼如也因書其辟皇祐二年七月日題

從政六箴

清箴

政爲民綱清本士節立於寡過先乎自潔根不堅固枝必蘗折勿謂何傷多其藏者厚其亡勿謂終吉悖而入者悖而出金滿堂而莫守玉無脛而能走君子臨財貴乎無苟計日受禄孰憂不足飲馬投錢孰曰非賢不義如雲前聖所陳不貪爲寶先儒之道所以甑雖生塵德又吾民珠能還浦道光信史去惑畏知千古仰之嗚呼幽有鬼神明有斧鉞貪狼賊餉過乎豪奪罪盈於貫陽誅陰罰何如砥礪清名不朽

公箴

厥初生民罔有紀極羣居雜處鬬智競力乃建官司分其曲直所以衡鑑所以糾纆抱公絶私是爲率職

惟柔惟佞腹心之病惟端惟方政化之綱勿畏於勢
受人之制挠法用情爲害不細勿黷於賄移人之罪
囏獄奉身其禍可待無狥威名以作煩刑嘗聞嚴毋
掃墓而迎無貪寃怒以售虛譽又聞晉官枇政者去
張湯輕重其心漢刑已淫州犂上下其手楚邦之醜
是以罪無異罰左史所旌義不隱親叔向之明尺棰
繩直珪方砥平如止水斯鑒不牽於情不侮惸獨無
懼高明其守不更乃國之經敢告君子參之座銘

勤箴

爵以詔德官惟擇賢怠則廢職勤則政宣洛恭脩德

厥德乃全儆俛勵志其志乃專譬宛農功日夜思焉
古之聖賢名存簡編其智宏達其謀廣淵猶勉於勤
奉之周旋亮躔舜瘝以臨溥天禹乘四載手胝足胼
日不暇給周道以完介胄蟻聚漢業以安君既勤止
臣寧曠然周公握髮九有駿奔趙盾夙興盜退寢門
官無留事史稱名臣罔敢自逸書之格言理有不及
則罹于愆義和湎淫夏攻其昏二王清談晉失其尊
養名逋事義和罪人下臣有聞敢告司存

明箴

函血奮氣爭鬬所起區區強弱茫茫眞僞巧詐千端
奸邪萬計或矜其豪以壓顓頊或恃其窮以凌貴勢
或狐託虎威或蚌爲鷸制鼠無牙兮穿墉蝸有角兮
掠地吏或舞文人多飾智聚兔以成穴蚋驚雛而
得味吹毛洗垢極其窺伺滑言亂色肆其諛媚捨狀
探情譬享衡誠邪正區別是爲神明軒銅照膽不將不
迎爾妍爾醜安能遁形敢告有位無忘勵精

和箴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凌上忽下於義何如
剛而又方失乎正柔而又圓近於佞濟之中和可以
從政

慎箴

太行之峻摧軸折輗龍門之浚舟沉楫翻危乎官路
逾茲阻艱巧者爭進擠之疾顛青蠅止棘讒豈無門
薏苡似珠謗亦有端所以去惡者如草之蔓覆霜者如
泳之堅大僕之馬數而後對溫室之樹問而不言動
而三思靜當有慮儉則易足謙則無忤很則多爭傲
則衆怒好樂者所貴無荒縱欲者終聞敗度語曰奔
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古之訓也慎者從
之

書去虎

禺山之陰曰翁永水之源有居邑去刺史府五百里而近山富毒草水蒙毒毋霧露霧昏草黃夏日瘴熱歷著生疾故州人憚之邑老吏恃遠且峻肆詆欺以成俗亡何丞尉飛書白府云境中三虎暴自踣請以狀聞本朝彰太守服猛擊強之應太守貪僞名欲市其矯乃召他邑掾徃驗之以成其詐邑掾到境得疾縣是怒而以實對虎隊穽而死言自踣者非是邑掾返卧疾且死者久之野史氏聞之廢書而嘆曰罪由古史非丞尉太守之罪也昔者劉琨宋均以循良著治理幼史氏有猛虎渡河之說向使政仁且明虎雖在境機堙可制政昏且暴虎雖出境其害被于千里豈持一虎哉則知虎之去不若暴之去太史氏以異聞惑中智甚矣哉

契丹官儀

契丹舊俗皆書於國史夷狄傳矣予自癸未至乙酉三使其庭凡接送館伴使副客省宣徽至于門階戶庭趨走卒吏盡得款曲言語虜中不相猜疑故詢胡人風俗頗得其詳退而誌之以補史之闕焉

胡人之官領酋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比

胡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掌蕃漢兵太弟總判之其外則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雲州歸化州之北二王皆坐在樞密下帶平章事之上舊例皆賜御服節度使參於旗鼓之南乙室王府亦掌契丹兵然稍卑矣其有居鴈門之北似是契丹別族其坐在上將軍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胡人以元帥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統軍掌契丹勃海之兵馬軍步軍一掌漢兵以乙室王府山後又有雲應蔚朔奉聖等五節度營兵逐州又置鄉兵其西南路招討掌河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捴管等邊事其東北則有樖領相公胡人呼樖字如春字入聲頷首近應掌黑水等邊事正東則有注展相公掌女真等邊事此皆守邊者也蕃語注展女真也國中

隨部族大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胡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者爲行宮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於南北王府千宮院人充之亦有大內點檢副點檢之官以備宿衛北王府兵刺左臂南王府兵刺右臂千宮院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屬也北警者呼拽剌譯劾逐部分各有首領又判官等渤海亦有宿衛者又有左右等五北室北音比嚩比者亦比北室取其堅利之名也漢人亦有控鶴等六軍

胡人司會之官雖於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薊涿易禮順等州錢帛又於平州置錢帛司榮灤等州屬焉

西川錦等州隸焉上京置戶部使遼後置轉運使雲應等州屬焉東京置鹽鐵使統澤等州隸焉山域童其出納也隨鴈賜與則樞密院主之讞勞則宣徽使主之

胡人從行之官大臣之外惕隱司掌宗室國舅司掌蕭氏其宗室爲橫帳庶姓耶律氏其宗室國舅司掌拏輦其未有官者呼舍利猶中國之呼郎君也不在此籍即屬十宮院又南北王府矣又有十宮院使亦從行其言十宮者自阿保機而下每主嗣位即立宮

置使領臣寮每歲所獻生口及打虜外國所得之物盡隸宮使每宮皆有戶口錢帛以供虜主私費猶中國之內藏也十宮院名

興聖宮　崇德宮　洪義宮　永興宮

積慶宮　長寧宮　延長宮　敦睦宮

章愍宮　延慶宮

十宮院使在上將軍之下節度使之上

十宮院制置司奉聖州平州章愍宮亦各有司宮院各有司屬焉契丹

司錄事司如中國之府司左右司候司掌刑獄

胡人於燕京置元帥府統軍馬軍步軍三司胡人東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攝其窟穴四姓雜居舊不通婚謀臣韓紹芳獻議乃許婚焉衣服飲食言語各從其俗凡四姓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故別立契丹司以掌其獄

葛懷敏論議

贈大尉葛公生於將門資性明銳束髮從官即以能稱形墀贊道尹五符監督屢更嘗使人推其才御下不苛接上以禮輕貲好與重諾貴諾官有所辰善聲日聞朝廷寵嘉付以邊事鼎京之治至今爲最屬西羌怙遠輦我含育率其大羊觸藩保障烽燧初舉即有

膚施之役鑒其覆轍寤寐材傑是用起於謫籍授之
次將畫野增成以固封略氐孽孔熾舉國興師来如
蝟毛屯逼城堞若言奮其旅出當賊鋒乘銳急戰卒用
屠潰忘軀徇節殞于旗皷詔贈旄鉞以旌死事祖載
易名式叅前典謹案證法臨患不忘國曰忠隱拂不
成曰隱若其遠當勍寇師無後繼勢寡力屈義不苟
生可不謂忠乎肅將王怒志清戎醜衆怫其令投戈
莫保闔愾痛悼雅意無成可不謂隱乎昔者流矢在
馬魯侯誄之握節隕命晉策褒揚尚咸用加等式彰義
烈繄公勤宼宜謚忠隱謹議

祭睦待制文

嗚呼天之間氣是生俊德特稟粹精縕爲才識應
物成務代王脩職皇圖所倚聲諸輪囷試之以漸終
將康國量既未充壽胡不克嗚呼天乎世於祿仕不
羞苟得或枉道以容身或買聲而借力公之立朝侃
然正色孤根竦幹古之亮直毋后專制戚里濫恩千
官結舌喑過天閽公儔抗憤方幅建言雷霆震怒甘
心黜去委吏冗員處之如傳乘驄憲府和鉉書殿智
略再伸周行改觀外臺主計國無貪歲攬轡觀風鈍
頑咸礪南床執法官宿其業磐豕伏墀權豪共懾粵

暮而死炎方物理難曉徒怨蒼蒼嗚呼哀哉鑾茵海
客乘風浮舶胃犀象歲至日積昔人北歸不能弭謗
竹簡薏珠方舟蕉暑公之戒行朝以俟夕盡室輕裝
十夫之役天若有知延其漏刻俾我後人觀之爲則
庶乎無憾以叶柔克嗚呼哀哉脩短之期蓋有常數
逝川不息藏舟靡固人生至此胡甘不得其常弱息乳臭孺婦空房遠託故國未知存亡
哭無由而憑柩欽不及於帷堂謂暫時之一別遂隔
生而可傷昔紫服兮乘駟今丹旐兮還鄉瞻靈輀之
祖載痛川途之阻長陳絮酒兮一酹淚霑襟兮浪浪

嗚呼哀哉

祭高待制太君

惟靈承明素稱懿恭自飭惟謹及艾終始一德結悅
留範誕光女式采蘩承祀克勤婦職卜鄰教子適駿
家則集此聖善刑于燕翼金華勸講訓成忠胡石窘
啓封庸酬慈力福未盈皆壽胡不克嗚呼哀哉脩短
之策豈其惜極吉凶之會曷為無常域積善之厚年
不億造物之意終天罔識輔輪啓途銘旌慘色執紼
莫牽橫涕沾軾言瞻高里莫知冥默

祭荊王文

惟王系尊帝稷位冠台臣啓宗藩於前世展皇家之
茂親敦叙之恩流於國卿對見之禮厚於家人推勳
賢之莫二眞屏翰於無垠溢委朝露愁生墓雲宸懷
為之一慟民思從於百身蓋棺長夜引紼斯辰國門
之祖牲蓋以陳永歸高墨義愴朝紳

祭孫工部文

惟靈縣山之英生為俊明學探聖域詩合雅聲耳必
科進列千王庭豸冠霜簡凜凜持平繡衣朱旆未足
于外二易江城直道無悔粤惟前載寇攻南海烽火
飛騰嶺隅震駭君乘使車聞急驚呼不俟王命遽發

銅符救兵先集圍城不孤番禺無虞惟君之勛帝曰
汝材將漕來此盜據邊關旁無儲峙元戎秉鉞貔貅
千里餉餽不續許之以死君運心計委粟流錢士免
飢色凱歌以旋幕府第勞即曹丹遷當享遐福胡不
永年嗚呼哀哉君於場屋名出輩流作掾南昌始與
君游秉圓易安剛方多滯假守廬陵朱輪相繼生叨
郡寄君領監司丹仕相逢哀樂是隨君哭吾父我哭
君身嗟嗟世人紲纏相因聊陳薄奠以告營魂浣浣九
泉軌聽斯言

武溪集卷第十九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余靖

墓誌上

狄令公墓銘

林慶文墓碣

黃郎中墓碑

李郎中墓碑

李郎中墓誌銘

朱寺丞墓銘

王大君墓銘

黃殿丞墓表

王寺丞墓碣

蘇殿直墓銘

蘇判官墓銘

宋故狄令公墓銘并序

惟宋四世嘉祐二年三月陳州上言護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狄公屬疾于鎮詔遣國醫馳視未至以薨聞天子震悼爲之素服發哀再不視朝制贈中書令尊賻其家襃勳臣也公諱青字漢臣贈太傅諱慥之曾孫贈太師諱真之孫贈中書令諱晉之少子汾州西河人遠祖唐納言梁文惠公仁傑本家太原危言直節再復唐嗣子孫或從汾晉世爲著姓公謹重信厚風骨異常少以騎射爲樂期於功名自立弱冠遊京師係名拱聖籍中國家自北虜請盟韜偃師鄭息烽儆警垂四十年元昊世以河西稱藩常歲遣牙校貢方物胡賈往來直抵都下奸人窺覘知我虛實一旦上還印節惰盜名字朝廷始增兵擇將以爲戎備時寶元元年也公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賊昊宿心包藏稚鋒甚銳吾邊阻兵茲久士不知戰

他將過之靡不折衂延安最當賊衝公以材武智略頻與賊較未嘗少沮四年之間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斬捕首虜萬餘獲馬牛羊橐駝驢騾鎧甲符印器仗以數萬計攻賊金湯城及西南馬市至于杏林原破其鎮砦七遂略宥州之境屠龍咩等部落燔其積聚數萬廬舍千餘收其族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之要害而奪其氣朝恩懋賞七遷至秦州刺史涇原路兵馬副都署上奇公功欲召見之無何寇逼平涼迺命公即趨涇原俾面形以進京師不呼公名

而呼狄萬盖比之關張也公在涇原數歲賊不敢犯
塞復以夏國主稱臣由是邊析解嚴矣遂以侍衛親
軍職名寵公徙鎮真定府路部署累遷至彰化軍節度
使知延州羌人脩貢道出其境高奴邊事裁處不遑中覆
故僉議帥臣常爲諸鎮之首公當是任邊戎畏伏乃
召爲樞密副使會蠻寇內侵嶺海盭言擾公以彊場之
虞廟廷之憂抗章請行寬上南顧上嘉其誠遂改宣
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賊盜
閱闔外創重歸死者復得冤三千二百翊日分兵追
襲賊之餘黨幾殲焉招復虜口七千三百其邕人也
盛交趾不能制南方亡命者多歸之由是儗正朔置
百官潜窺擾竊嶠南之計以皇祐四年五月舉兵攻
邕州陷之乘欒江瀑流連陷泷江九郡殺逐其守臣
遂攻廣州圍之連月不剋大掠而還仍覆沒四將燔
毀二郡俘劫兵民數萬復據邕州城誘略溪峒江湘
已南爲之騷然朝旨以公大臣既可其行第令駐於
桂象之間訓練師旅而指授方略於羣帥公以二廣
安危在此一舉若偏裨失利則兵氣難振自非躬親
無以號令先行後聞朝議歸之五年正月甲辰三將
之兵會于賓州公接士大夫以禮御下以嚴臨敵制
變衆莫之測已酉下令人賦十日之糧謀者既去詰
旦遂行故賊以師期尚緩不克守險者以此已未至
歸仁鋪賊悉其衆據高迎戰前鋒遇之少却左第一
將孫節死之公親執旗鼓麾騎兵左右馳出賊後賊
遂大敗馳騎追捕斬首二千二百賊之謀主黃師憲儂
建忠等腹心爪牙沒于陣者五十七人智高焚營而
遁明日按兵入城獲金銀器用二萬戔仍是僞符
節十一馬牛千餘老壯士女還城者三千餘人再遣
閱闔外創重歸死者復得冤三千二百翊日分兵追
襲賊之餘黨幾殲焉招復虜口七千三百其邕人也
俾奠其居非邕人者振廩續食還其本土所得賊之
遺物暨首級之賞估直四千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
以誌武功二月丙子班師辛巳詔遷檢校太尉河中
尹召還樞府遂曲赦廣南至於江西湖南咸宣布德
音焉未幾進拜樞密使領節如故仍賜城南第一區
諸子悉增其秩職居機軸執均台宰外須戎焉之政
內參宮省之務弼遠順美動協厥中越四年頑去權
寵以辭盛滿遂兼相印出臨輔郡暴疾而終享年五
十公天賦明智世推權勇臨事董衆識與幾會其行
師也所統步騎不以衆寡常取諸荅武侯八陣法以

爲模楷宿息坐作悉成部伍故雖倉卒遇敵而師徒無撓其爲偏裨時每被髮面銅其從騎兵馳突賊陣羌人識之見則辟易無敢當者嘗中流矢創甚聞寇至裹創而行帥不能止公器度深遠令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學士范文正公之爲西帥也公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春秋授公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其在涇原也副起居舍人知渭州尹洙與公同經略招討安撫使事洙字師魯嘗稱公古之名將無以過也與憲事尤爲精密師魯嘗稱公古之名將無以過也公於交遊在亡不渝師魯沒後以貶死公厚卹其孤如至親焉文正既沒其子純禮服除還葬當涂吳中帥資幕以便增龍識者稱之征公首 勑啓陳得署河南府其從真定也過家上冢還謁縣長步趨令庭以脩桑梓之恭然令不敢當議者重其得體遂留里中與故老醵酒相歡揮金而去其征蠻也上親餞于垂拱命醵者數焉當是時宠國太夫人侯氏微疾公朝服而入戒家人無得言治兵事第云奉使江表故得不憂其純孝如此公好以衆整文能分功與人而令在必

延州西路巡檢廊延路都監沿邊都巡檢涇原儀渭兵馬都署遂捴禁旅歷棒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步軍殿前都虞侯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其爲兵部署以涇原部署知渭州真定部署權定州廊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州皆著能政一拜宣徽使再践樞密副使遂捴機政以兼相判陳州臨民統軍未嘗少有差失其征羌平蠻名震夷狄勳在竹帛近代之良將也公娶魏氏封定國夫人五男長諮西上閤門副使次詠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諫諫皆內殿崇班說東頭供奉官不幸以天二女許嫁而未行孫壇左侍禁

璹尚幼同產兄素右班殿直兄子五人詢左侍禁閤門祗候詵左班殿直諲諄詡皆左侍禁從父兄靖右班殿直其子詳右侍禁嗚呼武夷旅距之際公悉力擇禦以至平定宜享遐福而壽命不融後世其有興者乎公薨之年歸殯京師明年卜宅西河之太平鄉劉村里又明年二月十九日襄事太常誄行考功議績百僚僉允乃賜謚曰武襄詔給本品鹵簿送至都外啓攢掩壙並輟其日視朝仍詔所經道發卒衛送葬所州縣優假人牛車馬特恩也其孤諮等既已襲石樹碑神道之表以靖葺從征南復竭銘以誌幽遂

銘曰

天生哲人　康濟斯民　不有屯難　何展經綸
眷言平夏　弈世稱臣　一旦陸梁　邊鄙生塵
公之忠勤　威名冠君　近關遠略　歲策其勳
寇入蕭關　即鎮涇原　圖形以進　百辟改觀
入董衛卒　風清禁屯　出掾邊兵　霜凝塞垣
乃建高牙　以肅和門　巡登樞府　式賛治源
收復邊城　綏撫遺氓　隍鄙圖廣　圖牒全越
南夏再平　降公之靈　露布傳呼　歡聲九閽
曲赦嶺表　德音江湖　陞掾機務　言畴厥庸
乃陟太尉　乃尹河中　樞極之柄　兵戎大政
弼諧有託　方隅以靜　致主推誠　辭權戚盈
乃錫相印　以鎮陪京　天胡不仁　奪我勳臣
上心嗟憫　悼往撫存　輶車孰引　發卒三川
佳城何在　汾河介山　山西出將　天下稱賢
銘旌改寵　鹵簿宣恩　勳書彝鼎　家象老蓮
功名不朽　億萬斯年　公諱從周字某其先西河人閒禮孔子顯名諸侯七世祖自南安徙居潮州宗族槃互爲海陽著姓曾大父諱某太父諱某丘園貫素咸以沖曠終焉父璨少以節惠稱於鄉黨復謹義方訓子遂起其家四進秩太子洗馬致仕公即長子景德二年由進士上第敕除泉州南安主簿郡以符召爲掾日持手板與刺史送辯曲直凜然有國士之風主計者聞其材俾莅剡州銀冶半歲入銀銅七十萬第其最以聞天子嘉之擢授大理評事莞榷永嘉復以課遷本寺丞知開封考

城縣遭毋喪解官柴毀過禮閭里指爲標準服闋又
丞殿中勾當諸司粮料院大司徒王公欽若鎮餘杭
奏辟公爲副詔授太常博士通判杭州事司徒故
相長於智術處事與朝廷約束不能無異同公悉力
幸挽歸於繩墨而後已司徒公初怒中悔命一府惟
公之聽入朝又之以屯田員外郎充開封府推官議
不已同錙銖不移事或聞上帝獨可公奏尋轉度支
員外郎提點浙江東西刑獄公事以天聖三年五月
癸巳卒官享年五十一公孤進以材稱故自南安二
考特轉京城官非列也司徒公之出鎮精擇本朝望

士爲佐故內閤段公少連時爲觀察判官耳公乃通
判其府事無巨細一決於公初大司徒與丁晉公謂
久以勢位相傾俄而棄節於洛得罪其嘗所辱者悉
坐左遷公在餘杭以抗直不黨聞於朝故得免戾然
亦格不用晉公敗乃爲天府佐司徒再秉國鈞猶以
前佐郡時持正不能屈終亦踈之在府三年凡易四
尹太后帝知名而終不遷止以平例外補遂卒豈命
也哉公性耿介不容人私京邑浩攘歷參權貴請託
不得循理可否公銳意痛絕私謁所得權貴人翰墨
都不省視至夕聚而焚之由此勢益矣上初即位富

於春秋莊獻皇太后五日一垂簾御長春殿其斷天
下事故事大尹上殿職官一員同陛殿陛與大尹東
西立黼扆前腰笏對展奏牘聽上裁決一日奏事
退莊獻指公語上曰此林某也近侍感聞焉公之奏
事常出文法之外故兩宮多之府民有殺其兄之二
子以規其財者長被殘即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
以毋年八十法當罷侍公乃建言使無狀子居毋側
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稚亦能爲祖毋養
留之惠姦不可讀奏未畢太后遽領之曰人情當如
此即命配海外公之持平固執皆此類也其在南安

考城之政至今民歌頌之故天章閣待制劉公隨考
城人也嘗與其子言王府屬邑多以材望奏請然自公
罷去二十餘年耆舊言父毋官無及林公者聞公亡時
或至霑泣其政感人心如此公屬文不苟爲華媚遣
言指事必根政道再獻賦頌悉以規誡爲本上亦再
以手詔褒之公之弟五人其長曰從善先公卒次曰
從式次曰從變次曰從義次曰從道皆良士也上之
初奠玉於園丘也公以府僚待祠例授一子出身公
之二子皆白身未仕獨念毋弟早亡嗣續未光遂先
奏其孤以慰藉之言行義者咸共推伏公娶鄉里張

氏封清河縣君公之存以婦順助其內公之沒以毋道嚴其家宗族奉之如師保焉生二男三女長子東喬光祿寺丞次子東美舉進士長女嫁大理寺丞許因其次女封德安縣君幼女嫁進士魏庚孫幾人公之卒也弟從慶及其孤扶其柩踰嶺以歸而洗馬府君亦以其年四月壬戌卒遂以天聖五年其月舉二喪同域葬于其鄉某里某原妣曰臨潁縣太君鍾氏前葬某鄉某原小人曰吉遂不克祔某幸得娶公中女公既定十五年乃克拜于松檟之下於是聚其族姻詢訪遺謚在人之聞者書之于石以為表云爾

銘曰

鶉火爛芒　重離協光　下生俊傑　發為端方
俗尚軟熟　視如堅剛　君子居之　不易其常
仁義內脩　我知克舉　爵祿外至　委于所遇
萬乘知名　身猶齟齬　才乎命乎　天不無予
未伸明謨　弗充中壽　善必所報　將在于後
惟石言言　立于松阡　直書不文　庶乎長存

宋故屯田郎中黃府君碑

府君諱仲通韶州曲江人本名正以犯從祖諱遂攝字焉家本寒素刺史潘公見之曰此奇童也命其父使從學及冠以辭賦知名場屋間天聖初進士擢第累授信州大名府司理參軍時天章閣待制王公沿為衛州推官以通水利秩滿故丞相沂國文正王公主河北漕上言引濟水御河洗灌懷衛民田辟府君資庫未幾遷祕書丞知南儀州以興賦獄訟繁煩請擇徙監宣州商稅按察使以歙州判官公事材士共贊幕畫就除太常博士簽書歙州判官公事尋賜緋通判建州知惠州累遷至屯田郎中儂蠻之寇廣州惠最為近府君增堞濬隍用以安監

立真全德者也曾祖諱燁祖諱嬰贈職方員外郎妣
襯氏累封真陽曲江南陽縣太君凡再娶初曰劉氏
封中山縣君太常少卿賽之妹也次曰楊氏封福昌
縣君三男子長曰亢早夭次曰佺期太廟齋郎次曰
安期試秘書省校書郎其年七月姪新湖陽主簿寶
臣大子中舍新知潮陽縣事汾與諸孤奉其柩葬於
豐樂鄉之鄧林山靖在諸甥之列幼授師訓居同里
舉進士同牓宦遊險易未嘗不相親也及府君之傳
政而歸也靖適經制蠻事不克還鄉以奉朝夕之驩
暨茲去世又不獲歸會葬不及執紼其痛豈有涯哉
迺附銘以紓恨焉

詔州相水　南國之紀　生是俊明　具茲粹美
學必根道　禄不私已　幹聞朝廷　惔稱鄉里
籍未引年　志先知止　佳城何在　鄧林之趾
始終一節　古之君子　九原何從　文獻斯邇
身雖可殞　名不泯矣　我懷舅氏　生同榮悴
今也云亡　莫親含襚　握筆誄德　臨紙撝淚
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墓碑　終天永訣　此情何寄

公諱盧舟字公濟贈吏部尚書諱寅之季子工部侍

郎諱盧臣之介弟李氏之貴於天下舊矣七世祖諱
昌始居光山同郡王氏之王閩越其孫諱盈以族從
焉遷徙名數於建安曾王父諱瑄王父諱詢贈大理
評事先君尚書並仕江左為諸司使時太夫人在堂
以道梗不克迎奉安輿乃留中饋與公同侍晨夕及
殊陵歸命例授殿前承旨既辭冗秩不受且以嘗為
王國官不許南度其後數年登進士第授衢州理官
乃克迎侍公時已能力學有稱矣咸平中舉進士不
第繼丁艱疚柴毀過禮廬于墳側自力封桐旦暮泣
血六年除喪尋以兄任補郊社齋郎調授福州閩清
洪州靖安尉咸著治聲遷饒州餘干令坐不覺獄中
殺人免官會元昆二卿分司還第公素篤友愛喜於
閑適且厭夫惡直醜正世路風波故終日怡怡無復仕
進之意元昆既沒朝廷以恩授校書郎即知江州瑞昌
縣事讓不受署友朋敦勸其守益堅杜門家居擯去人
事故相國臨淄元獻晏公天聖末為三司使脩姪壻
之恭守書敘意斷公一至京師重違其言乃具私車
而往于時上宰許國文靖呂公悉豫文惠陳公簡肅
薛公文康王公咸欲畀之大邑固辭不就元獻知公
之節不可屈也亟言於上得大子洗馬致仕既而元

獻入謝上與章獻太后問公之年曰六十二矣疾乎曰無疾上曰若然眞可尚也名公大臣嘉其高蹈悉賦詩以寵其歸明道元年遷殿中丞俄以子寬定登朝援郊祠舊制復增其秩尋改國子博士賜五品服三轉虞部北部駕部員外郎恭謝大禮進虞部郎中公之祖妣臨潁太君陳氏毋夫人廣平郡太君游氏之留鄉里也公在弱年奉侍孝謹出於天性家貧無書而假本於人必手自鈔録夜則諷誦長為詞章頓出流輩三禩趙湘有詩名於天下與先公友善且愛公謹厚以其子妻之後封長壽縣君其令餘干也強宗有為姦利至中人以死者郡縣莫之能禦公至則明示教約無敢復犯一境為之肅然其侍兄伯之疾也躬臨藥膳與子姪均其勞迎婿婦而事之奉以甘旨與婦孫同其恭傳政而歸也謝絶公府未嘗一言干人實朋至者觴豆相歡嘯歌有節其或泛平湖游別墅輕舠小駟初無道導從視之詒如也自先正尚書以致中丞納政歸養築室豫章東湖之陽不出郛郭而有林泉之趣及令兄以小司空分務閑居公以季則早夭女二人長適進士劉好禮次適烏程縣主簿張次道孫二十五人曾孫十五人咸潔身承學無勇於冲退鄉邦人士伏其世德三聖宸翰羣公贈言

下婦孫至公言如初浹辰公疾病子婦蒼黃環侍而泣公止之曰吾年過父兄而汝曹各能樹立瞑目無恨矣復謂醫工曰吾病革矣無諱二子俾集吾事期日而捐館時嘉祐四年秋七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孝恭以事長慈惠以逮下勤儉以治內和柔以接外六親稱道用為規模先公八年即世子男三人寬司勳員外郎定庫部員外郎寔祕書省正字伯氏以吏幹發聞仲氏以詞學知名季則早夭女二人長適進士劉好禮次適烏程縣主簿張次道孫二十五人曾孫十五人咸潔身承學無

墜訓言自夫人之喪也公豫為壽器又劈雙壙而虛其左以自待也達生者歟以明正月即葬其地曰新建縣桃花鄉新里村之雷岡前塋之期司勳君伯仲走僕荷書且奉遺意崇遠數千里見託銘勒某分義素著於公父子之間故知公稷行尤熟公之純孝著於稱節雖父兄在遠而力養祖毋勤劬自立及其宿官則清白無渝益之剛正自餘千非罪免歸即高謝世務宰弼諸公力共敦勉所守不回以遂初志崇尚節義門無雜賓待人以誠動有儀矩雖宴笑終日不見惰容令子童孫詵詵侍側朝夕訓誨莫匪禮法端居靜默三十三年國家崇賁立園頻繁爵命而家庭饗處陶然物外年逾八十視聽益明親舊書號皆手自裁答字體謹潔可愛少者殆不能及有疾一日而終同於寤寐古之稱隱君子者無以尚之可銘也哉

銘曰

李氏三賢　弈世清德　矯矯八座　儒林之特　辭榮歸養　冥鴻奮翼　暘暘二卿　憲臺司直　厭劇就閑　惟公之生　恥跼遠識　承家孝愛　當官強力　何彼蒼蠅　變我白黑　冠之一免　無復彈拭　兄弟怡怡　何喪何得　黑綬再紆　機心已息　一志不回　牆東晦匿　高謝世紛　不為外惑　北窓笑傲　衡門靜默　朝祓屢加　角巾靡易　友朋勉勸　宰司勤餘　更省送侍　仕途景式　進退忘懷　死生非戚　豫為壽藏　虛左自適　古稱達人　今見其迹　清風遺後　子孫千億

故虞部郎中李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秋七月甲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終於洪州私第既卒哭二孤以書奉其遺命并門人録其善狀且告塋期請誌諸方石使還復之以辭公公請靈舟宇公濟五世祖諱盈從王氏入閩始占籍建安曾門請琮太父請詢贈大理評事大毋陳氏追封臨潁縣太君考請寅殿中丞致仕贈吏部尚書毋曰廣平郡太君滑氏初先公尚書仕江南壤斷不克迎板輿故廣平君及公並留侍江南平先公辭冗官且以故國臣留居京師後由進士及第調衢州司理參軍乃克歸先公之未歸也公自能力養咸平中進士舉不第以兄任補郊社齋郎調福州閩清洪州靖安尉寇攘以息遷饒州餘干令公事去官

時兄虛已以工部侍郎分司家居公以天倫友愛不忍離去遂絶仕進意兄終朝命起為校書郎知江州瑞昌縣辭不受天聖末三司使晏公殊公之兄子婿也迎公至輦下宰執諸公欲強之仕不可晏公為言於朝乃授太子洗馬致仕年六十二矣兩宮嘉歎中外聞之六增秩至虞部郎中賜緋衣銀魚自先公尚書致政還養下居豫章令兄貳卿及公悉以恬退歸居其歸則元宰碩儒縉紳文學之士著於序詠碑刻存焉其居則面湖築室涵虛搆閣無城市之囂有林泉之趣公高謝人間絶迹公府資給先疇不營什二之利潔約自守未嘗以私干人賓朋過從弦歌取適而已不為過分之樂不雜況然之交家居三十三年二子聿朝紳佩郡印趨庭侍側者十五餘年寬為司勳員外郎提點江浙鑄錢坑冶即家署事二年遷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遠遠庭闈五表固辭換江西如其職定為庫部員外郎掌知南康軍矣再乞簽署鎮南節度判官通判洪州凡十餘年不去左右孝愛高潔奕世可稱其難繼矣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廬江尉湘之女先公八年而亡自夫人之亡公即其家旁為窀以自待也公終之年八十九矣以其年十二月甲申合葬其藏即新建縣桃花鄉新里村之雷崗也三子其幼曰寔祕書省正字早夭二女長適進士劉好禮次適烏程主簿張次道孫二十五人或為邑長郡掾矣曾孫十五人諸孫皆好學保家者銘曰

公之先　世隴西　入于閩　家建溪
尚書公　仕金陵　公留侍　孝蒸蒸
令餘干　民治安　非罪去　不肖冠
秩春宮　歸于洪　繼先德　避牆東
無苟圖　無妄干　朱紫侍　節義完
今已矣　葬新里　李氏也　視章水

宋贈大理寺丞朱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信其先邾人戰國時并於楚漢初以任俠聞季布歸之以解主仇名稟灼於天下孝武徙山東甲族實諸陵遂移名數長安雲自平陵以峭直顯名博居杜陵以材敏稱職為漢名臣焉世祖南陽浮與祐俱自南陽為佐命晉宋之際齡石以權勇輔義集勳彊場世有英特發聞京輦唐室之季遂家大梁今占籍開封府陽武縣戶牖鄉曾祖諱洪五代俶擾仕塗榛梗與道沉浮不躓驕餌祖諱敬安鄭州別駕生一男一女女適陝府右司馬贈少府少監隴西李咸秩封河

南縣君男諱昭澤應毛詩學宪巢不第早亡即君之
文考也自曾門以來以氣義自守君以奇節終之河
南君之子李公穆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於君爲外
兄弟終不於此時屈節一圖進取嘗署計臺若職以
勞當遷供奉禁庭矣子友直明經及第君即自辭去
從容子舍其淡泊榮味如此然疎財好義重許可廣
交募其游皆英俊有名之士也友直歷官至虞部員
外郎要津提摧縈君之舊其知人之明又如此卒以
子登朝肖贈大理寺丞女二人長適孔氏次適東染
院副使趙承譓孫男二人長曰濟中書堂後官檢校
尚書水部員外郎次曰從政早亡孫女三人長適左
班殿直路昭吉其次亦早亡濟字伯仁少孤而倜儻
多識當世典故復廣交契克紹祖烈卜葬得慶曆二
年太歲壬午閏九月二十七日丁酉凡八柩同遷于
開封府祥符縣開府鄉東韓村之大塋君與夫人吳
氏同窆朝廷以恩賻錢五萬將葬即以虞部府君之
狀託天章閣侍講王洙撰次其美復以君之狀怦來
索辭濟之遊皆在朝聞人籍籍居顯仕矣襄事孝誠
之極而以文見屬故不克讓乃爲銘曰

倚與君子　韜光抱器　進退以道　交遊以義
不苟勢榮　不屑祿累　起家有承　拂衣無悃
時人昭道　身豪其利　明哲樹善　世福其嗣
烏經卜吉　牛眠善地　銘以掩幽　爲子孫識

宋故馮翊縣太君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金陵人也父諱某仕李主爲如京使王
師渡江既黜唐命董用其後授右班殿直夫人徽柔
懿淑克謹女訓自卅摠即幹母蠱張閫之內壹以付
之其慈明孝愛出於資性閨門整飭動協儀矩族姻
罔不尚其節焉當因季春墓祭出見親之貧者即解
衣衣之母曰衣豈妄得何遽與人對曰紛華非性所
適且憐其窶甚捋軸可完宗親不可棄也母繇此益
奇之凡四時蒸嘗夫人必手鑰壹室牢饌醍醐腥
腊醢潔器異齊以備其物常曰祀享人之大事故須
嚴潔以表至誠幼慷異節率皆此類年十九歸于
部即中許氏事其姑如其母而加謹焉怡聲下色調
膳扇枕雖隆冬瘴暑必躬親之未嘗一委媵妾之手
室中舉案侃侃如也姑亡不食三日冒經被縗動必
以禮其族婦有賢而孝者族人薆之必曰何如王氏
其愛慕也如此其與兄伯同居事其妙如姑之存歲
入地征月入官奉悉歸兄伯之室簪簋豪不以自名嬰

孩之費一請於其奴曰世毋在吾何敢專其讓讓之
性然也戶部府君遠宦十年夫人足不踰閾夫伯俱
士撫養諸孤拘若已出聚居且百口恩意怡怡一亡
間言訓誨子姪目見成立夫人耳封邑臨沂以夫封
嫣甥以子封享壽八十以寶元元年歲次戊寅十一
月某日終于海陵私第子五人偕舉進士長曰恂通
州司戶參軍次曰恢大理寺丞次曰平累舉未第女
二人長適虞部郎中知撫州田慶遠次適職方員外
郎知永州張楚孫幾人亦各材俊卜兆得某年月日

與戶部府君合祔禮也某元之執故為銘曰

倚歟哲婦　生此南國　始勵柔淑　以植女德
秉勤孝謹　以光壼則　終篤慈愛　以宣賢式
族人以和　毋訓以飭　諸子咸仕　出於風力
佳城鬱鬱　義聲上極

宋故殿中丞黃公墓表

公諱世字希琮其先楚人春申之後世居江夏或係
為公輔或時號奇童前史詳之此不復敘占名數於
衡陽有年矣曾門諱瑨大門諱承祿潛德不顯高蹈林
泉考諱徘樂道奉佛中年戒殺緣絕葷血鄉曲稱為

君士公以清素自勵兼通內外典而留意篇詠嘗云
聖世右文興治旁羅寒俊家有今子弟不可不訓之
以學而起其家當是時子姪四人悉趨黨塾義方之
教劘琢有成公喜而為詩曰門蘭自有子孫榮章獻
太后上僊之明年二子同年進士擢第越再牓猶子
師尹繼捷詞科既而二子陞朝以禋祀恩及讓官回
授五被命至殿中丞朱衣銀魚湖外嚮儒盛矣德門
賢範遂為稱首公嘗謂儒術以飾躬佛法以理性故
其崇奉西教逾於先君誦金剛般若經四萬卷雖資

質方直而好行陰德每以善行誨人嘗自吟曰但將

之女適同郡郴州司法李日宣孫五人長鎮次鈞太
庙齋郎廣城啓期錡女孫九人壻孫四人壻女孫三
人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東郊里墅之東五里
虎龍山先塋之中方葬有日矣嗣子走其中親進士
羅友諒持其郡倅都官莫君及所撰行狀泥来乞銘
表于墓阡頃歲某經制廣西大司田君時爲桂倅婉
謀正論日豪開益公及夫人皆板輿迎侍至郡升堂
獲見折且相歡一日之素於茲久矣及今經略廣東
君復倅南海蓋以便於定省故十年之間連倅二郡
不自以爲滯非孝誠發中孰能如此秋滿既歸罹此
荼毒湖湘之間豈無文士特緣雅故見託斯文然雖
為善致祥　乃天之常　其身用光　其家用昌
忠恕之賢　後裔繇繇　立石松阡　以永其傳

宋故大理寺丞知梅州王君墓碣銘

王氏之盛於天下舊矣以望別族者秦之郡五漢之
郡一十六公之望實出太原自司馬氏南渡而諸王
世爲輔弼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僧辯生顗顗生珪
唐正觀中宰相以亮直稱爲名臣珪子敬直尚南平
公主拜駙馬都尉坐事貶死嶺南子孫留者因爲曲
焉郡守嘉尚縗陳其事乞改公所居之鄉曰興文里
江著姓雖世襲簪紳不絕而祿里不得譜於國史會大
父諱某大父諱當劉氏自即尊號族人仕者皆得姜
官獨父子幅巾高蹈不襲其餌考諱臨字嘉謀皇朝
以鄉邑器望署潮州司理參軍卒官公諱式字用之
十四而孤耿介自立以學行見稱舉進士得祕書省
校書郎歷廣州虔州南安軍司理參軍入朝除大理
寺丞知吉州永新縣以能聞明年移知梅州景祐五
年七月卒於治所享年六十五公沉厚方直敦尚名
教自幼孤至白首貫以一節舊制嶺表按察官歲調
郡縣椽佐闕員取進士丹舉明經三舉下入大常第

曰折桂詔可其奏邦邑榮之三為決曹掾以清慎自
守發摘姦伏湔洗良善期於詳允獄無隱情雖苛吏
把其上狡胥穴其下不敢籍奪其理卒以雪枉改
官其宰永新也俗固好訟而當官者復侵漁之公一皆
痛刮其弊民戴之如父毋焉公始掾南海遭內難解
官在始喪之年而致毀過制遂以氣恙到梅之三月
疾作不及成政而捐館舍公志尚高潔義不苟合訓
子弟有常撿接僚友無戲言聞人之善談不虛口其
不善者疾如仇讎眞所謂古之君子也夫人余氏鄉
邦令望明淑賢懿上奉其姑下撫其族於公內助爲
多二子長曰陶信州軍事推官次曰防亦舉進士孫
男六人孫女五人皆幼公之初喪也引柩西還藁葬
其郊居之側至某年某月某日以禮襄事于興文鄉
折桂里厚原以靖幸而交其父子間無師友之重
使來索銘以表其墓乃銘曰

韶山之秀　發爲俊茂　清識懿文　南州領袖
人趨祿仕　不羞苟得　公獨夷由　決於翰墨
五試文昌　晚成之光　三掾決曹　罔私毫芒
明照隱厎　民不冤死　入奏天子　乃丞大理
試政蒲廬　五柳雙梔　鋤強息弱　百里以蘇
甚年成績　部符嶺陁　車茵未溫　卜筮已易
旌桃西還　霜凄露薄　福不盈皆　俄歸九原
惟公之德　僩僩殊特　身雖云亡　留爲軌則
詞學起家　義方教子　有詔旌之　文鄉桂里
胡爲石彥　累世弗顯　才不誰知　卒於遐遠
勢薄地寒　不貴不年　迭尉高門　在于後昆

宋故殿直蘇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繼宇傳之其先蓋祝騶之裔爲周寰內鄉士
故爲武功著姓唐僖宗幸蜀扈駕而西者徙名數于
成都祖諱厚仕蜀至尚食使考諱進之爲蜀牙兵校
長蜀亡孟氏之臣例署東宮官得副率府君以父任
累遷殿直太平興國中授深州安平寨主是時北虜
歲擾邊安平雖名堡障宿兵不滿數百援師不集則
禍至常不測或勸府君辭勿行府君曰平時既食其
祿急辭其難非人臣節吾不耻於死而耻以此生遂
寓家他所而獨之安平明年虜以兵夜襲寨城果以
無援遂至陷沒享年七十五帥臣請援兵稽期誣以
不備敵聞縣是雖死王事而贈典不及吁忠義其難
行哉子咸熙南京留守判官孫二人長曰安世尚書
屯田員外郎次曰昌世太廟齋郎以嘉祐二年十月

庚午並舉王父母考妣四喪歸葬于楊州江都縣興寧鄉馬坊原府君與夫人許氏同藏俾作銘于幽宮銘曰

常人宴安　唯祿與利　君子所狥　曰忠與義
既食其食　夷險一致　履危忘難　雖死不避
守帥蒙上　唯善之敝　贈典不加　忠魂無愧
福不在身　在乎來裔　吁嗟九原　古人之繼
宋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蘇公墓誌銘

公諱咸熙字太和其先胙土於蘇爲周卿士故代爲武功人魯門諱厚以唐末舉華西幸避兵至蜀仕蜀至尚食使因爲成都人祖諱進之從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考諱繼殿直深州安平寨主契丹犯寨陷焉公以太平興國八年明經擢第授邠州定平尉會朔易帥恥於援兵不出痛詆安平失守公緣坐謫澧州未幾義士疏其狀天子憫焉詔釋之調綏州司法參軍太宗割綏銀界夏國徙隰川尉秩滿遷建州松溪令改宣州南陵毋喪去官服除授欣州秀容令州將轉運使以治狀聞遷寧州軍事判官歷單州團練均

州進士吳淵次適合州進士袁務孫五人合文舉進士永州推官詳文太廟齋郎懿文炳文彥文未仕公初自秀容令赴選奏舉引見例進京秩一夕子婿吳淵婁人呼公爲判官及見果得寘幕其從事六州皆爲判官公志本恬素及事符夢寐益加退讓焉疾亟之際自言吾夢於城北自擇陰地幽宜所安無累後代又言生平守官未嘗過誤惟邠州一獄有差適夢之帝所辨之得請矣文字在吾懷中親戚恠其譫言就索文字公曰七月十日來看至日果不祿焉及今卜葬之原果在城北以嘉祐二年十月庚午與夫人

汝氏合葬於揚州之江都縣興寧鄉馬坊里屯田君
以靖同年進士又同官于洪于桂故託銘遺懿以掩
幽戶銘曰
學行由已　窮通在命　人貧若得　公惟守正
內脩廉謹　外絶奔競　識高位下　非德之病
嗣職熾昌　有家克盛　九原可作　百代輝映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
少師謚襄公余靖

墓誌下

陳殿丞墓碣

大禮賓墓銘

張度支墓表

蕭府君墓誌銘

馬處士墓表

孫寺丞墓表

梁寺丞墓表

毛國博墓銘

毛秀才墓銘

毛節推墓銘

魏推官墓銘

宋故殿中丞知梅州陳公墓碣

公諱坦然字其先潁川人高祖父效官容管屬唐季之亂嶺道梗塞不克北還遂為普寧郡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並仕劉氏為私署官考終於知繡州營田事皇朝贈大理評事妣陶氏贈永昌縣太君公即繡州第三子博學善屬詞有膽勇多權謀尚然諸舉進士未第歸鄉里景德中宜州兵殺守帥脅判官盧成均以叛偽稱南平王擁衆數千人北攻象州成均者公同郡人也公乃單騎行賊圍為書約矢射成均帳下為陳禍福其畧曰國有患難乃見忠良貪人之利而背其君非忠也怯人之威而失其志非勇也君甲科進士當以才識濟理今佐一郡不能撫其衆以至於亂又不能死乃更甘心偽號提烏合之徒剽却郡縣朝廷封疆萬里帶甲百萬遣偏師取狂寇如舉太山壓卵耳柰何赤族從叛人入湯鑊中耶初象城疎弱無守備將陷者數矣成均得書欲自校歸順計未決而王師至城乃全賊又別遣一屯分掠南路徑趣容境所至摧陷公入語容守陳巡賞曰賊勢剽悍難以力競且脅從之人本無戰心頓假衙兵數輩見從抵賊營論以逆順當使解甲而歸我矣公去賊壘數十步下馬直前為言本朝正朔被四海汝徒無故操聚今有詔止誅首惡苟能束身改圖自當榮以爵賞何苦草間冤活是時賊中偽補屯衛之職陳貫二率松相語曰此飛檄生也於是率首領以甲卒數百詣郡降賊失腹心皆不戰而自潰矣賊平論功

大將以狀聞中旨令本郡敦遣赴闕與官仍賜錦袍
銀帶公悉讓而不受頓田前恩以就殿廷一試朝命
嘉之詔貢部別名聞奏中途被病且遭家艱以歸服
闋急於祿養攝主化州吳川簿秩清閑授杭州餘杭
簿擢漳浦令再以更能佐桂州幕初為節度判官以
母喪解官後以觀察支使知春州入朝遷著作佐郎
知潭州攸縣移知梅州累轉太子賓善大夫殿中丞
卒官其佐餘杭也市有丐者杜氏夫婦皆八十餘杜
氏名暹掌為忠諫王幕府官老無子孫遂乞於市公
聞之惻然為輟俸錢構草室數楹以居之語同僚暨

右族合幣二十萬與其足日廩市什器營壽藏識者
義之其令漳浦也有海口石門居風衝道歲壞舟檝
甚衆公乃相地徙港以避濤怒商旅至今賴焉邑西
有陳將軍祠著郡圖云儀鳳中勳府中郎將陳元光
也年少強鷙邪人立廟享祠甚謹日奉牲幣無筭歲
大旱徧走群望弗雨公乃齋潔詣祠下禱云政不修
者令之負禱無驗者神之羞國家崇祀典所以祈民
福也祀苟不應何用神為即掄奪與神約曰七日不
雨此門不復開叢祠為燼矣行未百步霪風拔巨樹
仆于道俗素信鬼又是吏民殷戰神之怒公徐曰民

方鬻何怒之為乃緩轡截樹而去果大雨田收皆倍
邑人刻詞以紀其異其在桂林也役徒不足借禁卒
五百伐材以修守具郡帥會賓客飲于堂外有告變
者曰役卒二百挾刃群譟入也營為通在座相顧失
色郡帥曰當閉城以虎賁五百擒之公即屏人語帥
曰今以亂擒之彼知就擒則死必力鬬適所以堅其
叛意耳及其囊尚淺君誘而致之可無患乃從白直
數人直趨其屯責其主校苛刻乃復人人恩慰問其
勞苦叛卒環泣曰苦則思亂人之常情若從公命得
免於役以全視息為再造矣皆釋仗隨公而歸帥亦

原之其罷陽春也有張氏女者父為供奉官夫吏輩
下犯賄流嶺南夫死家屬當還都邵陽郵卒以刃脅
為婦留且半歲公經途聞之執卒送官抵罪公解縣
暨萬錢貽之官遣部送還其父子皆章章在人視聽
者也公歷七官幹局外職司符牒劾事凡九十餘獄
民無一辭為妄其周才也如此公之宰攸縣也政無
不華乃經度署表而鼎新之落成之日而詔書至徙
梅州心常戀戀焉捐館之夕攸之宿吏數十見公朱衣
垂魚攝簪導從瞲睨入門升廳如平生廳籌隊罫地如
割痕驚異之後半月而函問至邑人塑其像立祠于

邑西云公以明道元年四月甲辰終於海州官舍其年某月某日歸葬于某夫人楊氏祔焉楊氏先公早世子六人曰直方有方知方居方義方應方舉進士有方補郊社齋郎爲曲江簿亦能官義方應方尚幼女二人長適某康定元年曲江君因方畴圓首之令泣以遺狀来請銘嗟其名不書於史氏遂銘曰

古之爲吏　不專禄仕　器能軼群　名不墜矣
後之爲吏　去才取位　官品不登　善斯委矣
吁嗟陳公　識優命否　勒銘幽石　以須遺美

宋故禮賓副使知邵州卞府君墓誌銘

公諱日華字某曹州冤句人昔武王既克商崇樹親
親藩屏周室毋弟振鐸建邦于曹詩存國風譜在史
簡別子之爲大夫者因食采之邑命爲卞氏仲尼稱
卞莊子之勇蓋曹大夫稷晉已降粹壺世繼清德兄
弟六龍並登宰府鄉邦墳龍至今存焉蘇峻之難壺
爲航東都督王師不利父子俱殞義士嘉歎國書褒
美以爲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英風凛然千古所仰曾
祖諱某舉進士不第終於家祖諱某用卜河南之術
有方略者許兩府薦名或枚牒自舉公自計理效恐
見推擇若王命臨門則不得以親爲先事陳之遂表
乞解官侍養朝旨未允太夫人果即世居喪不勝衣
以素風自樂考諱某專經成名以應謹稱丞相太師

景德二年服闋參政尚書趙公昌言援前詔舉公右
職上使人問曰朕下詔急人時不自進若後之矣公
對曰昔之不敢臨桴鼓以親存也今毋亡能奚得以
捐軀報國臣無所讓上嘉之遂除內殿崇班知博州
恩賜加等三年河東用兵移忻州宿弊未剗力欲繩
政遂為姦人中傷左授考城兵馬都監明年徙太康天
子東封之年改內殿承制當是時太尉馬公知樞
密院事屢稱其材上亦記之遂授禮賓副使知邵州
以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壬辰終于官舍享年五十
二州民為之罷市而行哭公性端方守名節敦信重

義孝愛尤篤自筮仕至于捽筆率以親為進退家之積
粟周贍族姻而俸祿盡於賓客捐館之日室無羨資
兩朝遇知已之主不克壽而展其才可嗟也已公之
兄楚材今為春宮舍人弟日就舉進士景祐初釋褐
未官而卒季弟日新亦舉進士公娶某氏封某縣君生
一男一女男世長右侍禁恪勤以涖官飭理以檢身
欲表樹銘勒與兄無窮敢丐詞焉謹按府君少而業
文晚迺得第事親以孝行著立朝以忠實稱其居官
政必興民利家庭儉約兄弟交愛自嘆衰晚所志不
就力教三子期大其門元子唐卿舉進士果為天下
古也乃銘曰

曹大侯邦　卞乃公族　賦邑命氏　并家其福
他姓奠居　數世則遷　卞守本國　其紹綿綿
公之翼翼　生子積德　傑然起家　實惟茂識
一尉之卑　遽為弟知　抱詣遭時　當代所稀
親存守常　以養其志　親亡激節　有死不避
進退之儀　必本於義　行道固難　卒多留滯
稟命不貳　半途而隕　清名有餘　高才未盡
九原蒼蒼　體魄所藏　子孫不忘　以闡其光

宋故贈度支員外郎張府君墓表

大宋嘉祐四年冬十月蘭臺丞張君奉其先正度支
及毋兄之柩歸葬於青州既襄事泣而言曰唐民不
幸父兄早世久在旅殯常以為無涯之憂今幸而安
厝宅兆以釋重負又幸蒙相國韓公翰林歐陽吳二
公紫微范公見貺誌銘御史邢君筆於方石納諸幽
室相國觀文梁公復揭題詞鎮表兄墓今先君之封
欲表樹銘勒與兄無窮敢丐詞焉謹按府君少而業
文晚迺得第事親以孝行著立朝以忠實稱其居官
政必興民利家庭儉約兄弟交愛自嘆衰晚所志不
就力教三子期大其門元子唐卿舉進士果為天下

第一仲曰唐輔亦同時得第雖相繼凋落不副國家旌用之意然士人翕然稱其賢於教子也其季則祕丞君復以召試成名致位於朝及居毋喪竭力以圖窀穸之事環走數千里負載數柩歸葬舊鄉又能以誠感當世賢相名卿之文以誌其墓張氏真有子哉噫世之所重惟在仕祿賢人君子則不然視才德何如爾仕祿外也故不可必彭殤不足較其脩短顏稷不足較其窮達死而不朽者為名而已世之言教子者府君爲無愧矣府君諱思宇希聖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以子贈度支員外郎曾祖諱庭實潛德不耀祖諱昂贈職方郎中考諱從化賀部郎中贈祕書少監母朱氏贈河南縣太君其世閥官績歐陽翰林書之詳矣嘗葬其宗親三十餘喪其子既登科即致仕而乞官其弟俞表聞未報而終云今塋於廣固之仁德鄉先塋之東奉遺意也係而銘曰

士之處世　才德居先　窮達壽夭　歸之于天
義方訓子　甩於俊賢　德之無愧　福胡不堅
其季有立　還塋舊阡　維名無窮　子孫萬年

故蕭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陟字希陟其先潭州瀏陽人五代祖晟初仕湖南知馬氏政衰乃挈族去其國以歸江南李主大悅賜田十萬家于新喻今占籍臨江軍曾祖處鈞祖著父質皆潛德不仕府君舉進士天聖初今上諒陰不親臨試以恩例授袁州司士參軍再移潭之醴陵岳之華容尉權岳州司理參軍治獄以明怨稱岳陽介居荊湘重湖之上號爲名盜捕寇者利於功賞因緣爲姦往往閱舟有兵器貨財者榜笞係縶誣爲抄劫械送郡獄府君夙宵研覆辨其枉直平反者百餘人岳民至今思之權臨湘縣事政亦有聞鍊廳進士舉賢良方正制科不第調授泉州同安主簿未幾得疾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八府君博通古今好讀書其赴同安也齎裝鬻馬得錢百千盡以買國子監書書形於色曰吾無資產以此遺子孫乃家寶也常枕籍於其間曰此生無成當有施於後世府君卒追封旌德縣太君二男長曰注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子囑之曰吾昔爲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注今爲西上閤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邕州伯英祕書丞初徙外蠻懷智高攻陷邕橫等十郡遂至廣州據民鄽園府城

州將不知所為第率官屬吏卒上門登陴而已上閣君時行番禺令事趨城獨出募勇敢士捄賊之謀焚其舟數百艘得其所略婦女數千人又殺卿坊之民與之交易者數百人日開南海門運食物及守禦之備以資城中賊智力皆窮乃退去朝廷嘉君功特拜禮賓副使知邕州賊之敗走於邕也君又募溪洞酋長說誘諸蠻擒賊之策進京秩知新喻縣事蒞官之明年遂謀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葬府君於本縣之丹丘祔先塋也女三人孫五人曰元曰充曰充曰几元充悉以恩授太廟郊社齋郎几尚童幼莛有期矣以書來丐銘府君之德銘無愧辭乃銘曰

懿文不達　清德可尚　多積諸書　以敝珍藏
治獄之仁　當大其門　如茨福祿　在其子孫
馬處士墓表

慶曆四年春正月丁未鄱陽處士馬府君殁于私宮冬十月其孤遵泣血緘書走京師索銘以掩其壙不及之期迺表諸墓云謹按馬氏於戰國為趙將於漢為外戚於唐為功臣章章然在史矣唐季遠祖避地自黃梅渡江占籍於饒之樂平曾王父諱昭王父諱亮並署於南唐父諱暄不急於祿而終毋曰某氏實生府君諱某性深沉博涉書史不專章句之學少失其親柴毀過禮州閭稱之恩撫同產及同宗以同居僅百口怡怡如也鄱陽近寶其俗任氣鄉里之有爭者府君以義譬解之人服其評之允不之官司者十六七居家喜賓客而加禮儒士撫七子皆有成享年五十七娶董氏府君撫其宗於外董夫人翕其和於內七子慶恣尊喬寧道迄悉自樹立嚮學遵矩進士甲科入朝為太子中允以幹材通識見稱於時道舉進士未第初中允君以迋尉評為晉康守懲其觀於晨昏也期不遠去鄉國被吏書至闕下二年得宣城通守以歸又家居且一年朝廷以邊鄙宿兵捄克吏浚民以濡國不恤其怨而仕路混殽久未澄汰力選直清通漸之士分外臺以佐邦計遂自大理丞換中允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將勉奉安輿以行而府君即世遂以某年某月葬於信州弋陽縣某山某原於

堅天道損盈不可原平天與其德不與之年賦有所
倫乎不豐其身將大其門乎不見其人永瞻松阡悲
夫

宋故大理寺丞前知白州猻公墓表

君諱憶字汪齡其先周文王之子康叔封於衛爲諸
侯衛武公之孫食采於猻曰猻氏世爲上卿楚有叔
敖三仕至令尹封於寢丘號爲循吏漢有堅父子開
國於吳以有江淮故其世系繁衍於南方而望於當
春之族士著於表之分宜曾祖某祖某考某皆棄舊高
晒恬退自守君幼挺奇節資性温厚博覽廣記不爲

章句之學弱冠能爲文舉進士上第選注桂陽監判
官廣州節度推官薦其材者章交公車擢授大理寺
丞知吉州永新縣徙知白州丁先府君憂服闋符召
還臺道卒于宿州享年四十一桂陽地產五金諍盜
日積甫康土沃民繁郡多滯訟君連佐二幕率以和
易守職進則啓迪嘉謀以裨邦君之闕退接民吏一
無異言故直道得行而上下悅之其宰永新也予時
忝典城之寄共爲親民吉民歲配和市繒素六萬餘
匹主外計者籍收帑錢以供他費第給海鹽償其縑
直前政又以邑豪入粟得爵者惟官戶免其征細民

扶離諸孤扶其柩歸以其年十二月二日窆于分宜
縣某鄉某原其弟淸以書來索文不及掩壙之期故
表諸阡而銘曰

天生吉人　付之正性　胡不與全　而薄其命
瘠賢肥佞　亦天之病　表諸墓道　以昭惟永

宋故光祿寺丞梁君墓表

梁與秦趙同祖絶於秦續於晉顯於漢故爲京兆萬
年人祖諱旻佐幕番禺屬劉氏據有南海耻非王命
不從所署遁于東筦世歸其高焉二子長曰光運署
右職捕賊遇害少曰光遠郎君之文考亦佐戎政皆

劉氏官也君諱顗字徵之幼秉奇節強學篤行信義
稱於朋友詞章秀手鄉邦國家削平僭僞統壹函夏
君即占籍高要以從鄉賦舊制嶺南按察者皆專選
補州縣吏員闕即擇前資及士之豪俊而署之試守
三歲克有成效則薦于吏部而授真秩君以故事召
署蒲三暮調于天官得象之武仙簿貴之贊林尉封
之司戶參軍悉以能官有聲年及懸車抗止足之分
移疾請老朝廷美之遷光祿寺永致仕以景祐元年
六月考終命于封水享年七十三夫人陳氏先府君
二歲卒其孤揆繼歲銜恤遂蓬首垢面挈奔負土由

祖妣而下封大塋而窆之凡六墳異藏同域以景祐
二年十二月辛酉掩壙于端州高要縣歸仁鄉湖洲
原乃築廬居冢旁朝夕哭泣刺手取血寫佛書以祈
冥報廬外植蔬樹栗以給饘粥不茹葷血凡六歲乃
除喪州閭耆舊縞素以其狀白長吏表聞天子嘉之
詔郡縣以時存撫賜之粟帛以旌其孝專選補者以
揆至行奪而官之窘於窮而從焉慶曆五年十月憲
舊域卑濕仍負土全塋徙瘞宗原加封樹焉從高

以寄哀於無窮

宋故國子博士通判大平州毛君墓銘

公諱應佺字子貞其先滎陽人昔者武王剪商而造
周以介弟毛伯既親且賢乃列地而爵之與康叔居
關東爲諸侯與聃季入寀內爲卿士胙土得姓善善
相繼其後領袖儒林丹青史筆者代有之矣玠仕魏
爲尚書僕射以清公廉節自任後嗣仰之爲萬世法
渡江而後晉者世吏三千石遂爲江南著姓今占籍
於廬陵之吉水焉曾祖諱讓祖諱休仕南唐爲侍御
史烈考諱滋贈大理寺評事妣高氏贈南昌縣太君

縣公之請也僖皇東遷朱梁篡奪版蕩幅裂稱尊
號者非一姓李氏阻江爲國自紹唐統御史府君忠
於所奉遂爲天子之外臣于時廬陵大郡毛爲右族
官於覇朝卒以法進丞寺署坐郡曹者咸綽綽有名
國人歸之御史府君藏書數千卷闢田數百頃嘗與
人曰欲仕者可以識廢興欲隱者可以實倉廩吾於
子孫計足矣乃玉筍之陽有終焉之志公幼喪所天
刻意自立砥名勵行文爲聞人真宗皇帝得祥符之
始年舉進士御前解褐授杭州臨安尉負海名邦古
稱都會探丸仇吏人或輕揚公廣爲方略多設耳目

羅所得囊橐皆空人被其仁至今稱誦選部調補江陵府司理參軍以情察獄寬而能斷所經訊讞民自不冤秩滿遷萬州軍事推官坐棠缺守權董郡事束縛奴吏按摩疲人威凌秋霜惠溫冬日薦紳立朝之士狀其績用聞于廷者十一人歸朝擢授大理寺丞知筠州高安縣平心御物曲直立分箕斂盡除鬬訟自止暮年移知賓州軍州事轉太子中舍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具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舳艫銜尾竭其土物公比歸之日盡室一舟無緡錙南國之貨入朝授殿中丞國子博士歷通判虔筠太平等軍州事公性寬厚守撝損當官不示圭角以沽赫赫之譽所去民皆思之信愛朋友未嘗斥人之非故朝士多其長者均而勢逼固祿位者率以將迎守意臨事不自可否屏氣低首趨府如幕吏持案牘立前山疊波委擲管署紙尾不敢議其是非及俏者爲之則剛而犯上相持短長缺士大夫之行者多矣公處以中和不茹不吐三贊郡事人亡間言自箝之移姑孰也杭遺榮之志將歸穉隱乃白奏奉身而請老焉朝命以本官致仕一子授太廟齋郎以羨其寡寡之節詔未下不幸屬疾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考終命于當塗之官署享年六十有七夫人高氏封某縣君夙奉姆教恪脩婦式婉容淑範爲閨房之秀府君列朝著理郡務遺清白於子孫者夫人實有內助焉公即世既踰月帷堂哭晝未亡之歎方深同穴感義溘至之期共盡以某月日終于池陽舟次越明年某月日合而祔之于某原禮也三子長曰溥次曰淳次曰濯進士第調判入四等授越東掾廖稚官知宣城縣事三女長適進士陳敏中次適進士習遵略次適進士艾居六孫伯奮伯庠伯玉餘尚幼將葬洵以狀來乞銘而掩諸幽乃銘曰

周之懿親　魏之名臣　越有裔孫　生茲德門
行爲士則　才爲世賢　所治七官　遺愛存焉
身羈綏綬　志在林泉　公既知止　時方引年
乞身西歸　朝恩需然　未被出綍　俄驚逝川
哀隕庭闈　悲摧無鸞　靈輪筮宅　相隨九原
令嗣執喪　戚容欒欒　泣狀遺績　乞銘墜埏
嗚呼榮陽　府君之阡　榮陽毛君墓誌銘

君諱溥字之祖於周爲姬姓文王之子國于毛子孫

以國爲氏春秋之際世爲王卿士在漢時葉又尊皆爲魯詩各以其家名學儒者至今宗之晉永嘉之亂士族南徙寶有戰功爲廬江守名著竹帛而毛宗益興在南夏矣宋齊而降代有璜傑家牒闕墜不復殫紀今爲吉州吉水人太王父諱某侍御史王父諱某贈大理評事考諱某國子博士終於姑孰同守以文學起家所理七官皆著治效閨門肅肅若居官庭然妣曰高氏封壽春縣君奉舅姑以禮訓諸子以嚴里閈稱之姑孰府君三子伯曰漸季曰洵君即中子漸太室齋郎洵鎮東府從事君幼聰悟博覽群籍及子史百家之言與人交不苟合孝謹友愛發於天性自從事君未仕時君已能爲進士業矣吉於江西治最劇其士人倍他郡而歲貢俊選偏以限人之制褒慕賢臂湊歌鹿鳴而送之十不取一衣冠家有令子弟膺行而進求鄉先生之薦者郡中正往往畏詆忌之口不克偕舉從事君既冠則與君並在賓興籍中君曰吾才不如季脫不幸而順吾長以我先舉則爲奪吾季之名也讓不乞試退而脩家人產業季果得薦取太常第邦人義之從事君既上第君始有仕進之意行監潭學益勤聲名流四方而祿未及之以明道二年五月十六日卒享年三十有八初姑孰府君屬疾君嘗藥而後進不去冠帶者三月晝夜不寐兩目盡瘡府君棄世未踰月毋夫人壽春君亦亡君哀號慟絶勺飲不入口並侍兩喪全柩歸葬途次鍾陵柴毀越制終于舟中其弟洵扶護其父毋兄及已之妻之喪以歸哀感行路以某月日葬於某府君之塋次禮也君娶劉氏梁嘉之德冠于族婦子男三人長曰伯奮始志于學余尚幼女二人皆未笄以禮訓諸子以嚴里閈稱之姑孰府君三子伯曰漸季曰洵君即中子漸太室齋郎洵鎮東府從事君幼聰悟博覽群籍及子史百家之言與人交不苟合孝謹友愛發於天性自從事君未仕時君已能爲進士業矣吉於江西治最劇其士人倍他郡而歲貢俊選偏以限人之制褒慕賢臂湊歌鹿鳴而送之十不取一衣冠家有令子弟膺行而進求鄉先生之薦者郡中正往往畏詆忌之口不克偕舉從事君既冠則與君並在賓興籍中君曰吾才不如季脫不幸而順吾長以我先舉則爲奪吾季之名也讓不乞試退而脩家人產業季果得薦取太常第邦人義之從事君既上第君始有仕進之意行監潭學益勤聲名流四方而祿未及之以明道二年五月十六日卒享年三十有八初姑孰府君屬疾君嘗藥而後進不去冠帶者三月晝夜不寐兩目盡瘡府君棄世未踰月毋夫人壽春君亦亡君哀號慟絶勺飲不入口並侍兩喪全柩歸葬途次鍾陵柴毀越制終于舟中其弟洵扶護其父毋兄及已之妻之喪以歸哀感行路以某月日葬於某府君之塋次禮也君娶劉氏梁嘉之德冠于族婦子男三人長曰伯奮始志于學余尚幼女二人皆未笄以禮訓諸子以嚴里閈稱之姑孰府君三子伯曰漸季曰洵君即中子漸太室齋郎洵鎮東府從事君幼聰悟博覽群籍及子史百家之言與人交不苟合孝謹友愛發於天性自從事君未仕時君已能爲進士業矣吉於江西治最劇其士人倍他郡而歲貢俊選偏以限人之制褒慕賢臂湊歌鹿鳴而送之十不取一衣冠家有令子弟膺行而進求鄉先生之薦者郡中正往往畏詆忌之口不克偕舉從事君既冠則與君並在賓興籍中君曰吾才不如季脫不幸而順吾長以我先舉則爲奪吾季之名也讓不乞試退而脩家人產業季果得薦取太常第邦人義之從事君既上第君始有仕進之意行監潭學益勤聲名流四方而祿未及之以明道二年五月十六日卒享年三十有八初姑孰府君屬疾君嘗藥而後進不去冠帶者三月晝夜不寐兩目盡瘡府君棄世未踰月毋夫人壽春君亦亡君哀號慟絶勺飲不入口並侍兩喪全柩歸葬途次鍾陵柴毀越制終于舟中其弟洵扶護其父毋兄及已之妻之喪以歸哀感行路以某月日葬於某府君之塋次禮也君娶劉氏梁嘉之德冠于族婦子男三人長曰伯奮始志于學余尚幼女二人皆未笄以禮訓諸子以嚴里閈稱之姑孰府君三子伯曰漸季曰洵君即中子漸太室齋郎洵鎮東府從事君幼聰悟博覽群籍及子

永年可哀也哉故爲之銘銘曰

生于德門　言淳行實　讓弟以仕　哭父而沒
義而孝兮　胡不終吉　吁嗟毛君　居此窀穸

宋故鎮東軍節度推官毛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十一月戊辰故鎮東軍從事毛君卒于家明年九月壬午葬于廬陵吉水之仁壽鄉南華原先府君之塋次君之兄遺使持書走京師謂其友余某曰漸之弟才未盡施抱恨入土恐其名之易湮滅也請銘而久之某於君遊最厚熟其行故得書而無讓焉君諱洵字子仁世居吉水業儒爲冠族魯祖諱休侍御史祖諱澄贈大理評事考諱應佺國子博士毋

曰壽春縣君高氏君器度方正動自脩尚幼精敏能屬辭及冠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性篤於孝視榮利泊如也凡守四官再以親解初補撫州司法參軍先府君適知竇州竇在南海南千里遠人問起居者死於道信不得通君喟然嘆曰惡能以擔石禄割親之愛經時間然不知息耗而自安迺因郡郵言狀不待報棄官去暨府君歸朝君再調洪之新建簿以書判拔萃天子御便殿試之所對入等改試大理評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宣州宣城縣事政有繩墨民咸宜之未踰歲江淮制置使器其能奏監揚州推鹽

倉詔既下留侍親疾不就職執藥調膳嘗而後進積三月不之寢室亡何府君暨母夫人相繼卒君與凡漸奉喪歸窆持畚荷土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塋外松柏皆所自樹遂結廬墓所而居之居憂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如初喪之儀所食才脫粟不加薑桂同閈諸生數十人日湊廬突執弟子之禮請君敷辯經義君對之流涕未嘗言文廬中非號泣時則寫佛書讀喪禮而已自廬次得疾歸家數日卒享年三十二郡以孝行聞詔賜其家粟帛百以旌顯之君二昆伯曰天夫人前君卒別葬不祔其銘曰

文行俱　家世儒　力孝弟　恬進趨　再棄官
爲親謀　失怙恃　逐丘墟　飯脫粟　居倚廬
不終喪　隕厥軀　位未充　材有餘　祔無婦
哭無孤　善閔報　天何如

宋故峽州軍事推官贈太常博士魏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清宇友置洪州南昌縣灌城鄉龍沙里人畢萬始賞世爲晉卿封魏韓趙協力終踐侯爵因國命氏子孫繁焉相曹公於蟬聯於漢晉矣曾祖祖祖爽考讜並

以唐祚衰季帥臣專兵割裂土壤咪血爲縱橫之業進則私署耻爲陪臣緜是潛德丘園不食其粟家世以財雄州黨公昆仲四人求分父產人人自占其膏腴公悉以服玩田宅讓之脫身而去獨取犀帶一條市書數篋遁居西山名溢人口李氏竊據江左自稱後唐封拜寻奪之柄自專之我宋開國始授正朔公聞其順命乃萌筮仕之意開寶三年猶以禮部侍郎張洎私掌貢籍公以進士中其選李主批云魏某勵志謹行學有餘文與三三子不同可特放及第釋褐授饒州餘干尉艤舟東下青盖入洛公授王命爲滑

州靈河尉將漕臣樊知古上疏奏公富文達學吏材幹敏中旨召赴闕將加顯秩引對之日逆氣併喘口噤不能語詔授散官以就士地之醫除陳州參軍二年疾愈州將奏公云煩而使之屢觀錯節文長牋奏政蕪威惠願加擢用以勵能者頃之中旨復令詣闕學士院召試授許州臨潁主簿公以江南擢第非王室之命故授官不復以科名爲叙仍自臨潁丹應進士舉京輔近藩尤重舉首公就試群士亡出其右明年殿廷覆試中甲科時端拱二年也御試前一日公肺忤胃喘坐卧艱苦呻唫危篤之際深沈然而寐夢一道士謂公曰姓名定矣勿復憂之中久痊平詰早赴赤墀之試亡恙焉初禮部籍奏公名在九十一暨臨軒唱第名次如舊事與夢叶聞者異之授保信軍節度推官兩川地險人心如之實籌慢畫咸擇聲稱移閬州觀察推官居亡何黃巾竊發軍城失守民潰其上力所不支郡無良將遁以避難降資授峽州軍事推官秩滿歸闕咸平四年季夏五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輦下享年六十三歲散官至給事即兼官至大理評事累贈至太常博士公簡而不倨廉隅自守在官三十年俸給之外秋毫無橫入性寬厚未嘗失色於人即世之日家無餘財識者稱之夫人樂氏以屯田

君貴封河南縣太君生五子長曰英次曰蒙並遺名好遜混跡閭里次曰莊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即屯田君也次曰舊次曰芳皆早世二女長適進士尹中正屯田君羈貫之歲公即器之嘗謂親舊曰待弟三子成名吾死無憾矣果以屯田君登第之明年而卒知子莫若父豈虛語哉明道二年屯田君罷守晉康郡乃曰有父不葬終身之戚遂露章乞告便道歸塋密邇多事朝旨從之以其年十月抵豫章兆有日矣河南君尋以壽終乃祔焉府君自咸平辛丑歲卒明道癸酉歲始克襄事而河南君發絅同歸舊高里死生之會期有數數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皆空于新建縣善政鄉羅塘里乃爲銘曰

弈世潛德　運遘衰微　丁年筮仕　識照安危
項滅歸漢　吳亡得機　才高命蹇　畢世早飛
烏經卜宅　鸞鑑同歸　死生離合　各有其期
西山巍巍　銘於依依　此焉壤樹　行路興悲

宋故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前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市舶使提點銀銅坑公事充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畧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及管勾開治淸汶河道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歐陽脩撰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襄卹贈益謚始終之寵盛大蓋襄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行謚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學彊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覽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潁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耒州已而

天子感悟召復用范公而因之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惟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急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

無功縣官財乏而民重困
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脩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
又贈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
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姦諛權
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
四年元昊納款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
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
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比
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
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挫我爾是
不可聽
朝廷雖是公言然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
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
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
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
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
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
鄉里杜門謝賓客絶人事九六年
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禄

少卿于家又以爲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
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
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僭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
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
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
徙置西非臣志也
天子喜之即詔公經制廣南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
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阯請出兵助討賊
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阯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
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阯接境今不
納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趨交阯會兵又檄儂
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
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
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
走入峒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遂給事中諫官御史列
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
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宜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當廣西
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龍峒取智高
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而
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宜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阯

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
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
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
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
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
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
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
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
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
早卒仲荀令為屯田員外郎次叔英大理評事女六人
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禹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
適宿州觀察支使周熊次適祕書省校書郎章惇裕
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淳一尚幼孫男七人嗣
恭嗣昌皆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
嗣立嗣京未仕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自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龔美于前　兩賢相望　三百年間
倚歟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姦諛屏息　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　小人之讒　公廢千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幽遐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来歸　部人負土　代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来世　匪止部人

書余襄公集後

景祐歲范文正公貶不以罪大臣肆忿臺諫緘默余
公歐陽公交章辯論義氣所激非為利也既連坐竄
逐後復中以奇骯果有利心肯為是耶是舉也有東
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錮之骫文忠公著朋
黨論意有規於後也卒不能拯紹聖崇寧之橫流至
使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掃蕩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
事之微漸甚可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
收燼起廢士氣振復然窺間校隙稽舊圖新者尚可
懼也嗚呼以公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聲與歐
陽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謚號攻秦漢之
興亡以儒為正以釋為權皆後學所當知者寓意賦
詠欲嶺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来以辨清濁凡

宜施於今日屬除日賜告獲閱一過訂正謬誤數十字因書於後紹興丁巳肆川韓璜題

宋曲江余襄公靖武溪集二十卷。爲其嗣君仲荀員外所編。有屯田郎中周源序。紹興丁巳潁川韓璜跋。季滄葦宋版書目尚見著錄。今不可復睹矣。明成化九年癸巳瓊山邱文莊公濬重刊之。序稱與張文獻公曲江集舊鈔於館閣。韶守江陰蘇韡爲之跋。是爲成化刊本。嘉靖十三年甲午有瓊山唐侍御胄刊本。實爲韶守鄭騶所刻。清乾隆四庫著錄。卽此本也。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南韶道劉穆又取鄭本重刊。襲歲壬申秋。余見之於東官莫氏福功堂。嘗取以校嘉慶癸酉刊本。編次字句多殊。較嘉慶本爲勝。蓋康熙間韶郡守求劉本不可得。新安程履新僅據郡人黃少涯抄本付刊。嘉慶十八年癸酉復重刊之。輾轉傳訛。在所不免。惜未得宋本勘定之耳。余既爲武溪集校勘記。復於諸書蒐得集外詩五首。（神一首。佚句。）文八首。爲補佚一卷。錄存集末。近同人輯印廣東叢書。武溪集用常熟瞿氏所藏成化本。因錄補佚。俾附入備考。且志是書板刻之梗概焉。余輯有襄公年譜。以卷帙頗繁。俟別剞劂。並著其目於此。庚辰季夏。黃佛頤慈博。

後學香山黃佛頤慈博輯

詩
五言律
遊臨江寺
七言絕句
仁化錦石巖
寒山
胡語詩
佚句
松滋令何丹墓
文
序
下邳余氏世譜序
記
新建縣西山記
書
與李秀才覩書四首
附 李覩上余監丞書

詩

五言律

遊臨江寺

古寺遠塵籠。乘閒訪此中。客心千里靜。僧語萬緣空。門暗松溪霧。樓閒竹塢風。吟餘懶復去。山照夕陽紅。（道光廣東通志卷二百二十九。按王象之輿地紀勝九十云。余靖有題臨江寺。即此詩。但未載其文。李賢大明一統志七十九引前四句。）

七言絕句

仁化錦石巖

巉巖絢爛倚雲隈。萬玉無香結作堆。不是虬龍眠鐵樹。原來假石作根荄。（同治韶州府志卷十二。）

寒山（按山在廣西懷集縣。）

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常是護靈湫。山神鞭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大明一統志八十四。）

胡語詩

夜宴設邏（厚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遐好。）情感勤。（厚。）微臣雅魯（拜賜。）祝若統。（繼統。）

聖壽鐵擺（富高。）俱可忒。（無極。宋劉敞中山詩話。）

佚句

松滋令何丹墓

要知當日循良吏。留得松南墮淚碑。（何氏塵汇書院通譜。）

文

判詞

丙爲左僕射門立槩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閎之共處。豈列載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斗樞臨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爲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勳崇三品。請頒立槩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繇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册。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眷至。任旌高穎之勳。制度罔愆。宜喜柳惲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載戴記傳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槩載甫聞於再頒。必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呂祖謙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寢安有度。式貴愼儀。出處無容。罔宜行弔。既自愆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

變。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縗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絰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期克舉其儀。執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纘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況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與言假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同上。）

序

下邳余氏世譜序

按余氏之先世。出自黃帝之子玄囂。又三世至堯。掌后稷之官。有功封諸侯。自棄十六世至文王昌。武王發。成王誦。封同母弟叔虞於晉。後三十餘世有苗裔曰由余。因晉不振。大臣恣橫。懼禍及身。去晉入戎。戎主佐（後字疑誤。）之使秦。秦穆公問國之得失。對曰。恭儉則昌。驕奢則亡。又論五帝三王盛

衰之本。穆公懼曰。鄰國有聖人。可無憂乎。由余其聖人矣。奈何。我國之安危未定。由余出。芮史入。穆公曰。卿爲之謀。芮史曰。但報戎君。緩遣由余。君臣反目。卽在爾後戎主驕奢荒於酒色。由余諫不行。遂歸復於秦。穆公聞由余歸。喜而郊迎之。拜上卿。遂大用由余之計策。併國十二。闢地千里。皆由余之力。尋相秦。而後世子孫有曰余瑞。仕秦中散大夫。居河洛間。厥後兩漢魏晉齊隋秦之間。析居流裔。簪纓不絕。而祿卑。不得紀於國史。至於大唐開元八年。有余欽爲太學博士。居獻之休甯。歷數世而至戴者。因黃巢之亂。徙居邵武之光澤。戴長子曰從。避五季寇亂。居韶之曲江。次曰咸。居洪州之分甯。又其次曰衮。徙杭州之錢塘。予卽演之五世孫也。以天聖甲子登進士第。尋擢集賢校理。與歐陽修同居諫職。斯時也。奸心佞舌。充滿朝廷。但進不能興唐虞。退不能補三代之餘風。遷因黔鎭廣南。道經故邑。祀享餘力。特書家譜。以遺後代云。皇祐二年庚寅歲正月望日。賜進士

第朝散大夫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校理學士知廣州軍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刑部尚書五世孫余靖撰

按此文結銜有身後追賜者。疑爲後人羼入。文氣亦不甚類。或僞託也。

記

新建縣西山記

西山在縣西四十里。（輿地紀勝三十六）初濟江十里有盤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引江西通志作磐石。名石頭津。自石頭西行有梅嶺。卽梅福學仙處。嶺之南有葛仙峯。下有葛仙壇。上有丹井及鶯岡。乃洪崖先生乘鶯所憩處。西山鶴嶺。王子喬控鶴所。又有大蕭小蕭二峯。世傳蕭史嘗遊其側。旁有蕭仙壇。又有水出山椒。名呂源。水高下十堰。溉田萬餘頃。（大明一統志四十一統志九）巖岫四出。千峯北來。嵐光染空。連屬三百里。其所經行。盡西山之勢。與廬嶽（光緒江西通志四十六輿地紀勝）

（通志五十。）等而不與之接。（此句據江西通志增。）餘山則支附耳。（大明一統志四十九。）

按西山記本集已佚。茲就輿地紀勝明一統志圖書集成江西通志采綴成篇。疑佚脫必尙多耳。

書

與李秀才覩書四首

靖頓首。李君秀才。別來每增翹渴。忽枉手跡。備荷勤至。於邑鄙吝。渙釋懷抱。所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贊刑政。正其本於禮。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未工。導明王之要道。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者哉。開益蒙蔽。不勝降歎。人回謹此爲謝。不宣。將作監丞余靖白。正月十四日。

靖頓首。近接緒言。止於再見。闌游霧息。未盡雅懷。所示上豫章守書。可以激昂士範。支梧頹圮。健羨健羨。別來鬱鬱。動不如意。邈然風規。每益牢吝。

忽枉手牘。深認勤勤。木脫火流。切希進道外保愛是祝。謹奉簡陳謝不宣。

大匠丞余靖頓首。李君秀才。七月二十八日。

靖啓。靖屛居南夏。久不相知。及今得書。乃審有太學之授。國家誠有憐才之意。而不窴於可用之途。何哉。道遠未由詣會。徒益傾渴耳。冬寒保重。人還謹此爲謝。不宣。靖手啓。助教執事。十月十日。

啓（宋李覩直講文集外集卷二）

附李覩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覩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盛名之下。不獲愛坐臥。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更寫。謹獻舊業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階闥。伏念覩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舉

於州郡，私不信於閭里，梯天莫見明主，窮海未遇知己，朝談仁義，暮學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怪，老母坐堂，親愛盈屋，耒耜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以鑒臧否，位望足以爲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所以哉，夫驪馬而寶之者，爲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爲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騹材也，伏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相，洗濯四表，瑣瑣之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美歟，古之相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屑齒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親再拜。

（李覯直講文集卷二十七）

案公本傳，天聖八年，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書當上於是年，據直講先生年譜，（直講文集卷首）是年親二十二歲。

改武溪集重印

武溪集為宋余襄公靖所撰，二世祖仲尚公昕編明，瓊山邱文莊公重刊，垂令九百餘年，迄民國二十九年冬，廣東省政府主席伯豪李公為闡揚中國文化，遂編入廣東叢書第一輯，距今又將二十載矣，其內容計有詩詁序文論文記銘制誥判詞狀表啟事雜文墓誌與襄公奏議等，激譚治亂明賢姦尤，為末世教忠孝之津梁，正人心之寶筏，具人其文有足千秋者，則是書有補於經邦定國，匡扶倫常者大矣，惟迭遭世變，此集幾成絕本，邇近尋之書坊中已如鳳毛麟角，不復多覯，若再曠時日湮沒，堪虞故，倫港余氏宗親會同人有鑑于此，遂倡議重印，復得旅美風采堂諸公之贊翼，爰于民國四十七年冬日，醵資重付剞劂，為求無魯魚之訛，特將原日明版影印以存其真，此豈徒貽厥述祖訓，抑亦景仰前賢，保存文獻，有賴責愛讀斯集者，其仰襄公之人文而有感於學行相輔歟

僑港余氏宗親會重印武溪集委員會謹跋

伐檀佳集二卷

甯海章授署

光緒戊寅五月

南城宜秋館
搜明滇
氏本校
刊

伐檀集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黃庶撰庶字亞夫分寧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後終於攝知康州黃庭堅之父也江西詩派奉庭堅爲初祖而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爲世所傳誦然集中古體諸詩竝戛戛自造不蹈陳因雖魄力不及庭堅之雄闊運用古事鎔鑄剪裁亦不及庭堅之工巧而生新矯拔則取徑略同先河後海其淵源要有自也惟

開卷近體諸詩乃多不工觀集中呂造許昌十詠後序稱造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內古蹟之著者爲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讀其於詩尤甚士出於其閒爲詞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云云然則庶當西崑體盛行之時頗有意矯其流弊故謝崔相之示詩藁一首有淡泊路久荒共約鋤榛背之句擬歐陽舍人古篆一首有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蕘雀何能羣之句原註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而其古文一卷亦古質簡勁頗具韓愈規格不屑爲駢偶

織濃之詞其不甚加意於近體蓋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其集自宋以來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古有明訓列父詩於子集之末於義終爲未協故今析之別著錄焉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望乎己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二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糜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

暇日發常所作槀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未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貿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代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宋分寧雙井黃　庶亞父撰

詩

偶書

此心爲地把書耕若問生涯指六經欲語世人眞富貴胸中珠玉又無形

讀赦書

詔書一尺洗寰瀛舒卷雷霆萬物驚天祇無私均雨露地緣强半是榛荆人間疾苦言堪療塞外豺狼頗未盈不是朝廷用桑孔丁寧渾只念蒼生

追懷

六載紅蓮客蓼池又一年無人和白雪有意補青天肝膽論興廢詩書謁聖賢尊中古日月窮達付陶甄

山居獨酌

山寒未放春消息獨把單醪慰寂寥書對聖賢爲客竹兼風雨似咸韶醉鄉城郭燈前到愁賊戎矛盡底銷野菜溪魚隨分有不堪回首叫簞瓢

春日閒居

韁鎖身閑似未名方愚情性被春輕酒教筆硯因花廢路爲亭臺與草爭野客穿籬邀煨短茁隣僧茶約煮新萌無時杖履穿林去眞是尋芳戶一丁

贈山寺僧

懵飽浮圖世共憎蓬蒿師獨養牛耕田驅白石年常過林印青蘚歲旋生竹似子孫憐笋茁樹添松栢補風聲眉頭怪得春來喜雨起蔬苗粒粒成

寄子蒙授常寧令

疎率君堪憂無心宦又高身思眠白屋人勉着青袍去冬謝官京師於銓吏不得號隱疑名福前爲寧縛意欲致其官而歸予止之自號吏隱貪歸似姓陶常寧邑雖小應合得牛刀

靈竹俗傳孟宗所泣斑竹也今爲鄂州寺

綠陰清韻竹蕭然慼慼當年泣淚痕千古舜妃湘水底必應憔悴有新魂

山水卧屏

林泉生長厭應難更寫方屏幾曲間住宦東西苦無定此心長似宿家山

和劉卿材十詠

耕者

四海兵今息耕夫未得知黃粱不敢喫盤飧半蒿藜

牧豎

逐處隨青草生來不識愁旱田乾欲死拍手也須謳

紅樹

幾樹濃於酒斜陽景最幽忽因風雨盡全減十分秋

野廟

中國浮圖盛新禳漸不過吾民非獨山鬼恨尤多

堠子

一堠居市廛百堠居林莽土木若有情山中亦惆悵

水鴨

憶在山中日溪邊把釣竿相逢恐驚起招手却回舟

溪聲

至音不可收令人滯形器欲知古樂心山中此聲是

草市

衝市柴魚集鷹山鷄犬號問知人苦樂米價不多高

龍潭

寂寞兵龍去雲壇血不乾世情多冷煖對此鼻辛酸

溪橋

憶得別離日鄉橋柳脚斜讀君詩一轉全似到吾家

觀雪

疑是天公戲都傾海作鹽松筠知不變巨壑見無厭

清爲高家極寒因酒戶添冬温成俗疫得此勝針砭

酒

千載醇醲意長隨麴糵新解將今日月轉入古乾坤

協韻罔至勝良藥愁來敵故人幾盃聊酩酊五斗趣還均

登鄭氏閣

林泉無價自由身韁鎖登臨趣未眞望處好山俱得力夜應明月不孤人任從心外煩於蟻長對樽中別有春當日若知風物勝定移鷄犬過江濱前山皆秀可愛予家宇閣不能見故云

立春

此日春方到春心亞舜堯勾芒如穆契太簇似咸韶

題人移牡丹

衡柄三陽把陶鎔萬物翹家家助和氣剪綵作花飄

伐檀上 四

林上春來恰恰忙安排顏色與春裝栽培欲報應先發根柢雖移不改芳紅藥便隨心滅價黃蜂偷喜蜜添香憑君剩釀看花酒待插花枝滿首嘗

採春

雪裏猶能醉落梅好嘗杯具待春來東風便試新刀尺萬葉千花一手裁

竹杖

琴鶴爲友朋出入常拂拭生來節便高故有扶危力

題東寺柱

竹風松月牢於鎖關閉人心物外情燕雀聞經俱已慣歸來不怕讀書聲

教繩權學書偶成

文字有緣曾弄墨楚俗子生周一年其日陳食飲硯以爲樂繩從兒戲弄聚家人觀時先弄墨金帛之具見來官小免咨嗟喜將筆硯傳生計不失詩書作世家字識姓名能指點寫因梨栗不傾斜着鞭莫落時人後三十塵埃監汝爺

次韻答王甫判官已後長安

塵埃蹭蹬落驪官賴有詩書可自安人到聖賢由感激國施鍾鼎爲艱難須期燕骨千金價莫動黃旄萬項瀾窮達功名無早晚好山宜且醉吟看

致政吳侍郎挽歌詞

千里資甘旨今資政守京兆凄涼一日遺爲臣如廣受生子似皐夔筆硯諸孫哭謳歌幾郡思公屢爲二千石秦人失太守翻有怨天辭

荊棘三疎路幾人同撇衣仕塗師白髮國老欲彫幃遺籍詩書滿行旌雨雪飛陝民應淚落不見板輿歸

時致政自陝移京兆

署中新栽竹

移作亭園主栽培霜雪姿不辭桃李笑只待鳳凰知少已留風住疎宜待月篩相看時一醉誰道小官卑

和題雲臺觀用韻

太華疑挨畢昴回欲觀形勝上雲臺雪中地把銀屏立雨後天將畫軸開景好更宜和月看客忙當是愛山來我知遊者登臨意常恨西軒落日催

都廳誦書偶成

主人調鼎手千里刃迎虛暗使民如堵能容吏似樗莓苔眠枉械燕雀聽詩書刀筆慙無補身爲白蠹魚

題公美庭前蘆

長安只說誰花好君把青蘆砌下栽鳴鴈也知人好事幾時啣得入關來

和公美季點書事

知君行縣樂經見飽朝昏禾黍富年戶牛羊落日村趁雲看華汲衝雨渡涇渾頗得詩家助聊應慰旅魂

送石都官赴闕

爲郎四十者堂有二親稀止仰官爲養行應淚在衣白雲偏佇立黃犬好頻歸去有山公啟天心正似飢

長安賀晏相公生辰

衙鼓簪紳動靈椿薦壽酬吾君合堯舜此日降伊皐

黃誥文章老丹青事業牢兩朝尊柱石千里轂鈞陶
民願謳歌借霖應夢寐勞秦人下車樂遠遞賦崧高
公下車始五月

次韻和言懷

五常爲種耕情性天意寧分有與無史解戮人惟戮
古地能埋死只埋愚青雲易把詩書買白髮難停日
月驅顧我無才背時俗浮名早晚見歸途

和子玉病起遊書齋

蕭齋久不往筋力試筇初窗戶蝸涎鎖塵埃鼠跡書
病魔雖已去詩癖竟難除苔地欣重掃徘徊徑意餘

依韻和舞陽楊令九日羊川鄉同小飲之作

青帘白屋得新醅坐待村童買果廻旋撚野花爲泛
菊更尋山路作登臺世途已把次心死罇酒聊同笑
口開多謝晚禽知客意歌吟來往勸餘盃

謝趙太傅遺聚米圖經圖經其子宣事舍人珣所作

文武生賢子羌圖帝所多始欣知馬援終嘆失廉頗
寇川之役宣事死之蒼鼠巢遺藁黃埃鎖舊戈遠人猶偃蹇掩
帙淚滂沱

哭水丘隨州無逸

卧理隋民欲問安訃郵俄至廢朝餐秦川舊會歡如

在漢水新書墨未乾丹旐已歸人寂寞柬車徒有淚
汍瀾時清冷暖尤無味一臂相知在肺肝

席上送韋中舍歸襄陽

如君七十少梨栗有堅牙琴杖新行李雲泉舊世家
愛求栽樹法拂拭釣魚車獨美今歸去青衫脫有涯

次韻和眞長新春偶書

東風寂寞掩柴關時苦删文筆凍乾只把詩情磨世
態更憑酒力禦春寒塵埃不必頻彈鋏巖石終期共
掛冠欵息焚如名利者乾坤未似斗筲寬

伊川喜雨時丞相文公省墳伊闕

尺雨乘春慰望深家家倉廩一年心伊川父老還知
否此是隨車傅說霖

送眞長書記知舞陽

塵土淹沉客詩書夢寐身又辭千里幕去布一同春
路想多歸戶舞陽地薄民多逃庭應絶澒庶民雨河決趣澒
青衫莫嗟嘆知己在陶鈞

飲張承制園亭

百年生計一張琴散軫枯絃抵萬金世上幾人曾入
耳罇前此日是知音清風明月虛無境白雪陽春寂
寞心莫訝南薰沉聽久致君基業思功深

和陪丞相聽蜀僧琴

小園豈是春來晚四月花飛入酒盃都爲主人尤好事風光留住不教回

八日探菊

行遶墻邊菊躊躇賞物心秋風應有意明月是知音酒惜浮花醉詩留把葉吟兒童欣佳節撚蘂試黃金

市得笛竹簟因成詩

八尺枯冰簟一筒小軒拂拭趣誰同罇前聲貢千盃月窗下光贏一枕風易向曲肱增舊意詩因仰看有新功蠹書圍繞高眠處夢與塵埃路不通

盧山道中遇黃介夫因寄四十字

冷日蒼山下相逢笑又顰文章已膾炙名位尙埃塵昔見纓嘗請今言雉欲馴介夫新授安邑令腥膻滿南郡忍醉解池春

次韻和雪霽遊西湖

雪會遊人意元朝變物華醉鄉銀作界詩客玉爲家魚影紋冰穀禽蹤篆霰沙餘英恐銷盡目斷夕陽霞

次韻向元伯春晚有作

好花未得千場醉風雨飄零又一春自是勞生無暇日芳菲何處解孤人

次韻居正暮春感事

物報春光去已深殘紅滿地綠成陰晚花便好吟詩惜餘景應須載酒尋歡意莫教時節挫窮愁自倚歲寒禁亭園況是登臨勝何必流年動素心

次韻元伯西軒桃李

李白桃紅氣味奢早須分付醉吟家春風春雨難期信便是無言做落花

荃春偶書

信馬尋春上古原天工一幅繡平川花應笑我將詩句便當遊人賀萬錢

次韻居正四月牡丹時飲過客於丞相後園

四月殘紅日日稀平陽園檻正芳菲春知東館酣賓客應是陽和未放歸

和元伯走馬看牡丹

城中走馬趁殘春詩別餘花句句新何似園家不吟醉姚黃魏紫屬遊人

次韻元伯初夏南洋河卽事

芳菲已去絕音塵臨水踟躕景又新應是溪源來最遠落花流水洞中春

次韻子儀初夏偶作

醉紅方寂寞吟綠又裝成急雨荷宜聽春風簟可迎
燕忙諳物態花盡見時情獨有無言意不知枯與榮

看春牓偶成

每看春牓獨嗟咨蹭蹬塵埃已十朞韓老有知應笑我歸時無計只癡兒

陪丞相遊石子澗

賓吏親携澗底行潺湲風遞似相迎只應山鬼知公意乞雨新添瀑布聲晴久晴新得雨

澗下禽魚識上台聽泉履跡遍蒼苔巖邊不欲踟躕久只恐商王夢遠來

次韻和眞長四季牧童 許昌

怯雨宜晴不識愁去隨青草牧春牛無人古路歌兼笑歸去山花插滿頭

曉牧侵星大暑天晝尋芳樹綠陰眠惜牛不使衝殘日歸帶黃昏飲小川

角穿黃穗手橫笳秋到人間有鬢華落日西風歸去路枯桑黃葉兩三家

枯笛手持無律呂清風曲調逐時新數竿冬日渾無價暖靠牛眠不教人

次韻元伯曉出白門

山形雲染翠屏曲溪色練鋪銀漢東樓臺一軸古今本行者往來圖畫中

栽竹

小檻栽培得此君綠陰疎韻似相親從來風月爲三友吟社新添客一人

嵩山 許昌

峩峩鎭中夏峻極萬壽齊突兀磨天頂窈窕入地臍中林興夏雹半壑卧秋霓泉恐連清漢峯疑擁碧圭雲高四夷見雨到八方齊渤澥看如帶青冥上是梯

醉堪捫日月吟可摘婁奎翠蓋何時動金爲玉檢泥

隱眞齋庭多怪石小詩求數株

曾經禹貢清泉骨禹貢青州岱岱石今是毒苔幾世孫知

君突兀滿庭下乞我雨中雲數根

和元伯中伏夜雨南洋河水泛

雨洗三齋中伏月乖龍連夜起雲門青之南山有穴出雲故曰雲門

溪聲斗似銀河落驚斷詩書一夢魂

登鄆州谿堂古鄆州有谿堂與州偕廢其地名爲之韓公去今治所十五里好事者跡其詩石存焉

仁智模來物狀親登臨宜入古圖身慣看韓老詩中景樹色泉聲似故人

中秋夜月

人間共賞中秋月酒社詩家意味長天上必應霜露早桂叢凋盡飽青光

古詩上

羣下會里人子蒙飲

秋風吹客衣歸思入夢寐相逢在千里一飲勝百醉果脯隨分列不減到家味平生金石心顚倒獨莫弃何時不搔首共話醫國計恨未得杞梓欲把斤斧試塵埃鞋履穿各走車馬地唯茲栖栖懷酒椀可以慰

探春

春色若有價黃金量山巨幾擬把酒吟須欲開口酬今朝庭柳枝拘折絲已柔東風弄五色漸落草木稠我嘗賞春資饗盡蟻已浮山川天開蓋秖擬酩酊遊

對花

詩昔甫白在造化困刀尺我生幾年後淚自鐫頑石對花雖把筆好句恨莫得耒陽與采石孤墳沒荆棘幾欲肉白骨再插風雅翼海爲一杯酒地爲一領席醉坐吟萬物語出埋霹靂乾坤髓可掬鬼神淚可滴人生貴適意身是天地客糟牀不可乾吟紙須强擘

和白雲庵七首

白雲庵

白雲無種滿地生有時出山爲雨露老僧惆悵望雲歸晝日庵前自來去

清風軒

老僧拂榻人不知獨與清風事來去朝昏宴坐向軒中此身便是清風主

宴坐臺

老僧坐見萬物空往往終日居此臺破衣兀坐若枯木山鳥不怕行莓苔

醒石

老僧拂拭待遊者雲骨一片蒼苔青塵埃萬事心若醉到此不覺令人醒

磬石

古樂破散鄭衛起走入萬物不可名山中惆悵莫能到疑是舜時韶一聲

明月臺

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宥着閑樹故要滿坐清光來

白石澗

林間旋疊石爲路日日自汲澗底泉老僧意趣似童子洗手濯足聽瀑湲

登扶風王宗元山亭

雲收南山頭太白青崖鬼我有泉石夢坐對懷抱開小池數斛水涉鳥來毬遺翎與行跡縱橫在蒼苔憶得釣磯上到家如一廻蔬畦參差綠採掇助酒盃痛飲不能去遶行猶徘徊主人林巖癖笑傲蒼烟堆心憂百里病良田正黃埃欲知主人喜雨抱山脚來

圖經云太白之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滅雨常以爲候故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時久旱始得雨以爲喜故云

賦得退之畫像

功名已爲後世耳身入人間圖畫看欵息浮圖滿天下猶疑怒髮尚衝冠

遊石甕寺

飛泉自有迎客意聲到山前入人耳泉聲引行不知疲石路磽确折屐齒長安時有妻睡滿車馬塵林邕夜夜來夢寐雲烟郊原鋪古圖心眼閒快明如洗渭流屈曲成大篆書破野色爲綠紙巨墟沉吟古興廢秋風正入紅樹起折碑斷垣卧荆棘意思紛亂不可理窮幽更下蒼崖根把酒坐聽瀑湲醉山花似欲勸苦飲時

散清香入人鼻奔走恨不身長遊喜寫姓名藏薜荔

喜雪

長安雪一尺朝扉失南山坐喜疾疫消敢避衣褐單關中西征後所向鑪粥慳去年新錢做千里成彫殘漫漫豐穰後風俗開客顏秦人飽稼穡共荃倉廩寬幕府俸薄少藜藿日滿盤明年麥定好慰喜聊加餐

次韻和松滓

行人早亢日共蔭蒼烟奚豈識雪霜心但輕螻蟻皮終爲棟梁用莫欵斧斤運樗柳盡犧象後凋終不衰

登大雲頂

區區霸迹欲知小試絶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鏡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尚踰二百里寺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

古詩下

送黃景微西遊晞

先生古肝脾久恨不得識唯聞公卿家要作門下客千載下和淚爭磨薦書墨姓名落四海履雜車馬跡塵埃十年衣幾度改顏色紛紛九衢中拭眼見珪璧做褐埋衆人胸肺無丈尺從來飢渴心既見轉不釋入紅樹起折碑斷垣卧荆棘意思紛亂不可理窮幽斗酒聽語論今古吐白黑秋入汴柳枝買馬欲西適虜方豺狼驕似漢子弟國予知弱諸侯必得主爻策

謝劉簿李尉見訪

詩書叩蓬蓽柴門晝方開邑宰劉與李馬蹄破蒼苔
林居厭雹鼯喜振敝席埃見此六翮姿茅荊共徘徊
我欲駐車轍蔬果傾舊醅山花恨未饒無以助酒盃
今古飽夜話痛飲勝百迴春風旌旆滿匏瓜去難陪
送郭評節判磨勘已後長安

塵埃衣襟改顏色獨洗青衫三十年足跡不入奔走
途來往絡戶鞅履穿一時同上青雲人往往裨補造
化權朝梳滿手見白髮歎息不置齒牙間只言歸田
有幾畝種秫欲釀山中泉腰邊即見佩銅墨我喜百

里瘡痍痊
登見山樓

太守終南爲客主出入厭倦馬與車與山朝夕欲還
往作樓近在室一隅主人去久山寂寞正值青帝催
焦枯我拘簿書甚桎梏擺脫步上提酒壺郊原猶未
見春色似據水墨長安圖也知好景天更惜高峰常
是雲模糊安得風伯持大箒掃灑百里如屏鋪顯味
萬狀古詩國收拾可禿千毫書我來願作風雅戶醉
倒坐待明月扶去家若有巖下夢免復夜夜琴歸途
和題竹軒

小軒移得清風枝知君公退來忘機山禽自識主人
慣客到有時驚不飛
下蒼

古人欲寫得喪形萬事盡在方寸內黑白勝負無已
時目送孤鴻出雲外
暑軒夜坐

夜氣入庭樹小軒坐前簷清風動巨箑浮雲捲重簾
月遲待交舊蚊噪憎詠謖輕涼若可買金願量谷巖
聞蛙

佞舌兒女柔異教蜩螗喧豈能聽蛙黽靜枕詩書眠

能一作如
憶竹亭

蓬萊楚山底傍去聲舍竹四園狂鞭入門戶亂笋爭墻
籬與竹事還往相對一束書壯長走世路驚駑強鞭
笞塵埃客瀟灑遠夢夜夜歸小亭久不理漏棟生白
芝偶放簿書筆杖屨改舊詩呼童誅蒿萊掃灑莓苔
基誰庭無花卉憎有兒女麥獨移蒼烟本慰我千里
思坐生山林趣亭園有光輝免使清風來留在桃李
枝月明遶竹步撚頤頷髭相向若知己動搖影參差
人間欠藥石稚乳騎羌夷青衫汗垢寸尺莫可

裨忍作倉廩盜堂老詩書飢養筍爲釣竿早晚耕蒿藜

和百塔寺四首

四開亭

亭前流水醒客耳亭上白雲開客顏老僧有意厚來往四面更令看好山

聽泉近韶天下聽泉收古樂

五音入耳大聲散情性破碎不可完而今虞舜欲儀鳳願獻泉譜爲詔源

茅亭

栽栽佛屋瘦四海志士歎息傷容顏高僧淳拙有深意獨自結茅山水間

水閣

山僧聽泉心不足鑿池汲引爲蟾泓自言猶欲洗俗耳夜靜爲聞龜鼈聲

和暑雨偶書

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廖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蜩叫噪若交舊蚊蠅癡鈍如仇讎今君病起正高卧莊蝶處處宜相求

漁家 長安前詩

插屋數竿網穿籬幾尺船水鄉菱芡足不著免租錢

時江南誅旱

宿趙屯

蘆花一股水弭楫日已暮山間聞雞犬無人見煙樹

行逐羊豕跡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去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此詩與大孤山二首山谷嘗手書刻石于南康星子灣有跋見別集

宿采石

秋風宿蒹葭花落若霜雪江山古興廢荆棘壘出沒

水收鳧雁聲夜靜寒籟發漁舟自來去笑語載明月

詩形動筆墨恨乏風雅骨誦仙爲黃土冢平名突兀

句編天下口千載字不滅人間比興復泉底魂魄悅

坐誦姑孰語酌酒當棗栗醉夢若可見好句當須乞

誦仙石姑熟十詠

擬歐舍人古篆

隸書滿紙縮文廢字法破碎失本根中間陽冰入篆

室下筆日與丞相親點畫各得萬物體科蚪筋骨千

載新泉銘學語童子知大歷幾字名忽振足知古人

自負恃碑峴巨石垂千春篆字堆積天下字晚得紙

本如希珍鋪舒墻壁動人眼直木曲鐵若可捫入爲

黃土久寂寞略不訛缺繪鱗皴我疑山鬼恐漫滅往
往鐫鑿施斧斤公來醉吟江山國得之愛歎何慇懃
刻詞猶恨細不足句句與古風雅隣一旦紙貴文字
市粥詩賈篆聲云云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
能翬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

大孤山

彭蠡百里南國襟萬頃蒼煙插孤岑不知天星何時
落春秋不書不可尋石怪木老鬼所附茲乃與水司
浮沉鳴鵐大藤樹下廟祭血不乾年世深軸艫千里
不敢越割牲釃酒來獻斟我行不忍隨人後許國肝

膽神所歆落帆夜宿白鳥岸睥睨百遶寒藤陰銀山
大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宦遊遠去父母國心
病若有山水淫江南畫工今誰在拂拭束絹傾千金

右與宿趙屯同載石刻

沐河

沐都義我在平地宋恃其德爲金湯先帝始初有深
意不使子孫生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沐水遂作東
南吭甲兵百萬以爲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
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
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瘡天心

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鍼石貧窮穴但去饑穀壑此
水何必求桑羊

樊侯廟

陰森樊侯廟古木澧水傍茲民畏如生奔走豕與羊
家家奉侯諱若在父母堂舞陽老幼以侯名爲諱我來憩行役
再拜奠公觴絅思英豪姿名與此水長風偃眾樹枝
擬若怒鬚張陰官有兵師想在賁育行今豈戎虜驕
內爲府庫瘡安得七尺軀長戟再激昂橫行匈奴中
庶以康肺腸

遊石池潭

吾家溪潭動百尺坐見遊魚可倒指月明無風水不
動鉤絲鑑中出朱鯉乘閑具酒席草岸呼網一舉常
百尾鱠霜炙玉眠鴟夷樹掛落日醉不起幾年手版
負青山趁魚舷聲不入耳涼秋九月役吏事瘦馬奔
走黃葉裏有酒不得好景飲訪古或問芻牧子指我
石池十里近蒼苔畏崖碧無底楚王北遊歎寂寞創
奇造幽有遺址舞陽民傳楚襄王游此臨河以石爲池我來徘徊知是
否廢興盡可付流水髣髴故溪在吾目濯手漱齒有
餘思開罇喜與風景遇蘆花入盃勸人醉漁翁有意
助酒巵青竹盡日垂空餌我疑溪靈靳異景不遣紅

繼滿人意人生天地未歸客計較貴賤羞犬羝當須
醉倒載月歸不信鄉夢留不止

食鱠

秋風蓴魚肥兎罝曦涎落溪友入畫夢但苦青衫縛
落日渡河水食指相悟覓宿夕治鱠具共作泛舟約
網罟遮青笭老鱒薦綠膾玉軟飽下筯坐視肴果惡
酒薄如疲兵對此得衛霍迴首食五鼎適意均一樂
人間軍須後甑釜有蒸藿甘鮮豈敢事聊此慰寂寞
家僮來持雙井茅數數飲之輒成詩以示同
舍

我疑醇醲千古味寂寞散在山茶枝雙井名人天下
耳建溪春色無光輝吾鄉茶友若敵國冀土尺璧珍
刀圭嗟予奔走車馬跡塵埃荆棘生喉頤黃雲爲脘
不可見青泉綠樹應相唾長鬚前日千里至百芽包
裹林巖姿開緘春風若滿手喜氣收拾人恐知江南
陽和夜欲試小齋獨與清風期石鼎泉甘火齊得混
沌不死元氣肥詩書坐對爲客主一啜已見沉瘴醪
通宵安穩睡物外家夢欲遣不肯歸不信試來與君
飲洗出正性遲肝脾

鹽井

何年清泉眼幾斛涵蒼苔褰盆日夜至長滿莫可涯
天旱不知竭眾流起黃埃淘綆乾未定能使泠氣開
大旱淘井竭其水必得雨以爲常廟祠失根柢故老莫酒盃井傍有特祠或
日衛靈公廟蠢民呪粟千斤意徘徊臘月民持蠶紙浴井中必投粟粟咒
祝其辭曰齊起齊眠千斤萬斤兒童慣冷暖預知春秋來臨之鑒鬚
眉方鑑無煤灺窟穴若喉吭我疑吐雲雷何當鞭蚩
螭與國驅旱災

過建成侯廟陽翟

鳴鴟古木末飢鳥啄腐柯下有黃侯宮清風在藤蘿
公昔爲刺史俗若閭門和德銘頒人心千載不可磨

過許由冢在箕山上其下潁水

至今奉如生慢侮莫敢過破祠荃道路幷磬獨巍巍
眷秋養豚肩里巫日婆娑牛童不知此來往夕陽歌

穆契寧渴死不飲箕潁泉先生獨洗耳不聽天子言
清風飽進退千載何悠然孤墳沒荆棘高名爭青山
嗟我迍邅身一命行十年味薄無辛鹹璞頑廢雕鐫
朝行箕山麓莫挹潁水源竹帛何處所搔首熊魚間
白雲要閑友尚苦兒女牽丈夫合勇決顧計羞面顏

洛陽道中

秋風滿巾衣洛水行飲馬山川氣象老身若在古畫

嵩雲知客心峯色如掃灑荒草徧丘墟沉吟動舒瀉

過少姨廟少室山下

陰森老柏少姨廟爐烟蓬勃疑行雲祭盤狼籍山鳥飽巫祝生涯來往人

竹軒

小軒與竹事還往庭下寂寂無客塵開書讀對聖賢語一畝清風爲主人

賦聞角得德字

角本金鼓儔獨坐昏曉色日收雲氣黃月斜霜露白征夫朝夕聞淚落甲鎧黑時平腐橐鞬白首眼不識

嚴城重啟閉不廢角人職老農鼓腹聽安識天子德

賦小桐

小桐纔幾尺氣壓百歲樗雨露意未飽風月韻已孤鳳凰宵寂寞燕雀空踟躕天地有和氣想爲桐之腴我願刻作琴獻上九重居坐使薰風還雖死骨不枯

賦轆轤

火雲旱風苗欲死曲木直綆寒泉深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

賦古佛

樹老枝半死碑斷壁底眠古星顏色改有佛獨歸然蒼首上雨足壞臂蔓草經野老每再拜往往報豐年

孔祠照四方制度丹艧妍朝夕過其下孰肯爲恭虔

土木茲僅分吾民信益堅佛法入人心誰與厭其根

蒼蒼不可問用意或者偏木蠹罪豈大付與啄木權

胡不啄佛徒使蠹民之天寓六日先生深採名理集中屢見此作定有所謂者莫遽以謗佛義

碑得今字 此首原闕其半今仍存之

卧敗壁陰苺苔入破字欲讀不

辨展轉風雨侵塵冗夏蛙宿草

殿可礪老婦寒可磋伊非浮圖

洙泗霪周宣王蒐于岐陽刻石鼓今具存者九而已字猶畧可讀

次韻和中伏坐夜

萬兵昏雨過暑斗插雲傾老佞溪蛙靜眞交海月生

遊氛褰幕帟遠籟起墅英清洗塵埃慮幽通造化情

酸鹹時味薄寂寞古途亨去象筌眞意無形寫天聲

詩疑窺杜子文欲造盤庚身在清風國神遊白玉城

希夷乘浩氣沆瀣飲元精坐久忘昏寐迴頭有啟明

炙贅疣

贅疣在手累久至三四初視君外物於意不能置

居閑或炙灼已沒出復繼贅出與贅沒曾莫生死異
天地贅一氣萬物贅天地贅復贅於人小大而已矣
人之於爲贅作爲有大盭至理本無事破眞以爲僞
善惡亂大性賞罰亂大治宮徵亂大聲青黃亂大賁
寸尺亂大刑酸鹹亂大味大樸如瘡疽空虛無完理
天地不爾仇爾獨贅之計恥指不若人孟子其有謂
志小略其大殆非達者意弃火復投艾兩忘吾贅贅

賦八月竹

我養一軒竹秋來成綠陰萬物有衰意獨懷霜雪心
西風嵇叔醉明月白公吟迴首看桃李何嘗費百金

遊雲門山

南山州之屏平四時改顏色日夕太守宴供帳減縉
鳥更求秉燭飲圖寫在四壁烟雲時藏埋景好疑愛
惜我官府中塵喜與山相識泉石未還往魄負苦遘
賣秋風復杖屨持酒窮勝僻莓苔轉蒼崖郡國在几
席廢興賦飛鳥牛羊自朝夕風物摹大句才薄徒嘆
嘿唯作酩酊歸山月吐半璧沉吟又慰喜三友添飲

客予於蓍居之南作亭朝夕以與風月往還名之曰三友其南軒與山相值故云耳

携家遊矮松

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
下安得白首巢其巔

庭樹聯句枝字爲韻某　王甫

婆娑庭中樹老大千年枝某百弓蔽赫日四坐生涼
颸甫影怪疑龍虵聲和認塤篪某未被斧斤賞敢辭
塵埃欺甫輪囷壯士歎冷淡童子唫某盤根得地固
挺材本天資甫枌榆謾百尺杞柳徒一圍某節堅費
刻畫莫訝繩墨遲甫枝狂躍蛟虬瘦怪蹲熊羆有時
相摩擊往往霹靂飛某篩月碎玉散障日翠幄垂甫
腹空懶龍卧實少飢禽悲敗葉童僕憎清陰兒女嬉
堂萱小人態堪藥老婢妾春琴似竽笙夏蜩若簧糜

提孩不出戶知時如蓍龜某得成孤高狀敢忘主聲毫
末時甫身遭藤蘿蔽心與松柏期某晨烟拂抄起落
日侵梢齊甫老蠹病其中啄木爲良醫公輸不在世
志士空嗟咨某止知梗栿高苦厭樓櫨卑甫大屋必
欲構老匠竟終遺某棟梁如採收散財安足知甫

班石枕聯句向宗道某用覺藥二韻

斲得西山骨磨礱露斑駁凝結一何怪宗道形模萬
難學直疑彩雲根某又訝紫琅璚中瘦皺蛟腹宗道
外文灼龜殼冷剖清泉肝某穗穗老蘿脚堅方君子
性宗道清純聖人樸有氣當補天某無瑕應並穀定

漬盤古苔 宗道 想漏神農藥堪作夢寐寶 某 尤是炎蒸託眠月病頭愈 宗道 橫風醒肺濯珊瑚侈可唾 某 陶甄脆堪撲夜深魘鬼驚 宗道 晝冷詩魔愣首樞無俗夢 某 心清去煩惡斬簟方敢友 宗道 蜀笋一來可攪何必檄愈風 某 何必文驅瘧質任兒女嗤 宗道 頑宜僮僕謔枕流固迂誕 某 籍糟徒落魄潤生審將雨 宗道 揮發疑有玨髑體莊生狂 某 虎魄宋武薄欲鑠中郎銘文章體猶弱欲祕淮南書神仙志非樂 宗道 我疑混沌鑿誰與鼿竅鑿可作甘寢與華胥詣冥冥 某 子道足施爲我拙困嬰縛已謀具巾屨行當老蒿萊

子其乞我歸終焉卧雲壑 宗道 嗜好我已癖須求予雖慤瑾舊玉固惜瓢陋顏不博異時一經子便當千金橐客退獨摩佛卧送山月落 某

送蘇田司理

秦人勇鬬暴獄訟號難理錙銖較罪法閥責莫可避蘇生決曹掾以明縛姦吏我見獄戶囚出入有平氣還章章三年課已在山公最六月暑濕衣出汗若炊熨俸微迫朝夕衝熱事行李一身不能賙送子陽腑涕

送李宰長慶州寧覲

我愛孟堅文學飽持筆去作將軍客鋪張大漠征北功手揮直上燕然刻千載事掛單于眼直

清泉數斛閑幽事坐見鏡中魚往來浮萍蝕盡秋月面霜爲一磨如匣開

新泉

墻根新泐寒泉眼風廊一股來泠泠音靈燈花夜半知我喜恰是舊山穿石聲

竹塢

笋隨人意疎處生清風如歸自來去雖然不與俗子期陰過隣家亦銷暑

土榻一云榻前鼓吹蛙一部榻上古木吟風雨客來相倚曲肱眠兒令不解山公語

牀前一尺二尺泉牀後三枝五枝樹眠閑圖似在家山夢魂不使東南去

怪石

山阿有人着薜荔廷下縛虎眠莓苔手磨心語知許事曾見漢唐池館來一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日曾見漢唐池館來

茴香

隣家爭插紅紫歸詩人獨行嗅芳草叢邊幽竊更不凡蝴蝶紛紛逐花老

蜜蜂

秋成想見香租大菊露楓膠蜜幾脾日日仙倕掃紅葉蜂衙知是主人歸君權酒卯入申出

芭蕉

有底春風能好事解將刀尺翦青天知君新得草書法旋卷碧雲供小牋君善草書

送楊侍讀自長安之蜀

西征七年四方病關中所向尤瘡痍欲令福星及憔悴千里特輟廊廟姿公如手持天子德家至戶到人人施秦俗鬬暴號難理列郡京兆猶鼎糜公來寬假訟訴少枉械顚倒生菌芝神疑公惠人人淺六月巖

谷囚雨師雩壇滴酒土未乾霧需已洗旌旗歸今年三旛雨皆即應老農笑呼刺史雨菽粟茂好公所携關中自十年其地未嘗俱大收今年夏秋田高下盡豐民往往指菽粟曰此是侍讀帶來幾年軍須俗枯槁老幼不足蒿與藜薄田今亦夏秋稔寶窖飽滿鷄猪肥公之去思甚明白衆口已寫德政辭鏘鏡不要路傍石人心自是長安碑今年夷馬飲瀘水苴土新佩黃金龜公所拜蜀國侯相如才高去諭蜀弩矢故事重光輝公故蜀人雍人欲把寇恂借益部已歎廉公遲傅巖今屬九折外帝夢卽往西南涯

答王甫判官示遊興慶池之作

東池十里近遭匝風物飽南山若戶屏登臨四時好
我初來長安脚擬朝夕到纏綿簿書間拘窘若囚盜
一歲無幾至荏苒成吏考夜夜千頃月只供釣魚老
平生林泉心探奇欲傾倒咫尺迺尙爾滿意寧可保
君官苦近市危坐若林槁偷閑呶呶中躍馬志敲暴
登覽足意思滿腹若壞寶歸來成新詩使我愧懷抱

依韻和酬雷太簡見貽之什

生長詩與書不信世道難出處愧古人章句得一官
舌强去聲不宜柔開口誰欣歡十年走塵土蹭蹬苦地
寒紓朱非良貴寧較厚與單古心自突兀胸中鬱萬

端昔常玩於水今乃知其濁身世心已灰人事鼻可
酸病卧得君詩喜拭昏朦看意遠辭淡泊桐重欲相
寬以言藥我病吳鱸佐秦餐大句牽勉酬韻高語難
安

謝崔象之示詩藁

古樂治情性故使風俗完鄭衛入人耳雅正聲日殫
教化走薄惡靡靡如轉丸全音不可見來往寂寞間
我疑至和意獨落詩人肝或以鳴道德或以傷憂患
存者三百篇與寄青與丹至今如清風留在喬木端
敦厚久衰落坐見王澤乾後世其得者或謁道之門

失者抱大羹競下醎與酸最晚李杜出遂將風雅壇
內以康心脾睥睨萬物根予早酷愛慕强把屈匏鑽
當食對藜藿誦之若熊蟠崔子我同好韻字嗟璞渾
其詩長於適意趣猶椑豚巨軸踰百篇抵我輕瓊璠
得之忘睡眠夜拭瞳膜昏若遊金貂市時見太古冠
淡泊路久弗共約鋤榛菅當結明月期與君酌醇源

次韻和眞長幕中偶書

人情歲時登鄉縣自無訟公庭破莓苔日苦黯徒送
幕府隱詩書黃堂卧梁棟幾宇署紙尾朝夕窗牕悠
塵土安止足性情適吟諷收心觀無始靜卧憫群動

勞生憎出處欲把清風鞚青山自無價夜夜有歸夢
但知陶潛皁寧識賈生慟夜雨誦君詩一盃齊憒用

次韻和酬眞長對雪之作

西湖主人久未至雪雲我爲開吟天偷閑把酒羅瞻
鯉魚凍難趁煩鳴舷旋求野果向山市僮僕覓路占
平川恍然白玉爲飲國寒威醉思相翻翻顧盼萬景
來筆端濡染欲寫毫已堅初疑萬國會盟散斷珪破
璧盜枯田禽巢一一鶴上下氷殿掃灑迎群仙又疑
水官愛雪柳故把眾庶爲飛絲我思江淮有流民往

天將景與富貴買不知一費幾萬錢詩家把筆爭造化對此自恨才慳偏徘徊嗅嚼醉還醒上聲來往但見鞍履穿歸來庭樹玉花落稚子狂走皆華顛擁爐搔首有餘意喜與麰麥爲豐年夜闌更欲和月看坐久諷誦瓊瑤篇調高白雪古難和思短強被詩魔牽卒章我欲沸淚下連茹固已知君賢

喜雨上文相公

火神侵官弄胸臆青帝欲滿勾芒慵時春未雨驕陽暴苗不得秀風俗相顧無顏容我公裨補造化手乞許暫息平姦驄公常乘驄馬西湖景好天子借訟簡朝夕臨

青銅忽窺庭民有旱色輟寢廢飯忘巾笏時公閑暇常服道巾笏杖生來湖中訪求雩法得古本若可舒卷陰陽功除壇規土插未動精意已與神耳通雷官風師不敢息先時奔走鞭群龍稚苗霧霈飽哺乳一夕換得千里豐老幼懽呼相公雨喜氣醞釀爲和風一封朝緘萬室意恐造化在筆端每觀雲泉得意處擬寫思慰減焦思寬九重選牲祀龍盆傾倒大宅不滿猶忡忡樸愚幕吏解公意期雨霑足環海中不以一郡喜爲喜憂天下公之公

次韻和象之夏夜作

大暑暴虐如惡酒意思頹困不可醒日官我疑借炎

十年眯車塵思歸入夢寐晨興見家山兩目如去翳故人又過我相對有餘意當鐏話舊遊强笑復吁欷

者名在鄉書捧檄不宵去高堂愧白髮有淚落鞭轡
里人獻吉夢四壁眾所議希元應鄉書里人屢以爲吉祥我喜
先子言在耳若寤筮先子嘗云希元孝而好學必不窮人生老聚散
酒薄滿莫避相見意最長强去聲飲不能醉

次韻和劉鄉材見寄之什

風波一相失倒指歲月耗交情見千里文字每教告
胸中飽耘鋤勉我穫以道踟躕竹帛間相期古人到
十年走塵土心不勇於躁迺知鍊磨益不必硯席好
手報切君屈百里官卓趨而魯蹈不使鞭朴教人情自
傾倒訟稀禾黍登醺若飲醇釀使者席未煖姓名達

珪瑁部使者下車必亟麒麟踴躍起志遠無近報冀
鷹鄉材未嘗後
土靦靦者錙銖較稱號青冥脚可插泥塗迹將掃寧
知西山民靖安帶西山之麓歸車恐君膏我行省板輿假途
期問勞理聲如璧隣歎息不可造尋道出海昏去遙
知詩書宰優游漆園傲極目西飛雲徒使瞳子眊敢
期枉佳作綢繆肺襟奧大句驅老意本古風雨暴驚
味無厭已敗者豆籩犒我輗牽勉和徒手大阿胃酌
酒持君詩吟哦舌根燥

和西湖雪中泛舟之作時安公鎮許

冬旱種不入賴人無顏色上輟霖雨姿福此千里窄

公來視民憂身若抱病癖霖雨變飛雪萬室如藥石
幕府環鄒枚共喜妖氛釋欲有瓊樹春選地得勝僻
刺舟敲湖氷坐泛白玉國持酒與寒競醉倒無顧惜
餘霙入盃斝俄解勸飲客而我坐席末斗筲寬一石
景值風雅匠萬狀困刀尺鳴鳳相上下獨愧如螻蟈

送同年張明遠之興州掾

赤鬚苦顏貌我怪意氣揚人曰黜文登茲事可降霜
歸來卧詩書藜藿甘肉粱迺知吾同升喜此俐肺腸
甘脆迫朝夕拂衣莫安遑興山在何處蜀道難且長
妻孥客蓬蓽板輿獨彷徨寄其孥青州獨迎母之官朱門腐鼎俎

顏色癯去時萬樹如束枯回首綠暗紅紫疎寄詩百言舉其麤我愧安飽心如苴

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

十年不踏故溪上有時夢去千里遊每思魚行鑑中見青衫手版如仇讎秋風鱸肥美無價莫怪張翰不可留前日誦君清水吟胷中突起百尺愁兒幸女嬰走塵土百年一半如棄投清風明月無界畔白首願作山中佚君詩寫出漁者意老景一片在目眸清泉釣舟未入手聊可觀誦忘吾憂

次韻和酬隱直憶花見寄之作

春工不揀勢厚薄染成庭內花梢紅反拘薄書似機械不得醉倒眠綠叢君時馬首正南走假有樽酒何由同簪香蜂蝶似相讓顏色開落輪東風公餘徘徊獨遶樹空有歎恨不可窮君雖不見紅紫落亦有惆悵環胷中作詩寄我憶花意句老與古爭疆雄其間摸寫景如謹爛熳一片春顏容乃知詩家有刀尺裁剪自奪陰陽功誦詩酌酒無厭已韻險強續慙非工

送劉孟卿遊天台鴈蕩二山

天子輟霖雨茲來澤東民威聲先公至暴攘客四鄰下車坐無事懲勸裨秋春物價以日減困倉飽新陳俗愚其何知蝗來遏公仁所至不爲災群飛亂烟雲却大樹不迴頭四方泉石朝入耳杖屨百里夕已投大笑箕山不敢出走避軒冕豈自由天台鴈蕩濺上心暑焦毛髮不肯留縈紆長淮下平席倒指計日觀怒濤君詩功刻造化骨吳越氣象當先愁古今吟力未到處好句願備幽人收此行詩是圖畫二山筆歸日借我目一遊

次韻和元伯南樓避暑遇雨之作

城頭歸烏喘塌翼夕陽擱干手可炙長虹如篆報雨來雲廊插下千里赤南山端正太古屏飛簾掃雲爲撥盪安得老筆描寫佳白頭許生死堪憶長安許生踰八十以水墨名於時今已死

次韻和子儀聞蟬

落日桂樹開長我庭下陰園林動秋意高蟬忽微吟清風轉餘聲杳若下遠岑微物感時節鏗鍧吐商金古樂久破碎茲蟲抱全音荒忽尚偃蹇激起壯士心願爲秋蟬操被之朱絲琴

和子儀巡捕蝗

天子輟霖雨茲來澤東民威聲先公至暴攘客四鄰下車坐無事懲勸裨秋春物價以日減困倉飽新陳俗愚其何知蝗來遏公仁所至不爲災群飛亂烟雲

公慮極上聲吾土且爲渗氣根計丁立捕法官行勞去聲其勤老幼千里眉朝蹙夕巳伸我知公之德由此碑齊人

求鄆侍禁水墨樹石

塵埃與邯林泉閑家夢夜夜歸雲端知君弄筆欺造化乞我幾株松石看

送元伯西歸

飲者爲量無大小要於醉焉而已矣乃知一飲一石徒醉鄉欲到無幾爾我幸俸薄飲不多酩酊造次有餘味有時酒伯投客轄斗筲往往衆所鄙近得元伯

東海濵飲少好吟性相似山青月白得意時相對觴詠不能已直到千古醉者心名利莫可汚其涘乘興弄筆窺造化混沌竅鑿可倒指須臾椽杵成巨軸更唱迭和若宮徵今公官滿捨我去獨有姓名碑百里蹋躅預恐春風來青草坐見飲地起詩須數寄續百篇無使塵埃暗紙尾同有東秦唱和踰百篇

讀君謨補展篋

當讀賈誼書愛其極理亂言人筆未乾絳灌舌如鑽文帝不宜爲萬世爲扼腕漢道竟齷齪席莫一日暖今讀君謨篋句句到伊旦窺國見肺肝欲取以手澣

何啻可痛哭一二中去世患設施有隆卑如肉以弗貫可作天下藥其應疾和緩非獨起國痿虜頸坐可絆聖賢方相逢辨別絳與灌萬不使斯言以爲後世恨

宋 分寧雙井黃 庶亞夫撰

書

上知諫王刑部書

刑部執事竊以古誅諫之君桀紂也秦也後世諫者欲有言輒曰我必自納於不測之誅刀鋸鼎鑊無所懼如此是待其君爲如何主也不可古雖有此刀鋸鼎鑊之具臣出一口逆其君之鱗往往遭烹戮至義君子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禍蹈之雖萬死不動後世無有是烹戮人之物矣言事之臣或得責大不過

落一官其次出散地而已尙十八九憚此不肯言其人爲賢與否何如哉宋起且百年自國初至今爲諫者名聲卓卓可倒指者蓋有數其避就上下忌諱言一兩事塞人責而卒無聞者固不少也又常聞時之論諫官患在天下紀綱大體利害口未及一事而專以摭人短長褒私爲故以此譏其苛細不知務誠然也恭以執事抱材通古以功名自許歷爲郡縣有惠威莫不皆可紀如尉氏某十年間五六往還至今牛童馬走道之如昨日故一年拜御史二年爲諫官起執事道州某居山中聞之竊幸欲以書賀僻遐不能

自達爲恨今者來入銓門而執事知諫院某蒙顧待最厚且舊淺薄思無以補助謹書常所懷三者之說藉手以爲獻幸執事矯之旦夕立於國初至今可倒指之列某謹拜手以俟

上宋侍讀書

侍讀閣下某嘗讀退之與邢鳳翔書曰誠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竊惟退之言如此過且君子何往而不自得彼所見果賢也必無有不合果常人也其不見禮亦何足爲恥與悔恨在退之一時人賢未有比其言尙如此況其他

索其所有未必萬無一可取也某能言耳已得閣下之名略識文字口已誦閣下之辭固願見而恨無由出門下有日矣今日來入銓門適遭閣下處侍從論議之地謹以書道其所以見之意又合常所爲詩與雜言四十首以見其心之所存不敢以辭鄙無可采而輒廢不以藉手也唐突甚大愧懼

上楊舍人書

舍人閣下某嘗觀於漁大其網絕一淵而驅之舉以實其得者或百若千數善魚常少而惡魚常多漁之人其意始莫不欲盡得善魚卒然惡魚并而又加多焉蓋其勢然也今之取進士大類此亦其勢不得不爾也某慶歷初進士也時閣下司文之重輕而某以淺薄隨四百人落閣下網中所謂善與惡未能自決然閣下取於某以言也某知書以來反覆窺古人所以皇皇不暇寢與食非以筆墨爲務要以所得同之衆人爾至窮蹙卒不得施始寄其心於言以見於後之人而已也某誦此而慕之已久得一官六年視職才五月大俸才三萬而困憂百端交來其姓名隸於國而身實居於閑無用之處故未能忘乎筆墨也前日謁門下辱以此問謹撫藁草書四十首以獻言鄙無取姑見其心若何也賜觀省大幸

上楊兵部書

某見古今人用不用賢與否常相半顧趨捨如何耳以直道偶退廢於一時在人未始不愈光也故卞和刖足其玉無價驥駕鹽車伯樂歎息誠所遭各有時也夫執事以公疾惡名四方在人耳目其著如鍾鼓白黑之處八音五色較然也雖舌而青蠅萬莫可污乃以矯枉過於正齟齬一時斥不得當路而遠爲一郡然爲郡古二千石之重其任非輕也在執事則爲散地乘田委吏皆官之賤守以聖人處之宜莫可爲乃不失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矧建地千里且有民願豈不足爲哉其不以進退輕重固執事素物也某五年時江東信之屬吏也執事一見遇之不在衆人後既居先人憂歸山中某之友尉弋陽劉宇常致執事尚記姓名借齒牙之意世道百態自非俛仰或价人之執往往白首塵土不得上官正目一顧矧齒念不忘耶嗚呼古相知之道沒於奔走若不可復見某拙愚不能逢迎乃不階一言之助而得執事愛遇之如此雖土木尚宜感動豈不自勵也邑人莫景去爲常寧令亦某之友某雖不得出執事幕下而景爲屬

邑吏與某之身在無異也某既賀景得屬執事爲令又竊喜執事得景付以民無疑也於其行因以書道所欲言賜覩省甚幸

上富大資政書

大資閣下某五年時與客語當世名公大人之所爲客曰子識富公乎某曰識而足未嘗及門也客曰不然某所謂識非拜於面而出其左右前後也乃聞其言行事而識也昔周公後堯舜千年始生其心與堯舜相識孔子生又去周公六百年其心亦與堯舜周公相識其後孟

荀揚韓文中子其生也皆相去百年或數百年其心莫不相識者也今某爲公一時人其言與行事在天下耳目甚著而反不能識在愚人何以異客以爲然某平生讀堯舜周公孔子孟荀揚韓文中子之書恨不得出於其時爲其臣與子弟矧聖神居上皐夔在列而親從下士之後者耶方幸十四五時始接人事學習文字耳已熟閣下之所爲口已誦閣下之言其後十年舉詩賦得乙第走仕途之塵者又十年其區區之懷欲以足跡出門下者茲二十年矣然未獲願欲以爲恨雖寤寐飲食未嘗忘去年秋某在許昌幕

而車騎之蔡嘗一瞻馬首今者將官于齊道旌麾之下輒以書布二十年之心代執贄以見伏賜財幸不宣某再拜

代羅司理干薦書

某月某日謹齋沐獻書以干省判學士明公某聞明經之選古最重今最輕也待士之禮古最厚今最薄也選輕由取之不得其術也禮薄由士自待不厚也夫以最輕之術而走於禮最薄之途進必齟齬而得賤辱是無疑也某爲經生雖愚常竊以此自戒未嘗一敢輕以足跡歷富貴者之門前爲鄙鄉尉實公之

里也夫以明公爲宰相子奮才業驅名聲蓋旦夕擇大位而居而士之拜於庭者出必喜且相告曰公之富貴之色未常見雖新進小生到門未常留得見未常不盡禮某聞此猶思之累日始敢進旦辱出門下遂被愛遇使某釋然不知明經生之輕而身爲尉之賤也竊念某始以家貧甚力耕不足以爲養趨速化之術遂誦書舉明經既而得一官祿少母老又不足以爲啜菽之具稚孺膝下弗燠弗飽退之曰蹈於寒餓之水火是某今日也昔有匄者負人之母號于道雖餓夫凍婦過於其側亦莫不哀而顧囊中無惜矧

富予邪矧仁人邪且明公待於士之禮不宜與世俗高下則人之才不才也豈計於選哉某之區區不勝犬馬不宜

謝舉官書

古之舉士得其人則受賞失則紲罰大抵受賞常多而紲罰者幾希耳而士之被舉者其報禮亦重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後世舉士之賞未嘗有一不得人則紲罰與之等其士之生於此時而被舉者宜如何報乃反不然今日被舉矣明日持手版抵門伸一拜以爲謝退而或爲罪無所不至甚者至竄流前後皆是

而舉之者坐廢放動幾年不得遷其爲舉之難也如此自非士石宜當動心某無所可乃辱執事舉謹持是說以抵門不敢區區効一拜之禮他日功名之途萬有一某之迹當以此爲謝不宜

謝運使舉官書

某聞驥立於伯樂之門倘未售人必曰駑駘也矧常馬邪檟梓列於匠石者之庭繩墨未及人必曰不材也矧常木邪凡士之處世亦莫不然今執事使一方蓋士之伯樂匠石也而長安執事之門庭凡陝以西之地郡三十二而縣百三十有三其爲吏不知幾百而歲得舉者三十人而已某拙愚無所可曰常馬曰不材之列又安知明日人從而曰驥與檟梓也夫千里不宿驥之能也萬鈞不知檟梓之任也某之齒踰三十爾他日無千里與萬鈞之責則已也或有之固不足勉邪謹持木與馬之說指門以謝財覽大幸不宣

謝舉官書

某少之時讀古書見古人所爲以爲人之處世弗才則已苟才也唯所欲朝巢由而暮皐夔無難也每讀史至東方朔傳其言曰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竊恠朔之言以爲誕妄無取及稍長走時之途見世人顯榮者未必盡賢其困苦無聞知於時或至老死者亦未必盡無所可始悟朔之意乃嘆息曰用之雖不才也可勉爲不用雖其賢世莫得見與不才而死者均也朔之言然今世俗以相知相市必俟其求而後知者有矣介而後知者有矣或不求雖其才不知者亦

有矣故不介不求皆自知者知之深莫深於自知如某不才者得一官顛沛而困苦于茲已十年書吏考者一再而已得其所者爭笑之執事一見待而知之如平生則何嘗介而又俟其求之哉古相知之道不出於此今又書其名薦之天子以為可用夫士窮易失之某困如彼而獲莫深之知而不才之用其德於執事當如何古人曰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如某也何敢讓不宣某再拜

謝青州交相公書

相公閣下某聞之善御者鞭箠之下無駑馬良工斤

斧之側無棄材故必梗梓然後用非公輸也必千里之足然後御非王良也故世之取人亦莫不然某妄庸無所可凡世俗之所操持以奔走於進取之途者非獨不肖為是亦不能直膠於古人之說為可信而不疑故走三州之幕而所事者數公其知之者有矣其不知之者亦有矣知之未嘗喜不知之未嘗不樂何也知之恐不能報以為憂故未嘗喜不知之自顧其中所有者猶在故未嘗不樂竊自惟念得一官十年其連蹇齟齬居其半書所謂吏考者纔三歲而已其身之困也如此仕宦之所欲恃以為助者則故舊親戚無一人其地之寒也如此夫王公大人之門天下士莫不能欲撇衣裾而覷末光其迫於貧賤而不得進者蓋十常八九某也持如此困之身而走於此寒之地乃一日猝然得出於大君子之門以為吏茲非其可遇之遇也誠不自知其幸恭以相公治天下之公輸而御多士之王良也弛張五常以為斤斧鞭箠之具今者天子欲寬東顧之憂實為此行又辱不遺薦其名天子挽而置之幕下以為用某何為者而堪此誠閣下不獨不棁梓與千里而後取蓋收采之棄材而孳廢故之駑馬無以異者豫讓困放為眾人

至殺身以報智伯之遇如某其身困且地寒如彼又嘗齟齬矣曾未土木於其門下也宜如何報不宣某再拜

啟

上王天章河北都運啟

某啟伏審內輟論議出應煩劇未即大用蓋鬱輿望恭以天章都運柱石之姿自結日月莫召主父歎息見晚亟登侍從莫不謂宜大河以北旱飢之後水薦為患雜猪為魚草不得生民無以食老幼散亡未輕得復兵師在邊仰日待足賦欲緩急死生所繫區處

之難非材曷依上安北愛公實此行一方之病視公爲醫某拙愚無能愛遇最厚西來之人坐聽歡誦旦夕眷召心實踴躍憂國之重食爲不宣謹啟

上楊侍讀啟

某啟伏審上輶侍徒以惠鄙遠凡居庇屬莫不歡幸恭惟知府侍讀早以文起爲國俎豆雅誥之風復之旦暮筆端雨露以潤天下國家世築道德比嘗苦兵人飽太平愁困易起上寬螻蟻于羽僅息歌吟之聲未復故常惟陝以西國之右屏方佇碩德與人休息旰食眷選惟此之賴某塵土之役得出幕下竊慶千

里不勝犬馬不宣謹啟

上秦州李密學賀啟

某啟人統更端萬物以新在易之泰君子道長恭以安撫密學文武之資屏此藩疆專用儒雅以飾五兵掃洒一隅視無西憂古曰蠻夷中國之陰陽德日進大豕逃遁四方卧鼓再基太平左右大鈞非朝則夕頌望之切飲食于是不宣謹啟

上城都楊端明啟

某生長妄庸陶染文字腕脫爲吏濫巾幕府庖丁鼓刀親覩餘刃鞅筆之下駑緩不棄竊其樸拙終始一遇千里之尾青蠅所幸九折之馭公車以西慶雲其遠荆棘失望自去教語涉更三時寸紙隻字不抶左右非心實然奔走之勤自省曠愚疎屏所甘恭以知府端明清譽直望玉壺朱絲賈生度越天子所歎內外踐更文武明白蜀大最遠國之臂脅視無西憂公實此行下車撫御人人自如崇學教導士之所向東來之人頌聲翕然論議之益旰食所渴煩赫大用匪朝伊夕禱戀之素不勝傾倒謹奉啟問台候不宣

賀汝州吳資政到任啟

右某伏審尚輟侍從請麾開郡上意眷可世風敦厚已涓剛吉班喆條教內外上下莫敢欣仰恭以資政侍郎禮樂之器舜鏞周豆文章體骨筆追三代何官二府皐伊之資大平之期莫不仰首旋歎外補大器小施麴蘗造化人以爲晚繼由病告獨求散地區區汝潁衣被仁愛京師脣齒實蒙其福某嘗吏幕府蒙顧之厚咫尺門牆絆不得前馳心慺戀不勝踴躍謹奉啟事陳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啟

賀文相公啟

某啟得進奏吏報伏承相公奉八月十三日制書建許昌節移鎮長安者竊以大柄鈞陶出專斧鉞注意

內外莫顯於茲舉動輕重朝廷所繫恭惟太尉相公
杜石之姿遭辰得君文武施設成就明白興遺補弊
黼黻後來留意消息避卻隆寵一麾偃仰股肱之邦
國有大論朝野倚屬四方或憂側席起坐得公之重
天子洗然今輟霖雨以恩秦人衰衣其歸旦夕所歌
再覓魁極日月以冀某極陋無似早玷宇下驟遣誨
約飢渴不展大旆西指霜露所動以國自護禱戀之
切謹奉啟事陳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

謝舉官啟

某近得本州進奏吏報伏蒙運使金部發章舉某

充親民官者明於用人不俟其備一言假借過踰衮
黼駑鈍之質以報爲憂伏念某妄庸之資短無所可
徒以佔畢不忘素訓遂緣隻字偶玷科第家憂身虞
困迫交來歲將一周吏考無幾質薄售大鬼神所瞰
再由幕府幸吏車下睚勉薄書未絕寸尺旦夕惴惴
苟尸廩入澄清之轡擢取罷辱每冀鞭策庶勉欸段
敢期公輸之家繩墨所材楩楠梮樲拱把不廢郊外
孱弱過加翦伐陰幽之植不春而榮茲蓋伏遇某官
開發材蘊上應倚任既富於國又欲盡人先勸後懲
猥及愚鄙以安能者以激慢懦深意厚德其在於此

敢不仰止古訓視困爲進險易一心知無不爲期有
樹立以答待遇過此以往不知所裁謹奉啟事陳謝
伏惟尊慈俯賜鑒念謹啟

雜文

述藥

夏四月暴得寒熱病視以醫其市藥也價貴賤不相
適疾間掇其略書之按本草藥之品有三上與中也
下也上藥主養命性和厚無毒服之多與人不傷人
中藥或有毒或無毒能止病下藥大有毒其性專攻
擊不得已始用之今附子也礜黃也礜砂也阿魏也

所謂中下藥也乃大貴而尤也茯苓也蓯蓉也牛膝
與苓也柴胡也所謂上藥者也反其賤焉夫人一身
百骸也內之有甘酸辛鹹苦之爲好惡也外之有寒
暑風露之所感也其味與氣一有偏則疾焉今舍藥
貴賤視之時之人其可知矣平日固未嘗視藥也一
旦疾作或有不之醫其所先惟釀也惟禱也不卽諸
佛則卽諸老也卽諸巫也而請焉卽諸佛卽諸老卽
諸巫也不可爲而疾日加深始醫之求醫之至也視
之且攻日加深之疾其勢不得不用有毒專攻擊之
藥也故中與下也常十九焉如此不至于死而幸生

者無幾人此附子輩乘時甚貴而尤等賤誠其勢然也噫使舉時之人皆知餌上藥也取康寧爲養命之術則尤附子其如何貴賤哉夫天下猶之一身也君心也古之以其臣養天下可知矣五帝之臣上藥也三王之臣中藥也五霸之臣下藥也每讀班固史見漢之所以養天下未嘗不爲之恨槩舉之其人明王道如董仲舒言治亂如賈誼推廢興如劉向得聖人之道如楊雄用刑如張湯社周計利如桑弘羊將兵如衛青霍去病及迹之行事與其位之小大若仲舒誼向雄尤輩也皆齟齬抑鬱卒不得大有設施於時

而湯周弘羊青去病附子輩也率希世幸用事位不下公卿大將軍其於藥貴賤與時高下弗差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也且使文帝始大用賈誼武帝又大用董仲舒元成又大用劉向哀平又大用楊雄自可相去上下扶持驅漢以躋三王之堯舜爲劉氏壽矣奈何多任附子輩新室其天也有來矣常聞餌草犬金石之藥之有毒者始若大益其酷烈之性積而久則發發則人常死如莽非漢藥耶哀哉吁後之養天下也視漢之養天下其可監時慶曆五年

復維識院記

予九月自鄠之藍田宿道考寺問其名曰維識其僧洪集曰五代時石識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國初更名義井其後寺廢開寶九年通維識論僧志興卽其地廬之始號維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詔寺不及三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用言者陝以西寺毀而今願復者宜勿禁故洪集實力之其費出於民姚氏者七人洪集有僧行且老誦經日常一飯環其地數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能得其不顧吝而洪集無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爲屋曰殿曰堂曰厨曰門曰閣下八區若

干間皆壯宏可觀噫儒誠佛未嘗爲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曰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法以爲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天下士反無一言復之者今維識再毀矣皆不設乎而復其不顧吝有若七人者其勿懈有若洪集者其請而勿禁有若某者是儒果出佛下甚遠也儒之人視維識豈獨不愧其明年五月院成洪集以始未來乞予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云時皇祐二年豫章黃某記

讀子胥傳

古今讀吳夫差子胥事以爲恨皆罪夫差痛員計不

行而卒讒死也予意爲不然且予胥其先幾世臣楚至平王亦身與其父兄北面事之雖平王虐不道實君也日爲讎至死破國戮其尸極矣初適吳言伐楚不可知公子光有內志乃進專諸焉已而光果使專諸刺王僚殺之自立爲吳闔閭始引員爲行人與圖事遂入郢云然則光志篡專諸兵也員手之闔閭死事其子夫差其逆策越誠善可用員如此其可信乎噫晉殺里克齊小白用夷吾君人者曉此所以與如員其頸不污闔閭之刃已幸矣有死之道焉耳無可信而有死之道屬鏤員自拔也悲夫且死也爲有知

可謝子胥使無憾

善惡有餘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堯而丹朱瞽叟而舜人惑焉解曰堯之善及天下丹朱恃焉而日進於惡其慶不足銷故不肖瞽叟之不善天下聞舜懼及其身而進於德其殃不足銷故名列五帝孰謂堯之慶瞽叟之殃無餘也世之言曰瞽鯀有積善又曰善惡無餘異哉

妬茅說

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之則桃之萌亦出於其本蓊然若與杏爭盛者其主人命去之曰妬茅也客憮然以爲惟予釋之曰桃之實不美則易既易之則惟杏之愛桃茅於其間其勢不得不去也不獨人之於木爲然天之於人也亦然天下猶之巨桃也天猶之接工也其實不美則天亦接之昔夏之實不美天以湯接之桀其妬芽也不可去乎商之實不美天以周接之紂其妬芽也不可去乎秦之實不美天以漢接之子嬰其妬芽也不可去乎隋之實不美天以唐接之鄱公其妬芽也不去可乎客曰然則當塗典午其實皆美與曰其實美吾不知也客三歎而退

過箕山說

予嘗出箕山之下望許由冢其日又過潁水與客休于水交陰客有問曰許由何人也予曰古之賢人也客曰堯嘗以天下讓之者三而由去之人箕山洗其耳於潁水至死不出其視天下之人雖蹈水火不啻若越人之父視燕子之瘠不以屑意夫賢者宜不若是予曰堯之時天嗅舜之德矣十六子者舜嗅其才矣此許由所以踏箕山又洗耳示堯以不復出也且

使丹朱不肖無舜以堪天之命其下無十六子者可以任舜之事則吾知由也雖焦毛髮濡手足以奔天下之急不肯辭矧其位邪客以爲然既歸書其所以語客者以爲過箕山說

過韶石說

韶石參錯布列崛起且秀遠近皆可愛爲川陸上下者觀遊之勝舊說帝舜南巡奏韶樂於此因名焉古今往來者莫不踟躕顧盼旣嘉石之可愛又恨韶樂不可復見至於歎息者多矣且韶之所以爲韶也抑有以也舜爲天下其治之大要舉八元八凱去四凶

歎五教明五刑而已卒至於比屋可以封而垂拱無爲故韶者乃舜一時天下至和大治之音爾彼獸率舞鳳來儀使無之不害爲韶也假舜也其始不能舉八元八凱與去四凶又不能歎五教明五刑以爲治且安能使比屋可以封而垂拱無爲也則其樂也烏得謂之韶哉夫舉八元八凱進賢也去四凶退不肖也歎五教納民於善也明五刑去其惡也後世有天下之君能進賢退不肖使郡守縣令臺閣之間廟堂之上無不得其人能歎五教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得其和能明五刑使其民悉遷善遠罪蠻夷戎狄無不畏威如是而天下不至和大治蓋未之有也從而播之八音飾以五聲文以六律是亦一時之韶矣何必舜也予之官番禺道出石下追古今往來者之意爲之說云

徐君處士妻周氏墓誌銘 并序

東海徐君處士妻周氏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使其客狀周氏抵予乞銘曰周氏其父恭先世以農自力豫章學家分甚最盛鄉黨命儒者出入人皆知爲可貴恭慕之而其子兩人業已耕念不可教獨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誡七篇習之旣長歸

徐氏事上撫下皆有禮可愛里人緩急必奔之無所惜處士少學不得志而歸周氏恥之益欲教其子凡賓客至其家周氏必手爲具盡意厚遇之寒暑未嘗憚它日里中某人趨禮部試踵其門處士以故不欲見將謝之周氏曰士及門而辭以事非君所以欲教子之意也叱其子見之旣行又資其囊以若干令徐氏爲邑之大姓其子皆好學恥不若人蓋周氏有助云以慶歷七年十一月卒嫁二十有八年凡生十子男女各五人享年四十有九處士名晝字弟其婿也遂爲之銘銘曰男欲其有室女欲其有歸此父母之

心也周氏十子其幼六人呱呱滿堂孰室孰歸今其死不足者以此悲也

歸愚堂銘 并序

人之生也惡乎本曰性而已矣智愚者性之質也善惡者性之用也故性之品有三上焉者智於善而愚於惡中焉者善智之惡者愚之下焉者愚於善而智於惡夫忠孝仁義善之大者也其不忠也不孝也不仁也不義也爲惡亦莫大焉或曰小人亦智歟曰其所以爲智是亦愚而已矣河內向宗道元伯以秘書丞爲益都令卽踰年其民事亦簡出則與其所往

來而相知者爲詩酒之約歸則休其心於詩書文字間未嘗懈嘗讀退之詩愛其句有歸愚識夷途者因取以名其朝夕所居之室其惡者愚之之謂歟予恐觀者惑其所以歸之之意因銘其柱以見焉銘曰

善也邪君子之歸也惡也邪小人之歸也歸乎忠孝仁義愚乎惡者也愚乎惡者歸愚者也夫善之爲途也廣矣途之不治則或棘焉吾請五經爲之鑽

送興平孫隱之知新都序

關中風俗尙氣勇鬬訟縣邑小不得平必直于州州末嘗冒輒屈興平京兆大縣孫君隱之居二年而某當其時在幕府者八月邑之訴于府或日有而興平之民往往越月至踰時無一人凡一府屬官皆知隱之而不疑每案牘經平決者輒不復省今年夏寶雞民兩家爭里胥甲戶最高而乙其次甲曰乙未嘗役乙曰甲戶高縣拘文以甲充不服言于州又不服轉運使乃遣興平決之隱之曰法兩相決以戶高謂皆應平役者甲雖其戶高然嘗已役矣理不當引與乙比引與乙比此是甲歲歲無息胥非法意卒以乙充議者以爲然某嘗得其書而讀之竊思西兵以來民緩急應用度破殘其業者相望矧復不均欲書其說以

遺爲邑者而未能今隱之行得稱以爲別且賀新都之民其役當無有不均也爲之序

呂先生許昌十詠後序

廣文先生呂公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內古之跡著者爲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讀其於詩尤甚士出於其間爲辭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先生之詩其不流者與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喬卿又爲判官許昌按家集求所屬謂十詠者得於龍興佛壁之小石慮其久或亡也又買石刻之凡文章非其意高雖貴時輒不傳而必諷誦在人

口者纔十一二位下則其傳而又誦者愈少先生之爲人如其詩故仕以不達某爲童子時已誦先生之詩如烏窺明鏡心人踏靈鼉背至今在脣齒間如昨日則先生之文其可知迺書其意刻於詩之末先生嘗講書國子監十年故士多稱廣文先生其諱造字公初云

詞

丘令疏詞 鎮

乾祐丘令年六十爲州縣吏今解官其家窮空欲歸其孥京師不可行持十口寓于佛之室將無以爲朝夕之具某官長安間三日或五六日讀進奏吏雜報天下事吏坐賄大則竄流其次廢棄終身最下免其官如此者月未嘗無凡天下之吏富者未必皆廉其賄而偶未敗者又不知幾人今丘令官如此其卑而其家又貧如此將不得爲廉者耶夫吏在下潔其身以進一日離其官則有樵悴不得所之色其吏之貧者雖在位苟歲月之祿以活妻子莫不皆知他日飢寒迫切之憂不得免則誰肯勉而爲廉也詷撫急乏常人所欲爲在吾曹忍豈不行丘令如此惟衆君子之仁謹疏

乾祐丘令第三考詞 長安

京兆縣十三而乾祐尤阻山其民喜鬬多盜賊前件官至不能撓以刑常觀其所上旬禁書而獄或月二十九日空三年矣聽於民無有閒言績固可嘉矣

涇陽丁主簿第一考詞

主簿掌凡賦稅戶口之事緩則失時急則民困而或散亡惟能得中於職爲稱前件官主涇陽簿一年而縣獻其狀賦稅曰不失時戶口曰無散亡能如是來效可待也

醴泉張主簿第二考詞

天旱飢民之殭者起盜賊而弱者流亡以爲常去歲陝以西小不收米斗至三百醴泉其戶萬二千不亡一口而爲盜者無一人雖長民者之力而主簿豈不與焉

書記考詞 公美

古記室之任在軍旅間文辭謀畫無不與後世往往施之簿書獄訟其職守益失前件官以名進士由幕府西帥不用凡文辭謀畫之事皆不得施獨書記所謂簿書獄訟以爲吏課而已才蓋鬱焉

周主簿考詞

之仁謹疏

縣邑古方百里之國也主簿且得其人雖其令不賢其簿書獄訟亦無有不治郡府緩急欲擇人而使者必取之其尤能者或席不得煖前件官其人也

蘇司理第三考詞

秦人尚氣喜鬬多大獄雖治而京兆訟訴最繁故理官視他郡其贖最重前件官處最繁爲吏鞠難治之獄而有最重之責于茲三年其論之自殊死至於杖笞無慮數百人莫不皆得其情而無有寃隱不伸斯能也已矣持是以爲吏奚而不可

張法曹第三考詞

法家大抵多刻少恩以爲常前件官舉進士爲掾日持十二通與他法立刺史前論人之罪務以平反爲主于茲三年其所處者幾百人無有不當其情才也從可以知

黃司理第二考詞

國家凡天下之獄設提點官以察其輕重不如法者而糾舉之州縣吏坐出入罪大則免放小則責罰未嘗無其人前件官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百三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

舞陽尉第三考詞

舞陽大約地廣宅盜往往襲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或杖或徒或黥或弃其亡者一而已矣夫如是非才焉固不能其考可書中

張都曹考詞 青社

爲吏患不能勤勤矣患不能廉廉矣患不能久故職舉爲勤知足爲廉終身爲人前件官爲青之掾三年凡刑獄租賦無不舉既勤矣而又能廉其宵不久者耶審如是所謂能吏者豈復有他術哉其考可書中

上

法曹劉昭遠考詞 青社

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以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刻而少恩則無也其考可書中

臨朐縣尉李正辭考詞 青社

青之屬邑六而臨朐最小其地介山寇偷往往囊橐於其間故常居士幾十人以備盜今其令又用武人前件官爲尉於茲盜發輒得之未嘗亡一人非其才

耶其考可書中

臨潼縣考詞 青社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爲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潼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幾人而已前件官爲尉蓋有助云其考可書中

益都縣尉朱康濟考詞 青社

官無大小因其能而使之則職無不舉也三齊多盜而益都青之劇縣前件官始以能捕盜得官今爲尉於茲前後寇偷者發輒得之而未嘗亡一人豈非所謂因其能而職無不舉者耶然則其能也豈止爲尉而已其考可書中

祭文

祭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謹以時羞祭于天齊仁聖帝之神維神魯國之鎮四方所仰廟于此邦如山實在此夏六月不雨百日千里菽粟若不可望民聲嗷嗷天蓋聽惕一雨而足秦人忘旱及此孳斂禾穗滿野霧霈之賜神實佐佑某來守茲土遂蒙稔成芹意以物爲神之報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風伯雨師之神夫左右風雨之柄助天以生物而成之者惟神職也平時風雨順適神之功民不能見獨國歲雨災並除以爲祈與報也今年陝以西不雨且旱已而得請於神秋稼滿野凡十三縣之人莫不皆願操持其物以啟神貺刺史謹擇日具牢醴以爲民羞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爲五帝先死而爲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擁千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爲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風后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侯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廟而祭至今俎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無灾癘牛羊蕃息稼穡滿野孰爲神報新酒大牲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瀆侯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侯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於神既旱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具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

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亢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三日而雨足既旱而豐凡十三縣之人如神家至戶到而與之麥與粟也其德於人之心宜如何刺史有民之責也敢不以告尙饗

茲尙饗九龍堂澄源夫人同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盤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在神之賜愈大也其德於神之心也又如何敢以物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備常享豈無物助鎛酒豆牲實爲秋賽尙饗

西嶽祈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淸酌庶羞之奠祭于金天順聖帝之神惟神福此方之民國之屏也故天子望而泰山尤尊山之出雲雨以福於民其功最著惟帝以尤尊之望而持最著之功以食於廟今年春與雨至于今將六十日苗之在野欲秀而實者若不望秋穀與豆種不得入民蓋皇皇也某來守茲土未一月視此朝夕恐懼所以未至凡境內食民之祭雖里祠皆將奔走以爲民請矧神一方之望而天子所禮也敢不以告尙饗

謝雨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祭于澄源之神曰陝以西之民一歲之望麥與粟也天時未必均齊或夏穰則秋歉或粟有餘而麥不足今年春與六月不雨幾百日凡千里之內弃走請禱無有不得其心麥在倉廩秋稼滿野神之賜其可見帝以尤尊之望而持最著之功以食於廟雖不德人必謂何刺史具肴酒薦其意以爲民報尙饗

祭神文六章

年月朔日具官某祭于天齊仁聖帝曰五嶽天下之望而泰山尤尊山之出雲雨以福於民其功最著惟帝以尤尊之望而持最著之功以食於廟今年春與六月常不雨前後幾百日凡千里之內弃走請禱無有不得其心麥在倉廩秋稼滿野神之賜其可見帝雖不德人必謂何刺史具肴酒薦其意以爲民報尙饗

九月日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風雨之佐人實仗恃廟於此土觀瞻如在其祭孔時旱不敢嗇今雍之野宜于歲年百穀茂好如無災害衣食之賜德其有歸祭民之具神其降茲

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爲豪傑而死爲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

大本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陜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尙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救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陜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麤耕疎耘斂穫收穰凡此之人莫不皆欲操豚肩酒巵走神之宇圖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城隍之神曰高城深池不虞之備邊疆弗騷吏以致守不歷不湮以爲民勞擁護之力非神易依祭具常典惟此之報

九月日祭于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香果交來茲年之善下田其豐人無疾病牛羊滿野繄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尙饗

西獄祈晴祭文

維年月日朔具官某謹以香果之奠致告于金天順聖帝曰關中自用兵踰十年其地未嘗夏秋俱大收天時之不得而征斂百出中家下戶幾無以爲生今年風雨節適麥畝至數斛而秋稼又滿野是神憫斯人而惠之最大也八九月粟菽皆已實而雨晝夜不止民不得收老幼歎嗟若將絕望皆曰食已成之會廩而耕不穫而已奚也柰何聰明其德之以卒神貺尙饗

祭古帝王廟文

年月朔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某帝之廟惟帝有大功與德在前世以食於廟至今俎血不乾茲民瞻之恭嚴如生後世有天下之君雖相去數千百年而歲時修祀禮未嘗敢忽今皇帝以九月辛亥大饗于明堂禮畢詔天下凡古聖帝明王之祠皆遣吏以祭某茲土之守也謹擇日具物以修天子之命明靈其鑒之尙饗

祭漢唐配享功臣文

年月日祭于某公惟公命世之佐實天所畀遭時得君功名莫先史臣之言若青與黃既廟而食惟帝之配生死號榮茲無愧已季秋辛亥國有大祀載明堂希闊之典徧于羣神告禮之成冰薦豆籩天子有詔尙饗

祭某廟文

祭于某廟之神曰刺史食君之祿而神食民之祭職之治否刺史實任或天時之不得至于水旱與疾癘

非政之爲則民歸之神某來守茲土與神同有是責
於許之人今抵宵三日方思其職不敢懈謹以物告
尙饗

文相到任謁廟文

年月日某受天子之命來守許以
今月庚寅視民事凡千里之內有一物不得於其心
某任其責思其職之初懼有未至冀之相之謹以物
告尙饗

春牛祝文

祭于勾芒之神惟神職此水行生物之佐乃今甲辰

是爲立春陳根可拔田事其始乃出土牛示民以時
國有常祀吏敢弗懈農無災害惟此之祈不腆之具
神食其意尙饗

春祭祝文 青苗

告于某神曰凡物莫不得其生然後可要於成若其
生也燥濕寒燠不得其宜後雖有五日之風十日之
雨欲其堅實茂好茲莫可得故民一歲之望在於春
某守茲土敢忘是心今百種皆作其生成之助捨於
神其孰依尙饗

祭王觀察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觀察王
公之靈惟靈遭遇先帝起身行伍今使朝貴壽百二十七十幾人公年實然可以無憾兵師之行或膏草野今全而歸何有歎嗟銘旌飄飄與西風俱聊陳薄薦死生之別伏惟尙饗

祭致政吳侍郎文

嗚呼岳瀆之氣實爲壽齡公蓋鍾之黃髮在庭不盡其器剌史而已天畀宋賢生公之子左右日月公始敢歸朝夕艾綬以當綵衣始來自陝某迎馬首公在版輿孫子在後觀者塞途莫不歎息公子下車政出一月哭于公堂素車在路朔風滿旆聊陳薄酹淚落酒觴伏惟尙饗

祭辛氏太夫人文

祭于某郡太夫人之靈惟靈四德具備宜于室家母人喜千里老幼如被公賜道塗之勤未拜几杖而止姑之懿發聞于人善慶之報乃俾百年衣纓雜還有子與孫啟手之日稚呼耋歎于蓋七十杖經孺慕觀者左右莫不咨嗟誄誄之門人曰不亡奠禮不腆庶幾其意尙饗

代祭致政吳侍郎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故致政侍郎吳公之靈惟公
國之杞梓初走散地虎符出入爲良刺史蓋晚始達
耆碩之臣公實有予請老以歸一疎道路久無轍迹
公乃投足世風敦厚後來所仰名教之力千鍾之養
五福一身林亭池園杖屨往還箕潁之地若在門戶
穉孫左右抱弄襁褓笑言在耳弔者忽來輔弼之子
公如不亡身後光輝可以無憾見意以物菲薄之薦
嗚呼尚饗

代祭宋令公墓文

年月日具位文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

故贈太師令公宋公某友公之子而公之室藏實在
茲土今得請以省先子之墓道途之勤不得躬修奠
禮宰土之下謹具物遣吏以其意告尚饗

代祭韋郇公墓文

維年月日謹遣某官以少牢之奠祭于故司空郇國
文憲公惟公茂德懿實映國之史焜耀前人後來所
仰忝守舊許公墳實在喬木宿草令名如新迺今得
請省墓于洛左右版輿出此便道涉履之勤意不能
專牲酒勿腆敢以吏告尚饗

代祭張文孝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贈尚書
文孝張公惟公沖泊之德抱藏英莖器之渾粹白珪
赤璋遭時得君亟爲聞人出入三紀庭之耆碩必持
物鈞衆云勿疑不極其有齎恨以沒巨梓偃蹇公輸
欽嗟追惟曩初遊公之門堅節輪囷公實顧之地若在門戶
之報勉勿敢忽戶牖謂何興言軱恨乃今得告省墓
先子道公之墳宿草實在音容如生恍在耳目敢以
牲禮拜墾之下公乎有聞食其區區尚饗

代祭杜水部文

祭子致政水部杜君之靈惟靈仕官克勤以始卒聞
位止于郎雖未爲建專城之惠古人所先壽百二十
七十無幾君年實然何有憾恨仕之惑者走於桑榆
不有敗廢卜以樞歸君蓋請老死生之光遠日有期
銘旌在道聊陳薄酹以見其意尚饗

代祭范大資政文

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甲戌朔文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大學士侍郎高平公之靈惟靈文武
之資以時挺生出遭千齡亟爲名臣諫諍之風占人
勿忘逆龍之鱗孰不曰難朝夕踐履若飲與食雖或
齟齬名益發聞婦人童子知君所爲世實有言皋夔

之姿或斥于郡不沮益堅寶元之間西夏弗賓君臨我師色義卒奮言伐虜心奔走乞盟矢石出入天子所勤召且大用參國之柄君所設爲不襲故常欲致天下堯虞乃留弗極其有莫不歎息刺史十年偏迫不施上關左右議望必歸或者抱負庶幾一伸物理孰究志竟以歿嗚呼希文止此而已忠也不朽來或可期樞旌之東手奠莫前死生之別興言梗結矢意以詞傷哉奈何尙饗

伐祭提刑陸學士文 青社

祭于故提刑陸君學士之靈早獵科第以才藻聞不

揆于進積日以遷器其遠到莫始度量既伸既知爲臺之選乃官書林乃刺于泉事爲益著名能日香再試于外乃司邦刑攬轡所至訊讞有條符移之來墨蓋未乾曾不疾云而以訃告善也殲殞其誰莫嗟子藥勿持室斂勿親樞客于道觀者忍耶麾符所繫手奠莫前矢意以言侑此肴觴尙饗

伐祭黃丞相廟文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于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或絕故刻諸墨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伐檀集間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尙未見於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漕畿內嘗欲盡刻我先世諸書皆未果偶茲承乏於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鋟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尙幾不泯焉嘉定二年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運判官犖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伐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僅存

于煨燼中字晝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攷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參錯不敢以己意更定而雜文上下文多不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月先後爲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諸孫當謹識

按伐檀集二卷上卷古律詩黃公當云不敢以意更定今一仍其舊下卷舊本書啟詞文先後錯出既曰不用歲月爲序則自有類可從今爲別白首書十章次啟七章次雜文十一章次詞十五章次祭文二十三章通計六十有六非遽敢以意更定有與刋本互有異同者不在此例校付手民以昌西江詩派焉時癸亥仲夏鄉後學李之鼎識於滬江寄廬

家藏明滇中李友梅校刋宋分寧黃庶伐檀集以祠堂本校之字句互有同異此集大都刋附山谷集後惟明刋有單行者嘉靖萬曆均有刋本而滇中李氏本獨少見庶爲山谷之父西江詩派之所從出讀山谷詩者不可不溯其先河也　本朝雖有刋本然間

三百五十　秋館

也倫序可稽正無事於因陋篇帙非減要不失爲傳疑時萬歷甲寅陽月望日也後學陳以志識之

南臺山塘蝦軒中

一百五十　秋館

伐檀集卷下

南城李　松韻珊校

十都會圖卷

甲寅秋清道之月

都官集

臣等謹案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俞撰舜俞
俞有廬山記已著錄其集乃舜俞歿後其
壻周開祖所編凡三十卷蔣之奇爲之序
慶元中其曾孫杞以嶽麓圖待制知慶元
府復刊板四明名之曰都官集樓鑰爲後
序原本久佚惟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多
檢核排比可得十之六七謹以類編次益
以鷹鸇宋詩紀事沈季友檇李詩繫所錄

詩七首釐爲文十一卷詩三卷舜俞少學
於胡瑗長師歐陽修而友司馬光蘇軾等
毅然有經世志所進萬言策至自比于賈
生貶死後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
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一
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者皆深悲之今
觀其詩大半爲謫後所作氣格疎散皆自
抒胸臆之言文則論時政者居多大抵剴
直敷陳通達事體而三上英宗書及諫青
苗一疏指摘利弊尤爲諫垣所難雖不竟

其用而氣節經濟均可於是見一斑矣案
宋史舜俞傳附於張問篇末敘述官履甚
略今考集中自言爲天台從事十五年中
再官天台四明二州其上唐州知郡啟注
云時宰南陽又韓琦有答陳舜俞推官詩
司馬光贈詩亦云他日蒼生望非徒澤壽
春本集序云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凡
此皆傳所未及又陳相國集後稱曾祖都
官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都官員外郎集
名實取於此而本傳乃云以屯田員外郎
知山陰諸史之中宋史最爲紕漏此亦一
證也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

陳都官集三十卷

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歷六年進士嘉禾人幼以文章擅名中嘉祐四年制科歷官都官員外郎以言新法謫南康監稅宋史附張問傳末集以言新法謫南康監稅宋史附張問傳末集劉凝之騎牛游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湖三十卷爲其女夫周開祖所編蘇子瞻之奇爲序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慶元中曾孫杞復刊於四明樓鑰作後序祀也其墓在城南之鄭灣子孫猶宅於烏鎮亦有跋今兩序一跋皆存而集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爲十四卷非其舊矣鈔寫極古雅

都官集十四卷

宋陳舜俞撰

舜俞字令舉慶歷六年進士嘉禾人幼以文筆擅名中嘉祐四年制科歷官都官員外郎以言新法謫南康監稅宋史附張問傳末集劉凝之騎牛游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三十卷爲其女夫周開祖所編蘇子瞻之奇爲序慶元中曾孫杞復刊於四明樓鑰作後序祀亦有跋今兩序一跋皆存而集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爲十四卷非其舊矣鈔寫極古雅

原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爲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爲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粹嘰英咀華攬秀裒芳日有所爲月有所

增沈涵演迤卒以大牌上追古作者爲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修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徵奬者靡不更語繼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畧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前席之所談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羣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爲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爲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民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爲不若說以仁義爲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願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

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聲幌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閎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修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爲之則不爲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

奏對於大延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爲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基增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爲第一於知奬爲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畧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鎭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卨之上而爭其趨時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亦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原跋

曾祖都官以慶歷六年賈勝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實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爲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躐從班惟知兢懼以保門戶先考删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閬中常不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媿恨泊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于

天台四明之二州獨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會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曾孫太特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都官集目錄

卷一 策

太平有爲策

利用一　利用二　利用三　利用四

利用五

卷二 策

厚生一　厚生二　厚生三　厚生四

厚生五

敦化一　敦化二　敦化三　敦化四

敦化五

卷三 策

崇德一　崇德二　崇德三　崇德四

崇德五

經制一　經制二　經制三　經制四

經制五

卷四 書

上言災異書

上英宗皇帝書一

上英宗皇帝書二

上英宗皇帝書三

上神宗皇帝言天變書
卷五 奏狀 制論
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狀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大常少卿制
救治論
臣難論
卷六 說
進治說序
說御 說用 說復 說變 說應
說柄 謹存三十四字附錄題下 說幾 說權
說上 說擊 說教 說化
說政 說刑 說仁 說義
說禮 說樂 說智 說信
說禮 說制 說斷 說賞 說聽
卷七 說
說祭 說財 說兵 說河
說孫立太子 說俾 說節
說勢 說官 說任 說使
說進 說廩 說副 說士
說農 說工 說商 說田
說諫 說恩 說宥 說禁
說戒
卷八 記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明州鄞縣鎮國禪院記
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湖州安吉縣靈峯殿記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記
秀州崇德縣新三橋記
明教大師行業記
卷九 書
上韓相書
上時相書
上時相書
上歐陽內翰書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卷十　書
上時相書
上時相書
上昭文相公書
上呂參政書
卷十一　啟
賀文相公啟
賀富相公啟
賀張參政啟
賀參政給事啟
賀樞密太尉啟
賀樞密李僕射啟
賀陳樞密啟
賀陽樞密啟
賀龐樞密啟
賀吳樞密啟
答同年交代啟
上唐州知郡高太卿啟
賀運使啟

謝改官答賀書啟
謝秀才投贄見訪啟
回舉人謝解啟
與錢塘知縣殿丞啟
謝越州知府大卿啟
賀南康知軍郎中啟
卷十二　詩
古體四十一首
卷十三　詩
今體八十二首
卷十四　詩
排律絕句十九首

策

太平有爲策

宋 陳舜俞 撰

臣恭以江湖畎畝以不忘國家之義爲忠睿王哲后以不廢匏薁之言爲聖使上聖有日月之明下忠懷金石之固而能相遇于一時負乎千載謂之難得臣嘗竊自賀讀書學古有知于世而生逢陛下聖神從諫弗弗得不勉盡葦茅之愚靡道經濟之術仰補陛下盛德鴻名之萬一而無失一時之遇乎臣伏以有

立蘊耗不除而望家給人足不可得也瘡痏未愈而望刑清姦吹不可得也教化未被而望習俗純美不可得也基本未建而望禮樂明備不可得也制度未立而望政事宣昭不可得也方今四海晏然兵革不作由陛下仁孝容蓋不殺不辜雖然維持安寧終有憊德臣故知非陛下無可爲之時也爲今策者莫若謹利用以節蘊耗故生財可得而豐也臣謹爲陛下作利用五篇弭掊克而息瘡痏故赤子可得而安也臣謹爲陛下作厚生五篇敦樸質以美教化故風俗可得而厚也臣謹爲陛下作敦化五篇崇德義以固基本故國家可得而長久也臣謹爲陛下作崇德五篇明職業以立制度故朝廷可得而理也臣謹爲陛下作經制五篇臣以爲利用豐然後民生可厚民生厚然後王化可敦此三者修乎下也內則固長久之業明政事之紀此二者修乎上也上修則下安下修則上安太平有爲如斯而已臣謹總而名之曰太平有爲策二十五篇昔漢文帝之時天下可謂治矣河南賈生曉達國論猶謂有可痛哭者三長太息者六臣愚惓惓不異于是矣

利用一

天下利器也凡上之所以操持而制使之者必先明其用善用其器則久而不敝日富于內而外無敢侮居牛坦一日解十二牛而芒刃如發鉶無他善用其刃也禹湯用天下而王桀紂用天下而亡桓文用國而霸齊襄晉昭用國而削國均用均而治亂存亡異者善不善之致也故用天下於道德仁義者王用天下於法度械數者霸用天下於戰勝富足者強不善用者反此以詐僞文飾爲道德以姑息回容爲仁義如是者削以維持苟且爲法度以透迤苛撓爲械數如是者亂以窮兵黷武爲戰勝以聚斂掊克爲富足

如是者亡夫用天下國家者莫不願爲堯舜禹湯之隆然而不能所制之術殊也猶操刀者莫不願割而不若屠丁由不善其理也天下之仁以恩爲用可以無恩恩則侈天下之禮以文爲用可以無文文則驕天下之財以養爲用可以無養養則費天下之刑以恕爲用可以無恕恕則賊孔子曰過猶不及是也是故知推恩足以保天下以至小人衆頤喙鳴而無有厭厭是用過乎恩矣知盡禮可以華邦國以至殫極侈靡糜金錢帛而無節是用過乎禮矣知養人可以爲國以至蒙原之人蜂合蟻聚者不可勝數是用過

乎養矣知公恕可以追罪以至幸人縱欲貪冒而無恥是用過乎恕矣此四者爲國家之大蠹天下之甚病也夫用天下國家而不免於蠹且病猶主器而不知愛日操使之以取不折則鬬之道或者不爲也天下之用有三一曰權三曰蠹正者天下之大義也禹湯文武其行己也儉爲其禮也稱其養人也有節故其取民也有數而國與民皆足故曰天下之大義也權者天下之大變管夷吾相齊而諸侯服商鞅制秦而六國傾武帝廣漢而夷狄屈然而兵宿於野國不貴粟吏勤於事官不愛廩國家少安而民亦危矣故曰天下之大變也蠹者天下之大殘晉宋隋唐之君吏無所事而祿者衆兵不足戰而養者不可計夷狄交於中國而其求無厭天下之力日以屈而民不堪命矣故曰天下之大殘也非利用之道也夫爲天下國家者必先利其用利用然後財可豐財豐然後民可富民富然後教可行教行而後天下可安且久故曰爲天下國家必先利其用嗚呼敝者百世之共患也禹湯文武以知古之明爲今之察故能善利其用而王道成後之視禹湯文武之治可知也求晉宋隋唐之亂亦可知也然而不能自反其亦不利

平用而已矣

利用二

天下之養斯有天下之用一國之養斯有一國之用天地養萬物天子諸侯養人卿大夫養士士庶人自養凡所謂養者皆有分也去分者必以衆養寡以有餘養不足然後恩足而義不廢用日裕而財不竭故以士庶人而養士則其財貧以卿大夫而養人則其祿匱以天子諸侯而養萬物則其功不足故爲天下國家不可不知分苟爲無分塗人之毀瓦畫墁皆可出之有哉噫官之冗今也可謂甚矣由朝廷達于郡縣舉班行至于選部無慮二萬計天下定員自宰相

至于下執事乃七八千數是人無所事獲養于上者蓋三之二一歲之俸其率百萬加粟與帛盈五十萬而足賦民戶出粟三石帛二匹蓋十萬戶之耕織斂而而發之官食人者（按此句當然有脫誤）然後食粟而衣帛耳由是言之以天地養萬物猶恐不贍以人養人矣其用之不屈哉今夫聖賢有爲必先去聲律記誦之學進爲賢能之士（說具下篇）公卿大夫之祿必有功勞而後及其嫡百司之吏皆優餘廩以報勞而不階於仕之自比年至九年其主者自卿大夫至於大司徒樂天下之凡獲養于上者皆須有功然後上之養下也正以達於天子夫士之至是亦可以賢矣然且任官力有餘不之責上也亦易足利用之道莫先於此

利用三

君曰今夫天下求養於上之兵百倍於仕情而不與戰者大半而爲國論先其寡而後其衆可乎臣對曰兵之冗甚矣然用之不節於上者無以制於下法之不始於內者不可勤於外士節於國官材於位紀律明職業循夫所謂兵者猶伯樂之廐駑駘不能害善群匠石之木輪囷可以備其用矣冗之患哉今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獲養於縣官之差千餘等歲率五萬錢養一兵天下之養歲常靡億萬可勝計哉此用之必阻財之必匱養人之數亦已甚乎古之兵自養

而君教之職秦漢之兵君養之而君教之今之兵既足馳騁徒規芻粟之利坐作況問職陳之死之義由無教也嘗考天下之兵雜然無統騎者不知坐作步者不知進退事強者必驕肆而飽于恩賞失其欲則多怨弱者力不足雖凍餒猝死之不能逃是以觀今之宜知養之不可已不如教之教之不可已不如材其官而統之統而教之則如制四體心動則臂運臂運則指屈如調五聲命宮則宮應命角則角應馬宮司馬之法不可得而復矣亦有隋唐之制焉比而離之以爲十六衛統之以帥副之以將教之習之下篇然則前此者

戰者大半而爲國論先其寡而後其衆可乎臣對曰兵之冗甚矣然用之不節於上者無以制於下法之不始於內者不可勤於外士節於國官材於位紀律明職業循夫所謂兵者猶伯樂之廐駑駘不能害善群匠石之木輪囷可以備其用矣冗之患哉今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獲養於縣官之差千餘等歲率五萬錢養一兵天下之養歲常靡億萬可勝計哉此用之必阻財之必匱養人之數亦已甚乎古之兵自養

衛統之以帥副之以將教之習之下篇然則前此者苦籠之兵可得而犀利也腐穿之革可得而堅完也恩信固已相保也號令嘗已相聞也由是使人人有勇有義可以戰可以守強國備冤之迫其在此乎曰養之之道其不可講乎曰三代之所以自養者廬井之民是也漢之兵猶行自養者趙充國浩亹之田是也魏武之屯則在許下鄧艾之屯不遠陳蔡羊祜之富襄陽杜元凱之實荊州荀羨之排石隄隋開皇之田朝方布在方册其昭可鑒況今逃徙不毛之地不爲無有又朝廷加號名田之法說具下篇均之民而有餘則皆可使耕而自養也亦在得人而已

利用四

中國之財每患屈于四夷自秦漢以來未有能改也然天生財以奉天下之正用用之有以威強乎天下者亦正也用之有以愛養乎天下者正也用之有以威強乎天下者亦正也漢武憤于用兵夷狄雖屈而漢已耗生民毒以無聊用之失也五代之亂事之以厚幣力有時而屈而求者未有厭在乎我者固未有以備之不顧患而動失又甚矣是亦亡耳故善爲用者行乎寡之用必思有時而不免乎汰行乎汰之用必求有時而爲之寡思乎汰之用

者故寶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汰是以費未至而已蓄蓄未生而有謀此三代之治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求乎寡之用者亦貴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寡是以力足而心休智至而功立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是也天下有三貴民爲上土次之財次之有民斯有土矣有土斯有財矣先王無蓋於民未嘗貴土無保於土未嘗貴財斥地千里勞民以戰不謂之病爲民故也用師十萬日費千金不爲之屈爲土故也明王挾三貴以臨天下故民安于土生于財財養于民其次亡

一而得二或亡二而得一財可亡也土次之民不可棄也三者俱亡其國非其國也況可言用之利乎今夫亡幽薊之民久矣亡幽薊之土亦久矣既不能貴又賤吾財非利用也得其民得其土亡吾財猶難之奈何不得又矢之且五十萬之財吾民之食且衣者也吾土之生且殖者也崴取之與之亦將有時而屈求者固未嘗有厭復不思所以有時而寡之之道豈利用之義乎爲國慮者亦可怪也然則奈何其亦寶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時而已矣

利用五

今夫爲朝廷言利則人必以掊擊聚斂目之爲之而不見其利非良策也若曰惡是何以利言也爲之而不見其利非良策也若曰惡是何言也茶之算數歲無慮若干鹽之泉歲無慮若干罨罔之餉饋仰焉謂之不利可乎曰有以知其非利也賈道也請以賈喻東市之貿美必求百金之利市之人不過再鬻之三鬻之而已西市之貿本美而求五十金之利故一國之人皆鬻焉然則利百金者利乎利五十金者利乎必曰五十金然而以百金而誚五十金知其爲愚賈也凡爲血氣心知之屬未有舍美賤而就貴惡也今國有摘山煮海之富而求爲三十倍之廛具藏之府庫浸以朽惡乃下與小民爲牟倍之鬻者爭之此愚者猶知其不可也獨恃以操鞭撲之嚴張網罟之密區區之民無能與我抗者奈何趨美賤而棄貴惡未易以刑戮拂其性乎今天下苦鹽而謂不可弛是猶持百金而誚五十金不知一國之人皆爲五十金之鬻也復不知天下之獄鞭笞黥劓髡鉗之人歲嘗百千皆五十其利之人不然國人之

西走者也富天下之富子而下與之爭利且不明法數之非是爲之計者可謂得乎今有欲爲利用豐財之事者必先弛茗榷輕鹽價弛其榷而征之輕其價而利之則猶變百金之利爲五十金之利是使天下之民悅其美賤而免於刑戮皆東走而歸之也奚患夫利之不博邪或問弛之術曰貿鹽者自買關市視而征之今夫涂絲布帛之利皆山也曾不曰榷如其征不亦可乎曰輕之之術曰今夫海濱之民貪胃殊抵亦可謂艱矣然負而涉者率取官市之直五之一蓋亦足以贏

耳如稱其民而平之民一而一民十而十使一國之人之于西者猶之于東也且有刑辟之畏則奚爲不市於我邪彼下之求贏者無所利亦將棄負販而趨南畝矣

策

厚生一

宋　陳舜俞　撰

奈之何生民之窮乎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百畝以樂歲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僅食其一不幸中歲則償且不贍矣明年耕則稱息加焉後雖有豐穫取之無所贏而食矣率五年之耕必有一年之凶彼樂歲豐年猶不免

盼盼若衣食之不足凶年求免于寒飢顧矣爲民上者取寒飢之民而教之禮義廉恥是猶起痿者而責之走坐盲者而責之視不可得也古者人以里居田以井授雖有曠土號狐狸而植荆棘授人不過百畝先王尚然者知國有兼并之家則里有凍餒之民里有凍餒之民則塗有捐瘠之暴善爲政者必使彊者不得而有餘弱者不至於不足王道之始也秦遷其耕籍田以粟爲賞罰所以感勸漢人不能救乃務貴耕籍田以勸導之而飢餓天下之道是盡併而飢飲水而望醉無益也然當時猶能免人田租不徧山澤公私之積不爲甚殆

末年師停張禹占田四百頃富家是以謂之甚鄙以古較今田之無制未有若今爲可哀痛也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夫大臣法而小臣廉古之道也故天下士大夫皇皇其田惟恐力不贍富家大姓孰從而制之哉今在上者獨怪其民爭奪之不息孝弟之不篤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婦無不蠶而蠶者長寒一歲不穫流離滿道獨不知天下之民耕而自爲者十無一二爲人而耕者不可得而食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先限名田議者猶謂百年之做奪之必怨隱冒移徙抵欺生姦恩未偏民怨必兆亂矣臣

謂不然今公卿大臣占田爲甚矣夫欲有爲必先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大夫咸以餘田歸于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者固以有道德忠義以信于上之人也樂與天子致天下于富足廉遜之人也鼎養世祿不待田而衣且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土致怨于上哉然則公卿大夫修法于朝則天下之民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連阡陌乎何公卿大夫有是舉邪當是時朝廷發以德音曉以王制期其年凶損有餘補不足臣謂可無罰一人使天下皆爲有田之人

因而教之勉之以厚其生王道成矣

厚生二

若曰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未嘗不貧士無不毛狐狸無所處而官不加賦何也曰名田之徵既已道于前矣夫民田不節而荃民有餘力猶奪其餉而問其飽撥其本而待其華不可得也若曰限田足乎曰未也農不勤則穀不富本不厚則用不節百畝之家雖有豐年美衣鮮食則無餘蓄矣巫覡者教之淫祀釋老者命之棟宇衣食不幸穀一不登無餘粟以食無餘布以衣至有鬻妻子而償稱債況求其爲士著乎之戀邪是以聖王之子民也未嘗一日而無教故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纖悉無不教也古者卿大夫鄉先生旦夕坐于里門而語之如此其至焉今夫官有勸農之名而無其實由朝廷尚名而不責實近民者以能嚴賦役給餉饋爲材非所以厚生也今夫聖賢有爲使流轉傭賃之人還于土著家有百畝之田爲始然後在鄉設勸農之官鄉爲三老使歲時行教田里周知耕者之勤怠舉力田而奬之以布帛牛酒怠惰者異其衣

眼以恥之制爲加賦以罰之又教之以節用厚生凡曰巫覡之欺罔釋老之丐乞禁不使入于田里夫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養生送死而無憾禮義之化乃可舉也今夫人患土無不毛而官不加賦前此者黔姓大家質劑爲奸占田桑百賦無一二貲者以苦瘠之畝荷數倍之輸歲既不給卒以貿易假名稱報逃徙故天下逃徙之田不稱其賦者多矣吏既數易簿領緣絕雖有智者不可攷也使今限而均之且有勸農三老周知之豈惟斯民安且富哉抑亦田賦相與日加闢矣

厚生三

古之吏惟恐民不安且富今之吏安則嫉之富則仇之人之性古今豈異哉制使之然也古之君子以政愛民今之君子以政強民愛民者以養民爲賢強民者能害民爲賢古者入人之國田疇良而蔬蔬兮桑柘猗而閑閑兮室廬改而櫛櫛兮市廛昌而融融兮其民安且易兮其國令前後舒且肫肫兮君子曰政也不有養民之道乎今則不然有語其國曰農者傭賃之人還于土著家有百畝之田爲始然後在鄉設勸農之官鄉爲三老使歲時行教田里周知耕者之勤怠舉力田而奬之以布帛牛酒怠惰者異其衣加役市無聚貨畏其加算其民愿愿以服其使令前

後促數而免罪君子曰政也不有害民之道乎嗚呼今之所善古之所謂賊夫人者也今之所以獲與于君子者古之所棄也然嘗求其源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使之者皆爲其佚之道也天之財地之利民食其百君食其一取之者猶爲不得已之道也故上之于民也惠下之奉上也易恩久而愈浸附久而益堅天下國家嘗數百年而安寧者由其民弗叛也今用民之力無休年有司百執事之使令城郭滿溢之繕完宮廟游觀之興作關征賦稅之定算縣官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敢呼吾民潰

叛者是無他孺子而舍其父母安往哉故夏后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衣之食之之道也下至漢猶能弛山澤賦施圃免其田租或三十而稅一後世語養民者必稽焉嗚呼以古視今天下之斂甚可惴也秦之民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足以亡秦矣今者田租力役口賦鹽鐵之利視古如何哉唐之民括商戶僦賃稅人間架算除陌足以亂唐矣今者暴征之下殘希不籍室廬封其櫃窖而取之關市之稅孰不計其除陌而算之哉然而天下寖然無事以朝廷革五

論如律其誰禦哉夫如是吏知上之所以養民也甚銳人人行己如上之銳雖有強忍亦末由也已息民之急無尚於此

厚生四

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一夫之耕獲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扉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爲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古之君子爲天下國家也下其政必有以大結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敢呼吾民潰

代之漏亂前此者嘗有以大綱其心今此者天子仁孝不殺不辜天亦有以扶持而安全之雖然民已無聊矣不可不知也困之不已則怨集怨而不已則思不勝前代之患常必由之可不念哉故夫聖賢有爲必先利其用利用則豐財則賦可輕禁可弛矣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鹽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久朝廷就爲科變之法一合之粟轉爲金一縷之布直爲尺有司重之以支移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緣爲姦不可勝紀此民心所以益無聊也使利

用之道大行國有餘蓄則可以間發明詔免民年稅除其科變使生民餘一粟食得一帛衣知出上之賜豈不謳歌踏舞如孺子之慕父母哉凍餒之時第有

卷二

厚生五

吾曰關市何如曰征商不征民者周道也周制有司掌其政令而去矣先王之征有旨哉今關市之征屍于古矣魚鹽有結駟千里間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謂征民而不征商也商可征也有司不求流通之術以來之徒窮力命算驅使抵冒間道以走其利匹夫匹婦可養也有司措刻之不問毫髮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蓋謂是乎今夫聖賢有爲必一新甲令嚴細名而存大目有若山海之饒鰥寡孤獨取而利之者悉號之四達使有司不得掊剋掇取其利雖然簾纍之潤及于草木豈不各遂其生乎苟患不足亦在節之而已

嗚呼百姓足君就與不足

敦化一

甚矣民之無教也子不知其爲子者有矣弟不知其爲弟者有矣臣不知其爲臣者有矣朋友相爲欺愚者有矣市井日以矯奪者有矣此五者非性也人生而莫不知愛其父長而莫不知敬其兄仕而莫不願忠于君游而莫不願信于朋友相生養而莫不願自足于衣食然而泯然失其本心者爛于習俗陶于無教驅于不足久而莫之反也古之人孩提則保姆教

之幼而卿大夫鄉先生教之長而樂正大司徒又教之其自孩提至于老且死其耳聞皆孝弟忠信仁義之說也其目見皆孝弟忠信仁義之習也先王以六藝之重乎今也三綱不舉五常不修民相與終身而居之其稅十而取一又有山澤以利之通商旅以濟之家有餘財人有餘蓄水旱又從而賑之災患又從而恤之當是時也一不悅于父母不得于兄長不獲于君上不交于朋友不善于鄉人入于一國一國惡之入于一鄉一鄉棄之矣必待刑戮而後狃于教使鄉故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蓋天下常無一人之獄

矣嗚呼甚哉今之人自孩提至于老死者上不爲教坊之語以告之其生而知證養其父母證力于其兄超然出于鄉人上且不爲趨以異之浮屠老子既從而招之不惟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又爲之與其能爲浮屠老子之說去父母兄弟之道命之食其食服其衣又從而文色之位號之命父母兄弟以拜之命郡邑長官以復之是欲人不復孝悌忠信之道耳其餘未及自棄于獻獻市井樂伎母兄弟而尊者上必有道以告之蠶則賦其帛耕則征其租纔有以安居則強之以力役僅足以相生養則必從而調發之樂

歲惡年時勝焉固未嘗自裕凶年宜不免于流亡也

嗚呼孝弟忠信之行亦幾乎息矣昔之君子之導民也雖不爲近古猶恐民之皆棄于孝弟忠信也故閉閭思過者有之上書自劾者有之不曰三綱五常教之重乎今也三綱不舉五常不修民相與終身而居之或傲狠殘忍有梟亂之道焉語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蓋謂是也可不戒哉今夫聖賢有爲必立學官擇賢師而使人生而幼有所受教鄉取道德行誼之人爲三老使主風化歲考孝弟優異之人以尊之其次月與之粟歲與之帛以獎勵之刺史縣令四時爲鄉飲養老之禮以明之制爲浮屠老子之力役奪其衣服之文位號之貴反其家使必拜其父母然後人人知在天地之間未出乎中國不得忘人倫絕孝弟庶乎其可也

敦化二

善爲天下者不患乎無政患所以化不患民不從求爲可從也等民之路莫美于德義俗莫美于使君子知道小人不犯非禮上無德義之化而求天下之俗美猶撓其源而曉其流植木而望端景不可得也上好械鬬則民知械鬬可欺而詐出于器外上好刑

名則民知刑名可逃而奸生于法之所不能及故械
數刑名者非治民之道是率天下相與爲僞也古者
君子治小人小人受命于君子君子由上好德義以陶民
君子者德義之府也後世君子小人交相治由上好
刑名械數以範民刑名械數者天下之公君子小人
之所得而共也人各有所能以君子爲稼穡則不若
農夫以君子爲斤斧則不若匠氏以君子審音聲則
不若瞽瞍以君子爲刑名械數則不若小人能者制
人不能者制于人嗚呼使小人而制君
子也夫爲法之敝始于敝小人而終于敝君子敝之

始也小人無所措其手足敝之終也君子不能容乎
一身噫君子者國之基也爲國而無其基國其存乎
詩曰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言世亂
則法密而君子不樂其生也君子小人之分猶冠冕
之于屨絇几杖之于牀笫也以屨絇而加冠冕以几
杖而藉牀笫倒置莫甚矣易曰城復于隍此之謂也
今刑名械數之立日不已罟獲陷穽滿于天下使民
日相矛盾愚者日閒巧者日晦君子小人相與日入
于穿窬之盜吁可哉也今有悼天下之治者不明本
末之異而思持循之末流又從而制之是繩繁而縛

愈急絃危而柱益促亦見乎足之便琴瑟之和也奈
之何將瘁且絕矣秦之民也叛漢之民也附秦之法
也如秋霜漢之法也網漏吞舟之魚理勢可知也今
夫聖賢有爲必解其撓示之以德義使習者無所遁
賢者有以自裕天下爲和平之俗而後王道可致也

敦化三

人若奔走而赴之者亦不以上有召號之道乎天下
無事豈穴草茅之人相呼而起曰盍來仕乎雖然承
平日久則願仕之人衆上固有召號之則仕皆後義
而先利輕進而重退嗚呼今則甚矣大臣日進于朝

朝取其一暮取其二以千牟萬鐄若不足由上之所
以召號之者富而無憂貴而無責其進也榮其退也
幸小人日進于官躁于爲上不安于爲下敝于貴人
不明其卑己由上之召號之者舉則得進不舉則不
得進不肖者幸得于人智者恐其害己也士三歲一
進于有司相摩以肩相踏以踵以百爭一不克自養
由上所以召號之者擇之不考其行智愚之不問其
素或進富貴之不待其有功也風訛俗靡勢侔則爭
力敵則奪怡于巧進恥于拙退可謂甚矣邱園無潔
白之輝岩谷不聞玲瓏之音苟有之鄉人指之爲愚

朝廷不謂之高奈何欲其不奔走而來哉夫其舍約者其取大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言賢人君子必有優游高遠不爲世俗之事者也今夫聖賢有爲必使朝廷之上辭貴不辭賤表宁之內先事而後祿天下之士以進爲退曰何修而至是邪曰天子以廉恥總覈大臣使窮而知止貴而憂不任其責故曰立法必始貴者六曹以節義訪羣吏靜守者有殊薦特起不沈于下僚若所謂問詔侍從大臣薦一人風節術學而屈于下位者在先擇其所愛詔不必以品秩爲率也

郡國諸侯以孝廉廉多士使絕俗有時而進清風知其所激若所謂歲貢一人道德孝弟不屈仕進者朝廷姑置之位而稍養以祿以觀其用借曰不賢方之吏而登仕賦而入官未爲多也是使人人知自貴節義廉恥以待上之求且養然後風俗煇然可觀耳

敦化四

國家之患莫甚于上下交征利人皆有好利之心不矯奪豪并之不厭猶水之不可無隄防木之不可無檃栝也示之以廉恥則民知好惡先之以辭遜而民知止守之以儉約而民有節蓄之以法制則民不犯此四者隄防檃栝之謂也古者天子曰天下者家也百姓者子也積之乎其彼者猶藏之在乎此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者莫不與共之故材木養而不愛魚鹽弛而不禁公卿大夫曰天之生財也未有得兼者吾既祿食矣豈可爲貨賄小人之事邪豈可爲農夫紅女之利邪故服絲之家無織帛之妾受粟之室無望歲之子弟庶民曰天子君公卿大夫子上田疇子耕山澤子取彼不耕不取者非勢不予贍也彼分與上之道然也彼所以自奉養者固有節也上之愛子亦至矣子宜以賤而復自求贏乎故斧無求操

澤無數罟當是時也君君臣臣工工民民農農士士而爭者息由廉恥素著辭讓素行儉約素具法禁素明古之時有爲之者三代是也夫天子步公卿大夫驅庶人走故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己所欲而禁民不得爲者非人情也故天子障山澤則諸侯封府庫諸侯封府庫則大夫連阡陌大夫連阡陌則庶人爲盜攘夫有是數者廉恥辭讓先亡矣儉約法禁先亂矣爲天下將刑而求其止其可得乎夫廉恥辭讓之化行卻足儉約之風著在上者雖詔人爲爭奪爲兼并而人畏道義而無爲者故朝廷有辭祿之臣

田野有逐呼之民今夫山澤土田毫毛之饒有司錮而征之其民雖曰抵冒窮困而不知有怨者是其久而不知所以錮之者本其利也然而公卿大夫相誨以侵相奪以利其在朝廷辭貧而不辭富其在郡邑不知自異于小人之爲其所以生財取贏之道惟恐不逮奈何民之不兼并而能各安其分與哉奈何民之不奪爭而知自貴于廉遜哉天子之公卿大夫則可爲在天子之民則不得爲又非公恕之道也今夫聖賢有爲廉恥之義必自公卿大臣始其要曰不爲聚斂以教民不貪不連阡陌以教民不奪朝廷之上

辭貴而不辭賤以教民不爭受事不受祿以教民盡力厚于退而薄于進以教天下知止一人好讓一國興讓一人好仁一國興仁其之能禦也曰前此者公卿大夫之進未嘗無讓而民不化曰民從其所言是以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今夫不得其進則爭既得其進而讓且謂爭之者信乎讓之者信乎既曰不信民不從宜矣

敦化五

先王敎民爲敦儉節用之道何邪王愛金玉而不器乎山澤出之矣王愛綺紈而不服乎女工作之矣王

愛牛羊而不食乎芻豢者之矣然則矣爲而必節之邪苟爲不節不奪不厭故王非齋不玉食公卿大夫非祭服不綸組庶人無故不食珍其防曲其法明其塗使有素非若今詔民極其瑰鏤文章非若今導民入于奇技淫巧也今夫塗金刻玉始于六宮出于京師流于天下不曰詔乎僕賃衣屨卒夫服璣組長裾高幘自天子至徒胥一其制不曰詔乎土木被文繡佛老宮閣後于王居不曰導乎古者八口之家日食斗粟庖有餘諸廄衣束帛餘有餘布今也琱鏤不足于器綺紈不足于體肥甘不足于口聲樂不足于耳便

嬖不足于左右前後奈何無爭奪嗜欲之心乎今夫庶民必取法于公卿大夫所謂公卿大夫則何如謂盤盂不足于用歟黃金爲華白玉爲質謂羅綺不足于輕煖歟明珠爲瑞翡翠爲珥謂牛羊不足于味歟陸海羞其珍屠丁易牙爲之調謂五音不足于樂歟群童而歌列舉以舞謂便嬖不足于使令歟南越吳越之姝北置燕趙之色今夫諸夏必取法于京師所謂京師則何如百奇之淵眾僞之府異服奇器朝新于宮庭葬仿于市井不幾月而滿天下卒歸棄雕幾

按卒字歸字二字當有脫誤　鵷組綺縠利于市者上之所爲詔

之道之于天下亦可謂至矣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之謂也昔孔子欲爲司寇沈猶氏且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溃氏越疆而徙楊紹相唐御史徹其墓觀京兆之驕不留邠州行營爲之損樂夫上有清淨儉約之道以示之民奚爲後哉今夫聖賢有爲斷其文反其樸必始于宮庭公卿大夫服不正色器不瓦木皆委而燔諸四達歌童教之田舞女使變教之蠶天下奚其不化哉

策

崇德一

宋 陳舜俞 撰

凡爲天下國家而能長久安盛格乎數百年而未亡者由得賢養士之有素也天下未有無賢而能興國未有無士而能治舍舟楫而絶江河棄輿馬而致千里者鮮矣故願治不如求賢求賢不如養士不養士而求賢猶不栢木而求陰不織錦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文王能養士而官人

也賈之爲賈也始未嘗不致貨而後囤農之爲農也始未嘗不致粟而後食囤而不貿則不得而爲賈矣食而不耕則不得而爲農矣豈惟農賈之不得爲亦有凍餒繼焉故天下國家者本嘗不用賢也用而不養則材有時而匱亦不得而爲治矣豈惟不得而爲治亦有覆亡繼焉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無賢也然君知養士而求賢不得其養則終以無賢猶不爲良御以養馬則終以無驥故御之良者善養驥君之仁者善養士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言養之如此其詳也伯樂之馬不

可勝御周公之士不可勝使昔周公之養士也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人生而不見其鄙暴詐僞之習長而聞聖智仁義之道由比年至於三年三年至於九年鄉先生興之司徒禮之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成之大樂正甄其秀以升之司馬司馬第其賢以告於王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周之士其材不可勝用者非一日之養也周之後天下未嘗無學而教使之非周道也猶廢而無良水草且非伯樂之御人見其無驥也不求良御以治之美芻粟以飼之獨謂廢無益於馬惑之甚矣今天下賜田詔學偏於列郡絃歌鼓篋行三十

年天下之士不爲不衆矣宜其達於爲政材不勝用然而郡縣之官猶嗟稱職之鮮臺省之選常勤於舉人而患不足以應今將求之不得其方歟養之未盡其道歟臣嘗思之天下之學頗戾於古今朝廷抱關擊柝百金之利佛老之宮塔爲之置吏又從而殿最之不亦重乎先王之宮教育之地則不重猶廢而無御非養也適使蹄齧蠱傷之斷識其無良馬也天下之士習溺聲律之末非有知聖忠義之道一旦取而加之人上猶銜轡之不習駿乘之不用斷識其不

能致千里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先詔葺學館選命侍
臣爲天下之有道德術學之士而立爲師苟難其人
在朝廷厚其祿而薄其進祿厚則賢可養進薄則僥
倖者不至又爲之制士非率教於學不得爲士是使
人人矜尚節義習爲賢能未見士地之美芻秣之良
服習之久而無良馬也

人生不可以無養養而不可以無教生而無養者畜
也養而不教者豕也天之生萬物也春夏以養之秋
冬以殺之霜雪風露無非教也人之爲異于萬物也

提孩母教之童子父教之語而教之說食而教之茹
行而教之趨視而教之端聽而教之審能而教之技
工教之爲斤斧焉商教之爲貨殖焉農教之爲稼穡
焉士教之爲詩書焉此數者非僞也性之所以必然
也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必教子弟以治天下國家猶
工之必工商之必商農之必農士之必士亦各稱其
分也周公封國七十一周室之子弟五十三人焉皆
爲天子顯諸侯由能教也秦之亡也以胡亥胡亥之
亡也以趙高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戒哉
後世天子之子弟生而不知序師友之嚴習而不
人人向風知自貴於學本支百世豈勝道哉

崇德三

甚矣今之士靡而無實也凡上之所以招之者非其道下之就利而趨者日至其至均一術也蒙上之待且有欲大過於人上者故天下之士陷於其利而幸於或然靡靡焉莫之能禦也爲之制者不閑其利而招而厭其人之歸是命之市而恥其嚚飲之酒而惡其醉也今夫必以聲律之藝以待天下之士議者曰舉古之里選責今之郡縣賢不肖不可究而奔競出猶以市人而問其田徒紛稂莠而害稼故不若責士之難能而有司之易白者爲愈也臣對曰非然未之思耳夫所謂聲律者賢者難之童子易之明有司自

之不然亦不白也且謂待而得者將盡賢乎將賢不肖雜處乎使今人人觀本行於鄉黨責成舉於郡縣借不免乎賢不肖雜進亦使士之不肖而覬是舉者僞爲君子矣設若今不廉其隅不角其圭棄屠刀而操册書解犢鼻而襲褒衣有司可得而制乎爵祿重器也生齒重蕃也今夫信一日之空文而不求其素率然委而加之非所謂重也議者又曰數取而愼擇之其庶乎曰不然順風揚砂風急力窮而嘉穀益駛不如沐之清濁則瓦礫可得而擇也且如明經之舉而沮終乎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

古之君子爲德刑之論多矣孰不先教而後殺勸始

崇德四

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人君殺一有罪終日不舉樂塗有刑人下車而泣亦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嗚呼刑人其重哉夫然故制廬井以居之設庠序以教之爲文章以明之謹好惡以示之然且不爲刑辟議事以制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天下民之生自提孩訖于老且死或不聞仁義教最之語長民者相與爲奪爭爭靡刻薄之道以誨之居又勞其肌膚利其衣食天財地産水游陸馳一皆有禁民一舉足則蹈罪地一言出則發禍機千室之邑萬口之民求爲完膚計無十數雖有明哲之長暫爲德義教戒

之令服縕袍者不辭負擔履做屣者不避塗潦頑鈍之俗其能聽乎因是政仍是禁襲是刑治是俗而望天下不弐固圄空虛猶登山而走下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陛下視民如傷不殺不辜奈何天下之禁甚密衣食之源閉之已悉長民之官不思有以解弛之義以斷割有罪爲能以高下其手爲材宜吾民無所措其手足相與窮盜而已鷹犬之搏是有伏兔法禁之繁是有姦宄非性也驅逐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先大解繁密之網一開衣食之塗慎擇蕩惠之師明哲之長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恭讓導之以禮樂

示之以好惡庶幾其可也至于三歲一赦比年一宥非措刑導俗之要猶救腥而引其足而已

崇德五

古者文王養民可謂至矣文王之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之仁至矣故書曰文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當是時也太公伯夷興于海濱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由是觀之恤貧養老可以優于天下矣文王之後漢嘗養之匹賜之帛斛賜之酒不如文王之法也且謂養老可以優于天下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老人之老者人亦老其老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幼人之幼者人亦幼其幼是仁術也周興封國七十一周之子孫獨居五十三人焉苟不狂惑者皆爲天下顯諸侯恤窮養老之效也嗚呼法之廢于古者多矣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夫七十復其身未可謂養也播棄於道

路不衣不裹長民者未嘗有不足之色由貴老之教不行也法有甚者老而無子不得子人之子少而無父不得父人之父若曰豈無百金之産幸其死且不顧縣官可得而籍也其爲不仁亦甚矣人生而莫不願有家死而莫不願有所祀今夫三尺之孤棄而呱呱于道路必貧而父母不能保者也不然惡且恥而不顧育者也詩云相彼投兎尚或先之雖然人誰育哉唯未嘗有子憂死而無所嗣者養之今其既已相生養矣既已相父子矣及其死也長民者利其有百金之産卒奪而沒之生者逐之塗而無所養死者絶之室之邑或有若人者焉十室之邑無慮一二環視天下疑不可計聖賢在上如文王之所以養之猶反掌耳如漢之所以劉之亦猶反掌耳姑使相生養而勿絶之固亦反掌耳老人之老人亦老其老幼人之幼人亦幼其幼豈惟人將報之亦有天地之靈而已也

經制一

天不言三辰效其明四時致其化極者不稽經者不亂緯者不息然後生育可得而久也故天子者不可不知天三公獻其德六卿奏其功百執事致其力議者不命言者不治行而不敢愛其力然後教化可得而久也周公其知之矣六典存焉後之君子有觀周道必觀六典天之道也是故三公坐而論道所謂議而不命者也六卿歲終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所謂言而不治者也百官有治屬有教屬有禮屬有政屬有刑屬有事屬所謂行而不敢愛其力者也周公之道盡久矣必不得已則有隋唐之制焉武德貞觀之際子斯爲盛後之君子有觀武德貞觀之治必觀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是周公之布六典之幾也嗚呼不以六典治天下終苟道也不以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錯然省六卿無職二十四司無責九寺五監十六衛之會計至于六衛治天下終危邦也今夫天子與二三大臣日聽天下之治百司之事莫不親之是三公無府尚書無亡其分也久矣兵之籍入於樞密天下之會計至于樞密無官三米鹽絲髮竹毫木末一勞於三司古者樞密所以幸官司無使特昭儀之末制耳朝廷不御樞密所以幸官人也天下用兵租庸所以急兵調也古者有治古有亂古爲天下而稽古者不師其治而師其亂亦惑矣今之樞密特古之兵曹今之三司特古之群有司也

論曰夫有從其大體有從其小體從其大體所以爲大人從其小體所以爲小人今夫公不公卿不卿而爲群有司之事大小之體紊矣是使號令日數材賦日匱天下之事日苟簡生民之病日篤非不幸也術數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始六曹取天下之吏而歸之吏部取天下之民而歸之戶部取天下之禮而歸之禮部取天下之兵而歸之兵部取天下之刑而歸之刑部取天下之工而歸之工部統之以令揆之以二僕轄之以二丞十有二司位于左十有二司位于右則天下之事若網之有條若珠之有貫尙書

總之侍郎佐之郎中員外行之下至于有司小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內則中書攬機務門下司傳納官有餘則置副不足則兼領三公歲終以六曹之成賢于天子而殿最之能而稱職者褒之否則免之故曰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治王心無爲君立于無過之地也矣

經制二

或問寺曰古寺寺也令名也或問監曰古監監也令名也古之寺者九今之亡者六古之監者五今之亡者四然古之所以貴者實也百王之所以務者要也不實不要固未足紛紛是古而非今也周天下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而治道辨矣後世尙書者六人是也又置寺監若既戶部而有太府則司徒之職判矣若既禮部而有太常則宗伯之職分矣若既刑部而有大理則司寇之職別矣杜佑亦曰昔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有尙書而大理有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有尙書將作有監是二垂也契爲司徒敷五教今有司徒而有戶部是二契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有尙書禮儀有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有虞部有水部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正掌車馬今太僕駕部尙輦閑廐是二伯冏也嗚呼佑亦可謂之知政矣今之亂固甚矣寺監之職散爲有司猶四體之不得使於身五指之不得制于手足也徒有主者之殿最朝廷誅賞不過煦嫗姑息稔小人之幸攘竊巧詆爲有司之常出內不能程其巧拙簿領莫能計其盈虛日刓月蠹不可勝紀豈足遽與古較其是非邪且如今有曰藥曰醫曰卜奚若統之太常爲愈耶有曰厨膳曰酒醞奚若付之光祿爲愈耶有曰內械曰外器奚若付之衛尉爲愈耶有曰

與簿曰牛羊馳象奚若付之太僕爲愈耶有曰審刑奚若付之大理爲愈耶有曰林曰苑奚若付之司農爲愈耶有曰織曰染曰裁造奚若付之少府爲愈耶有曰東西作坊曰內外物料曰竹木曰退材者不可勝紀奚若付之將作爲愈耶有司之事可以省則省可以寺則寺可以監則監區區以別矣統之以卿貳之以丞稽之以主簿十狐之裘必挈其領萬目之經必提其綱奚爲不治已乎猶反掌耳

經制三

或問十二衛曰今亡也久矣兵之無統也若曰殿前

若曰馬軍若曰步軍若曰軍頭寨則索衣飢則令餉之人千餘等等各爲卒卒各爲長長各爲領領之者非知有忠義征伐之將也特歲月久老涉級之人耳長之者非知有節制教令之士也特强獷有力過人之人耳名存于四司而領其官者不得知其籍是以卒不知教將不知議驕惰暴慢涵煦衣食轉而爲游手習而爲末作者皆是夫何暇識坐作進退之爲哉安得問敢死致命之義哉幸朝廷無事老且死而不用不幸羽書報於一方天子推轂遣將于內則是夫也不免烏合于旗鼓之前後聲音未嘗相識也恩威

未嘗相習也無以異于驅虎兕而搏虎兕誰能用命且恐未免于搏人又非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可不念哉古之天下兵莫爲大故制天下者必先制兵古者大司馬率其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三年治兵出則振旅入則奏凱其坐作進退常相習也其旌旃金鼓常相視也其擊刺射御常相親也其勇敢死義常相許也嗚呼廬井廢而斯道已矣猶有魏周隋唐之制焉有曰十二大將軍者矣有曰十二衛者矣有曰十二軍者矣軍有將將有副皆爲一時威名之選不曰重務乎其後有十六衛曰衛曰驍曰武曰威曰領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皆有左右大將軍衛一人將軍三人羽林龍武神武皆有左右凡六軍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之際于斯爲盛由知教也今夫聖賢有爲必稽焉去冗雜之多名而一之十六衛大將軍制其命將軍副之日教之月試之時簡之歲閱之其居也如枝之附幹其動也如影之答形一日天子討有罪不赦制戰於廟堂猶調笙簧之五音命宮則宮應命角則角奏可以師不踰國將不命轡而見夷狄斂袂而爲臣矣

經制四

侍御曰文武之道也今亡矣王道莫盛于文武之際雖侍御僕從之臣必求乎吉士命其人則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授之職則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以文武之聖而有周召之輔佐宜無待于侍御僕從之臣也然且慎重如是者誠以朝夕起居常與俱出入言動相與接其事不可不重也是以文武之君無結襪之人其所以待其君者無非道也穆王起而周道衰猶能慎簡乃僚以官侍衛故怵惕之心見于書孔子有取焉言人分優柔便辟之說無自入聖人之德日興國家之體日重踐漢唐而比文武奚爲艱哉

正也故貢諛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是可謂知治體矣今夫侍衛之名或存焉侍郎給事諫議起居司諫正言之職常不減五六十人然朝夕未嘗承侍也起居未嘗與俱也出入言動未嘗相接其所以爲之侍衛者不過宮尹掃除之隸厮養之材非有道德仁義之蘊事君事父之大義一旦取而列于九重之中青蒲之上甚可懼也匹夫匹士之取友猶求賢能知道德者而親之必求頗勿信厥終小人則信之亦惑矣以漢唐之治不至于文武而侍衛之選未嘗替漢法大臣歲貢賢能以給宿衛居其選者皆天下魁壘之材特起之士東方朔揚雄是也唐制千牛進馬之官常擇三品子爲之今夫聖賢有爲必先正其近近莫近于侍衛故以方正博達文雅肯密之臣分侍宮禁然後命大臣舉賢參列貂蟬依日月之光朝廷優其選以待之而已忠臣孝子得盡其心自然掃除之役厮養之賤各安其名分優柔便辟之說無自入聖人之德日興國家之體日重踐漢唐而比文武奚爲艱哉

經制五

或問郡縣曰政教易而民窮矣唐虞不爲聖則考績不待九年可也三代不爲治則官有世族者過也兩漢不爲太平則循吏不必至于七八年或十餘年而後稱治也今夫郡縣之臣率二歲而易甚者數月或僅煖席而去雖愚夫婦猶知其不可也將遂棄斯民而不愛則已矣姑愛之奈何無定政而使之治無定敷而使之化無定民而使之安去者未嘗賢來者未必智其爲害不可勝言也今斯民有舉手蹙額而言曰山澤不我予租稅不我復力役不我弛奪我衣食

不恤我窮困不直我冤枉夫何使我至是極哉嗚呼是恩澤不下流而民心不結宗甚可懼也今夫聖賢有爲必先結民心求結民心必先賢守宰而久其官政之大本也欲得其人而久之前所謂六曹九寺五監其本也六曹九寺五監正其人賢不肖昭然若日星之在天丹青之在素不可掩也不賢者廻翔于寺于監上有長官皆有道大臣以命令之以總轄之以紀綱之雖其不才不慮近民是亦有以處也其人賢長官上書薦之小則出宰百里大則出守千里天下有使以領之朝廷且遣使以詢察之不賢者卽免之

賢者久之增秩以褒之賜金刻璽以旌之或五年或十年而後入爲公卿此所以固勢長世之治也

宋 陳舜俞 撰

晉

上言災異書

臣竊聞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去歲江淮之間水潦涌溢賴陛下遣使收撫發粟貸濟尙圖今歲幸致豐穰而自冬徂春愆失雨雪麥禾槁死穀土未耕萬室憂嗟以爲無復歲望且聞內自京師外至朔方陝右江浙湖廣幅員數千里旱暵之患十有八九陛下精衷格天焦慮憂民群臣侍從奉詔齋祈

四岳山川莫不申禱然而嘉應未云獲者何也臣聞古之明王哲后消復變異之時言必過于憂畏使天下莫不聳聽而感悅行必過于恭儉使天下莫不改觀而嗟咨如此則民動于下天應于上未有災眚不弭休祥不臻者矣臣不敢遠引古事嘗恭聞太宗皇帝端拱淳化之際先已降詔仲秋饗太廟俄有彗出東井自七月至于十二月不雨太宗皇帝首下罪己之詔暫停親饗之禮復自盡貶尊號命四方上書只稱垕帝當時中外震駭封章五請始尊法天崇道之號未幾果獲嘉雪而致豐年如前所詔過乎憂畏恭儉之實可以感動天人者也著于國史炳炳焉焉莫與聖人側身修行消禍興福之意雖成湯六事周密雲漢之詩無以加矣伏惟陛下聞善若驚稽古甚銳況先帝之美矣憚修講伏願陛下深懼災孽斷自宸衷降詔責躬罷損徽號如端拱之故事兩府大臣既見陛下先身貶損必以雨漢水旱三公策免爲請陛下慰諭嘉納量寡其官而復其位使修文武之政然後布告天下守臣長吏所在有旱者必有知道博學之臣閉閣引咎愧無漢臣鄭崇君隨車致雨之政亦不敢不體上之意勤身政事疏理冤訟罷厨饌之節廢

不急之務以召和氣以致膏澤況今卜郊之年茲可如端拱親饗暫議停罷中告天下以待時所應洽秋用收成則行躬謝天地宗廟之禮如不幸終旱自可不待躬謝肆眚天下問民疾苦慶賜六軍以厭羣望則陛下享懼災罪已之鴻名國家著順時適變之大義不其美歟然臣又聞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懷聖人之大業將以議天下之大政皆欲德之謂也人君徒張用之意而不果其災爲旱況陛下仁孝神聖丕冒上下所宜陰陽和風雨時然而未能者臣竊計之朝廷有大儀置當行而未行天下有

大根本當立而未立陛下張聖意于深宮而斷之不果大臣持祿取容避而不言此上天所以垂戒而致荒旱之變也亦惟陛下留神而思之

上英宗皇帝書一

具官臣陳某謹惶恐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嘗聞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酏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提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禁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恭戒無怠慶言之昔者先皇帝悼痛章懿皇太后不及享四海之養言念每至涕洟隨之其後奉册祔入廟奠享未嘗不感哀動容然所事章獻明肅皇太后甚謹兩宮制政不失子道陛下謂先皇帝孝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深惡慘酷之吏吏部考課雖有罪笞撻猶恐爲痕累故自臨御四十餘年未嘗輕殺一夫獄疑奏書因悉緩死陛下謂先皇帝仁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時有誕大臣將廢立若然則將如何哉大則宜族死次則誅其人也先皇帝雖信乎始猶不加以法次疑于中未嘗少其任使卒辨于終親信而大用之然則誣罔者又宜何如哉先皇帝猶弗窮治而保全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謂此也陛下謂先皇帝容之者乎要在側身于寅畏之際履道于淵氷之外上所以承乎天之心者著見而明白下所以得乎人之心者漸漬而洋溢則可以消禍于未萌享福于無窮好遊畋臺苑禁藥無所增葺皇祐中違豫宰相近臣

因入見宮眼帷幄施青碧黃褥素裏木器無文當時
喚頭之聲至口一舌且知愧者而變約矣陛下謂先
皇帝儉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
皇帝鴻享郊廟齋宿拜立雖禮文極煩不以爲勞而
恭益加入浮屠老子之宇皆盡容禮宴遇臣下無有
大小天顏玉色威嚴若神四十餘年不聞有所狎侮
陛下謂先皇帝恭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
長久乎匹夫庶士誠于一德人與令名神與祥報況
夫履高明而撫廣大一躬百辟而衆德安行以久之不懈
以終之如此其至者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雷

聲淵默龍潛宮闈克享眷命日履宸極赫然大明謂
非天所啟耶則臣見乾坤清寧象緯昭爛瑞物薦至
風雷弗迷矣謂非人所歸耶則臣見宮禁無譁冠劒
鼓舞邊鄙勿聳梯航馳走矣陛下之道德可謂美矣
陛下之得天人之符可謂久矣然天無常親答之以
善則吉不善則凶人無常心應之以德則治不德則
亂臣伏願陛下既善其始必善其終以位爲憂不以
爲樂上則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體先帝之所以
享國長久思其所奉慎其所行臣又聞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故爻作乎述記美文王無憂盡

循堯道史以虞舜爲聖伏願陛下體先帝之至孝以
奉先帝之法度以執長樂之子道則純心達乎宗廟
矣體先帝之至仁以赦過宥罪欽刑慎罰則恩澤洽
乎萬物矣體先帝之至容以信遇勳賢包納臣庶則
朝廷無閑言矣體先帝之至儉以損節服御矩法萬
事則可以化天下淳樸矣體先帝之至恭以祗事鬼
神宴見臣下則福祥日來忠力樂盡矣況今生財匱
而國用不足兵力屈而鄰敵內侮陛下先事慮事先
患慮患天下之計無大於此伏惟陛下奉安陵廟之
後聽覽萬幾之餘延問左右大臣文武舊德以何術

收天人之助以成帝王之功豈不美歟如以臣枉或賜以斧鉞臣亦旣報國死無所恨惟陛下念之臣謹頓首頓首

上英宗皇帝書二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欲治之主千載然後一遇愚者之言千慮亦有一得以千載一遇之時忠臣義士莫不願竭力而盡心以千慮一得之言聖王哲后所以不厭留神而垂聽臣誠愚闇今遇其時恭惟陛下聖智發乎天縱恭儉本乎生資潛德宮闈儲精墳典不遍聲色不好遊畋孝德日躋仁

厚淵默此百王之所不能備者而陛下兼之故自陛下受遺寶命繼體宸極臣民鼓舞不聞間言天地清明無有災癘此固前世之所不易得者而陛下享之今陛下履天下之正位安天下之廣居上則有祖宗之威靈中則有忠賢之腹心下則有億兆之臣妾洗耳以聽陛下之命拭目以覩陛下之致太平昔仲舒有言曰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眞陛下之謂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欲爲二帝則可以侔德于勳華求爲三代則無慚德于放誦豈區區漢唐之君文景開元之盛足爲擬倫哉願陛下加之意如何耳而臣聞天下之政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人主之極也小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何謂大體審國勢之强弱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是所謂大者也何謂小體進賢退不肖治軍旅通貨財斅刑名謹簿領是所謂小者也人主得大體以齊庶政使王道燦然可觀天下無有遠邇洪纖皆服從而治定則又有三德一曰容以蓄德二曰密以藏用三曰神以行權臣誠不佞請得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何謂審國勢之强弱夫天下之勢無常也前世之法規模宏

遠可以子孫長久矣後世守而勿失則曰以强或可以持循而失之或不可持循而不新之則浸以弱强弱者興亡之所繫人主者不可不審也天下雖無事未可謂强也度吾天下萬一不幸有大變故有大甲兵有數千里水旱蟲蝗之憂吾力足以支吾民不迫而至于死亡則可謂强也四夷雖無兵革之患未可謂强也度吾命令足以服其心威武足以加其不臣則可謂强也四方雖無强敵之臣未可謂强也度爲吾守則爲金城湯池爲吾戰則爲堅革利兵則可謂强也不然者皆弱也今天下之勢正居兩端前世之

法亦有得失陛下守其所可革則强曰至守其所可革革其所可守則其弱曰成臣故曰審國勢之强弱以此何謂操主柄之舉奪夫人主之柄曰刑賞善用其柄者操諸己非有司諸臣之所敢窺也以爵祿慶賞加有功人主必從而稱譽之以刑戮黜責置有罪人主或從而愧恥之故雖以薄賞賞大功而士加勸以重罰罰輕罪下服從而不敢怨是何也人知與奪生殺者人主之所以加我而非諸臣之力也不善用其柄者不然爵賞刑殺不復操諸己一切爲有司之法故人知與奪生殺出于有司不出于

人主視人主之勢反輕於有司是以爵祿曰費而君子不加多刑戮日煩而小人無可畏也今有司治賞罰于下而天子主諸于上爲日久矣有司賢歟則以法令資格爲常不敢爲大沮勸以求免天下之謗而止耳然有賞罰而無沮勸不可言治有司不賢歟則擅威福而厚其私威福擅于下則主勢奪而亂益至甚可畏也臣故曰操主柄之與奪以此何謂辨左右之忠邪夫人主之左右裒冠委佩搢紳簪筆非一二人而足其人未必皆賢也語言佞色有似乎愛君丹誠赤心或類乎犯上有以許直而爲佞有以返避而飾貪有謀國而圖利其身有進人而實陷以禍故漢武帝以汲黯之直爲妄發而不知平津侯之詐唐德宗以蕭復爲輕己而不明盧杞之姦邪夫忠賢得君則善人進善人進則治以興姦邪見信則正士消正士消則亂以亡人主者不可不早辨也臣故曰辨左右之忠邪以此何謂察謗譽之是非夫君子小人皆有黨也君子見惡如僻小人醜正亦若疾癘故孔子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故士有踈廉履正而被求全之毀矯情飾貌而獲一時之譽故齊王能察

左右之詐而終賢卽墨魯侯一惑嬖人之譖而不禮孟軻有國家者不可不戒也方今毀譽不眞利害淆亂小人稔爲無根之謗以誣善良以亂國政君子亦畏多言之難辨務習苟簡以爲身謀薄俗浸長公道日廢此當今之大患也臣故曰察謗譽之是非以此至于進賢不肖則有宰相治軍旅則有將帥遂貨財則有三司聚刑名則有審刑大理謹薄領則有羣有司之事也陛下躬攬其大則小者偏舉一提其綱則萬目必張古之哲王賢君皆任賢能中心無爲冥安昇平無有禍亂奸于其

聞者本于斯術也然臣前所謂又有三德一曰容以
蓄德者何也夫福覆包含之謂容周書曰有容德乃
大中庸曰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傳曰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國君含垢皆謂容也夫用明至於秋毫則視
有時而窮求疵至于吹毛則人無所措手足走以古
者天子前旒蔽明黈纊充耳以養其德刑足以去天
下之姦而有所赦網足以籠天下之蔽而有所寬謀
足以奪人而守之以愚强足以服人而濟之以怯此
帝王之爲盛德也與夫漢魏之君捽責大臣詰辱細
衆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豈同科而語哉臣故曰容以蓄

德以此臣前所謂密以藏用者何也夫沉靜淵默之
謂密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
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是以先王無大誅賞
喜怒之氣不作于顏色無大進退好惡之志不見于
言語則言之爲可行也苟欲行之何俟乎言且好惡
者固人主之至愼事也上好之則下有寵榮之望非
所望而望者亂之所由生上惡之則下有死亡之畏
非所畏而畏者禍之所自起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
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好惡之深戒也

臣故曰密以藏用以此臣前所謂神以行權者何也
夫神者帝王之獨見天下莫之敢知也易曰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伏惟陛下以至容爲聖人之量則天下
親之不忍欺以至密韜聖人之用則天下測之不可
見非大利害我未嘗斷義然後斷則其斷神矣非大
謀猷我未嘗言時然後言則其言神矣天下之進退
雖付之宰相陛下特攬其大而親決于中如此則
賞雖責之有司陛下忽舉其要害而治于內天下之詠
大臣循法而不敢專小臣盡力而無有懈天下畏而
不我疎愛而不我侮其智不勞而易明其務至簡而

易功臣故曰神以行權以此恭惟陛下享祖宗甚重
之基繼先帝至仁之後無安寶位惟危無易諳世惟
艱愼終宮闈之舊德以固人之心無忘前日之素蘊
以致萬事之治攬前所謂大體者而畧細務用所謂
三德者以全盛美則可以憑凡以養神奠枕以致平
歌頌美無前之功社稷永不拔之基惟陛下擇焉臣
雖卑賤陋幸嘗以直言奉先帝大問愛君納說死
且不悔況逢聖明必赦其罪此臣所以夙夜拳拳爲
陛下披極肝膈無有諱避于此不宣臣某昧死再拜

上英宗皇帝書三

壹貳肆 刷101版

具官臣陳堯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雖愚閒先皇嘗以賢良方正科擢臣爲第一幸逢陛下大明繼照萬事更始早有聖德天下屬望臣懷忠憤少知治體忍不爲陛下於此時言之乎十一月二十八日謹詣閤下上書其畧曰審國勢之强弱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其次曰容以蓄德密以藏用神以行權冀陛下察焉臣退思學識至淺辭繁而理不白其左右之人蔽匿而不卽誅乎然臣不知諱忌終願竭盡愚慮上以廣陛下納諫之聖次以補朝廷威御萬分之一臣出入朝行中日聞臣士大夫

稱頌陛下臨朝恭默尊嚴若神朝廷議論刑賞與奪陛下未嘗親所可否惟二三大臣是任此誠盛德雖古之賢王諒陰不言何以加此而臣竊惑者古之天子諒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當是時也朝廷之喪未聞以日易月也君臣之服不以冠冕代衰絰也四海之人過密而不樂也于是天子斬焉在衰絰之中不自任天下責彼其所謂冢宰者固非具臣備位天下之人知其可以代天子爲政而其自任以責亦斷然不疑故人無間言國無廢事三代之後秦漢以來不復如此久矣繼體守成之君要在躬親政事收攬威柄以厭服天下唯恐人心之不早得也如機之張審括而發勢不得久甚可懼今陛下卽位以來奉承先帝遺制以日易月變服從吉山陵旣備升祔成禮四海之人拭目而望洗耳而聽以謂陛下將大有爲親用威權舉庶政以强王道今乃退託淵默委政大臣小不關興滯補敝之論大無進賢退不肖之議天下萬事無有大小皆宰相羣有司是非廢置于下而陛下不過主諾而已以謂天子諒陰之義適當然無乃泥古而不切於今習小而遺大豈所以厭塞天下想聞之意乎古者周官八柄之法曰爵祿廢

置與奪生殺冢宰所以告諸王而馭羣臣豈大臣之所得爲而天子特主諾之事耶夫天子者非以位號富貴可爲尊嚴爲其得操是數柄大臣有所不與知天下莫之敢窺故也不操是柄徒恃位號不足長久此臣夙夜爲陛下凜然寒心也伏惟陛下恭默思道行欲逾年改元布政必稽典禮伏願陛下早攬權綱親制威柄謹用馭臣之術發明求治之心于其進人材也問其進之所以然陛下亦曰可進則進之不可則勿進不必資級爲拘也于其罰有罪也問其罪之所由致陛下亦曰可罰則罰之不可則勿罰不必文

法爲用患是亦可謂馭臣之術矣至于宴見大臣願
陛下親降聖問且以今天下爲治時耶爲未治時耶
大臣以爲治耶則問其欲致陛下侔德于何王以爲
未治時耶則問其天下萬事孰先爲本務如此則陛
下願治之心丕昭于萬物馭臣之聲震悟于區宇威
權歸於掌握法制不出于臣下天下蒼生矯首翹足
將見太平之政矣臣位疎言親忠義所激誅死無恨
惟陛下擇焉不宣臣謹昧死再拜

上神宗皇帝言天變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言皇帝陛下臣聞天之於人

君猶父之于子今夫家有嚴君盛色厲訓毅然不可
犯夫豈致惡于其子歟庸非念家道付與之重欲以
天義日成就其賢且善爲子者戰戰慄慄畏親之威
求爲克家之道則不失爲賢子也故夫上天之出災
異變怪以告人君者正如嚴父之盛色厲訓以誨其
子非將有以致禍敗于當世將以天下負荷之難欲
以感動風夜不遑康寧以成就其安樂長久善爲天
子者要在兢兢業業畏天之怒求爲保安天下之道
則不失爲賢君恭惟陛下聖哲英睿天縱神贊緝熙
光明經文緯武伏自纘臨寶御親擇俊髦講新治道

天下之人試日洗耳望塁極之丕光聽太平之休聲
日夜於茲顧何有政之繆蓋德之愆失可以致譴於
天通者地震京師河北郡縣甚者覆城櫓壞廬舍殺
人不可勝數流離滿道愁嗟顙天陛下上當威變凜
如朽馭故復詢遣執法侍從以便宜出行收撫凋瘵
恩澤甚厚然臣聞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周宣王之所
以中興也唐太宗將有封禪之事星孛太微納褚遂
良之諫車駕至洛而罷此貞觀之太平所以比隆于
三代也臣比者伏讀七月御札將以仲冬迎至之日
躬享南郊夫郊吉禮也陛下稽古總攬留神威柄勉

節孺慕躬親萬幾然猶在先帝諒陰之中蓋禮官博
士引漢唐駁雜之議苟爲脩會非二帝三王之禮也
夫三哉四海遏密八音記于堯典喪事夫畢魯禘莊
公譏于春秋此聖人之法所可用者陛下何近慕于
漢唐哉且陛下以是月甲戌誕降丕號欲有事于就
陽越十日甲申而太陰爲變似天意有所未合惟陛
下昭然遠寤引咎自責降恐懼之詔停親享之禮申
命有司如歲四郊褒加簡文以大臣攝行終事陛下
又或抑損燔柴止四方駿命之豆籩賜諸侯貢賀之
玉帛以給明方支調營繕然則天監陛下奉承威靈

不爲進見之安民知陛下哀憐困苦未尸盛德之事後世仰陛下甄正失禮違遵經典一舉而三美合又豈止導延休嘉消去災咎而已乎且臣又聞陰之爲物也爲甲兵爲陰謀爲彊臣爲夷狄爲宦官宮妾或者天以其類大爲動搖以告陛下亦爲陛下深思遠慮預而豫防之變與雷動宮禁夜寂廟垣郊時列戟嘉禾非有九重之嚴金湯之固苟陛下觀變自重以愛社稷亦不得自比於和平之時也臣誠私憂過計無與漢于此不知忌諱冒萬死惟陛下察焉誠

奏狀

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狀

熙寧三年五月具位臣陳某準州牒前後錄降勅命及轉運司牒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榜等近准勅條將常平廣惠倉錢斛依陝西青苗錢例每于夏秋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斗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領隨稅送納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許從便雖時價極貴比之元數取利不過二分

即不得障遏民戶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際持領鉤務爲歌悅詰門負債不責輸送或始約繳錢而償穀粟始約粜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爲幸償者不一而足至有改爲後期變取庸賃下雖魚鹽薪蔽鍼錡釜之類皆以其價取之蓋苟不務此貧疾逃亡空有質劑官不爲理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貸取錢斛以爲

寬農賑之之惠故所設法概以周密出舉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簡便也今使有司必約中熟爲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歲大稔米穀至賤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耳然所謂二分之息者今約爲六月而以算數求之在民間一倍取之千民猶足爲補助蓋不但責辦州縣期會輸送卒無通負若官局如私家雜債他物勢亦無由爲庫給納人情乞取如影隨形雖卑陶設法而身行之亦不能盡比之民間取與相安而無督責廢刑之懼臣以爲雖曰官所取之息尚輕固已不減民間

一倍之重矣敕意又慮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百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爲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匿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爲國論者反憂抑配斯過計矣蓋譬如孺子見餡蜜必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疾今爲民官長止其窮濫不使受貸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惜之不爲無意臣又比見民間挾豪勢欲爲傾奪人之計者必先多以金帛賜陽爲好言以相假借又包藏微意謂之書契不收其利乃使愚夫騃子不思後悔恬然坐費以及期會因躡其無所償之

時痛爲迫遽始既未嘗論利則訴于州縣州縣不得不受公私交迫禁錮鞭箠日以危急故能賣其田宅俾其妻孥如此者多矣故世之有識者老誠其鄉黨賢父兄誨其子弟未有不以貸債逋負爲生事之不善也昔者祖宗諸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保全元元之意蓋深遠矣今乃官自出舉設法亦已異矣且臣再讀詔書以爲振民之絶抑兼并法無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久使十戶爲甲甲中須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之人不得一例

使散夫謂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是乏絶至甚濱于轉徙溝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復欲藉此以抑誅并恒懲法終行特爲天下兼并之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倉非能人人計口而受餉也蓋市井田里常有歲價踴貴之時官以常平之粟減價賤糶則積穀者自然不得復珍市深藏以邀貴價于是生民陰受其賜矣且如越州去年民田未嘗有水旱蟲螟之災只因隣州不稔米商罕至穀價日增本州以常平倉米自正月出糶至五月凡四萬五千餘石乃亦深惜輕誤聖朝別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伏候敕旨

向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爲青苗唯恐不盡使倉廩既空儀儭薦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糴而貴雜者亦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爲兼并之利哉臣又竊謂兼并者之計今官務推行新法抑遏人戶不肯使散故是尤不然臣嘗私爲州縣主者之計今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斂之雖也蓋朝廷設法已分爲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斂秋料正在正月所舉者給夏料正在五月間不過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者則其出民力者但計所當息錢益所給爲所納耳若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別爲一賦以敝生民非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闇嘗深世務宵于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日入困敝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聖朝別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伏候敕旨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根于心著于日用達于天地之化百物之理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夔龍以治其精後世文勝質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掄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于一性而禮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滌蕩之光華大總容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僞益滋借鉏取帚拔劍擊柱綱常幾少窒矣爾其思辨上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

論

救治論

世莫不思治而治未必至者蓋措非其道而復怠之也古之善爲治者必思有以教之不教其民而欲治之至古之時無有也必思所以富之不富而欲教之至古之時無有也既富而教行而又勤思力爲不變其久而進其成後之治不然不測其端而惟其末之求或從而忽之而博其所以治甚者淫邪酷暴之政無所不到此治之世所以常少而不治之世常多古之時富之有原教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淨中

民之富使其求易足無煩橫之費以蠹民之貨無兼并之俗以奪民之財與夫山澤百物之稅無一至于民故飢不困乎食寒不困乎衣然後先之以教之意親我所愛也而恩達乎天下矣幼吾所恤也而惠達乎天下矣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天下相勉于仁矣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天下相從于義矣既又慮其未也有庠有序孺而業師而教俾其誠意相固信讓相篤怡然有文以相接愾然有禮以相交而又資其賢者能者而長之治其所未至治之而不帥則屏之黜其不息而遷善也又其不可則刑之非私也天下共之也

故恩之浹于民也周而被之者廣教之及于物也洽而感之者深然後與之安而居則利而可保與之危則守則確而不意此古之時富之必求所以富之無是則民之不術教之必求所以教之原如古之無是則民之不肯而爲益也蔑矣古之能舉者唐虞三代而已故其民與其昆蟲草木無一不蒙其澤者易曰信及豚魚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牛羊之賤不忍不仁豚魚之微誠足以及之況其他者乎此其深根固蒂長生粹治之極也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過于漢唐漢唐之時富之有原教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淨中有天下更二十四君四百餘年其治獨言一文帝唐

有天下傳世二十而可稱者僅一太宗焉文帝太宗有治天下之才而又有治天下之心然而不得與三王同者蓋其禮樂制度不能盡憲三王而爲也夫以孝文之德太宗之明當時之輔佐既賢且能而又不至況又不爲孝文太宗者乎故漢之亡也非衰微而亡迹孝武而亡也唐之亂也非削弱而亂迹明皇而亂也是豈不乘強盛之勢有治天下之資而亂且亡者蓋措非其道而忘之也果二帝能純先王之道而孝武明皇復繼之以不息則奚所而不至耶方今天子仁聖富有四海之廣萬物之稅皆竭于上比之三

王之資不爲不富也賢能佐職中外之臣舉數千員而又歲詔四方之較于有司者幾萬比之三王之士不爲不多也然而財不足給于用能不足充于官而治未臻乎極致者何也得非民之財雖竭于上而費之不節地之力雖盡于下而民之豪且兼儲雖運而兵之食或浮官雖進而使之源不澄士取或非其術而濫者進令下不堅其守而民之搖上之操者日益勢下之供者日益艱其政日離其民日危夫有四海之有又有多士之資復過天子之仁聖財不足用于上而民既困能不足備于官而教且脩禮義不足道于

臣非難於必治而難其所以治臣之於君也可道而莫爲導之而又敢其非則世之所以爲能臣而古之所以爲益其君也古之善臣其君者舉其君日聞正言見正道左右前後百執事之賢舉皆擇正人而爲之助宜其日入於善而紀綱正道德洽深根固蒂寖明寖昌而不拔者也不善是者反此姑一時之安曰吾能致其君國富兵強盛且安而已奚暇紀綱道德之爲哉有從而誖之則曰彼道迂濶非切於務抑吾君未必能也甚者或從而陷之於姦邪淫僻無所而不至噫人臣之大患莫大期君於不能爲當其未事

而莫之導已事而聽其爲此古人所謂赤子將不及乳於其母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根之厚者葉必茂三代之時其興也皆二三百年生民舉見聖人之治而不及於亂及其衰也雖庸君暗主亦二三百年而後已興與衰矣其久而延也周公之聖伊呂之賢輔翼其間其致君功德不以非聖之道啟其君故其道正其根堅且牢雖其衰也猶有先王之化漸漬之深其久不絶宜矣三代而下强而起者不數十年及其衰也亦不數十年而國統絶滅者何其速而易也管仲之權商鞅之術爲之贊佐泪先聖之法以罔其君

故其道不正其根易搖雖其強盛也紀綱已内壞況其衰也烏能久而不絶哉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夫以三代而上豈識聖且明太甲昏周成弱三代而下豈盡昏且亂齊桓之略秦孝之勇非有伊周之道以正之則太甲周成未必至于聖而管商之徒不以非道啟之而一更以先王之法齊秦幾何其不治且强哉但約伊周者其心常恐其不正管商之心奚爲不正哉民焉富而已安國焉强而已安奚爲而不帝乎曰帝不可也奚爲而不王乎曰王不可也檃提仁義絶滅禮法以愚民志以啟民亂誣惑其君

都官集卷五

說

宋 陳舜俞 撰

進治說序

臣竊謂前世君人或因天地之變乃下不諱之詔以收羣策以存天意未有若陛下盛德日新區宇宴然而憂勤補察招納忠讜于太平無事之時故問歲德者一下若士頻若臣屬靡然應書以趨巍乎帝王之高致百世無有及也已惟是承問之臣牽拘時文習溺進取未有能爲陛下極與治補弊之要建持盈

守成之策以副虛懷臣實恥焉況今天下雖安王道之闕生民之病豈特一二而已安而必思危治而必思亂故能消禍于未萌乘世于太定耳臣嘗爲陛下思之思之不能默已嘗竊有述焉總五十首離其篇爲上下上篇言皇王之軌法兼明當世所未至下篇指國家之蠹敝要以施行之便宜臣雖鄙陋蓋得其畧矣合而名之曰治說言孰是以往天下可得而治也至有權倖之所避忌安危之所深繫朝廷之所宜憂臣既以言責充選無復回隱以取容脫惟陛下察焉

說御

說曰王恵善御雖奔躓之馬罷之駕之轡無不服習由銜勒之持者在己而制使之得其理也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九州四海其所持者莫不在天子而制使之者皆吾法與命可謂善御矣夫爵以御德天下貴貴而尚賢故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賞以御功天下事事而尚力故詩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刑以御姦天下惡惡而尚恥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職以御百官官人以位而奉常責故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朝貢以御諸侯中

國持籍而莫敢廢故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著以御萬民則四民不易業以事上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征伐以御不庭則風誥所可及者莫不面內而服從故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君人持是數者以立于四海之內故謂之不失其御在易之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君者臣之御也坤曰履霜堅氷至言陽者陰之御也蒙曰擊蒙利用禦寇言中國者外域之御也剝曰貫魚以宮人寵言君子者小人之御也師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言賞者德之御也噬嗑曰履校滅趾无咎言刑者惡之御也鳴呼春秋

之時天下可謂無御矣弒君三十六君臣失其御矣滅國五十二諸侯失其御矣戎諸侯相盟伐吳楚越之君日交于中國外域失其御矣水旱螽螟大飢告糴山崩地震萬民失其御矣齊有田常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其爲竊盜逃奔不可勝紀蓋天地刑賞蕩然無御矣當是時也鼎鼎不足以重世位號不足以存而不持其爲蹄齧馳躍之患不可復駕必矣法不明天下然而或維持而未亡者特諸侯不以位號爲美猶豬子攪六轡而致千里中道竊發將何以御之故傳曰名器不可以假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皆御之謂也臣愚不佞故爲御說

說用

說曰六經之旨不同而其道同歸于用天下國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從之非以華言單辭殊指奧義爲無益之學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書有典誥典誥者治亂之用也詩有美刺美刺者善惡之用也春秋有褒貶褒貶者賞罰之用也禮有質文質文者損益之用也樂有雅鄭雅鄭者性情之用也故深於易者長于變深于變者長于治深于詩者長于風深于春秋者長于斷深于禮者長于制深于樂者長于性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玩物喪志而不明乎得失事辭命而不濟乎治亂考風雅

而不適于善惡探策制而不行于賞罰明制度而不
通于損益知聲音而不及乎性情此學者之蔽天下
國家之大患也君子研乎動靜之幾而不失其正明
乎進退之時而無有悔吝則深於易者也裁制天下
而盡一號令於臣民之上而民聽以服則深於書者
也始於家人終於國俗樂而不淫正而不雜則深於
詩者也進賢退不肖懲惡而勸善則深於春秋者也
殊文章異器械經制立而分不亂則深於禮者也其
民安以樂鼓之舞之而不知所以然則深於樂者也
伏羲神農黃帝通其變而民不倦易之用也堯舜禹

湯揖遜征誅而天下信書之用也太王王季文武之
化夫婦以正朝廷以治詩之用也三代之治君尊臣
卑君令臣行強而不弁弱眾而不暴寡禮之用也倉
廩實衣食足養生送死而無憾樂之用也漢之中興
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以繩臣下春秋之用也是以君
得其用爲經術之君臣得其用爲經術之臣舟航具
而不能渡江河弓失調而不能射正鵠非舟航弓失
之惡人之不爲用然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以其濟於
用也嗚呼聖人沒燔於秦再閉於漢下至晉宋齊梁
魏隋唐之間人知訓詁而不知經術折其言而不顧

理散而爲章句編而爲進取之術君子不以爲成德
小人假以文姦言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
下國家安治乎朝廷文明格天禮義成俗邊塞無荷
戈戴胄之叟閭里有絃歌羽籥之童而自建學養士
師儒明以經術學者靡然嚮風矣陛下垂精稽古退
朝臨宴博延儒臣分講經藝吁自漢唐以來斯文之
盛未見其比也然臣尚有疑陛下尊經勸學三十餘
年矣謂嘗爲易矣當世之事庸有當變而未變者乎
謂嘗爲書矣朝廷之號令庸有出而不爲斯民之所
鼓舞者乎謂嘗爲詩矣庸有人倫風俗不停睦於禮
義者乎謂嘗爲春秋矣庸有人幾幸賢人退而窮
處者乎謂嘗爲禮矣庸有經制未具而縱佚不節者
乎謂嘗爲樂矣庸有疾苦愁嘆和樂斯闕者乎今天
下雖治不能無敝者之奚由序序雖設不宜師儒經
術雖進未能忘章句學者探訓詁而不求聖人之心
士資爲進取而不知爲天下之用雖陛下虛懷高議
側席異聞而承學之臣固未有懷經濟之謨探帝王
之術傳會六藝以奉清問不過離析文義揚搉同異
是未副陛下問道求治之勤也人亦有言勿華無講
解之辭啟誦不爲章句之學皆能躋民仁壽垂世治

定不以能踰道適用而已乎臣愚不佞故爲用說

說復閉

說變

說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極天下之事業者不過斯言也物生必有窮窮而不變是絕物也上古之治嘗以爲法窮而不能無亂故聖人爲之作耒耜以耕稼爲之作網罟以佃漁爲之作棟宇以居處爲之作舟楫以濟不通爲之服牛乘馬以致遠爲之立書契以信爲之日中爲市以易有無爲之裁棺槨以葬爲之爲弧矢以威爲之垂衣裳以治天下伏羲傳

之神農神農傳之黃帝黃帝傳之堯舜堯舜傳之舜所傳者道所相易者變然天下之能事畢矣夏之衰而商變之商之衰而周變之其言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忠質文相救之謂變爲是說者其賊道矣道不質不文三王本人情而皆不倣不可易者道而所可變者倣也矣文質之拘而不爲人情者乎周之倣極矣爲秦者宜變之而代之以亂政故其民魚爛不可復治漢變秦之苛而不變秦非先王之法故其治不及三代下至乎晉宋齊魏梁隋之相代猶抱薪止燎推波障瀾君子未見其能愈也隋之亂固甚矣而唐變之而房杜數子者卒有愧於禮樂君子知其變而不至於治也國家刻五季之亂繼百王之緒垂萬世之業而斯民出於塗炭沐於清瀾脫於網罟縱之寥廓外無疆臣跋扈之患內無刀鋸慘酷之刑盛哉哲王之變百世所不可及也然鹽酤若算者五季之禁也朝廷利而不知革一土十稅者五季之征也朝廷欽而不能弛張願待餉者五季之兵也朝廷姑息之而不知教侮中國求貨利者五季之外域也朝廷恃而不知備禦若今其倣可謂至矣天下以十戶完膚以稅入官而室無餘粟此二者恩澤不流而衣

食不足上無以固其下而民思爲盜矣天下以十戶養一兵而兵不足以戰金帛入於敵國者無窮而中國之生則有限此二者窮下之利厚上之財非長久之策嗚呼其亦不變而已乎古人有言曰治國猶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而更張之乃可理也爲國不調不如更化臣愚不佞故爲變說

說應

說曰天有五行五行相爲氣而順沴之感一也人有五事五事相爲體而善惡之致一也君人者應五氣兼五體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源渾而流獨清未有

能也昔箕子爲武王言之詳矣若曰人君恭五事則五行得其性而庶徵常休人君慢五事則五行失其性而庶徵常咎一事之修四事之備也一氣之順四氣之協也一徵之美庶徵之至也故肅而無不乂乂而無不哲哲而無不謀謀而無不聖是善惡之致一也雨若則暘若暘若則燠若燠若則寒若寒若則風若是順洽之氣一也堯舜行德五事有不備者乎五行有不協者乎庶徵有不至者乎桀紂行惡五事復備乎五行復協乎庶徵復至乎宜箕子合而言之也說書者不以文害義然後天人之理盡矣京房欲向

何人設古之亂常人也其說曰五行五事不同而各有應天以一氣報一事是離而言之也信斯言天地之功亦息矣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災鑫顛蛋蜮霜雹雨雪之時皆書之是天子諸侯無有五事三德天寧諄諄以五行爲周爲魯爲列國之屬哉後之言災異者多矣天地變動日星失行陽愆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伏卑木人物禽獸之怪異屢至然而臣諫則君怨君憂則臣辱政事廢號令不一廢興出于女謁許諾成於苞苴讒佞以進正直以退民貧而無告財匱而不節然則其君蒙其咎乎號令不信乎女謁昌而苞苴行乎佞讒進而正直退乎民貧而財不足乎然則其君聖其臣賢其國長久其天下大治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猶可扶也齊之景公西都之武宣東京之章和晉之太始隋之仁壽唐之天寶日星水旱雨雹風震之變怪譆不可勝紀也天下大亂怪異大至若曰無可爲也不如敬後之人而有鳳凰麒麟出焉春秋之定哀漢之桓靈晉之隆和隋之大業唐之僖昭君子不復道也由是言之天人相與之應甚可懼也故善爲天下者欲觀災祥必觀其國其君明薄蝕不能使之昏其臣忠義地震不能使之叛逆宮闈正社稷固山崩川竭不能使之潰亂政教明備號令齊信雨雪霜雪之不時不能使之廢忽民知禮讓倉廩實衣帛食肉

水旱螽蝗不能使之饑寒明王潛哲雖覩其國如是且不敢康寧而忘戒懼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明王明德以恭己至誠而側身然後變應之咎消而平和之美格矣君人者損一服減一膳避一正殿下一赦省非消復之道也臣愚不佞故爲應說

說柄　案承案大典此篇原闕雖重字韻內載都官集說柄云君子之貴己也重故人之責己也輕賢者備陳尊之才郡齋說之孝猶所不免清議之重其可逃乎計三十四字謹附錄原題之下

說幾　闕

說權　闕

說上　闕

說學　闕

說教

說曰先王治天下何嘗不以教爲首務乎天生民知其無知而樹之君以教之不教之始不知天矣乎夫教者非由天地生非取諸外而付於民先王因民有是性而著是教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生而知愛其父母故教之孝知畏其長者故教之悌知敬其相親睦之端而教之仁創其羞惡之心而教之義是以先王之教不肅而成其化不言而致故詩曰爾

之教矣民胥效矣古之民也提孩有教少而識禮義長而如自然三代之民是也發焉而後禁亂焉而後治幼而不遜悌長而知服禮義之化後王之民是也目不見善習耳不聞善訓生相與爲僞死而無所知亂世之民是也三代之民其爲善也固後王之民幸以免亂世之民不幸甚矣非性然也古者家有塾里有序鄉大夫鄉先生朝夕坐于其中而告其人曰孝而父母順而長勤而衣食子固視其父之孝以事其父弟固視其兄之悌以事其兄其所以爲衣食之道皆習見於人人之所爲教之者既如是相與日見之

者又如是矣安有非僻詐僞奸其間哉然猶未也又爲之冠婚以教其別爲之養老以教其孝爲之鄉飲酒以教其順爲之食饗以教其和樂爲之宗廟以教其報本古之於其民若是其親且厚勤且至也故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鳴呼今之民其亦不幸於古也甚矣世非有古之學也人非有古之鄉大夫鄉先生也其爲孝弟仁義衣食之道既非有上之人諄諄教使之老者曰從我者神背我者物必棄而不食之道故其民悅而從之四面而五佛者又曰從我者

天哲敎者必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其民比面從之四面六古之人人自養也今之人出乎孝弟仁義衣食之外則人養之其爲安且利如是故不待敎說而趨也古者外國而入於中國則驅之執左道亂政則殺之今也爲之華館宇以居之爲之制衣服以文之爲之設表著以尊之爲之立師長以主之爲之復賦役以安之其所以詔其民而趨之固諄諄矣奈何天下不胥而爲夷也然而猶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存焉者性之善本然也抑先王之敎與天地相爲久而未之易亡也然千室之邑游惰不趨數百

家六親不和子悖其父弟犯其兄天下之獄訟居其一二倍恬不怪甚者長吏惡而不之誚又不可勝紀況奸宄詐僞之出皆百倍於古而莫之能勝也莫重乎父莫愛乎母而民猶有犯者非其性也是生而不聞敎焉之謂歟知上焉者遂從而殺之是固民也非天之所以材吾君爲民之意也然則如之何曰在敎之彼孝弟仁義民皆有之火而燃之泉而達之莫之能禦也今夫抱關置吏百金之利置吏老佛之宮塔罷吏又從而毀撤阻之至於敎民之官則不然不可謂敎也然則又如之何曰在尙之彼

說曰五帝之後不可以言化三王之後不可以言敎有天下國家者亦有政而已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正百姓莫敢不正然則人君之

所爲者莫非政也禮者政之序樂者政之和賞者政之勸刑者政之威法令者政之文此五者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政無過於此得人以存失人以亡虛賢不親人之胝胼而察其脈君子不觀天下之盛衰而觀其政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觀政之術有四不可不知也有保民之政有强國之政有救敝之政有維持之政保民者王强國者霸救敝者治維持者亡不可不知也先義而後利先賞而後罰先民而後國此保民之政也以利濟義以罰助勸尊其國而服其民此强國之政也不考其故不泥於義動之而

後安變之而後信小德大賞而不爲僭小罪大刑而不爲虐此救敝之政也所循者敝事所守者敝法利不勝害義不勝恩號令具而不信典刑存而不舉此濶强國爲詩撓救敝爲不循法維持爲無所事悲夫俗儒不達爲政之義甚矣夫五政具備有禮之序有樂之和有賞之勸有刑之威有法令之文美哉教化之助也權衡者輕重之器權衡常存而輕重有所不明繩墨者曲直之器繩墨未嘗亡而曲直有所不白何哉用與不用之異也威儀等級不足以爲禮禮者

天下之分分定則政定聲音羽旄不足以爲樂樂者天下之和樂備則政備不愛軒冕不貴爵祿不足以爲賞賞不在大亦不在小加有功不及惡德則政有勸嚴鈇鉞治國國天下之吏日奏殺人不足以爲刑刑不在酷亦不在宥正有罪不殺不辜則政有威典章備具不足以爲法文告迭下不足以爲令具而不舉者徒令也今夫禮樂一不備不知義文景躬自菲約而天下縱後由不著經制是謂儉而不知義光武親于求治而責任臣下終以刻急是謂明而不知義隋文皇親決萬務而日昃傳飡也惟陛下慎之臣愚不佞故爲政說

說刑閹

說仁閹

說義

說曰今夫天下所以宴然長久而無疲弊俊傑之士者豈人力也哉是以有義然也苟無義則君不得而有其臣父不得而保其子況尊親者乎是故仁以義爲紀禮以義爲斷智以義爲辨堯舜之仁不偏愛故親乎九族百姓而及乎萬邦黎民夏商之禮不偏祭故先乎宗廟社稷而後乎山川鬼神孔

墨之智不偏學故賢乎仁義忠信而過乎射御書數桓文之信不偏守故正乎號令刑賞而譎乎制勝强國是皆義然也方義之行也廣任萬物而不爲後狹制一毫而不爲約其進者雖犧狒豬子不爲之後其却者雖天地聖人不爲之先義之勝人可謂至哉是萬世之所奉百王之所同也然視三代之下義不足道也漢除秦苛法而一切寬簡遂除肉刑是謂愛而不知義文景躬自菲約而天下縱後由不著經制是謂儉而不知義光武親于求治而責任臣下終以刻急是謂明而不知義隋文皇親決萬務而日昃傳飡而成於壞爛習於維持而終於覆亡此前世之所鑒

是謂物而不知義唐太宗好賢受諫天下大定而不
反禮樂是謂治而不知義其所可易也裁布帛制酒
醴使卿足以事六親俯足以容乎一身而已矣天子
者宰制天下使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中國夷狄下而
草木禽獸無一不由其道其所以爲義事也其所以
布義法也其所以守義志也而後可謂義備矣制民
者使富者日削貧者日窮嫠鰥寡孤獨流徙而無
養由名田無節而賦不均是養民之義失矣官人者
使賢不肖貿亂小材至乎大任大賢有以窮處由科
條不精而仕進不勘是任賢之義失矣主政教者使

令數下而詐慝起法素具而刑日煩兌之無恥而惡
不禁急之當有無幸而死者由民不素教而俗不美
是教刑之義失矣治財賦者使山澤不與民同利野
田日墾而府庫猶不足由取之不以道而用之無度
是財賦之義失矣治甲兵者使卒驕於姑息將竊於
利祿敵國內侮而無所禦由苟而忘戰不慮患而無
備是甲兵之義失矣明王建當世之策致無窮之福
必先修五義救五失然後群生昌遂而天下長久惟
陛下思之臣愚不佞故爲義說

說禮

雖亡籩豆簠簋猶有存者是以君子不貴也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可損益者文質器械禮之末也其不可得而損益者分與義也分義者百王之所同也甚哉無分義之禍其大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無禮有六人禽獸交於中國謂之亂君弱臣强謂之叛父不慈子不孝謂之逆男不正乎外女不位乎內謂之乖四民易處謂之奪車服器械無節謂之蕩是不曰速禍之道乎故觀天下者觀禮觀禮必本六者此明王所以愼固其正爲防禍於

徼眇之術也俗儒不達六禮於天地同別而諄諄講文質辨名數以爲天下之禮信乎邈其不可及也臣愚不佞故爲禮說

說樂

說曰乾覆坤載陰陽亭毒雨霄雷動草坼水茂蟄蟲昭蘇禽魚跳舞而樂行於天地之間矣人之爲貴於草木禽獸而立於天地之中則又有心知血氣嬉歌之聲吟感物而動樂之道形矣夫物之感人不同而人之應於物有喜怒哀樂之變故其聲喜者發以散其聲怒者奮以厲其聲哀者悲以殺其聲樂者諧以緩

居其實王者雖未作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實不存雖有臣如夔曠有舞如韶濩君子謂聲存而樂亡矣臣伏謂國家德澤滲漉百年矣民思五代之塗成而被朝廷之膏澤此韶濩之實也然今天下承平寖久十稅不弛而民貧四禁日苛而刑不措和樂之實缺矣以一宗二祖之文武合爲干戚之舞是謂文不足雖亦詔儒臣訪遺逸較律呂之長短辨鐘磬之清濁而且雜是非之異端參禍福之拘忌臣不知其爲樂也然則如之何曰先之以實中之以文終之以器則樂之道幸矣臣愚不佞故爲樂說

說智

說曰人孰不智孺子生而呱呱哺則止而張顧智之始也長而惡其裸裎知飾之以衣冠羞其慙愚知節之以辭讓智之端也及其學也服牛馬秉耒耜少者委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千鈞造父之御材足以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士無遺賢然後謂之聰天下之聽民無冤言不以網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理哉師曠之耳洞乎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任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千鈞造父之御材足以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士無遺賢然後謂之聰天下之聽民無冤言不以網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理哉師曠之耳洞乎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不濫然後謂之明天下之力兵革不試四方不侮然後謂之勇故以堯審五音不如師曠以舜別五采不如離婁以湯武治射御不如羿造父詩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非言賦儀技藝者非人君之智歟周公

曰不誓且多材多藝孔子曰吾能鄙事嗚呼周公孔子可謂兼之也不智其大而智其小不智其約而智其詳有天下國家之大患也臣愚不佞故爲智說

說信

說曰大哉信之不可已也故聖人貴之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兵者天下所仰以安食者民之所賴而生較其愈而欲去之猶曰民無信不立或曰然矣其愈不亦甚矣曰五里之城十里之郭被甲而守荷戈而戰雖有强敵卒爲安國國君失信三軍面外解甲以往倒戈以攻雖有武庫偶人不可以

制使是吾寧去兵不可去信也匹夫行信毀瓦畫墁塗人餉之兼儲之家鄉鄰惡之一日乏匱賙給不繼是吾寧去食不可去信也故匹夫信於鄉黨鄉大夫信於朝廷國君信於鄰國天子信於中國四夷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行者信之符也鄉黨之信薄而有質劑朝廷之信薄而有期會鄰國之信薄而有詛盟中國夷狄之信薄而有誥誓古之民淳其言不約以孚其政不告戒而諭行斯不可得而見之矣故質劑具匹夫欲不信不可得否則刑期會明卿大夫欲不信不可得否則辱詛盟交國君欲失

信不可得否則侵伐隨之誥誓行天子欲失信不可得否則諸侯不臣戎狄叛雖有命令天下不以重取而順受是天下雖安而本實先亡矣商君相秦置三丈之木於南門而下令曰有能置之北門者賞五十金既而移者果賞之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去之日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夫秦晉之君地勢不過百里諸侯鄰國非所素保而樂受教也然能雄視其徒衡步於一時由民信其令而易制使智力贍而無敢抗焉況挾天下之勢臣妾內整而順聽其命用信之效宜如何哉野人之信足以馴鳥獸況智者乎家

人之詐不足以保妻子況壹器乎今質劑之後爭奪不可勝紀天下之刑率百人詐妄者常三之一期會之下人臣或受而不集大祭享大朝會假告紛沓主者恬弗之怪詰由是上不貴信而下風不競天下營營相與而爲僞也久矣甚者詰命一下其蘗利害動民耳目亦至著矣百人是之一人非之則改而止及其復下民相與指謂不久亦改已而果然是朝廷之命不詳於謀始而慢於固守自取輕於天下也天下之患民違君命其禍小民輕君令其禍大民違君令者天刑罰猶服從也民輕君令雖從而不畏矣命令者天

下之命令也輕其令是輕天下也然則奈何臣固曰言之以其可復也言而弗可復君子弗言也行而不可繼君子弗行也曰又何加焉曰詳其始固其終則天下服從諄諄如四時矣臣愚不佞故爲信說

說體

說曰自天地至於萬物皆有體與生俱生與死俱亡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天以高爲體失其高三光不著陰陽風雨霜雪不神則不得爲天地以厚爲體失其厚山川不特百穀草木不植則不得爲地君以尊爲體失其尊百事不治政令賞罰無所動於天下則君道亦幾乎息矣天不以魏巍爲高不爲不云四時相迭如受命故人信其能高地不以溥博爲厚不斷不刻萬物生死不知有宰者故人信其能厚君不以位號爲尊王公至於百執事皆以職奉法於內外而能收神於無爲中國四夷仰之如天地畏之如神明矣百金之子爲室堂坐於奧處出則與金類材命工則其任也操墨繩號令短長不持斧斤則匠氏之任也棟樑榱桷禦梟根枿不責之眾工則般輸之巧不能構環堵之屋天下之治猶治室堂君則百金之

子也三公則匠氏之任也古者天子日出視朝命三公坐而論道至於經邦國謂陰陽三公者猶曰有臣在非吾君責也天官冢宰率其屬掌邦治地官司徒率其屬掌邦教春官宗伯率其屬掌邦禮夏官司馬率其屬掌邦政秋官司寇率其屬掌邦刑冬官司空率其屬掌邦事歲終六卿各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計耳故君常逸臣常勞君常立於無過之地臣常有不任責之憂此所謂君得天下之體得其體雖中材庸人維待拱揖垂世歷年雖有不治而不患乎亂矣如周三十世而七百年是也失其體雖雄材大畧焦身勞思號令四海患至而不可救禍轉而不可復如秦者夜視天下之書程以衡石自謂威過萬古而不及二世是也典刑之亡天下不網六卿之職合爲一今天子者是也古者有司之事總稽知名數與奪命於官長今三公六卿是也刑一有畔主法者奉法斯可矣如決於天子則刑法之體亡矣治一財賦主計者奉會計斯可矣率治於天子則財賦之體亡矣天下之事分於百司百司之事一主於天子故君常勞臣常逸君常專受天下之責臣常逃一司之不任職此所謂失其體雖君堯舜

臣夔龍求天下無事且大定不可得也臣嘗聞崇政之一對延和之數刻百姓卒之長萬戶之佐皆徵於天聽命於德音垂精治平忘身憂勤然則美矣若視古所以治天下者之體豈不少異傳曰尊不尸小事卑不專大名爲是說者可謂知體臣愚不佞故爲體說

說制閫

說實

說實者天下之先務也實爲成德名爲虛位有名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循名而能致其實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者實之謂也仁者博愛之名也潤澤亭育仁之實也義者得宜之名也裁制畫一義之實也禮者恭肅之名也中正無邪禮之實也樂者和樂之名也天下無怨樂之實也日詔覺大而市有不辜是堯名而桀實也居皐夔之位而不以皐夔之道事其君是臣名而盜實也古之君惟堯舜知其實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命棄作后稷曰汝播百穀命契作司徒曰汝敷五教命皐陶作士曰汝明五刑命垂作共工曰汝若予工命益作虞曰汝若予上下草木命伯夷作秩宗曰汝典朕三禮命夔典樂曰汝教胄子命龍作納言曰汝出納朕命所謂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者名也都吁俞咨又從而戒飭之責之者實也故唐虞官皆百而後世稱治者卒不可及知實之效也不求其實雖命官百十相觀維持習爲苟簡官有亡職職有廢事而望治定猶郡走而追前也一扃之鼎烏獲不舉而童子孥之烏獲不用力而童子用心實也溪宣可謂知之矣故其說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愁嘆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自丞相至於刺史守相莫不考名實而致賞罰是以王成黃霸龔遂信臣之屬一出其當世此責實

之效也今則異於是且如大常禮官也大理法官也將作工官也國子學官也今徒有位號之具而雜然貿亂下至於領管庫奉簿書此所謂名不正孔子不欲爲然猶未病也賢者退而窮處不肖者躡足以進幸相不之愧弼場重鼓卒驕力墮而不能教將軍不之恥田野不闢民窮而逃亡郡守縣令不任責吏侵侮暴橫爲姦贓獄訟冤枉下無所措手足轉運提刑安樂之是天下名虛而實亡矣昔者王良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曰我不貫與小人乘他日復往不終朝而獲十禽此以爲善御蓋智者有所不爲矣奕秋

通國之善爰起專心致思則得之出見鴻鵠而遷持
綃繒而往則不得之是無他顧加意如何耳臣竊以
朝廷清明典刑昭爛才智雜遝分羅臣工名實之治
視古未及是弗加之意而已欲加之意奈何在責實
責之則致國如唐虞稱治如漢宣孰禦哉臣愚不佞
故爲實說

說聽

說曰人孰無聽有蔽而不聽者矣有聽而不明者矣
有不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夫如是奚愈乎無聽
兩豆塞耳不聞雷霆之聲非病也人知去塞而求聞

聽斯聰矣姦聲奏則不願雅頌之音諛言入則不受
諫諍之言且人知其不爲病是以君子慎之故曰有
蔽而不聽者矣詩曰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此之謂也
君子知一己不足極天下之智必勤於兼聽悅於多
聞然而不善善而受不惡惡以辭或以妄動爲直或
以虜邀爲忠而樂告善道者亦怠矣故曰有聽而不
明者矣詩曰謀臧則遵不臧覆用此之謂也君子之
聽必審其所從斷而不眩其用故能智俗而善博德
明而功成有兼聽之心而無兼聽之材願好問之譽
而無好問之實一人告之則推而往一人沮之則梶

而止此聽者之大患也故曰有不審其始而惑乎其
終者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矣此
之謂亂是以若子知其然內有明哲之師恭肅之佐
以謀猷弼諧論思之臣諫諍之官以補察獻替外則
有慈惠之長廉刺之吏以敷納其治下至於百執事
各以其職無不聽也而猶患其未也朝有敢諫之鼓
塗有進善之旌士議於學農歌於野工託以藝商致
以貨下至乎矇瞽瘽殘之人或諷或誦無不聽也古
之人既聽之又審之卒庸之又終之故人君立於無
過之地而天下無壅蔽暴亂之政善聽之道備矣必

亡之世其聽先亡必亂之國其聽先亂周景王監謗
猶嬰兒之啼惡而掩其口非保子之道也秦亡於耦
語之禁漢興不用誹謗之律是已然之效也可不慎
與天下之治有善言無善聽有善聽無善言其禍一
也言善聽善無善行其禍亦一也善言不必善士故
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亦曰不以人廢言天
下之士常多取於言者又不問乎狂夫仄陋是以天
下之事不患無善言常患無善聽既患無善聽又患
無善行天下有不患者一而可患者二故致治常少
致亂常多噫其可忽乎今夫發言盈庭不簡之言滿

天下故天下之事未嘗有不聽言之蔽而常有聽言之失姑息之言入而稔奸苟簡之政夸誕之言入而隆夸誕之尙非朝廷聽察之得也近言不可以慮遠疑言不可以慮斷鄙言不可以商恩屢言不可以謀約哲王留神於萬事而歸補於一聽不可不知也知聽不如知言知言不如知治明主知治而天下治其聽無有失矣臣愚不佞故爲聽說

說斷

說曰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智以慮之仁以處之勇以行之明王智燭萬物去枉而就正則濟之以仁智而不仁其失也詐仁足以及萬物必勇以行之仁而不勇其失也惑故極深研幾智之妙也兼愛徧覆仁之粹也英斷力行勇之神也天下之事譬猶一車智爲斷仁爲載勇爲御作事者功取於善駕謀事者成功於善斷故求治不如善斷善斷之治不失其御而必治君臣大義也湯武斷而必伐兄弟大順也周公斷而必誅傳說刑人也高宗斷而必用少正卯貴卿也孔子斷而必戮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是乎明察不如善斷善斷之察不失其機機失則天下之務失雖日用其明白小善而闇大理矣兼聽不如善斷善斷之聽不失其約約失則天下之言失雖日勞四聰逐繁文而亡實理矣善賞不如善斷善斷之賞不失其德德失而豐賄重賜不足以進善矣善刑不如善斷善斷之刑不失其情情失而嚴刑峻罰不足以懲姦矣天下之計始於謀維終於裁決天下之功敗於猶豫而成於果敢故鉛刀不用而鏌鋣爲佩貫其能割也駑駘爲禽而鷹隼得飼貫其能擊也造父之遲疑不如牛車之必往孟賁之不忍不如童子之必殺萬物且爾況爲天下國家者哉古者有善斷之君求治如援溺坐而爲擬議起而爲功業革弊如逐寇朝爲耗蠹暮爲治定用賢如磐石則羣譖不能易其一信從諫如轉圜眾佞不能反其獨察善必賞視富貴如棄鴻羽惡必懲雖用五刑如刈草菅當是時也朝無竊弄之臣下無僥幸之吏天下無優柔不決之病故天下至貴也堯舜斷而必讓水大患也禹斷而必治君臣大義也湯武斷而必伐兄弟大順也周公斷而必誅傳說刑人也高宗斷而必用少正卯貴卿也孔子斷而必戮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是乎臣伏以陛下有日月之明燭理四海有天地之仁涵育萬物而常念一日萬幾之繁有千慮一失之憂若臺釐縻於千里故常兢兢然不以專制爲可尋尋

然不以獨聽爲聰大哉格王之存心乎奈何陛下之
臣佐前不及皐夔後不過管晏是以聽廣而滋惑慮
周而益疑以毀譽亂知人之明以成敗眩經世之智
忠臣義士實爲陛下惜之昔漢文帝知賈誼之材而
不能用卒有長沙之恨唐憲宗明裴度之忠而決於
必使終立淮西之勳此斷不斷之效也古之人亦有
輕斷而致亂者秦皇漢武是也其由天姿彊忍胥爲
白用而不知悟與夫淵聖仁惻好善樂道之君豈同
日而語哉傳有之寬者濟之以猛猛者濟之以寬水
濟水誰能食之夫知所以知之而思所以濟之則非
發獨見之權決神武之斷天下惡乎極治哉臣愚不
佞故爲斷說

說

說祭

說曰鷹獺猶知祭可以人而不知祭乎然祭之不以禮鷹獺之道也先王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然後天下莫敢不事上天子祀七世諸侯祀五世而民無有遺其親故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祀享之禮人皆有之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斯之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記曰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周公之郊禘未有非禮也周衰天子諸侯壞法紀不郊用致夫人逆祀天下之禮蓋紛然矣秦亡漢因俗儒不明先王之法九天八神羣時之屬歲率四百餘祭天子之廟滿天下月游更衣園陵殿寢嘗以百數其文豈足道耶後世卒不可復甚而有妃后之獻齋娠之奠爲褻瀆天地之道嗚呼神其享乎由是觀之郊禘之禮雖然無復治導民識上下之別案雖然以下十二字文義當有脫誤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此陛下正千載之失禮全一代之孝恭前

王無以比其隆而後世守其法矣臣愚不佞故爲祭

說

說財　闕

說兵

說曰兵者國之利器文德之輔助也治亂安危繫焉黃帝以來未有能改也五帝之兵師而不陣三王之兵陣而不戰五霸之兵戰而不敗六國之兵敗而不亡五帝之民循法令而化德義雖有刑辟蓋有畫衣冠而不犯者矣故曰師而不陣三王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故曰陣而不戰

五霸之民勤諸侯以伐諸侯小事大弱事強伐必服攻必取故曰戰而不敗六國之民合從連衡爭城殺人盈城爭野殺人盈野朝囚而暮王朝遁而夕返其勢無常故曰敗而不亡噫兵之亡久矣古之兵自爲今之兵爲人古之兵自養今之兵人養之自爲者必盡其勇則多勝不幸而死其民無怨爲人者驅則進不驅則退法令不明而人未服蓋有不出其力者不幸而死將軍曰在予一人奈何欲其能戰也自養者易蓄而兵農不易業兵雖曰繁田曰加闢而粟曰贍養于人者難厭飢則求餉寒則索衣能益一兵而亡

一民兵日築而民日困財日盡不可用不足道也雨漢之亡也秦之兵土崩魚爛而不可收不足矣奈何欲其不兵蓋不及六國兵皆命于中然一養于京師出而勝負繫于人晉宋隋唐之兵不及雨漢兵養于上而不得制人知爲帥而不知爲天子賞賜且不給矣君子視六朝以來所謂兵者皆取亡之道也後世冗而不能去飽食煖衣而無所用爲之計者以爲無可奈何嗚呼兵不可得見乎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桑無不蠶而蠶者長寒山海林澤之利無一不障蔽而民冒刀鋸鞭撲以一竊衣食於其間關市者不厭

錙銖毫毛之征以補公利商旅以命令持粟與糧轉而輸于邊者還提虛劑以待縣官而有積歲不能給總是數者天下之財日匱而國家日不足天下之獄日煩而民日困皆兵之由臣竊計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受衣食於縣官無慮千等斷長補短一人之受歲五十千則天下之費歲五十萬天下之戶纔千餘萬以十戶養一兵天下之賦歲入未能以億數而兵受其大半矣奈何天下不亂且盜也夫匹夫蓄牛馬以爲引重致遠之器者則日靡芻豢而無所辟故用之以貧萬鈞以致千里力不足則鞭箠加焉牧牛馬者爲不任真矣此雨漢以來養兵之道也臣愚不佞

故爲兵說

說河

說曰萬物之性不同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先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皆因其性而治之有性猶可治也況無情而能拂其性哉澗下者水之性也激之則過顙搏之則在山非性也今以一杯之水覆于堂均之下漫漶莫禦求爲泓渟不能也況以九千里之勢天地所生山川所鍾蛟龍所憑龜鼈所藏能拂其性而以人力禦哉孔子作書知河之必爲萬世患于是作禹

貢以明之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于地中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子智者爲其鑿也孔子作禹之法常存孟氏出禹之法益明嗚呼不以禹之法而治者皆拂其性也古之千水也導而深之後世塞而障之禹導河積石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海導而深之也後世塞長菱隄竹揵石菑塞而障之也後世以民避河今也以河避民戰國之時堤之去河嘗二十五里而遠漢之築或百步或數百而近桑麻耕稼不在焉今世澶魏之民其居古堤之閒矣水之欲至于是則壞我耕稼桑麻矣爲民計者不遷其土田不徙其城郭

而求寬閒之地以避之徒日抱土石瀹竹與河爭區區之力而求其避信不可得也今夫以五卧之鐏爲五卧之受則滿而不溢復加之一勺則傾覆傷敗乃至理勢之常也今以一河之量而爲九河之受且非行于地奈何欲其無決溢之患乎不決于此必決于彼不災于春必災于夏橫隴塞則商胡危矣商胡塞則大韓危矣亦理勢之常也今其計者恃生民無告之力憑縣官不給之費以求一切幸以邀一時之賞非有經遠持久之識愛民勤國之節也在上者從而任之惑矣今夫薪藁之廢且數十萬而朽敗攘竊者三之一竭民之財耗上之賦泥塗吾民之命非河之禍也計者之不善也夫適天下之宜者與天下之利通天下之權者除天下之害以今視禹不知幾千百年其迹不可復而河之虞自漢酸棗以來未有能免也以今望漢亦不知幾千百年而其弊無常語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通此後世之權宜也若夫絶邀功興利之人惜生民塗墊之命紓縣官億萬之費則徙民寬閒而縱其流當世之善計也六塔之役不曰計之不熟矣商胡益其危而金堤之憂不紓然濱棣德博之民

已蕭然矣此其效也臣愚不侵故爲河說

說豫立太子 闕

說倖 闕

說節 闕

說勢

三之一兵民之力歲亦數十萬而逋逃墊溺者三之一竭民之財耗上之賦泥塗吾民之命非河之禍也計者之不善也夫適天下之宜者與天下之利通天下之權者除天下之害以今視禹不知幾千百年其迹不可復而河之虞自漢酸棗以來未有能免也以今望漢亦不知幾千百年而其弊無常語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通此後世之權宜也若夫絶邀功興利之人惜生民塗墊之命紓縣官億萬之費則徙民寬閒而縱其流當世之善計也六塔之役不曰計之不熟矣商胡益其危而金堤之憂不紓然濱棣德博之民

備爲是語者未足以適道矣天下之勢不以諸侯存不以郡縣亡勢之存諸侯有諸侯之勢郡縣有郡縣之勢天下之治一也勢之亡也諸侯者彊郡縣者弱彊弱之勢不同而天下之亡亦一也秦懲六國之合從割天下爲三十六郡而亡秦者耕夫戍卒漢鑒秦之孤而分王功臣子弟而亡漢者外戚大家光武戒之東京者彊臣鑒晉之功臣之彊封邑不過三四而亡東京者彊臣鑒晉之功臣之彊封邑不過三四而亡晉之君或耗于王侯或剝于郡邑其興廢無常唐初魏李數君子其議前世之廢興亦熟矣而卒篡唐者藩臣孽帥由是而言天下之勢不在封建之與郡縣

明矣然今之郡縣古之諸侯地也古之親賢賢今之郡縣守宰也顧制使之道如何耳制使之道必因其治亂審其彊弱雖王侯而不驕雖郡縣而不削制之而不彊天下有維城磐石之固使之而不弱天下無土崩瓦解之憂如是謂之善得天下之勢奕秋天下之善奕也其爲必勝之道亦先審其勢使彊而不驕弱而能守奕者尙爾況天下乎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今天子之諸子弟是也不胙之土不居之邑不專之刑政猶未病也使生于宮庭溺爾妾婦內而不見禮義之習外而不知稼穡之重非有師傅之嚴

學校之美以養之至于制而不仕其賢抑而不考其材雖有戴冠大帶之美高車列騶之盛其特禁錮之而已天下之材則養之親親之賢則不用語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則用之親親之賢則不用語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豈所謂彊其勢者乎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今天下之郡邑是也今不賦其土田不錫其山澤不武其厥養不假其生殺固制之善矣然假守之臣間歲一易民不識其容色士不聞其命令庫無利兵邑無完壘一夫擾脅羨卒不可以當闔十夫揭竿市人誰爲之赴死書曰儆戒無虞傅曰有備無患

作夫成天下之亹亹盡天下之事業其久之謂乎矣由知其然也天地久以生日月久以明山川久以高大泉久而達石火久而然金砂久而鏤玉蘭槐之根涫之而爲芷吳越之人傅之而齊言久其可已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古之官人者皆有天下之事業凡三公至于百執事之人推其所負見其所施者皆君圖有之居之又且久是以治道日至而天下和平今之官人者其業非素具至于職事皆暴集于時而驟取其術其間雖有聰明敏博之士匪事而遠復不至于三年而一易甚者數月或不待暖席也天之

于萬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斂之冬以成之必歷四時而後生育之功就星辰之經日月之緯陰陽之交晝夜之變必至三年而小備五年而後大備嗚呼以天生物其久若是以人治人而有不暖席之化耶是以治道日戾于古生民無所聊生其當天下之責者晏然不思亦惑矣夫事修于誠久而敝起于間隙中人勉于總覈而懈于無所歸責今吏既數易事無以責其實輕故人臣輕爲進退之分不復知有朝廷安危之弊也總是數者官人之失可討極矣其當天下之責者又從而不思生民無所賴而治道卒不可見矣古者以官爲氏吏有子孫復于當今宜未爲易若漢之得人蓋有總覈名實增秩賜金之事矣顧不爲耳臣愚不佞故爲任說

說使

說曰使人之道上世賢中世使智下世使力使賢者王使智者霸使力者强使人之力不盡其勇使人之智不盡其變使人之賢不竭其德德不竭天下不望王外國不神不霸敵國不畏不强此古今之通義有天下國家者之利器也是謂使人之善術也無術者不然以小德職大化猶決畎澮而益江河江河不益

而畎澮之深可窺矣以遞變而臨廣用猶捧一杯之水而救輿薪之火燔者不滅而汲者無所繼矣以匹夫之勇而制三軍猶以一枝之木而搘九廈之壞棟梁卒仆而枝摧無完矣理勢然也故善使人者得其功勞則利格乎一世不善使人者豈唯不任責功利無所獲功成而敗隨利至而害伏又從而禍之者多矣賢者難使而易保者也智力者易使而難保者也賢者不屑就不利祿不逢君豈易使哉然名踰而實不至位過而才不足則有之矣有可奪之祿無可奪之節有可忘之生無可忘之義豈難保哉智者故于

用謀力者果於自試是易使也智者動動則無守心力者窒塞則無顧義是起禍之源也此天下國家之至慎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愼使之謂也漢之使人也蕭何投馬箠而位公相縣彭逃鑽斧而爲功臣至于朝爲王侯暮爲戮辱生爲節旄死污鋒鍔是不善愼其終也唯建武可謂善使之主乎咳唾金帛必以萬數賜與之人結轍于道然分土不過十邑封爵不過特進一世之人皆終于福祿而死于功勳是非人人之賢如是使之之術然也臣竊謂今非無魁壘之材比肩于太平勳烈之佐接武于本

說進

說曰天下之患患在人樂高位而進樂高位而進利祿之心也抱道而往者雖進不樂也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亦以不得禹爲己憂然則舜禹又果樂乎窮賓而逃卒得天下不如海濱之樂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道者富貴之保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道者富貴之保

也有道去貧賤易行道保富貴難無道而富金玉者貧禍之幟也無德而貴軒冕者暴惡之器也今夫人力足舉百鈞加一鴻羽則訴而不受是謂之匹夫量力善使其力者以三百鈞任百鈞則人有餘力致遠而不困以匹夫任匹夫知不過其力爲天下國家者以豐祿重爵而加之不量力之士惑矣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魯申公處經義則長問天下治亂則否黃霸入爲三公則聲名減于治郡李文博語政道而短于治國經濟皆力不足也明于太平勳烈之佐接武于本朝要在使之以器而不竭其量保之以道而不侈其心則君不疑于臣臣不負于君人人皆可用之材世世無淩奪之憂矣臣愚不佞故爲使說

不見者矣百里之智加之千里之任則民不厭望又加之數千里之事則枉撓紛委而民棄矣況受一室之智取之以制天下之術是弃棄天下也不量力之患由使之不度德受之不任責退而無所歸其罪由是天下有不量力之進未有不利祿者也有利祿之進未有能愛君者也高山之下必有不測之淵高明之家必有不可追之禍故古者有天地大變三公策免不勝任布衣步出府爲庶人有他過棧車牝馬放之回里甚者牛酒在道聞亦不起昔者責實之世責實之君嘗行之是以君子居其時也命

至而涕泣不敢受榮劇則傴僂而益恭防患于未萌保身于未危豈倖倖而樂進耶樂進之世人不省己力不足以敵匹雛而氣涉三軍材不足奉刀筆而志慕公相總覈之理喪而朋黨之事起修潔之方不自顧而惟占術是問天下之患莫不始此臣竊謂國家之法以卑官減小刑以高官贖殊罪此條目之常非駑臣責實之大柄今州縣擬懦不任職免官奪祿數成而後復派相不任職不失加餔旋雖視方面州縣貪墨犯法終身不齒甚者黜錮之哀昆丞相犯法不失進華職偃息屏輔雖陛下進退大臣之禮適當然奈廉恥之風不競人人思得此高位爲不危不辱之地哉今天下之治莫先乎使仕者量力而進指高位而人不敢爲則立法宜自丞相始然後大臣法而小臣廉治道亦幾乎立矣臣愚不佞故爲進說

說黨闕

說副

說曰一目之視跬步不知背影一耳之聽席閒不聞附語聖人鑒其然以獨見不足盡情僞也以專聽不足察隱遠也天下之任斯置天下之副一國之任斯置一國之副一邑之任斯置一邑之副天子者有公

侯伯子男丞相至于百執事而後發號出令于兆人之上公侯伯子男者有卿大夫士而後奉職貢以保社稷以和人民自丞相至于百執事者府有丞屬司有胥吏而後奉法度備官責夫張官置吏者非位號而表著居之也非使令而左右先後取之也愛人任其仁慮事任其智臨難任其勇仁羣則愛博矣智集則慮至矣勇眾則力果矣聖人恐己不足而求副善得其所推其所以爲聖人賢人恐己不足而待副善得其所以爲賢人眾人是己而背副仁鄙而智墨材日益不贍矣舉天下而言唯挈餅之任雖孺子可以獨受匹

夫扛鼎則有失跌者矣況九鼎能以一手足負哉天下之勢何翅九鼎雖堯君舜臣不敢獨任後世之人視堯舜孰愈也堯之時天下簡易比屋仁壽舜居百揆亦有十六族後世天下鬼瑣比屋鄙夫萬機之事唯丞相一二人是問猶匹夫而負九鼎其不勝必矣武德貞觀之治尚書省舍人六員天下之利害朝廷之與奪抗庭而闢決分席而與議是當天下之任嘗不下七八人開元之後亡矣姚崇雖有治今之功而有變古之罪趙誨之禍所緣而起也以今視姚崇又孰愈邪六房者吏而已是謂使令而左右前後取之

耳非副也百畝之田一夫治之可也千畝之田必十夫治之萬畝之田必百夫治之此耕者之智力不足田不耕雖有豐年稂莠生焉今百里之宰以丞副以主簿副以尉爲愛百里千里之長副以倅貳副以幕府副以掾屬爲愛千里天下之相無所副特副之吏而已愛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爲副說

說士

說曰古之士其學也爲己其任也爲道爲己者在我其爲善也無所不勉爲道者在余故貧而樂賤而自安彼其于世未嘗有求而求之者人也今之士其學

下之士不求則不聞不自進則不合不達于有司則又棄之蓋有英雄魁傑之人窜自貧賤不識于循就而自試者矣若是人者上固無科以求之故士習爲自求其進未必賢不材其官不事其事而民不被其澤矣古之人未必皆賢今之人未必皆不賢古之進未必皆恬今之進未必皆不恬由上不爲愧厲之道天下相習而成風也古之人上既求之言不聽諫不從遇之不以禮則悠然而逝豈若今俛首求信于有司耶夫士不待其求而進故衆以澄訐者不採其源而止其流仕以歲月爲資而每進又責之保任然後

得一命加一級夫保任者非問賢否徒以上舉下大官薦小官其人未必盡賢其自致于爲上也未嘗無求而視人之于己乃謂不能無爾非有脅肩順指之人交親貴勢之階貨利力役之奉不惟不得其舉將恐逭罪焉之不暇嗚呼保任者茲所以毆天下之士相與爲利也其蹈道自信韜光不耀之人宜不在其選矣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況肯下儕鴟鴞而爭腐鼠乎以今科條歲增舉路日廣然進士不脫乎聲病科目猶規于名埶經術必貫乎訓詁此數者皆徒能待中材之人望于利祿苟奈何將有非常之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于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爲己今之耕皆爲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爲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爲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爲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者工商之取于農詐僞無厭異端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篭而皆有禁稿而不

得救濟而無所泄古者教民蓄積又有倉廩以發其
匱今者不制不請凶年無所賴不免爲流亡古之天
下即今之天下而異于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
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
爲吏者聞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
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
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
千萬蹐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爲兵戎者常數百
萬遁而爲老佛者又數萬瑣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
胥徒之類醫巫工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

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
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
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
贍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于窮且盜也宜
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于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
庶衣食蕃滋尚能賜田租龍强力貢誼鼂錯或勸上
敦本以杜游末然爲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
躬耕籍田以率賓嘗其爲勸厲之道亦未矣所謂文
王之治何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

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昔孟軻爲齊宣
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爲乎
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爲
勸厲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
今天下之法必始于名田而終于勸農名田之法必
始于公卿大夫而終于黎庶勸農之法必始于法孟
子而終于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
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乎農臣愚不佞故爲農說

說工

說曰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爲其末不可以養本不
制其末本亦從而害矣古者百工之屬有六曰陶旊
之工曰築冶之工曰玉石之工曰車梓之工曰韋革
之工曰筐荈之工工雖多不過是六者天下之用莢
不濟矣先王知後世不能無亂故分之以不易業制
之以不雜處禁之以不作淫巧故記曰異服奇技淫
巧以疑眾者殺無赦然猶患其未也不美宮室不侈
黼黻車不雕幾器不刻鏤當是時也百工之人持度
繩墨以事其上無一不在于禮其爲衣食之道皆才
足以自贍三代之所以務農重穀者由斯道也然三

代衰世之君皆不顧先王之法窮天下之侈麗以奉一時之欲末作者從而利之浸以無已以至秦漢之君池臺塗金碧之飾衣冠搢文繡之美皿器施珠玉之華君好于上民好于下君爲其一民爲其二天下紛然蓋不可禁已嗚呼民之不幸其亦甚矣乎三代之時其君義而有刑其民飲而有禮其求作僅足以相生養後世其君侈而無度其民縱而無節其末作顧已如何矣然而浮居老子者何居而來也其爲衣食棟宇之費皆非取諸己是以用而不惜窮奢靡而無所厭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古之一今之百工之巧無所爲自然民富而農勤王道之本立矣臣愚不佞故爲工說

說商

說田

說曰古之聖王在上而下無不足之患者非能並耕而食之也爲其田之有制也民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一日而無制是以聖人起必先制田三代井牧之法是也計口而授之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以耕故民足于自養而無貧富強弱之差也井田一廢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黎民窮困逃秦而歸漢然而漢不爲之制方輕田租躬籍田勸農夫寵強力故民莫知勸且不勝流冗矣由無制也此仲舒師丹荀悅爲時君言之詳矣方今之事不惟無制又從

而亡之者多矣中國承平生齒蕃衍宜無踰于漢而天下之田其數纔二百五十萬頃而廢者又嘗二十萬頃之于始總三之一是制既不立浸入于兼并不唯吾農無所耕朝廷之賦亦從而亡矣景德中增田三十餘萬而歲賦反減七十餘萬此其驗也夫天下有兼并之民專利之公卿大夫不耕之釋老浸衍之陂澤而望天下之田日廣天下之稅日增不可得也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稅也其歸十夫之田者或不受三夫之稅卒以其餘稱貸亡徒而誠無有一二由經界不明吏緣爲姦不可制也古者

公卿大夫專利四百頃爲甚多張禹是也今之公卿大夫動以千數而不厭由名田無法廉恥不立而風俗不競不可不制也今之釋老古之南畝之民也一入游惰而無窮不唯民養之公家又以田養之將見民皆棄勞辱而歸游惰矣不可不制也古者陂澤之利皆有水官以治之今水部徒有位號非有常職廉載而已其君如是國則爲治國家則爲治家其臣如是大臣不泄通臣不私謹臣不苟吁其可謂盛矣前秦有陽陵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周有焦獲蓋有汪洋演迤不可得而耕植者矣不可不知也嗚呼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田之敝如是而不爲制理之道主者得無愧乎

租稅可均也兼并可限也游惰可止也陂澤可治也在朝廷謹于經制責于官人而立法必始貫者天下之田日闢天下之稅日起生民之利可勝言哉臣愚不佞故爲田說

說諫

說曰昔者天子之臣諫者七人雖有傲僻無政而不亂諸侯之臣諫者五人雖有讒謟不法而不亡卿大夫之臣諫者三人雖有孱埤失職而不辱士庶人有諫友雖有鬼瑣棄業而不刑君不知君之難而睞于

求諫謂之獨開招納之名而乖虛受之實謂之愎有順聽之實而亡力行之義謂之弱知斯三者聞善而樂聞義而徙聞過而悔聞惡而止而已耳臣不知任責之童而昧于爲諫謂之曼妤直言而闇大理謂之愚屈禍而回勢利謂之賊知斯三者能彊國能愛君能興治補救能進賢退不肖能不疚富貴能不畏刑

爲難不以進善爲難而以蹈道爲難何謂知言有逢君之諫有要君之諫有一曲之諫有醜善之諫逢君之言辨而似智要君之言訐而似直一曲之言迂而似法醜善之言蔽而似信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何謂蹈道好古之諫昧于適時之變好仁之諫昧于臨事之斷好動之諫昧于靜謐之理好法之諫昧于忠恕之厚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適言是聽唯適言是爭五帝之世其臣不及其君都吁謀謨有戒而無諫而天下治三王臣主俱賢誨之以治亂通之以諷諭而王道成後世之君不及其臣不諫不治不諍不從而君臣之道無常矣故龍逢比干畏責以死諫伯夷叔齊畏道以遁諫周公君陳畏治以詩書諫宮之奇百里奚畏亂以辱諫鬻拳洩冶昧其無可爲而以刑諫嗚呼君子愛其君之心亦至矣奈何幸不幸之異也君子知言與道之難而知其美惡猶有二蔽焉事小善而亡大患勤于謀始而怠于樂成此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懲其訐及山濤陳經武之備而不用和嶠納儲試之妥而不從孔愉語元海之奸而不除此事小善而忘大患也唐太宗可謂能好善矣房魏數人者犯顏則悅逆耳則順張元素疏乾陽之役以同亂于桀紂且能聽而止一有翠微玉華之役貞觀之風殆矣此勤于謀始怠于樂成也善用諫者無他知其難以蔽之說而存之治道其庶乎臣愚不佞故爲諫說

說思閎

說宥

說曰古者有宥而無赦故曰宥過無大又曰殺無赦宥者刑之仁也今者有赦而無宥故比年一赦赦者宥之失而刑之賊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曰過則赦而宥其罪非有罪而赦之也穆王道衰呂侯作刑而刑罰之疑有赦穆呂之刑非舜皐陶之刑也舜爲君皐陶爲士師天下宜無刑猶曰罪疑惟輕立法以教後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春秋四大臣仲尼譏之非是之也漢儒不探其意詐古以罔今或謂國君過市則赦是國君所至詔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懲其訐及山濤陳經武之備而不用和嶠納儲試之妥而不從孔愉語元海之奸而不除此事小善而忘大患也唐太宗可謂能好善矣房魏數人者犯顏則悅逆耳則順張元素疏乾陽之役以同亂于桀紂且能聽而止一有翠微玉華之役貞觀之風殆矣此勤于謀始怠于樂成也善用諫者無他知其難以蔽之說而存之治道其庶乎臣愚不佞故爲諫說

說思閎

說宥

說曰古者有宥而無赦故曰宥過無大又曰殺無赦宥者刑之仁也今者有赦而無宥故比年一赦赦者宥之失而刑之賊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曰過則赦而宥其罪非有罪而赦之也穆王道衰呂侯作刑而刑罰之疑有赦穆呂之刑非舜皐陶之刑也舜爲君皐陶爲士師天下宜無刑猶曰罪疑惟輕立法以教後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漢儒不探其意詐古以罔今或謂國君過市則赦是國君所至詔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懲其訐及山濤陳經武之備而不用和嶠

王道之薄也舜受命誅殛流放者四人而天下服未聞赦也管子曰赦也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惜乎論之小也非之而猶以爲利苟于暫恩而不知必去此桓公所以霸也漢爲甚矣論者數人焉唐不盡革也或止之或推之亦數人焉然未必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若今之甚者也夫天豈不愛斯民而能爲之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使田不耕而植乎不耘而穫乎風雨不時豐年不常則民日仰首雲霓之下竊幸一豐樂亦曰天之賜也勞耕而植力耘而獲其有粱稻則知自貴而不費此天之所以不爲也今天下大

澤訐日而知則下非有雲霓之望小人屢罪屢脫則不若一幸豐年而知自貴此赦而又失者也上世無赦其刑平其次有赦而賊刑今夫厦下而賊恩賊刑若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然小人猶以幸而獲免曰誦天子之德而不復蹈其姦賊恩者天下亡命屈指竢報不知朝廷之仁而謂之典刑適爾釋而未必改謂後之日復當赦天下由赦而僞者多矣是方于前世不獨有惠姦失惡之嘆用恩之敝一至于此可不念哉臣伏謂事有挾山超海不可爲者折枝則非難也以今君相聖明使天下刑措其勢折枝況不數赦而已乎唐太宗何人哉顧不爲耳臣愚不佞故爲有說

說禁

說曰獸之走壙鳥之飛林民之趨利皆性也先王因民之利而利之故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海不愛魚鹽山不愛金鐵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民皆共之爲先王之民其亦幸矣後世酒有榷鹽著有禁金鐵有賦關市有算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者國皆障而取之然而民固困矣國家猶有補焉是以後王不能改也今則異于是山海之利奪于民而筦于官有司不爲權宜通流之術而取

贏焉徒設刑辟以制天下使民怫口腹心知之欲違賤美而就貴惡以求十倍之利是以官刑日煩公利日耗國用日不足禁之敝未有是也朝廷徒有專利之名而不見爲利之益生民徒有抵冒之苦不能怫飲食之樂今千室之鹽萯市於官者不百十以酒就榷者無五六由朝廷之法見利於近不見利於遠取贏于貴不取贏于賤有司徒有罪收之意天下常有百分之民本嘗爲公利郡縣之刑僅制其一而天下之獄歲已萬計將盡制之天下怨潰不可勝矣楚人載貨貝而之齊一求二稱之息踰月而後返一求五

稱之息踰時而後返其取寡者能以一時而三之殫是其取五者五而其取二者六矣今天下之禁正類于此主者徒見多取之數而不知速返之益故未嘗通其法又從而增益其算爭一時尺寸之利是無異攻人之跌而引其足不惟無益且徒速其死耳今天下以禁入泉歲纔能二三百萬使通而求贏無慮十倍此利害較然陛下之臣皆能知之而不爲由有司不貫其實徒苟且踐歷以自富貴遂使日蠶月壞將無可爲也昔孟軻見齊宣王語以王政王曰寡人好貨軻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天下之

禁非陛下所欲爲漢武以來未有能改也誠能通法輕利寡取而求贏刑得以清財得以博民力得以充國用得以足然則陛下雖有禁王道何損哉臣愚不佞故爲禁說

說戒

說曰或問大禹戒舜信乎曰書有之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晝夜額額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若是也故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宣王中興之君也君子觀鴻雁之美庭燎之箴沔水之規鶴鳴之廢祈父白駒黃鳥之刺斯干無羊之作知宣王之無終局道不復興矣使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不爲斯干無羊之占憂文武之治斯燦然矣文皇善治之主

也君子觀世南文木之諫玉華翠微之役知文皇之
無終不爲純王矣使貞觀之勤不替老而納善如得
魏公之時聖人之治豈如是而已哉語曰爲山九仞
功虧一簣是以君子惡乎始也人皆有欲善之志而
久之難君皆有欲治之心而終之難故易曰受以未
濟終焉臣伏謂陛下明德謹始虛心求道垂美一世
前無百王競魏乎聖人之道不可及矣伏惟知所以
始之則念所以終之成所以爲之則求所以戒之然
則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陛下之道遠足以繼
舜陛下之臣不慙于大禹豈區區周宣唐宗足比隆

哉臣愚不佞故爲戒說

都官集卷八

記

宋 陳舜俞 撰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橋李之奧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爲商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周敏傑爲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百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好施號爲長者爲之募財傭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甓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

也白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焉踣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爲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嶮戚決而蹊通蹄跣而塵飛視千仞以爲夷化顛踣以爲安則車之爲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盧嗔恚之岡癡暗之崖鬼詐妄之谿棘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眾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以法爲車以勇猛精進爲輻以般若爲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如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輸不爲無意也況夫我爲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馳心止輪棁舉眞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斯足須彌納于芥子滄海入於毛端具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爲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倣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秀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天輪左旋四時不令而行地輪右旋萬物不言而生藏輪北旋諸法不諭而明輪之義大矣哉四時推互萬物流布諸法無住其道一也然如來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示悟一切緣諸根異有二三說非意本然也迷塵末路流蕩忘返善門百啟無一入者朝講暮誦人其難乎大智創物嚴一屋處以眾經聚號大法輪一轉萬遍能令眾生於一念頃舍受諸化是所以速其歸也愚者曰善哉轉輪植我德本於未來際獲無上道智者曰大哉轉輪卽我自性於當念處悟無上道推是而議院之有斯作也悲護饒益可勝言哉

以至和元年三月丁亥營基十月辛卯落成贊曰珠面星環赤軸金銜曇寶珍聚香題金榜是謂經藏是非經藏是名經藏轂運環循電走雷振鐘幢前引歌唄後隨是爲轉輪是非轉輪是名轉輪名卽是實實卽是名空華之果叩寂之聲爲大饒益法界含生

明州鄞縣鎭國禪院記

世傳五土九宮之書鬼瑣不經其義殆不可得而詰之矣凡其說者以乾坎震離同凶坤艮巽兌同吉持而考諸天下千夫之州百室之邑陵園廟塔之負據面勢往往得其所由廢興者故上至朝廷爲立官局

置署丞長以日相講肄人著其說爲篇下至公卿大夫士雖好古信道之人猶或異以信甚則雜以耕夫野老之言張福禍之驗如影嚮以動蚩蚩之民使生者不得保其安宅死者火燔水溺而無以葬痛哉賤道禍俗而莫之能救也予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此古所謂天下奇山復卽其雄偉險怪古今有稱於山者而遊焉求其所以凡得不墜者不獨物象之特出而不可蔽塞亦必世有材力之人主而起之一日鎭亭山鎭國院之僧某乙持其所居之形勝及興作之歷事詣予請文爲記且其僧有殿其法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因書而授焉且告惑者嘉祐庚子十月癸未記

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居有上人曰清已其行淳白善護其法所謂慈忍精進者歲旣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曰顏霸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謀營大屋爲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無遠近爭投以財若堂而構越二年而告成函以文木龔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珠貝負以虯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

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畧數百人煥乎盛哉夫
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
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
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諸佛之所乘也智
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
有餘大而御乎太虛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
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
貪著行之以冥亂畢罟上騁乎天中騁乎人下騁乎
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
形容而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爲法在衆生爲

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
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
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
者皆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
也上人以予能善解其義其文可以申贊嘆見屬者
不遠千里云時嘉祐辛丑十二月壬辰也

湖州安吉縣靈峯殿記

障南古邑靈峯在西南水石甚美負山爲宇始五代
開平丁卯歲高僧義璘號明義大師作也當吳越王
重佛尚施因用褒賜且名靈峯長興癸巳歲始作佛
殿以待有像宗室太傅之夫人劉氏粵通久憂喜發
檀信乃損奩金選工奏技香塗嚴飾尊侍列席蓋已
大備越一百五十有九年寶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
川荒祐壬寅明堂詔書改賜令額雖承平天覆林泉
有光而風雨歲久土木壞矣院之七世法嗣仲賢曰
爲上首游方受道多所明達賢首法門持擅師講行
力既餘博善兼術於是徒尊於堂人嚮其方歎此傾
圮慨慕興作俄有邑民施則寘則寬彥邦及嘉
禾沈承禮唐簡遠近十餘姓人方企重師學亦樂植
福果乃聚錢三百萬共起敝舊以治平丙午十二月

十九日己亥經始明年春大落成金榷莫礎文木繩
直若植其楹如飛其甍丹漆內外紺碧上下視古有
褒於邑爲勝大哉薄伽梵之道也以無我爲己故萬
物莫能踰以無盡爲仁故羣生莫不被其力以無邊
爲量故大至於虛空而不容以無受爲得故施等於
大地而不爲極顧一微塵之財施一毛髮之棟宇烏
所以報稱者然智者之至於斯也修作之體空而成
褒等慳施之性一而受捨忘中立於無相之域而大
寓於有爲之時豈復一事而非道者使衆人之至於
斯也香火以薦歌唄以樂登降旋拜一合掌一俛首

類如是者皆生乎無心而致其心遂卽其心而識乎無心則其報於佛多矣其利於人遠矣可不記諸時治平四年八月初一日丁未記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於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眞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衆隙神冥樂域邱陵坑坎悉見嚴淨衆烏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方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擅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閎乎秀州華亭縣某寺天台教院者其鶴唳之奧圖實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慶斯作講誦未閟人莫知嚮法師元湛合衆之宗實爲面嚮言厥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卽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儼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延

宥善施樂義乃爲之購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慈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觀瞻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謂布施爲住於相衆生不愛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眞覺集爲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攸止故無信舍相則執著亡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轂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無見聞則無有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永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

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秀州海鹽縣有寶宰太宰博士李君愛養其民而爲之興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既去其民思之有吳承潤潘彥昌者與衆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於成績藏於羣心稱於衆口之裏詣余求爲文詞以信當世云瀕海之民其生不蕃有川不潴有田不耕若歲慶雨四野爲瀾而注於海旋時微暘則無所溉坐覩赤地攜手流徙者衆矣故十年之耕稔無一二君初卽事人方頻飢轉入山海持苕與鹽以給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至無稽梁之種君曰天有其時

而民無其力咎將誰執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持告
鳥訪文數通乞置郡帑假官錢三百萬貸民羅種及
種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稔先是唐有賢令李鍔
到邑鑿涇凡三百有一歲久以壅君曰溝川不浚而
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爲無病不可得也於是作勸書
一篇二百餘言布告於民始命之積貯愼嗇以養生
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治因土爲陛
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卽以上聞求賜奬
書以勸能吏久之不報君曰浚涇利之略耳我功未
究宜其朝廷之不與也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勸民

爲橫塘壅旁植木爲閘長水永泰開濟鄉已下皆爲
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
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
之恐後不戒不扑而告備戊仲冬吳中雨迄於己
亥之仲夏而後已旁州接畛輻員千里皆被水患獨
君之邑有堤防疏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
君也尤甚噫古者勑民務農而爲之開地利以當天
時於政爲最先是以周有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而
民功爲庸在漢若杜詩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
晨集公責於庭曰孰爲受某人金若干以語婦而不
視之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

分爭辭訟皇皇焉惟恐不能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
靦然愧於面目宜其居則觀以至治去則久而益思
也已予嘗陪君爲別頭主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與之
親舊又能爲予道其實悉如來告者之言故不愧爲
之辭以俟史氏之捃摭君名惟幾字景純嘉祐元年
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月乙亥嘉與陳某
記

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記

仁宗之四十一年起居舍人知制誥吳興沈公方帥
越治行聞于京師詔遷爲揚州守旣而曰襟帶江海
書適至眾相與喜曰此公家州也山有宰木巷有葭
孚俗之良閭民之宜疾皆已夙講治可跂而待也公
受命明日入府領事十邑之長奔走來奉圖璽者一
概勞見人人爲數其貪廉勤怠之狀於是莫不相視
以愕畏公素辨也公之庭事吏案上下日數百劑剖
立解無有凝滯居無何吏有受金者吏告其婦曰使
君方嚴我幸得金五十婦問其處猶弗告也明日吏
晨集公責於庭曰孰爲受某人金若干以語婦而不
道以所置某處耶吏服慄請罪然後入益以公爲神
視之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

遠近內外無敢欺紿其始嚴譏盜攘清止博奕下輒
或抵冒公曰以付法外者正爲是也乃獨過示區處
以聳羣聽有夫橫猾挾左道以持公私前弗能去公
梓罷之法自是人知公不可犯也塗無酬言道不拾
遺奠枕萬家戶不夜閉獄訟日衰猛牢屢空公益傅
律令雜下條令命毋異權量毋屠牛狗毋飲雞豚毋
以倡優苗良人市有惡錢衢置大鍋而投之不洩日
積以千計子父異處著爲期使自悔還者奔北幾墩
百室浮屠氏雜市賈爲抱貿婦女游其居而恬弗怪
一切止之西湖不漁古制也日浸以弛申飭其禁魚

跳於防兒童不敢下視蓋公之所以令其民者或躬
自蹈而誠率之不然本其民之安且樂也故其文一
下郭郭田野爭相傳誦老幼更迭告語無敢不聽以
信如是公爲政之明年仁宗上仙公奉詔攀號痛慕
始絕行服鴈享東諸侯以爲儀乃罷游觀不置觴豆
召賓客帑有羨錢以訪貧家之貧無以適者用爲婦
者數百人矣於是時也杭蹈舊州其俗惟新家有良
人親有順子藍縷短褐閨箱織組無有小人愚夫愚
婦久而彌知戴公恩且愧其風之不競也上卽位之
二年冬十一月公之政亦二年矣詔還公於是民知

公去是而用將致于大自嗟其逢之不可再也乃相
與于山之巔作爲室堂物色儀象以揭示瞻仰日頗
公壽已而衣冠縞黃耆舊秀艾之人以嘉興陳某退
居田間爲其隣里公之風績耳目所接能爲文辭以
慰其心來有是請僕既不獲執筆之讓且以公春秋
三十七恭儉簡易師長其民不出堂奧洞見比屋遂
能法姦仁及庶類其老而聲明王家利澤四海也可
必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得不引考條列傳信其後
以待史氏之捃摭耶時治平元年十月日記

秀州崇德縣新三橋記

縣當漕渠派通七鄉民屋于兩瀕三橋實往來者歲
既久土薨木朽民將病涉衞君子淵自臨安簿有材
能上官薦爲令又用捕盜功得便宜進補是縣崔君
聖猷佐之聰明慧和法姦仁民人神晏安百穀阜昌
民雖有賦役若孝子弟奉父母朝夕望顏色惟恐命
令不下無敢背者一日感三橋之壞徘徊有改作意
民知之隣傳里報相從來堂下願輸金匠石一新之
縣官爲指畫高廣皆襄大舊作於中橋作亭以游居
者休行者未嘗勞一叱呵指呼踰月而三橋成學春
秋者請書曰秋七月某日民新三橋何以書善之也

何善爾利往完久之道也何言乎新作有舊也縣官教民作之不言縣成民志也三橋之石非一日而具何以曰言民之樂工之來若不日成者也暗天下之政方束手於三尺律又歲未久而易豈遑興風俗扶頹革朽一一如古人二君政未久下民比比有歌詠又能徹故興利垂數十世材亦罕矣朝廷白三公至百執事縣爲最下二君去是其揚能歷級豈一二而已又將發見事業如邑如民橋予不識後之來者宜如何書

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之靈隱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瑩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常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髮明年受其戒十九年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

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歷間大吳中王錡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人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晏晏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中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鄧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包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說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讒

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
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
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
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惠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
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
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
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
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
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

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
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
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
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
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
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俞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
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
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都官集卷八

書

宋 陳舜俞 撰

上韓相書

集賢相公閣下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郡吏之報曰天子命閣下爲丞相不以閣下與富丞相者並有天下之望其懷天下之業若合符節康天下之心如和損箎已乎不以朝廷百年之願治付廟堂一日之更化求其民爲富壽之民吾君爲無爲之君已乎某聞之不知神王氣至發而手足舞且蹈號呼童僕傳告

賓客仰首天日疑已清明亦不以天下之賢舍閣下二人而無所聞生民太平舍今日一致而不可得已乎豈唯獨然蓋有縉紳先生巖穴隱處相與歎萬口一辭美哉皇乎吾君求治登庸賢輔如此之至也某伏念昔爲相州之下客一蒙國士之遇伏自閣下詔還宰司歸柄樞極心則喜快然胸無一言進賀謁者始則以疎賤不敢自比於門生故吏又謂閣下經綸之材方屑機務未足爲天下大慶也某嘗論天下之治是何致之難而失之易耶君臣之相遇是何侶和之少而齾牙之多耶仲尼歷聘而世不用房杜得

君而材不足此所以甚治之世乖千百年不可一見也伏唯閣下前既柄用出居於外十年不復閣下必自謂有致治之術而無其時天下亦唯閣下惜之富丞相大任先復居今三年而未嘗發所蘊見洪業必自謂無出閣下百發之中也是以古者使人之賢不竭其用使人之力不極其勇用竭則天下無所望勇極則事至而無以繼帝王操術蓋爲此也昔者范文正公富丞相與閣下齊名今天子皆用之不亦竭矣昔有百中之名今求百發之效一發不中中國之望不足道也且如異域之人何此閣下今日之舉不可

不重之甚也某至愚不惟嘗辱門下之愛今當閣下之進用不敢爲俗人之諂賀用其心惓惓實爲天下之重不然默已若夫正社稷之根本定朝廷之紀綱蘄臣下之名實休生民之耗蠹美風教之凋敝收禮樂之極功此皆閣下固有之學前定之業施之自有先後取之而無津涯可不待涓埃之言而有所補也惟閣下無失其時力行而已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不宣再拜

上時相書

十二月十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集賢

相公閣下某竊謂三月不雨膚寸之雲油然而起不
特有一成之田稿而末芸者仰而望之一國之人皆
是也及其未雨巍然在上人皆視之亦不獨有待者
始有言蓋能爲天下膏澤者人人願見之天下膏澤
人人願值遇沾沐之此所以自古到今英雄明哲之
人可以深坐廊廟收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懷抱志
策惜不能致身於其人爲一時所並用也伏惟閣下
天資材業發見富貴天下之人望爲膏澤雖漢之平
勃唐之姚宋未有能若閣下收天下之望於未用之
前者也自閣下發策登大科當時有識君子深器閣

下爲公輔邊陲久安兵惰財匱胡馬南牧朝廷震驚
閣下出疆講和張皇國威議者以閣下不獨使蕃漢
之民重見太平於朝廷有定鼎之功天子乃用公議
擢閣下預機密閣下自信與上金石誓欲建明大事
圖天下長久計未幾以大謗中起免居方面垂今十
年朝廷之事日不治閣下之望日益隆天下之人指
閣下語者謂朝廷有太平在一方適未取而施之廟
堂之上取而施之如反掌耳某吳人也今年秋居吳
中聞天子復命閣下歸政府某不得見天下之人如
何耶以吳中而言天下縉紳先生庠序學士至於巖

穴逸處皆奔走慶賀謂國家太平一旦復興拭目而
覩洗耳而聽不復有所疑慮者天下皆是也某當是
時與二三草茅之士更語更念閣下當天下如此重
責又天子刷去前日不可破之謗灑然用之如此天
下之事甚大久安之做皆是使閣下以何者爲持操
以何者爲急先而能一舉動塞天下責答天子之明
且信哉此古人所以位爲憂不以位爲樂也又伏謂
朱研益丹矢激愈遠以閣下之天資事業濟之以十
年有待之思宜資之甚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因感
昔唐明皇講武新豐驛始姚崇以呼犬放鷹稱合上

意明皇命崇爲兵部尚書同門下崇在馬上不奉詔
又遷紫微令崇馬亦不進至獵罷崇奏曰行天下之
利革天下之做恐陛下不用臣言臣故不敢受命因
對上條數十事皆中宗末年社稷之禍及天下宜急
先之務甚深切明皇爲之感發涕流應崇曰天下之
利朕能行之天下之做朕能除之朕能用卿之言崇
曰陛下如此天下幸甚臣敢不備位論崇之進初若
不正然卒爲賢宰相後世稱十事者謂之昇平之源
豈非得君之節不苟致治垂世之策素定也又竊聞
殷諭之巧天下所至未嘗無材何哉以其所講厦自

任不待求木而後任責也上料閣下受命之始宜有
入幕端士嘗出其門之人夙夜爲閣下講論措置使
無毫釐之差令如近世姚崇之盛事譬如夫子入太
廟每事問夫子豈不識禮之末者哉蓋奉祭祀事鬼
神不容有失禮而不可復反者也孟子曰鄉鄰有鬬
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故位疎
而言親者謂之僭責近而憂遠者謂之妄人孰不欲
自裕自非甚愚烏有好爲僭妄哉然古者獻畝有不
忘君之人負薪能爲廊廟之語伊尹之未遇莘之耕
人也曰一夫不獲如已推而內之溝中是仁人義士

不待有位而後有憂天下心此某今日所以起於疎
且遠之中而冒僭與妄之罪來爲閣下言之某之至
京師踰月矣始來也卽竊求閣下謀猷設施於稠人
廣衆中有曰未也有曰循常用例未嘗主事殆失天
下之望爲自安之計耳某之言輕不足求勝於人私
議論者如此亦暴矣夫療久病之人用强藥悍劑而
求不日之效非良醫師也況自安之計本庸人所當
爲非所望天下賢者然居漸久聞論者日不已又頗
見政府立新法斷天下小事至於進用人物亦或不
爲論者取幡然而疑曰得非有蓋世之名而未爲驚
世之事耶何人之責之多耶豈懲艾前日之去而愼
重今日之舉耶不然乃富貴名位果能重大賢者之
顧惜耶請爲閣下條陳之天下郡縣不治久矣守宰
不可一日而周擇之其要在擇按察之官重其權而
師帥其人此最爲當今急務閣下在外十年又負此
康濟之志久矣有以知某人轉運不才某人堪爲轉
運今天下貪墨暗弛者未免去又未嘗擢一人於不
次或資與才堪任是官者而閘暗爲僭妄哉然古者獻畝有不
不識謂天下任是官蓋才耶或不才耶如一不才一

暴斂橫求以富兼并一日已苦何待三年此論者不
取一也磨勘改官之法近歲已寖加之銓曹苛留孤
寒之人實苦之蓋要家奏署皆是京秩自不入銓選
今覩新制內官非省府判官以上外官非轉運提刑
以上者有私罪杖舉官不理爲舉主夫長吏刺舉下
僚所以重其權上爲朝廷舉賢下以驅策中材之人
也今天下犯私罪杖而居長吏者十有五六雖絕其
舉才亦不受其按罪謂之可以知人不才而不可以
知人才豈立法之當乎又今省府判官轉運提刑果
盡賢乎知州通判果皆不賢乎不賢不足以知人使

之長民又可乎若曰澄改官之冗當別爲方法此徒
阨寒畯惰中人耳此論旣不取二也自來朝廷罕肯
不由監司體量而進退外官此因循之獘近者有長
吏奏强盜殺人爲疑獄是天下之妄人也朝廷原情
謫官不復按舉若此舉也天下所共韙今聞其人恃
已謫官枝引監司佐官爲有罪以釋宿憾朝廷亦爲
劾之夫小人無賴以己重罪扳善人得輕罪亦以逞
志此郡縣常事長吏能專決不受而今朝廷受之可
乎朝廷旣知其妄而免之矣況彼指摘者借曰不誣
非甚有罪緣朝廷廢之而害善善人不如不廢此論者
不取三也國學者養賢首善地也向者朝廷以學官
爲資級不責教誨近歲限年而舉之非當也韓吏部
不曰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是不究其本
而抑其末也近聞舉一直講天下端人也始者士人
之望以閣下執政必不用限年法今無乃遷延以詯
其年若齒與舉於例皆合乃得補署雖庸人爲相亦
可行也此論者不取四也昨閣下居方面盛欲收羅
天下之士各以長而薦之眞宰相器人之宜然也然
閣下執政之始當首取天下大完之人引而置之朝
塞天下望而嘗蒙被薦舉之人遷延闕下亟望進用
是不爲也是宜論者爲閣下不取而有循常用例顧
惜之謗也至如所謂未嘗主事亦前此執政之舊獘
其意本有數端或以寡言忍事爲持重或不通知利
害不敢自信獨斷或恐倡言爲衆指執專受敗事之
責或恐言不見用旁有齟齬之人此常人無天下之
事業不爲天下信嚮者有此閣下一旦受人主傾心
刷謗之顧託當天下洗耳拭目之觀聽故始者同列
避讓無敢前者如主天下事沛然如江河其誰禦哉
不識閣下何憚而不主之夫何顧惜而使至然也語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竊謂閣

下之勢可謂盛矣閣下之時可謂遇矣夫渴者甘漿飢者美疏食惟恐閣下不公行政耳行姚宋之事則得蕭曹之望舉蕭曹之業則享伊呂之功時勢然也今乃都人之議喧動如此詩曰咨咨我諏我謀我度是南釋天下之疑除天下之諍復天下之望猶可爲也今誠未可舉也若閣下必欲動天下之聽舉天下之觀天下有積德力行之完士或棲遲閭巷或遺逸草野

天下則共知者閣下未廢而去之豈非閣下自信有所未嘗主此等事示天下沮勸之明白反謂速治無盜恐失天下之望取天下之諍殊不知失天下取天下諍似不爲此也若閣下之進人公進也退人公退也雖一時小人不能無憎且妬天下不肖者雖多賢者固不少自有公議爲閣下助夫何慮哉又如雨府唯以休暇見客固匪往制亦近歲儆然自足厭苦天下之士者爲之今閣下何恬然仍舊不爲改易天下之士固有抱王佐之略爲生靈之福者固有通知當世之利害願爲閣下裨補者周公聖人也不敢安一沐一飯拒天下之士而保叔父之貴裴晉公命世之材也亦上言改去唐制私第不見賓客卒建淮西之勳閣下將致身與二聖賢比何憚而不爲之廣都之路舉步有數里之遠其能乘肥馬御健僕伺閣下十日中一見者必面柔便辟便閣下歡欣以爲進取之人天下之士其能至乎閣下豈宜謂天下之士不足求乎某竊謂閣下大聲廣譽毀於今而減於前者得非以暴絕天下之士而門無端人與閣下講論爲少補助者也至於中丞御史天子所擇至端至直可與議天下政事者某竊聞之舊制或於中書分聽咨

議時事近制惟見於聚聽時亦所以閒絕之也夫法不天生也不地出也閣下可以雍容上前開陳其端請得與中丞御史丞自可親相風告繩愆糾繆不少一一雜然上聞如此則天聽清曠朝政修舉垂世之美利也噫齒髮一改而不再功名難得而易失舜之徒雖鳴而起禹不敢輕寸陰周公坐以待旦皆爲此也閣下可不勉之某從遠方來以慕閣下德業積有歲年昔在方面嘗欲請謁今當閣下大用時卒然聞士人非誣之論與之應和實所不忍然且材不足爲閣下用資不足爲閣下振舉故無嫌通傳士人之言

而謹布之借不能少神聰明萬之毫分亦愈於合倡詆毀於朝野之人某尚計閣下落建長策入有大論之入武庫見戈矛劍戟旗旄胄甲森森然知其可以雄三軍威四夷蓁包戢束皆利而未試者乎既而喜出而語人曰閣下之心古君子之心也雖其功未就其實澤未及於天下已爲天下生靈賀矣自是以還無一名字聞閣下之左右無一足跡及閣下之門豈自棄耶是恐見比於皇皇汲汲請造進取之人爲識者羞辱今已就祿一官有千里之阻遠猶有餘說願獲陳畢而後去亦惟閣下察之夫宰相天下之宰相也非一人之宰相也亦賢不肖雜處之位也賢者未

卒泯沒於天下愚不肖中乃不知量瞻望當世道德文章發見於天下之人必欲奔走而見之亦非有心附官希覬自爲聲光特彼博見廣聞人人沾沐熏炙之已耳爲是心於閣下亦十年矣數月前既來阨居勇欲果就其志不復顧計有勢位之限又竊以閣下德業聲名充塞洋溢愚夫稚子皆知稱誦者百口一語而自閣下當國大用爲天下行專眾責羣望有所疑慮請謁之始密若進說且謂士傳言其職也乃不忌諱採摭一時之事條布稠人之論具於謁以獻於門上伏蒙閣下不開鄙賤延置堂上一席之地假借

到今魁梧明哲之人以天下自仔者必欲致君堯舜納民仁壽豈一二哉心志之就不就功名之成不成亦天也亦天下生靈之幸不幸也今日之事惟恐閣下不爲之苟爲之成敗得喪則由天幸不幸則繫天下生靈閣下之憂何預哉某惟恐萬一不幸閣下之心跡不及見於天下盛時一去不可復得爲四海悔嘆不勝區區某歸官江湖之外位卑事簡既得斗升之祿歡欣養親以卒歲月猶能延脰側耳聽閣下致君之業澤民之功發爲賦頌塞儒者優游太平之責干冒台重無任惶悚之至

上歐陽內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有聞於羣牧內翰先生坐下某雖不肖從事於學蓋有得古人二言竊藏於心日思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於斯言耶自是居就師友出游場屋未嘗不恐恐自重於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乎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爲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罷罔遽至先人不幸卒於官舍既而由深山窮谷中負全柩穫返於家輒自號誦於宗族鄉里之人曰某罪逆深矣顧隕身草土不足贖而適重之請得變禮行菔塗之事使某夙夜勉強固所樹立萬一有聞於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述於天下取重之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於漏泉而後葬聞者曰唯然而聲名不章道德不進聲牙連蹇於簿領文墨心日貧而事日遠至於今十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夫而歸之乎於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於門生故吏是亦大懼日沉沒於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有聞

也某今也天重其幸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覬贈典以酬其言者所不遠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美見於紀述以取重於當世而垂信於後人則未知果能也然念某始以頑賤奉教誨於坐下往來墻宇之間亦於今十年矣持其心誠而欲以先人之事見紀述於一言則又在其前也卒於今日果於不避棄絕而布之者非敢卽謂有可稱願蓋某拳拳之心以爲勉強行道至於樹立稱家有無以事宦窘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之賜爲論撰之美不在今日言之恐恐自重於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乎親者慶歷旋踵先生入宰天下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

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而某求償其心則無時矣謹錄友人姚闢所狀涕泣俯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官陳某謹頓首百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下伏以朝廷二府所以攬文武賞罰之大柄代天理物而天下治亂休戚之所繫者先生旬月之閒出侍從中步武歷二府如登嚴君之堂而入室家之奥豈非內有以鎮壓天下君子之望者不言而喻外所以稱誦於天下者有以鉗塞小人橫議之口久

矣某辱爲門人始其聞命踴躍慶快非稠人比又身之去門下行三歲瞻望左右固已勤勞然獨不爲賀至今者蓋謂有道之士富貴皆固有且欲以功名遠過於皐夔稷契故不以位爲樂而以爲憂也數日前得同科錢藻書以某雖自疎棄於外其姓名猶得不忘於門生故吏之中某且幸且喜卽欲奉奏記并道前日之所當賀者又竊謂世俗之禮如俳優樂府者爲之言焉足以稱盛德而伸至誠哉夫古之大臣者

審寤寐善士渴求人材得而舉之以事其君彼材士者豈患無聞知且往告於人而求自得耶人不求則不得非廣覽兼聽則失之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不獨天子之相告語之道亦皆然也某雖不肖敢上採陛下之所以待先生之意而下誦所聞以圖盡所以事先生之禮夫州錄事參軍姜潛學可以爲人師智足以謀王體淵沉可以厚薄俗志勇可以持大義用之以器無所不宜虞部員外郎前知撫州黃琥體廉蹈正其材過人喜立功名克當大事今以失舉廢官棄其所長楊州簽判虞部員外郎李直躬外和以粹內剛而明風教設施可視古之循吏大理寺丞知蘄春縣

俞尙博學有文兼備眾德依乎中庸以飾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州判官侯叔獻守道不爲智足以燭幽明材足以治劇任重杭州進士施耕甘貧樂道傳經誨人不詭不激有顏閔之懿是七人者行之以正道守之以不苟得故或沉於下僚或混於儔人世未有以知之未有以舉而能用之者也伏惟先生懷澄清天下之素當建立功業之時必求天下英俊豪傑之士夫此數人者在乎胸中德行見聞器能材識聲明朝廷而空乏巖谷此某所不能知然區區之心特自誦所知且以稱人之賢在師弟子之義爲無嫌亦

所以自異於世俗賀者之言伏惟少加察焉不宣某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位陳某謹再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下良農善知氛祲之美惡而逆水旱之至故耕無不獲之歲良賈善原貨財之有無以權貴賤故其藏嘗取十百倍之息彼小人者知自利其業尙如此故君子之道沉慮先物知之至幾而待之以豫則功無不慮物無不應某實不肖乃其計慮或一有所得獲不媿於農賈小人者天之幸也前年身出坐下持先

人行狀一通泣而言曰某罪逆十有五年而不克葬蓋以先人教子之勤自恨其身碌碌未有所立以報償願先生一言之銘相與藏之取重當世而信於萬世且必待朝廷之一命以贈諸幽壤持其誠心亦十有五年矣後此者朝廷之命可計以日而恐先生之文章不日提其筆以宰制天下化爲生民之膏澤進賢退不肖之功業則不可得矣某是以豫以告而願先生豫以許也先生哀其誠而報曰可聽言至今猶在其耳目前日聞先生入贊大政某始爲天下蒼生賀次爲天下賢人君子賀終爲報親之心薾不嫌於

書

上時相書

宋 陳舜俞 撰

其官某謹齋沐裁書東望再拜投之門人有聞於集賢相公閣下某嘗學古今竊惑治亂之迹是何致治之難而亂之多耶桀紂之亂非堯舜之道亡亡堯舜之道者非堯舜之人也然天之生材無窮天不以皐夔元凱私於堯舜堯舜兢兢以不得皐夔元凱爲己憂皐夔元凱皇皇以不得堯舜爲已憂故文命敷於四海勳華塞乎天地嗚呼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久矣

士之生也罔其相與日見也僞其先王之道未嘗人人傳傳而出於鄉人者其君未嘗憂不得而臣之臣而入於利祿者未嘗行其道而用其言是非皐夔元凱獨不見於後世後世長養之進取之衒異也然則士之出於世而求爲無愧於進之道者奈何君不以失士爲憂則不進憂而求之不以失禮爲憂則不進取之以禮不以不行其言爲憂則不進用其言不以不終其道爲憂則不進人皆有欲進之心而進爲甚難故嘗有願治之望而不易得烏有仁人在上使人人自足其本心相與日見於治士之懷是道而逢是時疇欲與鳥獸草木爲羣而能忘貧賤之憂乎某不肖潛心讀書恥文章之陳迹高古人之忠義亦有日矣前此者言必遜進必縮固未嘗便便汲汲之若是噫不以自進之難而盛時之不可再耶至於鑒前王之廢興明來事之成敗究生民之利病論天下之安危雖智小而謀大責近而憂遠今或以其書爲可採用舉科目又念古者相君皆開閤以養天下之士收羣策以釐萬務閤下好賢取士出乎古人而某舊得從事賓客曳裾閤下之門雖閤下盛德大業無待乎望則釣播之賜未可知也苟就其書如蒙一言之採有補於今則某之心固已爲得矣謹以所進治說五十篇十卷繕寫塵獻伏惟調燮之暇俯賜鈞鑒不宣某頓首拜

上時相書

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邸吏之報伏審執事進位元輔其比肩並命者又皆爲天下所望之人某方食七落不知起舞於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此之當蓋自漢唐以來命相之盛未見今日

比也某且忍天下搢紳先生巖穴逸處洗耳更化拭目以觀太平又豈一二其人而已哉惟是區區孤生念昔族食京師日聞都人卿士風議執事柄用以來施設之畧有若未能厭足人望者嘗不識忌諱謄寫衆說置之主謁伏蒙執事遠取聖人吐握之義不問狂夫側陋之言接以上客之禮賜之更僕之論開陳虛懷親指時事則某知執事肯德待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有先後與夫進銳退速輕爲去就者不同日而語矣從是以還引領一方日待德教之下則有若裁任子之令革貢舉之法煥然亦足以動天下之望矣而某又竊憂者治世不易得君臣之相遇甚難恐執事有待之之心而時不偶懷切磨之術而功不就萬一及此當世之人猶或不見執事有爲之迹誰復能信執事願治之心哉不謂執事知天降大任之心將至期其道有時而果一效於今日矣然某聞秦人苦尤豫之疾者凡二十年醫盧衍曰踵其門不惟無愈而又害之者多矣鄉鄰之人有過而告者曰是必用盧醫扁鵲而後愈也然而秦人未嘗信日痞月痼而無所愈卒命夫二人者鄉鄰皆喜秦人獨憂也曰秦國之技止此耳從是而治吾之柄其革

生民享二帝之壽考在此舉也使執事復爲循迹之治襲蹈前人之爲不過維持而居保完以退天下之望過執事而無所屬天子之信後今日而不可再然則視四海之瘡潰成一世之膏肓亦此舉也某又視漢唐以來當天下之憂責者未有若執事之重也古人不以位爲樂而以位爲憂不謂是乎其所謂針砭之神者何也伏以執事道貫聖賢學該古今知天下之責不可逃待天下之任必將至夫豈止懷庸庸之雅施之小大謀持斷斷之技而已乎是必有經濟之略而有宜謀猷之深取之左右而不竭伏惟執事斷之

以少行發之以至神此所謂非常之事業猶秦醫之有針砭也某所謂攻灼之毒者何也竊以方今綜覈之理廢賢不肖混淆大官大職濫級而至未嘗待勳勞徒食虛廩紛然無所爲求而使之又患材不足此天下之至敝也伏惟執事知人之賢雖草茅塵泥必器於華顯察人之不善雖黻冕朱紫必廢於冗散然則士多嚮善官有稱職此所謂不求之進退猶秦醫之有攻灼也某所謂瞑眩之苦何也竊以衆人難與謀始易以樂成鄭子產古之賢大夫也爲政一年輿人欲殺之三年而民詠歌之夫君子之幸小人之辜

善人之利不善人之害此謗之所由起也況今與上金石時則機會伏惟執事奮不顧之節無可奪之義苟利於國不利爲身未信於人先信於天然則何利之不興何弊之不革此所謂大有爲之更張猶秦醫之有瞑眩也某所謂固一元之氣何也竊以人非元氣不生國無本不固昔賢誰可謂知國體者其言曰太子者天下之本本正則天下正故古者天子國君即位政教未修禮樂未講君臣相與爲建立之議嘗如此之早也至於教習其善猶恐不豫烏有垂策一世而不之及大臣畏避而無所陳爲國遠慮凜然寒心也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相與揖遜而得也伏惟執事博納讜論推明天心以重宗廟消禍於未然垂裕於萬世此所謂立天下之本猶秦醫之爲疾必固一元之氣也某所謂瀹五藏之煩何也竊以方今蚍蜉之卒無慮百萬衆其仰食於縣官歲率五千萬犬馬之臣無慮三萬人其受祿於縣官歲率亦百五十萬天下之財取之毛髮而積之邱山歲之入未能過億也而官兵之冗食其大半其餘郊宮之奉祼狄之好尚未足以支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今也以歲養歲猶或不給故

太倉之粟不支比年都內之錢未聞億數不幸重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國計者甚可懼也伏惟執事嚴教習以汰無用之兵釐任進以澄不職之吏使通瀹五臟之煩也某所謂生六腑之和何也竊以方今土田之賦關市山海之利取於民悉矣朝廷剝刻之吏以羨餘爲有功郡縣校征科之勞以殘忍爲稱職天下有禁外之禁小人犯法無有完膚天下有賦外之賦生民饑寒不能厭免吁可謂窮矣伏惟執事名

田以寬大半之賦節用以通天下之禁藉使未及絶禁外之私條使其手足有所措斷外賦之竊歛遺衣食之毫毛此所謂下生民之休猶秦醫之爲疾必生六腑之和也某所謂强筋力而豐膚革何也竊以朝廷以兵强戰勝爲筋力以家給人足爲膚革方今敵國外侮取厭於賄可謂强乎生民困窮流轉而死可謂豐乎伏惟執事勉其所未至革其所欲革更其所當更自然中國日强敵人畏我如天地生民日阜禮樂備而廉遜興此所謂暢威靈而躋富庶也猶秦醫之爲疾强筋力而豐膚革也此數者蓋天下之大

務興復之急先執事得君得時得共政舉而施之如饑之命餉渴之索飲猶恐爲晚也若夫補完萬事之缺更易一世之故至纖至悉豈可勝紀伏惟執事開閤以待天下之士下朝清晏博收羣策夜思日行太平之功乃可致也嗚呼古者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不以聖賢之人材與時不相偶乎古者有其材無其時仲尼是也有其時無其材房杜是也天生執事以輔吾宋天啟吾君以賢執事得聖人不得之時至房杜遇不遇得不得人人未嘗齊也是何也或曰時也君子不爲時也且周公相天下朝諸侯如運之掌爲得不至之學可謂盛矣執事勿謂天未厭亂天之與此時足以信矣勿謂上未腹心上之付是任可謂堅矣

今執事極所以爲之則不違天竭所以報之則不負吾君執事忘其身則身安不顧其家則家榮時乎時乎不再來惟執事圖之某愚賤無所能天下之事以嘗求而知之雖然不知其可行耶今當執事之大任以嘗進瞽說於前而不得默已於後敢盡布之惟執事擇焉使言而無補尚知其心之拳拳萬一有所得執事不以人廢之乃所幸不爲狂言誠無望於自利也干冒台重鈇鑕之戮亦惟哀矜不宣某再拜

上昭文相公書

具官某謹拂著揆日齋慮裁書頓首再拜惶恐有聞於昭文相公閤下某嘗伏謂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甚哉求適乎用舍去就之難也人生孰不慕富貴而惡貧賤孰不美膏粱而厭藜藿孰不悅文繡而衋藍縷孰不快使令便嬖而憫勞苦其膚體孰不樂志澤日加於天下而嗟窮怫其所爲孰不好聲名自於日月而恥湮沒無聞又顧天下非無有餘之埶而不足稱己之養伸己之願然而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者遇不遇得不得人人未嘗齊也是何也或曰時也君子不爲時也且周公相天下朝諸侯如運之掌爲得時乎則生周公之時者伯夷叔齊而餓死孔子爲旅

臺灣商務印書館

人走四海死無置錐之地爲不得時乎則生孔子之時者管夷吾晏平仲嘗以其君霸是以君子不謂時也或曰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困達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公惕然懼不獲光明文武之道而大隧輔佐之業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仲尼困窮矣魯司寇將之荆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其適諸侯也未嘗不皇皇然使周公謂命也則不聞流言而懼孔子謂命也則不適諸侯是以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其餘用舍去就之間亦可謂難矣周公管夷吾晏平仲得其所就就之不量揭於有司羣羣而來合則得之不合則去之如此之簿也古之所去於世者去於魯則之衛去於衛則爲孔子伯夷叔齊得其所去去之不爲固後之就之齊之晉之宋之秦或之四夷非若今不合於有司者不有周公管夷吾晏平仲之道而仕者皆苟仕也則爲匹夫矣或窮且死而已矣不合於朝廷則爲黜臣或鉏且卒而已矣是以今之君子嘗不及古人有後之去者不有孔子伯夷叔齊之義而隱者皆妄隱磊落去就出入之節而上之人無恐恐失一士之悔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之於人也審己之所以去就求不失其正爲不難雖然謂古之所以用舍人之道未能遽復之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之道雖失士而不可出於中國可也謂今之所以用舍之道不足復不可也謂古之所以用舍於己使不失其義爲甚難苟能審己又能處人故不以人之將舍己者就於人不以將用己者去於人就其所舍雖得之君子曰曾不若黔敖之餓夫也去其所用雖得之君子曰是視天下而

君吾相而已乎將不以古之道與古之所以用舍去
就之義望於吾君吾相而已乎孟軻曰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於王前夫豈不美仁義之道哉其心曰是
惡足與言仁義也故齊人無如我敬王也今其來也
如不以古之道與古之用舍去就之義望吾相不恭
莫大焉古者旌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虞野之鄙人
也不得其招則不往況國士耶今之天子以招天下
之士者有若六博之道耳或偶以勝或偶以不勝不
勝者不得怨勝者曰幸不幸偶然也所謂六科以策
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其於天下不賤矣
天下之士者則又甚矣乃若射覆之數術也然六題

者必命羣籍隱奧鬼瑣之言而加之參互離絕以求
爲難知之勢幸則知之爲中選不幸則不知不知爲
不中選然而天下之士負經世王佐之畧如漢之董
仲舒有直言敢諫之心如唐之劉蕡褒然出於是科
者不可謂得其招而來也謂今之天下應選之士雖
有古人之道而無古人之節故不得其招而往亦不
可也蓋以朝廷承平熙洽巷歌里誦文章聲名際天
接地斂材日繁得士亦衆臣工如棫樸之富巖谷無
考槃之樂士之生是時也名不齒於當路則不免爲
鄉人養不及於祿食則卒困於畎畝求而不得者有

二人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者
千人朝者萬人是古人之於士者亦多術也或爵之
或祿之或尊之長之或教養之非若今挾甚重之資
持不可合之勢與者窮日力大榮之否則悻悻而拒
之詘詘如也近世之名制舉者亦可考矣有若唐武
德之舉不有常制皆標其目而搜揚之文策高授以
美官其次不過得一出身耳豈若今揭殊眾之選名
非常之舉得之則不旋踵取富貴否則棄而去之碌
碌如也某嘗遠觀周公相成王之世及唐武德之時
禮修樂備刑清訟簡家富人足頌聲休烈煥乎甚盛

舉召虞虢眾聖相與輔佐其次房杜魏李眾賢招與謀議然且進善之意如此之勤取人之法如此之當以彼較今不爲無事是宜吾君吾相方孳孳於天下之士大約古之制少蘧今之爲求必得士而後已也閣下道德功業不獨於今一人於數百年中特一人耳豈止能致吾君武德之君而已自比如周公不爲過也某不肖無古今術學徒慕古人之節義竊幸閣下講道致治之期留神收士之日不自虞度起於海濱求致身於閣下爲祿長養之前此者故持所撰治說五十篇委置門下如蒙閣下察其言信其所存其

爲求合於世之道粗曰不苟矣然而復陳區區如是者今蒙朝廷收採俾從事於有司有司必將發難知之題舉一人二人之合幸而得之未可知也不幸記誦之不及科指之不明遂爲碌碌者俛首而去則終年不能望閣下之門牆而無路盡其愚忠矣故盡布之求無愧於古人

上呂參政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有聞於參政閣下某伏以二帝三王之君臣其去世已遠非有流風遺澤可至於今然而人莫不以爲聖且賢蓋有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方策存焉耳孔子顏回子思孟軻生爲匹夫未嘗得百里之民而君長之高談而死然而後世之人懷其風烈猶曰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是雖無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跡而有治世康天下之心爲後世所信故也蓋道在於迹雖並天地而高厚有所極其藏於心淵淵浩浩而莫知其疆此所以後世論仲尼賢於堯舜遠矣伏惟閣下學孔子顏回子思孟軻之道而履二帝三王臣佐之貴聲名事業爲四海望可謂盛矣至於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其著於已久其澤加於民固已遠而天下士大夫相與言曰夫子所以治世康天下之心固未之見也指前日之迹且善則曰可以知夫子之心以是嘆天下之士所望而待者豈淺也哉某棄而窮且久矣然徘徊徬徨愛其餘生猶庶乎見閣下盡心迹之化與昆蟲草木沐浴之惟公察焉不宣某再拜

啟

賀文相公啟

某伏審樞密太尉相公光奉制面進司樞席高賢當柄率土同懽恭惟太尉相公道燦三英材兼九德風雲際會出乎聖人之時虹霓光耀爛然天下之望勞中外清白邦家斷國論之安危多所取重裨化鈞之舒慘無有間言上方經武嚴廊仰成密勿眷惟付任美矣知臣帷幄前籌調五兵於不職璣衡賦政均

百度以參和某幸出門闌尤深鼓舞

賀富相公啟

某啟伏審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相公皐夔之偶伊呂弗加挺生於韓寶輔吾宋忠義一節凜如水霜功名三朝光于竹帛固已身屬天下之大事又常力行衆人所不能作萬世之金城爲九廟之磐石天付大任士無間言方且厥百度之圯隳咸一德而修舉治條講三代之盛天聲憺八荒之區嘉謨有爲而前

舞之如昨某根荄至賤生育有初際會于斯感幸無極流落窮途瞻望勤勞下情不勝虔切惶懼之至謹奉啟事陳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啟

賀張參政啟

某啟伏審參政侍郎光奉制書榮參國政洪鈞之下起舞皆同伏惟參政侍郎金玉清規蓍龜令智一言寤主斷大論以持危圓海想風起懦夫而增氣勳績爰輔於中外謙恭多助於天人爰啓正樞庭坐參基命籌帷多勝雖柄託之不虛台鼎未調在與言之未厭果茲易地聖矣知臣百度參和羣生蒙福舟航

濟物奮庸已副於巖廊竹帛圖勳正席竚先於公衮

賀參政給事啟

某近覩邸報伏審光膺帝命入贊公台凡屬陶鎔不任忭慰恭以參政給事身推王佐望重國華蓄諒直之嘉猷富經綸之茂業夙蘊大臣之量自膺明主之知入贊機衡正朝廷之大事出居牧伯宣屏翰之元勳薦更中外之司允著丞疑之望僉諧攸屬上意所

知果由三接之恩再副貳公之化仰以正人君之闕治條講三代之盛天聲憺八荒之區嘉謨有爲而前之所居者未久休德旁施而下之所蒙者未終茲還下以裨輔國之宜謨社稷之永圖恢廟堂之奇算經邦論道咨啟沃於天心偃革爲軒贊成平於帝業即元台實就鴻烈眾賢以策塲蹙而同歸羣生在鈞鼓

正保衡之任以昭垂拱之風庸副具瞻永宣一德

賀樞密太尉啟

某近覩邸報伏審樞密太尉光奉制書自登左府伏惟睿慈俯賜覽念

慴懽慶縞以亞承弼之位參帷幄之司密勿王猷正天下之機事統和師律制閫外之權謀必資俊傑之材用副股肱之任恭以樞密太尉氣含元一德稟中和明社稷之遠圖蘊廟堂之頁具風講于齡之旦仰膺萬乘之知出鎮鉅藩入貳樞政上心隆於倚注百辟仰於儀刑式允衆諮爰正近密列以兵車方偃戎醜悉平以成文武之大功式賴蕭張之奇策茂邦家之福祉慶天地之成平不勝慶忭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狀

相式副民瞻

賀樞密侍郎啟

某啟伏審某官榮膺綍誥入輔樞庭勳業所鍾華夷同慶恭惟某官秀含辰緯學粹師閎身爲儒宗早提衡於鴻筆自結明主徐步武於青雲素風嘗激於士倫大誼夙裨於國論玉堂制作雅追二典之淳金鼎調和久著翼生之望聊分宥密以究經綸黼陟有聲可陋魏相之在漢將明賦政永推山甫之與周即正師膽以如輿議某素叨長育竊慶亨嘉惟是歡悰實

殊奚等更祈上符眷託順講聖經謹奉啟起居陳賀以聞謹狀

伏惟睿慈俯賜覽念

賀歐陽樞密啟

某啟伏審樞密侍郎先生拜命禁垣開榮樞府朝廷有道聖主知臣不以賢愚皆同鼓舞恭惟樞密侍郎先生勳業居高於天下文章度越於古人帝書百篇鴻筆追風於二典師牆九仞諸生就列於四科表則邦家勤勞內外當世獨出羣公無前所不厭乎輿言以永付之大任是用延登宥密之地歷試將明之才惟幄英謀近可以紀綱一世廟堂勝算大可以臣妾百蠻將見眞儒之所施以慶蒼生之蒙福

賀陳樞密啟

某啟伏審樞密諫議被恩宸綍進秩樞庭凡在陶鎔不任慶忭伏惟某官大猷經遠碩德鎮浮讜議嘉謀雅稽參於王體英聲茂績嘗度越于臣隣簡在上心蔚爲時棟爰自報政三輔提綱百司終需大鈞始厭清議果開宥密之地以賦將明之才

賀龐樞密啟

某伏審光被制函入贊機務凡在鈞播舉集歡誠竊以朝廷宥密之司導宣於明命惟幙訏謨之地經理

於大猷矧練核以攸難蓋倚畀之是重恭以樞密裏德淳至抱器閎深立朝敦密靜之風鎮俗樹艮明之化聞以醜羌犯境銳師留屯將以儒臣總斯戎律眷求扞禦之畧分沮桀黠之威且頗牧之材久輟從于中禁而伊呂之佐宜登進於明庭爰紀殊庸式霈徽典裁成百揆方大乘於國鈞仰正三階伫陞臨於鼎席某瞻望軒墉卑情無任欣忭激切之至

賀吳樞密啟

恭以樞密某官志抱忠概業暢文經體方重以立朝審籌謀而居國披垣清切早敷述於訓辭內相尊嚴亦參決於庶政益厚聖宸之眷入登樞近之榮百度咸熙式分於邦輔萬方是式伫正於巖瞻

答同年交代啟

某解褐榮途嘗竊同年之幸下車庶邑欽聞既久之思方仰奉於成規乃遠貽於休問伏審頒條甚暇養浩彌沖大慰傾風何勝永好伏惟某官道謀王體政實吏師出守中和茂宣儒者之素入朝功狀妙膺天子之知豈茲一麾可掩大用行聞節召愼護春祺

上唐州知郡高太卿啟 時宰南陽

某伏念筮仕入朝早想聞於龍坂字人爲邑幸密邇於侯藩屢規隣燭之光彌著高山之仰屬簡書之多畏奉竿牘以後時既愆事大之儀尤積藏中之愧恭惟某官直方種德渾厚深仁籍組有輝赫赫本朝之望旌麾所至優優循良之師眷乃名城昔安善化干里變樂耕之野九重分共治之憂聖書賜金已講漢廷之故事緇衣入覲遠追鄭武之英風畏暑方隆珍調宜備

賀運使啟

某伏審運使駕部光膺睿選出攬使權凡屬提封同歡聽命恭惟某官挺生慶緒練識夐倫素風不墜於家聲大誼必斷於經術逢辰早達所至皆賢天府治穢甫晝方喧於倚辦外臺刺舉觀風無切于澄清乃眷才猷特分優寄百城坐照豈須攬轡之多三接寵酬竚對追鋒之召

謝改官啓賀書啟

某叨被朝恩序選官著退惟僥冒交積兢營斯蓋某官盛德兼容餘光遠照致茲冗散亦被寵升敢冀勞謙重貽慶牘誓荷之素敷述奚殫

謝秀才投贄見訪啟

某啟伏蒙秀才卽先輩枉珍駕以及門覘雄文而滿

帙承顏愧受足掘推先拭目鋪覩有開固陋恭惟秀才卽卽先輩枌榆擢秀蘭芷翹芳涵肆羣言必見聖賢之蘊根柢眾美率歸仁義之純發爲文辭粹得體要足以擅一時之美價于茲掩多士以先登辱朝廷之簡以降書乃郡國奉行而論秀需亨有素晉取其時麟角呈祥顧珍羣而莫掩鵬圖得志信遠到以難量如某樗質非材茅心自塞荷風猷之特厚示禮等而不遺錦繡甚華被牆非稱莖韶閒發忘味可知測畔岸以未能但珍藏而永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舉人謝解啟

都官集卷十一　八　宜秋館

某啟伏承秀才卽先輩出應新書榮居茂選以某繆膺奉檄來預程文觀雅俗之盛儀副長戟而枉謝猶之蘊玉既幸榮觀復此摛華何勝被服禮意交至感愧相并竚聽芳征終符柏悅

與饒州知縣殿丞啟

某雖乘際會久仰風徽恭惟製錦之餘克固練神之福伏惟某官鍾英慶緒擢秀清時結綬王畿綽有甚高之望投刃餘地浸喧所至之聲惟此吳疆猶淹晉用伊朝嚴召不次褒升順履清和倍祈頤養

謝越州知府大卿啟

某瞻仰高山積有歲月參差末路不遇門闌欲通尺簡之儀愧無文席之雅而昨瘝官于邑播謫而歸命彼載之蒙惠厚甚感慙并具嚮往增勞恭惟樂偃息於名城遠和倪於神宇伏惟知府大卿高議出乎今古懿行著于家邦多聞博識世以爲師清談雅言聞者成誦謀議屢神於國論中和常至於吏循幸茲輿州徯我舊德謳謠眾口爲憂留借之難巖穴公言又恨咨詢之晚蕞然蹇往貌矣遐征未知輿進之年但有無疆之頌

賀南康知軍郎中啟

都官集卷十一　十　宜秋館

某伏審知軍郎中榮膺宸檢來領軍麾獲與下風咸增忭慰伏惟知軍郎中奎文照爛淵度汪涵章相一經早欽世學漢臣萬石遠紹家聲暫分簡在之才屑泊湖濱之壘更冀上符眷託倍護珍羞

詩

遇便風

舳艫泝隋堤積潦涵楚甸大帆挂長檣薰飆借良便氣張中軍旗勢疾強弩箭浪頭噴飛雪波心落流電或如春雷振又若疾雨濺天空交鷗歸珠媚淵龍戰久來去意切幸此行色變舟子嘯引項挽夫喜盈面揭篙無施勞躍馬莫我先行吁思景附坐指交勇羨日陰未頃刻道里歷甯縣津亭候渡淮官堠俄入汴

盛夏草樹齊遠水蘋藻遍晚景稍可愛少瞬不再見我非欲速者疾目憎轉眩衣袂聊虛涼心焉獨安宴向夕風少休遲留樂幽賤

失題

昔見淮水清今見淮水渾問之何因爾淮吏謂予言此淮出桐柏彼汴來崑崙年年相合流東望滄溟奔汴入淮而清有若淮水尊風休一色靜古鑑磨無痕今年淮水小僅能庇龜黿黃河從春來桃花注龍門滔滔朝宗勢巨浪日夕煩小清納大濁勢不得自存崩騰一波走磅礴泥沙噴我聞吏之言冥默竊自論

君子潔履操小人爲詐謾姦豪爍危行烈火燎于原譁言汚正論青蠅止于樊中人可移性鮮克始終惇夙夜念淮水清心大吾源

中秋翫月宴友

秋風清且勁夜月澄無譁月當澄清間百倍常光華金盤挂滉瀁水鑒磨痕瑕未離碧海久漸到黃道斜常娥瓊肌滑羞死吳宮娃蟾蜍銀鴈寒不穴死水墓依稀聞兎擣髣像見桂花豈止數千里已照萬人家都人尤侈盛時節惜芳佳樓臺延皓魄簫幕去周遮交錯宴子女嘈雜鳴簫笳清影落酒盞爽氣侵巾紗主人出對客衰病植蒹葭所共天上景能如富者奢汙樽薦醅蟻簏羞錯魚蝦釋焉帽與帶果止柰與瓜高言抗崢嶸沖靈坦凹窶情親弗委曲論極成紛拏寒稜入吟骨歡意自天涯不因斗柄轉豈信漏刻賒無端雞三號漸引鼓五撾良會誠惜已同心又何加殘燭促坐席曉意生微霞明發作此詩遺我異時誇

種梅

始我窺山中早與梅花期低回遂四十種樹計已遲

樵夫致遠枏園官送新枝故土謹包裹深根屢培滋
連宵霢霂雨迫此初陽時繞徑一百樹撫視如嬰兒
古來橫斜影老去乃崛奇嗟爾生也晚笑我行且衰
世人非金石或作千年資轉眼共零落較此不更癡
有情且寓賞勿著喜與悲青赤粲點白一笑唱吾詩
百年霜雪過好者知爲誰

公署井詩

老屋蔭大井甃綆百尺脩疏鑿不知年人其古諸侯
源從卞山來涓涓無時休旱地千里赤淵泉獨清浮
六月如焰火寒冽氷雪俾萬家濱雙溪卓此名一州

纍纍挈瓶人踵門日見投賓至遠欲起命酌輒復留
豈不敵醍醐渴疾飲以瘳庶序闕講問閭淺誰予求
自反對井德飲水良可羞

桃花塢

路轉青山曲地暖留青春昔聞千樹桃香豔紅氤氳
遊子想神仙花下啼鳥馴于今空蔓草況復種桃人
唯應塢中月清光無故新

餞張郎中

莫愛卞山色莫羨苕水清山高天早寒水深澌浪生
維此賢丈人宇韻和且平冷清宵無威妍詞吐春英

衆人詫其華君子挹中情愷悌神所勞假樂眉壽并
安車省家園華艾立兒甥邦君示尊禮宴衍旣豐盈
言還湖上居載酒餞東城賓醉可復訴貴老事非輕

送詩僧惠師

蕭然林下人病骨霜松槁若爲詩家流力壓古人倒
琢句如琢玉得之若得寶有時到極摯直可補元造
平生樂此樂白頭不知老數年吳楚游詠遍泉石好
邦懷鍾山隱鄉思滿春草橐中何以歸篇篇有留藁

朱芭詩

朶朶原上芭盈襜不知多惜共漿藿稱命與羹糝和

野燒

急燒山上草莫顧山下木燒草得地美欲種來歲粟
乘風縱巨燎烈烈遍巖谷旣不問玉石何暇愛麏鹿
寄謝種粟翁乘時擇嘉穀無俾稂莠俱還見故草綠
棟材已灰燼著意規飽腹

廉溪

豈無城中居高牆圍大屋愛此原野閒山靜溪水綠
人家買良田歲取十千斛我耕山下土所獲亦以足

黎羹佐淵魚晨炊買樵木客來好風日濁酒酔籬菊
主人去微官歸意常欲速盡圖隨行李林園日在目
公卿爲之賦佳句滿瑤軸年來請便郡旦暮戒童僕
乘霜歸荒徑趁雨添新竹應恨公未歸公貧猶待祿

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涯新陽達厚地草木漸萌芽
禽鳥知時節聲哢日夕嘉人生獨何爲不與物同華
齒髮俱搖落唯有老大加緬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
三年辭帝右士夫嘆聱牙道大益不容眇小固何嗟
聞有難老藥流灑和丹砂但願壽百歲未能定龍蛇

靈祐觀

緬彼幽虛天曾是衆仙圃宮祠宅來儀紺瓦覆蒼甃
窗扉秘環佩几席被文繡傳聞祀禱神祠宮燦如晝
樵蘇避山村草木長疎秀祥符聖天子慕道比軒后
縣官典修完錫名揚靈祐星瑞捧金龍沉以玉簡副
邇來三十年寂寞事非舊黃冠守蕭堂香火雜薪槱
神州祠太乙司農治華構休祥祚邦國巖穴甘僻陋
游人獨何求豐碑讀古篇

保聖院

門深鎖蒼苔地靈育嘉樹寂然煙雲宅不接市朝路

苟能灰心居卽是古樂處

贈孔經甫賢良兼簡許少張狀元

晚泊姑孰浦忽逢瀟湘人口稱丹邱客面帶湘江雲
此客骨不凡九天之麒麟新上紫烟頂以頭觸天門
赤龍怒當路天矯驚百神麒麟顧何力牙爪勇踢蹲
既欲犄其角又或批其鱗此身甘萬死齎粉不逡巡
帝曰汝無罪濯濯良不羣轅吾黃金鋪縱之赤城塵
收頭縮下土別待風雷春龍怒逐之去四海波濤翻
顧我天一涯遺下顏色温昔爲游天夢嘗受一日恩
老來因對客念往驚心魂寄謝剡溪子入朝可無言

寄虔州東禪惠長老

山僧未識面遠想何瀟灑客從贛上來肯可必儒雅
學詩擬柴桑陳編長在把冥搜得佳句冲淡相上下
由來淵源遠知解妙空假史君固好善公餘枉車馬
元談閒清吟至樂匪尊弊借問歲早晚重修遠公社

次韻酬郊郎中

直道焉不黜士生常苦貧此語閭則舊今見賢丈人
三十取科第初走州縣塵清不受一毫義或重萬鈞
四十雖宦達五十已還屯有如車脫轄挽之又埋輪
南棲窮山中茅屋無比鄰瘦田兩三稜過半生荆榛

年豐苦不飽況復水旱頻予嘗訪其居會合歡無垠念此太幽獨欲去彌傷神勸君胡不歸清警多交親旋聞理舡艘送之彭蠡濱今來復相過三見汀州春雖云故鄉樂還似枯池鱗僧坊避風雨所賴太守仁隨衣度伏臘計俸紓晡晨無妻眠抱影失子淚沾巾宵蒼杳難知善人獨不振公懷自曠達閑然樂天鈞作詩擬淵明委形任屈伸所喜樽有酒且樂圖有筠我思得高義列鼎鋪重茵館之華堂上歲與禾百囷使無寒飢願便可謝舊紳世俗念已薄此邦非等倫

東臺并序

太博劉公嘗自賦所居之東臺詩云茲臺乃主人吾身同過客可謂達生之至言也客有託爲臺荅公頗稱公道德然未盡其所以相爲賓主之意于是爲賦詩一篇

築臺俯園木亦既覆華宇主翁達生者作詩勝門戶雲泥成睽離治亂空自論古來用才者如梓匠輪轅短長無棄遺同異非讐恩何不付國史置子西掖垣

謂臺乃主人吾身同逆旅臺還謂公言無易浪稱與我語雖鄙賤幾欲叫天閽此一篇今于江州圖經內編入

李侯稟靈氣家園隣大別廬峯五千仞曾上捫日月天地猶大塊況此一坏土我昔未爲臺蟻垤動欲雨

湖州李使君聞予遊寄書云爲我一謝清絕道微本一致喧靜偶殊轍眷言朝廷士何必山水悅翁欲事耕築金鎚莫論堵軒陛因冠帶松筠漸傳侶萬物固何常今日乃前古高岸化深谷白波起桑圃澤民固重事逸興聊可輸已告林屋天金庭錫期臺短長雖有間相去能幾許翁閒賓客至只此見芳醑

初入太湖

東南有具區三萬六千頃百川之雄偉咸池借溟涬
玉堂在其下莫知日月永鵷鴻昔不返肯顧市朝請
爽懷邇已勞孤泛此方逞剡沙出林荒度淺動蘋荇
潮盡行漸遠灣轉勢彌迥疑非地可載直與天作鏡
青空四垂幙亂山不能屏猱茫白鳥行浩漾好雲影
邏呼十槳急罛橫九帆並一艇橫立九帆乘風網魚罛霧中波有
光風後浪猶猛澎湃閒乍梗拋礎內還省我量覺蹄
涔此身實萍梗淵神慄寒肌浸氣颯素領觀瀾念往
術濯纓悼前脩未能追高謝且以卒流景吟非詒獨
清濟乃仗中靜寄謝洞庭君終來老魚艇

霅溪

吳王城下溪疏鑿自開闢潭潭無涯岸但見淺垂碧
氣增宇宙寬勢吞江湖窄樓臺照清影河州多嘉植
紅鱗生霞朝金鑒沉月夕恍如神仙國遠與塵土隔
怪說稔傳聞眞源探圖籍天目據西南兩地瀉峻極
其傍數百壑奔走爲附益及茲淵渟處深不可計尺
稻粱活萬家世無原田瘠魚蝦孕千石日見網罟獲
陰陰風雨夜多爲蛟龍宅少遊溪上學長作幕下客
觀瀾無前志平世恥吟澤度量方潢汙臨流重慚惜

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固難名瓌怪存記錄
噴成懷尋竇茲辰幸臨矚馳神在眞游豈復惴深谷
解蔽紛芒屨燃松命光燭初行已徊僕漸入但匍匐
顧瞻避衝磕渾淖沒手足如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
或垂若鐘簴或植若旌纛有如案而平有類几而曲
鐫刻非人工晶瑩聚黃玉遥知竅穴外定有金庭簇
凡肌不可往叩擊安敢黷鸞鳳無消息但見白蝙蝠
邦還望徼明既出猶喘促沾衣憐石髓孰悔泥塗辱
庶幾達微慕養生相吾福

毛公壇

古壇疊亂石草木何蓼差黃衣守其傍陳蹟刊豐碑
曰初劉眞人齒髮不可訾但見紺綠毛被體鬱鬱垂
雲輧一日去空山留庭墀弟子散巖谷刺荊榛薇荒基
晚有周息元採訪親斬披白鹿忽跪前靈符見蔵麩
塗勝人既偶凝巖起寶祠束帛下幽聘良馬維素絲
前朝揖高風有美皮陸詩追今三百年事去物亦隳
喬松委樵蘇野蔓號狐狸惟有鍊丹井甘冽無等夷
一酌匪消渴欽慕尚神禧

松梢詩

朽屋延暗暝鑿明快吾魄西墉偶面勢開牖遂生白

茲焉玩圖史亦以畫牀笫豈能來清風猶苦對殘赫炎天適暮舉杯暮坐燔炙賓客何可處兒女哀不獲咨諏戒獻詩蓋寢乃其策架木湊簷瓦鋪竹施葦席聊且紓褻酷未足爲佳適北山多喬松倚天不知尺綢繆星日暗轇轕鬼神宅棟梁尚匪材枝葉固何益敢告持利斧斬伐遵指畫束縛如見遺無使曲傳直此身得餘庇陰德佩無斁

楓橋詩

二十送上鄉老書白髮堂上懽愉愉岐亭酒罷不忍別二百餘里來姑蘇楓橋古岸冬十月霜風切骨草木枯拜起欲去更付囑携手泫然雙淚珠明年偶中崇政第赤城山下欣迎扶寧蒼不與奪榮養星霜未周罹明誅顏色不見己三歲肝血泣盡留形軀隱淪無業養慈老骸骸又作卑官圖還道楓橋舊別地依依風物春陽敷人烟山色一如昨齒髮獨改親則無萬杵入心交落湖水邊且欲留行艫平生一天已無數縱得寸祿何爲娛時乎窮達又未決行矣願報生期

貧女曲

貧女四十無人問不傳鉛華水梳鬢非關顏色不如人不肯出門羞失身零落牀頭舊機杼池水漚麻還織布布成不貢市中兒金刀剪雪自裁衣

太湖一首和姚子張

太湖可漁山可樵漁樵隱者非一朝醉拍淚渤摩穹霄歌詠周孔追松喬故迷人歸今寂寥秋空淚穩蘭爲橈何爲不去走市朝況無一策陳虞堯嗟哉生事垂簞瓢毋齒豁豁羣兒齠啼寒悲饑如鴟鴞古人以此嘗折腰敢不歡喜祿下僚滄浪有景直不遼西風起時心搖搖異日掉臂君可招

三峽橋

銀河源源天上流新秋織女望牽牛洪波欲渡渡不得以鵲爲橋誠拙謀胡不見廬山三峽水此源亦接明河底擘崖裂嶂何其雄崩雷泄雲勢披靡飛鳥難過虎豹愁四時白雲吹不收燭龍此地無行迹六月遊子披貂裘誰將巨斧鑿大石突兀長橋跨蒼壁行車走馬安如山下視龍門任淙激寄言牛女勿相疑地下神工猶更奇喚取河邊作橋棟一年不必一佳期

騎牛歌

舜命諝官廬山之下常陪太博劉公乘黃犢

往來山中因作歌以紀之按此下三詩永樂
集原註云舜俞熙宣
青苗自劾謫監南康酒稅又載南康舊志云
舜俞與凌之乘黃犢舊以六十日盡南北
山水之勝有廬山記五卷李伯時畫爲圖
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
乘肥大躍須年少滿爲轡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
看山聽水要行遲駐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
籬山家裝束不時宜匏樽注酒就背飲縹囊貯書當
角垂吟或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
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
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

竟何如春泥沒腹雨濺幅夜半歸來人已痛天眞喪
盡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
同悠悠

和部使者騎牛歌

君平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哉官卑莫行
道鸞鳳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吏員黃
牛騎長壽老奴挈榼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憐湖邊
有逐客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遊翁出
錢爲買牛山中酒美數酌我醉裏詩成要我和市兒
指點應不識底不輕裘走快馬毛夫子眞國士出問

泉石之趣因養雙犢以遂其志而又得詠歌之美
敢鶩石以永其傳歲癸丑熙宣六年正月五日江
西劉渙敘于篇末

送南康劉道純秀才起應新詔

太平天子厭獎舊盡解綱條重結紐一朝進士各名
經五百年來病聲偶弟子增員巖穴空博士獻書車
馬走鴻薄青冥昔在龍魚憶滄浪今脫笥乘時得志
君其人平生好學氣撞斗詆訶毛鄭爲低眉辨說儀
秦不容口本需束帛貢圭衡勉應新詔辭畎畝時髦
往往出江南解褐須期居帝右藏珍韜櫝元待價捆

矢撫弦須應手勿學汪踈魯兩生是古非今空白首

贈通慧大師淨務

郡陽江頭逢道人昔我先子遊從親口誦先子詩別
來三十春我悲不忍聽泫然淚沾巾道人見我少小
日嗟我老大空埃塵我謂道人言姑願有所陳公孫
希壯董生逐子貢結駟原憲貧伯夷采薇避周粟許
由洗耳爲堯民道雖有用舍天實爲屈伸子誠空門
士胡爲甘隱淪邇來拔士到屠販圈牢往往生麒麟
延英賜對不瞑拜下視羅什來姚秦方袍騎馬使絕
域賀蘭山前無綰紳如子固不鶩何不自化青雲身

今我迂踈不知返悠悠如海空迷津無錢買山廬舉
下行欲東來長水濱子如厭世欲已矣來寄瓶錫爲
吾鄰

贈湖州使君李公擇

李侯車騎匆匆出前驅不鳴隨者急不遑臺沼不尋
山獨向城隅小蓬蓽城隅蓬蓽謂誰家太學先生賢
已卒老妻猶在八十餘侯來爲問夫人疾當時弟子
猶五六連袂追隨眷倉卒手調湯藥進盂盤勞問有
無極纖悉巷人來觀相歡喜門外墻頭鬧唧唧我思
康定慶歷間天下文章極蕭瑟讀書不復問義理破

碎公麼入聲律先生始出治庠序輔養學者尊經術
自茲道議及生民晚具纁黃起遐逸先生今來骨爲
土名偏大義非前日朝登壠坂暮高官舊學前功付
幽黙往往昔遊者雪人謗諱不敢對以實李侯自是
江南士不預吾徒舊堂室尊德樂道乃精誠念老嗟
貧固其秩魏文伏軾過西河鄭公名鄉論高密古來
如君碩無幾于今走利尤非匹人言侯政如此多訟
聽風謠百之一

雙溪行有序

熙寧七年九月予遊吳興遇致政張郎中子

野日有文酒之樂時學士李公擇爲使君幕
客陳殿丞正臣皆予故人一日正臣語予云
昨日張子野過我吾家有侍婢何氏故范恪
太尉之家妓也窺于野于牖識子野嘗陪范
宴會因感舊泣數行下予聞之惻然交語公
擇公擇爲之悽愴卽乃載酒邀客陪子野
訪之酒行正臣不肯出何氏侑諸客飲獨使
在屏障中歌及作笛與胡琴數弄而罷其聲
調無不清妙惟子野以舊恩得附屏障聞問
范之廢興及所由來子野曰此范當年最所

愛者于是諸客人人憐之又嘉其藝之精而
恨其不得見也予因作雙溪行雙溪吳興之
水若雪云也

星郎休官兩鬢白慣作五侯堂上客原本闕第三句半入八
家鎖深宅偶來花幕雙溪頭有侍兒舊相識五馬
情多載酒過主人猶須屏障隔黃昏移燭背重簾初
度清歌響疎拍宛轉別是京洛聲中有離愁千萬尺
曲中復作孤吹笛玉龍一吟羣籟寂金罍不酌四座
聽淡月朦朧挂空碧更將餘意寫琵琶手抹鳳槽鳴
歷歷梁州欲徹么絃斷應恐外人知怨抑主人不許

傳青翼獨聽星郎語近壁小聲鳴咽話當年公子樽
前最憐惜朱門出後身轉輕往事消沉無處覓星郎
日有流落恨回向玳筵雙淚滴勸君收淚聽我歌聚
散有命可奈何君不見隴頭水入海不知幾千里又
不見風中花吹向千家復萬家人生莫作等閒別事
去老大空咨嗟

禾諸弟

吾家崛起蓬蒿間先君爲學良苦艱與衣買書教我
讀平生貧窶不此慳歲晚纔寒寸祿養天禍無何頹
泰山況時汝輩各少小不及見汝學燕閒逮今孤露

歷歲月漸覺長大成疎頑詩書堆積有素業文章體
要亦易孳固須仁義力造詣愼擇朋友少往還偏親
堂上待甘旨況已齒亂雙鬢班更可踟躕忽榮養不
如烏鳥鳴關關官家公道祿寒畯勉旃進取歡慈顏

淮陰阻風讒風伯

滔滔淮水溢楚之疆原田其潴城郭爲防浸以廣兮
不可涉浩乎險兮不可航粵有行者欲訴其央編莞
爲帆植木爲檣幸飄風以憑乘遂吾歸而徜徉爾風
謂何不自西北阻我攸往維伯是職悠悠水濱奚獨
予留有百其役若干其艘爰爰兮中都之餉饋布帛

兮赤縣之衣裘府臣引領以僂指挽夫坐糧而寢餱
伯復不知天子聖神以民爲憂聞此方國常墊橫流
分筆舌于嚴暑咨瘡痏于諸侯有淑使者仁豐義脩
體上所囑同辭合謀今此徵往會于道周倡和出話
下民以休風之不遂非伯誰尤上帝可訴讒言孔庶
將伯是怒不如風兮命之去
明日北風尤甚不可行再讒
我行楚濱洪波是涵颿風不惠停舶相衙我實有辭
將伯是讒越明日作若怒弗咸大吹振蕩厥聲嘐喊
龍憑虎借播谷搖巖止莫能維行不可帆誰令其然

泛泛行者有潛罔不衣食或俱幼老出其孔艱
仁者攸好吹而順之毋忽予告
謝風伯
晨風飄兮弗疾弗暴我舟汎兮以安且蹈云誰之賜
神伯子報莫阻乎淮如彼行慕莫遠乎泗曾不日到
我讒不淑我辭靡好伯其憐汝其還壽考伯實神聖
善人是悼詖動萬物永輔有昊我歌我詩以薦行潦
題婁億墓
彼何人之門兮鷹行馬車老夫嚷金兮童子紆朱其
取萬鍾兮不差毫銖庖有粱肉兮腹無圖書天之生
此兮何罪何辜句讀其話言兮節文其步趨抱筆而
宵吟兮鋪楮而晝塗天子招其以仕兮鄉人勉呼衆
肩相煦摩兮疾駕爭馳驅有司五上吾名兮禮部會

不一知退將羸其角兮進且跋其胡行年幾六十兮
倏免爲白徒一秩不能勝兮朝強而暮殆考妣其謂
我何兮遑悼妻與孥高者我難諏兮厚者行雜語諸
百恨寂默兮秋草之墟

詩

宿靈源院

山寒皆種橘古樹獨栽松林靜時棲鶴泉靈合有龍
何年人拾宅今日我攜笻高所留僧話未眠聞打鐘

閑日堂僧橋

閑日堂前橘山僧手自移爲迎林下客旋拄路邊枝
結實曾防蟻盈箱不禁兒他年應記得蠟屐過門時

落葉

風雪入林阿紛紛奈落何滿庭添野景開戶覺明多
未逐滄浪遠堪憐腐草和無由遮醉眼歸思滿煙波

中夜

强寢夜何永通宵夢不成曉燈寒有暈跳蚤靜聞聲
宦拙宜身退家貧長道情自憐前計失半世慕虛名

客意五首

客意久不適攬衣臨暮春煙長藏野闊雲斷漏天空
酒盡千愁裏詩成一望中黃花無限好底事憶江東

二

行役意匆匆淹留計已窮夢歸無奈曉病覺不禁風

憶橘園垂枳沉魚夜聽鴻悲秋成白髮賴未作衰翁

三

高岸聳如陵秋光著處清遥山照眼碧黃葉逐人行
莫怪新烟火曾經古戰爭深林茅屋小氣象亦豪英

四

水濁不見面安能照膽明還因送流梗所得計歸程

五

況復淹旅泊情多秋亦悲寒雲欲垂野疎葉不藏梨
斷梗逐流水歸禽投好枝徘徊古原上應有夕陽知

阻風還泊舊浦

已作淹留計行艫豈恨遲邯投前浦宿還似始來時
寥泬鱸鄉遠飄零鶴髮悲猶欣有隱者度景覆殘碁

時有姜隱和附予舟

題秋浦亭

牢落眞秋浦江山滯客舟身同雁南去心似水東流
鷗鳥荒煙暝漁人古渡頭只因山色好來上九華樓

彭澤縣

古來彭澤縣應有折腰人百里昔猶重先生豈不貧
菊花還在否柳色爲誰新白髮南遷客淒涼問水濱

題東林寺

淨社清談豈高名野史傳空山留舊寺老檜識當年
殿古應藏璧僧閒學種蓮徘徊二林月猶照虎溪泉

以橘贈湖州李公擇

去著登山屐憂歸清霽門親嘗霜後橘思侑府中樽
爲問林間路曾過水畔村人言封境近往往被公恩

送可則上人還京師開講

善作空王子能探佛祖心浮雲無定住流水度光陰
獨食開盂慣飛塵壞衲禁國城傳法後倚錫舊山林

過下方祇園入上方看經院遇八十老僧

因過下方院更指上方登偃蓋杉松路包金橘柚層
清灣從古好孤榜復誰曾八十年前事凄涼欲問僧

次韻吳少卿致政自詠

掛冠歸故里壑具巾車蘭蕙庭階茂交遊世路疎
一壺新漏箭吳公自作漏箭千姓舊囊書吳公作千姓囊書編以自遣寄問
從公客家金有幾餘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消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忻迎社
燕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蟻酒醅初撥暖入鶯簧舌
漸調與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憀

和郡王職方韻同前

邑陂增築更湖沉所喜詩筒賞嘆深楚國老臣千古
意盧江賢守一家心漢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嘗修是隄今太守與介甫諸昔其宗

淮邊野史添新事壠上春犁誦好音興利勸農眞政術可知爲吏得喉襟

南陽春日十首

城頭古木未知春官柳柔條日日新門巷旋開沽酒市郊原便有踏青人風煙乍入禽初好網罟猶多雉肯馴擬爲芳時對樽斝愧無心事樂天均

惓懷春晚脫征驂官況喧卑昔未諳敲扑豈甘忘素業琴樽猶可助清談窗燈耿耿開卷衛鼓鼕鼕吏放參唯有登樓心不愜亂雲堆霧鎖京南

山川隨處有芳菲老大情懷與舊非已恨鶯聲驚曉夢豈堪花氣著人衣家蔬未省添新劚宰木應曾長舊圍終向畏塗無所得好風佳月不如歸

花前惆悵轉難平屈指光陰已半生猶把此身嘗患難不知何日得功名未安去住千絲亂已去悲歡一夢驚擬入醉鄉銷此恨快風無故析春酲

壯懷摧折復何言齒髮今年老去年念遠片心飛鳥外感時雙淚落花前琴逢遏密生難理詩擬離騷怨不傳家在五湖明月裏夢隨春水宿漁船

和章子厚聞子瞻貝田陽羨郊寄

奄畫春流藻荇長吳門菰米鱖鱸鄉謀田問舍拙者事尋壑買山君底忙出處兩忘同旅寓濁清一種付卷聊寄天眞酒一杯明代本期無棄物孤臣何敢自

淚浪故人詩酒如驅使白公詩云詩酒別有甘泉緣
野堂

次韻酬余彥翔

我慙希世就窮儒甚矣謀身子更迂不共梟狐倚城
社合隨魚鳥樂江湖古來只有風漪重事去情知氣
味殊髀肉縱消吾舌在任從兒女暗揶揄

次韻酬白王覺

人生自致眞非策歲晚無成可復論鈍鴈護思追驥
躍病巢何敢慕鴻鸞傲如中散人多疾辯付南華盡
不言聊謝高情白夫子爲攄騷興慰王孫

謝楊都官見惠錦雞

珍禽流品可褒題天與文章五色齊羽翮已堪攀鳳
翼稻粱爭合在雞棲應思舊侶雌雄舞恥學凡羣旦
暮啼好向彩衣堂下養名郎從此樂持齋

送李戶曹官滿還江寧

去程牢落且徘徊聽我高吟侑一盃皦日心胸無愧
篤動搖波影上樽鬻坐看天際孤舟失慣見桑陰五
馬來長恨夕陽吟不足闔千留共月徘徊

東菴

已憐門巷林中出況復軒窓水畔開冷淡山光明枕
簟動搖波影上樽鬻坐看天際孤舟失慣見桑陰五
馬來長恨夕陽吟不足闔千留共月徘徊

太平觀

繞繞翠繞玉棻圍重重樓殿紫煙飛青簾素簡天門
近綠節霓旌夜半歸鶴使每傳三島信鳳書頻送九
霞衣放臣於世慚無補金蓼樓前拜不祈

東林寺

白髮老僧安住處青衫司馬愛閑來松嫌天近株株

短花待春歸欵欵開堪信壺中藏日月誰知雲外有樓臺官卑合是尋山客不見芳菲意懶回

西林寺

東林移宿過西林風竊蕭蕭結暝陰隨處水聲喧屐齒傍人山色上衣襟道於塵土知無用樂在雲泉亦損心擬付離騷與猿鳥樵蘇應怪久登臨

棲賢寺

辟地行者應開寺拭眼高僧尚有墳龍帶雨歸三峽水鳥銜花出五峯雲棲亭屹屹天宮近鐘磬疎疎俗界聞遊客不嫌車騎遠巖扃無計長苔紋

黃杉院仁宗御書寺額

銀鈎金榜佛家園屐齒初來骨髮寒天上星辰留翰墨人間陵寢閟衣冠虬龍擁護神如在雲霧遮藏色未乾四十二年蒙雨露草茅猶解泣汍瀾

開先寺

山門屹屹橫青嶂巖屋霏霏帶紫烟千尺老松當大道一條飛瀑落中天重來覽物應相識此地尋僧似有緣自謂讀書非俗客謫官猶得近林泉

新羅巖

萬疊青山與世違一巖雲物何天危僧開峭石難行路猿叫枯松最上枝棄鼎施人寒種火茶唯行虎宿無籬此中別有忘年事擾擾紅塵死不知

竹雲洞

長干龍老長龍孫竹裏陰陰鎖晝雲莫問何年初入洞由來一日可無君清圍欄檻喧難入翠滴衣裾靜欲聞會得歲寒看苦節憑誰吟對雪繽紛

峯頂院

自憐隨分有仙蹤曾宿金庭第九重誰謂謫官眞俗吏還登廬阜最高峯坐頭平揖千巖月枕底微聞二寺鐘歸去林泉緣更熟定應春夢却過從

雪

老來惟有看山癖踏雪來尋洞府春已愛匡廬無俗骨更逢姑射露天眞參差玉樹千巖裏高下藍田一水濱乘興去留人莫怪風流元是剡中人

靈溪觀

靈溪流水碧潺湲溪上清輝弟子園白叟荷鋤春採藥黃冠敲磬夜朝元山中松葉堪爲酒路口桃花似有源自是遊人無道骨長生何必五千言

落星寺

何年翠麓浮彭蠡云是寒星落斗牛遠水拍天圍淨

界野僧依石起朱樓閑干白日風吹簾幕黃昏月近鷗安住自成雙若藥不須乘海覓蓬邱

承天院

建昌門外小禪居竹檻松牕靜有餘全近江湖添帳望不離城市易清虛人思求友聽啼鳥僧愛忘筌看得魚不爲山南多勝處便堪從此駐車車

寄星子令柯季立

憤見江湖賤逐臣去尋巖穴或相親不知金馬會爲客猶得銅章肯借人夜夜水聲隨枕簟時時林色上衣巾題詩半在山南寺請戒嚴僧掃隙塵

寄郊景仁郎中

早歲交情淡已親相逢羈旅白頭新雖憐管鮑論高誼欲慕陳雷卜近隣客舍每羅門外雀歸來還滿甑中塵明年相逐東林去未必鯖魚駐得人

中秋佳月獨游垂虹亭有懷胡完夫蘇子瞻錢安道

五湖人住覺天寬有月清秋似廣寒玉鑒光中數毛髮長虹背上倚闌干棲鴉誤曉啼還住白露沾衣濕又乾借問姑蘇胡別駕簿書燈火共誰看胡完夫月光清極向中秋千古松陵此夜遊寥泬更無雲礙眼滄浪合是我維舟浮生未有明年約淺酌聊資到海鷗

百尺蒼堅穴翠嵐天痕非擘亦非鑱先王圖史誰分掌後世疎慵不復探定有龍虬蟠寂寂何如苔蘚亂鬱鬱老師更說神靈事只讀高碑夫未甘

谷簾泉

玉簾鋪水半天垂行客尋山到此稀陸羽品題眞糊撇黃州吟咏盡珠璣重來一酌非無分未挈吾餅可忍歸終欲窮源登絶頂帶雲和月弄清暉

若耶溪

十里澄溪溪上山溪光無際照山顏天嫌俗眼蕪常見地惜群峯左右關蓬鳥也應非海外瓊臺爭合貯

人間雖舟正欲跚蹰飲坐見蒼煙單翠灣

天池院張景詩云若以山形比人骨此池應合似泥洹

此峯巉絶與霄干峯頂泓澄昊不乾天下定應添流

蓬山頭信亦有泥洹等閒雲出千巖雨取次龍歸六

月寒一勺自堪流萬古何須低處談波瀾

題翠峯院

借問鴟夷與季鷹五湖珍賞復誰曾憤看銷夏灣頭

月唯有莫釐山上僧曉渡浪痕沽壞酒上方雲液洒

枯藤游人欲趁沙鷗去更伴禪公上翠層

青龍江醉眠亭

酒搶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藐比榮枯

柳聚散看同旦暮潮清興本應塵外得香魂徒向水

邊招已聞佳士過從約不爲東風返畫橈

水月院

與隨白鳥汀洲立步入青林臺殿出湖脈來通方士

泉山顏分入幽人室自苦扁舟每訪尋何年空谷無

遺逸一夜霜風穿客衣二十六房皆採橘

題碧蘚亭

瀟洒闢干碧玉叢頻來游賞似兒童榮迴修竹撩清

影刻畫新詩繞翠筒十載雪霜林色改幾翻風月酒

尊空予歌老去心嘗在終擬爲隣作醉翁

送喜長老游四明

釣竿無竹月空船事去朱涇不記年一句弗由他物

得此心知與歷人傳無鬚王老長垂地掉臂胡僧仰

託天去問玲瓏巖上石个中誰是我師禪

寄姑蘇習肱錢塘文撝二上人

釋子紛紛奈汝何傳聞右繞益乖訛南山述作那堪

毀西竺師徒果有魔羣蟻固應隨轉石一抔焉可當

頹波青銅瓦礫皆稱鑒乞與光明歲月磨

傳神悅躬上人

倦纓曾投林下宿短筵重見越江邊人歸河岳儀型

在事隔桑溟物色傳弟子共談庭際柏公卿多識社

中蓮高風自出空王侶馳譽丹青是可憐

山中寄姑蘇守倅

莫釐山頭萬家橘震澤閒人一葉舟林裏金丸出籬

落浪噴雪陣上汀洲雲生縹緲吟蒐遠日入穹窿醉

望收不禁五湖容小隱爲傳篇什謝蘇州

過平望驛有懷湖州李使君二首

柳色陰陰平望橋春流西受雪溪潮玉樓有月清光

遠蘋渚生風麗思飄窗使簿書堆几案已聞歌詠滿

漁樵酒船欲訪烏程去愁費金龜返畫橈
憑熊飛隼雨溪頭人似冰壺住玉樓事逐歡謠入漁
釣詩隨秋思滿汀洲茶收顧渚旗猶卷酒貰烏程蟻
半浮去路無多平望驛客魂秋雨宿扁舟

晚秋田間

重到田園草木零鬢毛蕭颯自綸巾謾誇孺子能分
肉堪笑書生尚負薪靜與禽魚何物我懶因雞黍記
晡晨東籬已有黃金蘂只欠白衣送酒人

挽邵夫人詞

丹陽門第三朝貴樂壽絲綸五色開有助清郎終盛
譽得憐諸子盡高才蘭彫北畹香猶在水向東溟逝
不回原上送車無數目日西風雨轉徘徊

挽劉夫人詞二首

籍籍家聲起草萊詵詵子舍奉蘭陔翩翻三鳳皆英
物蹭蹬雙駒亦駿才憶昔綵衣環儿舄于今清血洒
楸孟何年盛事聯簪組別有絲綸薦夜臺
卜隣早效三遷教負米方休百里勞樂事難留同逝
水孝思無盡入伊蒿萬家原上開新塚舊館人來奠
渴醪況有銘詩傳不朽長城千古白雲高

挽侍講先生王夫人詩二首

詩

山中詠橘長詠

宋 陳舜俞 撰

包橘古云美揚州地所宜名存夏后貢頌見楚人辭雲夢分脊沃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璇星散瓊屋洞庭仙壤接水經云震澤包山林屋洞天與震澤山中亦有洞庭湖相近故震澤山中亦有橘洞庭之名震澤水烟被柚酢徒然早柑黃豈厭運封君千戶等老圃萬奴隨秀萼瑤瑣綴青陰幄幕垂朱衣霜傭采素裹露含滋弱幹金丸重繁條火齊纍瓜生先作瓣蠶老不成絲爽味鍾寒律殷姿照夕曦清香掩蘭杜眞液賤橙梨揀選收藏日采橘日以冬至前二及有酉北風後天色晴霽時則家家采而藏之無過冬至前十日者過則爲寒所損亦損明年樹矣辛十日爲候凡得霜後勤種接時壤須來處美州得於湖州者爲上亦莫能語其由也移怕樹同知齊民要術云橘有利南種江南小者寄惠遠唯來甚熟而小者乃橘有緣橘荆湘辨等差橘有湘州皮者蹊深比桃靜一無纖成歲晚與松期不凋壇蜃龜龜石種樹傅山爲級以草爽潔在太湖中園裁枳棘籬討蟲煩鑽鑿樹有蠹則實不蕃春石砌之龜龜二山之謂之討蟲科冗付蝨炊采橘後即艾去小枝不能結實者謂之科樹穿井防天旱橘樹夏遭旱則冬不耐寒而死人家皆鑿井於樹旁貴負荷之近也照霊七年大旱井泉竭山中陰溝水澆樹有一襲瘟甚歲饑橘忽有堅小而青實數十萬錢雇人者襲瘟甚歲饑橘忽有堅小而青黑者謂之青瘟黑往往視之樹璇星散陸離春秋運斗樞云瓊星散爲橘洞庭仙壤接水經云震澤包山林屋洞天與震澤山中亦有洞庭湖相近故震澤山中亦有橘熟時見客則色然後入籠謂之出汗否則珠暗雅俗共賞多落收之堪淹藏爲橘生花至繁初結則易脫故多落收之堪淹藏爲橘生花至繁初結則易脫故多落收之堪淹藏爲橘生花至繁初結則易脫故

娃貌亦都狂客笑吟聊自若丈人強健不須扶送歸
千騎堂前月猶照簾蝦一步半鬚

弄水亭

永識貴池好嘗聞弄水名白鳥鑑中立畫船天上行

壽陽僧房見橘詩

地過長淮種橘難僧房今見鎖朱欄秋來賴有黃金
簣幾被行人作枳看

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方信落江東開解愁顏與病悰自笑漫生湖海
上畧無豪氣似元龍

少年心志欲摩空漸老卑飛悔滿悰早悟割雞堪飽
腹不須辛苦學屠龍

幾慕功名逐轉蓬既無成就苦爲悰不如歸聽華亭
鶴耆舊於今憶二龍

寶慶院

小招提在白雲層古殿深嚴鎖晝燈山北遠公曾結
社至今猶有種蓮僧

題鑪峯閣

爲愛鑪烟拂畫簷小欄今日捲朱簾不須更踏山前
路可是人間看得厭

再經太平觀訪沈道士不遇二首

行客尋山去又回羽人依舊未歸來洞門不鎖清風
入黃葉無言下翠苔

不見芝巖駕鶴翁抱琴歸去悄無蹤黃花似有東籬
舊下關

與福院僧房

東西遊遍兩山村栖子黃時橘滿園唯有小軒臨小
澗病僧欹枕聽潺湲

宿上眞宮贈朱道士大同中葉道昌拾宅

棲眞必是朱癡子見結宇元因法喜孫人在

地靈治病速山村討藥夜敲門

書通濟僧壁

丹包赤實破蒼頭冬至都無十日閒此客採橘以冬至爲候剩
選黃柑留過客天寒誰肯更尋山

上方僧京師識面短句二首

亂雲峯頂紫田翁二十年前輦寺逢怪我無成頭白
早千金散盡學屠龍

老僧曾住日邊寺慣識金鞍馬上人雲外不知人易
老從頭相問盡埃塵

贈華嚴院玉眞上人

青蘿翠竹鎖禪關門對松林第一灣白髮老禪應有
道等閒隨客過前山

上方化成院陳恭功德院藏仁宗御書歲度一僧

琅函寄鎖君王字石壁仍刊宰相詩無限幽光動巖
谷山深惟有白雲知

虎溪

紫霄道士貪雲鶴五柳先生泥酒盃不爲清風與明
月道人何事過溪來

高安朱禮徽震元覆校

崇仁華　焯瀾石枝

宋當熙寧元豐之際承仁宗遺澤流風善政尚在人心荷非青苗亂法變更祖制黜君子進小人激成元祐黨爭之禍則國勢何至日蹙醸成南渡偏安之局雖云天實爲之抑亦人謀之不臧也陳令舉當日所上太平有象策本原經術切實可行迥非拘泥周官而措之黨爭之禍或不見於宋代未可知也蓋斯時正人君子踡踡盈庭太平興國之治不難復覩乃令舉雖舉進士登乙科應極言極諫特科又擢第一僅

外任麤官浮沈郡邑嗣以詆諆新法上書自劾致忤執政被斥南康遂放浪山水騎牛浩歌徧遊匡廬賓客志没世其遇亦良足悲矣雖然令舉學問經濟爲當日士大夫所推許而師友皆一時賢豪蘇文忠至稱其才兼百人之器而才卒不大顯於世以利濟斯民令舉之不遇豈僅令舉一人之不幸哉此集原爲三十卷乃其女夫周開祖所編慶元六年曾孫杞刊於四明始名曰都官集自宋刊後已經湮沒乾隆間館臣輯自永樂大典編爲十四卷卷一至卷三爲太平有象策卷四書卷五奏狀制誥卷六卷七說及進治

說卷八記卷九卷十書卷十一啟卷十二古體詩卷十三今體詩卷十四排律絕句雖非原集之舊蒐輯已什得六七亦可無憾惟距今又將二百年內府之秘藏私家之鈔錄希如鳳毛麟角若不亟爲刊布是使此集復歸沈晦王子冬得鈔丁氏八千卷樓本於江南圖書館聿君澍石代爲詳校二次癸丑八月親至江南覆校增補目錄其增改存疑者別爲校誤表附於集後時甲寅除夕夜闌爆竹轟闐寒窗燈青如豆南城後學李之鼎振唐謹跋於孫章城南尊宋樓

卷一	二葉	十八行	四字	頌	原誤訟
	六	十二	十	卒	原誤卒
		十四	四	小注	原注
卷二	六	十	十四	赤易	原誤
	七	八	十三	人	誤入
	九	十	十一	吏	誤更
		七	二十	末二句	原本誤
			四	已	原本作矣
			十八	式	原誤武
卷三	二	十	十六	美	原本作吳
	三	十八	三	子	原作下
	五	四	八	之	原本作不
		六	十九	者	原本遺
卷四	一	十	十一	申	原本作仲
		十七	二十	祈	原本作折
	九	六	十二	末句	原本誤
		十七	十九	遑	原本誤
			十四	子	原有誤
			十七	宮	原本作官
			十二	求操	原本作之
			十四	請	原本作時
			十六	天	原本作天

卷一	二葉	十八行	四字	頌	原誤訟
	六	十二	十	卒	原誤卒
		十四	四	小注	原注
卷二	六	十	十四	赤易	原誤
	七	八	十三	人	誤入
	九	十	十一	吏	誤更
		七	二十	末二句	原本誤
			四	已	原本作矣
			十八	式	原誤武
卷三	二	十	十六	美	原本作吳
	三	十八	三	子	原作下
	五	四	八	之	原本作不
		六	十九	者	原本遺
卷四	一	十	十一	申	原本作仲
		十七	二十	祈	原本作折
	九	六	十二	末句	原本誤
		十七	十九	遑	原本誤
			十四	子	原有誤
			十七	宮	原本作官
			十二	求操	原本作之
			十四	請	原本作時
			十六	天	原本作天

卷一	二葉	二十	十九	異	原本作長
	三	六	十七	請	原本作謂
	七	十四	十七	關	原作問
	四	三	十六	省	原誤省
	六	十	十五	患	原本作惠
卷二	三	六	十九	先患慮患	原本作先事慮事
	五	六	十五	玉	原誤壬
	六	十二		之餘	原作聽萬幾之餘
	八			無不句	原有誤字
	十			昭	原作聖
卷三	二	十	十三	天	原本作天
	三	十二	七	請	原本作時
	六	十三	九	持	原本作指
	八	十六	十	浸	原本作漫
	十	十八	十四	末	原本作亦
	十一	十九	二十	吉	原本作善
	十二	二十	廿一	審	原本作密
	十三	廿一	廿二	輕	原本作難
	十四	廿二	廿三	操	原本作採
	十五	廿三	廿四	聞	原本作聞

卷五	一	十五	十七
	二	二	九
卷六	十三	十九	十二
	十五	十	十五
	二十	十九	
	廿一	十三	十一
	廿八	十二	十三
	廿九	十八	十六
卷七	七	十七	四
	八	十三	一
	十三	九	十五
	十八	五	十五
	廿一	七	十六
	廿三	八	十四

十四	三	甚可憚	原遺一字
十五	廿	講	原誤請
		待	原本作待
		米	原本作未
		最	誤最
		足	原本作及
		樂誼	原誤
廿一	十一	流	原本作鹿
廿八	十二	徙	原作從
廿九	十八	裕	原作俗
卅一	十五	斷	原誤
卅二	十三	貢	誤使
	十七	武	誤式
	廿	大	原作水今改
	十五	和	原作知今改
		間	作間
		也	誤入
		其末作句	疑有脫誤
	十六	稅	原誤扼
	十八	歸	疑僞

卷八	一	廿四	十二
	五	六	十二
	六	五	廿
	七	廿	十九
卷九	四	十四	六
	七	二	三
	十三	十八	七
	十六	五	十一
卷十	十六	五	十一
	廿一	十四	十二
	廿二	十一	十三
	廿三	十四	十二
卷十一	二	十八	八
	三	十一	三
	十三	十三	十二
	十六	十二	十二
	十八	十八	十四
卷十二	三	七	三
	六	九	六
	八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二	廿
	十四	十四	十四
卷十三	十二	十一	廿
	十四	廿	十四
	十六	十八	廿

廿四	二	美	原作矣今改
六	十二	百字衍	原誤
七	廿	爭	原誤
六	五	曰	原誤
七	廿	邦人下重失字	紹興雪間志補
七	廿四	事	原誤年今改
七	二	咬	原作俊今改
六	四	核	原作扳今改
七	十八	耶	原作也今改
八	十四	其	原誤共今改
八	十四	天	原誤大今改
十一	三	祉	原誤祉又疑作祚
十一	十一	倍	原闕今增
十二	十二	瓊	原闕
十二	十二	遺	原闕
十二	十二	肯可	原誤
十二	十四	棒	原闕
十二	十四	題	此行疑有闕字
十二	十四	偵	原誤偵
十二	十六	王	原誤生

卷十四	三	四	十五注小	張	疑藏之僞
		十五	三	採	疑採之僞

集古錄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提要

宋陶弼撰弼字商翁祁陽人慶歷中隨楊畋討湖南猺以功授陽朔縣主簿歷官知邕州四遷爲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宋史本傳詳敘其招納諸蠻之績人稱其能黃庭堅集有弼墓誌銘亦謂其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平生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詩文書奏十有八卷共其書知非碌碌者今十八卷之本久佚惟此集一卷尚存鈔帙所載詩僅七十三首厲鶚宋詩紀事錄弼詩有詠藕詠荔二首見於合璧事類者茲集不載又今亦不見集中蓋是集皆在湖南所作故以邕州爲名其非湖南所作者則不在此集也其中辰州一首圖中一首皆闕首二句五溪一首闕末二句無別本校補今亦仍之焉

提要

湖廣通志稱弼詩尤善言風土蠟茶詩至五十韻

公安縣 丁香
桐 柳
鷄頭 桃
李 兵器
食楊梅 滴露花
送趙樞寺丞宰虔化縣 荔支
出嶺題名灰舖 山茶花二首
途次葉縣觀千葉桃 登潮月亭
對花有感 紫薇花
園居 題陽朔縣舍

一 晨風閣

邕目
天涯亭 題霞溪驛
登崙崙臺 秋日登南城臺
過思明 閣皂
東湖 西湖
柑子堂 邕州
廉州石 合浦還珠亭
送呂溝典獄之梧州 融州仙巖
賓州仙影山 安城郎事二首
宜陽 送臨桂縣戴若納出嶺
客館 贈章使君
陽朔縣 寄嶺林郡守姚道口

宵澤峯
丹竈山
鬱林鼓角樓
會仙巖
莫鄒關
碧湘門
司馬錯城
寄沅州新守謝麟
三山亭
辰州
五溪
邕目
寄蘇州徐處士幷
武陵
祝融峯
白霧驛
辰州
黃陵廟
那覇泉二首
羅秀山
春野亭
思柳亭
登邕州城
木芙蓉
桂林
銅雀研
端研詩贈王欲

宋陶弼撰

公安縣

門沿大堤入路趁淺沙行樹短天根起山窮地勢傾孤舟難泊岸遠水欲沉城半夜求津濟烟中荻火明

丁香

萬枝千葉遞相親內結花心外結身草木至微猶有合悲哉父子與君臣

桐

老桐休斲爲琴瑟胡部新翻格樣清試聽琵琶采蓮曲一般絲上數般聲

邕集

柳

楊子江頭流水嘶長安陌上遠風吹黃金瓔珞雪晴後碧玉玲瓏春盡時端的園林俱不及等閒臺榭便相宜思量也是多情物占與人間贈別離

鷄頭

三伏池塘沸鷄頭美可烹香囊聯錦破玉指剝珠明葉殘非蓮蓋根甘似竹萌不應徒適口炎帝亦會名

桃

樹正舍芳酒正醅熙熙爲爾醉春臺一花五出尙可飲何必重重疊疊開

李

春盡煖風蒸翠幄暑天涼氣暗朱闌主人肝膽無猜忌
果下遊人但整冠

兵器

五代乏眞主奸雄何僭僞橫磨澗刀劍白日相摹弒我
宋有神祖潛德動天意故天意若曰往爲我之嗣神祖
拜稽首乃卽皇帝位不惠兆民樂不怒諸侯畏顚倒執
玉帛奔走恐後至大商國三分一朝有其二太宗以義
撫眞宗以仁治王道竹箭直誦聲金鼎沸獨有陰山戎
時時寇邊地天子赫斯怒大警巡澶衞射殺右賢王遂
斬匈奴臂狼心帖然服結心同昆弟自此兩河間寂寂
無戎備卒閑喜夜歌將老貪春睡自此爲太平恍逾三

十歲戎昊乘我間南馳賀蘭騎陽關久夜開樞杇不可
閉陣雲起秦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股栗奏宰相瞋目議
僉曰亟發兵豎子坑甚易倉皇築邊壘未戰力先瘁遇
迫開庫兵士蝕鋒鋩脆防秋採舊屯推轂謀新寄舊屯
老且死少者無窴藝良田不訓練手足迷擊刺新寄將
家子從小生富貴六韜未曾讀口但知肉味師復從中
御進退由閹寺權輕號令冗兩戰無遺類曹公棄七軍
晉人獲三帥吾兵自此喪有詔新其製此器不煩設一
旦從何致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
蚩蚩輩斫牛拔筋角飛鳥禿翎翅斡截會稽空鐵烹蔓
山碎供億稍後期鞭朴異他罪愁氣塞太虛霽景晝冥

晦我聞郭汾陽料敵多奇異單車諭突厥暮酋膝雙墜
又聞李西平臨戎有英氣身着紅錦袍懷光肝膽碎是
知用兵術在人不在器君耳舜聽高君目舜明視願采
謀畧長勿依干戈銳

食楊梅

嶺北土寒無荔子人言形味似楊梅翠條丹實休相學
不願紅塵一騎來

滴露花

凡天瑞露滴成芽不是榆花卽桂花星女月娥宮不鎖
天風吹落野人家

送趙樞寺丞宰虔化縣

路入南雲下如何輒解携人烟五嶺北星斗大江西暖
雪梅花樹晴雷贛石溪青衫欲無淚不奈鷓鴣啼

荔支

五月南遊渴欣逢荔子丹殼勻仙鶴頂肉露白晶丸色
映離爲火甘殊木作酸枝繁恐相染樹重欲成團赤蚌
遺珠顆紅犀露角端爽能消內熱潤可濯中乾桂嶺無
霜處梅天暴雨殘下缺一字一簇氷蠶繭千苞火鳳冠隔斷
銀葉嫩透膜玉漿寒

出嶺題石灰舖

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寒沙江
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

山茶花二首

淺爲玉茗深都勝大白山茶小杏紅名譽漫多朋援少
年年身在雪霜中

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空煙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
數枝和雪上屏風

途次葉縣覩千葉桃花

三月官桃滿上林百花千萼費春心葉公城外襄河北
一樹無人色更深

登潮月亭

渡頭人語知潮上下看江南東北流試引輕帆學歸去
柴山溪淺却回舟

對花有感

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物若花枝桃紅李白薔薇紫
問着春風總不知

紫薇花

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況別
也隨紅日上東廊

園居

更添蒼柏兩三輩
相伴高枝作雨聲

題陽朔縣舍

石壁高深遠縣衙不離牀衽自烟霞民耕紫芋爲朝食
僧煮黃精代晚茶瀑布聲中窺案牘女蘿陰裏勸桑麻
欲知言偃弦歌化水墨屏風數百家

天涯亭

雨色絲絲風色驕天涯亭上覺魂銷一家生意付秋瘴
萬里歸心隨暮潮兵送遠人還海界吏由遷客入津橋
山公對此聊酣飲怕見醒來兩鬢凋

題霞溪驛

歌聲野色中人樂歲時豐暑雨陰陽雜秋田早晚同嶺
雲無烈日江樹足涼風自指香山語前村有路通

登崑崙臺

落照古城隅邊風動隼旗久閑忘戰略多病熟醫書白
髮隨年短新情與世疎桃花春水暖還釣舊溪魚

秋日登南城臺

江國家書少秋臺寒草生無人來遠渡盡日上高城落
照懸漁市孤烟起戍營東離故園菊又向酒中傾

過思明

幾年來瘴外此夜宿溪中照枕殘鷄月吹燈落葉風廬
循猶僞國楊僕已衰翁起戴寒星去前村曉影紅

閩皂

萬仞天然閩皂形陰陽不似衆山青一區海上神仙宅
數曲人間水墨屏華表鶴歸春谷響玉京龍起夜潭腥
可憐張葛無人繼三級高臺拂杳冥

東湖

寧越佳山水東湖帶郡城月天高寺影春雨一橋聲石上青蒲合沙中白鳥橫天涯正寥落獨往若爲情

西湖

寧越佳山水西湖似浙城桂多天竺子潮欠海門聲路向林梢轉天隨野色橫從茲棲泊者無復渡江情

柑子堂

子厚才名甲有唐謫官分得荔支鄉羅池水盡黃柑死獨有空碑在畫堂

邕州

南極諸蠻傲典型斗門時復見飛星君王仁恕將軍老五十溪州六萬丁

廉州石

使君合浦來示我海濱石千巖秀掌上大者不盈尺

合浦還珠亭

合浦還珠舊有亭使君方是古人清沙中蚌蛤胎常滿潭底蛟龍睡不驚

送呂溥典獄之梧州

峽口蒼梧縣城依南斗魁江渾海潮上地熬火山來草沒嘉魚穴雲封拜表臺到應無獄訟豆蔻酒頻開

融州仙巖

溪僧過此說山公游徧眞仙洞府中乳石巖邊得靈草心西驛水燒眼碧池蓮我豈無新事詩碑與酒泉自注郡有勾漏白石都嶠等山所謂三洞天也盧藏用大雲寺記石高丈二尺西驛韋丹建閣下有石泉井記後唐李復作池植蓮數萬

送臨桂令戴若納出嶺

五嶺生還少無辭酒滿觴共經邊寇事先出瘴烟鄉楚樹蟬聲早湖天日影涼此行休問路宮闕斗杓旁

陽朔縣

五管新都事輕車屢往還勤勞成白髮故舊是青山樹色纔分楚江聲未出蠻自慚迎候少無惠及孤鰥

贈章使君

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度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棄

直到泮泂水口頭

宜陽

孤城溪洞裏聞說已堪哀蠻水如鮮血瘴天已死灰吏
憂民置毒巫幸鬼爲災

寄鄧林郡姚道口

越裳濟海喜天晴五葉戈船不渡兵詵舜遠方皆樂國
漢唐諸將本書生

膏澤峯

石壁含天澤南山第一重旱時先出雨陰穴又乘龍雲
影搖諸壑雷聲起半空何當大滂沛盡活四方農

登邕州城

夜半孤城百尺臺亂蟲聲裏一尊開憂邊日統南雲下
戀闕心隨北斗迴

丹竈山

羽客朝元地遺壇古寺中煉成丹竈石騎去鶴乘空

思柳亭

羅池刺史寡塵緣畫戟牆頭築望仙黃鶴與誰同一去
碧桃無主又千年

鬱林鼓角樓

去歲同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論兵五更將吏知人意
吹作梅花塞外聲

春野亭

二紀着花瘴霧中墅園今日又東風人心有感時時別
春色無私處處同長笛一聲諸曲盡巨舫雙飲百愁空
風清水暖羣魚上誰向荊溪占釣筒

會仙岩

寂寂長宵洞涓涓滴玉泉鳳笙聞夜半鶴馭認雲邊煮
茗尋安老披沙訪稚川於中得消息何用買山錢

羅秀山

尋山入羅秀旋結草堂居花瓶生露水松風落架書閒
猿得句後見月出行初此夕雲林下無因夢使車

莫鄧關

三任邊州六往還此時口口莫鄧關訪僧莫道無閑事
猶有浮生未老顏

手指青天口說山

那覇泉

昔年觀地志此水出泮泂斷岸深無底平流暗起波感
恩來客少射影短狐多未老諸蠻在樓船空再過

又

路下泮柯水石間三分纔過二分山年光欲盡家猶遠
嵐氣雖疏髻已斑賓從笑談譏獨進兒曹音信喜生還
南風一夜吹鄉夢數刻飛過五嶺間

碧湘門

城中煙樹綠波漫幾萬樓臺樹影間天濶鳥行疑沒草
地卑江勢欲沉山

黃陵廟

溪山龍蛇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疑仙
服霞留綺新粧月印眉楚民無水旱簫鼓謝神禧

司馬錯城

北設長城陷敵塵更來勞役武陵民我疑洞裡栽桃者
便是當時版築人

辰州

詔條符節古連今王澤漸濡豈不深賦役未行中國法
謳歌猶帶遠人音採金戶族青莎岸射虎兵圍黃葉林
寄語湖南灘上客預將忠信待浮沈

寄沅州新守謝麟

險盡天開溪路平詩書新將典新城三千戍卒今無幾
十萬屯田古未畊屬縣乞除防虎檻生蠻願獻採砂坑
從茲預擬風塵息盡是仁威下施旌

白露驛

一曲青谿一曲山鳥飛魚躍白雲間谿山豈要行人到
自是行人到此間

三山亭

諸峯不及此三峯翠影多年路未通野老傳來無地主
神仙留待與山翁鵰弓射滅虎狼迹長劍剪開荆棘叢
吏引旌旗先險阻匠營樓閣出虛空藤蘿葉暗初無日
松桂枝新漸有風下瀨將軍微舉職安南都護遠輸忠
商誇合浦珠胎賤民樂占城稻穀豐火炬影沈山岸北
潮聲流過郡城東四時收印來無定終日開尊望不窮
玉版淡魚千片白金膏鹽蠣一圖紅雲臺志節悲歌外
銅柱封疆醉眼中所惜溪頭好崖石只書詩句不書功

祝融峯

曾到祝融峯頂上步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
卧聽風雷在半山

辰州

聖書行絕域銅柱入中原草
暖聞鳴鹿江清對飲猿何時一樽酒重上謝公軒

武陵

曲臺風月德山雲夢想中間有幾春臣葬江魚終愛楚
人逃花洞不思秦

五溪

六月五溪邊溪深氣象偏盡陰疑雨後久冷覺秋先棧
倚臨崖石竿通隔嶺泉

寄蘇州徐處士弁 弁能畫山水

平南無策髻如霜七十峯前舊隱鄉相約祝融孤頂上
借君吟筆畫瀟湘

畬田過雨小溪渾遠近雲峰互吐吞殊俗易昏三里霧
陽崖忽露一家村桂花香裏尋僧寺榕葉陰中拜縣門

井稅未輸兵甲後心勤撫字且休論

桂林

青羅江外碧連山城在山光水色間莫道宜人惟桂郡
驂鸞客主只思還

木芙蓉

孤芳託寒木一曉一番新春色不爲主天香難動人丹
楓見流落黃菊坐因循莫訝偏相愛哀遲似我身

端研詩贈王欲

端石如蛇狀潤凝雲雨通物官不識字好去伴詩翁

銅雀研

得自銅雀臺收晚稜角摧四方綠琉璃一片青玫瑰煉

盡沙石滓陶成金玉胚

邕州小集

此卷道光戊子小寒後三日晨于湖客鈔出其原本
後書乾隆乙卯十月十六日王端履手錄十四字蓋
十萬卷樓藏本也屬猶子桓山校竟誌于小雲巢燦

三海巖序

宋治平二年春詔徙靈山治於石六山下以便民夏五月余得朝命還湖湘道由茲山愛其林交水廻風嫩石瘦謂其下必有勝概嚴命邑宰刊木除道徒步而登果得三巖於榛莽間其一呀然雲際天光內通形似半月其中窪上隆狀如覆鼎又其一若巨龜側倚巖有陰壑刀布藏焉樵人百計攀躋不能到下有盤石隱隱有螺蚌負之余疑上古洪荒安知此山不在洪波巨濤中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詎不信歟

乃名之曰三海巖復爲詩一章以附新邑圖經云廣

輯詩句

雪山經夏冷天馬入秋肥塞上

陰微辨樵火霽早誤僧鐘行役

渴峰銜硯水飢鵓嗅餅花 隰州

梟鳴社旁樹盜發家中金

煉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

鹿飲沙渾水猿飢果落雲

將老未聞金作印師寒猶用鐵爲衣

山險不能留霸業水聲惟解送年華

道近可憐驚馬駿時平不見布衣雄 以上後村詩話

蒐兵四解降王縛報國三登上將壇 觀曹武惠畫像

天形包舊楚水影動全吳 寄洪州唐使君 輿地紀勝二十六

曾觀工部集中載赤沙湖注云杜子美嶽麓山道林寺詩殿脚插入赤沙湖

紀勝五十五

晝舫行春處瀟湘二水涯 永州 紀勝五十六

定王此地元卑溼義帝山河最上游 道州

六月三湘風日閒偶隨樵客到禪關 邵州 嚴寺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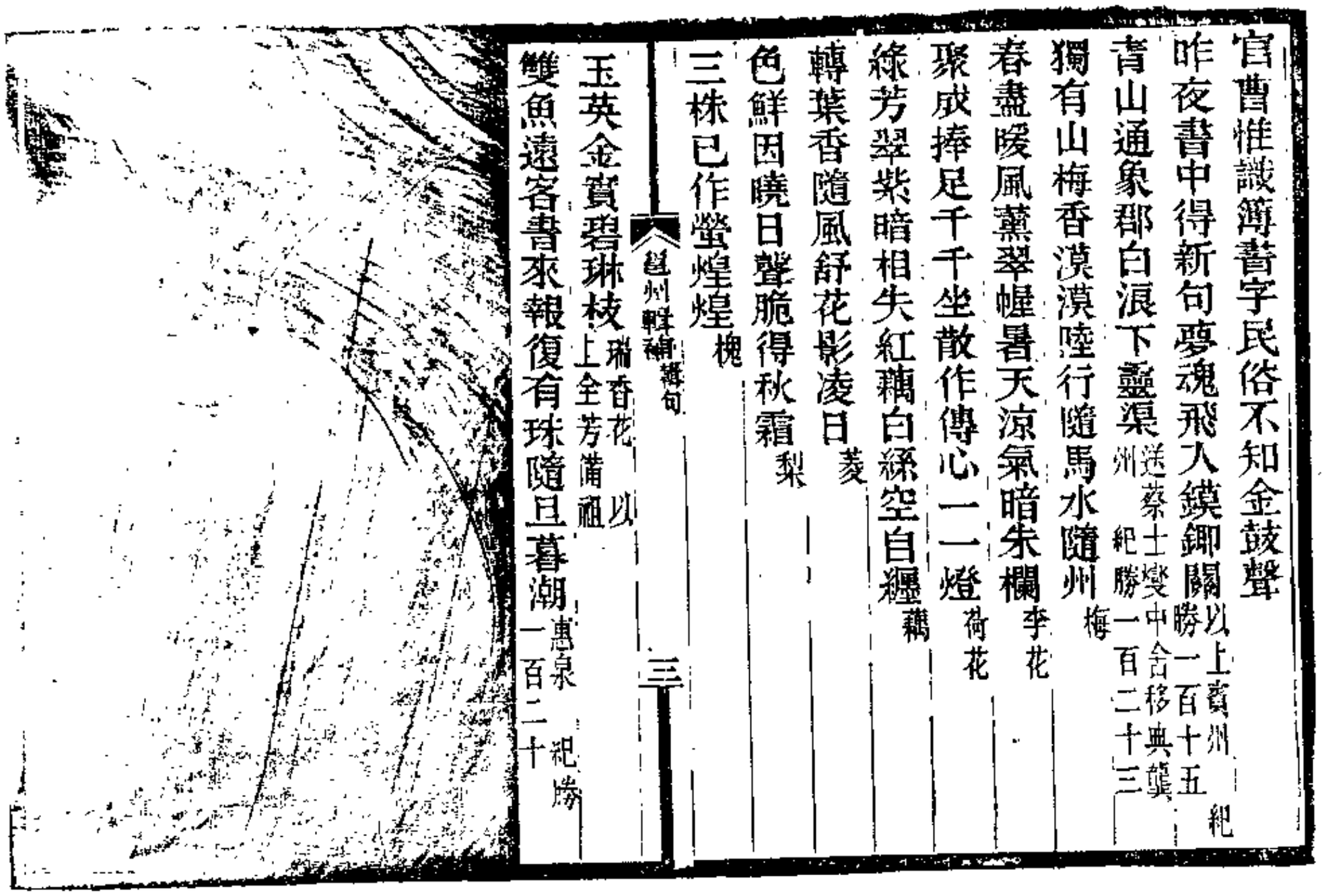
避秦荒徑在招屈古祠空 朗州 紀勝六十八

青羅江水碧蓮山城在山光水色間 桂州

桂花香裏尋僧寺榕樹陰中掩縣門 同上

入峽路盤滘地底出瀧船下牛天中登劒閣
惠雨隨風至炎涼頃刻分 題象州太平驛屏障山 紀勝一百三
山川通益部星斗近夔州
今日崑崙關外將也能酣醉也能吟
玉簪峯頂共登仙銅柱溪頭再得賢
深入儂黃左右溪溪邊得此崴蕤枝
五十溪州五寨城廣宣恩詔諭蠻情
荔枝林下千金絡茜蓍池中十畫船 以上邕州
北人南斗外病過兩重陽重陽
憂邊日遠南雲下戀闕心隨北斗回 登朝天門
異日誰相繼來書第四名 原注謂狄青余靖蔡沆三公 以上紀勝一百六

海送晨光出天收斗柄低 石西州
假守昭平郡公餘訪洞天
峽猿朝夕聽此地類巴黔
官卑逢酒强事簡作書勤
終約夜舟乘月去蒼梧雲底望長安
休哉退公後日與猿鳥共 以上昭州紀勝一百七
鷰山夏曉雲漫郭龍壁春陰水抹川 柳州
入說羅池表歲功深爲豐稔遠爲凶 原注云皆作正旦占也 羅池廟紀勝一百十二



玉英金實碧琳枝 瑞香花 以上全芳備祖
雙魚遠客書來報復有珠隨旦暮湖 惠泉紀勝一百二十

宋陶弼撰　南城李之鼎輯

過清湘

嶺開蠻壤斷此地下湘川綠水文如染丹楓色欲然瘴消還愛酒兵解尚憂邊故里誰相訪孤帆出曉烟

（謝啟昆廣西通志八十四）

寶州

何處登臨好城樓對萬山新青上孤壘遠黑落諸蠻竹引風穿望苔隨雨上階有時寧免俗銀燭問金釵

（輿地紀勝一百十九）

衡州

七十峯前做縣屏湘雲湘樹滿郊坰衡陽春暖雁飛過兜率兩昏龍戰稀

秀邑八百里古今題畫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洲寒北折知蠻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兜率灘兜率一峯旁林開見寶幢鳥行高避縣山骨下連江

（紀勝五十五）

屏障山

名山愛陽朔平陸遍峰巒郡境尖中折人家缺處安穿青入梧峽載影下昭潭

（廣西通志九十六後二句紀勝一百三增入）

秀嶺

路隨雲磴石梯行限隔華夷天意明自與大君爲外屏何勞諸將作長城福民可拜三公爵壽聖能呼萬歲聲海國末疆崖石老待誰來此勒功名

（廣西通志前四句又見紀勝一百六）

崑崙關

關路下崑崙蠻封遞運分春光偏著草雨意不離雲俗異君修德時平將用文睎溪照綠水老鬢雪紛紛

（同上二百二十四又見紀勝一百六）

希靜堂

二江明月九峯雲雲月堂中希靜人芙蕖池淺蛙迎雨鈷鉧潭空草送春

（紀勝五十六）

全州

南北東西幾萬峯郡城如在畫屏中何人截斷湘纍竹半蘸秋江作釣筒

（又六十八）

岳州

平湖七百里四望白波圓影觸吳天濶寒吞楚澤微

（又六十九）

沅州

使介直登雙御閣州符就領五蠻溪爭雄白鷁臨崖

闢憶予元猿遶澗嗥

九日登羣山樓

節逢重九日郡古五溪間止水痕依岸行雲影過山

題淨因寺

歌吹深秋節香燈古佛園細泉初落石遠岫正當門

題武溪龍書廟壁紀勝注云五溪九域志云舞溪當攷

路到龍樓處陰森覺有靈山腰過雲黑石眼出泉腥

以上紀勝
七十一

順應廟

百崖山下古松青暫捲牙旗謁廟靈見說崑崙關北

三

畔曾將草木作人形廣西通志一百四十四

辰州

草市人朝醉畬田火夜明瀧江入地瀉棧道出雲行

又見元湘耆舊集

槃溪何代有蘭叢暇日移根郡閣東此後辰沅圖籍

紀勝
百三十五

上栽堪新法自山公二首

廣州

地窮山亦斷煙水是封圻外國衣冠盛中原氣象非

石門見月隨潮早洗口開猿上峽遲新酒滿甕蠻嫗

店古禪當道海神祠紀勝
十九

四

連州天際嶺

南來未見此高峯下際滄溟上際空辛苦限蠻成底

事坐看嵩華作三公又九十二

桂州

冷逐江梅使先春下桂林湖平三楚出嶺盡百蠻深

亂草藏邊路寒禽下戍樓伏波渠水淺難載濟川舟

朝夕雲山滿縣郭削成犀筍幾千株遊人借筆鈔詩

板遠客投書乞畫圖

舊策掃開浪泊霧新詩裝就桂林春相離水色秋前

老獨秀嵐光露後勻紀勝一百三

談笑淪漪閣簷花竹葉間易醒江上酒難盡雨中山

桂林府

廣西通志二百三十三

登桂州永寧閣

五代浮層閣危層不易攀曉光諸寺塔晴露別州山

紀勝一百三

修仁縣禪定寺

民歸新邑去古寺靜寥寥僧映水遮戶客隨雲過橋

又一百四

北池

句滿城中菡萏池池邊臺榭半空基頻年太守多新額池亭舊名不雅聊因易之　原注異代思賢有舊碑唐羅可經略凌景陽復多改名　原注碑先壞前守有唐曾宿萬家兵節制東南十一城此若得人無寇盜昔之爲守盡公卿唐賢爲容管經略甚眾得其名氏凡二十九人　原注一錫遊何處巖端靜掩扉獨尋危石坐閒把細泉聽野鼠緣齋鉢山花落淨瓶斜陽過溪去回首亂峯青

邕州

絕塞多秋色孤城易夕陽此間饒寵辱還我水雲鄉出撫驩兜俗親提李子軍隨人兩關月迎馬二溪雲漢節謨諸蠻徘徊癘瘴鴈閒少希銅馬式老厭玉門關

昭州

假守昭平郡愉閑少送迎亭標梅老句堂識敬公名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清海遥稀蚌迹峽盡足灘聲假守昭平郡詩情比閬仙蟬聲風葉外鳥影月池邊峽束江盤天影隨輕船雙下幾危機初晴古木猿三呼未晚陰崖日半規篁竹數家何處縣清溪一曲幾

篇詩

過龍平

數家深峽裏燈火似漁村客夢稀星外蟲聲短草根髮疏憐枕軟意倦覺鐘昏待曉酣蠻酒着梧莫舜魂

賓州閱武堂

南嶠風雲久肅清壞溝殘壘漸昇平官曹惟識簿書字民俗不知金鼓聲往歲忽聞南詔檄近時方築伏波營安城太守知邊計菡萏花開閱水兵

完善下四句仍重錄俾成全璧

按此詩下四句已見邕州小集題作安城郎事七絕二首之第一首上四句佚據此乃七律詩首尾

梧州蒼梧郡

永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

送吳利見主簿之蒼梧

南極蒼梧郡江山號勝遊海天晴動水峽月夜隨舟

寄梧守

川流入桂末地勢九疑餘不但勤酬唱江通兩穴魚

柳州

唐室衣冠四百秋元和臺省盡名流誰人肯爲炎朋

死乞以羅池換播州

黃柑無樹井無泉思柳亭中兩愴然蠻越至今猶畫像聖唐何事獨遺賢

屏山

一峯高起塞天關堪作皇家外屏山可惜化工妄著遠牛遮中國半遮蠻

龍壁

曾看柳侯山水記信知龍壁好煙霞誰能寫作新屏障寄與長安富貴家 以上紀勝一百十二

寄欽州洪邇侍禁

僧憐海石爲碁子客惜蠻螺作酒盃自笑平生喜韜晷此時何計上金臺

三山亭

玉板淡魚千片白金膏蟹一團紅雲臺志節悲歌內銅柱封疆醉眼中所惜溪頭好崖石祇書詩句不書功

紅螺紫蟹新鱸鱠白藕黃柑晚荔枝酒盡月斜潮半落山翁不省上船時

南湖

中湖

蠻越佳山水湖中稱賞心環流隨郡墅倒影動禪林

北湖

蠻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邱陵助形勝溝洫借膏腴

三海巖

紀勝云在靈山縣西二里一巖一巖各有詩序云一呀雲際天光內通如月破一若巨甕殼側倚崖下一中窪上陸前卑後昂狀如覆鼎蓋於竈上端有陰壑刀布存焉下有盤石螺蚌負之于疑上古之時海漸於此

新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爲田無名不入州圖載有路惟聞野老傳

欽州書事

海供地寶華中國日助天恩暖外夷三石禊橋春會永玉湖吟舫夜歸遲 以上紀勝一百十九

芙蓉亭

邊柝無聲獄訟疏芙蓉池上避金烏民收菓實充田賦匠寫空形入畫圖白鳥知機遠冠蓋紫鱗貪餌落盤盂主人非爲清香護愛此烟波似五湖 廣西通志二百三十六上四句又見楚風補空形作空花

題廉州孟太守祠堂

昔時孟太守忠信行海隅不賊蚌蛤胎水底多還珠

寄石康縣曹元道

漫與南僧談瘴溪獨推君縣好封圻不同合浦人民眾雖接交州寇盜稀以上紀勝一百二十

寄桂林州太守姚道源

越裳濟海喜天晴五葉戈船不渡兵堯舜遠夷皆樂國漢唐諸將本書生紀勝一百二十一

詠藕

萬頃金沙裏誰將玉節栽綵應鮫乞與津是蚌分來盤貯冰猶結刀侵雪易摧防風骨外折混沌竅中開月寺僧家鉢風亭酒客杯胸中秋氣入牙角雨聲回

自愧塵泥賤得蒙尊俎陪與君消酷暑瓜李莫驚猜

蜨

暖翅玉羅薄香黏金綫微青春二三月白日一雙飛露重休深入風高且暫歸南園芳樹下燕雀最多機

以上合璧事類別集

永平寨道中

疊嶂深千里窮途今一隅北風家信息南斗客程途嶺勢頻開合猨聲乍有無過溪人語笑隔岸戍煙孤

瑞蓮池

五月紅蓮繁盛時隼旟同賞郡南池額名舊載零陵志碑字新鎪子厚詩採蘩衙退遲遲明年歲熟歌聲稔伴醉清香客是誰以上紀勝一百六

吟石

宋邊無一事江上得閒吟醉囈歌微出狂書墨不深潮痕沒高岸月色透疏林此意無人解宵分淚滿襟

庫本邕州小集補

茉莉花

海客園林珠樹木水仙寶從玉簪嘗錦桃每用紅綵纏蜂採須成白玉房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五

登邕州春野亭

二紀看花瘴霧中野園今日又東風人心有感時時別天地無私處處同長笛一聲誰盡意巨觥雙飲百愁空風清水暖群魚上誰向荊溪下釣筒廣西通志二百三十

賀州

拾轡歷天險身疑出鳥羣解開蠻峒合眷盡瘴江分

紀勝一百二十三

死乞以羅池換播州
黃柑無樹井無泉思柳亭中兩愴然蠻越至今猶畫
像聖唐何事獨遺賢

屏山

一峯高起塞天關琥作皇家外屏山可惜化工妄著
遠牛遮中國半遮蠻

龍壁

曾看柳侯山水記信知龍壁好煙霞誰能寫作新屏
障寄與長安富貴家以上紀勝一百十二

寄欽州洪邇侍禁

僧憐海石爲碁子客懼蠻螺作酒盃自笑平生喜韜
晷此時何計上金臺

三山亭

玉板淡魚千片白金齏蟹一團紅雲臺志節悲歌
內銅柱封疆醉眼中所惜溪頭好崖石祇書詩句不
書功

紅螺紫蟹新鱸鱠白藕黃柑晚荔枝酒盡月斜潮半
落山翁不省上船時

南湖

中湖

寧越佳山水湖中稱賞心環流隨郡墅倒影動禪林

北湖

寧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邱陵助形勝溝洫借膏腴

三海巖

紀勝云在羅山縣西二里一錢巖一月巖一龜巖治平二年陶弼始訪得之總名曰三海巖有詩序云一呀雲際天光內通如月破一若巨窾殼側倚崖下一中窪上陸前卑後昂狀如覆舟蓋於竅上端有陰壑刀布存焉下有盤石螺蚌負之予疑上古之時海漸於此

新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爲田無名不入州圖載有路惟聞野老傳

欽州書事

海供地寶華中國日助天恩暖外夷三石秧橋春會永五湖吟舫夜歸遲以上紀勝一百十九

芙蓉亭

邊柝無聲獄訟疏芙蓉池上避金烏民收菓實充田賦匠寫空形入畫圖曰鳥知機遠冠蓋紫鱗貪餌落盤盂主人非爲清香護愛此烟波似五湖廣西通志二百三十六上四句又見楚風補空形作空花

題廉州孟太守祠堂

昔時孟太守忠信行海隅不賤蚌蛤胎水底多還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１
作者＝
页数＝８１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